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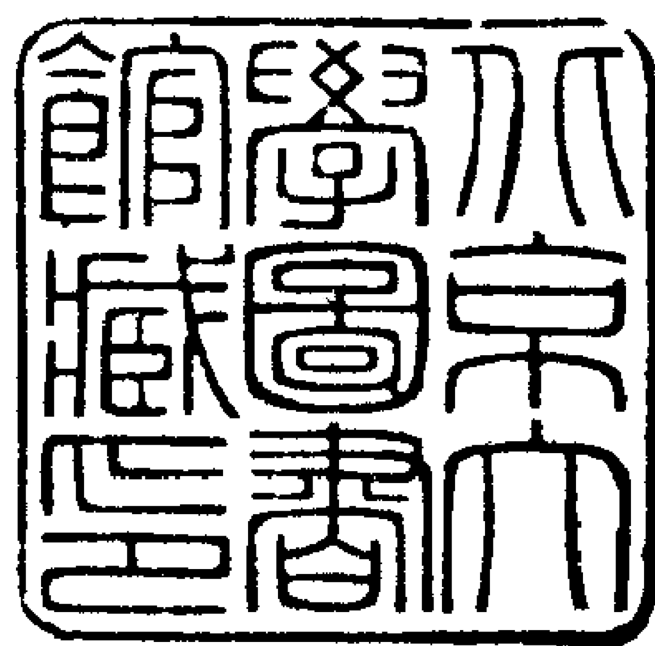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7



齊魯書社

菩薩戒本持犯要記一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記初有略序，後開三門。一輕重門，二淺深門，三明究竟持犯門。初門有二，先總判輕重，後別顯差別。依達摩戒本釋違犯中是染非染、輭中上品之義。因就四重戒中初自讚毀他戒廣示其相。第二明持犯淺深相中，亦就初戒以顯約四句而判福罪。第三明究竟持犯者，謂戒任衆緣而無自相，罪相人相亦然，永忘三輪，不墮二邊，方成具足戒度。因釋梵網戒本戒光從口出有緣非無心，乃至菩薩之根本一段文義，結頌七言偈二章。大正新修大藏經所載此記，乃依日本宗教大學藏承應三年刊本編入。卷末有寬元二年、寬永十六年題記，即宋淳祐四年及明崇禎十二年刻時。當清順治十一年。天津刻經處據以重刻，題記未錄。考高麗義天錄云十重戒序附，而今本無之，豈佚之耶？抑即指文末釋梵網戒光從口出一節文耶？

大乘六情懺悔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文乃依日本京都寶菩提院鎌倉時代寫收編入藏。文纔千言，意極精到。初普為六道無邊衆生歸命十方無量諸佛，約華嚴編攝義總讚佛寶，次約無生懺悔根本無明，謂蓮華藏界盧舍那佛放無邊光轉大法輪，菩薩大衆徧滿虛空，而今我等不見不聞，無明顛倒，妄作外塵，執我我所，造種種業，當於佛前發菩提心，誠心懺悔，深生慚愧，作是悔時，思惟實相，能悔所悔皆不可得。當於何處得有悔法？後約如夢懺悔六情放逸，謂妄想顛倒，計我我所，內立六情，依而生識，外作六塵，執為實有，不知皆是自心所作，如幻如夢。夫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情根，是故六情即眼等六根，從所懺得末罪業立稱，故名大乘六情懺悔。實即修華嚴教者依普賢行願懺悔業障之要文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於中四部殘闕不完此疏其一也原疏凡十卷見於日本圓超之華嚴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錄高麗義天錄唐釋法藏華嚴探玄記卷第一中明立教差別略叙十家第七云新羅元曉法師造此經疏亦立四教一三乘別教二三乘通教三一乘分教四一乘滿教是此疏初卽西傳入唐義天錄注云本是八卷今開第五卷并宗要均作十卷是全疏宋時猶存海東義天猶及見之也

今所存但卷第三之中段乃日本寬文十年寫本即清康熙九年釋晋譯華嚴經光明覺品竟初釋品名以顯來意次科文釋義以品初所列十方佛名菩薩名配釋品中十重說偈讚佛蓋用智儼華嚴搜玄記意而科文不同耳華嚴宗章疏中尚有元曉述華嚴綱目一卷今亦不傳云

梵網經菩薩戒本私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考高麗義天錄但有梵網經疏二卷略疏一卷為元曉述而無私記之名東域傳燈目錄有梵網經疏二卷宗要一卷注云元曉亦無私記之名然則私記即是梵網經疏之別稱今考其文亦是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之下卷原本二卷今但存卷上而已釋至十重戒竟初開兩門一釋題名字二入文解釋科文大要從我今盧舍那已下乃至第一清淨者為發起序從佛告諸佛子

已下至現在諸菩薩今學為正說分從佛子諦聽已下訖經末為勸持分釋十重戒中每戒末皆約四句罪福以明持犯實此疏精要處也

菩薩瓔珞本業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撰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於中，四部殘闕，此其一也。此疏釋姚秦竺佛念譯菩薩瓔珞本業經，乃大乘律部所攝，為佛重遊道場樹下，放四十二光，集一切衆，說賢聖名字觀行義相，即大乘六位行德四十二賢聖，故亦與華嚴同部，智者大師依此判別圓位次。經凡八品二卷，疏本亦然，東域傳燈目錄作二卷，高麗義天錄作三卷，今乃二卷本而佚其上卷。疏自釋賢聖學觀品第三中第九地入法際智觀文始，以訖經末。今考其科文大略，初集衆品為序分，中間六品為正宗分，末集散品為流通分。正宗之中有二：第一如來為說，有五品；第二大衆受學，有一品。前中又二：初廣開門，有四品；後略攝門，有一品。廣開門內賢聖名字品、賢聖學觀品、釋義品，正明六入佛母一品，明六入境；略攝門即因果一品也。疏中多引仁王般若經意，兼引華嚴、瑜伽為證。夫曉公學說所宗，於華嚴經外，以金剛三昧經、瓔珞本業經、大乘起信論為主，四者皆有疏釋，而華嚴疏及此疏皆殘闕，惜哉。

中邊分別論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撰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於中，四部殘缺，此其一也。此疏釋陳真諦譯中邊分別論，乃瑜伽師十支論中之第六離僻彰中論也。論本七品二卷，唐玄奘三藏重譯，名辯中邊論。唐人疏記釋新譯者多，凡六七家，今唯存窺基之作；釋舊譯者少，除真諦自撰疏三卷外，唯見此疏。真諦之疏今不傳。此疏原本四卷，見東域傳燈目錄及高麗義天錄，今唯存第三一卷耳。釋對治修住品第四、修住品第五、得果品第六之文。釋對治品，初先以六門明三十七菩提分義，然後消文：一列名，二釋義，三出體性，四顯明位地，五明次第，六辯諸門，謂七科皆有所緣、自體、助伴、修習、修果五門，蓋出於雜集論，又引俱舍、智度、瑜伽之說，以示大小性相同異之辨，文極詳明。釋得果品，先以三門明五果義，然後消文：一列名字，二明體相，三對因分別，引瑜伽論文以對辯。疏中廣述同異而無所取捨，不斥不執，隨彼所宗而解釋之，此曉公作疏之風度也。

遊心安樂道一卷（金陵刻經處本）唐新羅釋元曉撰

曉所著述知名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安樂者極樂之異名此書名遊心安樂道者以卷端云遊心安樂略開七門初述教起宗致二定彼土所在三明疑惑患難四顯往生因緣五出往生品數六論往生難易七作疑復除疑文中牒無量壽經處恒云此無量壽經或云此經或云下文蓋即是無量壽經玄義曉師別有無量壽經宗要一卷較此文約少三分之一此中前四門之文大半皆錄自宗要初述教起宗致前半即宗要中述教大意之文後半明如來勸意為攝中下根錄極樂有四緣不退義第二定彼土所在明四種淨土差降即宗要第二簡宗致中明果德之淨不淨門之文及第三約人分別中約三聚眾生分別文之一節第三明疑惑患難即宗要第三約人分別中就四疑眾生分別之文後明生彼胎化優劣為宗要所無第四顯往生因緣即宗要第二簡宗致中明因行文又引大寶積經發勝志樂會十心及往生論五行為宗要第五往生因緣出往生品數初引觀經九品往生文次引二釋一謂同是十信菩薩約進退善惡昇降而分九品一謂發心與否大小乘行淺深生死罪輕重而分九品又依起信論別判九品分齊次引無量壽經說三品文謂菩薩二乘凡夫往生自有上中下以凡夫是正生聖人是兼生諍大乘人二乘愚法學人不生菩薩不願生不生一乘無學不問愚不愚皆得往生第六往生難易先明兜率與極樂之優劣略明十四異後述兜率極樂往生難易有七種差別總明難易一任因緣第七解妨除難初會攝論別時義次會往生論二乘女人根缺不生義次明觀經十念往生義及彌勒問經非凡夫念不雜結使念義後述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灌頂光明真言以勸持誦夫書中所引大寶積經及不空羂索經皆菩提流志所譯一成於先天年中一成於景龍三年曉公生於新羅真平王九年即隋義寧元年其時已九十餘年迨經成東傳當過百歲曉公應不及見之疑太賢之輩抄集曉公無量壽宗要及迦才淨土論等而成又元時日本有僧名元曉卒於順帝至正二十二年豈彼所集因致誤耶

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論纂釋三卷 結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金剛般若經論西土自有多家東土所傳實有四種初無著菩薩造隋達磨笈多譯有三卷又七句義分別此經二無著菩薩頌世親菩薩釋論元魏菩提流支譯有三卷又二十七疑三金剛仙菩薩造元魏菩提流支譯有十卷又十二住窺基所為疑偈四功德施菩薩唐地婆訶羅譯有二卷今此纂釋即是合解無著世親二家之論每章皆先解隋譯無著論後據魏譯親論比量考釋至於經

文異同則參之羅什魏之流支陳之真諦隋之笈多唐之玄奘五家譯本無不對證是故此釋又名會釋五經二論也科文有三分初敬所歸敘標作意即論前頌次科宗義正釋經文即論本文後數思深法成隱滅即論後偈正文中分二初明七句中正述之宏綱二重解經文釋玄宗之巨要明七句中釋第一句種不斷（種性不斷者謂[illegible]攝付囑者亦種性不斷發菩提心者令種）廣解餘六句義解正宗中分種姓不斷發起行相行所住處三科行所住處中又立信行地淨心地如來地三段論末數思深法成隱滅偈末釋文中所牒指奘公諸譯則有大般若瑜伽對法莊嚴辯中邊諸經論於基公

撰述則有唯識疏樞要義林無垢稱疏等卷下釋佛地文引日照三藏所譯契證大乘功德經日照於儀鳳初至於時復禮圓測靈辯等皆在彼譯場綴文筆受契證大乘經譯於永隆元年而基公卒於永淳元年冬然則此釋其基公最後之作而爲[illegible]習此經者於嘉祥紀國至相三家之外所必須受持研通者也

百法明門論解一卷 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元普泰增修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法相宗法基公堪稱獨步其所著作古稱百部南宋以後中土盡今皆得承流續藏而唯此註中土舊存收入大藏流傳至今論爲世親菩薩作於法相宗十支論中爲略陳名數論乃就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六百六十差別法提綱絜領略錄百法以明唯識端的唐玄奘於貞觀二十二年冬譯玄忠筆受解中先釋題目及論主然後解文卷端無序王亦不以諸門分別釋色法文大致用雜集論義釋心所法全用成唯識論文間有增益亦是唯識述記之語雖可信爲基公之作然宋高僧傳義忠傳云百法論疏最爲要當移解二無我歸後是以掩慈恩之繁由此可知基解較忠疏爲廣且二無我之釋在先者之今本實不然文句於諸疏中最爲略釋二無我亦在卷末且釋尋思心所中云通照大師釋有兼正若是基公原作除奘師外不應有大師之稱而此解亦不載於唯識述記釋聲法中云華嚴鈔唯十一種唯識加響以成十二更俟參考若是基公原作何以不牒雜集等論而指華嚴鈔耶況唯識論中亦無辨聲法之文

顯揚論中有響之說唯識爲基公所筆受不應錯誤要之此解既爲普泰重修名雖曰增恐所删節甚多日本諸家目錄或云玄贊一卷或云述記二卷決非如今日本之單簡也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述記十六卷 續藏鈔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法相宗典有六經十一論六經者華嚴楞伽密嚴解深密阿毘達磨如來出現莊嚴也後二經未來東土唐元測解深密經疏云阿毘達磨大乘經中說十種殊勝初二是境次六是行後二是果無著菩薩集阿毘達磨經所有宗要括諸法門而造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體義八品系蘊處界獨宗法相多本舊義於十支論中為分別名數論及名廣陳體義論西土釋者衆多覺師子最勝子二家為最安慧菩薩為十大論師之一論釋雜揉故加雜稱此論既直示正義不設別破所以述記亦略述外獨顯於內每一法相多門簡別博貫羣宗海通諸法簡明博大而無紛紜綜錯之繁初以六門解釋一教起所因二論興所為三彰體性四顯宗旨五釋題目六解本文但此記中土久佚東瀛傳本舊作十卷前四卷半中標論文起止記文底一格後五卷半不復標論文卷十末有日僧跋謂斯疏第五已降文句繁亂且有非疏主手筆者又云是延應二年所寫即宗理宗嘉熙四年是此疏古寫本乃就兩種傳本會合而成或者此記為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公刪治未竣之稿所以前半部分段系疏尋章得義條理明暢而後半部或篇終洋灑環列多義或句段枯落文辭缺畧也近人有就續藏本分割剖裂移徙前從會入論文而重刻者既失寫本之舊觀更苦文句之錯亂甚無取也

辯中邊論述記六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此論乃無著菩薩頌世親菩薩釋為十支論中之離僻彰中論東土凡有二譯初陳真諦譯中邊分別論二卷次為唐玄奘於龍朔元年譯即今所釋論是也時窺基筆受論凡一百一十二頌七品一相品二障品三真實品四修對治品五修分位品六得果品七無上乘品今此述記文甚簡要不廣敷揚除牒指諭伽唯識攝論對法顯揚等論未嘗引證其他經論於釋十六空文雖引大般若經而大般若經

譯於顯慶五年正月成於龍朔三年此中所引當是大師口授則此記即是窺基於譯場面承玄旨之作故卷端云舊真諦已譯於梁朝文錯義違更譯茲日也西竺安慧護法二家異同各依此論立己宗義是故記中兼述二家一者如辯相中言安慧以為相分根境必是徧計所執皆體是無而護法以為相分根境亦是依他計所執法體非實有非第八相分體是無也二者安慧謂八識皆能起計所執護法謂五八識中無有執也三者安慧謂所取能取二分皆計所執護法謂依二分能取所取起二所執四者辯真實品中安慧謂二取之體遍計所執此二所依識自證分是依他起於此自證起增減見護法謂二取之體依他性攝即於此上起增減見五者釋二取滅安慧謂二取是遍計所執二取所依識自體分是依他起識自體分斷得不生不生是滅假名依他起護法謂斷此二取所得不生不生是擇滅由依他起而得於滅假說為依他起六者辯無上乘品中安慧云無有實體無見相分以亂識體似所能取行相而生不是全無二取相貌由此八識皆能遍計所現山河等皆是所執而依他心無有二取護法謂依他八識有見相分依此之上所執二取實體是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似於妄情二取顯現以似有故不名全無由依依他而能取故所執二取體是無也七者安慧云通七八識皆能現似二取相護法云唯第六七識餘識變似二取即依他性不能現似所執二取故八者安慧云其計所執由能現似亂識自體護法云由能現似亂識二分並似自妄情而顯現彼所取能取相情有故不可說無如空中花亂識現似妄情有故非謂全無其依他起然記中亦有別進新解者如釋二取滅安慧護法並云依他起而記解云意取所依識之自體圓成實性也至於文中處處指摘真諦舊譯之非是其文繁多難可枚

舉所最要者如釋相品虛妄自體舊論云本識生新譯云識生又空異名中舊論多法身一名無上乘品中舊論作十四二遍新譯作十五二遍等也

周叔迦

唯識二十論述記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唯識二十論者世親菩薩造於法相宗十支論中為摧破邪執論東土有三譯初元魏菩提流支譯名唯識論二陳真諦譯亦名唯識論三唐玄奘於龍朔元年六月一日譯出八日而功畢基公筆受此論理豐文約西域註釋數十餘家根本即有世親弟子瞿波論師此釋東土未傳後有護法菩薩所釋即唐義淨譯成唯識寶生論也基公於譯場隨翻受旨編為述記初序王竟以三門辨一顯教時機教攝分齊二明論宗體造論所由三依論所明判文別釋判文中云總有二初正辨本宗破計釋難後結己所造嘆深推佛正辨之中大文有二初立論宗大乘三界唯識無境後釋外所徵廣破異執立宗中有三四兩種科判不同破執中有七即是二十頌意第一有十四頌小乘外道四事難境無却徵實境執二有一頌半釋小乘等以現量徵境有返破憶持執三有半頌釋小乘外道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四有半頌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五有半頌釋外難夢覺心無異造行果差失六有二頌釋外難無境殺等無追詰他宗

周叔迦

失七有一頌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總顯此論以正顯唯識廣破外難為宗世間或執境有或執心無或執諸識用別體同或執離心無別心所或執外境體一或執境多或執極微有相為境或執獄卒是實有情或執獄卒是業生大種或執獄卒是熏習所起記中廣顯如是種種異部邪執中明唯識如理也

瑜伽師地論略纂三十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古作十六卷亦名瑜伽師地論抄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瑜伽師地論者亦名十七地論彌勒菩薩說為法相宗之根本論凡有五分謂本地分攝決擇分攝釋分攝異門分攝事分初二分中各有十七地唐玄奘譯為一百卷於貞觀二十一年創始至二十二年畢功論末有許敬宗序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即此論本地分中之菩薩地陳真諦譯決定藏論即此論之決擇分初又嘗譯十七地論五卷而輟今復佚本基

公此纂釋本地分及攝決擇分之前十二地而止餘五地及後三分未釋本地分中聲聞地內論第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二卷末有釋日本諸家目錄皆同作十六卷自是基公撰述未完非緣散失也註前有七言偈七章次以六門料簡一叙所為二彰所因三明宗緒四顯藏攝五解題目六釋本文文中牒指基公注述有法華疏俱舍抄對法疏唯識疏樞要義林章等是此註之作甚晚其面承奘師玄旨則稱法師云云釋本地分菩薩地中間引隋慧遠師地持經義記之說此外更有景師備師雋師泰師等義惠景師有疏二十卷文備師

有疏十三卷神泰師有疏十卷今并不傳傷師未聞有所撰
述此論詳瑒僞師嘗筆受備泰諸師皆證義也

瑜伽師地論劫章頌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
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
一卷今均著錄此章凡有七言三十六偈半共一百四十六
句集瑜伽師地論中所明劫義以述三千大千世界須彌四
洲劫之轉變約可分為二十一門初有四句標成住壞空次
第二有廿句約住劫論增減劫三有五句明賢劫過去四佛
四有七句明三災五有八句明增劫及慈氏與未來九百九
十四佛最後樓至佛六有十句明壞劫欲界次第捨七有十
四句明壞劫火災八有四句明空劫九有六句明成劫初梵
天獨建漸有欲界四空十有八句明空輪十一有十二句明
水輪十二有七句明地輪十三有九句明天人下生因貪生
過十四有五句明成男女情染乃有日月十五有九句明造
十惡而生三途十六有四句明修善生三洲及欲天十七有
五句總結成劫及示成壞空劫量十八有六句畧明有情壽
量十九有三句明小中大三劫量二十有六句明壞劫三災
二十一有四句明三僧祇劫成佛也

因明入正理論疏八卷（金陵刻經處本）　此疏古作三卷續藏經本作六卷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明者學也西竺學問有五科曰聲明醫方明工巧明因明內明於中因明論者所以破邪立正與聲明同創於世界肇成之初綱紀粗分而已爰至世親之際軌式稍備而幽致未判陳那菩薩重成規矩作因明正理門論傳之弟子商羯羅主總括量因以成此論玄奘法師西遊異域於北印度迦濕彌羅國從僧伽耶舍受一切有部及因明聲明又於中印度摩揭陀國從戒賢論師重討幽微於貞觀二十一年秋先譯出此論明濬筆受證文且作後序紀證語正字證義監譯諸人名字遵尚昉光等各出撰疏翌年基公始依奘師出家故後序中無基名又宋高僧傳基傳云西明寺測法師於唯識講塲賂於閽者潛聽論旨便於西明集僧稱講此論基慚居其後不勝悵怏奘勉之曰測公雖造此疏未達因明遂為講陳那之論基大善三支縱橫破立述義命章前無與比是故此疏最為第一疏前序王既竟以四門分別一敘所因二釋題目三彰妨難四釋本文釋比量相違中述乾封中新羅順憬法師於奘師之真唯識量作決定相違寄請釋答事則此疏成於奘師歿後然此疏宋元之際中土久佚東瀛傳流自能立不成已下諸本文句增減不同考諸慧沼著作之中因明入正理論義纂要乃釋此疏者亦至四相違而止另有續疏一卷始自能立不成迄於論末是基公之疏原缺後章而沼公續之唐世合行如灌頂之續智者維摩疏例東瀛所傳諸本皆就沼續刪治不同耳若以文字論則以宋藏遺珍中之趙城廣勝寺金藏內明論疏為最正確也

西方要決釋疑通規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此書以勸歸淨土啟信教行為宗。自唐時流傳東瀛，中土久絕。凡所會通十四疑端：第一會通金剛經色聲求佛行邪道疑，第二會通佛藏經心外見佛是魔眷疑，第三會通維摩經娑婆有十事善法疑，第四會通彌勒問經念佛非凡愚結使疑，第五會通最勝妙定經無生道慧為尊勝疑，第六會通涅槃經魔能化佛疑，第七會通上生經兜率近易疑，第八會通無量壽經往生不退疑，第九會通彌陀經大善方生疑，第十會通淨土論彌陀經女人二乘生不生疑，第十一會三階行者五種小疑，第十二會通攝大乘論別時義疑，第十三會法華經散心稱佛成道疑，第十四明念佛作業方軌，即長時修、恭敬修、無間修、無餘修也。於中前十三啟信，後一明行。其三階行者，乃隋末信行禪師所立，謂約時約處約人皆有上中下三階差別，教人專修布施，不習經教，雖屢經禁絕，於初唐時仍極盛行，玄宗而後始衰。日本仁和寺沙門濟暹考正此書，成五種疑：一判往生難易，違上生經疏二本；二覺圓明乖始覺菩提之義；三同歸一實語不類（此二見通第二疑中三乘真實之旨）；四判兜率退否與自作疏差異；五定來迎有無，背上生經文（此二見第七會疑中）。以此等文義違自宗，故非是窺基所作。而基辨作西方要決真偽造疑及忠良撰往生要集記卷三，皆云定是慈恩所作，日本諸家目錄同云慈恩造。夫古德隨機勸信，非有成見，因類立言，咸當宗旨，豈可謂為違自宗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八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基公親承玄奘大師之命，翻譯成唯識論，會萃西土十家之釋而成一部，并以聞於師者，著為述記及樞要、別抄，既同是譯場纂次所聞，故三書互相牒引，無所論於後先。此書初述釋此論有多種不同：第一釋有五門十義分別，第二釋有三門分別，門各四義，第三釋以三門總勸，各開三義，第四釋以門辨釋。四種之中，唯述第四，前三種但列綱維而已，若併述記卷第一之五門解釋，是有五種不同也。其次釋五種種姓義、歸敬佛義、斷障得果義、科本頌文多種不同義，皆頗詳盡。自餘但於述記中未盡之理略加詮解而已。卷一及卷二之前半釋論卷一，卷二後半釋論卷二，卷三釋論卷三四五六，卷四釋論卷七八九十，先詳後略，此基公撰述之通病也。夫玄奘大師斷為唯識法相學創之祖，而基公乃守文述作之宗，百部疏鈔之內，對法、唯識兩疏，祖張斯學為功尤偉。對法抄今不傳，則唯識述記、樞要、別鈔，如是三者，其法相之宗原歟。卷三中云：「疏指如樞要者，如十卷中解。」是原本依論為十卷，今金陵刻經處本釐為八卷，間或更易其次第，如卷二初先釋疏中欲貪名取句，後釋起自心相句，正與述記之文相合，而金陵本強以釋起自心相句移在釋欲貪名取句之前。如是顛倒凌亂，凡有四十餘則，強不知以為知，妄逞心臆而賊夫人之智，害莫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家部

成唯識論別抄四卷 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令均著錄基公於承命昧譯成唯識論之際，纂集所聞，成為述記，廣申義理。述為樞要，問答繽盍，記為別抄。諸家目錄或云五卷，或云三卷。今續藏經本題云卷一、卷五、卷九、卷十。是原作十卷，而佚其六。為文將三百條，前二十餘條一律解釋文多，翔實其下全是問答，豐約相間，既是師資論議之言，所以往往因文勢便利，旁生枝末。纖難決擇，未可泥於述記次第先後。今金陵刻經處本以此四卷重疊，足為六卷，使人不復知原文之殘佚。又以抄卷一當論卷一，以抄卷五、九、十當論卷八、九、十。然則抄卷二、三、四應當論卷二至七，無乃太略。而抄卷六、七、八又應何所釋耶？矧況割裂原文，前後倒置，以期強合於述記，尤為謬妄。如卷一中釋變礙為色義已，因問薩婆多宗五根極微安布相，然後方論二種色及有對義。金陵本強以問薩婆多宗五根極微安布相文置於有對義後。又如問大乘造色具幾因，問別解脫無表何大所造，問大乘極微有方分不，問大乘立幾因果，問論一剎那聲無詮表故依何有法，問答別釋無表諸義，金陵本強移問別解脫無表在別釋無表後。又移大乘立幾因果在抄卷一末，而以釋薩婆多憶本所作中瞿波論師頌文置於問大乘造色大乘極微之間。如是等類，難以枚舉。斷寶璧以散花，碎彩錦而結纓，其勞甚勤，其識亦太愚矣。膠柱而鼓瑟，刻舟以求劍，奚足以言道耶。

成唯識論料簡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亦名成唯識論開發，古作二卷。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八百十一卷，今均著錄。此書乃就基師大乘法苑義林章之總料簡章引申而弘充之，較之總料簡章約增一倍，有事處處多用總料簡章之文。凡有十門分別：一教起所因，二漸頓時分，即簡料章之二時利差別門，但省去述今文中略示教一科，三輪差別，四義並不同，此二即總料簡章之第一教並有殊門，五所被情機，總料簡章無此科，成唯識論述記曾略言之，六所明宗旨，即總料簡章之第三詮宗各異門，其中顯小乘義多述基師宗輪論述記之文而加詳，七彰其體性，即總料簡章之第四體性不同門，八顯其所依，乃發明樞要初三門總勸中教跡所在之義，九辨教得名，第十判釋文義，皆無文。第九云如別抄說，別抄之名凡有數解，一窺基述記以樞要為別抄，二今世傳本有唯識別抄，皆無釋名之文，此別抄者殆指義林章中之唯識章歟。第十云至文當知，可證此書乃唯識論疏之玄義。今考其文，立義時有與料簡章及基師餘作差違之處，如總料簡詮宗之中，以性宗為遣宗，以相宗為中主，體之中以性宗為遣體，以相宗為中道，而今書於性相無遣中之分。彰體中以十門廣分別，為基師餘作所未嘗道。雖然，文中多牒指樞要義林章等，又於真諦舊譯多所指摘，所引華嚴皆是晉譯經文，設非基師所作，亦是同時之人所撰。文中所叙西方諸師異義，自非親承玄奘大師者不能辦。或曰文中曾引密嚴經，為永隆永淳間地婆訶羅所譯，可知此書是基師晚年最後之作，所以與壯年見解不盡相同也。

周叔迦

成唯識論述記六十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成唯識論者釋世親菩薩所造唯識三十頌著也唯識三十頌於法相十支論中為高建法幢論西土十大論師各為別釋護法菩薩年二十九於菩提場撰註因成一家之言以付玄鑒居士居士傳之玄奘奘東歸於顯慶四年冬創譯此論十釋別翻昉尚光基四人同受潤色執筆檢文纂義數朝之後因基公固請錯綜羣言楷定一本奘師乃理遣餘賢獨委基公是故此論雖從本出五天然彼無此糅釋基公隨翻受旨撰錄所聞成為述記學相宗者奉為準繩亦慈恩命家唯一要籍也記前序王甍以五門解釋一辨教時機二明論宗體三藏乘所攝四說教年主五判釋本文辨教時機中有二初辨說教時會略說三時教之義類年月後辨教所被機略明五種姓明論宗體中先明論宗後彰論體藏乘所攝中先藏所攝後乘所攝說教年主中一教興年二教興主略明唯識一宗之源流判釋本文中先判後釋判為三分一宗前敬敘分二依教廣成分三釋結施願分釋中約可分為十段初段釋歸敬及緣起次段釋破外小我法二執依因立量以顯正義闡明立破最為詳盡三段釋第八識有十門其中要義如種子之新熏本有轉識賴耶互為因緣種子六義所熏能熏義識四分義二變義伏斷中異名義四段釋第七識有十門其中要義如所依義諸過染義五段釋第六識其中要義如五十一心法所義王所一異義五位無心義六段釋所變其中要義如九難義七段釋四緣其中要義如十五依處義緣生分別義三業義三熏習義八段釋有支別以十門附文解釋又詳解二種生死義九段釋三性十段釋五位所論如見道位之六現觀修習位之十地十勝行十重障二障伏斷四道十真如六轉依四涅槃四智究竟位之三身如是一一內外多宗無不詳敘紛紜錯閒博大淵深誠總持之園苑義法之藝林也古作二十卷或十卷今本會入論文釐定為六十卷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法苑義林章十四卷（續藏經本） 唐釋窺基撰

基所撰述存於今者，説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録。此章乃基師纂次所聞，撮示法相，分別宗義。凡有二十九章：曰總料簡章、五心章、唯識章、諸乘章、諸藏章、十二分章、斷障章、二諦章、大種色章、五根章、表無表章、歸敬章、四食章、六十二見章、八解脱章、二執章、二十七賢聖章、三科章、極微章、勝定色章、十因章、五果章、法處色章、三寶章、破魔羅章、三慧章、三輪章、三身章、淨土章。每章各有多門分別。第八卷缺佚不完，故二執章後五門散失無文。此章在基公著作之中，撰述最為先完成，最為後。所以瑜伽略纂、唯識樞要等疏中於五心、唯識、歸敬、六十二見、五果等義，皆云如別章，即指此義林章也。或先述章文，撮其要略以入疏記；或於疏記廣分別已，然後録其大字編入章中。如淨土章全出説無垢稱經疏，又或疏章互相詳略。如八解脱章、瑜伽略纂中亦以十門分別，而列名、釋名、辨相三門，如此章大異，餘七門則全同。惜今世傳本復非全書。基公所撰疏鈔牒指此章者，尚有法輪章、道品章、五濁章、念佛三摩地章等，而今本無此諸章也。夫法相條理扶疏，𣿬濘若不會通建異，則滯於一隅，一法不融，諸法不通。今得此章，闡幽剖賾，博大精明，大乘教門樞持靡遺，中道妙理周備無極。若能熟習而淹貫之，法相門經了然於心，汎教海而入法藏，又何難焉。

異部宗輪論述記三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窺基撰基所撰述今現存者說無垢稱經疏等經論疏記二十七部二百八十一卷今均著錄此論乃佛涅槃後四百餘年一切有部世友菩薩所作述小乘分成二十異部之參差東土凡有三譯初為三秦失譯名十八部論二為陳真諦譯名部執異論三為唐玄奘於龍朔二年譯即此記所釋是也真諦曾有部執異論疏十卷文極繁廣盛行當世舊新二譯既多別異基公隨翻受旨故稱述記真諦之疏自是失傳今惟散見唐人疏記所引而已論中前有五頌述造論因緣次長行中先顯已傳聞次明本教主三敘部興年代四述因諍分部五廣陳部執然文前五頌及第五段或云世友所作或云後人所加基公以為前後並是世友自作記文但詳大旨釋其本文與舊同者但則陳梗概與舊異者則反覆盡言焉又窺基大師唯識料簡中曾述小乘部執牒此論第五段文而解釋之與述記文互有詳略間有多處可以補述記文義之未周備其所引申亦皆精要凡留心此論者不可不參考焉

諸經要集二十卷（昆陵刻經處本） 唐釋道世撰世所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已收入四庫全書釋家類世俗姓韓氏其先伊闕人因官移居京兆年十二出家於青龍寺與釋道宣同學於智首律師道宣大唐內典錄稱其律學有聲纂重前良綴緝為務業有疏鈔注解衆經云云事蹟具詳宋[illegible]僧傳本傳此集即法苑珠林之初稿作於顯慶年中前有道世自序云讀一切經隨情逐要人堪行者善惡業報條出一千述篇三十各篇之中又分為諸緣或多或少皆首為述意緣如史傳之序然後纂集經論故實凡為緣一百八十有五莫不序次教法修行儀軌罪福果報等諸經要義各以類從因述勸誡學覽之人就門隨部檢括所知如提綱焉如舉領焉誠可以採卷而得摩尼披文而飲甘露矣迨後十年之間增為百篇每篇又增附以中土感應機緣[illegible]更名為法苑珠林所以諸家目錄及宋僧傳皆但載法苑珠林而不及此[illegible]然此書自唐時即入藏流通法苑珠林至南宋之末始編入大藏唐李儼敘法苑珠林稱其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薝蔔殆非過譽焉況其所錄間有今世佚經則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乎自梁寶唱經律異相之後道世之作最為嚴整所以梁陳諸家緻

緝之書皆佚不復傳法苑珠林卷帙繁多此集精粹簡要觀覽尤便故得並存不廢迥非後人大藏一覽法海觀瀾等書所可比擬也

毗尼討要六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道世撰世所撰法苑珠林已收入四庫全書釋家類又諸經要集今已著錄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本傳夫世公與終南山釋道宣同出於智首律師之門又被召同住西明寺首師之法由宣祖而大盛世公旁敷之功頗亦匪細自法苑珠林風行千載師遂以此著稱其弘律之作皆佚不傳有宋律宗撰述未書一涉師名宋高僧傳列諸義解不入明律篇中今此書乃得之東瀛彼方傳本題云釋玄惲蓋當時避唐太宗廟諱故以字行續藏經中又誤標宋代原作三卷各分本末案大唐內典錄載惲師所撰

八部之中有四分律僧尼討要略五卷而宋僧傳所載十部之中有四分律討要五卷當即指此書全書凡四十章前三十五章通戒僧尼下有五章偏局尼衆每章之中各有多門分別題下原注正釋四分旁通諸部卷端有道世自序稱以四分為宗用諸部補闕與道宣之刪繁補闕行事鈔同一旨趣所標行相亦與道宣相合誠足以提綱絜領互相輝映而受菩薩戒章尤足補行事鈔之闕文字雖較行事鈔為簡絜而條理明晰殆有過之原書題曰長安弘法寺沙門釋道世撰弘法寺乃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道所造曾延釋靜琳居

之琳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宏四分一舉十遍世公之習律當貫基於此而顯慶中世公奉詔入慈恩故當此作當在武德貞觀之間爾。

俱舍論法宗原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普光撰光未詳何許人為玄奘法師弟子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本傳奘師譯經二十年間總出大小乘經律論一千三百餘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而俱舍一論獨承奘師密授多是西印薩婆多師口義光因著疏解判爲此卷乃總釋一切有部七十五法宗原也文中先標後釋標有二門初略立五科謂色法心法心所有法心不相應行法無爲法次詳叙法數謂色有十一法心有一法心所有四十六法心不相應行有十四法無爲有三法總爲七十五法爲諸法體焉釋中亦有二門初略標釋即次第

解釋七十五法名相後諸門分別先示蘊處界三科攝七十五法義然後廣以百門分別謂二門分別有十七種三門分別有二十種四門分別有二十二種五門分別有十五種六門分別有五種七門分別有五種八門分別有五種九門分別有五種十門分別有六種所有一切苦集滅道四諦中名相悉依增一之次第隨名詮解略示方隅名數既陳體義備舉可謂俱舍之秘鍵有部之明燈夫西竺小乘二十部慈恩判爲宗俱舍論乃兼一切有部及經量部一切有部當於法有我無宗謂我體爲無而三世實有法體恒有經量部當於

現通假實宗謂現在通於有體無體俱舍論既兼二部之綱維攝婆沙之精粹義理廣博如海無涯得此篇者則囊括俱舍法義而無遺如浮海之栰筏登山之階磴矣

阿毘達磨俱舍論記一百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普光撰光所著俱舍論法宗原今已著錄俱舍論者世親菩薩所造阿毘此云對達磨此云法俱舍此云藏謂對法藏論以無漏慧對向涅槃對觀四諦諸勝義言攝於此論也昔佛滅度後九百年中世親初學一切有部後學經量部知經部義勝於有部乃變名潛入迦濕彌羅國四年之間每以經部義詰難有部咸因於解釋及歸國取有部毘婆沙二百卷約其綱要造俱舍日講一偈積六百頌送於迦濕彌羅國彼衆以衆迎入謂世親實弘我宗悟入尊者讀竟乃曰頌中每表不信是誠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我宗也彼衆乃發使請世親更造長行果如悟入所說即今俱舍論是也未久之間世親因無著勸誘捨小向大廣弘法相悟入弟子衆賢論師乃定有部宗義成二萬五千頌破斥俱舍初名雹以示世親世親為更名順正理論不復徵難而土同來二家論師互相彈破不遺餘力中土所傳安慧糅治雜集論中亦於俱舍多所申救陳天嘉三年真諦三藏於廣譯出此論又義疏五十三卷兩三年間嘗重治定然而論文仍多隱晦如現法非得常非果因等時賢莫能辨玄奘法師於永徽二年重譯三載方竣元瑜筆受窺基神泰法寶普光

各為疏記詮釋之次間引俱舍師說破順正理而光記詮次舊聞冶為一爐堪稱義府舊本作十五卷各有本末今會入論文分為百卷論凡九品初界品明諸法體次根品明諸用此二總明有漏無漏三世品明果四業品明因五隨眠品明緣此三別明有漏六賢聖品明果七智品明因八定品明緣此三別明無漏九破我品明無我理無別正頌聚經中伽陀而已是故此論乃結小啟大之樞機而光記則開壅通塞之利器也。

大乘百法明門論本事分中略錄名數疏二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普光撰光所撰俱舍論法宗原及俱舍論疏已著錄此疏乃釋世親之百法明門論先以三門分別一明造論意二釋題目三隨文解依文略釋諸法名相於各章末又各以多門料簡心法中以五門料簡謂緣境四緣四界重數三性也心所有法中以五門料簡謂諸論假實四界三性廢立也心不相應行中以三門料簡謂諸論妨難假相也取瑜伽顯揚百蘊雜集以證間叙西土諸師異釋當是面承於奘師者也夫百法論者開空有二門前明世諦百法有體以遣空執後

明真諦人法二空以除有見論既翻於貞觀二十二年疏中所引諸論皆奘師貞觀二十二年以前所譯至於後出中邊唯識成業等論未嘗道及可知此疏乃當時譯場纂集聽聞之作於諸家鈔記之中最為本源者也匪特為此論之發明抑亦可以挈攝論之綱維攝唯識之要義觀心入道胚胎於斯矣又題目中餘家皆云本地分此疏獨稱本事分雖曰細事不可不識也。

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導之事蹟見於唐道宣續高僧傳附於遺身篇會通傳後但云山僧善導行至西河遇道綽唯行念佛彌陀淨業既入京師廣行此法寫彌陀經數萬卷時在光明寺說法未詳何許人瑞應傳云姓朱泗州人新修往生傳所述最詳然有兩善導傳一云不悉何許人見西河綽禪師淨土九品道場於是篤勤寫彌陀經十餘萬卷畫淨土變三百餘堵或問導念佛之善生淨土耶對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導謂人曰此身可厭乃登寺前柳樹西向發願投身自絕高宗賜寺額為光明又一傳云臨淄人投密州明勝法師出家悅節西方欣遠師勝躅遂往廬山後遁迹終南及至綽禪師所從而問津永隆二年卒春秋六十九但考光明寺乃隋文所立因釋曇延蠟燭自燃故名所以宣師續僧傳云時在光明寺說法非高宗所賜額投身之事據續僧傳乃有人告導念佛定生淨土否導曰定生其人出光明寺上樹西望投身遂死非導自投是故新修往生傳中兩傳實是一人以有投身之誤遂不得不分載之耳龍舒淨土文等合此二傳而仍投身之說殊為非是此疏名四帖疏者初卷為玄義分卷第二為序分義釋經初至韋提希白佛云何當見極樂世界卷第三為定善義釋前十三觀卷第四為散善義釋後三觀即九品往生觀也玄義分初有歸三寶偈次以七門料簡一標序題二釋名三辨宗旨不同教之大小四顯說人差別五料簡定散二善六和會經論問答釋疑七料簡韋提希得益分齊五六二科又各開六門序分開二但以如是我聞一句為證信序一時以下悉為發起序開為七緣十六觀文為正宗分餘文開為得益流通二分疏文不尚玄妙唯在真實多約事相發揮所以普利庸俗要義在令人一心持名莫修雜業恐中下人以業雜故心難歸一故示專修上品上生章中發揮定善二善優劣及令生堅固真信雖釋迦諸佛現身令其捨此淨土修餘法門亦不稍移其志可謂淨業行人之司南矣疏末附述撰疏時之感通以徵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釋部

轉經行道願往生淨土法事讚二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

導所著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今已著錄此讚乃通俗集會行道之法卷端自序略明道場法則第一召請凡總召請梵偈一召請佛寶文一讚一召請法寶文一讚三召請舍利聖衆讚七召請觀音讚一召請香華供養文一第二行道散華凡行道梵偈一讚五第三懺悔文二文中引地獄經文第四轉經即姚秦羅什譯阿彌陀經也凡分為十七章每章後有讚句多寡不等共三十一首第五懺悔凡文八章懺十惡業而意業共一章故但有八第六回向凡讚三章第七歎佛梵偈二第八歎佛咒願文一第九唱七禮敬卷末有送經龍宮西方等文一行最鄙陋當是後人妄加讚中所謂梵偈者每句竟下座和云願往生或云無量樂偈或七言或五言讚者高座下座互接各唱一章文多七言句多寡不定夫六朝梵唄今絕不傳所存者只樂府詩集中王融法樂十二章而已今由此讚猶可知初唐道場儀式燉煌經卷中有唐時俗講變文多卷又圭峯有圓覺經懺儀大致與此相同而儀式繁重導生隋唐之際其風近古文亦雅馴聲辯才博洵足稱之梁唐高僧傳皆有唱導聲德之科讀此讚庶可髣髴其響韻鐘鼓吐納宮商之致爾

往生禮讃偈一卷 成都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

導所著觀經四帖疏、法事讃今已著錄。此偈原題云勸一切衆生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國六時禮讃偈，蓋依經論及西竺東土諸賢所造往生禮讃集在一處，分作六時，以資專修耳。卷初先問答安心起行作業之義，申述觀經三心、淨土論五念之行，又勸四種修法，復問答專稱西方一佛名字之意。次六時禮讃者：第一依大阿彌陀經讃彌陀十二光名求願往生十九拜，當日没時禮；第二依大經要文以為禮讃二十四拜，當初夜禮；第三依龍樹菩薩願往生禮讃偈十六拜，當中夜禮；第四依天親菩薩願往生禮讃偈二十拜，當後夜禮；第五依彦琮法師願往生禮讃偈二十一拜，當晨朝禮；第六依十六觀經作二十拜，當午時禮。懺願之偈在第一章末，餘咸第六章末。有廣懺之文及十念文。卷末問答稱念禮觀利益。蓋法事讃為大衆集會道場之儀，此偈為一人獨行禮讃之式。考國清百錄亦有六時禮拜之儀，是大乘行人禮拜懺悔發願六時行道，佛有明訓，六朝之世僧衆遵行，其後各宗隨其志趣自立軌則，非獨淨土為然。此偈文既平易，又復簡要，尤適於在家行人之熏修，若能屬心乾已，依行莫廢，誠足以為淨土之資糧也矣。

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善導撰導所著觀經四帖疏法事讃往生禮讃偈均著錄此卷乃依十六觀經觀佛三昧海經般舟三昧經而集凡有四章第一依觀經明觀佛三昧法第二依般舟經明念佛三昧法第三依經明入道場念佛三昧法兼明看病人法用又依無量壽經十六觀經小彌陀經般舟三昧經灌頂經淨度三昧經等六經明五種增上緣義一者滅罪增上緣二者護念得長命增上緣三者見佛增上緣四者攝生增上緣五者證生增上緣第四依觀佛三昧經明道場内懺悔發願法有三問答先問答不信往生淨土罪報引十往生經證成次問答信樂修行現生功德引般舟三昧經證成後問答除滅罪障方法引觀佛三昧海經觀佛白毫相懺悔法末引木槵經記貫木槵子一百八持名功德淨土宗源慧遠創始於東林實依般舟三昧自曇鸞道綽善導三師相承皆以觀經為宗綽師兼用小彌陀經教人貫木欒子持名稱念然其傳稱般舟方等歳序常宏導師入廬乃豁然功微理深未有出般舟三昧者蓋觀經明事觀般舟明理觀必也事理無礙方能定慧均等則此卷雖廣引諸經而正以般舟為主是亦修淨業者所不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依觀經等明般舟三昧行道往生讚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善導撰。導所著觀經四帖疏、法事讚、往生禮讚偈、觀念法門均已著錄。此讚卷端序勸修大意，要須三業清淨，及釋般舟三昧樂義。般舟此云常行，三昧此云等持，謂九十日夜常行，不坐不臥，專念西方阿彌陀佛，法出般舟三昧經。然導師觀念法門云：唯坐唯立，七日之間不得睡眠。此卷亦云七日九十日。蓋末法初心行人，體力衰弱，九十日為期，常行不息，人所難能，則此道場終當廢息，故開坐立，滅齊七日耳。讚文為七言，凡一千一百二十六句，分為三十七章，每章句多寡不等，首句皆云般舟三昧樂，每句唱竟，眾以願往生及無量樂二句更迭為和。所述皆觀經、彌陀經大意。先讚教門利益，即玄義分。次顯往生淨土莊嚴，次述輪迴六道地獄苦果。此二即定散義，以經云觀音身光中五道眾生一切色相皆於中現，而地獄罪報易啟人深省，發精進心，故特詳申。次讚迴願念佛九品往生，即是散善義。末讚得益及流通。後序勸以欣厭。此讚迨是修般舟三昧行道之時，久行疲極，故依觀經指事造形，集為讚偈，詠以宮商，既可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復足以鼓舞神志，調節勞乏。當悟適時救弊，立信，此讚有之矣。

阿毘達磨俱舍論疏七卷 續藏經本 唐釋神泰撰。泰師參預玄奘譯場，貞觀二十一年譯因明入正理論，嘗為證義，事蹟未詳。俱舍論為世親菩薩造，凡有二譯，初陳真諦譯二十二卷，次即唐玄奘譯三十卷。此疏釋唐譯，日本法相宗章疏稱俱舍論疏二十卷，九百九十九紙，神泰述，東域傳燈同。今唯存七卷，即卷第一二四五六七，各釋論卷一二四五六七，當界品、根品，及卷第十七釋論卷二十五，當分別賢聖品。蓋初詳而後略。卷十七末有日本嘉祿二年藏胤題記一行，即宋寶慶二年也。唐初俱舍疏釋有三大家，神泰、普光、法寶，而光記、寶疏中皆引泰說，是泰作最在先。疏中多引順正理論，但牒文句而無會通。正理與俱舍同時譯，此疏殆即譯場所撰，所以祇科文銷義，而不及考覈微辨。較之光、寶之作，文字纔及其什之五六耳。又多引雜心、間及真諦舊義，殆皆泰師所素習。泰師本是奘公於貞觀十九年初歸時所召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十二人中之一，籍屬蒲州普救寺。周隋之際，涅槃、攝論、毘曇、成實即大行於蒲坂，所以泰疏未必全宗奘師之學。然奘師於印度初學俱舍正理於僧稱，繼再受於戒賢，更三復於怛他揭多毱多、毘底僧訶、多

陳同異廣定是非中土舊說又豈能出乎其外耶

因明正理門論述記三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神泰撰泰所著俱舍論疏今已著錄此記續藏經本但題泰法師撰金陵刻本題蒲州栖巖寺沙門神泰撰蒲州今山西永濟縣栖巖建於北周太祖為釋曇延立初名雲居後改栖巖事見曇延傳續高僧傳有蒲州栖巖寺釋道傑神素傳皆宏毘曇成實素傳云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裕隆深英泰之徒此泰豈即神泰歟泰師於俱舍因明二疏外更有攝論疏十卷觀所緣緣論疏一卷因明入正理論疏一卷掌珍論疏二卷道品章四善根章十二緣

起章劫波羅章各一卷今皆不傳此疏古作一卷今佚其半只至釋喻及似喻之第二偈止金陵刻本釐為三卷奘公於西域所得因明論三十六部所譯出者理門及入正理論二部耳此論唐人疏釋有文備窺基圓測等十餘家今皆佚失所存者僅此半珠雖不若入論諸疏之激河辯而贊微言懸鏡智而照正理要亦足以周示綱紀備陳幽隱矣

因明入正理論疏一卷 綪藏經本 唐釋文軌撰
軌師事蹟不詳卷端稱大莊嚴寺沙門文軌撰世故稱莊嚴疏奘師於貞觀二十一年譯因明入正理論商羯羅主菩薩造為陳那菩薩弟子因明者所以考定是非研覈真偽指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幖幟詮辨難之旨歸序折邪之軌式當時造疏者凡有三家神泰靖邁明覺各疏所聞參差其說其後鈔釋寖廣論中明立宗文云此中宗者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差別性故隨自意樂為所立性軌師本改差別性故作差別為性日本善珠鈔中引定賓疏曰軌法師親承三藏譯論云差別為

性後有慈恩法師亦云親承三藏論文應云差別性故而窺基疏中深斥軌師謂不悟所由遂改論文況非翻經之侶但是庸受之輩委率胸襟廻換聖教其後慧沼義斷廣破軌疏於此句文謂是呂才與文軌所改考三藏傳云永徽六年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先於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寮僧伍競造文疏譯經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破義圖譯經沙門惠立聞而愍之因致書於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論其利害其事遂寢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檄譯經僧衆譯經僧明濬答之以還述頌言其得失宣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敕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與呂公對定呂公詞屈謝而退焉則當時道俗興諍之烈可以想見又窺疏釋有法差別相違因中云唐興隽法師囑古疏以文披慧沼後記云古疏者軌法師疏當爾之時軌公已後故云古疏窺疏作於乾封以後是軌公之歿當與奘公後先耳又窺疏釋所依不成云時或有釋亦有猶豫所依不成疏即盛行人多信學即指軌疏是軌疏雖與窺基異趣要亦親承有自成一家言未可廢也

此疏原作三卷今所存卷上釋至所依不成而止其下佚失考之諸家目錄軌師尚有因明正理門論疏三卷不空羂索經疏一卷廣百譯疏十卷今并不傳云

阿毘達磨俱舍論疏三十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寶撰

寶為玄奘法師之神足性靈敏利六離合釋俱舍宗義咸以寶為定量與普光師同若什門之融叡焉長安中更預義淨譯場事蹟具詳宋高僧傳此疏中土久佚日本寶永元年刊本缺第十二卷其後明治二十年刊本續藏經本皆然迨大正六年石山寺開燉煌會得天平年間寫本適獲所缺卷始稱完璧當時曾別刊行涵芬樓影印續藏經據以補入唐人俱舍疏記凡有三家一神泰二普光三法寶泰疏今殘佚不全光記寶疏同為習俱舍之明燈光記多述舊聞冶各師於一爐寶疏間參新義就小乘以申小是故光記義頗煩多涇渭混流王石相雜後學之輩難知所歸寶疏多採順正理論微言對會兩家彌縫其闕實應讚揚疏端初開五門分別第一初轉法輪時有四義一定成道日二定轉法輪日三述中間事別四會說不同第二學行次第第三教起因緣有五義一一切教起緣二三乘起緣三空有教起緣四三藏教起緣五此論教起緣第四部執先後有二義一述部分前後二述執義不同第五依文解釋先釋品名二明次第三依文解釋其科文大意此論總有六百七頌前之三頌是釋頌序次六百頌是根本頌即是正宗後之四頌及破我品釋頌流通前三後四釋頌時加非根本頌疏中往往評破泰光雖間有難信者而寶師之慧解明斷誠難可及卷一中以五門釋擇滅一出體性二讚得名三得差別四證同異五斷不同得差別中復有四義一述正義二叙異說三述違理教四釋通外難叙異說玄奘三藏嘗考大小乘諸師異說以辨白相應所緣二縛義泰光等師皆深稟受寶師獨不信遵引教立理更暢別義深有淵致光記親敬三藏言我親教師寶疏但稱唐三藏言端所表親疏可知宋傳云息然頡頏於奘之門有以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乘佛性究竟論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法寶撰寶所著阿毘達磨俱舍論疏三十卷今已著錄此論原作六卷見於東域傳燈目錄今所存者但第三卷耳凡有二章曰一乘顯密章第六佛性同異章第七不過八千餘言前章中先引梁攝論中邊論及法華涅槃意謂乘以真如為體一乘為究竟三乘為方便次藉問端作述異引文二門分別釋二種一乘一密意一乘二究竟一乘述異門中一存三破二異二說時前後異三說位不同異四滅別道同異五分同全同異六有會無會異七合三開一異八為人勝劣異九說義不同異引文門中先引解深密顯揚唐攝論等密意一乘經論文後引勝鬘法華涅槃法華論等究竟一乘經論文後章中取梁攝論法界五義以釋佛性所有佛性論善戒經瑜伽地持大般若楞伽勝鬘如來藏華嚴起信涅槃諸經論義皆攝入此五義中次以三義釋性一體義二決定必得義三因中說果義各開理事二門立三種一自性住性二引出性三至究竟果更依涅槃經以出體得名辨相明見四門分別佛性次以問答明無情非佛及定當成佛不許一分衆生不成佛義立義顯與基公學說相違寶師於武后時嘗與復禮法藏同參實叉難陀及義淨譯場則此論殆其晚年之作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深密經疏三十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圓測撰。測名文雅，新羅國王之孫，三歲出家，十五請業，聽論於常辯二師所，是與奘公為同學。貞觀中度為僧，住元法寺。奘公譯經，被召為西明寺大德，後於終南靜志八年。復〔預〕地婆訶羅場。萬歲通天元年終於佛授記寺，春秋八十四。事蹟詳宋高僧傳。及宋政和中宋復撰西明寺塔銘，其文載在續藏經玄奘三藏師資傳叢書中。宋傳稱奘公為慈恩窺基講譯唯識，測賂守門者，必得隱聽，歸綴義章。奘講瑜伽，還同前盜，集衆先講。然新羅太賢古迹記中多載測奘二師問答，則盜聽之事未必或有。

道宣居西明，天人致道〔供〕，而窺基傳稱因基來謁，天人遂不得至。由此諸端，可見當時西明慈恩門户之諍甚烈。今測公唯識疏鈔既佚不傳，獨幸此疏頗為周詳，多述三藏師說，兼存真諦舊解。凡以四門分別：一教興題目，二辨經宗體，三顯所依為，四依文正釋。辨經宗體中以五門出體：一攝妄歸真門，二攝相歸識門，三以假從實門，四三法定體門，五法數出體門。又開四門：一法數出體，二本影有無，三集聚顯現，四心差別。四辨音一異。而慧沼著述中盛破五門出體之非。其科文大略，序品為因緣分，後七品為聖教正說分。於勝義諦相品明真諦，心意識相品明俗諦，一切法相品明三性境，無自性相品明三無性境，此四明所觀境。分別瑜伽品明止觀行門，地波羅蜜品明十地十度，此二辨能觀行。如來成所作事品，此一顯所得果。分別瑜伽品又科為十八門，誠為瑜伽行人修道之準繩。疏原作十卷，而第十卷佚失，即第八如來成所作事品疏後半。又釋第七地波羅蜜品題下疏文佚失兩門，約一紙許。疏中博會羣籍，廣列異釋，堪稱義海。惜闕於法數名相，多云具如別章，豈測公尚有義章之作，而今不傳耶。

周叔迦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疏十二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圓測撰。測所著解深密經疏，今已著錄。仁王經古目列入疑似部中，謂或云竺法護譯，或云羅什譯，不定。故今此疏翻譯時代中云：隨譯者異，乃有三本：一竺法護譯，名仁王般若；二羅什譯，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三真諦譯，名仁王般若。晉本創初，恐不周悉。真諦一本隱而不行，故今且依秦時一本。真諦復有疏六卷，今不傳。此疏所引本記，殆即諦疏。疏中凡以四門分別：一說經之意，及釋題目；二辨所詮宗、能詮教體；三顯教所依、所為有情；四翻譯時代、依文正釋。判文大略：序品為起教因緣分；次有五品，名聖教正說分；後有二品，名依教奉行分。正說分觀空品，明自利行，為護佛果；教化品，明利他行，為護十地行；二諦品，明二護所依理。此三正明內護。護國品，辨其外護；散華品，荷恩供養。文中並用真諦、玄奘二家新舊異義。昔奘公西行，初至高昌，延留夏坐，為講斯經，是測師所依，舊解亦奘公所取也。辨教體中云：如解深密經第一卷記。是此疏之成在後。釋護國品三衣什物句，引淨三藏說，當是義淨三藏。淨自西域歸在證聖元年夏，而測公卒於翌年秋，則此疏為測公晚年最後之作。仁王古疏今存三家，天台疏多明四教觀心，嘉祥疏多明法性，測公疏多明法相行者。若能淹貫三疏，庶乎其能自利利他，護持內外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贊一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圓測撰測所著解深密經疏仁王經疏今已著錄此贊凡以四門分別一教起因緣二辨經宗體三訓釋題目四判文解釋判文大略總為三分初明能觀智次舍利子下辨所觀境後以無所得故下顯所得果辨所觀境中有二初約四句以辨空性後依六義以顯空相顯空相中又二初顯六相後遣六法謂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十二緣生四諦智斷也釋中四法各以三門分別釋得果中涅槃義以四門分別釋菩提義以三門分別兼以五門釋四智七門辨三身義釋照見五蘊皆空句四句義六相義皆清辨護法釋文差別以顯性相二宗遣法不同而意不相妨藉示會通昔奘公於那爛陀寺著會宗論和會性相二宗言不相違背初唐唯識家疏記今存基測二贊而基贊多抑性揚相是測贊乃奘學正宗歎釋觀自在菩薩以為即是觀世音菩薩而奘公西行之日但一心念觀音菩薩及此經在危護濟實所憑焉經末咒文基公未解此贊略出三種詮釋當亦得諸三藏西土親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唯識論疏十卷（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圓測撰測所著解深密經疏仁王經疏心經贊今已著錄成唯識論舊疏六家謂圓測窺基義寂玄範慧觀普光而測作最早所存奘師口義燦然可觀所以宋傳稱所著唯識疏鈔天下分行惜自慈恩說張其疏寖廢以至佚亡是本乃近人自慧沼道證太賢神昉智周如理忠安道倫善珠常騰信叡藏俊良算凡震旦新羅日本十三家著述之中蒐錄遺文循論編次一家精義後來據為門戶之諍者大體粗具測與窺基雖同稟玄要於奘師而宗說有異其後慧沼智周道邑如理則確宗基說道證義寂憬興太賢則朋比測義考唯識論每引攝論窺基必同世親而測公則黨無性無性系出難陀陀與護法同為十大論師之列護法之門復有二派分流調伏光導源於護月最勝子導源於難陀基公一派多宗調伏光測公一支多宗最勝子是測公所取皆西土舊義基公所取乃西土新說奘公學唯識於勝軍學瑜伽於戒賢學顯宗對法於調伏光所以奘師並傳諸說而窺測殊途競秀焉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疏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靖邁撰 邁梓潼人 居簡州福聚寺 遊抵京輔 奘師譯經 召為證義大德 瑜伽師地論中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凡十六卷 及法蘊足論 皆邁所綴文 事蹟詳宋高僧傳 疏所釋經為奘師於貞觀二十三年所譯 於心經為第二譯 經中照見五蘊皆空句 唯窺基幽贊及此疏於蘊下有等字 疏前序王竟 以四門分別 一明始無如是終闕奉行所由 以從摩訶般若一會所流 二明說般若意 為破遍計所執 三明教之宗旨 以般若實相為宗 四分文解釋 總分為二 先略後廣 略中四句為四 一明造修之者 二明習應之慧 三明契證之境 四明理圓剋果 廣中亦四 初約遣執 二約證果 三廣歎 四寄咒 遣執中初約蘊處界緣諦五門明所執皆空 二約智得明能證亦空 證果中二 一涅槃 二菩提 寄咒中咒文無釋 疏義皆明相宗因果緣起三性三無性之義 初唐心經疏贊 今有四家 慧淨疏多存鄴下舊解 基測二贊及此疏皆禀承於奘師 基公多約法相有觀申明空相以詮般若 邁公多約法相空觀申明空性以詮般若 兼之者測公 四家之中基贊為最詳 而邁疏為最略也 考諸家目錄 邁公著述甚富 更有金剛勝鬘十輪菩薩藏藥師稱讚淨土彌勒成佛十一面等經 佛地掌珍因明等論疏記三十餘卷 今皆佚亡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今譯經圖紀四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靖邁撰

邁所著心經疏今已著錄開元釋教錄稱大慈恩寺壁畫古今傳譯緇素靖邁於是緝維其事撰成圖紀題之於壁但略費長房錄續述皇朝直述譯經餘無紀而宋傳稱云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偽等科一皆條理現編於藏今考此紀實祇經目譯人而已並無單譯重翻等科較之費長房歷代三寶錄文字亦不盡同雖多刪節間亦增益此紀既是題壁畫紀故以人為主不若費錄及其他經目之依朝代編次也所紀經目漢晉諸世全依費錄陳隋近代自為損益蓋是倉卒急就亦不能考覈精詳頗多蕪雜如法矩陀羅尼經既見於闍那崛多又重見於達摩笈多是故以之為藻繪圖鑑之資未為不可若欲考證翻經原委譯事因緣則無足取所以智昇續譯經圖紀末云前紀所載依舊錄編中間乖舛未曾刪補若欲題壁請依開元釋教錄除此方撰集外餘為實錄矣此紀所載唐代二人一波羅頗迦羅二玄奘悉載奘師所譯經論七十六部是故此紀乃奘師既歿之後時作也

尚啟廸

阿毘達磨俱舍論頌疏二十九卷（續藏經本） 唐釋圓暉撰

暉不詳何許人為中大雲寺沙門事蹟略見宋高僧傳本傳此疏乃因禮部侍郎賈曾及聖善寺律師懷遠之勸請激讚而作卷端有賈曾序卷一初有圓暉自序曾洛陽人事蹟見舊唐書文苑傳睿宗時為諫議大夫知制誥開元初因事貶洋州刺史六年特恩甄叙歷虔鄭諸州刺史入拜光祿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今曾序題云阿毗達磨俱舍論略釋記正議大夫持節諸軍使晉州刺史賈曾撰而圓暉自叙則云公前任禮部侍郎然則此疏當是開元十四五年時作唐釋法盈俱舍論頌疏序記中釋賈曾圓暉序云有人釋疏主十三講此論十七造頌恐非是或云五十以後造疏當以後說為正文以六門啟論端一明論緣起二釋論宗旨三明藏所攝四翻譯不同五略釋品題六廣釋文義蓋是刪削論中旁論問答增以科判採集鈔疏以釋本頌耳於所牒論文難解者則又為解釋注於文下分卷仍依俱舍論之舊以論卷三十破我執品無別本頌故但有二十九卷義旨多依普光記義良以光師親承玄奘三藏密誨受小乘義如安慧師救論主義等於中難者則非想見惑繫者則得非得章今疏伸述梗

周啟廸

概其於光記如漢之有汜也然所引用有法寶疏中所破決歸錯誤者亦間有自立精義不依光寶者且偶有脫誤錯簡如日本釋源信撰倶舍論頌疏正文所證者說者以為混玉揉石未能純美但自爾兩京及河間江表燕齊楚蜀無不盛行暉疏研者競為抄釋佚者有崇廣金華鈔二十卷常真之鈔八卷存者有慧暉抄六卷道麟記二十九卷云

梵網經菩薩戒本述記四卷 續藏經本 唐釋勝莊撰莊新羅人西崇義寺僧入唐為圓測弟子居薦福寺曾預義淨實叉難陀譯場見宋高僧傳慧沼法寶二傳及宋政和中宋復所撰西明寺測師佛舍利塔銘其餘事蹟未詳莊有雜集論述記十二卷成唯識決三卷今不傳今疏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下卷初以五門分別一教興題目二辨經宗體三攝教分齊四教所被機五判文解釋辨經宗體中立三宗一隱空顯有宗二隱有顯空宗三違離二邊宗依解密經三時法輪義也教體立四門一攝妄歸真門二攝末歸本門三攝假從實門四法數定體門攝教分齊言十二分教如瑜伽鈔會但諸家目錄不載勝莊有瑜伽鈔之作釋文自爾時盧舍那為此大衆始與天台賢首諸疏唯自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偈頌始者多一章釋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句引護法菩薩等云一切有二一一切二少分一切及彌勒菩薩建立五種種姓謂此據少分一切而說或就理佛性而作是說云釋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句下以四門分別一明受戒法二明捨戒法三明持犯差別四明懺悔法釋重輕戒皆不開章文但科文解義多引瑜伽智論為證兼及餘經約四十部較

義寂疏為詳約可倍增所引經論亦為廣博較之法藏疏猶為簡略三分及二耳文中又引玄應音義於梵竺名字多依大唐三藏新翻是蓋作於高宗末年也疏末有七言回向偈十二句在明人忍慧疏五言頌前而五言頌不解疑此頌乃西土誦戒儀軌後賢所作既非經文所以隋唐古疏皆不解也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四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義寂撰寂為義湘弟子見三國遺事義湘傳寂所撰述有大涅槃經綱目二卷法華經綱目一卷般若理趣分幽贊一卷大般若經綱要一卷觀經綱要一卷彌勒上生經料簡一卷百法論注一卷成唯識論未詳決三卷大乘義林廣章十二卷無量壽經疏三卷涅槃經義記五卷涅槃經云何偈一卷凡十二部三十三卷今均不傳失菩薩戒本以智者賢首二疏為宗極其後聞賢首者有太賢弘天台者有明曠太賢古迹中於賢首疏外實兼引此疏卷端先料簡料簡之中先明宗趣次辨

體相宗趣之中先受後隨受有二初得受後失受得受有四一簡器二簡師三受軌四遣疑隨有三即三聚戒中隨行之相料簡既竟次釋題目然後隨文解釋文從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頌始與賢首疏同科為三分序分有二翻經序結戒序正宗有二重戒輕戒流通有二付囑令持法通餘化釋重戒中一一以五句辨釋一制意釋名二具緣成犯三判業輕重四學處同異五就文解釋輕戒中唯於初戒略辨五句自下但明制意及釋文耳疏中處處引瑜伽師地論文為證料簡中又引本業經自餘所引經論不過八九種而已釋五

辛戒中引五辛經釋二時頭陀戒中引心王經皆是僞妄不合援證釋差客僧受請戒中云差僧六種舊疏備論今考乃是勝莊述記中文又十重中釋慳戒引決定毘尼經輕戒中五辛文釋與渠名皆與勝莊疏同然則義寂之疏作在勝莊之後蓋因彼記而重述之耳續藏經本有日本貞享年序跋各一即清康熙二十六年也

彌沙塞羯磨本二卷（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愛同撰同俗姓趙氏天水人弱齡出家以律馳譽止長安大開業寺講彌沙塞律遠近承稟神龍中與文綱等同參義淨譯場爲證義著五分律疏十卷今不傳事蹟見宋高僧傳本傳昔罽賓法師佛陀什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宋景平中屆於揚都以晉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卒建業諸僧因請譯出一載方訖凡三十卷稱爲五分律並戒羯磨各一卷道宣續高僧傳明律篇論云五分一本文極鋪要深可宏通時運遷移律戒皆存羯磨獨闕同遂於大律中抄出故亦名爲

五分羯磨前有序目凡開十門一作法緣起二諸界結解三諸戒受捨四衣藥受淨五布薩儀軌六安居法則七自恣清淨八受施分文九懺悔諸犯十住持雜法總有一百二十一法大文悉依廣律其中難解之處兼爲細註或申明事理或畧述因緣及引十誦僧祇四分善見薩婆多論以辨異同然律法東傳始自曹魏依四分羯磨集僧說戒止有戒本用備朝夕廣律之翻啟於二秦羅什譯十誦於長安覺賢出僧祇於建業故關中盛弘十誦江左專明僧祇而始受終隨應難乖隔所以自元魏孝文以後舉世通行四分一宗餘部盡衰

隋并州法願四部律本皆製義疏亦唯四分一疏傳及唐代五分一部羯磨不傳誠為遺憾愛同今錄雖亦祇供他宗之參考而其註簡絜明要深足啟心也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註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嚴撰卷端題大敬愛寺沙門事蹟未詳宋高僧傳載神龍時有于闐質子尉遲樂捨宅為寺敕領奉恩翌年捨官入道法名智嚴參預譯場後住終南至相寺蘭若修道所譯經四部六卷其本現存皆題至相寺沙門與今撰者寺籍不同且大敬愛寺當在東都應非一人高麗義天錄作楞伽經註七卷智儼述儼為賢首宗二祖亦居至相寺則更誤失東域傳燈目錄云四卷本有序是此註或作七卷或作四卷今所存者乃七卷本中諸卷之殘文耳第一節自經卷一大慧一百八問重頌中之一百一問迦葉拘留孫拘那含是我起訖經如來偈答下中上衆生身各幾微塵止凡三百三十字下脫經文約六千字之註接第二節自經大慧若復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起訖經卷二初重如來藏云勝自在作心量妄想止所釋經文約四千字第三節有首題凡經題品名卷數撰人皆具是第五卷所釋自經卷三中大慧請問說宗通相起訖聖智中於性自性得緣自覺觀察住離有無事見相止文約三千六百字以下四節既無首尾疑是註卷六七之殘文第四節只十餘行自經卷四初佛告大慧恣所欲問起訖為作耶

為求作耶為事耶止所釋經文四十字下脫經文三十四字之註接第五節自經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起至經如牛角相似所釋經文二百八十五字下脫經文約二千八百字之注接第六節自經世尊偈答觀察有為法非無因有因起至經非無性無生亦非觀諸緣止所釋經文四十八字下脫經文約四千八百字之註接第七節自經謂識藏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起至經若處所形相色像等現是名為相止所釋經文八十六字以下全闕綜計所存不及全經五分之一註文雖極簡畧然隋唐之際楞伽宗師所撰疏鈔浩博繁多今悉不傳所存唯賢首之楞伽玄義及此註耳楞伽經極為難解章段科判尤為難明元明疏解率多牽强今註中第二三兩節各得經文三四千字其中剖章立段極為精巧若能尋繹得間平等會通豁然而悟全經之旨何難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刊定記十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苑撰

苑京兆人為賢首國師法藏弟子事蹟見宋高僧傳昔賢首撰探玄記釋晉譯華嚴及新經既譯又撰略疏藏以釋新經未就而卒遺文但始自妙嚴品第一訖十行品第二十一又十定品第二十七之前九定而經初懸談十行後五品十定後十二品疏文皆未修撰苑公續成之故名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端有小引次略開十門一教起所因二藏部所攝三顯教差別四簡所被機五能詮教體六所詮宗趣七顯義分齊八部類傳譯九具釋題目十依文正釋正釋之中八種科例一一品前以辨名來意宗趣釋文四門分別記文十行已前多依略疏回向已後並用探玄三地以下多錄古疏原本十六卷見東域傳燈目錄今本闕卷第六七及十六唯存十三卷又卷三中闕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疏卷四中闕問明品前四門分別及初五菩薩章唯自第六勤首菩薩章起卷九闕下半卷釋初地八分中後二說分校量勝分記文卷十二闕下半卷釋十通等六品記文卷十五釋法界品闕前四門分別及初分之前半後至慈行童女而止以下四十三知識記文全闕詳考記文訓詁音義是其所長玄義奧旨

是其所短粗尋宗趣畧有五失一破五教而立四教苑公依寶性論立四教一迷真異執教當凡夫外道二真一分半教當二乘三真一分滿教當初心菩薩四真具分滿教當滿教之識如來藏者然判聖教豈得參彼邪外且後二教既滿不應復言一分若是一分豈得名滿二析十玄而成兩重顯義分齊中謂十玄乃是真如德相立因果二種徒益繁多更無異軌既就如以明玄則相用二門無由成異隨性以融相則法界緣起遂成微隱況德相不通染行交徹之旨寧就既無相入相作即用之體奚成關無十世託事二門易以同體成

即具足無盡二門豈非與因陀羅綱諸法相即二門重複三所引經論及破他義無問性相不窮始末多用顯揚雜集唯識諸論法相而復盡呼為權既引權以釋實又通而不分正非無准四賢首探玄但釋晉經大旨雖同在言或異如發心品晉譯云以是發心即成佛唐譯云以是發心當成佛即當既別豈得直引探玄以釋唐經五釋經名義繁略失當如淨行品百四十一願以諸門料揀釋梵行品四果廣引婆沙及至玄言妙旨翻指在別章闕略不陳要之五教十玄為賢首一宗大綱於此而有差則其餘可知矣

成唯識論疏鈔十六卷 續藏經本 唐釋靈泰撰泰事蹟未詳

此鈔解窺基所作成唯識論述記卷端題云北京沙門靈泰法師撰考唐書地理志北京太原府隋為太原郡武德元年改爲并州總管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又置北都改并州為太原府天寶元年改北都為北京今鈔中釋厚嚴經云西國有本大唐無也然厚嚴經即地婆訶羅譯密嚴經時在永淳垂拱之際則此鈔決非開元天寶中作應是武后末奉世天授以後其經初譯未傳晉地耳又卷七釋制惡見論云想和尚曾向西京諸處不見制惡見論不得元

無制惡見論也想乃湘字之誤即是義湘以龍朔元年入唐咸亨二年返新羅則泰或亦新羅人為義湘弟子於時太原崇福寺有宗哲浮丘二師皆於奘公門下號為得意哲時人譽為法江法海見於宋高僧傳今鈔中引有哲法師說泰殆學於二師之門抄中所稱和尚當即指浮丘且多指摘窺基疏文之誤是於西明慈恩之外別自為系其於離疑未決者則云更問法師立言重在暢通文句極為廣博而不及演秘義蘊之精審偶及玄範圓測之說又有超法師光法師數義所引甚少不及了義學記之微覈同異辨析幽微也宋傳稱

浮丘訥於宣剖斂於通解此鈔亦然蓋其祖述有自來矣唯識述記乃法相宗義之巨溟學者於慧沼大賢智周道邑諸作之外更參以此鈔自能闢義路而啟幽關惜原作十八卷中卷第九上卷第十三下及卷第十五十七皆佚亡耳

周叔迦

妙華蓮華經玄贊攝釋四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

周姓徐氏初習天台繼為慧沼弟子深達法相著瑜伽論疏等十三部七十四卷今存十部三十四卷開元二十一年辛年五十六此疏作於開元四年乃釋窺基之法華玄贊卷端有自序詳所攝釋約有七例一明法數凡玄贊中總標法數而不列細目者為補出之二破疑難凡玄贊文字未審者藉問答以微覈三述異解凡玄贊中略紀一語而具含眾義者所有多釋次弟詳列四記因緣凡玄贊所引經籍世典之掌故廣引傳記詳載始末五明訓詁多引韻集蒼頡篇說文等書以釋字義六詳古義凡玄贊所敘古義則立議以評其得失七正錯誤凡玄贊中文字錯誤處則略明義理或引證據標明恐誤然改糾正亦有未審者如玄贊釋入無量義處三昧十義中第九入定現瑞發三問答故乃指大眾現前欲聞法成就中彌勒懷疑眾生心惑慈氏發問疏主科文如此而攝釋云應作二者非也四卷之中第一卷釋玄贊卷一第二卷釋玄贊卷二三第三卷釋玄贊卷四五六及卷七前半第四卷釋玄贊卷七後半及卷八九十其發揮經旨云法華以一乘為宗而一乘中有根本方便之殊皆通教理行果於他宗述作

周叔迦

兼引吉藏師解以為證。至於妨難而慧沼義決中已通辯者。則但牒云具釋如決而已。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今已著錄。此疏原本五卷。今唯存卷二四兩卷。卷第二釋經自爾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起訖十波羅夷中第三不婬戒止。卷第四釋經自四十八輕戒初起訖第二十戒止。卷二初云此是大門三段分經第一徹塵數舍那心地戒品章如前敘訖。從此文已下第二釋迦說心地戒品章。然則卷第一中應是玄義分及釋經文初章也。釋重戒中。一一戒先以五門分別。一制意。二釋名。三具緣成犯。四論報輕重。五勸斷持戒。然後釋文。釋輕戒中先以八門分別。一

制意。二釋名。三數類。四輕重。五一多。六遮性。七粗細。八會通。次於一一戒中前開七門。一制意。二次第。三釋名。四具緣。五闕緣。六輕重。七通塞。然後釋文。章門之文多節錄賢首疏。又恒參以天台教義。如釋戒光依天台師作六位釋。一自性清淨光。二名字戒光。三觀行戒光。四相似戒光。五分證戒光。六究竟戒光。釋殺戒中謂華嚴入法界品無厭足王是別教菩薩。圓教初發心住以上位人釋佛心約通別圓三教明義。釋常住亦約別圓二教為解。釋婬戒中亦約六即義解。釋輕戒第十謗三寶戒中亦明別圓義。周師初習天台。撰此疏時應

甚早所以不廣引瑜伽攝論諸法相義也

成唯識論樞要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

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等疏記凡十部今均著錄此記亦名成唯識論樞要方誌乃釋窺基所撰成唯識論樞要者考注進法相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錄皆作二卷今唯存卷上一卷耳所釋至卷上中勝定果色七門分別因緣故變疏有四釋而止當論第一二兩卷文末記云開元十三年十二月一日於聖佛寺寫了此功德讀者早悟於宗旨速得成佛也似是抄經者所記非周師自題記後又有一節以六離合釋會解法苑義林總料簡章得名懸隔中文恐是他書錯簡非此記文也立義

對勘疏文參酌義林甚為精要如釋三類境頌性境不隨心獨影唯隨見帶質通情本性種隨應之文及釋樞要所說無為種子執受定果色諸義皆極簡明間有要義而慧沼於了義燈中已辨者則牒指義燈以為參證亦有樞要文義晦澀難以決擇者則略舉一二異釋懸以待審惜文字訛誤脫簡極多而續藏本斷句分章尤多乖錯如釋六十二種有情中法隨法行中間云二性不同如何合一但有問而無答等疑此記乃周師未完之作故隨文舉疑未及解答耳又周師於梵文聲韻之學似若不諳如釋沙呓多三字合以方成煞言

此乃梵文三合之聲而記云此義難知稍繁其釋名身中文亦闇昧難通也

周叔迦

成唯識論演秘七卷 三時學會本　唐釋智周撰

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等十部今均著錄此書釋窺基所著成唯識論述記於論文中有述記所未遑細詮者更為助釋其申釋述記固多發明解釋論本尤多精義如卷一中解瑜伽菩薩地自他利品可以補寬師略纂之遺緒卷二中以五失詳本質微之不可憑反明賴耶雜染互為緣義卷三中定力所變義第八識執取能生相續義根斷續義破生死位有微細意識義卷四中第八識持業果種界地往還義平等性智義不共無明依末那義成所作智義卷五中心所法義別境義卷六中滅盡定義三界唯心義所緣唯識所現義八識觀疏所緣義卷七中釋遍計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不同義依他如幻義無性攝論所明三性義三事磨鍊得除四障義六現觀義三智自性義皆極精審且於疏中所引諸經論文句未備者均補出之附以解釋是讀此一書而可以諸經論之盤錯至於繁瑣之弊誠難除免如卷二釋維摩經眾香世界佛說法云由能說者思上名等令應化機思數等上名等得起而許彼眾生總得他心信如是者云何經言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入律行耶況既許彼土內香亦勤勇發如聲得有名則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叔迦

佛何不以香說法耶所謂由思等雖非錯失終難免入海算沙之譏又於當時異解隨文敘列而詳評其得失惜不標明所破諸義出於何師何書遂使後世難以考覈疑慧沼著了義燈以破圓測道證諸說當時必有破了義燈者所以智周復著演秘以申師說其於同時之人不欲顯斥其名耳

成唯識論了義燈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等疏章凡十部今均著錄昔淄州慧沼大師作成唯識論了義燈二十卷以釋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智周復就了義燈中難解之文簡畧為之記原本一卷今所存者首尾皆闕始自義燈卷第七訖義燈卷十八即古本義燈之卷二上訖卷六下也為文凡三百四十一則然注進法相宗章疏及東域傳燈目錄均云了義燈一卷訖燈卷六是唐時東傳即是殘卷矣智周諸作皆醇疵相閒要在讀者善為決擇如釋緣起中了義燈云遂復觀察後集因緣現在衆苦謂

徧逆觀受觸六處名色與識觀未來苦是當苦諦觀彼集因是當集諦觀未來世苦之集諦由誰而有乃至不應復觀此云何有等文既處處苦集合說且云後集因緣即彼現在衆苦所以云集因是當集諦齊此不應復觀此集諦云何有非不觀此集諦也記乃云而更不觀未來之集若三世因緣觀不觀未來集諦者如何得成還滅耶又釋大自在宮了義燈云或三地菩薩等往生記云八九十地名為三地亦殊牽强若唯指八地以上共三地者應云或唯三地菩薩往生不應云等靈泰鈔云初地乃至十地皆得往生也

因明入正理論疏前記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均已著錄慈恩命宗以法華玄贊唯識述記因明疏義林章四書為要則師資相傳代有撰述慧沼有因明續疏義斷纂要等智周有前記後記畧記等沼師之作雖暢宣八義要旨然於疏文未曾分釋學者猶難以成業智周前記亦名因明入正理論疏紀衡專釋疏文考決荏昧但所牒疏文偶有與今本異者然自喻過以下所有牒文與慧沼續疏完全相合而多有今本疏文所闕者由此可證大疏之文窺基實未曾完成

自喻過能立不成以下出自慧沼所補唐時合行所以前記略記依次順釋不復分基沼正續之異今本自能立以下疏文乃是續疏刪治節錄之本後人合時不審捨詳而取畧耳昔因明初譯文軌撰疏傳習頗廣時稱舊疏窺基疏中破文軌說多不舉明前記中一一鑒述今軌疏既殘佚藉此可以考覈其遺緒又今疏本字句多有脫簡據彼記文所牒可以勘訂如釋不共不定中疏云或所聞性名為有性記中釋云名屬有性等也但智周於前記之後更有後記之作所以增補改訂故前記立義未必盡可依遵如釋同品疏文由法能別之所別宗因之所成故舉此法以彰彼聚文云後陳別他宗故言之所別宗日本釋善珠破之云能別有二一者別宗二者總宗今取總宗能別之所別宗即聲無常不相離故宗因成所立如濮陽云者非也

因明入正理論疏後記三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

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均已著錄竊基乃法相教中守文述作之宗而因明一道尤其所尚非此無以照實而顯理趣本以離邪也基師諸疏中抗辯標宗摧邪顯正全憑因明以立量然因明疏文精秘綜博後學鑽仰彌慨堅深唐虛其功難以成業智周爰有前記之作決擇攝釋文雖粗備而義未全彰故重撰後記其中錄用前記十不及一縱有同一牒文而所釋全異者如釋序王中初句空桑啟聖前記云伏羲生空桑樹義俱未詳後記引干寶搜神記謂空桑地名孔子母禱於空桑乃誕孔子又釋歸空寂於兩河前記引慶喜事後記云生死涅槃名為兩河釋初頌疏陳那菩薩以能別不成即是因中不共不定等前記中立量云對數論師立聲滅壞能別不成所聞性因不共不定後記中云佛弟子對數論師立聲滅壞無常因云所作性故撰其意趣凡前記所釋而正者則存之不別錄出前記所釋有參正者則改作之其所未釋者則補出之所以前後二記應並存而不可偏廢也且後記下卷但至有法差別相違因疏中敘唐典隽法師事而止以下闕佚約有三分之二更不可賴於前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因明入正理論略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智周撰

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後記今均著錄此記首題因明疏抄注云畧記撰人不題橫陽智周而題云定水寺沙門智周卷末有日本享保九年釋胤兼記當清雍正二年與前記後記同為釋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之作而此記最畧前記約六萬言後記闕下卷之半計亦應有五萬言此記不過萬二三千言耳所釋與前後記文全不同多為前後記所無與後記義較為相近重在科分章段詁訓字義首則釋空桑啟聖句前記云未詳後記引干寶搜神記云地名此記亦引干寶搜神記是此作應在後記之後或云偽作以東域傳燈目錄因明入正理疏記三卷後記三卷畧記一卷皆智周撰略記下注云抄三卷為一卷則文不應與前後記異但考今本第一則前缺牒疏文一行然則原卷初端必為殘闕首題撰人乃後人或兼胤所加恐有誤失據東域傳燈目撰疏抄者尚有崇俊一卷茂林二卷要之其為唐人著述則無疑義習因明疏者得此記與前後記相參證庶亦可以啟發幽玄歟

周叔迦

大乘法苑義林章決擇記二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周撰

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後記畧記今均著錄此記原作四卷今會入義林章釐為二十卷然記所牒章文有為今本所無難以會入者則錄存於後但不註在某條記文之後使後人考訂難得其間此會者之疎也夫窺基撰大乘法苑義林章乃瑜伽之寶藏唯識之淵府通三性之幽關發八識之奧蘊然文義深邃難以通曉智周此記粗拾綱紀總舉要領假設賓主興起問答隨順正理通曉真實其中如總料簡章解菩薩說法聲名句文唯有漏義斷障章依行分別中解生法二空三解脫門空四諦之中苦下別空四諦總緣空等差別義皆極精要然亦頗有牽強錯誤處如總料簡章引菩提留支破劉虬五時教文云吾我本淨記曰不執五蘊為我名為我淨夫不執五蘊為我祇是人空而經言四大五蘊六塵本淨然後吾我本淨正是人法二空菩提留支自釋云吾我淨者即我空也亦指人法二我所以判提謂長者是初地或第八地今但約人無我義殊淺近又唯識章中四隱劣顯勝識中云許心似二現以是似貪等或似於信等章文自言心與貪信體各能

周叔迦

變見相二現以心勝故說心似二記列二釋一無別心所知以心王轉為貪信名似二心所亦變相見故似皆顯與章文相違又三身章引佛地論四身亦受用亦變化謂為地上菩薩所現種種化身此乃是勝應身地上菩薩是佛所為所現二字就佛而言種種者謂十地所見不同而記釋云種種雜類之身以菩薩所現種種六字合讀謂佛現種種身意今菩薩亦學現種種隨利物此解極牽强如是等類非一讀者慎取之可也

大乘入道次第章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智周撰周所著法華玄贊攝釋梵網經疏唯識樞要記演秘了義燈記因明前記後記畧記義林章記均已著錄此章前有七言歸敬偈十二句然後長行發依唯識道理辨大乘行位最為入道之要初明行位有三門列名釋名出體即資糧加行通達修習究竟五位亦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也次明修行境有三即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也次明修行行中發心先以十門分別菩提心一明體性二彰所因三顯行相四辨所緣五明勝利六該德量七校勝劣八辨其喻九明退緣十彰守護後明誓願引發菩提心論瑜伽論各有十願及莊嚴論五義立六種誓末附明求善友次明修行行中通相修有三初約三十七菩提分次明四攝後顯六度菩提分略為二門一釋名二問答四攝畧分二門初釋名後辨相六度略示八門一辨列二釋名三顯相四加行五淨相六不增不減七相攝八勝德果利次明修行行中別相修謂資糧位修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十法行加行位修五根五力四尋思通達位修七覺支十六心見道修習位修八聖道十度次明斷障中先明斷煩惱所知二障有四門一釋名二別識三約識分別

四顯俱生分別後明斷位即資糧加行通達修習四位斷障差別修習位中有總別兩門末明得果中先明斷障後明涅槃菩提涅槃開為二門一辨四種二明三事菩提亦開二門一明菩提二身相攝謂法身受用身變化身與真如四智五法相攝也章中辨別相修有諸番問答顯唯識空有之理最為切唐時此書傳習盛極一時創學啟蒙者實應以此為圭臬也

大乘起信論義記七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梵網經疏今均著錄此記原本作二卷釋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卷端序王竟以十門開釋一辨教起所因二諸藏所攝三顯教分齊四教所被機五能詮教體六所詮宗趣七釋論題目八造論時節九翻譯年代十隨文解釋顯教分齊中云如華嚴疏翻譯年代中不述實叉難陀重譯信起論事卷端題京兆府魏國西寺沙門法藏考西太原寺建於咸亨元年於垂拱三年改為魏國西寺至天授二年又改為崇福西寺此記殆即作於垂

拱天授間立義多取海東元曉疏夫起信論所辨要義厥有四端一者一心二門二者無明為緣生三細三者境界為緣生六粗四者無明真如相熏起染淨法異此四義者諸家解釋各不同初一心者隋曇延疏云眾生心即第六七識心隋慧遠疏云心真如相是第九識心生滅相是第八識元曉記云心真如門即是寂滅心生滅門是如來藏今賢首記云眾生心謂如來藏心約體絕相即真如門隨緣起滅即生滅門三細六粗者隋曇延謂三細是第七識六粗是第六識隋慧遠云七識中有六六識中有四前六中上四不相應下二相

應與六識相似即是以不覺與三細為四加六粗中前二為第七識體也元曉云三細但為無明所動為第八識六粗為境界所動在第七識今賢首云三細屬賴耶六粗屬意識末那執賴耶相應與意識為依故不別說也真如無明相熏者隋曇延云迷真故起妄達妄則歸真隋慧遠云真中無染妄熏今有妄中無淨真熏使有元曉記云一識含二義更互相熏即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攝論說常法不受熏約可思議熏說又生滅門真如有熏非真如門真如也今賢首畧同元曉說云染淨熏者真無相妄無體也

大乘起信論別記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梵網經疏起信論義記今已著錄此記乃隨難別釋之作凡有三十五義約分二周初十六義為一周次十九義為第二周第一釋題目謂大有七義大乘有三義大乘起信有四義二頌内敬意三佛寶義四法寶内功德藏義此三釋論前偈也五體大通染淨義六覺不覺義各開三門七釋隨染二相義謂隨生染自染八釋本覺義本覺始覺各有二義九本有修生義謂本覺始覺總名本有總名修生十生滅因緣義十一生滅相中無明境界義十二四熏習義染熏中配屬三細六粗十三淨熏義先釋二種熏後釋外緣十四略科文判釋義分之後半十五分別發趣道中發心義立四位十六修道章科文十七色心不二義十八九相不說末那及梨耶有染義十九如來藏中恒沙功德義開為三門二十不生滅與生滅和合成梨耶義開為二門二十一九相義開為七門二十二真如無明義各開二門二十三智淨相不思議業相義開為十門二十四鏡義開為十門二十五始本相依義有七番問答二十六染法熏習中無明妄心義各開二義二十七淨分緣起義開

為四句二十八生滅門中真妄緣起義真如無明各開四義二十九法身義開為四門三十真妄心境義開為四句三十一二諦無礙義開為二門三十二二諦義開為二門三十三染淨義有四種四句三十四如來藏義開為二門三十五四謗義考此別記與義記似同時作別記所詳義記則略之義記所述別記則牒云如疏然義記釋染心六種相應不相應義疏末云不分王數義及不與外境相應義並有覺不覺義等並如諸笒相違和合如別記中說而今記中無此文也又卷端有目錄疑是後人所加以所立名與文中義旨間有不符如第五明體大而題云用大唯善是也日本古德對於此記頗有諍論或以為非賢首作者未有確證也

大乘百法明門論疏二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義忠撰忠姓尹氏潞府襄垣人為慧沼弟子年十三通涅槃經進戒後師資相將就學於窺基講肆通二經五論卒年七十二事蹟詳宋高僧傳本傳此疏久佚日本東域傳燈目錄中載之至元法寶勘同錄中亦著錄是曾收編於金元藏經今得之於四川疑即金藏之殘帙卷端有疏序原題窺基撰勘其文實是序王或出於窺基疏或即義忠作後人誤題耳疏以兩門分別一釋論題目二釋論本文釋文之中科以三分一引經標宗二尋經起問三依問為通於諸法數廣開章門初五位義以七門分別八識義以十門分別五徧行義以六門分別五根義以三門分別六境義以三門分別法處色義以五門分別二十四不相應行義以五門分別無為以二門分別宋僧傳贊之曰百法論疏最為要當移解二無我歸後是以掩慈恩之繁於今盛行勿過忠本列羣玉貫衆花玉契瓊樹之林花綴蜀機之錦葉流伏聲彩悠揚信夫

成唯識論義蘊十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道邑撰 邑事蹟未詳

此書卷端題唐密州開元寺道邑撰即今山東高密縣日本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錄注云淄州慧沼大師門人是與智周義忠為同學也又日本釋平祚法相宗章疏作開元寺道邕未知孰是此書釋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考其義趣頗有五端一正明宗解旁剖詖辭二決擇西土十師異說三他師於疏文有異解而互無違者並叙而存之三疏中自述異解剖考證其優劣四疏中疑晦之文則假問答以徵明五疏文誤失闕畧之處則糾彈改正立義多扶演秘凡演秘中廣徵博引以申辨者此中能以數語而中其肯綮演秘之所畧者則補益之乃至諸別解之裨助於自宗者無不採掇其有違反者但簡畧破斥不以宣剖為能也是故淄州撲揚密州三家之作了義燈以辨正勝演秘以廣博稱義蘊以精要最然所解至三自性章而止當論文之卷八末撰述之未完歟東傳之有闕歟

成唯識論義演一百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如理撰 理事蹟未詳

日本釋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云淄州撲揚繼踵敷教義忠如理並肩立義因內二明騰羽翼於義天教觀兩行馳輪乘於法地是理與義忠為同學應亦是慧沼弟子也此書卷端題西京福壽寺沙門如理撰釋窺基之成唯識論述記原作二十六卷今本會入論本及述記釐為百卷於中原卷六下卷九之後半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二卷二十五之後半皆佚失此書蓋承演秘而作凡演秘中已釋者此則牒云如演秘說不重述也然演秘之旨重在補疏多詮論本少解疏文義演之旨重在釋疏所引有浮丘宗哲靈泰之說又有作周曰者應是智周之說而不見於演秘蓋是撰述之時與智周商榷之言因叙述之疑如理為慧沼弟子而反學於智周者是故了義燈演秘義演三書相貫徹讀了義燈而參以學記讀演秘而參以義蘊讀義演而參以疏鈔於法相唯識之學可謂有成矣如理尚有唯識談徵抄二十卷法華義苑六卷金剛經疏一卷見於法相宗章疏今不傳云

成唯識論演秘釋一卷 支那内學院本　唐釋如理撰理所著成唯識論義演今已著錄日本注進法相宗章疏東域傳燈目錄皆載此書云五卷今所存者只卷第一首尾復不全各缺寸數行所釋當演秘卷第一為文三百三十六條解教時種姓教體歸敬緣起賢聖三境破我數論勝論大自在天外道諸段中義昔智周學於淄州慧沼作演秘以抉了義燈於燈中所詳者演秘中但云如燈釋不更重述然於燈中文字難解者別作了義燈記以釋之今如理作義演以扶演秘於演秘中所詳者義演中云如演秘釋不更重述然於演秘中文字

晦澀處別作演秘釋以解之演秘中評判旁宗皆不舉人名唯於釋諸識生時變似我法句疏文下所詳異解云此德意取此為勝今釋中云德者大德即指崇福法師又云崇福法師是基法師學士蓋是宗哲也哲居太原崇福寺著有唯識疏記五卷樞要記二卷由此可知演秘所詳多為宗哲師說為了義燈所未及破當是出在義燈之後而宋僧傳稱哲為奘師弟子者恐誤應是基師弟子也釋中於緣起章辯明護法主執障不同安慧立障執無別義於賢聖章明初二果向次第超越義皆極明審非親炙者孰能致是耶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古迹二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賢鄉貫未詳自號青丘沙門夙究唯識深旨海東尊為瑜伽初祖新羅景德王十二年當唐玄宗天寶十二年夏大旱詔入内殿講金光明經祈雨有驗事蹟詳三國遺事所撰述甚富約有四十二部八十三卷於中三十三部統名曰菩薩藏阿毘達磨古迹記今所存者五部十五卷耳藥師本願經世有四譯初為東晉帛尸黎蜜羅譯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編入大灌頂經第十二卷二為隋達摩及多譯藥師如來本願經三為唐玄奘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經四為唐義淨譯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隋唐疏解頗多今皆不傳所存者唯有唐釋慧觀疏解隋譯經及此記解唐玄奘譯本耳此記尤為簡略但是科判經文無多解義略以三門分別一者題名二者教攝三者本文題名中叙第一譯云是宋孝武世大明元年譯蓋費長房三寶錄云藥師瑠璃光經為宋沙門慧簡譯不知是由灌頂經別生此記仍之成訛也記中數引邁師說即是靖邁有疏一卷唐賢更有道倫極太義榮憬興諸家疏今並佚之矣

菩薩戒本宗要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賢所著藥師經古迹今已著錄凡賢所著經論疏記綂名曰菩薩藏阿毘達磨古迹此卷既是申明玄義不列在古迹中卷初述七言偈八句次釋持犯要略開為三門一申經意門即是釋梵網經心地品義二能所成門三修行差別門能所成中略有二門一能成相門謂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也二所成相門所成相中就受犯捨三相辨大小乘戒差別修行差別中略有四門一親近善士門謂善惡四友二聽聞正法門三如理作意門謂治四倒四如說修行門謂護正念六度攝輕重性持犯相也於此四中六度攝又開總別兩門持犯相又開總相別相究竟三門也卷末有七言頌四句所記皆大戒綱紀律門樞要熟讀此文則於持犯開遮之義明貫胸臆而塵沙戒理自朗然矣然今本疑是節畧之本太賢梵經古迹記中有數處牒指云如宗要說如十重中言瑜伽立四如宗要釋十重末之若勝義門即三輪淨如宗要說而今本無此文也續藏經本卷端有唐大薦福寺僧道峰序應亦是玄宗時新羅入唐僧卷末有日本寬文十一年覺雲跋即清康熙十二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梵網經古迹記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太賢所著藥師經古迹菩薩戒本宗要今已著錄此記乃繼戒本宗要而作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現存隋唐諸家梵網經疏皆唯釋卷下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其上卷明四十心者不釋今古迹記俱釋上下兩卷上卷疏中引古疏者兩處引北并州真藏師說者一處則古亦有俱釋兩卷者矣先以七門分別一時處二機根三藏攝四翻譯五宗趣六題名七本文前三卷釋經上卷但畧辨文句而已後三卷釋經下卷先以受得護持犯失三門總辨菩薩戒釋文中不開章門釋重戒中先畧明制意次即釋文科為四段一違犯相二違犯性三境界事四結成罪釋輕戒中亦先明制意科文不等也文中多引賢首疏亦引義寂元曉北并州疏各一二則文字簡明與義寂疏等然義寂疏專約瑜伽為證今記廣引經論義趣淵博實有過之續藏經本前有二序一題沙門僧肇作一無撰人名皆云羅什誦出此品融影等三百人受菩薩戒師徒合寫八十一部流通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中有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云慧融書三千部流通與此二序文又不同恐皆是後人附會也

成唯識論學記十二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

賢所著樂師經古迹菩薩戒本宗要梵網經古迹今已著錄此記乃集衆說之長加以評註所引凡有十家謂玄奘窺基圓測慧觀玄範道證義寂慧沼元曉及和上也奘師自無論疏皆當時弟子各於疏中記所親承窺基述記慧沼演秘今傳於世測疏十卷觀疏四卷範疏二十卷證要集十四卷寂未詳決三卷曉宗要一卷皆不傳其和上不知何人於十家中以窺基圓測道證三師為宗故記末自題云諸釋此論明恩兩疏樞要要集諸可學處皆攝在此更無所求學者無勞於繁費也卷端以三門分別一顯宗出體門二題名分別門三解釋文義門以護法所述唯識中道境行果為此論宗夫窺基稟承奘師揉集西土十師之說成成唯識論偏重於護法更為樞要述記以解釋之此二書者法相一宗之寶鑰也研習述記必先參以慧沼了義燈及學記以明當時理解之多途了義燈篤守大家法學記擇善於精義次再旁求演秘義蘊演秘文博而該義蘊言簡而要於了義燈演秘文句有所不解者可求之於義燈記演秘釋然後更廣覽大如理之義演靈泰之鈔泰疏雖廣泛而寡當然亦能自成一家不撓於明恩之間義演纖弱而詳盡述記要文大畧盡釋夫如是始可與言法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起信論內義略探記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太賢撰

賢所著藥師古迹菩薩戒本宗要梵網古迹唯識學記今已著錄此記釋梁譯大乘起信論開為二門一述論大意筌美馬鳴二探論中意又開三門先明藏部攝次釋題目後示其旨示旨之中略有八義一歸敬三寶義即科文解釋論前頌也二和合識義即科釋全論五分八因也謂不生不滅是如來藏生滅者是七轉識此二和合名阿梨耶三四相有二門一流轉門二還源門四本覺義有二種一隨染本覺二性淨本覺五無明義卷初標名中有此章名而後無其文六生滅因緣義亦名五意義有四門一釋名義二出體相三廣明義四問答釋疑七六染義有三門一列名二治斷次第三問答除疑八佛身義有八門一定常無常二顯身形量三所化共不共四定權實五相好多少六所見不同七佛身開合八所化分齊[illegible]乃全錄賢首華嚴綱目及教義章所詮差別中佛果義相之文記中處處引元曉賢首起信論疏當時海東習此論者以此二家為宗極也東域傳燈目錄中有太賢起信論古迹一卷而今不傳未審即此書否

大乘起信論同異略集二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見登補

見登事蹟年代皆未詳此集原作不知何人卷端題云青丘沙門見登之補初自序云十一投鍾山僧統十七纔預出塵之真又云略集古迹為備私忘云云鍾山僧統亦不知誰指太賢章疏皆名古迹然則此集殆見登就太賢起信論古迹中辨同異之文而增補之耳文中辨起信論與成唯識論之同異略述八門一建立真理同異門即真如差別二建立真智同異門謂四智及始本二覺三建立八識同異門四建立唯識同異門五建立熏習同異門六建立三身同異門七建立執障同異門八建立位行同異門於法相章疏引窺基圓測慧沼玄隆太賢諸師之說窺基著述引樞要述記義林及慧沼之了義燈太賢之學記華嚴宗章疏引元曉法藏之說於二家起信論疏外更引元曉之和諍論二障章華嚴疏法藏之教義章法界無差別論記唯識十門章緣起六因章等文中稱元曉曰丘龍號法藏曰香象卷末云新羅元曉法師飛龍之化潛於青丘故字丘龍大周法藏和尚駕象之德振於唐幡故字香象餘人皆稱某師太賢則直書其名則登豈太賢之同學歟日本凝然五教章通路記卷一卷二十一中

引日本智憬起信論同異集文全同此書智憬為日本天平年人當唐玄宗時東域傳燈目錄並載二書起信論同異章二卷新羅見登起信論同異章一卷興福寺智憬既憬畧而登詳或云憬作而登補之也

華嚴一乘成佛妙義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見登撰登所補大乘起信論同異集今已著錄此卷纂集賢首華嚴探玄記之文以證闡提非情皆得成佛之理先有七言歸敬偈九句次列五門一出成佛種二辨定得人三顯教差別四明得成佛種類五問答分別第一門中有三一約位二約行三約理第二門有二一明三種成佛能得人別二出疾成佛人類不同謂如普莊嚴童子兜率天子善財童子法華龍女四類也第三門依智儼孔目章立六教一人天乘二二乘三約初迴心教約初教已直進位及大乘終教四約頓教五約一乘義第四門有五一依勝身二依見聞三依一時四依一念五依無念第五門雜敘問答無次第也文中引晉經兼注新經卷數於智儼章疏引孔目章十玄門五十要問答於賢首章疏引起信論疏華嚴問答華嚴綱目教義章他宗章疏引窺基法華疏元曉劫義順憬法鏡論慧苑華嚴疏刊定記太賢華嚴古迹珍嵩孔目章記又有法標慧鏡師說牒指其書而無文者有二要記廣記不知誰作也夫教所以明理理所以成觀言教理而不能狀成觀行則有入海算沙之誚今詳此卷雖集至相賢首之文頗嫌割裂且唯約教乘位行以分

別不能增進觀慧義理但間引古師佚典異說可為考覈之資是可取耳

阿毘達磨俱舍論頌疏記二十九卷 續藏經本 唐釋道麟撰

麟為富春沙門今浙江宣陽縣事蹟未詳續藏經依日本藏俊法相宗章疏作遁麟者誤應以永超東域傳燈目錄作道麟為正也自釋圓暉刪節論文採集光記以成頌疏盛行當世麟乃為之記解多引毘婆娑以為訓釋間及真諦舊義及神泰法寶諸師之說文字音詁則引說文桂苑珠叢等書與慧暉之義鈔稱為雙璧俱舍論師以光寶為巨擘普光之記直敘西竺衆解抹集神泰俱舍疏元瑜正理抄以及舊論諸疏之意富於思擇訥於判決法寶之疏剖斷有力評破諸家然多宗正理明此衆賢不用世親正釋圓暉之集頌疏多依光記今釋之者二家慧暉之鈔專宗法寶道麟之記同主普光故於頌疏中漫言有人立此問難者則明指摘之言是寶師文中稱普光記為舊稱法寶疏為新解其有頌疏同於新解者亦多據光記補出舊釋間亦有評破頌疏之失者如根品中疏釋擇滅之得云諸餘有情者一切聖人也記以為兼餘一切斷惑異生又同類因中不許思與修為因等是也

四分比丘戒本疏二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定賓撰賓未詳姓氏天資穎悟强識過人剃染進具後就長安崇福寺滿意律師學律智解渙發談鋒無敵後住嵩山鎮國寺因東塔懷素撰四分律開宗記彈糾法礪舊疏十有六失賓乃作破迷執記一卷以扶礪義開元二十一年日本釋榮叡普照二人入唐至長安奏請傳戒賓乃奉詔於大福先寺為授具足戒卒年未詳事蹟見日本釋重慶撰傳律圖源集解及日本釋慧堅撰律苑僧寶傳此疏釋姚秦佛陀耶舍譯四分比丘戒本初序王竟次以四門分別一總詳諸教約三學門七聖財門以論戒也二別斷此經有四約教所為機即但為大僧大尼通為五乘人說聽功德即說如覩見佛因之斷惑聽則識相護持得勝利樂藏乘所攝即毘奈耶攝宗體不同即善說毘奈耶為宗五篇文義為體也三傳譯根由約漢魏宋秦魏齊傳集戒本始末四依文判釋開為三分一讚德同修分即讚德偈及戒序二開宗審察分即二百五十戒相三結示迴求分即七佛畧戒戒序初開二門一汎論論界二正釋和合開宗審察分初先畧料文次總辨一切制戒意四波羅夷初約通別二緣明成犯三十捨墮初戒中以三門分別懺悔法受藥過七日戒中以二門分別四藥七滅諍初開釋名體治結罪三門如是諸義皆極精確於餘一一戒相不開章門但隨文科句廣釋也立義於四分律外以薩婆多毘尼母二論為主次引僧祇十誦五分善見諸文及南山義淨之說唐人戒本疏今唯存南山嵩嶽二家是可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分律疏飾宗義記十卷 繡藏經本

唐釋定賓撰。賓所著四分戒本疏今已著錄。相州法礪撰四分律疏二十卷，釋姚秦佛陀耶舍譯四分律，號為相部舊疏。今記即釋彼疏，凡有十卷，各分本末，成二十卷。於中卷一本末、卷九本末闕佚。其卷一中應是自述玄義分。其卷二本初所釋自疏卷一初開發經題須為三要始也。其卷三釋律題目中屢言至今大周長安三年，蓋即創始於此歲。於諸法義多廣開章門，如釋止持中根律儀有三門，釋名、出體、差別；釋名中金剛喻定盡無生智無學正見有三門，釋名、出體、辨相；受捨門中得捨之體有四門，釋名、辨體、差別、相須；盜戒中開為六主，三寶主有三門；辨盜五用出貸八背捨有六門，差別、釋名、明相、出體、依身、依地、相生次第；捨懺七有三門，罪累多少、懺罪次第、捨懺還法；四食有三門，釋名、體相、廢立；三寶有三門，一體、別體、次第；禪那三門，釋名、體相、廢立；三明有六門，列名、釋名、辨體、通名、因緣、隨釋；四諦五門，次第、名體、迷惑、斷法、行相；輕重物有四門，輕重相違、分攝相違、諸部獨有、諸部共有；乃至釋毗尼增一中以六義分別如是我聞一時等七義，皆極精審詳明也。其義於四律五論之外，以真諦、義淨二師為宗，多引真諦明了

論疏及部執異論疏。古今律家則引僧祐、道霞、慧光、道雲、法願、智首、道宣諸師之說，凡有不與礪疏合者，無不評破。又有嵩、覺、瑤、通四師義，其通律師疑是西明寺玄通，曾受愛同律師遺囑潤色其五分律疏者，見宋高僧傳。又有崇律師義，以崇嘗破法礪疏，故記中一一反駁，並云廣如破迷記釋之。釋盜戒中云崇破此舊義十六條云云。考日本釋慧堅律苑僧寶傳定賓傳云，懷素律師破法礪十六大義，師復作破迷執記扶礪大義。由此可知凡記中崇云者，皆素云之訛。而宋高僧傳以定賓附於懷素傳，謂其記是釋懷素四分律開宗記者，尤為誤失。於法相道理廣引婆娑、俱舍、瑜伽、雜集、攝論諸論之文，古義引曇延、慧遠二家，新義引神泰、圓測、窺基、法寶、普光之說，又有常、烋、詧三師義，恒以唐賢不識一性宗佛性宗義而妄破斥為非。是釋妄語戒中破窺基說云如瑜伽注釋，是記主尚有瑜伽論注而今不傳也。

阿毘達磨俱舍論頌疏義鈔六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暉撰

暉爲京兆西明寺沙門事蹟未詳此鈔乃釋圓暉暉俱舍論頌疏蓋以圓暉疏多依普光記釋慧暉則謂光記義類煩多渭涇混流玉石相雜乃刪略法寶疏兼採順正理論毘婆娑論對會兩家彌縫其闕以爲之鈔卷端有自序次即牒文句而鈔釋然頌疏過二十萬言道麟記亦近是今鈔文字既略什之五六多立問答旁申義解頗爲艱深於頌疏所取光記而曾爲寶疏所破決者則先引光記次述破意末顯寶釋麟記暉鈔雖所宗不同其中亦間有相符合處若靜若會約全書言十不及一自餘諸文牒釋全異是故研習頌疏必參考兩家方能詳盡所謂合則兩美離則兩傷也論卷四分別根品得非得章中寶師曾以非想見惑難三藏因而改譯遂令論本有四句三句遮文有無不同其義至爲繁難今鈔既宗寶疏所釋最爲周悉且於頌疏爲之科判尤易明瞭綱綸義理鈔實有焉。

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十四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

行俗姓張鉅鹿人從普寂禪師出家髫齔既精諷誦縱其遊學從悟真受算法占災福若指掌復從善無畏金剛智學陀羅尼秘印登前佛壇受法王寶睿宗玄宗詔對無恒著大衍曆五十二卷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等開元十五年卒春秋四十五謚曰大慧御撰塔銘事蹟見宋高僧傳及舊唐書本傳夫佛法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爲方便故或云以心得或云以身得故佛教大乘之中有顯密之分顯教從理入云即心是佛即心作佛密教從事入云即身成佛論云父母所生身即成大覺位也自東晉帛尸梨密多羅竺曇無蘭等始傳東土至唐善無畏金剛智不空諸三藏而臻大成諸陀羅尼約分五部一金剛頂二胎藏三蘇悉地四蘇羯羅五底哩耶而金胎二部最要且廣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者略名大日經即胎藏界根本經也凡七卷前六卷爲經末一卷爲供養法開元十三年善無畏於東都大福先寺譯一行筆受兼綴詞理文質相半妙諧深趣今釋解前六卷經文即是一行於譯場承旨纂述所聞擧世流通凡有兩本一名大日經疏二十卷一名大日經義釋十四卷釋

初二品疏與義釋文字全同自息障品而下文字參異證之所牒經文則疏自息障品下義釋自悉地出現品虛空藏明妃下與今本經文不同多是倒作全存譯場草創直譯之真由此可知疏是一行初稿潤色未竣而一行沒化義釋是其同學智儼受行付囑咨詢三藏纖為治定未畢而三藏棄世卷端有釋溫古序言之甚詳其贊此釋云無言不窮無法不盡舉遂秘兩釋會衆經微言又云經中前後相明事理互陳若不師授未尋義釋而能遊入其門者未之有也蓋瑜伽行法真言則聲字實相壇儀則即事而真約無相以顯圓宗因

緣起以明悉地其中隱伏事法支分非經口訣不能曉解所以秘部經論鈔記甚尠而今義釋一書非徒胎藏之實鑰抑亦密乘之金匱也歟

曼殊師利焰曼德迦萬愛秘術如意成就法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譯行所著大日經義釋今已著錄此法中土久佚然何時傳入東瀛諸家目錄皆未載之卷端但題一行撰譯既曰譯則是轉梵為唐不應更曰撰疑撰乃選字之訛謂自大部錄出耳夫密乘宗義依五智而現三輪身自性輪身者五佛也正法輪身者五菩薩也教令輪身者五明王也由妙觀察智所有法平等現等覺身即西方阿彌陀佛其正法輪身為文殊師利菩薩教令輪身為閻曼德迦明王亦名大威德亦名六足尊其儀軌有五部一為唐失譯文殊師利耶

曼德迦咒法一卷此本中土亦佚日本釋圓珍傳於東瀛二為唐不空譯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大神驗念誦法一卷三為唐不空譯大乘方廣曼殊室利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儀軌品一卷四為唐不空譯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真菩薩華嚴本教讚閻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毗遮嚕迦儀軌品一卷五為宋法賢譯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王經三卷此五種皆出於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也今此卷初畧宗旨次明像法次說一印真言次說曼荼羅法末說符圖有二謂地符天符注云加法口傳

其真言見於耶曼德迦咒法及聖閻曼德迦念誦法中。而像法壇法為彼中所無。殆一行從灌頂[illegible]三藏受此法時。口傳之言。因而記之耳。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藥師瑠璃光如來消災念誦儀軌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今已著錄。此軌初為五言偈。略說道場儀軌。然後次第說諸印明。即三部加持。被甲印。地迎請。獻閼伽。獻座。普供養。大慈護。佛眼讚歎。根本明。加持數珠。正念誦。祈願。十二藥叉真言。讃禮。獻閼伽。供養辦事。佛項解界奉送。佛眼。三部加持。被甲禮佛。發願經行也。唐人所撰譯藥師儀軌凡有三種。初金剛智譯藥師如來觀行儀軌法。為藥師七佛法。最詳。次不空譯藥師如來念誦儀軌。為最略。此本適合其中。印明周備。不剩不欠。蓋依胎藏界一尊供養之法而集者。極切實用。中土久佚。宋端拱二年日本釋奝然弟子祚壹從宋左衛天壽寺惠文阿闍梨口請傳將入日本。然彼土相傳。或云無譯者。或云金剛智譯。或云不空譯。或云一行集。今以三本相校。以一行集為近之云。

周叔迦

大毗盧遮那佛眼修行儀軌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

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今已著錄此軌蓋是一行禪師親承於善無畏而記述之者初說不動明王降三世明王軍荼利明王六足尊明王金剛藥叉明王馬頭明王無能勝明王一字佛頂明王及佛眼明妃之真言印法觀想悉地兼約相即無相生而不生以明三昧耶之義趣唯無能勝真言無文注云在別由極密而暫不注之次說三力加持大輪壇印界道觀召請獻閼伽華座塗香花燒香燈明本尊加持加持數珠千轉真言正念誦供養送奉亦皆一一明其印法真言功能結云已上是金剛手所說已下是世尊印可言諸尊五種顏色壇相形容之義佛眼為佛頂部法於密乘中最為無上一切諸尊念誦最後皆誦佛眼明弘法大師云一切真言遍數須付囑佛眼尊此等部母攝受諸咒乃至成佛時不令散失故早成就也其真言見於金剛智譯金剛峰樓閣瑜祇經金剛吉祥大成就品及菩提流志譯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然瑜祇經屬金剛頂部其中所說曼荼羅法八大明王為降三世六足尊大笑金剛大輪金剛馬頭無能勝不動尊步擲金剛與今軌不盡同疑是善無畏依廣本大日經中傳受故五尊五色等義皆胎藏部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宿曜儀軌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今已著錄。此軌說虛空藏、文殊、普賢、延命、帝釋、毗沙門、日、月、火、水、木、金、土、羅睺、計都九執曜、二十八宿、能吉祥、北斗、破一切宿曜障吉祥等凡二十真言，皆先明印相，次說真言，末述功能。其文殊真言為文殊八字陀羅尼，日月等九曜及末三真言無印法。卷末引金剛大成就經吉祥成就品說世間成就法，諸曜運行有四宿作厄害，有四大惡曜，是時或依八字文殊，或熾盛光佛頂，或葉衣觀音，或一字佛頂息災念誦，次說作成就法，次說作七曜成就法，其中間作成就法之文與金剛頂瑜祇經金剛吉祥大成就品中文同，蓋此軌即是瑜祇經大部錄出別譯。一行禪師既受佛眼修行儀軌，而瑜祇經說佛眼真言威力云一切宿業重障、七曜二十八宿不能破壞，可知宿曜法與佛眼法相表裏。此中破一切宿曜障吉祥真言即出彼經，北斗真言見金剛智譯北斗七星念誦儀軌，云出金剛頂經七星品。此軌即佛眼修行儀軌之一部，為秘密法，故迴互出之也。

北斗七星護摩法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今已著錄。護摩梵語，此云燒，密法於一期道場圓滿，則以真言加持供具，於火中焚以獻之，由護摩故燒除諸業也。此法初說能吉祥真言，次說北斗、日、月、火、水、木、金、土、羅睺、計都九執曜、二十八宿諸神祇，凡十三印法真言，次說延命真言，次說塗香、華、燒香、食、燈明、普供養六印法真言，次梵偈讚歎，次向爐啟請及召請北斗印法真言，次供養，次授華發遣印法真言，末補闕真言。後附熾盛光要法，其中有四真言：熾盛威德佛頂真言、大聖息災真言、破宿曜真言、北斗七星真言，而熾盛佛頂真言兼明印法。此護摩法與一行所撰宿曜儀軌合是一部，七曜等真言皆同。彼中七曜無印法，此中一一印法皆備，而闕無四菩薩、二天王印明及延命真言印法，蓋彼軌為念誦之儀，今卷為護摩之法。卷末所附熾盛光佛頂法，世有兩譯：一為唐失譯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一為唐不空譯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皆不說熾盛光佛頂印法，故今卷所附應是第一譯，似出於金剛智所傳，其文句與不空

譯本畧相同也。

梵天火羅九曜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熖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北斗護摩法，今已著錄。此卷端有唐咸通十五年題記一則，蓋傳鈔者為之。火羅，梵語，義云時，即依生時星宿占卜運命之術。卷中記羅睺、土、水、金、日、火、計都、月臨命吉凶，於一一曜先說真言，次說供養口決及年厄，末為星神之圖及行年吉凶攘祭之法，末附北斗九曜真言各一。其諸曜真言或一二三不等，羅睺、日、計都、月各有一真言，金、火、木星各有二真言，土、水兩星各有三真言。宿曜儀軌中諸曜真言及九執

曜真言，此中皆有，唯北斗真言不與彼軌同。此卷當是一行禪師原作，而後人展轉傳鈔，任意雜入餘經偽法。卷端所錄唐咸通十五年題記亦不完。於諸尊名下註云某星王在某時，禳祭法下注云本命屬某某天，皆是東土道家之說。卷末錄聿斯經說禳祭事，又有葛仙公禮北斗法、祿命書說七星十二支祿命，又錄破一切宿曜障吉祥真言，注云男忌天羅、女忌地網云云，末錄供養白文及一切天咒。考唐書藝文志有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據公者譯其文。鄭樵通志略云本梵書五卷，唐貞元初有

都利術士李彌乾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曆知人命貴賤又舊唐書經籍志有祿命書二十卷劉孝恭撰宋史藝文志中有僧一行撰符天九是筭法或即此書符乃梵字之誤是或星字之訛也

七曜星辰別行法一卷 青藏經本 舊題唐釋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䟽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北斗䕶摩法梵天火羅九曜今已著錄此法初列十二月中望日直日星宿以為推筭之本次記一行禪師撰此法因緣次敘二名一名副憂婆鬼王收禁二十八宿從者諸行病鬼法一名西國七曜別行法次總明咒願酒脯紙錢祭禁之法次說三十鬼名即二十八宿及文星辰星之鬼一一各有圖像及行病狀況祭禁之法末重明勅禁之法卷末有日本享和二年快道林常跋謂或以紙錢酒脯是道家

所為因廣舉密部經軌以酒肉為祭之例是寄餘道之淺近顯法性之深遠然吳竺律炎譯摩登伽經說星圖品隋那連提耶舍譯大方等大集日藏經魔王波旬星宿品皆說二十八宿吉凶之事其神名祭禳之法與此卷皆不同且此卷所列二十八宿不依方位凌亂無次各宿所有星數多寡亦不與二經合辰星本是房宿今二十八宿中闕無星宿而別立文辰二星諸星鬼名既非譯義亦非譯音全似杜撰末章中更有急急如律令語其為偽造假名一行決無疑義矣考宋史藝文志有唐瞿曇悉達撰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巡應占及

一行撰二十八宿秘經要訣想皆此類也。

看命一掌金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一行撰。行所著大日經義釋、焰曼德迦萬愛法、藥師消災儀軌、佛眼修行儀軌、宿曜儀軌、北斗護摩法、梵天火羅九曜、七曜別行法，今已著錄。此卷凡分八章：初說選僧十識之法，以其生年月日定其善根有無；二說十二肖生人吉凶；三說十二月生人吉凶；四說三十日生人吉凶；五說十二時生人吉凶；六說十二時各初中末生人吉凶；七說五命得病忌日祿馬正倒；八說十二時歌。於論年月時吉凶，皆每一宮各述七言偈四句，後長行解其

十識者：天通識、三合識、善知識識、方丈識、菩提識、福德識、起家識、消災識、佛法識、成就識也。然今世通行有數本，題名或無看命二字，或作星相二字，金或作經，其中偈頌解說文全不同，乃至十識之干支月令亦全不符。考唐宋藝文志所著錄一行撰述，周易類有六部三十六卷，天文曆算有九部一百二卷，術數有十九部四十二卷，神仙家有二部二卷。舉凡術數占候、宅墓占卜、命相五行，多託諸一行以神其說。此書既不見於著錄，其為元明人偽造無疑。唯十識之說，今世選僧弟子多依用之，有時亦多靈驗焉。

開元釋教錄畧出四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已收入四庫全書中此即其中第十九二十兩卷入藏錄彼錄中因各經譯人時代已見前諸代錄及有譯有本錄中故不重亦不載藏經千字文字號今既唯錄入藏部帙故兼出譯人時代各經詳註卷數帙數紙數及千字文號但紙數之多寡與開元釋教錄所記不符蓋行式有疏密字體有大小當時只就寫經實況而計之非定數也唐時經典流通全憑經生書寫此錄畧出之意即為便於檢討凡有造寫經藏功德者所需布施易於覈實也全藏凡大乘經律論六百三十八部二千七百四十五卷二百五十八帙小乘經律論四百三十八部二千三百三卷二百二十二帙部合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四百八十帙又開元錄卷二十末附載當時或尋本未獲或別生繁重而刪除藏外諸經今錄亦然就刪繁錄中撮要出之皆是當時傳鈔極廣者故特明之耳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開元釋教錄已編入四庫全書中又所著開元釋教錄畧出續古今譯經圖紀今已著錄此卷乃補釋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論衡即是錄漢法本内傳及傳法記兩書漢法本内傳於道宣之原作中已節引之今更補錄注云出後漢書列傳七十八凡有五卷即為五品所錄乃第一第三兩品文考隋唐經籍志所著錄後漢書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崧范曄蕭子顯九家今云漢法本内傳出於後漢書雖不能決其不出於佚書然以文字證之如初品記漢明帝以周書異記證迦葉摩騰說佛降生涅槃年代文中數引漢統師說文末記齊大統達摩鬱多羅答高齊法師說即是法上大統又記佛涅槃至漢明帝永平十年從永平十年至大業十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年通一千五百九十年由此可知此傳乃隋大業中偽造第三品中說佛有四身五種涅槃天竺外道八種梵行亦極淺薄傳法記即是集錄玄通記魏書吳書後涼書及魏書明帝時道士姜斌與法師曇無最對論事其吳書及後魏書二則道宣原作中亦節錄之考隋唐

經籍志魏書有王沈撰吳書有韋昭撰後魏書有魏收魏彥深張太素三家涼書十卷注云沮渠國史不出撰人今此所引出於何書乃至真偽皆不可考矣

集諸經禮懺悔文四卷 江北刻經處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開元釋教錄已編入四庫全書中又開元釋教錄略出續古今譯經圖紀續集古今佛道論衡今已著錄此集初二卷中第一禮二十七佛於中先有七禮即東方須彌燈光明如來十方佛過去七佛五十三佛東方善德如來十方佛賢劫千佛三十五佛東方阿閦如來十方佛也次有二十七佛出佛名經卷八次有二如來第二禮十方佛名經第三功德山陀羅尼云出大集經而今本大集經中無此咒遼釋智廣密咒圓因往生集中曾轉錄之第四施粥偈第五文殊師利禮法身文第六依華嚴經發十大願第七讚阿彌陀佛文第八禮五十三佛第九華嚴經偈第十受菩薩戒偈第十一智度論偈修善業偈等十二往生淨土陀羅尼第十三合香之法第十四禮三十五佛第十五禮二十五佛出佛名經卷八第十六禮十二佛出十二佛名神咒經第十七晝夜六時發願文卷三四中第一讚阿彌陀佛十二光名禮第二依大乘經禮讚偈第三依龍樹菩薩往生禮讚偈第四依天親菩薩往生禮讚偈第五依彥琮法師往生禮讚偈第六依善導和尚往生禮讚偈蓋初二卷即隋信行禪師之七階禮第三四卷即善

導和尚之往生禮讚偈善導之作世本別行前已信行於隋時創三階教法以精苦忍辱為宗死則捨身蟲鳥言人有三等賢愚中庸今並教之故名三階隋之高頵唐之蕭瑀乃至獨孤氏裴氏武氏諸族皆崇奉之於化度寺立無盡藏以儲天下布施奉其教者不與大僧同處於諸寺別創三階院以居之自開皇證聖聖曆開元以其乖反經旨雖屢禁斷弗能絕也以道宣之精嚴紀其行迹於高僧傳載其撰述於內典錄是其解行有足異者至宋以後其教始絕著作亦亡近世燉煌經卷復得信行著述多種始可考其遺迹其七階佛名一卷亦名晝夜六時發願法亦名禮佛懺悔文[illegible]獻今昇既集其文欲以流通於世是昇亦三階者流歟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一百二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李通玄撰

玄為唐之帝冑傾心華藏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齎新譯華嚴經八十卷至并部孟縣鄉中造論五載方就開元十八年卒報齡九十六事蹟詳宋高僧傳感通篇法圓傳中此論原作會釋七卷論四十卷大曆八年僧廣超到方山蘭若召書生繕寫由此流行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註於經下會釋寫附於初合成一百二十卷至宋乾德中閩僧慧研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今本卷端有惠研志寧二序及馬支纂錄長者事迹會釋中

初序王竟以十門分別一依教分宗依小乘戒經菩薩戒般若解深密楞伽維摩法華大集涅槃華嚴立十宗廣辯維摩法華涅槃華嚴各有十種差別二依宗教別初依賢首探玄記敘先德十家賢首五教西域二宗次仍依前十種經立十教三教義差別即是陳華嚴十法義理差殊於中第五明地位所行行相別中列六種所乘三種五行十地不同四成佛同別五見佛差別六說教時分此三門中各開十門七淨土權實依摩醯首羅天靈山唯心及彌陀十六觀維摩梵網涅槃法華華嚴顯十種淨土八攝化境界略示五門九因果延

促十會教始終各開十門論文之中先分四義一長科經意略作十段長科二明經宗趣其義有六即宗趣藏攝序分正宗付囑流通也三明教體先出涉法師四法為體依六處轉次立十法為教體四總陳會數謂有十會也次釋初品先釋經題目後隨文釋義於經初六字八句斷疑成信義為三分一定傳教人二定說經時分有十種說三隨文解釋於一心性中立四種因果法身萬行大悲大智也於諸衆中一一約位名以表法行於一一會初先總科釋於諸品或作三門四門五門乃至十門分別判教極為該博張皇法海羅列義天處處提倡圓頓法門與禪相為表裏宋普印肅禪師因覽論序達本情亡知心體合大悟因言長者乃於經首痛下一鎚大地山河等閒俱碎然依瓔珞經謂於第三十九卷下應有第七會三禪天說佛華三昧及解南無言離中虛世或以為加乎十會經文所無依梵字而生解可謂迷名斯論者殆大醇而小疵者歟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李通玄撰通玄所著華嚴經合論今已著錄此論卷一前有大曆五年方山逝多林寺比丘照明序卷四末有宋張商英後記論初自序略立十門實有十一門以文中重出兩第三門故第一舉佛自果勸修生信門即經初會世主妙嚴品至毗盧舍那品凡六品第二自己發心起信修行門即經第二會佛名號品至賢首品凡六品第三入位契真會佛智慧門即經第三四五六八會從昇須彌山頂品至十地品凡十四品於十地中畧說六相十玄之義此門前序目中無之又第三以

定該會古今三世門即經第八會十定十通十忍三品四入佛果位現障成位門即經第八會阿僧祇品至普賢行品凡七品第五明自行所及至果成佛門即經第八會如來出現品第六明自成佛果普賢恒行門即第經九會離世間品第七明成佛果一切皆成法界門即經第十會入法界品如來入師子頻申三昧及放眉間光現法界門第八以佛果法利益人間俗衆門即經第十會入法界品文殊創始就根入俗遊六千比丘在路發心得此一乘法門第九令世間人及龍勤修入法信心修行因果同時門文中又名說教勸修門即

經第十會入法界品文殊入俗入間說普照法界修多羅門第十至妙峯山入值舉信修行門文中又名善財入位契真門即經第十會入法界品辯根與法成行門前九門共一卷後一門有三卷謂五十三知識用五位因果進修行門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及等覺中文殊彌勒普賢表智體用也五十位中一一皆有此三以成因果故特詳之耳是故此論綜十會因果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配法觀心如如予等經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就慧身不由他悟若方山長者庶幾焉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智昇撰昇所著開元釋教錄已編入四庫全書中又開元釋教錄畧出今已著錄此紀乃續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之作自玄奘三藏譯經於大慈恩寺其翻經院堂壁圖畫古今傳譯緇素邁師因為之紀今紀初自序云自藍廐後傳譯相仍諸有藻繪無斯紀述可見自玄奘三藏以後繼有傳譯者仍皆畫像於斯堂昇公因而為之紀即釋智通伽梵達磨阿地瞿多那提若那跋陀羅地婆訶羅杜行顗佛陀多羅佛陀波利提雲般若慧智實叉難陀李無諂彌陀山阿儞真那義淨菩提流支般剌密帝智嚴善無畏金剛智都二十一人其部帙全與開元釋教錄同唯於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開元錄中云是釋懷迪因遊廣府遇一梵僧未得其名齎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卷今紀云是般剌蜜帝以神龍元年於廣州制旨道場誦出彌伽鑠佉譯語房融筆受懷迪證譯由此可知此紀即是依開元錄除其此方撰集以成斯篇而般剌密帝譯楞嚴經事後訪得之故改正焉耳

周叔迦

大乘起信論疏記六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新羅釋元曉撰曉所著述名稱可考者凡五十部九十四卷現存金剛三昧經論等十六部二十二卷今均著錄此疏記原本作疏二卷別記二卷清末楊文會會入論文對勘疏記其重複者刪記而存疏以記中異文逐條附於疏中釐為六卷以便觀覽日本續藏經本即據會本編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則仍原本其疏亦稱海東疏與隋慧遠之疏唐法藏之義記稱為起信三師為學者所依用文有三門初標宗體次釋題名三依文顯義解釋極為精明賢首之義記圭峰之注疏皆引用其說宋高僧傳澄觀傳云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其為唐人所重如此疏中恒云如別記說是別記之作在先唯略釋立義解釋二分其因緣及修行信心勸修利益三分不解別記原本凡開二門一者述論大意二者依文消息述大意中所說幽玄贊述如來深經之奧義評古來注家之守習依文消息中但分科略解夫曉公學說教理所依經宗金剛三昧論宗起信行依瓔珞本業引而申之以釋華嚴楞伽解深密金光明般若梵網攝論中邊論等是故此疏義趣深邃理解精明信名作也東域傳燈目錄有起信論私記一卷謂元曉撰而又

註曰或本云塞部撰而文與曉別日本萬治二年刊本別記卷首題海東沙門元曉撰卷末題塞部撰故塞部之與元曉一人二人私記今不傳其與別記一異均不可詳考高麗義天錄中曉公尚有宗要大記料簡各一卷今亦不傳焉

華嚴一乘法界圖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新羅釋義湘撰

湘姓金氏或云姓朴雞林府人武德八年生年二十九依皇福寺出家永徽元年與元曉同伴欲西入唐邊戍邏之為諜者囚閉累旬而返龍朔元年重入唐就學於智儼咸亨二年返新羅長安二年示寂春秋七十八事蹟詳三國遺事及宋高僧傳號海東華嚴初祖亦稱浮石尊者所著述皆明華嚴性海毗盧遮那無邊契經義例如十門看法觀入法界品鈔記彌陀經義記等其弟子所記有智通之錐穴問答道身之道身章等今皆不傳此圖作於總章元年七月是年十月儼公

示寂是此圖之成儼公猶及見之攝盡一乘樞要首即印圖凡二百一十字為七言偈三十句列成十五行行十四字始自中間法字隨印迹文迴環屈曲而讀次以二門釋文一總釋印義二別解印相於中又有三門分別一說印文相二明字相三釋文意說印相者有一問答謂一道繁回為依三乘顯一乘明字相有三問答謂字有始終示因果不同字多屈曲示三乘差別廣說以六相十入明一家實德性在中道義釋文意者先科解三十句偈意初十八句約自利行次四句利他行次八句辨修行者方便及得利益乃取智儼搜玄記中十地品科文次有二十問答明證教緣起十玄之旨湘既親承至相故所說道理極精奥賢首撰探玄記成特因勝詮法師以寄遺之則湘在儼公之門堪稱推首其所悟入亦必超群但以邊方之人文頗生澀不能暢達義致且印圖之作嫌傷纖巧雖云藉事表法何必定在篇章其智者自能忘言而會義愚者終必拘相而不知反也卷末續藏經本有日本建曆二年題記即宋嘉定五年大正藏經本又依大谷大學藏正德二年即清康熙五十二年寫本校勘之云

四分僧羯磨五卷（昆陵刻經處本）

唐釋懷素撰。素姓范氏，其先南陽人，父官左武衛長史，因為京兆人。為玄奘弟子，受具戒後專攻律部，初從法礪律師研習三載，繼聽道成律師講，自循新章，卒時春秋七十四，事蹟詳宋高僧傳。考初唐四分律宗自有三家：一者法礪，號相部宗，或稱西塔宗，依成實，名曰舊疏；二者懷素，號東塔宗，依一切有部毗婆沙俱舍，名曰新章；三者道宣，號南山宗，依大乘天台教觀。中唐之世，舊疏最盛，大曆而後，元載韋皋皆篤重素公，崇其律教，於是新舊兩家執見殊異，各競宗派，徵若參辰，數興諍論。會昌以後，諸家章疏皆失，唯南山獨傳焉。今此本自唐時入藏，流通得免佚亡。原本作三卷，卷端有自序，文凡十七篇：初方便篇有一法，結界篇有十七法，授戒篇有三十法，師資篇有六法，說戒篇有十法，安居篇有四法，受日篇有二法，自恣篇有九法，衣鉢藥受淨篇有七法，攝物篇有十八法，德衣篇有六法，除罪篇有六十法，治人篇有十九法，設諫篇有六法，滅諍篇有七法，雜行篇有十五法，修奉篇節錄律中毘尼增一篇文，都凡二百一十七法。據序中所云，當時羯磨有其五本：一曹魏康僧鎧本，二曹魏曇諦本，三元魏慧光本，四隋法願本，五唐道宣本。

曹魏二本自古編入大藏，魏隋二本久已佚失，其許宣本云：近棄自部之正文，遠取他宗之傍義，教行既其雜亂，指事屢有乖違。蓋素公此作純依四分律藏纂集而成，文無改易，法極詳備，宏纘毘尼者所不可廢也。

尼羯磨五卷 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懷素撰 素所撰四分僧羯磨已著錄羯磨梵語此翻為業為事義謂辦事亦云所作凡僧衆一切法事由茲作法成辦名曰羯磨所謂作持也唐初諸家尼羯磨皆附大僧羯磨後與僧同文者不別條錄其不同者各以類分受行之際翻檢不易自劉宋求那跋摩簡尼別行集成一卷現存藏中隋法願總定二部羯磨僧尼別行各二卷其本今不傳此本原作三卷自唐時入藏流通卷端有自序總述尼法凡十七篇方便篇有一法結界篇有十七法授戒篇有三十法師資篇有六法說戒篇有十法安居篇有四法受日篇有二法自恣篇有十一法衣鉢藥受淨篇有七法攝物篇有十八法功德衣篇有六法除罪篇有四十七法治人篇有十九法諫諍篇有十二法滅諍篇有七法雜行篇有十五法修奉篇節錄毘尼增一之文都合二百一十二法然考求那跋摩本一卷凡九篇其衣食淨法及雜法中云尼無作餘食法無乞處分作房法而今本則具有之雖依律藏成文恐失西竺傳授所述固極詳備行者校理以研尋之可也

四分比丘戒本一卷 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懷素撰 素所著四分僧羯磨尼羯磨皆已著錄夫戒律以止作二持為本作即羯磨止即戒本是故古德莫不式考羲全各申撰集唐初戒本流行有四種不同一姚秦佛陀耶舍譯自古編入大藏二北齊慧光本三隋法願本今皆不傳四唐道宣本此本之作最在後以智昇習東塔宗故編定開元釋教錄時素公所作羯磨戒本獨得入藏流通餘家皆遭屏棄其戒序中云我今欲說波羅提木义戒初戒中云不還戒皆同法願所出是依於廣律正文參諸願公所寫戒心而錄出之爾蓋據耶舍本及光本云我今欲說戒及云不捨戒文辭蹸鄙所以卷端自序云詳檢律本參驗戒心依於正文錄之於左也然南山戒本序云世有浮修之徒同我則審難為易異聽則違是言非今素公序則云四本據其理雖復同會其文則有異致使弘揚失於宗叙修奉乖於行儀可知當時律學對於戒本一字之差諍競之甚失固在於隨言計執得亦在於啟文通義良以彰祇奉之誠故不憚校檢之繁耳

四分比丘尼戒本二卷毘陵刻經處本　唐釋懷素撰。素所著四分僧羯磨、尼羯磨、四分比丘戒本均已著錄。此本古作一卷，自唐時編入大藏流通。初稽首偈，次戒經序，次八波羅夷法，十七僧伽婆尸沙法，三十尼薩耆波逸提法，一百七十八波逸提法，八波羅提提舍尼法，百衆學法，七滅諍法，凡三百四十八戒，末七佛略戒及戒後序。考東土尼戒，據日本天長七年豐安大德戒律傳來記云：自漢靈帝以來，皆從大僧邊求受大戒。至曹魏中有東天竺二尼到長安，因歎邊地比丘尼不有具戒，乃還天竺化得十五尼，三人在雪山凍死，二人墮

黑潤死，屆至此土唯有十人，自爾已來，尼衆始有戒法相傳。未幾，思卿附舶還國。宋元嘉中，復有師子國尼來，質云此地未曾有尼，何得二衆受戒功德。鎧云：尼無本法者，得戒，而僧有罪。當時尼衆苦求更受，重往西國請尼，令足十數。及至，功德鎧已卒，便請僧伽跋摩為師，於壇上與尼重受大戒，自爾已來，得戒善受。然四分僧羯磨藏中有四本，尼羯磨有二本，僧戒本有二本，而尼戒本猶存此素公所集，以其全依廣律正文纂錄，無所增減也。南山亦有刪定尼戒本，久不傳。宋元照律師依刪定僧戒本重定，序中云：今所誦者，乃是後人準律鈔出，且備時用，然以翻傳尚質，受誦尤艱，蓋即指此本也。今時末法懈怠，鬭諍律風久衰，受若牛毛，持如麟角，致使下壇畢身不誦，是又豈戒文艱澁之過耶？傷哉。

四分律開宗記二十卷 續藏經本　唐釋懷素撰

懷素所撰四分僧尼羯磨僧尼戒本均已著錄此疏之作發始於咸亨元年畢功於永淳元年首尾經十三載卷端七言歸敬偈及序王竟立論宗義以三位料簡一總簡藏別二別藏宗歸三釋藏題目初門中開釋名出體及諸門分別三門諸門分別復開為七別藏宗歸中開定宗旨判宗文二門定宗旨中叙古師解問答辨非顯示正義歷破古師以止作受隨止惡教行因果止善為宗及不可論宗之說而引律文兼通定慧二行謂定慧是戒學所攝應以戒行為宗判宗文中開宗來為受隨受隨分齊教行兩別能詮教者謂受戒法聚尼聚少分旨歸彰受自餘等文總明隨相所詮行者第三法前根本加行說之為受第三法後所說相等皆名為隨受有受緣戒體二門隨有專精不犯犯已能悔二門釋藏題目中先以四門解四分謂一本制通含二(教通)不分三五師弘傳四離分部別次以三門釋律藏謂一列數二廢立三通塞也科文三分知時已前是序分毗舍離下是正宗五百已下是流通序文復二初偈文是勸信序蘇羅婆下是發起序正宗文二初二部戒本止持行相第二揵度已下作持行相流通文二初後代結集二現在付囑其釋第四妄語戒十四種上人法之第九十一支道舊皆取成實十一定具或取舍利弗毘曇十一種集數法門釋今疏獨謂是逆觀十二緣起夫唐時四分自有三家南山依用智首律師疏自於廣律未有鈔釋相部法礪名為舊疏東塔開宗號為新章多於古義指摘瑕疵傳習雖寡而兩家傳授各擅專門學者執見數與諍論至代宗時詔兩街臨壇大德十四人齊至安國寺定奪新舊兩疏是非總會一本然卒不能齊致新舊仍許並行焉於時元載盛崇新章章具寶園寺傳授毗尼新疏記云素公獨得真宗旁求證據辨惑稽疑始立四分宗記相國元公命薦福寺大德如淨刪彼證諭獨留真精則此疏於四分律學辨同斥異之致關係甚重所以宋傳云彈糾古疏十有六失新義半千百條傳翼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風之震砰鞫而無遠不聞也素有新疏拾遺記二十卷又俱舍論疏十五卷遺教經疏二卷鈔三卷今皆不傳矣。

大方廣佛華嚴經探玄記一百二十卷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俗康氏其先康居人弱冠禮智儼為弟子年二十八削染於太原寺年三十二受具戒賜號賢首奉詔於太原寺講華嚴歷入日照義淨實叉難陀諸譯場為五帝門師前後講華嚴經三十餘遍先天元年示寂世壽七十號為賢首宗第三祖事蹟詳新羅崔致遠法藏和尚傳及宋高僧傳本傳此記原本作二十卷卷端五言歸敬偈四頌次序王竟開為十門一明教起所由二約藏部所攝三顯立教差別四簡教所被機五辨能詮教體六明所詮宗趣七具釋經題目八明部類傳譯九辨文義分齊十隨文解釋一一各顯十義以明無盡起教十者法爾故願力故機感故為本故顯德故顯位故開發故見聞故成行故得果故藏部十者一明三藏二顯所攝三辨二藏四釋相違五開種類六定所收七一部收八三部攝九或九部十具十二立敘十者叙古說辯是非述西域會相違明現傳定權實顯開合教前後義分齊理開宗也被機十者違真背正乖實狹劣守權此五非器正為兼為引為轉為遠為此五所為教體十者言詮辯體門通攝所詮門遍該諸法門緣起唯心門會緣入實門理事無礙門事融相攝門帝網重重門海印炳現門主伴圓滿門宗趣十者古師五說現傳五重題目十者數法喻義德事開具合品也部類十者恒本大本上本中本下本略本論釋翻傳支流感應也義理十者即十玄門一一門有教義等十義重重互具則有千門萬門如混融無礙有十因緣初因緣中又開十門釋文中每品皆以四門分別謂釋名來意宗趣釋文也於諸法相皆廣開諸門以釋然十住十行兩品中釋十住十行義各開十門文皆唯二餘八門缺釋十回向唯第九第十回向之初加以四門分別前八不開章門總釋釋十地品記文最詳全依十地經論蒐牒論文加以詮述初玄義中立教差別所列十家與教義章微有不同此中多元曉吉藏二師缺耆闍那玄奘二說釋部類中云更得于闐國所進華嚴五萬頌本並三藏至神都現翻譯蓋指實叉難陀于證聖中重譯華嚴事此記殆創始於垂拱永昌中而成於證聖聖曆間耳華嚴指歸三寶章等記中皆嘗牒之是餘作更較先矣

入楞伽心玄義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經探玄記今已著錄賢首所撰經論疏記凡有十部今存其中楞伽疏七卷唯見五祖畧傳其本中土久佚日本諸家目錄亦但有玄義一卷不及疏名蓋失之矣是故此義十門分別而文唯有九其第十門隨文解釋闕焉前九門者一教起所因先總後別總即一大事因緣別顯十義謂順古滿願機感破惡回邪殄執酬問除疑顯實成益也二明藏部所攝就三藏則契經對法二藏所攝約二藏則唯菩薩藏收約十二部復有六義不同三顯教差別以法數心識緣起回小就乘就入六義分別四宗差別而牒云如華嚴記中說四教所被機初簡機謂依權教有正為兼為依實教有現被轉被遠被後擇器謂無信著有邪求劣求錯求此五非器證行解信通此五是器五能詮教體略辨十門謂名句能詮門言聲詮表門聲名合詮門聲名俱絕門通攝所詮門偏該諸法門緣起唯心門會緣歸實門性相無礙門圓明具德門此十與華嚴記所列互有出入六所詮宗趣凡立十說謂無宗妄想聖智一心二諦三無四門五門立破顯密也七釋經題目亦立十釋謂翻名指事顯用顯德表法辨行表玄開釋合辨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品也八部類傳譯部類有大次小三本傳譯有宋魏周三譯九明義分齊略顯十門謂緣起空有門諸識本末門識體真妄門本識種子門佛性偏通門二乘迴心門行位卷舒門障治無礙門違順自在門佛果常在門一卷大義此門最要舉凡一切性相二宗諍論無不約法約教為之和順無違所有空有偏執悉皆蕩盡靡遺不唯一經大旨昭然若揭可使唯識妙義明如指掌雖欲無讀明哲其舍諸

大乘密嚴經疏十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著華嚴經探玄記入楞伽心玄義今已著錄此疏釋唐地婆訶羅譯大乘密嚴經斯經凡有二譯其第二譯為代宗時不空三藏譯同為三卷八品乃法相宗根本六經之一疏本據五祖畧記云三卷東國傳燈目錄及華嚴宗章疏并作四卷今本即四卷本而闕其卷一自妙身生品第二始疏文科判甚細詮釋頗畧直申要理而已不廣述經論以為證成藏公撰疏多於每品之初以釋名來意宗趣釋文開章分別今疏但於品初略明來意而已不開章門也藏公在日照三藏譯場最久對勘華嚴梵本補入法界品十一善知識文故探玄記中釋梵文名義多述日照三藏之言今此疏殆是永隆永淳間於譯場考文證義之際率爾為記既非講說之作故不遑與博於時藏公年方四十餘清末楊文會曾云覈其文義不類賢首之作其論似失於嚴今疏文彩固不能及探玄起信諸記然其立義則與楞伽玄義等脗合且賢首諸削染於太原西寺是寺乃咸亨元年立垂拱三年改名魏國天授二年改名崇福而賢首諸疏或題魏國西寺或題西崇福寺惟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及此疏仍題太原西寺二疏文義亦極相類蓋此二疏作在諸疏之先亦賢首致力於空有二觀之通軌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撰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今均著錄。此疏釋玄奘譯心經。卷端序王竟，以五門分別：一教興者，列十因緣；二藏攝者，經藏菩薩藏實教所攝；三宗趣者，以實相觀照文字三般若為宗，又約教義境智因果以辨此經宗趣；四釋題者，約教義法喻體用三門分別；五解文。中科判大略，初顯了般若，後說咒下明秘密般若。前文亦二：初略標綱要，即有四句，謂入行境益也；後舍利子色不異空下廣陳實義，即有五句，謂拂疑顯體明離辨得歎能也。其釋拂疑中有小疑大疑正義觀行四番解釋，顯體中有就位就法觀行三番解釋。卷末自跋云：長安二年，因同禮部蕭檢校雍州長史滎陽鄭公之請而出此疏，於時藏公年六十矣。又附張說般若心經贊序，謂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揮灑手翰，鐫刻心經，而為作序。長史鄭公名不詳，萬鈞尚代國永昌長公主，子潛曜尚臨晉長公主，見唐書孝友傳及萬鈞撰代國長公主碑。清末楊文會編刻賢首法集，敘云：此疏與基師幽贊一時而各出手眼，判然不同。後世諸賢多有鈔記以輔翼之，如宋師會之連珠記、希仁之顯正記、元文才之慧燈記、明錢謙益之小鈔。此疏之深奧精要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梵網經盧舍那佛說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本疏十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今均著錄此疏釋姚秦鳩摩羅什譯梵網經之下卷斯經上卷說四十心地法門隋唐諸師皆不釋其下卷說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為菩薩戒之根本今疏初序王竟以十門詮釋一教起所因有十謂法應爾故亦本行故攝大機故授法命故勝法被故今成行故得諸位故滅事障故顯真性故得勝果故二諸藏所攝有四謂二藏三藏十藏十二分教三攝教分齊有化制二教約法機並主四番分別四顯

所為機有四謂種姓遮難發心現位五能詮教體有十門謂能詮門歸實門具二門俱非門徧通門詮旨門唯心門歸真門無礙門雙泯門六所詮宗趣者總以菩薩三聚淨戒為宗別有受隨止作理事造修該收五番差別以持三戒增三學成賢聖位得三德三身無礙佛果為趣七釋經題目先約行義教戒四番釋經題後釋品目然此中標云盧舍那佛說心地法門品菩薩戒本而序王及傳譯中標云盧舍那佛說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八起教本末先明此戒後明餘類九部類傳譯述羅什譯經緣起十隨文解釋科立三分初十一行半偈為標源歎戒分從爾時下為對緣正說分從我今在此樹下為結說勸持分釋戒相初先作六門總釋隨戒之相但有其目云如別記而無文次釋十重先以十門料簡一釋名二犯因三犯具四犯境五造境自他六自作教他七犯相始終八犯輕重九諸部相攝十攝三聚其後一一戒相皆就十門以釋謂制意次第釋名具緣闕緣輕重得報通塞對治釋文也釋輕戒中先以八門料簡一制意二辨名三數類四輕重五多少六遮性七粗細八釋文其後一一戒相皆就八門以釋謂制意次第釋名具緣闕緣輕重通塞釋文也文極詳

明玄義明教中自云備尋藏經捃摭遺躅集菩薩毘尼藏二十卷故此疏獨能精深切當超越古今學菩薩道者得此疏而研習之於持犯之業庶乎其不差矣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二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梵網疏起信論疏今均著錄此疏古本原作一卷今會入論本釐為二卷卷端序王竟以十門分別一教起所因謂造論通有六因別辨此有其十二明藏所攝謂對法藏菩薩藏攝三顯教分齊謂先叙諸說如華嚴疏後述現宗總立四宗約乘識人法四義以釋之四教所被機隨前四宗辨所被廣狹五能詮教體開為五門謂隨事門徧通門歸識門同性門無礙門六所詮宗趣謂以法界無差別義為宗以染淨權實理事三門定其義及辨其名義開合而以令衆生信受此法生解起行證果為趣七釋論題目謂一大二乘三法四界五無差別各有三義八造論緣起明堅慧菩薩名及造論緣起九傳譯由致述提雲般若傳譯事文云三藏還化歷於龍門與日照三藏同處日照卒於垂拱三年提雲般若以永昌元年來此所譯經論六部迄天授二年以後無聞則是卒於是年其時藏公年五十矣十隨文解釋此論明菩提心略說有十二種義疏文詮述所引經論約二十部而以寶性論為最多此論古無別釋提雲般若傳譯此論藏公筆受故於論中闡深義獨能發揮詳明也

周叔迦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楞伽玄義密嚴經疏心經略疏梵網戒疏起信論疏無差別論疏今均著錄昔法順和尚著法界觀門以真空觀為首為理事無礙周徧含容二觀之基藏公此記即所以成就空觀也論為龍樹菩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疏初序王竟以十門分別一教起所因略有其十謂本願故破外故破小故破情故示大故顯空故解經故令悟故護法故報恩故二藏部所攝即菩薩藏對法藏論議經攝三顯教分齊辨日照所傳西國性相二宗之說會通其義四教所被機約始終教辨所被機五能詮教體約事實似性四重通論教體六所詮宗趣總以十二種門破執為宗顯理成行入法為趣又以四門分別謂汎明立破儀軌別揀此論所破總申三論義意一一門中復開多門廣辨全疏精要實寄斯門若能豁然貫通自能契證實相七造論時代辨龍樹出世節八傳譯緣起記羅什譯論緣起九釋論題先釋十二門後明造論人十隨文解釋自第二品已下一一品初皆約釋名來意宗趣釋文四句分別科判甚細詮解頗畧但明大意不廣申述要在使人順斯簡槩名句得速入般若波羅蜜門而已古本原作一卷今本會入論文釐為四卷云

華嚴經義海百門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述現存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書文獻通考中作百門義海蓋與華嚴妄盡還源觀同時所撰文義亦相表裏夫行依解成行現解絕若不能識病揀境則定智無由得生還源觀中所述觀法約行智說誠恐行者或乖其旨是以此篇專就一塵一念暢演法界觀境所以開解也行者若能於一一義門融入觀行庶幾得之矣文舉十門門別開百義一緣生會寂門十義者明緣起入法界達無生觀無相了成壞示隱顯發菩提閑涅槃推去來鑒動靜也二實際斂迹門十義者二無我明遮詮如虛空不生滅無自他無分別入不二無差別明一味歸泯絕也三種智普耀門十義者顯如量分六通明難思生佛家示圓音辨依正會機感施佛事開五眼分三智也四鎔融任運門十義者會理事達色空通大小收遠近明純雜融劫念了一多會通局明卷舒總圓融也五體用顯露門十義者顯光明了境智明二因明佛境辨因果明佛性表性德自心現出世門托生解也六差別顯現門十義者明止觀開二諦出入定通性起辨六相顯帝網鑒微細通逆順定主伴登彼岸也七修學嚴成門十義者法供養弘六度修解行常莊嚴明智慧崇善根了夢幻曉鏡像達五蘊不共法也八對治獲益門十義者觀因緣四威儀明三性顯教義示法輪知無常入真如出魔網消藥病離解縛也九體用開合門十義者顯人法世流布觀體用明法身開三藏即不即異不異明本末會三乘畢竟空也十抉擇成就門十義者簡正見辨染淨顯無知佛出世辨四依除業報定權實明頓漸入佛海證佛地也一一門文皆先畧論次列名次釋義後總贊唯第十門末闕總贊云卷尾有宋釋淨源校記是宋時已無完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嚴經旨歸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經論八疏今均著錄此卷端有自序次開十門每門又分為十以顯華嚴十十無盡法門為習賢首宗者所宜深究一說經處始自閻浮終同餘佛從狹至寬有其十處二說經時始唯一念終於本末短修分齊析為十重三說經佛謂用周相遍寂用依起真應分圓因果依正潛入圓通十重無礙四說經眾謂果德常隨嚴會供養奇特影響表法證法所益顯法十位五說經儀通開十例別現言聲亦有十例六辯經教始自異說終於圓滿析為十類七顯經義約所標法攝為十對謂教義理事境智行位因果依正體用人法順逆應感也約所顯理有十無礙謂性相廣狹一多相入相是隱顯微細帝網十世主伴也八釋經意畧辨十種因緣謂無定相故唯心現故如幻事故如夢現故勝通力故深定用故解脫力故因無限故緣起相由故法相融通故九明經益謂見聞發心起行攝位速證滅障轉利造修頓得稱性十益十示經圓即總上九門為一大緣起謂處時佛衆儀教義意益普十門圓通也如是總舉十門別顯百義華嚴機要備於斯篇賢首撰華嚴探玄記玄義第九門末云如指歸中說蓋探玄記乃是此篇引申之作此中第六即探玄記中第八部類門此中第七八九即探玄記中第九義理分齊門然彼中明十玄增託事而刪相入而此二書所明十玄又與至相十玄門有改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撰經論八疏及華嚴指歸今均著錄賢首著作編入大藏考有七而世以華嚴指歸還源觀金師子章名為賢首三要焉卷端有自序文分六門二十一科一顯一體謂自性清淨圓明體即如來藏法性體也二依彼一體起二用謂海印森羅常住用即海印三昧及法界圓明自在用即華嚴三昧也三依前二用而示三徧即一塵普周法界徧一塵出生無盡徧一塵含容空有徧四依徧境而行四德謂隨緣妙用無方德威儀住持有則德柔和質直攝生德普代衆生受苦德五依前四德攝用歸體而入五止謂照法清虛離緣止觀人寂泊絕欲止性起繁興法爾止定光顯現無念止事理玄通非相止六依前五止而起六觀謂攝境歸心真空觀從心現境妙有觀心境秘密圓融觀智身影現衆緣觀多身入一鏡像觀主伴互現帝網觀卷末總示如是六門即是六種三昧隨入一門衆德咸具矣

華嚴金師子章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著經論八疏及華嚴旨歸還源觀今均著錄此章乃長安元年武后因師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感諸瑞應召見於長生殿問六相十玄之旨蓋天帝網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網武后於此茫然未決師乃指殿隅金師子為喻貺之至一一毛頭各有金師子一一毛頭師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一一毛中皆有無邊師子如是重重無盡后乃豁然遂有此篇文極簡約纔及千言不唯述賢首一家宗旨罄無不盡猶若台宗之有荊溪始終心要更於一代時教性相綱要該括靡遺凡列十門初明緣起二辨色空三約三性四顯無相五說無生六論五教七勒十玄八括六相九成菩提十入涅槃新羅崔致遠撰法藏和尚傳讚此章云搜奇麗水之珍演妙祇林之寶豈虛譽哉賢首著述所明十玄增減時有改易唯此章及教義分齊章則全依至相原書但次第先後不同耳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四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經論八疏三要，今均著錄。此章以十門開釋如來海印三昧一乘教義：初建立一乘門，開別同二教，別教約性海果分則不可說，約緣起因分則有二門，就分相門中辨一乘三乘有權實教義、所望德量、寄位付囑、根緣難易、機感本末十種差別，就該攝門辨一乘三乘則不異不一，同教約分諸乘則有六重，約融本末則同一法界；第二教義攝益門，先辨教以三義示其相，以三句明開合，後明益亦開三句；第三古今立教門，畧叙十家；第四分教開宗門，先就法分五教，後以理開

十宗；第五教乘開合門，先約教開合明五教相攝，次以教攝乘明一乘三乘各有五教，後諸教相收有其二門；第六教起前後門，約本則一時頓現，約末則三乘與一乘有同時異處、異時異處二義差別；第七決擇其意門，就衆生根性有十門分別；第八施設異相門，有時處主衆依說位行法事十異；第九所詮差別門有十，謂心識、佛性、行位、時分、依身、斷惑、回心、佛果、佛境、佛身，一一各就五教所詮以顯差別之相；第十義理分齊門有四，謂三性緣起、十玄、六相，一一廣明。前八門為一卷，第九門有二卷，第十門為一卷。然日本傳本為三卷，以

義理分齊門為第九，與前八門合題云華嚴一乘教分記，以所詮差別門為第十，題云華嚴經中一乘五教分齊義，總題云華嚴五教章。然前九章廣明一乘三乘五教之殊，第十獨顯一乘圓教海即緣起自在無盡之旨，則中土所傳為正也。

華嚴三昧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章原名華嚴三昧觀見藏公所撰華嚴經傳記雜述門中新羅崔致遠作賢首傳序云就藏公所著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而配譬焉謂廣大心甚深心方便心堅固心無間心折伏心善巧心不二心無礙心圓明心正與此章文合凡以四門分別發心第一簡教第二顯過第三表德第四發心中列直心深心大悲心各開十門直心十門如上述深心中十門者謂廣大心修行心究竟心忍苦心無厭足心無疲倦心常心不求果報心歡喜心不顛倒心也大悲心中十門者謂廣大心最勝心巧方便心餘七如深心中後七而釋義有別簡教中明十類眾生教行二法受捨分齊顯過中謂執色空若即據人及法各有二過若不即若俱若非俱亦各有四過顯德中有五門一真空觀二理事無礙觀三周徧含容觀四色空章五理事圓融義然前三觀無文名與法順法界觀門同蓋即因彼文故不錄耳日本傳本有據法界觀文補而易章名曰華嚴發菩提心章者色空章中有十門止觀理事圓融義亦開十門一一門中又成十義藏公於華嚴傳記中自述云於上十門亦各以十義辨其所要務令修成普賢行願結金剛種作菩提因當來得預華嚴海會蓋即的指理事圓融義而言則此義信為全章之蘊奧行者之心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之著述現存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章以八門明三寶義一明建立有七意謂翻邪故除病故出怖故生緣念故約三義故約三乘故約三根故二釋得名寶有六義佛有二義法有三義僧有二義三出體性先以義理雙融三門明同相三寶次辨五教明別相三寶後約五教明住持三寶四顯融攝先約三乘教明三種三寶相攝又單就三寶明相收後約別教三義明相通融五明種類就小乘三乘一乘明其總別種類差別六揀所歸就五教次第為五門謂捨邪歸正門捨劣歸勝門捨權歸實門捨相歸真門捨末歸本門七辨業用先總就三寶辨勝劣後別就三種三寶各辨勝劣八明次第謂同相無先後別相有四一約起化二約入證三約與教四約修行次第不同住持唯一又約小乘三乘一乘以辨三寶先後之義考藏公華嚴探玄記明法品中云三寶章如別說起信義記初亦云三寶之義如別記是此章之作甚早大約與華嚴旨歸同時新羅崔致遠法藏和尚傳中云三寶別行記蓋即指此夫佛法以三歸為入聖之根本通發一切戒品及諸出世善法然所歸三寶即是一心眾生六根從一心起而背自心原馳散六塵是故欲妄盡還源歸宗進行者豈可不精研此章乎

周叔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叔迦

流轉章一卷（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所著疏章現存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賢首嘗廣撰別章，闡明華嚴海印宗旨，元明藏經皆合諸章統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易使學者忽略，不復探其蘊奧。夫此章大旨，即生滅顯無生，即流轉顯不動，入道捷徑無過於此矣。文以十門釋生滅流轉義：第一明違順，謂前念滅後念生，先總明中有四義，一相違義，二相順義，有四番問答，三亦違亦順義，四非違非順義，後別解中生滅各有二義，以成前總中四義；第二斷常第三一異第四有無第五生滅第六前後，亦皆先總後別，各立

四句；第七時世有三重，初約趣向開為四門，二約相成開為五門，三約時法亦開五門，姚秦僧肇之物不遷論當此時法中；第四非遷門耳；第八因果有四位，一無謂非因非果，二有謂因果不無，三俱謂亦因亦非因亦果亦非果，四泯謂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也；第九真妄有四位，一無人，二無法，三非非因非果非非果也第九……

修觀之大要，所說理解皆觀行境界，學者其勿忽諸。

法界緣起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賢首廣述別章蓋為撰探玄記之先導元明藏經皆以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誠為非宜文以四門指陳法界緣起如帝網該羅之義一緣起相由門二法性融通門三緣性雙顯門四理事分無門然後三門闕而未作初門之中曲有三門一諸緣互異門即異體也二諸緣互應門即同體也三應異無礙門即雙辨也三門又各三義謂互相依持力無力義互相形奪體無體義體用雙融有無義依此三義故得相入相即及入即自在第二兩義又各開四句第三義又開六句而第三門中後二義未詳述但云準思而已今章文雖缺畧然華嚴探玄記中第九義理分齊中後半以十門明緣起相由及教義分齊章第十義理分齊中緣起因門六義法十玄緣起無礙法皆可以互相參考為思辨之資也

圓音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元明藏經皆以此章附於明法品內立三寶章後不標標題殊為非宜此文乃就晉譯華嚴經盧舍那佛品偈云如來於一語言中演出無邊契經海又十住品偈云一切衆生語言法一言演說盡無餘二門闡明如來圓音之旨但今經文於一語言作所說一語又演說作演作蓋是傳鈔之誤文以四門分別一舉義謂如來一音能說一切差別法一音能圓一切差別音也二決擇述三種一音圓音之釋而和會之謂若偏取三俱有失三會違中釋婆娑論世尊作三種為四王說法事四辯釋中先明分齊謂佛一言音徧一切處一切時一切法一切衆生也後顯利益謂如來所發世俗言音無不皆成大利蓋舉一語業以顯如來三業之勝佛果妙用衆生心地本自有之但以無明障蔽而不能顯若讀此章能無愧憤策勵勤修耶

法身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藏公於華嚴經中名義廣闡章門元明藏經悉統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殊為混淆今章文有四門分別法身義初釋名二體性有十種一依佛地論以法界為體二依無性攝論以無礙智為法身三依梁攝論以如如及如如智為法身四境智雙泯五合上四句為一無礙法身六總別五句通然無寄為法身七通攝法行功德為法身八通收報化色相為法身九通攝一切三世間十總前九為一總句是法身三出因有四一了因二生因三生了無礙因四所依因四業用有四一理法身與觀智為所開覺二依此起報化三作密攝化四徧處重重自在也考賢首所撰義章今唯存七若據探玄義所牒更應有法輪章菩提章涅槃章等而皆不傳惜哉

十世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賢首於撰華嚴探玄之先凡諸要義皆述章門如三寶流轉緣起圓音法身玄義等皆各別行隨舉一章皆可以探法界宗之蘊奥而元明藏經合此七章以為兩卷統名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沿誤數百年無人釐正賢首宗學之衰於此可見此章明十世義凡作二門一建立門明十世義二相攝門中更開相即相入二門由二義故一緣起相由義謂就俱中過去三世有六義相由現在未來亦各有六就不俱中顯現相由各有六義亦然是故九世總為五位十門次以力用體性二門總束相由之義此即別顯九世相攝之義也二法性融通義謂有四重一泯相俱盡二相與兩存三相隨互攝四相是互即即是總說諸法相攝之義也依此習觀若得純熟一切妄執自然消殞藏公立法之巧妙固迥出常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義章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章疏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章乃是華嚴玄義，而元明藏經亦倂餘章總附於三寶章後，不別標題，甚為非宜。隋唐天德凡纘義章皆各別行，賢首自撰華嚴經傳記第十雜述門中，列華嚴玄義章一卷，尤可為證也。文列十門：緣起無礙門第一，明緣起諸法會融無礙，先義融通開三重四句，謂空不空、相在不相在、相是不相是，各有四句也；後句數抉擇亦開三重，謂一多、相即不相即、逆順，各有四重四句，相在不相在、空不空亦然，又三重相融有三重四句，總為一百八句法門也。染淨緣起門第二，明染淨妄與非妄各有四句。揀理異情門第三，明真空與斷空差別，約境、約心、約德用、約對辨異以明之。藥病對治門第四，謂病有粗細二種，又各開二，治藥亦然，粗中懺悔與質直，細中人法二空也。理事分無門第五，謂理事有無分限各有四句。因因果果門第六，依涅槃經師子吼品佛性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句，廣列十番解釋。二諦無礙門第七，先約喻顯，次就法說。喻中如幻兒依巾，非異有四句，非一有四句，此二重四句又非一又非異，總成十門。法說中如來藏與生死非一非異十門亦然，更以相合一異、相是相在四門，明真俗無礙，開則真俗各有四義，合則合俗有三門，合真亦然，合二有四門，相即不相即各有四句。真妄心境門第八，約法以分別心境有無，通有四句，又各約境約心更開四重，總有三十二句。能化所化門第九，明諸佛眾生緣起融通有十門。入道方便門第十，先開識病、揀境、定智三義，次作懺障、發心、受戒、造行四門，造行中有二途六門十六重，後明菩薩住不住行有十六門。藏公撰述總明華嚴奧旨者有六，即旨歸、綱目、義海、教義章、三昧章及此章。藏公於華嚴傳記自識云「遂令浩汗之旨宛在目前」，有以夫。

華嚴經傳記三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法藏撰

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記亦名華嚴感應傳，亦名華嚴纂靈記。凡分十門：一部類，敘華嚴經乃常說普說圓滿法輪，引真諦說華嚴有上中下三本，及晉周二譯；二隱顯，引文殊涅槃經、智論、三寶錄，明文殊傳經，及智論、攝論、釋論、涅槃經所說華嚴異名；三傳譯，記覺賢、日照、喜覺三人事蹟，文及景雲元年喜覺示寂。然藏公華嚴綱目中已云：「其經感通及覺賢神迹等，并如新集華嚴傳中辨。」是此傳之作應甚早，晚年復補正之耳；四支流，載華嚴異譯別品凡三十四部，又鈔一部，僞一部；五論釋，載西國東土撰述凡五部，兼記撰人事實；六講解，記晉宋魏齊隋唐弘經法師十七人，有名無事者二十四人；七諷誦，記周齊隋唐四衆等凡十一人；八轉讀，記周隋唐比丘居士凡八人；九書寫，記魏隋唐比丘居士凡六人；十雜述，載諸家撰述十五部。文中或稱沙門法藏，又稱沙門賢首撰，又云賢首法師，蓋是門下增修，或後代改作，易名未盡耳。又卷末華嚴讚禮十首，但記初禮十二句，第二會讚八句，第三會讚四句，餘無文，是有闕文歟。新羅崔致遠撰法藏和尚傳註云：「此記未畢而逝，門人

慧英、慧苑等續成之。」

華嚴經文義綱目一卷 繕藏經本　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今均著錄此卷亦簡稱華嚴綱目見藏公所著華嚴經傳記雜述門中蓋即探玄記玄義之初稿卷端序王文與探玄記初序王文全同略開十門第一辨教起所因即是統畧探玄記中部類傳譯及起教所因然彼教與十意中易機感為為歸次序亦有改易第二釋經題目與探玄記中釋經題目大致相同但不開十門文互有詳畧第三明經宗趣較探玄記所詮宗趣文為省亦不開十門但列三師而云今依光統廣申其義與探

玄記五門全不同唯取法界法門十事五對復易境智行位為境行人法第四說經時處即探玄記卷第二釋一時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正成覺其地金剛下之文於說經處中益以別顯處會一段明八會處所表法之義復以三番問答徵明及述善財求法五十四會此段為探玄記所無而清涼七處九會頌釋章中嘗具錄之第五定教主即探玄記第二釋如來處此寶師子座下之文益以卷五釋佛昇須彌頂品中明不起而昇八義為明業用第六衆數差別即探玄記卷二明衆生世間圓滿先總料簡之文第七諸會請問即探

玄記卷三釋盧舍那佛品釋文之初總明請問之文第八所依三昧略作八門一辨分齊二有無三明出入四顯因果五入定人六業用七入定意八雙行非雙行探玄記卷三中明諸會入定唯有有無出入因果入定人四門而文甚畧第九光加不同放光有五門一有無二出處三光意四光體五光用後明同加有四門一有無二加相三加意四能加之佛第十所說法有四門一約品即八會三十四品名目二約會謂攝因從果會別有八分因異果有六十二會具述諸會所說法門名字三約文有六重謂三分四分五分五周八分十分

四約義但舉十玄門十義名目而畧釋之十玄之名仍依至相之舊無有改易此後三門既通辨一經諸會之文故探玄記中不復出之也

華嚴經問答二卷（續藏經本）　唐釋法藏撰

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復有疑惑者如華嚴綱目及此卷等六部，今均著錄。此書凡列問答一百五十五則，依華嚴經次第於諸要義隨問隨答。章中恒牒疏云，似是就華嚴經疏中述之作。考其義旨與探玄記文極相隨順，如問回向品義，先有兩問，問三處回向義，次問度衆生成佛義，次問代衆生苦義，皆探玄釋初回向中要義；次問起信真如無明互熏義，及同體緣起中圓明具德無礙自在，就同別二教分齊義，為探玄釋如相回向中要義。疑此問答乃藏公幼年研習搜玄記時所錄。如辨十地中九種阿含證，六地中十番十二因緣觀等文，皆搜玄、探玄、疏鈔一宗傳承精奧之旨，文較探玄記尤為明絜，亦有不假問端直標綱要者，如明十忍名相等。次第亦間有雜亂，如明五地十種四諦義，則在十忍之初。問回向義中問：自體緣起中圓明具德無礙自在義，與嚴師別教一乘普教有何別乎？此中嚴師蓋指至相，而答中指彼師等在於同教分齊，此師等當別教分齊，則指旁宗為彼，至相為此，尤可為賢首宗師所作之明證。但藏公華嚴傳中不載此書，崔致遠法藏傳中亦無之，卷端但題云沙門釋法藏撰，而無寺籍。中土又久不傳，清末楊文會得之於日本，謂是贋作。考日本圓超華嚴宗章疏作於日本延喜三年，即唐昭宗時，其中已載之，似不應有誤。且傳稱賢首平生講新舊兩經三十餘徧，焉知此非初創講時隨人所問隨義而說，遂錄以成篇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嚴經普賢觀行法門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如華嚴綱目及此章等六部。今均著錄。此章亦名華嚴十重止觀。文初云依華嚴經普賢觀行門。初明普賢觀、次明普賢行。初中有十門。文約五百言。即是華嚴三昧章第四表德中之色空章十門止觀。文有強半相同。而三昧章文為順。此蓋其初稿。第二明普賢行。行初學菩薩行法。亦有十門。謂一起信心。二歸依三寶。三懺悔前罪。四發菩提心。五受三聚戒。六修離過行。七修進善行。八修忍辱行。九救護衆生行。十修平等行。一一行門各有正種。文約六百言。卷端但題沙門法藏撰。而無寺籍。今世所傳藏公著述之中不標寺籍者有三。即文義綱目、華嚴問答及此章。疑皆是於雲華儼師聽講大經以後。至咸亨元年奉勅於西太原寺削染以前十年中間所作。其後或併入別章。或重加刪補。唐人以是賢首之作。遂併傳海外。清末楊文會得此章於日本。以其文重複淺近。謂是僞作。然此諸章固不能以探玄記教義等衡之也。續藏本初有日本文祿元年昇頭陀序。即明萬曆二十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嚴遊心法界記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六部。如華嚴綱目及此記等。今均著錄。記端有小引云、粗陳綱要。總以五門。一法是我非門。二緣生無性門、三事理混融門。四言絕理顯門。五法界無礙門。先列名略釋、次有三番問答。明立教所據。亦復相攝。隨機差別。又藉問端明入門方便。初入三科法門方便。即觀五蘊十二入十八界總別相也。二入諸法皆空相無不盡方便。即無生無相二觀。三入事理兩門圓融一際方便。即心真如門心生滅門。四入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方便。五法界無礙門。即為究竟。先明此法難信。次總釋華嚴三昧義。後明入此三昧方便。開為解行二門。解中有緣起相由門。理性融通門。就初門中復有二說。一者開說。二者合說。第二門中亦有二門。一空不空門。二是不是門。行中不開章門。但於文末明真空妙有之義。立粗細二門。卷端題云京兆西崇福寺沙門釋法藏撰。而清末楊文會評云贗作。今考其釋五門名中。初門不曰小教而曰即愚法小乘。第五門不曰圓教而曰即別教一乘。縱非賢首之作。亦是儼公餘諸弟子所撰。其文多引法華維摩涅槃經義為証。所引華

嚴經皆是晉譯餘如密迹力士經不增不減經皆假公諸作恒引之者然華嚴經問答中訶五門論者為約相融離性自體門明無礙自在義非即事明如如無礙義故在於同教分齊彼所謂五門論是否指此記雖不可決而此記之旨正如所訶未足以盡法界理事無礙周遍含容之義也續藏經本初有日本享保十三年兩序即清雍正六年云

華嚴策林一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如華嚴綱目及此篇等六部今均著錄此卷端有自序次列九番問答一徵普眼二明理事三辨正因四融大小五結成壞六通二界七明隱顯八明因果九達色空每番答文不過百餘言皆首云私對末云謹對文極浮淺混昧九門次第亦毫無宗趣卷端但云大唐賢首國師述不標寺籍僧名夫華嚴策林之名新羅崔致遠法藏和尚傳中曾載之其文不應淺近若是續藏經中又有華嚴略策一卷題云澄觀撰凡有四十二番問答文筆與此篇極相似每條末亦云謹對疑皆是唐時沙彌等習經時試擬之作以為試經得度之資糧既非撰述更無所闡明後人誤題名字或戲為之遂致流傳耳續藏經本末有日本正德元年寬政七年題記即清康熙五十年及乾隆六十年也

華嚴經關脈義記一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舊題唐釋法藏撰。藏公所著華嚴探玄記等疏章凡二十五部一百七十七卷。又疑惑者如華嚴綱目反此記等六部，今均著錄此章中土不傳，日本所傳本卷端缺十餘行，故無撰者人氏，即續藏經所收，但據圓超華嚴宗章疏及東域傳燈兩目所載，謂是賢首作。今大正藏經所收為法蘭西國民圖書館藏燉煌經卷本，首尾完具，字句間與日本傳本微異，然亦不載撰者人氏。考其文字不類賢首所撰文，云聽習數年，彌增愛樂，依傍師訓，有少見聞，殆出賢首弟子之手乎。文凡四門：一展轉無盡勢，有二門：一展一為多，即展法界為理智，開成經題，又展經題為初會，展初會為後七會，乃至無盡會；二類結成本，即結無盡會為下本，次第展為中本、上本，喻說本現說本也。二卷攝相無勢，有三門：一攝廣就略，卷現說為廣本，乃至上中下本一會以至經題，以至一字；二以義圓收，謂教唯一文，義唯一性，成唯一會，處唯一塵；三攝末歸本，攝一部義入於無性無言也。三卷展無礙勢，先明展則無盡，後明卷有五門：一以位統收，謂解行證三節四分；二攝會從人；三攝人從位；四境智圓融，五泯同果海，皆總括全經，當於第八會旨。四問答取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勢，有二：一問答會違，有六番問答明第八會中要義；二結勸修學。然文中述第八會已有德生童子等，是在法藏與日照勘補晉譯華嚴之後，而文云八會，是在新經未譯之前，蓋是垂拱三年至聖曆二年中間賢首弟子慧苑、慧英輩所記。全篇所述唯是開解文字，於法界理事觀智了無所明，殊不足取。文中作師云三藏言，師蓋指賢首，三藏蓋指日照耳。

法寶壇經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慧能撰能於禪宗為第六祖新州盧氏子初不識字聞客誦金剛經云黄梅忍大師謂讀此可以成性因於咸亨中至黄梅謁祖入碓坊而舂讀神秀上座題壁偈重作一偈而得傳衣授法儀鳳元年於南海法性寺論風幡因緣始剃髮住韶州寶林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六事蹟詳法海集外紀柳宗元劉禹錫撰碑及宋高僧傳等壇經既為弟子法海所記其後展轉抄錄傳示代有損易卷數文字增減相差甚遠今畧舉其要者最古之本為燉煌經卷本一卷不分門品文約萬六七千言題云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卷末云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漈道漈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溪漕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其二為日本興聖寺翻北宋本六祖壇經二卷十一門一緣起說法門二悟法傳衣門三為時衆說定慧門四教授坐禪門五傳香懺悔門六說一體三身佛門七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門八問答功德及西方相狀門九諸宗難問門十南北二宗見性門十一教示十僧傳法門文字較燉煌本約增二千字前有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

惠昕序云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於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以曆推之應是宋太祖乾德五年又有紹興二十三年晁子健刊行記卷末記其付囑云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付囑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其三為郡齋讀書志所載六祖壇經三卷亦惠昕撰凡十六門周希復有序其四為北宋至和三年釋契嵩所序曹溪古本凡三卷此二本今未見傳本其五即明藏本為元至元二十七年南海風幡報恩光孝禪寺比丘宗寶編即今通行本亦有仍題門人法海錄者凡一卷十品行由第一即惠昕本第一二門般若第二即惠昕本第七門疑問第三即惠昕本第八門定慧第四即惠昕本第三門坐禪第五一本云妙行即惠昕本第四門懺悔第六即惠昕本第五六門機緣第七頓漸第八此二即惠昕本第九十門但惠昕本第十門唯列志誠法達智常神會四人悟法緣起今以法達智常神會增以尼無盡藏法海智通志道行思懷讓玄覺智隆方辯二僧凡十四人為機緣品以志誠一人增以志徹凡二人為頓漸品宣詔第九一本作護法記中宗時詔遣內侍薛簡迎請問答法要為前本所無付囑第十即惠昕本第十一門

諸門文字皆有增益約添五六千言前有元比丘德異序及宋契嵩法寶壇經贊末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題云門人法海等集夫自南宋興而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是故六祖所說法獨號曰壇經傳本差異互有得失然文字者道之筌蹄耳何須深考哉

金剛經解義二卷 續藏經本

舊題唐釋慧能撰能所說法寶壇經今已著錄此義亦名金剛經口訣前有慧能序洋灑千餘言題下曰梁昭明太子蕭統分章唐六祖大鑒真空普覺禪師解義後有宋元豐七年天台羅適撰六祖口訣序文約一千八百餘字云廣求別本勘校十年凡得八本唯杭越建陝四本文多相同可見宋時此書流傳甚廣諸家史目無不著錄新唐書藝文志作慧能金剛般若經口訣正義一卷宋史藝文志作惠能金剛經口義訣一卷金剛大義訣二卷文獻通考作六祖解金剛經一卷又有禪宗金剛經解一卷引

晁氏說云是宋安保衡採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是經者參釋之下引六祖序即見今本卷首通志有金剛經口訣正義一卷六祖慧能撰夫能雖為禪宗六祖而初為樵者不識文字何得有此解義及序文之作且自達磨以楞伽傳心印五葉相承壇經中云五祖欲於廊下畫楞伽變相及五祖大師傳授衣法是為明証自六祖以後始易以金剛經今詳解中釋梵語皆曰唐言某某所引入佛境界經菩薩瓔珞經最勝妙定經淨名經大般若經等皆是秦魏初唐所譯第二十二分中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下有爾時慧命須菩提

等六十二字經文為秦譯所無而後人據魏譯補入故隋唐注疏及諸石經皆無此節今解於此段註云靈幽法師加此慧命須菩提六十二字是長慶二年今見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記六祖解在前故無解今亦存之就此數端可定此解為貞元元和間禪宗學人所為妄託之六祖文極平冗於觀心宗旨殊未能徹見根源洞達宗本所謂知解宗徒之作耳續藏經別有慧能金剛經口訣一卷乃即此本羅適序之前半刪更錯中之錯矣

禪宗永嘉集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玄覺撰覺姓戴氏永嘉人精天台止觀因左溪朗公激厲與東陽策禪師詣曹溪見六祖而得旨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先天二年卒事蹟詳宋高僧傳五燈會元等此集乃慶州刺史魏靖緝綴遺文凡十篇前有魏靖序慕道志儀第一明修道立志之要事師擇友之儀戒憍奢意第二極言憍奢之害妄心昏擾徒自迷癡也淨修三業第三於身業無殺盜婬之想觀身虛幻而報應不爽於口業修四實語於意業正觀因緣唯一心作我法皆空奢摩他頌第四文初有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四句乃永嘉中牛頭法融禪師答博陵

王語既廣明靈寂之義次明初心三不應有又戒定慧見偏圓各有三別應識應簡應具初修有五種起心一故起二慣習三接續四別生五即靜須六種料簡一識病二識藥三識對治四識過生五識是非六識正助也毗婆舍那頌第五明空智優畢叉頌第六明定慧均等捨於二邊更以十門明觀心一言法爾二出觀體三語相應四警上慢五誡疏怠六重出觀體七明是非八簡詮旨九觸途成觀十妙契宗源三乘漸次第七明三乘悟入之淺深事理不二第八則觀心之宗

趣也。勸友人書第九。卽答朗法師書。因朗遺書招山棲而作。發願文第十。誓度一切也。其文既非一時之作。又是魏靖所緝。故不及智者止觀之周備。然得此文以為修止觀者省察參考之助。自有大益。且可以知當時止觀諸師口訣相傳之大畧也。

永嘉証道歌一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玄覺撰。覺所著禪宗永嘉集今已著錄。此歌談禪宗圓修頓悟之旨。文凡一千八百餘字。天台家以覺曾習止觀。故譏此歌辭旨乖戾。為非眞作。如歌云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宋釋從義曰。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違爾。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耶。若慈恩等疏則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經合。非數他寶。豈可謂之分別名相耶。釋道因則曰。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教修證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藏通修證乎。別圓修證乎。若舍此而別有修證。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者乎。釋惠洪則曰。梵僧覺稱謂西竺目此歌為東土大乘經。若以義天跋別傳議例之。此歌特未遭。有識者焚之耳。夫如是諸評。似涉門戶之嫌。智者觀心論云。不染內法。外著文字。偷記注而奔走。負經笈而浪行。然則入海算沙之誚。亦正智者所呵。安可非議此歌之騰耀古今。膾炙人口。信為禪宗名著。後世解釋。有宋熙寧年清泉頌。紹聖年彥琪註。紹興年知訥註。元至元年永盛註云。

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唐釋明佺等撰

佺，東都佛授記寺僧也。尤精律學，兼閑經論。事蹟附見宋高僧傳慧智傳中。天后天冊萬歲元年敕刊定經目，佺首末條錄，編此次序，與翻經大德道愛、福慶、思言、曇懿、明遠、玄泰、知方等七十餘人同共參定。蓋就僧皎、僧祐、寶唱、法經、長房、道宣諸傳記目錄纂集而增益之。凡分十目：大乘單譯經目、大乘重譯經目、大乘律論目、小乘單譯經目、小乘重譯經目、小乘律論目、賢聖集傳目、大小乘失譯經目、大小乘闕本經目、見定入藏流行目，而偽經目附焉。所載大小乘經律論及賢

聖集傳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而見定入藏者八百六十部三千九百二十九卷，偽經不預此數。卷端有明佺序，卷末詳列校經目僧名籍。然智昇開元錄中評此錄云：雖云刊定，繁穢尤多，雖見流行，實難憑准。蓋此錄所載支經別品，糅沓不倫，宜為智昇所黜也。

甄正論三卷 北京刻經處本 唐釋玄嶷撰

嶷姓杜氏，幼為黃冠，號杜乂鍊師，為洛都大恒觀主。武后時詔許度之，住佛授記寺，尋為寺都，績參翻譯。事蹟詳宋高僧傳。嶷既反邪歸正，乃造此論，施設主客問答，以斥彼妄源，令歸正真。凡有二十八番問答：初一問答敘意發起；第二問答引周易鈎命訣、易緯通卦徵，天尊若無形色，不能生在五運前；若有形色，不得在太易先，豈能先天地耶？第三問答明天尊之義，史籍不詮；第四問答明道經虛妄，其敘當時道經綱要云：三洞三十六部，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洞真者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

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老子列在洞玄，其洞真部即是靈寶經，數並是吳宋齊梁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顧歡等偽造，洞神即後漢張道陵偽作；第五問答辨玉字殊於篆隸之誕；第六問答辨三十二天之妄，天名中有曇梵等字，皆西竺之音，出於佛經；第七問答辨天尊居始青天，大浮黎土之說謬；第八九兩問答辨度人經中天尊神力之虛偽；第十問答辨靈寶經旨之雜亂；第十一問答辨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之無稽；第十二三問答辨吳楚春秋及越絕書記禹治水得靈寶五符，與道經靈寶之不同；第十四五六問答辨化胡

經之誣、第十七問答辨道法重玄三寶大道福田控鸞駕鶴御氣躡雲之謬、第十八九問答辨道經說劫數三籙三元之非、第二十問答辨河上公老子註出於假託、第二十一問答記道士觀守之始、第二十二三問答明道家十戒真文上清符籙之矯立、第二十四五問答明道士不禁婚娶、然其言老子之子名宗、宗子名瑕、仕魏封段干、與史記不合、第二十六問答明太平經總一百八十卷、是蜀于吉造、本除五卷是隋道士劉進喜李仲卿造、海空經十卷是唐黎興方長共造、洗沐經是李榮造、大獻經九幽經是劉無待造、並楷寫佛經、自餘偽者不可勝計、第二十七問答辨儒家道家老家之得失、第二十八問答辨章醮乃鬼神之道、有驗亦焉足恃、大巔即宿預彼教、故所言皆洞見瑕疵、文極省要、此所謂知己知彼也夫、

周叔迦

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一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義淨撰

淨字文明、姓張氏、范陽人、於咸亨二年、年三十七、自番禺附舶西行入竺、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以證聖元年還至河洛、得梵本經論四百部、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初預實叉難陀譯場、久視以後、乃自專譯、迄景雲年、所譯經論六十八部、二百八十九卷、別撰傳法五部九卷、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臘五十九、事蹟詳宋高僧傳、開元錄及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淨於景雲二年譯無著之能斷金剛經論頌及世親之能斷金剛經論、以經末一頌云、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雷雲、應作如是觀、釋文既隱、尋者尚昧、故述此讚、良以經末一偈為修止觀之要、行處生死之寰宇、而能成悲智之勝業、胥由於此、今讚申無住涅槃之義、極為簡明、卷端有自序、讚凡五言十八章、章四句、以經中九喻、即顯九法、謂見境識界身用過現未、故讚文事喻相次、以為九對、一論見、二喻星、三論境、四喻翳、五論識、六喻燈、七論界、八喻幻、九論身、十喻露、十一論受用、十二喻泡、十三論過去、十四喻夢、十五論現在、十六喻雷、十七論未來、十八喻雲、每題下先繫以二句、標明宗旨、然後述讚、卷末復更收攝事喻、撮其要義、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叔迦

為一讃為七言偈一章十句又別據三性三身真俗般若以明觀行為五七言合偈一章十四句但讃中作境作界無著頌中作相作居處餘名悉同自序中云世親復有般若七門義釋比丘師子月優婆塞月官皆有疏解東土未傳慨何如耶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天津刻經處本 唐釋義淨撰淨所著般若末頌讃述今已著錄此傳乃淨於永昌元年自天竺還到廣州與貞固等四人重還南海室利佛逝抄寫梵經在彼所撰與大唐西域高僧傳并雜經論等十卷同寄歸傳中所記皆依根本一切有部現行要法凡四十章一破夏非小二對尊之儀三食坐小牀四餐分淨觸五食罷去穢六水有二瓶七晨旦觀蟲八朝嚼齒木九受齋赴請十衣食所須十一著衣法式十二尼衣喪制十三結淨地法十四五衆安居十五隨意成規十六匙筯合否十七知時而禮十八便利之事十九受戒軌則二十洗浴隨時二十一坐具襯身二十二臥具方法二十三經行少病二十四禮不相扶二十五師資之道二十六客舊相遇二十七先體病源二十八進藥方法二十九除其弊藥三十旋右觀時三十一灌沐尊儀三十二讃詠之禮三十三尊敬乖式三十四西方學儀三十五長髮有無三十六亡財僧現三十七受用僧衣三十八佛遮燒身三十九傍人獲罪四十古德不為卷端有長序總明一代時教西方部執東土法弊考歷來遊方傳記若法顯傳西域記等唯詳道里風俗及應化事蹟而僧伽藍中憲則規章闕畧無文

況止作二持乃律法宗旨自古言作持者唯依律藏抄錄正文而臨機應事威儀節度文字所不能備者率為積習參差有乖綱致而莫能改正故所纘述雖廣採諸部詳結科句反遭繁雜之譏此傳獨能纘述西國依教準事存護儀軌簡絜詳明乃律相之實錄制教之條例初學必先熟讀此傳然後再涉及羯磨戒本自然威儀儼然行止可觀矣

攝大乘義章一卷 支那內學院刻本

唐釋道基撰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年十四負帙彭城博聽眾師隋世於東都講揚雜心纘雜心玄章并抄八卷玄奘少時與兄從之聽受毘曇婆娑隋末同達長安乃入巴蜀宏揚攝論綴大乘章抄八卷貞觀十一年卒春秋六十餘事蹟詳唐高僧傳基公著述世已久佚此卷乃日本大屋德城氏藏燉煌經卷本唯題攝大乘義章卷四而無撰人復闕佚其後半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編入藏今以日本善珠之法苑義鏡及基辨之法苑義林師子吼鈔所引古基師章文對校處處符合其為道基所

撰無疑章中引貞觀七年波羅頗蜜多羅譯大莊嚴論蓋是晚年定本文唯存斷結三性二義斷結義以七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治斷差別四觀行同異五退不退六品數多少七治斷位地三性義七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辨性差別四攝法分齊五觀行除障六諸門分別義異七開合多少三性義中復唯存前二門夫對治之談乃攝論師之宗要寬基法苑義林斷障章中引破古基師之說甚多今適存斷結義可以對勘且舊攝論師血義多逸基公獨巋然先轍綴續亡遺覩斷結義第七門中列破真諦三藏及晉漢諸僧攝論諸

師數處頗見其概是可貴也

釋淨土羣疑論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懷感撰感不知何許人為善導弟子居西都千福寺事蹟見宋高僧傳此論亦名決疑論卷端有唐孟銑序云感先逝其同門懷惲以書成於舊友因藉為序引考惲師碑銘惲卒於武后大足元年此論所引有玄奘譯瑜伽師地論窺基彌陀通贊中復引此論是感卒於高宗之時而論成於高宗初年也論有十二大門第一明凡夫所生身土有八章其七章引晋道安法師淨土論然出三藏記集安公注經錄中無此論法論目中亦不載也第二明凡夫能生有相有六章第三會通相違成凡夫往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二章第四就凡夫往生明其本住處有二章其第二章明極樂中有事相皆出懸測實可不論第五成就凡夫往生明增長信心有七章第六會經異說破他謬解有十二章初章釋觀經無量壽經惡逆生不生義列十五家異說於中廣破信行禪師三階教說第七兜率西方相對優劣有二章初章以十二義彰其優劣次章明其修行有十五同八種異第八明得生者業惑起不起有七章第九雜明往生行業種種義有三十三章第二章言了不了義已於觀經疏中具述是懷感師尚有觀經疏而今不傳第十料簡九品位行有二十三

章第十一料簡念佛三昧行相有十三章文極簡明甚為切要其末章云處在闇室閉諸光隙勵聲大念蓋是當時行儀如此第十二料簡投地自撲懺悔有一章每章或又開多句一一章句皆先問次釋唐人論淨土書今存九家道綽善導迦才窺基元曉懷感飛錫道鏡法照而以懷感此作為最詳明博要也

金光明最勝王經二十六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沼姓劉氏彭城人龍朔二年年十五始入道咸亨三年服膺基光二師後預菩提流志及義淨譯場為證義開元二年卒春秋六十七事蹟詳宋高僧傳及唐李邕撰塔碑故沼公所撰疏義或題淄州大雲寺沙門或題白馬寺翻經沙門此經凡有五譯六本初北涼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四卷十八品有隋智者玄義文句二宇文周耶舍崛多譯金光明經更廣壽量品大辯陀羅尼經五卷三梁真諦譯金光明經七卷二十二品四隋闍那崛多譯金光明經銀主陀羅尼品囑累品一卷五隋釋寶貴合涼周陳隋四譯為八卷二十四品名曰合部金光明經六唐義淨於長安三年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三十一卷沙門波崙惠表筆受即此疏所釋疏原作十卷今本會入經文分為二十六卷纘述玄致文義豐富所引經論凡百部卷端有歸敬偈三行卷末有回向偈二行第一卷為玄義凡以五門分別一敘經起因二彰經宗體三明經時利四辨經得名五依文科釋明經宗中謂以菩提因果為宗亦說涅槃因果為宗明經體中於窺基四門出教體外更益以第五總攝諸法體一門釋文中初品為序分從壽量品下九品

為經正宗，餘二十一品是流通。每品之初，以三門分別：一來意，二釋名，三解妨。所有真言皆不釋。昔真諦於梁太清五年曾撰金光明疏十三卷，今不傳。今疏於法相諸經論外，獨多存真諦舊說，釋前三品最為詳盡。斯經者，文號經王，教窮滿字。若欲津深妙之義，傳真空之理者，此疏其蹄筌乎。

周叔迦

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一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今已著錄。此經凡有四譯：一宇文周耶舍崛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二唐玄奘譯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三唐地婆訶羅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即陀羅尼集經卷第四也；四唐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經三卷。經中觀世音菩薩說種種持咒求願殊勝法，乃密教之要典。今疏所釋，即玄奘譯本。卷端題白馬寺翻經沙門，應是沼公五十以後所作。序王竟，以六義分別：一明大意，欲令一切入於佛道故；二明經宗，有三：觀世音菩薩行法說

觀世音菩薩神咒，為一切有情欲示所皈依處也，廣釋十一面義；三明功能，離有三種，滅八難，拔三道苦，滅四重五逆也，得有三種，諸佛攝受，現世豐安，生安養國也；四明階位，述觀世音本迹；五明感應，述感應事理；六釋正文，科序、正說、流通三分。序有通別二段，正說有舉咒功能、正說神咒、修行方法三段。夫經既屬於密乘，自非通達密乘觀行實相者不能詮解。今詳此經前半玄義，當是得之譯經三藏，尚可為觀行之資。後半釋文，則於密教方軌了無發明，雖於事儀中約理事不二之旨略有申釋，然不得謂為密乘宗義，且多乖舛，如以

周叔迦

五義釋五方第一義依五行釋殊不知金木水火土五行乃東土之說西竺唯約地水火風空五大以配五方密乘亦然不可混同也疏中所引諸經凡十五部於中觀世音三昧經弘猛海慧經皆是偽經見法經開元諸錄又天地本起經天下萬病經諸目皆不載當亦是偽妄以沼公之淵博而具引之何耶

妙法蓮華經玄贊義決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沼撰

沼所著金光明疏十一面神咒疏今已著錄此疏題淄州大雲寺苾芻慧沼撰唯識了義燈中已牒此篇故是沼公盛年之作乃就窺基所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引申其義別進殊解而已基公既科唯方便品以下八品為正宗故今義決亦唯就玄義分序分正宗分發明幽奧文凡一百一十則敘經起意門有十四則略敘吉藏法師說經十義有十六則解經品得名門有七則於中解妙法者引南岳思禪師十妙義解蓮華者引吉藏法師離合通三喻義顯經品廢立門有三則釋經本文分判經文有一則序品序分成就有四則衆成就有四則依止說因成就有一則大義因成就有二則方便品定記分有十則斷疑分中實得羅漢不信此法無有是處有一則未修善本有三則佛眼以五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得人四廢立五相攝共有九則菩薩疑除有四則譬喻品舍利弗得記有二則火宅譬有十三則信解品窮子譬有一則授記品有五則化城喻品有七則十無上有三則所說於法相宗義頗能提絜綱領間引南岳嘉祥師說是沼公於天台三論之學亦所兼許也卷末云略因講次聊述少分蓋是宣演玄贊時

發揮己意之作耳。

成唯識論了義燈二十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慧沼撰

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疏論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昔窺基獨承玄奘，採集西土十家之說，譯為成唯識論，而偏宗護法師義。於是法相宗內，西明慈恩，同瀾異派，並策分鑣。圓測、道證、太賢諸師，頗申異見。沼公乃作了義燈，以解成唯識論。於窺基唯識述記中，牒其難解之文而注釋之，決擇小乘、外道、他宗、自宗之正否，以建立唯識性相之了義。所徵破者有圓測、道證、慧觀、玄範、義寂、元曉、普光諸師。考諸日本藏俊之法相宗章疏，圓測有疏十卷，道證有要集十四卷，慧觀有疏四

卷，義寂有未詳決三卷，普光有抄八卷，元曉有宗要一卷，今引其判比量論。玄範纂唯識疏，而有雜集、理門、因明等疏，今一切不傳。此中援引破斥，因以得知其梗概，是故此疏上承窺基之樞要，下啟智周之演秘，號為唯識三科疏，為考古稽疑者所不可廢也。原本古作七卷，各分本末，成十四卷。今本會入論文，釐為二十卷。前三卷末附以校注，蓋據日本善珠了義燈增明記，以正今本錯簡。增明記四卷，唯盡於了義燈原本卷一而止，故唯附於前三卷也。

因明入正理論義斷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沼撰

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疏論凡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昔窺基撰因明入正理論疏闕無能立不成以下之文沼因續注成之世已併入大疏合行間有別抄號曰續疏者又著因明義纂要以釋基疏撰因明義斷以攻異說所以義斷自序云輒藻鏡是非詳議得失豈只故乖前哲務為成其本宗也文中但作有人解云云因述答以難破而不言出何家疏鈔今因明古疏除基疏外均不傳軌疏只存上卷其文與義斷所牒多不符且軌疏作在基疏之先今詳文旨多是基公之後他家注述有依軌疏而駁基解者如定賓之流沼公因而闢之爾下卷末疑有闕文未竟以末章云十四過類義今應略述覓狹同異至下當知又再三云其中義旨如下當述末檢如實待後細尋而文遂終訖竟無所述何耶且末句云將好故錄亦不成句讀又云大乘心鏡論明八支龍樹菩薩造羅什法師譯今考諸家目錄皆不載此論名今亦無傳本疑是僞論也續藏經本末有日本建武四年文安四年永萬二年嘉應二年正德四年諸題記即元後至元三年明正統十二年宋乾道二年六年清康熙五十三年也

因明入正理論義纂要一卷 續藏經本 唐釋慧沼撰

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疏論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其因明述作凡四種一因明略纂四卷今不傳日本藏俊因明大疏抄中頗引其文二因明續疏補窺基疏自能立不成以下今併入大疏合行亦間有別抄者三因明義斷乃破他家之駁基疏者四即此卷乃中釋基疏以基疏至因四相違過而止故此卷亦然處處和會理門文蒙引如實論及瑜伽唯識所立量以為證夫沼公之於基師誠所謂干城禦侮者矣於義林章則有補闕於唯識述記則有了義燈於法華玄贊則有義決於因明疏則有義斷纂要世之宗沼公因明義者號曰纂家李邕撰碑云更有能斷般若盂蘭盆温室等經疏今不傳續藏本卷末有日本建武四年建久八年正德三年四年諸題記即元後至元三年宋慶元三年清康熙五十二三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乘法苑義林章補闕八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凡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昔窺基撰大乘法苑義林章凡二十九篇，於瑜伽法相仍多缺略，沼公續之，故名補闕。中土久佚，日本相傳唯有卷第四七八而已。日本諸家目錄皆作三卷，自是唐代東傳唯此耳。今本釐卷四為二，釐卷七八各為三，故成八卷，凡十二章。一三科章有五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廢立、四假實、五類異。此章窺基原有其文，今特加詳焉。二得非得章有十門分別：一所依、二得名、三差別、四約識、五約位、六內外、七大小、八三世、九曾得未曾得、十問答。三空義章有五門分別：一數不同、二出體性、三明廢立、四三乘得、五顯證位。四十二支章有二：一雜染妄立觀、二清淨非妄觀。五二種生死章八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辨相、四差別、五依位地、六與四種生死相攝、七會釋三種意生身、八問答。六三求章五門分別：一名、二體、三異流及相攝、四七隨眠、五諸論不同。七界處章七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立意、四次第、五廢立、六諸門、七問答。八五蘊章六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次第、四廢立、五諸門、六解妨。九五境章四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廢立、四諸門。十見道章九門分別：一釋名、二出體、三位地、四能入人、五入方便、六真相業用、七真相時分、八真相差別、十諸門相攝。十一二量章四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廢立、四諸門。十二十業道章十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辨相、四廢立、五三乘同異、六定散闕具、七界趣有無、八業道依處、九得果差殊、十問答料簡。文中所牒諸經有十，謂大般若、楞伽、十地、勝鬘、涅槃、無上依、維摩、華嚴、仁王、法華；所牒諸論，於法相一本十支外有七，謂佛地、法華、彌勒問、成業、掌珍、理門、俱舍也。

勸發菩提心集五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凡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此集題白馬寺翻經沙門蓋是沼公五十以後宏讚毘尼之作古本作三卷今以卷第二三各分為二故成五卷唯是隨文雜抄諸經論纂集為六十門於中無所申述卷一總明發菩提心有九門一明菩薩種姓門二明發心因緣門三顯勝負論門四譬喻讚歎門五勸發勝劣重廣門六立誓發願門七復說發心及哀愍門八雜明修行及退不退門九依觀普賢菩薩經懺悔受戒門卷第二三總明受戒有十七門前九多明十善戒後

八多明在家行一讚受戒門二顯過勸持戒門三明護戒門四受齋門五說受益門六正受門七受戒得益門八受十善戒門九讚忍護戒門十白衣五戒門十一供養門十二供養見利門十三障治門十四勝劣門十五善友門十六雜行門十七婦德門卷第四五總明菩薩戒及六度行有三十四門一受菩薩三聚淨戒門二得捨門三自受菩薩戒門四八勝五想門五聽法門六說法門七攝生方便門八求法門九入法門十應護正法門十一六度依莊嚴論十種分別門十二似饒益門十三菩薩五希望門十四六決定應作門十五六

度瑜伽九種分別門十六五相名波羅密門十七七相施等清淨門十八七非田不應施門十九四攝如度九種門二十各九得果門二十一十業得短命報門二十二十業長壽報門二十三十業多病不病門二十四十業醜好報門二十五十業生下上族門二十六禮塔十功德門二十七施蓋十功德門二十八施幡十功德門二十九施鐘鈴十功德門三十施衣十功德門三十一施器及飲食得十功德門三十二施香十功德門三十三施燈十功德門三十四恭敬合掌十功德門所抄集合有十一部經九部論謂十地觀普賢瓔珞本

業文殊問梵網優婆塞戒法句尸迦羅越六向拜王耶文殊問般若業報差別經瑜伽莊嚴顯揚十地發菩提心文殊問彌勒問智度十住毘婆娑也然隋唐諸錄皆列法句經於疑偽而今具引之卷四初受菩薩三聚淨戒門注云大唐三藏法師傳西域正法藏受菩薩戒法翻經沙門基錄甚為精要晉宋以來受菩薩戒法有其六種如智者菩薩戒疏所說今皆不傳續藏中有南岳慧思受菩薩戒儀一卷燉煌經卷中有羅什傳受菩薩戒法一卷此二皆不載於古錄真偽難辨此集所載奘公所傳信而有徵實可依憑者也又第三十一

門無文唯云如盂蘭盆經贊述而今沼公之盂蘭盆經贊不傳矣。

周叔迦

能顯中邊慧日論七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慧沼撰沼所著金光明最勝王經疏等九部七十卷今均著錄此論乃申瑜伽之正義破他家之傍解卷端有七言偈四章及自序文有三章三十五科擬真破執章第一有七科謂破定時因破定時教破定權實破妄通經破行性徧破定顯密破緣正佛性也引鑒除謬章第二有十一科謂標彰五姓謬種姓不同謬本性住姓謬五姓唯新謬真如為種謬通經法爾謬漏生無漏謬說教前後謬增壽非了謬說妄通經謬通釋外難謬也依文顯正章第三有七科謂明佛性不同明有無差別明闡提種類明聲聞有殊明二死不等明佛三身常無常異明離決擇也夫窺基獨從玄奘大師受護法宗義以弘唯識之旨立五姓各別及三乘真實一乘方便等說而圓測神泰法寶等以從玄奘所受異故於是一姓五姓三一權實之諍紛然競起以法寶造一乘佛性究竟論中明一乘一性沼師既為窺基弟子遂作斯論以對之兼破天台師說詳明生界種姓約理徧有約事或無有性有定不定殊無性有暫畢竟別乘分一二三五果別凡聖權實佛因有為無為之異佛果有常無常之分廣破真如為生因及心體為諸種等義文既辯達慈

周叔迦

思自宗之時趣盡在斯篇矣。

瑜伽師地論記一百卷 金陵刻經處本

唐釋道倫撰。或作遁倫者誤也。倫為新羅興輪寺沙門，入唐為窺基弟子。見宋藏遺珍中趙城廣勝寺金藏本記卷一末宋宣和四年李煥序。此記古作二十卷，今本分為百卷。卷端以六門分別：一叙所為，二彰所因，三明宗要，四顯藏攝，五解題目，六釋本文。釋文之中，廣集衆說以啟後昆，不專以慈恩為宗，故其疏駁雜而不純。所引有三藏解，當是諸家疏鈔中所述最詳者為窺基、惠景、神泰之說，其次則文備、惠達、僧玄、圓測等解，復有元曉、靈雋、如廓、恭師、拔師、宗師、新羅證師、興師、昉師等異義，則數見而已。於古說間引真諦解及隋慧遠地持記。考諸東域傳燈及義天錄等，窺基有略纂十六卷，惠景有疏二十卷，神泰有疏十卷，文備有疏十三卷，惠達有疏十卷，元曉有中實四卷，餘師著述無聞。今世所存唯有二疏：一為窺基略纂，而所釋至卷六十六而止；一為清素義演，素晚出為貞元時人，且殘缺不全。獨此記完整，文義豐富，信為考證古義之泝源也。夫此中所引惠景說有二：其一當是景疏，其一為景補闕。又有決擇一書，不知誰作。東域傳燈錄有瑜伽決擇補闕抄五卷，為大薦福寺道峯撰，疑決擇即補闕之異名也。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賛三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新羅國熊川郡人姓小氏年十八出家新羅神文王元年即唐高宗開耀元年以文武王遺命為國老住三郎寺著述甚富其見於諸家目錄者凡四十部一百八十餘卷今存者五部十二卷耳事蹟詳三國遺事此疏卷端略作三門一來意謂次觀經後說此經與有觀經疏二卷今不傳此賛即繼彼疏而作二釋名三解文疏卷上廣述如來成道化跡釋法藏比丘謂是十向滿位釋五逆誹謗正法不生中廣評諸家異說釋三輩往生謂即合觀經九品為此三輩不許七義證西方易生義而謂十念往生乃難中之易以大圓鏡智等四智配釋不可思議等四智疏文處處和會支謙護三譯又多引法位師說法位亦新羅人據東域傳燈有疏二卷今不傳於諸名言多引字書及世典以明訓詁又引密嚴經及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密嚴經譯於永湻垂拱間內法傳傳於永昌以後故此疏當是武后末年時作此經古疏今唯存四一淨影二嘉祥三元曉四今疏嘉祥文字太略元曉唯明宗要此疏洋灑五萬餘言文義事理皆極博雅惜其泥於法相宗上生兜率之說故於往生旨趣未能暢達究竟也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所著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賛今已著錄此疏亦名上生經料簡記義致淵博文字雖不及基疏之繁而所會通諸經論則過之所引大小乘經凡三十餘部論十三部於舊解多存真諦說於新義多引玄奘說及基疏又引元曉文備惠景師說各一則又有秦師說一則秦疑泰字之誤蓋神泰也科判亦多依基疏卷端以五門分別一述教興緣起二廣釋教體三經本單重四略釋題目五隨文解釋至於法相事緣隨文各開章門廣釋釋彌勒受記作六門一劫量長短二佛數多少三發心先後四修行次超五證果權實六還釋本文於陀羅尼義作四門一釋名二辨體三問答四釋本文於修行生兜率天略作五門一辨脩因人二辨所脩因三見聖不同四彰生得益五還釋本文辨莊嚴劫賢劫星宿劫略作四門一建立意二佛出時三劫次第四解本文於授記義略作五門一授記意二授記者三受記人四時差別五釋本文夫上生經古雖有多釋今皆不傳所存唯四一嘉祥遊意二窺基疏三元曉宗要四即今疏嘉祥元曉但明玄義故基憬二疏可謂芝蘭並秀日月重光矣

彌勒下生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所著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彌勒上生經疏今已著錄考下生經有二譯一晉竺法護譯二姚秦鳩摩羅什譯開元錄云護譯缺本什譯現存與公上生經疏中亦同然今藏經中觀彌勒菩薩下生經西晉竺法護譯文約三千餘言正是今疏所釋藏中別有彌勒成佛經一卷為羅什譯文約七千餘字即疏所謂大成佛經據開元錄及上生經疏皆云護譯十七紙什譯經九紙以古寫經每紙二十五行每行十七字計之護譯應有七千餘字什譯應只三千餘字恰與今本相反蓋古錄誤以護本作什譯故護譯闕而什譯反賸也此疏原與上生經疏成佛經疏合名三彌勒經料簡記或總名彌勒經疏下生成佛二經教緣經宗譯本既於上生疏中總辨故釋此經但視若彌勒經之一品解義甚略文纔六七千言所引經論不過十餘部祇以三門分別一來意謂為救下品衆生為顯人間勸導故上生經後說下生經二釋名有三對三釋文中處處引竺法護及羅什所譯大小二本成佛經又阿含經中所說賢劫及彌勒化迹補處因緣以為會證此經疏解今無他本是故此疏為修兜率業者所不可廢也

彌勒成佛經疏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新羅釋憬興撰

興所著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彌勒上生經疏下生經疏今已著錄成佛經凡有六譯三存三闕一彌勒當來下生經西晉失譯二彌勒作佛時事經東晉失譯三彌勒來時經東晉失譯四彌勒下生經姚秦鳩摩羅什譯五彌勒下生經陳真諦譯六彌勒下生成佛經唐義淨譯於中第一二五譯闕本今所釋者即羅什譯本以亦名彌勒當來成佛經故疏題彌勒成佛經疏以別於異本下生經疏也此疏既原與上生下生二疏合名三彌勒經料簡記其教緣經宗譯本已於上生經疏中總辨故此疏亦如下生經疏唯以三門分別一來意二釋名三解文疏文較下生疏為尤略文纔四千餘言但科判文旨而已間引阿含下生及大成佛經以為會通不復廣引經論詳述解義也

驅蠱燃犀錄不分卷 實鏡山房刊本

清燃犀道人撰。姓名里貫不詳。光緒丁丑閒民間有妖人剪髮之異，道人直指為蠱，乃取法周官，述其說以為是編。共分原蠱、避蠱、驗蠱、蠱證、蠱脈、治蠱、蠱案、論蠱、附錄九篇。首有序、凡例，其大旨謂後世之妖術即蠱毒一類，教匪紙人紙馬亦即造蠱之術，自謂苦心研究，全從閱歷得來，惜古人未有明言，恐拘墟者以為杜撰。三十六峯主人跋則謂其發千古未發之秘，巨眼人當不以方書視之。案蠱毒一症，歷[illegible]家方書莫詳於千金方，醫書匯參、驗方新編均載有治法，蓋醫家相傳原有是科，若專門研究，當以是書為創作矣。是類事情從來為學者所弗道，惟蠱事載於周官庶氏，亦未可以不經視之。第謂蠱毒妖術同源，實前所未聞，不易考索者。已是書所敘源流，多取證於經史，所列脈治各方，亦足有裨實用。醫案一篇，皆述其治蠱所歷之事，旁及稗官所載，別為附錄於後，而於方士符籙之說，皆所不載，尤見去取有法，是亦醫門之支流，足資參考者矣。

端匋齋商周吉金款識考釋一卷 執蘖摘錄本

清王仁俊撰。仁俊有[illegible]已著錄。是編為自執槩雜志中摘錄者。端方匋齋吉金錄有圖錄而無釋文，仁俊與之交諗，蓋專為補苴其書而作也。卷內所錄彝器祇二十一器，較之所藏不及什一，或其未竟之稿歟。是編題匋齋吉金款識考釋，乃各器目下仍間註以陶齋藏器。如彝孟壺中姞鬲、媒敦皆周器，而併誤題商器，但從人附益所為者。祖甲鼎跋文一則，誤釋立戈父辛䍆，跋內殆後人謹就草稿迻錄存之，以致淆序顛倒時代，外誤也。是書於吉金錄諸器稱多有更易，如旦爵旦字足正舊釋豆之誤，作敔蓋小子師敔均吉金正續錄所無，藉是以考見。姬彝雍字引伸許說，謂○象城池形，水在○上，象形兼會意；諫敦旦字謂即商君書清端且一字之音轉；謂孟鼎字从門取入門納誨之義，皆精深造古義，具有根柢之說；惟繼司字從徐同柏、吳大澂釋駿，駁式釋繼之非，則孟鼎等器原有此字，通駿不如從舊說為長。仁俊考釋金文之說，世多未見，得此可備一家解矣。

捧喝篇不分卷 同治三年刊本

清養心居士撰，姓名里貫未詳，僅知其為廣東順德人。書分戒嫖、戒賭、戒飲酒、戒鴉片四總，集訓文所錄，皆神聖訓文、儒修格言，取為勸懲，所記多粵省之敗俗。蓋粵垣為通商巨埠，風俗奢靡，流毒難返，編者敘鄉邦之痌瘝，謀挽救之方，可謂切中時弊者矣。觀其自序云：幼而不讀小學，則天性已漓，長而不講聖功，其所行益謬，無怪其去古愈遠，而世歸咎人以為朝夕薰陶，弊俗所致，而期之敦古返澆，是其人固為理學者，不徒為勸懲計而已。粵之弊俗，曰賣瘋，曰珠江花船，曰花會，曰白鴿票，洋煙亦發源於此，是編皆詳錄其事，以為世戒。若引吳虎峯戒鴉片說，以鴉片為鴉羞，非罌粟製，武林姓鴉片煙，蓋源謂番人以夷屍老鴉煎煮而成，殆鄉壁虛造之說，諸未覈深考，或權為是說以聳愚蠢耳。在勸戒書中，亦可謂切中時弊者也。

戒淫寶訓二卷 道光庚戌刻本

清傅伯辰撰。伯辰字青野，浙江山陰人，康熙時人。伯辰與其弟蒼野交相勸勉，裒葺格言之關於邑戒者，參以己意，著為是編。上卷題戒淫寶訓，為金自閒善錄摘入摘錄者；下卷題邑戒，即伯辰兄弟所自撰也。邑戒錄凡蒙養、正心、養心、生伉儷、閨功名、嗣續、官吏、過難、婢妾附婢僕、遠嫌、妓貫附、凡借口德附艷詞、補過、福善禍淫十六條，多引證事實，以為勸戒。所採皆勸善史載籍，文筆亦明曉暢，足為勸戒之善本。惟卷內載石韞玉事、及嘉慶年事二條，皆出撰者時代以後，蓋後人之所增益者。末附呂壽田言，為文海所撰。文海字鏡涵，旗籍，道光時人。是文勸人節欲保生、起居修養之母法，玉居寶鈔亦載之。

物猶如此十四卷　南昌刻經處刊本

清徐謙撰。謙字鶴子，自題三巖人，始末未詳。是書立義主於愛物戒殺，為闡明動物之靈智不下於人，輯比其事，以類統屬，俾觀者易為感悟。卷端是編時年已八十有一矣。全書分孝友、忠義、貞烈、慈愛、恤孤、春蒐、踐信、守廉、異善、救難、酬德、雪冤、知機、通慧十四鑑，每則後附以諸家評語及謙所作詩，箋為例頗為詳備。其通慧鑑所錄多關於佛法靈異者為多，宗旨亦大氐歸於佛教者近是。然引徵雖多，獲明較少，於內典所載故事論理，竟無隻字引及之。又除介葛盧聞牛鳴條引鍾悝述韓范說物理之通有不可測者，仁蜂條引張湖說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良然外，又通滿傑性、畢及物理李翊均序引西儒達爾文及儒老[illegible]之學說而結以馬鳴菩薩三界惟心所作之旨，咸無足補董其[illegible]遠矣。近來科學新說頗注重動物智力測驗，與是書意義頗有闇合之處，惜作者之不及見也。

文昌孝經一卷　道光辛巳刊本

是書為文昌帝君仿至聖告曾子十八章作，於七曲曰闡孝基、生子保護教育同本根、必承歡體志、論道盡孝、受日辨孝、推行恒性、守身教孝、孝感重戒，述以四言韻語，凡進原其孚育之苦，推衍其顧復之勤，勤之以幼勞之恩，示之以體備之事，反復申詳，略[illegible]道義，皆本佛家學說，而於神道設教之事無一載為據。乾隆二年帝君自序以此書為十八章，昧者改為六則，且贊偈頌讚咒滿紙皆西方梵唄之音。黃子正元請刻是經，爰以七曲舊本刪之，一切佛屋曇之說，盡從刪刈云云，則是書傳世二本不同，自舊本改觀，新本殆已罕行於世。此本首載明卭潛序，述其闡試過奎斗事，語頗不經，似為偽托。又雲門方國序、悔國氏靈驗記，多記奉持流傳之靈驗，蓋主任平正切實，無悖於孔孟之旨，以故士林亦樂為習誦之。惟帝君化書及陰騭文，其宗旨皆兼通於佛，而於是經序中獨致不滿之說，前後異趣，未免可疑。或即刊印者為便於士林諷誦而為之，是則無可考已。

呂祖三世因果說一卷 善成堂本

是書傳呂祖降筆三世因果之說，導源於佛經。後世道家以是為勸善之旨，呂祖降筆訓文，每有與佛理相通者，斯編之旨，亦猶是也。書為通俗體，以白話敘述，間以文言，設為問對，以今世人今世所受罪福之報不同，由何因緣，為發端，繼述其前生所造之業以明之，均為七言韻文，以勸人修福，先示罪孽，末勸世人善惡念，喻以醫藥，而定其味性功能，俾聽者易悅，而勸勉之。其說特為粗造，而蘊義頗深，近世科學家述人類喜怒之時，體中液素亦為之變，佛經且有三毒之稱，皆足以闡明此旨，殆未能以勸善經文而易之耳。

太上感應篇直講一卷附靈異紀崇奉三寶靈感錄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國光印書局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乾隆間湖南黃體端得感應篇此書稿於廢紙簏中，刊以行世，其後屢有重刻。是書為以白話注解感應篇文義，頗為明切，賅括，以音釋於每句注內，解釋文義之後，又別為反面之引伸，引徵道家經典及當時勸戒書籍甚博。據注文有奉陸稼書夫子作師範之語，勸看年譜文集之語，則其撰述當在康熙以後矣。前有直講三勸、直講讀法六條，末附靈異記、崇奉三寶靈感錄、俞淨意公遇竈神記，及極樂寺釋印光修放生池疏、復念佛居士跋各一篇。大抵為善書彙刻之習見者。光緒十七年無名氏跋，稱此書與彙編年代既相近，手眼亦同，二書或出一手，其說或為可據。釋印光序，謂此書究極而論，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則可超凡入聖，其意蓋歸本佛教，而詞旨未為明晰。晚近三教歸一之說盛行，是亦足覘宗教思想之著錄之一斑云。

玉定金科輯要上集十一卷中集十二卷下集十二卷 北京金科流通處印本

是書為天曹律格、傳文昌帝君降筆、請頒於金闕者。書成於咸豐八年、降筆在湖南長沙之鸞壇、共三集、都三十三卷、首有天篆敕文、上集無序、為誅罰科、分誅不孝不弟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不廉不恥各門、每門下復分以類、為奴雇工商農士官七類、附以逆宗倫兇逆、不弟科同、附以誅虐、不忠科類增門丁差役書吏幕賓四類、不信科類同不孝、不禮科類同不孝、附謀害兇殺、不義不廉兩科均類同不孝、不恥科類同不孝、附姦淫統者、即條款總名、每各款仍於類下標見之、此外別有閨範、為婦女之條例、凡分從父從夫二範、曰綜雜、凡分九流雜術異端邪術下士八等三類、曰揭遺、為補葺各科條款之未及者。中集為特宥科、蓋原情以赦、準折以贖者、科統與誅罰科同、首有序凡例、折贖通赦赦驗各條例、於各類之後別出標見之。下集為例賞科、卷首有則例、凡例賞格、科目分賞孝德弟德忠德信德禮德義德廉德恥德、仍分統官士農商工雇奴各類目、與誅罰科同、惟弟德後附慈德、恥德後附清節、閨德分在室淑德宜家令範雜技止九流技術為不同、末有跋、則例凡六十六則、款例均照誅赦程式、而八目次第相反、則取於流降進陞之旨、所以示激勸。又例定三十六格、其中分上中下三等、且有不止於三等者、則各編號以別之、如貴格之標內外額千是也、其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等、則又以義和劃三字別之、以為填格、有圖格定式、其格名曰蒲田闡望延壽康寧蔚萬晴嘉延嗣殷富顯貴光前裕後福先齊眉榮冑教育提攜德久安樂清暢安富安貴承殷承榮出祿通興壽安擧歸寧此中眠全福追福流芳虛折轉禍反旌追出獨樹三鼎三奇四美五德六陽七成八正九如十全、末附跋。剛遇因例新條舊規例、世俗於宮冥律之流傳、頗為習見、至於天府律格、從來罕有見、有傳聞、是編當為見矣。

玉曆輪科輯要二十七卷 北京同善社印本

是書為冥府律格傳文昌帝君降筆頒自金闕者咸豐戊午帝君補頒天律玉定金科輯要行世已著錄至同治甲子復繼請頒陰律輪科至光緒辛巳乃成即是書也降筆在湖南長沙乩壇卷首及卷一有玉勅及諸仙神序刷送賞例總目凡例仙街圖像蓬萊山及八仙圖像詩句問答辯論社令城隍東嶽酆都大帝幽冥教主圖像及十殿圖像十殿冥獄十殿冥程十殿各處罪例赦例列聖誕期卷二以下為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不廉不恥各引及地獄例案卷十為發生途引發生九等途式卷十一以下為忠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各部發生例數卷十九以下為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例案卷二十以下為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例案曰輪科者蓋取六道輪迴為義而兼總罰惡賞善之二義為其凡例之縣諸大要縣括述之一以孝弟忠信禮義恥為綱以各殿諸獄諸刑輕重大小為目以罪犯多寡分為款以綱目條例為正以案犯違作情迹為附或數惡至數十惡者並罰或數十惡而有一二善者必賞為反或一人延及數人或數人縱一人而隨助者為側凡過目有六曰過惡究從罪孽功目亦有六曰功果善緣

恩澤一功過滿百者曰格十二格曰貫十二貫曰盈十盈曰引十引曰極一人生十日曰慘一月曰協一年曰齡十年曰旬三年曰算十二年曰紀五十年曰足六十年曰全七十曰數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一星科有八重大地獄原誅不孝不悌以至不恥之罪孽極重者不輪迴於陽世若諸小地獄之中亦有重輕有重則死死而後苦受陽報遞至有罪而赦十次之死生是謂死死則生再發陽世為人身陰罪較陽律有加以示陽罰之不足盡其罪又陷地獄以誅之直惡自種[illegible]功果[illegible]一遇惡自種至貫者生前已受陽罪死後準發生受報自盈至引至極者生前雖受陽罪死後仍歸地獄受苦或發生若至引至極者死歸大地獄永不准發生功果自貫以上者死升天堂貫以下者歸冥王布施若善緣至引至極者恩澤至貫至盈者均死歸天堂偕俱候冥王布施一功多過少者至壽終時城隍司命里域司命召之視其善之多寡其功過釋飲撥役送往冥界至會館官衙功果錄善冥官確權勝冊恩澤等均同查閱校算過多功少差冥役拘罪究治或遣兩平者遣東嶽若往候生蓋金科補陽律之不及輪科補金科之未言也凡誅罪例案下即以各大地獄分為條目賞功例案下仍分各善行道義及事例名目每條目下繫以案即業件事情略如陽世之刑律匯案以備查

核、陰律之書、玉歷寶鈔始為綴見、惟僅載大端、而賞格則從未見聞於世、此書於各律格之巨綱細目、逐一羅列無遺、可謂陰府律格之大觀、幽冥研究之總匯矣、

玉曆寶鈔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是書為玉曆行世之新本、萬鈞所重編者、共分圖像、序論、緣起、流傳、印証、善報、惡報、善法八章、末增超脫輪迴捷徑一篇、於旧本之勿迷筆記、益壽里言、藥方等、皆加以刪芟、而增以佛理學說、亦歸本於佛教之義、惟筆記一篇、載有是書源流、刪之則令人無從考究、旧本附益凌雜、文不雅馴、輒令学者掩卷弗觀、鈞為之編次、補苴使之蔚然、允稱足為雅俗共賞、雖失其真面、未始非流通之善本也、

玉皇寶訓註解一卷 刊本

是書傳玉皇大帝降筆、韓文公註、道光己亥玉帝降筆於河南南陽之羅家場天后宮、見道光二十一年關帝降筆序、及同治八年王允中序、為六言韻文、首述天地開闢陰陽造化四時風雨雷電、以及人心德性五倫之叙、為羣生蕃殖、以及禍患無徵戒、為註文每句下、有敘解、有註有贊、亦明暢可誦、末坿純孝王菩薩養性文、據注乃閔子騫降筆為訓、飭儒生養性持躬、

所述頗有典則、言止於庸言庸行、不為高論、…足為聖訓廸之助、於士林捨本逐末之習、庶有當足針砭焉、

竈王經一卷 通行印本

是經又名竈王寶誥、流傳民間、始末未詳、但通行民間為時已久、凡家婦女家家同竈、往往奉持之、首載敬竈日期、及開經偈、經文在雅俗之間、所述為勸人務倫理和宜家、敬奉竈大等事、凡有六誡、又有十條禁忌、坿載婦者識後、但不知其何人、考經文有不孝父母不敬三寶等語、又開經偈所稱佛號、為太平開國普護皇輿總攝全球千百萬億大首金剛司命佛、是亦兼歸於佛法者、惟全球名詞近代始有之、則此偈之為近人所加或增改、已無可考矣、案竈祭本在古

禮為五祀之一、獨存於後世者、幾於家喻戶曉、雜五行書載竈神名禪字子郭、大抵為漢魏以來傳說、蓋已非古制、至於經文之奉持流行、則約略不出明清之季耳、

竈王真經一卷 永盛齋印本

是經與竈王經不同，為十字韻文，類民間唱詞之體，無流傳緣起可考，未有關鶴軒識語。考其文義，殆出於前經之後，似專為庖人之所諷誦者。較前經俚俗尤為過之。鋪述勸各色人等敬竈及廚中十戒，是固庖廚之所習知者也。首托以唐三藏所取自西土者，則已不足考究云。

玄靈玉皇經註解 天華館印本

是經流傳始末未詳，題然燈古佛鑒定，白雲禪師註解。民國初年扶鸞為救劫傳說，謂舊玉帝已退位，關帝代之。玄靈玉皇，即關帝為玉皇之名號也。是此經即造之時，當在民國以來可知。首開經偈、啟讚、聖經寶誥、分救劫往法會機理。凡因仙果彰著五品，末有收經偈、誓願文、迴光咒經文，以駢體為之，文字在雅俗之間。法會者述法會之緣起，機理者天地之玄機，凡因者因果之報應，仙果者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八寶，取喻仙果及肩靈修持之關係，彰著者為彰明是經之功化。其文艱澀聱牙，不類從來降筆之易於知曉。註述天道人體一貫之旨，而歸於勸懲報應。如云天地人三心連貫，水火風一炁變通，集靈鍾秀，物外人尊，拒物怡人，靈分秀滅，唯此開述玄奧之詞，而無註，頗不易解。註文亦多用俗語，又引佛經[三藐三菩、八難]、三十六種煩惱等說，及謂人身有十二神將、七千筋，又則釋道二教皆所未言者。蓋通道、儒三教之說而歸之於神道一脈，此民國以來扶鸞經典所有新理致也。

忠孝經六卷 龍雲善書處印本

是經本名忠孝誥民國壬申吳佩孚始為刊行之易名為忠孝經見吳佩孚所為序佩孚晚年歸依道社疑即是時鸞壇降乩所錄也首有西祖總論忠誥次孝誥二誥皆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後殿以虔請諸神名號皆古帝王先聖先賢之名見史冊者次分為至忠至孝大忠大孝神末有總跋題詞及張廣建贊詩經旨在闡述忠孝二德之義理引證經史以為伸明之闡發頗為盡致無神道設教之語羼入其間文亦雅馴可觀然卷後所羅列諸神名其事乃晚近乩壇所始有者於以可証知其撰述時代焉

關帝三字孝經註釋一卷 天華館印本

是經流傳始末兼詳註者名氏均未詳為三字韻文述孝德要義及古來孝子事親感應如文帝之司桂籍楊丙之列諸仙姜詩董永之承帝寵顧鼎臣之掇大魁等事以為勸法而歸本於身體力行俯仰無怍註解亦復詳盡明白易曉末附崔麟臺勸孝歌四首並製以西式樂譜焉亦勸善文字之別開一格者也

太陽太陰真經合卷 永盛齋印本

是經為太陽太陰兩經合卷，內題太陽星君聖經、太陰星君聖經，流傳緣起未詳，行於民間，頗為普遍，僧道及俗家均有奉持者。蓋二經同時誦，故多合刊一卷。考其文義，亦同時所作也。太陽經為七言韻文，凡二十六句；太陰經凡二十二句，中有南無佛咒語八句，即世傳觀音咒之中八句。二經後并附有禮拜日期、後有齋戒日期、天地交泰日期、純陽祖師廷壽育子歌、太陽經示靈驗錄、佛說眼明真經，皆刊者所附益。此經稱太陽為珠光佛、太陰為太陰菩薩，大氐依附佛教之旨，然詞句質俚，祇便於愚夫愚婦諷誦，即不識字者亦可上口，其為出於里俗流傳可知。惟所奉敬仍為神祇，故仍歸之道家門類為宜也。似為近之，印度波斯古皆有拜火拜日之教，此經則兼拜日月，而源出道釋，與為不併，亦可謂崇拜自然之現象已。其佛說眼明真經凡二十五句，文義與此經大略相同，宗旨則純為歸依佛教者，蓋俗傳治眼疾之經咒，而附載於是經焉。

桃園明聖經註解三卷附寶誥籤詩 光緒十六年四寶齋本

是經內題古佛應驗明聖經，又名協天明聖降福免災經，為關帝夢授於玉泉寺僧者。經文所云書於玉泉寺夜夢於禮人是也。流傳時代未詳，據卷內關帝降筆述解此經在嘉慶十五年，則是經傳世要不出清中葉前後。其註解為胡萬安撰，萬安字印田，自署定邑人，道光十二年註成，後帝君復命高天君守仁降乩修改之，以行於世。其後至光緒十六年，江南鹽運使德壽重梓是經，復補入忠孝立身偈及降筆二則，末附有帝君勸世孝文、覺世真經、戒士文、寶誥、籤詩。經文為長短韻句，自三言以至七言不等。首為帝君自述事蹟，繼述忠孝廉節四義為全經之大旨，皆本儒教綱常倫理以立言，而禍福感應之道亦即不外乎是理。詞雖庸淺，足扶世道而正人心。在神道諸經中，其敘述詳絜，音節諧暢，便於受持諷誦，流傳至廣，其亦蓋有由矣。至所敘事實多采取稗官之說，故為中下人說法，未可以考據繩之也。所附各篇除覺世真經有單行本外，餘皆附

載是經訓孝文僅百數十言大旨伸明孝道重天倫而盡人事戒士文為帝君職司糾察場闈善惡著以垂訓士子者多述往事善惡因果於科名之發達蹭蹬一一列為勸戒蓋彙書科舉時代最重陰騭感應訓文行優可保成名舉重難期發達足以概括此意而是編維正人心之功亦可以概見矣寶誥為嘉慶六年京師降筆蓋帝君奉玉旨以太微功過格行世後復著此訓以誨人心習尚之非纏列條徵顯為切至要以遵行三十條為大旨焉籤詩為帝君廟

中卜籤凡百籤每籤繫以七言絶句一首而以十天干紀其吉凶差等自甲甲始至癸癸終每詩間或有解不等首載祝詞及以錢代籤卜法後附占驗據所記有天啟甲子科應試生事足徵明代已通行於世王士禛池北偶談亦記所占第十三籤事陳錦儲跋謂或傳帝君乩所作已不可詳考今京正陽門帝君廟籤所載占卜事由較此甚多迄今猶以靈驗見稱於世溯厥源流亦云久矣

玉皇心印妙經真解一卷 彰德學善堂刊本

清醒夢道人覺真子撰姓氏里籍始末未詳據自署為廣野山人又康熙六年其弟子明中子跋稱遇之金陵茶肆其人蓋道流也心印妙經在道藏洞真部已著錄醒夢為得於金丹之道者即以丹訣之旨詮解是經自序謂於三星之地遇月明老人授以玄闕修錬之法其後用靜坐性功於太華宮中見上聖高真囑其與世同修乃即藏林藥物火候老嫩消長剛柔結丹錬己還丹温養脫胎神化各方訣旁引三教真言以闡經旨云云

其詮次經文分為二十四章大略以回風混合為初功剝陰取陽抽爻添象以為要訣出入玄牝為妙運丹神化為歸結皆以丹訣尋詞釋之不易領解蓋猶待指點親授世其說多混合三教如謂金丹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只是一道毫光為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三寶合一鍊成舍利金剛現不生不滅真体等說皆於儒釋經典援引取合以借証其本說蓋後世道家多為融合儒釋之說者實則學說根本不同未容牽混為一致如儒家無論與釋教立義截然為二若以明老莊自然之義尚可至以

金丹修鍊，適見其南轅北轍而胥失之矣。惟就丹訣之學而論，尚不失專門研究之一種也。

文昌帝君天戒錄一卷 永盛齋印本

是書傳文昌帝君降筆，據云帝君奉命按巡酆都冥獄，見里輯孽業惟淫罪天律最嚴，因述大要以為戒，凡姦玷婦女、寡婦、尼僧、亂倫理、造作淫書傳奇各四條，其意重在文人之逞筆風流、流毒後世者。有註解，題蓮池大師撰，謂於定中見地獄諸相之事而作。案袾宏竹窗隨筆，載有其辨白時人假託其名作為詩稿一事，又嘗以斤斤守分僧自居，其不輕於著作可知。則見當其生時已有專知其作，依托其名者。是書註解，且是書明代目錄即有傳世，尚為不可知者。此書首載光緒甲午一了山人園洛戊辰茂苑清河一琴二序，一琴序稱為元明以來降筆顯化，其不足據。其情大略不出清代中葉以後，而蓮池之註解，其或即一琴所為，亦未可知也。

蓋太上為老君，作此經合編三聖所作，帝併以太上概括其名，則是道流所纂益也。

三聖經不分卷 佛經流通處印本

是經又名太上三聖經，世以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武帝覺世經三經合為一編之名。此三經流傳最遍，信奉者亦多，合卷一編，俾便奉持諷誦。首載勸人修持，次為三經白文，皆無注解。每經後各附靈異紀，其中除太上感應篇靈異記單行排印，餘皆只載是經由蓋均萬鈞所輯者。今世俗往往立有三聖廟，所奉即為太上、文昌、關帝也。此則是經合編之由來，蓋亦道流所為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三聖經靈驗圖註不分卷 上海宏大書局印本

此經即依三聖經基本，增以圖註者，不著撰人名氏。首錄感應篇，首錄讀法纂要五則，每經皆先載全文，後繪以感應事蹟之圖，多本於各經靈驗記所載者，惟感應篇有註，陰騭文、覺世經均無之。圖註一事，本為推廣傳流起見，此亦太上感應篇圖註之嚆矢，疑即宏大書局所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漢碑雜詠一卷 排印本 一名選学齋集外詩

民國崇彝撰。崇彝字巽盦，自署臨潢人，旂籍。是編書名題選學齋集外詩，而又別署漢碑雜詠，蓋全帙所錄僅其雜題漢碑絕句二十四首而已。所錄漢碑夥，皆足供臨摹者。其敘述源流，評賞書法，多爲中肯，詩筆亦矯然可誦。及碑池之辯，宋拓郭有道碑、夏承碑世俗競爲深傳，此獨弗所取信，又直謂夏承碑爲宋人狡獪伎倆，可謂一語破的。然於楊震畢寿碑等根本則又無間言，似亦病未能深考也。他若世傳宋樵漢碑，若成陽靈臺碑、朱龜碑、魏元丕碑、圉令趙君碑及宋拓劉熊碑各碑，皆亦未採入，尤令人魅未竟全豹爲憾者也，未免有遺珠草草之憾已。

藥師七佛如來本願儀軌一卷 民國十四年景印雍親王府刊梵英本

烏斯藏達賴喇嘛造，清果毅親王譯，自署爲自得居士，顧親王重訂。延壽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東土梵俗奉持已久，另有藥師七佛如來本願儀軌流行者寡，惟清果毅親王依藏文譯有此本。其後乾隆間顧親王詢于喇嘛琢璟珞瓚，謂準此土之儀與藏文不甚相協，乃倩西番學總管儀賓工布札布照原本重譯一部，又與此土梵誦迥庭，故二本叢林皆未諷誦，嗣又重取果毅親王本重加釐訂，并遵同文韻統將其中咒文音釋比次校正，印行於世，即是本也。藏經之譯以陀羅尼爲最難，以其字之連珠配合反切連帶音諸法與中土不同，是經對於譯音並標釋最爲詳確，是此經儀軌最完善之本也。

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一卷 華北居士林印本

明宗喀巴大師造，民國釋能海輯。大師一名羅卜藏札克巴，明永樂十五年生於西寧，為蒙古族人，幼名阿敖，八歲出家，二十四歲赴西藏，三十四歲後闡明黃教。是頌為華譯藏文經典，未見收於續大藏經者，為顯密修行初學入門之資。顯密修行次第分五大科：初三士前導，二下士修法，三中士修法，四上士修法，五密乘修法。所示士用修持各法，詳見瑜伽、顯揚、毗婆娑、俱舍各等論，此則簡為節要為科頌，以便誦習也。密乘之修法分五：初密義略釋，二密器之鑄成，三擇師法，四受學密乘戒，五修行要道，以及總綱要於尊貴微細普徧，總顯總持發心次第無知密義之詳義，皆著在科判中。

浪忍科判一卷 華北居士林印本

明宗喀巴大師造，民國釋大勇譯。大勇一行於民國十六年經佛學院派赴西藏，歸譯藏文經典，留於甘孜馬几寺，即在甘孜時所譯出者。又名覺道次第，浪忍藏語，具云絳取浪忍，此云菩提道之次第。案菩提道即覺者所造菩提道炬論根本所依而造者，但分為大衆要論，此則原本印土阿底峽尊就原論文簡為科目，重疊列屬為凡二十有三。其科判甲凡四：初釋作者之重要，二釋法之重要，三於此法應如何聽受四諦說，正教授次第引導之次第，如何於覺道之大小乘一切義諦概心學行之法門加持，卷為貫攝由淺入深。大師雖立宗密教，此論專闡菩提道，分實依本論加行六法儀軌請求啟白詞分全論，又以足為取他宗之異点，補本宗所未圓。大勇又以為十段，攝以三士四道，尤足簡顯括論旨。胡瑞霖跋謂大師之黃教，實舉大小性相而貫之，

與弘法大師之闡揚密教同有殊功。藏文譯漢並為開始，亦足見此論在藏密經典中之重要。末附大勇自甘孜來函及現留甘孜人名表，亦佛學重要史料也。

春秋左傳讀叙錄一卷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清劉逢祿著春秋左傳考証及箴膏肓評，本漢儒左氏不傳春秋之說，謂條例為劉歆竄入，授受為劉歆構造。炳麟撰是編，逐條一一為之駁辯，因及識公羊家之為晚出。劉逢祿指摘左氏之說，其要者為經典釋文所載五傳授受，乃兼採別錄及儒林傳為之，皆歆博采名儒，掌合佚書所妄造。漢書藝文志春秋家左氏微以下至虞氏微傳，均歆所偽託，與別錄、鐸虞所作抄撮，故異其篇卷名目，以惑後世。劉歆傳，歆略從尹咸、翟方進受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

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以為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為歆所附益之明証。炳麟所駁，則據王海引李淑書目春秋公子血脈譜，明其紹述世本，傳自左氏。新書勸學篇稱今天子之達佚語老聃語，謂指張蒼，由是推迹荀、張、賈之傳授，賈長卿以毛詩兼治左氏，以證左傳授受之非誣。藝文志皆七略原文，與別錄有異，鐸虞之抄撮，文與所作之春秋不同，安得卷數相同？以證班書箸錄之可信。歆傳所云引傳解經，義理備者，言傳之凡例始由歆發揮，非謂內有所造。杜預春秋釋例所載歆經說尚數十條，証歆無附益傳文之事。案七略別錄為向歆受詔所作，大旨當無異

周春秋古經及左氏張蒼諸儆國劉向受詔親所校定書哀帝時
復命歆卒其父業漢世法度至嚴歆敢私改其父書以干欺
罔重罪耶使其如此則不待師丹之擧劾而後懼誅求出補吏矣
春秋微之作原與校受相為表裡亦不待而後知者也是七略志
所載左氏條例源流秩然俱無可疑者矣如逢祿所謂左傳載
悼公稱謚謂左邱明當有二人說苑異起對魏文侯元年義始
明智之說為公穀非左義等說大抵附會支蔓無關附旨炳麟所引
荀卿賈誼貫長卿授受諸說證據不足亦未能質以為說者然其持
論大體固可伸左氏之誣矣惟所論公羊家則又極指擊之事夫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論公羊晚出者終不能沒其為七十子之傳炳麟乃比附三傳文以
為其時代前後之據不繫於宗支周中要之兩家授受其為末節
殆時毋同持此以論斷是非得傳其均不足為定論明矣

錙子政春秋說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有春秋左傳讀叙錄已著錄漢書劉
向傳云其子歆治左氏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猶自
持其穀梁義桓譚新論則云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
吟左氏炳麟以譚親見二劉見聞為切証向實綜貫二
家之學輯錄說苑新序列女傳所舉左氏事義六七
十條為之疏証案向雖博綜各家之學未能即以為
兼治二家之証要其篤守家法史有明文史稱譚好
非毀諸儒則其言蓋不足據矣至說苑諸說或取公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穀或取左氏是原其別裁著作固不同於章句授受
也如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
苑載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
一匹五經異義云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
說天子至卿大夫同駕四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駕王
度記說與易春秋同炳麟謂毛詩說周制王度記說春
秋制大路乘輿諸名公羊左氏有異天子駕六之制公
羊左氏相同公羊知春秋改制不識周時舊章左氏事
從其舊法從其新案賈子等齊篇乘輿諸名實採公

羊家說祇從名而不從數，與四馬爲乘之訓無涉，詩大明所記時武王尚爲侯伯，未即天子之位，則其駕四正諸侯之制，安有新益之制，謂爲左氏取法，亦[illegible]俱矣。桓十一年經御廩災，引說苑公子成甫對魏文侯語，不有天災，必有人患，謂傳所云不害乃大害也，斯則等於度詞歇後語矣。成二十九年經伯姬歸於宋，穀梁云賢伯姬，公羊謂錄伯姬，謂讀列女傳爲其守禮不渝，乃知左氏義過二傳，則其事爲左傳所載，疑後人附會之談，亦未能列爲左傳義。至如解襄十九年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引賈子古者大夫下逮士庶，士庶四十而冠，故五十有室，相距十年，猶後世二十而冠，三十有室，亦相距十年，以荀賈所言上古冠昏之時，推後世之從減，考證綦詳。列女傳穆姜作繆姜，引周書謚法解名與實爽曰繆，証爲本字，亦精確有裨古義。而藉說苑、列女傳校正左氏異文，亦往往有所發明，要其瑕瑜固不相掩也。

四書典制類聯音註三十三卷 刊本

清閻其淵撰。其淵字靜波，安徽六安人，始末未詳。是書分輯四書中所載諸典制及經籍所載，駢類旁通，撰爲聯屬之文，近類書之體例，以便[illegible]學觀摩。凡分天文、時令、地理、人倫、人品、帝王、聖賢、古賢、王侯、諸侯、國邑、古臣、大夫、雜人、列女、文學、人事、性情、身體、官職、庶民、政治、武備、禮制、樂律、祭祀、喪紀、衣服、飲食、宮室、器用、珍寶、庶物三十三類，然亦間爲經解之文，附諸篇後，如[illegible]年[illegible]季旅于泰山，[illegible]四注[illegible]，拜下，侍食於君，君先飯，侯名辯，南容[illegible]，庫方，[illegible]閭，力役，負版，大夫，揚，師，各辨其禮制，樂律、祭祀所辨尤多，雖未能深造考據之學，於經典制亦能詳其大概，[illegible]初學觀摩之用者，亦爲講貫所資也。

八旗爵秩俸祿考 官刊本

清俸餉處修。是編為八旗職官支俸底簿。清代官制至光緒二十七八年增置裁撤多改舊觀，此係最後修定本。分八旗爵秩凡分七類：一宗室勳戚，自親王郡王以至額駙；一八旗廢襲，自一等公至八品官生；一文職，自正一品內閣大學士至九品欽天監天文生；一武職，自正一品領侍衛內大臣至[illegible]固山達；一內務府文職官，自二品總管大臣至八品堂子官[illegible]；一內務府武職[illegible]；一內務府武職官，自三品一等侍衛至六品藍翎侍尉；一王公府官，自三品長使至八品羊牧長。各記其歲俸數目。[illegible]其俸祿之制，有正俸、恩俸，有不支恩俸之正俸，有陞任官仍支原俸，有支他品俸，有照原銜食俸，有單俸，其例頗為不一。又各官秩有事例見載則例及奏報咨片者，並附記其下。已經裁撤之官，仍著其目於冊。尤以內務府官有不見則例，為旗報奉賞給者，如備長等，亦概載於是編。有清一代八旗爵秩支冊所不及詳載者，於此均班班可考，足資參證焉。

乾嘉以來各家藏器目四卷附錄一卷 鈔印本

丁麟年撰。光緒庚寅麟年官農曹，從潘祖蔭、盛昱遊，肆力於吉金拓本，所收逮三千種。時王懿榮所藏亦數二千之數，因商之就兩家所輯，參以見諸著錄者，編列成目，用備校訂。所列各家為阮元、錢坫、葉志詵、張廷濟、程振甲、曹載奎、劉喜海、李璋煜、吳式芬、李佐賢、陳介祺、吳雲、王錫榮、潘祖蔭、李宗岱、延煦、丁彥臣、沈秉成、顧壽藏、吳大澂、陳學表、盛昱、丁樹楨、王懿榮、費念慈、丁麟年自藏，凡二十家。各器目下間注字數、形制、收藏源流、款識真贗。其前人著錄之偽器，諸所不錄，漢陽葉氏所藏剔出至百餘器，亦足見其精審矣。江標靈鶼閣叢書刊有阮元、葉志詵、張廷濟、程振甲、劉喜海、李璋煜、吳式芬、李佐賢、陳介祺、吳雲、王錫榮、吳大澂十二家藏器目，與此詳略不同，其稿亦不詳所自。是書自序云曾寫有清本，在陝失去，未知其是否即江刊所本。乾嘉道咸以來諸家藏弆，於是目足徵梗概。且其稟弆成編，較江刊零星各目為善，尤便於翻檢。書已附錄劉體智善齋器目一卷，乃周進所補者。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護峪子一卷 光緒丙戌刻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凡分守盅、觀化、原神、甄氣、王職、銓詁、吏裁、籌充、銳制、假日、印齋、贏絀、隨揩、置明政、明教、明儒、崇樸、纘舜十六篇。其自記守盅以下七篇自抒為學所得，籌充銳以下四篇有感於咸豐時事而作，明政以下五篇有感於同治時事而作，則其人為咸同間人。守盅篇謂盅受於性，成於養，故以為基；義以為規，中以為主，和以為輔，老子贊其用而不宣，揚子體其源而未暢，驗之當患難之時，充然無餒志，全忠孝，陰然有餘，乃可謂不易盅。是固儒家之備論性易中為盅不免過求新奇。觀化、原神二篇多分別人物性理，謂存人之理書物之性，可以轉風氣。籌充銳偏以下皆論政治經濟，其旨主於語養元氣節積廉費，謂錢鈔穀帛皆錢之影，不患在銀少而患在錢之固閉，委積之弊不減於司門胥吏隸卒，可見時弊之癥結。置論西人救藝謂為守於儒可以不變於夷而為夷所變，彼之重巧者乃所以為至拙，我之樸者乃所以為至巧。則固能為守固執而不為風氣所轉移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孝友三字經一卷 排印本

清不著撰人名氏。光緒初，有人携是書由鄂至長沙，儒士徐士棻見之，嘉其意而陋其詞，爰加潤色，更名弟子必讀。民國初，長沙王時潤復為石印，繪圖以傳世，而復其故名。時潤弟時澤及同事南昌劉棠、青州龔錫珍共撰為注解。書仿蒙書三字經之例，列述史傳孝友事蹟凡三十二人，括為韻語，舊所謂陋詞，今不可見，蓋徐士棻刪改已非原本之舊矣。其書蓋為啓蒙之用者。

養正家塾訓言 景印手稿本

袁世凱撰。是冊為世凱手書訓其家塾諸生條規及自省箴篇章，並手撰於宣統二年者。此稿付其子克文收存，後克文收存，旋為後克文即以傳世。其條規凡十一條，皆訓飭諸生之章程。第一條云：求學貴乎力行，敦品重於文藝，若舉止不端，言語不信，最足以敗壞品行，縱能博學，亦歸無用，當引為深戒。類見切要，足見生平實心任事之一端。世凱他著作，多為賓幕代擬，唯此冊為手稿，亦足貴也。

格言聯璧 不分卷 通行本

清金纓撰。纓字蘭生，浙江山陰人。纓於道光丙午承先志輯幾希錄，後偏閱先哲語錄，遇有警世名言，輒手錄之，編為十類，曰覺覺錄，因卷帙繁多，錄其警句為是編，足見其實心義理致力之勤。而其學為有本源者，是編所載大旨，以切於實用為多，於存心持躬處世接物，均能得其體要，而一以儒術為宗，不涉雜學異說，尤近醇正。惟好言因果，倚伏禍福，未免近於世俗之見，如篇中引汪凝夫食牛果報、汪龍莊云科場武應二事，原不礙其大醇，亦小疵也。凡分學問、存養、持躬、敦品、處事、接物、惠吉、從政、齊家、悖凶十類。持躬篇後附有攝生一篇。

公門果報法戒錄不分卷 光緒庚辰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揭蔡培敬序、徐敬齋跋，編自維揚宋氏，名字事蹟均無考。是書蓋為公門人修勵而編，語云公門中好修行，其編輯大旨猶是意也。劉傳曾序謂使人知福善禍淫之道，與賞善罰惡之王章相為輔翼，而不疑為惝怳，則胥吏修飭行政自為易舉，而能啓其向善之念，果報有足以動之，是亦有裨吏治之一端也。刑名家多兼重因果之說，如汪輝祖佐治臆言等書每載其事理，此則後世刑名學者經驗所得為古人所未及言者。全書凡分公門果報法錄戒錄、佐治果報法錄戒錄，并以顏光衷、陳宏謀、魏勉齋語列舉感應事蹟於後。公門為吏胥，佐治為幕友也，後為官長、幕友、胥吏各不貴功德，均為治公之重要例證，為公門中人所必諳。原本僅幕友胥吏二項，其官長一項乃徐氏所補錄，其跋云勿令下之人競修善行而服官一生造無窮惡孽，可謂善為補闕，柳得為政上下[illegible]之旨矣。

拔緣歌一卷 光緒戊申刊本

是編為朝陽南龍王山子復興善堂鸞壇所錄乩文，首有慈航佛命序，云真武大帝開壇於龍王山子，飛鸞顯像，作拔緣一歌，蓋拔度善緣之意。所降壇仙佛有慈航佛、濟公、老祖、真武大帝、土祇、蘇公、靈佑帝君、遊化帝君、逍遙大仙、白雲老祖等，降筆多為通俗宣講之韻文，或七字，或十字、十一字不等，文義頗為近俗，然時亦引經據典，不為太俚。惟臨壇者皆稱為吾佛，而濟公亦自稱老仙，其文亦[illegible]。多為北方方言，據訓文，壇內執掌有壇長、外主管、內主管、副主管、內櫃等名稱，亦可見[illegible]組織之一斑也。

勉行齋放生儀軌集 光緒辛卯刊本

清顧長祿集長祿字翰臣大興人又號悟明長祿於光緒十六年在京師通明寺結放生社勉行齋因即蓮池大師放生文及放生儀軌附以所選擇每月諸佛聖誕放生日期及放生規條及放生詩詞於後蓋為放生時修法事所用帙其詩詞錄呂祖蘇黃等作不合經藏之旨蓋其學識雜及於此也祇可入之雜家類矣

安樂銘不分卷 明德堂刊本

清王正明撰子文選續輯正明四川萬縣人始末未詳案是書正明序稱余居市井未嘗學問凡讀正蒙訓俗之書莫不信若神明近復獲覩安樂銘一冊不禱圖砡刊刻行世其侄文祖序則云是書之傳先叔正明公在日嘗以訓選弟因募諸公醵金付梓[illegible]南序則又云王子文選所集善書云云蓋是書正文正明所輯其全部實文選增補所成也書魚尾上又題傳家必讀每篇上下分格下格列安樂銘四川總督部堂蔣大人勸諭魏士良先生勸族俗言三文上格列聖賢佳言內載治家箴言等文百十則均先賢神聖之格言訓文首并朱子家訓後附戒煙詩賦應驗藥方孫真人海上方考佳言篇後署有翰齋選錄印章翰齋為文選字是其編確為文選所編戒洋煙詩賦則重刊時漢皋主人所益也銘為六字韻文皆倫常日用持身涉世之理於尤三致意焉其文曰與其朝山供佛不如捐賑救貧又曰三教雖兼釋道還是儒家為真亦足見其宗旨所在勸諭

為道光時川督蔣攸銛所作為十字韵文勸教百姓者魏士良萬縣歲貢生以篤行受旌見府志文亦篤實可行又附有欹器還韵各國三寶聖訓以篆文書之亦足見其襞集匠心惟正明意專主儒教文選則間引神聖訓文以其父子所見不件然神道設教固善書之要旨要之此書切於實用雅俗共賞亦是類之上乘者也

敬惜字紙善緣纂合錄 一卷 道光丁酉刊本

是編為兩種合編敬惜字紙錄不著撰人名氏善緣纂要為清吴鉀撰鉀字練齋直隸遵化州人始末未詳敬惜字紙錄據鉀跋嘉慶庚辰獲於鄭氏所載多神聖降筆訓文為文昌帝君樊化字紙寶誥勸人敬字紙文戒惜字紙詩惜字十八戒惜字真詮佑聖真君惜字文三元三官大帝惜訓惜字文惜字說七篇其末有單行之訓文方此編得以考見善緣纂要所述為勸人戒食牛犬戒淫載有呂祖戒食牛歌鍾離仙祖戒淫歌及食牛犬果報持戒功過格遇淫詩等文蓋鉀本刊敬惜字紙錄一書因輯戒食牛由犬戒淫等善文以附之焉

格物云云有疑知有不及眾之於物理不復不曉

綜其所學兩明同模……陸王之學

大學義疏一卷 刊本

日本西師意撰。師意又隸金城子，致力於經術，又博通新學。此書大旨以為聖教可常行之，惟能知其真旨，然不可不喻以時勢。西人釋耶蘇經卷，多參考實學新理，故布教少有滯礙。故以說古而不遺新為宗旨，舉朱子所謂三綱八目，一以泰西新學之理通之，可謂解經之新作。其篇目首標經傳，次曰疏，曰傳，皆以己意持之，不依傍前人一言一句。如釋大學之道為立教於君子以勵治理，小學者萬民同之，大學者君子所[illegible]之，頗為洞見原理矣。止云陽電積鬱而不得所止，則迅雷虹電怪電跳龍電歸其性所安，則風雲自定。人心意情亦若雲電，驟動心電持其平於中而不失所止，則七情自得其正，若不知止則意慾愛惡無所定。致知云腦容受諸覺，由其靈動之力，腦司發動謂之意，知啟意而定其所向謂之志，情驅意而催其動謂之慾，倶能以科學之理參証經義，自闢途徑，而著者亦取[illegible]成一家言。[illegible]

吳興州韻書一卷 手稿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有尚書故，已著錄。是編為其手稿，未刊。且首列古今韻書，次唐宋以來韻部表十家分部表，七家入聲分部表，五家合韻表，次秦石刻及雲谊校桌韻，蓋未竟之稿草。[illegible]所列韻表，來及江有誥，則未見其書也。其四聲分配多依戴氏，而於等韻音紐均未載。視江有誥音表[illegible]遠甚，謂霽至寘卦之字與志部為部，近儒支脂之為三部，又分祭泰怪夬與至部為二，其說誤引秦石刻泰山刻石琅邪臺刻石、碣德以下轉入寘至志部，紙旨止亦轉入寘至志部，雖此諸部平仄可通，而文字節奏既變，實已分為兩韻，未至不偶雅之字乃是四聲通用，其說甚新，然釋通用之說，未能據以定分韻部也。其於江永用易林用雜韻之說，亦不謂然，謂明於審音而昧於用韻，仍未通其所以然，則音韻通合借假[illegible]……

故不徒為舉業之資，亦道 任之讀編也

經學輯要二十四卷 石印本

清吳穎炎輯。穎炎字亮公，浙江諸暨人，舉人。首有李慈銘、俞樾、王詠霓、陳遹聲各序。是書共輯古今經解二十三種，以為制科所用者。穎炎學術根柢，編輯此編一以求實之學為宗，所採輯皆歷代師儒專門著述，錄載全文，合併分卷。易部取李鼎祚周易集解、姚配中周易姚氏學，書部取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詩部取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王應麟詩地理考、三家詩考、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春秋部取趙坦春秋三傳異文箋、杜預春秋釋例、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侯康穀梁禮證、許桂林穀梁釋例，三禮部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胡培翬儀禮正義、朱彬禮記訓纂，四書部取翟灝四書考異、總考凌曙四書典故覈，孝經部取孝經鄭注、臧鏞孝經鄭氏解輯，爾雅部取郝懿行爾雅義疏，說文部取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漢宋之學均能擷取其要，惟左氏不取賈服，似為於義未周；孝經鄭注無取二本，亦未能定於一是；周禮樂書則以其時尚無通解之作，故從闕如也。

其學亦不足以副之

二十四史論海 三十五卷 石印本

不撰者名氏。蓋光緒時上海書局延人所編纂。首有王以鎮、知新子二序。王序稱論史之難甚於觀史，主人有鑒於此，裒為旁搜博采云云，是謂書局主人也。知新子序稱今朝廷改治維新，改科舉廢八股，而策論凡鄉會兩試首場均定以史事。是編彙昔人之著作，蓋以適今各書院之課藝，而猶有簡略之處，則再延淵博之儒分撰擬題，合計共得三千條。首用泰西石印法以成之。凡分總論、唐虞、夏、商、周、春秋、宋、衛、鄭、楚、吳、越、秦、戰國、韓、趙、魏、齊、楚、秦、漢、西漢、東漢、三國、晉、六朝、唐、五代、宋、遼、金、元、明、補遺，各代凡三十五目。撰者自北宋以及清末，名論定評，間採雜說，足為大觀。惟所採僅限於文集，而與歷代史評著作未能涉及，蓋為策論揣摩而備，於貫通事理而略考據，就所載亦足觀人知世，千古得失之林也。

朱子節要鈔四卷　刊本

清潘世璜撰。世璜字理齋，吳縣人。朱子語錄廣博浩大，讀者苦莫測其津涘，明高攀龍輯節要一書，即仿近思錄例，分十四卷，足為後學津梁。世璜復節鈔其書第一至五並第十二，共為六卷，依近思錄分類標目，間採五子近思錄中數條附入，以存約取之意。但錄原文，并引詳闡明，于處不加注釋，蓋為研治之資，不敢妄下己見也。

傳習錄欄外書三卷　日本鉛印本

日本佐藤坦撰。坦字大道，江戶人，教授講學，為林氏塾長，擢儒員，安政乙卯賞耄老教授。坦究心於陽明之學，然不喜標榜門戶。此書就傳習錄本書欄上別列其說，蓋研讀時記注眉上所得者，後因錄以成書，仍不改其格式也。其書有校勘，有考證，有發明，有引證，然不體分總，列眉上。又於錢德洪本所刪諸條，以及王張施俞各本所多者，皆補錄於後，考訂極為詳覈。於朱陸二派異同，雖有所主，亦不至過阿其所好，能為持平之論。如論致良知工夫，謂非義襲助長可得，必樸實用功，如攻玉石，是知龍溪一派以頓悟虛見為得者，殊失文成之旨。又謂其求是有得，既救王學末流狂禪之失矣。又論朱子晚年定論，謂王氏委曲調停之無事於牾擊然異同，不敢自欺，抵牾非所欲論，朱學謂朱子諸書可取者匪鮮，譬之畫龍而待陽明為之點睛，可見其為學大旨。

管子餘義一卷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管子一書，文詞近古，名詞訓詁，往往後世弗傳，註家多無達詁。炳麟以聲音訓詁之學，疏通證明，所獲足餘，自得古義。如幼官刑則交寒害鈫，引說文鈫銷也，釋為鍺鈫，鈫銷燒交疆郊，引月令注，強境之地，謂即燒校強境。紹昧斷絕，引廣雅刎，剄斷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昧雉彼視注，昧割也，謂皆斬斷之刑。沈疑得民之道也，引說文告言不正曰抌，中民亂曰讋讋諄，諄當為哼，家語王肅注多言也，以正尹注訓為諄質之誤。有次浮也，有差樊，引既夕禮徹巾包牲樊，通播通振，引既夕禮設披，謂包播之差次。鑄枝蘭鼓，引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支蘭藏書，閼者順節，蘭者橫節，以證鼓樹之同名。天子祀於太廄，引說文讀瑣離騷靈瑣，為祀門之禮。說皆精確。至如謂侈靡篇形有時而變乎一節，乃管子述讖，引左傳所載史蘇證之，謂應國即晉國，實得殷騰晦言於既往。至如謂蒙孫即曹孫宿，以証讖緯蒙孫當塗高之說為魏氏代漢，亦為穿鑿。其他附會，皆未可盡者，闕亦有待究，以闕疑為多云。

雙趾歌一卷 道光刊本

清陳盛韶撰。盛韶里貫始末未詳。據其道光十一年自序，稱書於興糧廳署，疑曾任糧道人員。又云其七載宦場，閱歷稍洗冤錄之最要者，衍為歌四十八首，以便誦。凡折傷、毆傷、縊勒、溺水、燒傷、毒傷、墮胎、滴血、合檢、地中暑蒸、痺瘋、壓死、雜傷、疑難，都十二目。每目各繫詩數首，詩下復繫註解以明之。首有凡例，謂洗冤錄有要義，即傷痕之特徵，証相驗時必細心審視者，故入歌；有餘義，如眼閉拳握之類，事勢變改，輕重互易，有時不能概拘，註設疑一一照合，故不書入歌；生前死後真偽關係不小，因其要緊，故入歌；凶器種種不一，難與書照，尖刀斧痕一切俱不入歌，正恐以詞害意；稍片毒近來多有，故入歌；薄泉呈報命案獨遲，屍用鹽浸，于將又參考入細。蓋[illegible]不洗冤錄而作，參根據經驗自所得者，所謂亦有[illegible][illegible]用之書也。

易筋經二卷 同治刊本

舊題後魏達摩著，唐般刺密諦譯，下卷附錄，清季來章輯。是經傳達摩在嵩山少林寺化去，面壁處碑砌壞于風雨，寺僧修葺之，得一鐵函，中貯以臟識經帙，二曰洗髓經、易筋經。洗髓經言臟腑，易筋經言筋骨，皆闡內功之道。其洗髓經附衣鉢秘而不傳，惟易筋經行世。然皆梵文未譯，至唐世般刺密諦譯於蜀之峨嵋山，以授徐鴻客，鴻客授虯髯客，虯髯客授李靖。前有貞觀二年李靖序，紹興十二年牛皋序，及後刻咸豐八年潘霨、同治十二年宋光祚二序。易筋者，謂髓骨之外，皮肉之內，莫非筋，連絡周身，通行血氣，凡屬後天者，皆其提挈，借假修真，非所贊襄，且見顏靡。大旨分內外兩種，內功養精氣，外功强筋骨，而歸於一致。其言曰：煉筋煉膜煉氣，始為全功，煉筋而不煉膜，則膜無所主，煉膜不煉筋，則膜無所依；煉筋膜而不煉氣，則筋膜泥而不起，煉氣而不煉筋膜，則氣痿而不能宣達。煉壯之功，外資於揉，內資於藥，是初學入門之大概也。惟

為總論，膜論，內壯論，揉法，采精華法，湯洗法，內壯丸藥方，鹽洗藥水方，初月一月三月四期行功法，行功輕重法，用功淺深法，內外工夫，木杵木槌說，石袋說，五六七八月行功法，配合陰陽法，下部行功法，行功禁忌，下部洗藥方，用戰，內壯神勇，易鍊手餘功，外壯神勇，八段錦，神勇餘功，貫力運力勢法，十二勢圖，搓膀腕法，拖鍊手足，鍊指法。下卷附錄為玉環穴說，打虎狀元丹方，大力丸，洗手仙方，任督脈圖，骨數，氣血說，分行外功訣，外功論，及內外功圖勢，全圖說。此書雖於歷代藝文志源流未著錄，然少林寺僧自唐以來相傳武勇，近後世遂為技擊正宗，甚為傳自少林寺僧，則無可疑者也，以此書為入門之圭臬焉。

養生保命錄一卷 天華館本

不著撰者。是編大旨為勸人戒淫，凡二十一則，附勸說十則及戒淫歌詳註、文昌帝君戒淫文、呂祖戒淫文、金科輯要、錫實清節條例，首有光緒庚寅懷鳳池序，謂其友和致中醵資重刊，及民國六年吳鄭靜觀氏、乙丑李時品二序，末有己未曹志遠跋。據李序，文昌、呂祖戒淫文及金科錫實清節條例皆重刊時附入，蓋是書以遠色編為藍本，所載多採其文，言多切實，警惕而節目詳明，尤為便覽。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菜根譚二卷 刊本

清洪應明撰。應明里貫始末無考。前有乾隆四十年釋㵾顧、同治四年許怡二序。凡分修省、應酬、評議、閒適、概論五篇，所述皆抒所自得，大旨以提躬養性，歸於清心寡欲，閒處無為，則參合儒道，非粹然儒家言也。蓋其見地明利，於世俗榮利皆能看破，其理遂歸於閒散自得適之一途。如其閒適一篇，多屬此旨，而概論尚不失庸言庸行規範，間多格言法語，而篇末歸於閒澹之旨，如云此身常放在閒處，榮辱得失誰能差遣，此心常安在靜中，是非利害誰能瞞過，是合西晉玄談、戰國陰謀而一之矣。宋儒云咬得菜根，百事可為，蓋儒家刻苦自勵之語，是書以為命名，蓋未能副其實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測繪儀器考一卷 刊本

清羅長祹撰長祹湖南湘鄉人翰林院庶吉士是書所列皆歷代儀器新法儀器二門歷代儀器自上古以至明代新法儀器皆泰西制造各器凡歷算測量所用一一標舉出處以備考驗蓋其官翰林時見以陳厚耀惠士奇皆以推步天算受知于時為詞林故事而風從事風興國旗測算之學以新法諸儀攻求經緯度分野以圖說復類為是編於古法詳其器於新法詳其器之制與用法若測量之需普雷男爾儀度時表經緯儀紀限儀象算林儀諸器歷象之子午儀渾環諸器均叙述測驗算方法至差詳觀惟是書作於光緒二十二年其時西學儀器製造研究已突飛猛晉長祹書及機錯甚多蓋聞於見聞所限缺實地考察之機會者矣

金科賞例選讀 天華館本

民國李時品輯首有民國丁丑自序謂蓋自金科輯要選其賞善諸格以為執簡御繁之法以便學者是科原總分誅宥賞三大門而登賞格者自可逃誅更爲用宥且若能受上賞餘賞均在所包則大欲守約於是科者其必從賞例中簡練揣摩入手賞例共有四十六格修士所九重者有九為福先延嗣考終穿幽通幽祿全福流芳獨樹又於九格中能得全福流芳獨樹之一者餘格皆在所包因於各格中選得一百六十條飭修士以便持循末附金科賞例選格說計表

金科輯要惜字條例 天華館本

北京金科流通靈輯首有弁言目及凡例金科輯要內載有惜字條例並發明各節述天律賞罰此事甚嚴明足為勸戒之資該處特為摘錄付梓以廣流傳蓋為別行之本也其凡例云咸豐六年文帝傳知都司屬武昌顯祿二使會同本宮仙衆降筆於湖南醴陵縣擂鼓橋識書林清大學士李鴻章奏請將是書收入道藏以廣其傳其事頗不見金科輯要序錄中蓋實莫須有之事也

經濟尋源六卷後集三卷 文寶書局本

傳關帝降筆首有同治乙丑關帝及諸葛武侯序覺空子發凡關帝示訓同治時降筆於麟經閣未詳所在是書蓋接心傳語而作宗旨多言心性天人之理以啟發三關為主三關者初關以際接自然為下手由無而有有之極而後歸于無二關從無極之真下手歸於太極之蒂三關則以無極之真凝合於太極之蒂煉成一元所謂三才定位又有天元現象地元正位人元出於是以魂魄天人合一體先後合一所謂經濟即孝悌忠信禮樂刑賞等篇亦純從天理人情上立論教人於自家身心性命上去覓源頭以性功即學問學問即經濟謂所說神天造化等義正是學庸希聖希天之旨凡所引證以[illegible]儒及宋儒語為多蓋更金丹烹煉之學為降筆書中參合儒理之巨觀者

警世要言不分卷 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編乃匯集降文八種曰關聖帝君降救劫文呂祖關聖上帝靈寶真經勸十字韻文及關聖帝君荊州降壇亂判救劫文（案亂當是乩字之誤）格言摘要齊家法語道德勸人方以紫陽真人南無阿彌陀佛註解等曰八德功過格又金光古佛空字解勸世文曰袖訓必讀為太上感應篇關聖帝君覺世經帝君陰騭文元天上帝金科玉律曰快看看為玉天君飛鸞顯化救劫諭文王華仙子諭文白雀寺救劫仙方曰南海佛救劫文為觀音大士降像諭文文殊菩薩降慶寶偈南海觀佛救劫文曰呂祖天律萬法修規呂詩注經曰冥罰註律及文昌帝君總海迴狂寶訓警世摘言壽生經戒生人在冥府大清律數目及之事頗為罕覯其餘戒亦有不見集錄者有白話有文言雅俗間出仙佛並見其分別部類尤未明晰蓋叢亦雜合刊而成無既系可言第足以為考覈之資而已又凡降筆所錄佛菩薩諸文大氐依托文至鄙俚或以道家學說講之全非藏義諦既不能入釋家類又不宜歸道家衹可附麗於本書中從其大旨所歸云尒（不列標目）

胭脂牡丹六卷 刊本

不著撰者名氏是書專為清代仕途應酬而用凡賀壽賀節賀喜慰唁請安感謝薦託借貸各種雜件雜有補遺摘古對聯十五目其摘古一百乃擬錄前人所作名由附有隨園尺牘玉茗堂尺牘摘句及聊齋誌異摘句至知其人無甚學問之淺陋矣別稱一日內外名官之別稱亦足考時俗一班對聯僅寥寥數副亦多無甚通者蓋世俗通用之書當時值中其書命名取詩內自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之句其俗可知矣顧名思義其書體例可想而知矣

心身藥四卷 道光甲辰刊本

清□清虛編。清虛別署丹巢道者，又號靜緣子。自序稱其隨門弟子之請，閱陰騭報應之理，更集經驗之方，合為一編。但其例言則稱呈仙師所批定者，蓋亂仙降筆。蓋是編前部多錄神聖訓文，所以治心者；後部全載藥方，為治身者，故名心身藥云。又是書向不分卷，次重刊時始編為四卷，復有首卷以弁於前。卷首為勸行聖訓、太上感應篇；卷一為元皇帝君陰騭文等十二篇，內有丹英先生陰騭文注尾、隨時示道、向諭者格言、知命說四篇，即是書之編者也；卷二、卷三、卷所載悉為藥方，凡內外兒婦各科均有，而於婦科言之獨詳；末附呂新吾閨戒及婦人望江南詞，亦為訓飭婦道而設者。後增刊有婦科十八論本。

家庭直講二卷 刊本

清陸釣川撰。釣川，浙江嘉興人，始末未詳。是書為勸世演講而作，用白話體，俾能家諭戶曉，盡人可知。內分存心、立品、言語、作事、讀書、經營、耕織、技藝、儉樸、警戒、勤勞、父母、祖宗、伯叔、兄弟、夫婦、教子、訓女、睦族、鄉鄰、親戚、朋友、雜類、僕婢、濟人、愛物、刑法、報應，凡二十八篇。上卷標端本務實，計十一則；中卷者循數睦計八則；下卷應酬世務、積善畏刑，計九則。中所論多庸言庸行，執業行事、接物處世之道，頗為切實近用。惟書內刑法一篇，略有改易，蓋民國時吳兆元重刊所改，因國體更變，遂覈舊刑律之不復適用也。其論儒道原非聖人之教，若愚夫愚婦非儒道不能勸化，他又引蓮池大師放生文、純陽祖師戒殺歌、莊子先生除神罰等語，則仍不能以純歸儒家之通目之矣。

徹悟禪師語錄一卷 河南刊本

清釋際醒述、了亮集。際醒字徹悟，一字訥堂，號夢東，住京師覺生、資福兩寺。乾隆間參粹如於廣通寺，得印心，為臨濟三十六世、磬山七世，後繼席於廣通寺，領衆參禪。迨丁卯歲，乃歸心淨土，輟參念佛，將其十餘年之語話積稿，悉付於火。他人於灰燼中撥出若干則，已百不存一。其後復積有所作，為門人輯為是錄，則多為開示淨土之文。上卷為示衆語錄，下卷雜著，其普說兩有解各篇，皆純演淨土宗旨，兼融通於禪宗之說。所言淨土願信行三旨、罪業懺除、善根成熟等義，均深切著明，有資啟發，而於華嚴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旨，反復推詳，尤三致意焉。其說一寸時光一寸命光，提撕警覺，不遺餘力，亦足見其致力之勤。念佛伽陀百偈，以宗門棒喝之文，作蓮邦讚歎之用，尤為是宗有數文字也。

莊子解故一卷 章氏遺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有春秋左傳讀敘錄，已著錄。莊子書多古訓方言、假借，學術專詞，間亦往往有之。後世注家不識古誼，多失其本解。炳麟以聲音訓詁之學，求其文理之難通者，其足疏通古義者，發明實多，而武斷者亦其間。採用舊說，未足亦以盡，如人間世小枝世從俞說世借為拙，大宗師厲乎其似世乎，俞說世假為驕泰，泰字。在宥篇禍及止蟲，孫說引墨子異類，當從崔本作正，蟲者旅蟹之屬，無可易者。至應帝王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孫說謂胥通諝，訓才智。天地篇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孫說兄即況，弟為夷之誤，如其說，則於本文之上下文理皆不可通，反不如舊注之為長也矣。其自說如釋弔詭為諔詭，謂弔叔古字通，即俶儻字；知雖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謂落通包絡之絡，引易智周萬物，彫即周，字雖堅

白君縣寓謂縣寓即案字為名家言均根柢古訓補正舊說所不及至寓言受才於大本復靈以生謂復靈即茯苓引史記龜策列傳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大本則松根也說亦新穎可喜若人間世篇迷陽謂陽通場引爾雅場道也即迷塗則不免訂羣文孤證並假借字之說顯類旁通展轉為訓將汗漫而無所紀極是欲明古義而反晦矣至其翔護之處實足闡明古訓裨益實學要非俗學媕陋者所可及也

齊物論釋定本一卷（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炳麟以莊子齊物論一篇為一往平等之談非獨等視有情亦離言說名字心緣諸相其文既破名家之執而泯絕人法兼空見相上悟唯識廣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於此故為是篇解釋一以莊說通於佛學為宗廣引佛教經論判為驗證其中間涉西哲科學及因有名理者不過什之一二而已未先秦道家精微學說頗有闇合於佛學者惟思想學理均根本不同蓋佛學為有條理之研究道家為空洞之理論是未容牽據一二偶合之言證其即為一體之學與是論所証莊子通於唯識之大端者如南郭子綦節吾喪我謂為人我法我之雙亡天籟吹萬者即喻藏識萬喻藏識中一切種子素吹萬者喻略似藏識藏分至人我法我之執一切種子所喻並未諦且吹萬義只近藏識三相之異熟果相其於能藏所藏執藏之三義亦未能具足無又謂真宰為阿羅耶識意根恆審思量執以為自我意識分別所不能見

故曰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則莊真宰之喻略如心
法之心王心所惟術宰字之義猶以心所為近其誤
亦與上同至謂靈府有藏義即阿羅耶識靈臺有
持義即阿陀那識是莊已會頗藏識三相則毘
播迦識又何從安立乎庚桑楚靈臺有持蓋謂
復有持靈臺者非阿陀那識持一切種子之義若
其解業入而不舍謂為六麤所起業相則業力之說
本出佛教中土未之前聞而謂莊已會斯旨真
穿鑿之奇矣古之人有所至矣節謂無物之見即無

我執法執有物有執有是非見法我二執轉益墮定
皆徧計所遝依他起自性果且有成與虧乎哉二語
乃圓成實性實無增減則莊明分次來始有物有物
未封有封未是非三等其說正與三性有殊而次二
者亦未諦於依他起性義也莊文若斯甚多將不
勝其附會矣謂天倪即自然之分成唯識論契經
說一切有情無始時來有種種界法爾而有界即
種子無盡緣起色根器界相名分別悉號為種即
天倪義引寓言篇萬物皆種也始卒若環莫得

其倫是謂天均天均即天倪以為證則莊天均天倪
本屬兩言其為一解無明證惟天均之說頗
近種子麤相然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自為其獨有
學說與唯識種子現行返熏藏識為不同未應
即以唯識種子解之罔兩問景節釋待義通緣
生引庚桑楚篇有生黬也節謂與緣生十二支大
體相符駁唐代沙門謂莊生不知緣生某彼節特
言生死之大分實異緣因之諦理此所云待者蓋
謂形識之分故下文又云吾所待又有所待而然則

謂識之所本與彼節文義本不相蒙是更非莊之
本旨矣若其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通華
嚴經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義博徵數學進位退位法
科學原子細胞原理補正法藏華嚴說以最新學
理闡玄言之妙諦是固其亦為附會而獨有發明
者也要之其牘解之失終不掩其精蘊所得可
謂非徒為莊書之辭解亦自成一家之言也已

齊物論釋一卷 章氏叢書本

章炳麟撰。此編為齊物論釋之初本，蓋先已印此書行於世，其後章氏重定此本，於舊說頗有更易，故別行為定本。浙江圖書館刻其叢書時，因并刻之，兩存於世。此本首有炳麟自序，後有釋宗仰跋，其文義與定本相異者，如南郭子綦節，故以地籟殊喻意想分萬竅怒號，喻世界名言各異，吾喪我節之說，定本刪去，易為名相所依為人我、法我，為其天地一指節，定本所載，徒充符篇所言靈府即阿羅耶，至恆轉如瀑流也一節，此本在因兩罔景節釋中，非彼無我節，云此論真心無生滅心也，定本更為此因彼我之說而論真我、幻我也，身無體驗，此本惟有，定本作神經立制，即且定本作神經但單細胞，靈臺為阿陀那識一義，定本增有德充符篇心為阿陀那，常心為菴摩羅識之說，夫隨其成心節，定本多解水火地風唯心變現，若爾人生軀體唯是四大集成二節，體觀子節謂田子方萬化而未有極也，此乃神我說，亦通如來藏，定本更為所謂我即如來藏不變隨緣者也。昔莊周夢為蝴蝶節，引大宗師卜梁倚事，謂為佛法之遠行大士，定本則增田子方篇老聃遊心於物之初為十地，向盡至究竟地，貴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為不思議隨處普現色身二說，其自注亦以定本為較多，亦有此有而彼無者，莊書玄義本無定解，以人佛學之理釋其近似之文，尤從橫皆可，成理為說，定本之說雖較為精詳，而此本之舊解於義亦未嘗不可通。宗仰跋云三藏妙諦條理可知，內篇宏義難觀，其於章氏此書殆有微詞，并實炳麟之諍友，定本削此跋而不載，其或因是故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仿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版式

純陽呂帝心經一卷 文奎齋本

傳呂祖降筆。是經為四言韵語，述以心治心之法，即以道德之善心，克制邪僻之惡心。凡述以老老心治不孝心，以長長心治不悌心，以下百十餘句，雖多本儒理，性言固庸言庸行所不廢也。末附偶及消災增福良方，為良藥十八味，孝順十分，陰騭全用等，切忌笑裏刀，暗中箭，平地風波。其言雖近俚俗，然苦口婆心，未嘗無益於人心世道也。

不著撰人名氏

正一雷闕桓侯大帝明倫忠勇寶懺 排印本

是懺為奉桓侯大帝者禮拜之經懺。桓侯大帝為張桓侯，執掌上天雷闕，故云正一雷闕。蓋與桓侯忠勇經並行者。案桓侯之祀，盛於川中，其經懺或流傳自川省者歟。此懺凡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五倫，皆有懺儀式，並同釋道二教所禮拜之神祇，共二十有五。儒釋道之聖賢仙佛皆有焉，蓋主三教一貫之旨。懺文所說，為三綱五常五倫八德，則獨以倫常日用之道為要也。其文詞最為淺雅，引經據典，斐然可誦，如出名家手筆，為神道經文所罕見者云。

桓侯雷閬忠勇尊經 排印本

傳桓侯大帝說此經不詳緣起所自其是否爲降筆不可考案經文上帝封侯執掌雷火二部爲五大雷君說此經似又非乩筆也全經文體首尾皆仿佛經爲四六句文敘臣子忠孝之大義及桓侯降世三武三文事蹟三武三文者夏龍逢商比干周蘇信漢桓侯唐張巡宋岳飛中惟蘇信不見經史無所考見其事蹟唐張巡宋岳飛一說又見桃園明聖經末爲訓戒奉行五倫及五大雷君所作偈讚

桓侯大帝明道經 排印本

傳桓侯大帝說不詳緣起所自凡分十一章曰性善立志讀書受教愼交崇儒闢異篤信人禽之辨成己成物皆源本儒家義理之學闡明立身修己之道每章末附歸結以孔子之語言以爲取正焉於每章後標題右第幾章亦從學庸朱傳例也其文言簡意賅深有法則如古格言法語亹亹可誦如崇儒章云三教之一理惟儒可宗不言玄妙使人難窺不言烹煉使人難行不言拜佛持齋啟天下謗口不言證果成仙闢後世弊門其評三教得失可謂要言不煩而是經之大旨亦不外乎茲義矣神道經典中純宗儒義若此經者頗爲罕見此經與忠勇經懺多爲合刊本蓋便於誦者奉持之故惟諸善籍中罕所稱引度其傳世或較晚於明聖覺世諸經卷末附載淨口心金光解穢諸咒並道家所習傳者

長生妙道勿藥玄詮一卷 永盛齋本

是書又名陸地仙經，傳爲馬氏遇仙人張姓所授。凡是書戶部尚書馬原序稱其祖任慶陽縣，因感山嵐，遇仙師治之而愈，并書此言授之。馬不詳其爲何人，考明史馬文升傳，年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衰，他書亦不載其學道事，又文升官乃吏兵二部尚書，非戶部，頗疑後人附會其事爲說。胃芳林序亦云豈以其易故託仙師以神其說，殆未可知也。書凡五言詩二十句，言導引養生之法，每句有馬所釋義，與詩旨相發明。後附錄內經調息法、蘇子瞻養生頌、小周天說及道經六字訣、一秤金訣、金丹秘訣及李東垣醫說各條，後有續增釋義增注，乃道光時魯石如撰。析如號守味禪，順天人，跋稱汪昂採此法輯於醫方集解之末，因於本集之外另增數條，發明善惡禍福之報，俾修者以知栽培，是此書實因昂書以傳也。

馬氏者

進化究原二卷 晦視山房刊本

清丁守存撰。守存字心齋，山東日照人，道光乙未進士，以道員發直隸，留心西學及奇器火礟製造之法。道光二十一年，以大學士卓秉恬薦，諭令進呈方略，特旨令隨欽差大臣賽尚阿赴天津製造地雷。咸豐初，復隨賽尚阿赴粵西軍，函致炸藥轟洪秀全未遂。復奉命贊辦大順廣團練事務，詳見其人機石礟用法總述中。是書即其講求所得筆之於編者也。書內原題一集二集，而書口別署上下卷，蓋似以隨時撰集付刻之作，未竟，或有其他餘稿，今悉不可考矣。首沈兆澐序稱其於河洛先後天融會貫通，既多發前人未發之義，而摭餘說一卷，亦復總括中西之學，推闡書致而能挈其精與。考其論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及河洛先後天諸說，多根據周邵朱子及江永之說，謂先天卦象與洛書比合，以洛書配先天，河圖生後天，八卦干支爲氣形相化，先後分合一貫之道，大抵以數位五行氣形比附會卦氣，証不出宋以來數學緒論，自謂神物所啟，豁然生悟，翻數千年之成案，實不足爲是書重，而其推闡物

雖不盡得西學之精微，亦

理之說及所載水器火器製造等法，轉為諸者平生心得所在，足為是書之精萃也。其原氣、原形、原水、原火諸篇，多為研究天地間自然物理，如地球日月之運繞、電氣潮汐虹彩火山地震各原理，於泰西學說皆條詳為採納，引證推求無遺。據餘論所述，則以出於己所發明者為多，如論火藥燃而地上氣與氣積，致推墻倒屋，以證空中之氣為力至大；以空玻璃器倒入滿水器中，氣必收小數分，證水重於器，水愈深，力愈重，氣所不能收小之處，即與水力相均之數；窗透日光，乃係圓影漸漸放圓，以孔之大小與交線去地遠近為濃淡，影外微險是日體左右交線處，故愈遠愈寬；凸心鏡取大用返射，以全光收入斂而放之；天色玄，地色黃，玄黃相配即綠色，故草木之色上者青多於黃，下者黃多於青，萎落入土全作黃色，足見其於格致之學，皆能研有素，非歸心空談者比。至謂輕清二氣生於先天之乾坤，養炭二氣生於後天之坎離，月即巨冰結成等說，則無實驗之談，不免於附會支離者矣。

禘論辨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范宣撰。清馬國翰輯。宣有禮記音，已著錄。是書輯論禘，或推闡古義，或斟酌時制，頗能自申其說，而間或失之迂回。如以書疏間注出盧植，即葬後柩之義可見。鄭用大傳之是，杜解以表之，派殺暢難，歷引春秋相難，而所據皆闕之末，失因謂禮有正有變，能究靈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通人之論，得未嘗有。以難記謂大功親以下之殤，或作大功親之下殤，為傳寫之誤，深得鄭指，否則下殤何得有弟，誠無解於諸儒之駁議，鄭亦何至有此謬妄。其他謂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以傳重；謂大兒無子，小兒之子應服三年；謂庶子有母之喪，嫡母雖貴，豈得屈降支子；謂禘無奇，疏稱孤孫孤子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此類或主經或通變，皆可遵從。謂設奠宜備帝王神祟，王儉雖係其太重，而後世竟見施行；謂斂主宜別立廟方之歷理，許敬宗雖以為事無典故，而亦稱其頗協情理；謂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謂舜有拂卿無碟辯，碟辯起於

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今皆未詳所本亦可謂儒博通綜者矣非以檀弓防墓為防虞氏地名此與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同一紕繆魏孔疏云如庾之言墓塋不崩鄭何以言修之而來此子何以言古不修墓可見大傳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以宗字絕句謂嫌與上文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混故復解以宗之義意頗不悟而句殊欠順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以為在有二義一有生存為在一亦旁例為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則未知下文别言母在不稽顙此處乃誤衍母字而曲為之說周神大祝賈疏所引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首足正范氏所見本之誤又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以為母喪既練降服大功則易衰其餘則否此以變受通例為言未始無見但服問云小功不變喪之練冠似三等大功皆變若正服則大功已不易練冠彼何以云小功不變此文何得渾言以大功之麻易之賀瑒云其三等大功惡顆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重故皆

易之當以此說為長是可為范氏進一解者也其中大功之末一節乃范汪說見通典六十非范宣說馬氏誤輯又父母墓毀服議一節與本文不協此乃通典標題原有旁注曾祖從祖墓毀附之字范宣曰上原作孫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十五字當去彼六字易此十五字馬氏貿然録之抑亦疏矣

神記范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范宣撰清馬國翰輯宣字宣子陳留人博綜眾書尤善三禮郡舉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皆不就事蹟具晉書儒林本傳是書本二卷今祇存十二條往往可以考見字之本音及諧音與徐邈者相伯仲如月令蝗蟲為災蝗音橫考程大昌演繁露云徽州稱蝗者皆作橫音疑此亦橫讀之橫當讀戶猛切不讀戶盲切與徐音華猛切合蝗橫並在今段氏音均表十部也樂記卵生者不殈殈戈質切音溢考血聲在十二部益聲在十六部不相通轉而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左襄廿七年傳溢作恤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洫也釋文洫本亦作溢是古從血從溢之字聲近相通說文無殈字當從外偏以為即殟字殟從𥁕聲在十三部廣韻十一沒烏沒切在十五部一與十二部近一與十六部近尤可悟其互相通轉也中庸一卷石之多卷音羌遠反一作苦遠切其音相同蓋讀如大司樂大卷之卷卷者卷聚之義與鄭注卷猶區也之訓合詩假樂有卷者阿毛傳卷曲也

亦是此義李軌音權七經考文云古本作拳恐非鄭意亦非鄭本也表記惷而愚惷音陽江反又丁絳反前者明其字從春與從舂訓為亂者不同在九部後者謂字與戇同在八部兩部通轉最近也閒表志愿氣盛憲音隱考說文心部𢡄煩也从心濦省廣韻二十四旱憲旱切蓋以為滿亦猶古音在十四部今音問者在十三部兩部亦通轉最近也大學於戲戲音羲考詩烈文作於乎釋以抑篇兩言於乎小子前者文選出師表李注後者離騷王注均引作嗚呼雷漢王曰於乎豐鎬鄭記亦引作嗚呼說文部首烏孝鳥也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亏部亏於也象气之舒亏兮部乎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口部呼外息也）於象古文烏省是嗚為增字於為古文乎為烏乎之正字呼戲並段字廣韻十虞以戲為古文呼字非也今不云音乎音呼者戲羲皆許羈切在十七部為音同乎呼戶吳切呼則荒烏切在五部為音近范氏辨別甚細也古者願言於和羹典於縣哉詩文王於昭于天於緝熙敬止是長言於乎抑及雲漢固是短言呼亦段字也徐邈亦音羲羲者所本哉不謀而合其他亦都

可斥譚史稿其於學手不釋卷宜平該學之至於此也

禮論條牒一卷（玉函山房本）

宋任預撰清馬國翰輯預字畀未詳隋書經籍志載是書十卷注云宋太尉參軍任預撰則其仕（官階）尚可考見也今祇存二條一論帝王之改樂一論後壇之方位蓋當時條上議禮之件故稱條牒非為說經而作其引孝經緯樂緯等所列伏犧以下樂名以為周禮損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易繫辭鄭注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此不存者其義亦然然鄭謂棄五帝之中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如其說是三皇以質少昊顓頊帝嚳無所改作故樂皆不存而漢書律歷志三統歷譜於少昊諸帝皆云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則劉歆說同時自有少昊諸帝之樂以年代寖遠遂廢不用其說互異參之緯書所載以劉譜為長任氏前既據漢書禮樂志為說而此不及律歷志未免疏略且伏犧立基神農下謀祝融屬續三皇以質亦未嘗無樂五經通義云五帝三皇樂所以不同何樂以象德有優劣故不同（北堂書鈔一百五引）是可從改樂之說也（詳大戴樂賈疏其引條牒論以至案此知有改樂之法也止下文案孝經緯云云）

當為賈說今姑錄輯本篇之其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故日在社北當以在北之說為是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此但言社稷並在未位不言稷在社何所未位者以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稷在右是為未位也蓋以周社神通故云社稷皆有壇而非環以垣其垣東木為之而塗以土亡國社屋之屋其上棊其下不樹以木國社有樹不屋亡國社在中門之東國社當在中門之西中門內為內朝故日間於兩社宗廟在亡國社之北稷壇亦當在國社之北此融會郊特牲左公穀三傳及晏子春秋而言亦以為稷在社北不在社西任氏反主社西而以在北為𢾍說是為無識金鶚求古錄禮說云社字从土明是土神稷字从禾明是穀神穀為土所生故社尊於稷而穀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地道尚右何以社反居稷之左社宜在稷西此不易之理此駁稷在社西之說純以理言若未見在社北一語說者似矣而尚未盡也至用玉無文今神用兩圭有

邸蓋當時從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之文推見而得後崔靈恩三禮義宗云社稷同四望其玉蓋同以圭銳首象土生物通典四十五引又於郊特牲社稷太牢云玉當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孔疏引即是此意而任氏竟無一語發明迷於所本而係孫無足取以其乃劉宋人說聊備一家而已其書為政書類典禮之屬今姑仍馬本錄於此焉

周禮疑義十九卷 本貫逸錄詒經堂續經解寫本

清吳廷華撰。廷華字中林，仁和人。康熙甲午舉人，官福建海防同知。四庫著錄其儀禮章句，攷原本章句目錄後有其子壽祺識語，稱三禮疑義皆繁未克即刊。學海堂本蔵述附記亦稱疑義原稿存汪孝孫處，擬要疑章句或疑義改名，未是。張金吾編輯詒經堂續經解，曾將全書寫入，此即三禮疑義之第一部也。原書四十四卷，缺四卷，存二十八卷。其體例首經文，次引鄭注賈疏及他說，或程下己說，分訂義疑義二例。每多删節移易，前者為所取，間加案語；後者所不取，往往掊擊甚力。前有無年月自序，謂注疏大概割裂經文，傅會史傳，經文史傳之不已，又廣之以緯書；緯書之不已，又廣之以漢法、莽制，且又好為武斷穿鑿之說，其義既棄，其疑益多，是皆為漢時禮經會元所載。孫弗息說經責有據，不引經文史傳，將引何書。緯與讖有別，每與經義比附，多七十子之遺言，況元所訂詁經精舍文集有綜卷原等緯候不起於哀平辨凡五篇，言之綦詳。其引漢法莽制，乃舉今以曉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法由來已遠。禮器周禮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孔疏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蒙是其法。格於孔門，正而議武斷穿鑿，附又未知鄭君推行之法，正所以補經。其後賈疏亦用此法，為陳澧東塾讀書記所稱道者。若有依緯釋義之例，如孔子言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言畜君者好君也，洚水者洪水也。又序者養也等，他書尤難悉數。是故又於序官酒人下稱其奄閹以奄稱，古者從坐稱今之侍史官婢；經文膳夫庖人下稱膳之言善，庖之言苞。大宗伯以禮神四方下稱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等。原書缺此見太宰祀五帝下 掌次若凡諸侯之禮下稱裸其哀云云，皆不足以相難。觀孫詒讓正義可見。序官乃立冢宰下謂冢宰太宰為一，則總百官曰冢宰，主天官曰太宰，二者自別；內豎下謂豎不可以名官，則左氏昭四年傳以為豎官，將何以說；夏采下謂即國語大采，則被文又有小采在，周禮為何官；絜壺氏下謂壺不可詰，則絜髮攜束髮絜壺謂采持何謂之有道；道僕下謂道是行道之道，則所云興諸臣行先王之道者，乃釋采跡名道車

之義道名注王行道德之車可以五從訓方氏下謂
鄭注主教道四方之民與經不符則經文明云正歲
則布而訓四方鄭正歲屬經指朝大夫氏下謂庶子二
字不可解則此乃都家貴族之子弟亦命而在官者
故云於府史胥徒之前當屬之處下都則亦有庶子
安得以為錯衍經文太宰正月注周之正月此蓋別
於正歲之為夏正周禮義例如此乃以為夏之正月
載師宅田等注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云云此謂受祿
者其家有所受之田是為半農人非即田祿乃以
為皆為田祿而設 原書缺此見太宰八則下 司服冠弁服注冠弁
委貌此以弁加於冠上謂之冠弁服猶下文以絰加
於弁上謂之弁絰服故以委貌釋冠字乃以為冠字
由弁服二字因 原書缺此見序官弁師下 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監
一國君也此與太宰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
又引書王啟監一貫乃以為前後互易鄉以州君注
鄉則南鄉甄東鄉為人此當根據世本二氏皆系出
宋戴以他書頗可考從見孫氏正義乃以為無考服
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注王者之德無不服此釋

官名服不之義乃以為廟無無謂方士縣灋注縣師
之職也此與稍人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相同
乃以為縣鄙之法司刑掌五刑之灋注夏刑大辟二
百云云周則變焉此本呂刑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
故稱為夏刑乃以為穆王變周法非周變夏法大行人
繅藉注繅藉以五采韋衣版若奠玉則以藉之此蓋
以其畫采言曰繅 以其承玉言曰繅藉與聘禮無違
屈繅為繫玉之繅曲禮有藉無藉為束帛之藉絕異
乃以為五采韋衣版曰藉用組繫圭而垂其餘以為
飾者曰繅考工記輈人輈中有濟注用力均者謂遠
此謂輈用力均調輈不外出軌不內傾而七寸輿版
與輈亦相承而安故濟得以久遠乃以為不可解韗
人啟蟄注孟春之中也以為時驚蟄本在正月宋漢
始改為二月乃以為孟字衍匠人世室注書稱有世
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神此本明堂位為說用先
王禮即承書言乃以為禍 世室用白牡 見事而議其謬凡此數昧
經義或失鄭指均不足信其他謂序官如天官之奄
士看官內外宗女有爵秋官朝大夫之屬皆不經 天官

官（序）冥氏至銜枚氏設官細瑣（秋官序官）五官序官未必皆神怪之為（天官序官）作於鄭（秋官）士師邦諜疑後世增益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阞圍當作徑五分其轂之長長當作徑輈人蓋弓參天以下疑錯簡治氏重三垸弓人利射深均疑誤此記不合經者甚多若梓人抗而射女則甚謬皆不得其指而妄疑考工固非周禮然必在秦前乃一則曰漢人偽作（太）宰再則曰特漢人之書且曰漢人贖金之計（並本記）抑何以小人之心度人若是又謂異伯之朝真偽（屢）不可知（秋官序官）明堂位文王世子言周公踐祚皆劉歆篡社斷之作明堂位本後人諸大之書（並天官序官）閽寺鋪張儀神與明堂位同（祭僕）王制作於漢人皆義月令等皆三代後之書（並太宰）聘禮工公七介三間此後世記載之說（司儀）漢志引管子謂太公作九府圜法疑漢人傳會（天官序官）其務欲使後人盡廢古書不止至於不知東晉古文及孔安國傳為偽引大禹謨（天官序官）閽官（太宰）秦誓（戎僕）又謂鄭據孔傳又謂古文尚書出自晉共王實謂古不見不可解（並小宰）足為顛倒大司寇注不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謂本處禮而約法變而不記被馳樂人伐之謂主杜預說則又顛倒之甚者也惟於序官以候人為斥候之候環人與秋官環皆同彼周環守衛為賓客而設此周環往來探聽家司馬兵候之臣為經文其經文家司馬亦如之為序官誤於經文射人王及（諸）侯大夫止言侯士獨言軒西興司裘互文見義隸僕以寢大寢為燕寢正寢校人僕夫為御大馭戎僕等帶馬為以馬為帶大司寇紂暴為（直）糾其暴小司寇上服下服為請之軒車朝士外朝為在雉門外小司寇注是非在庫門外司約大亂為亂其約劑則必僭王請隧司儀致饔餼為餼芻皆謬逸考工記玉人黃金勺為印裸盤此類殊足匡鄭氏備一義未始無裨於經學孫氏曰載亦（閒）節取其說則亦未容竟廢焉

儀禮疑義四十八卷 本書通錄諸儒說解寫本
清吳廷華撰即三禮疑義之第二部也本五十卷缺
三十八九兩卷體例一如周禮前有雍正乙卯自序
辨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非即儀禮案儀禮篇次以
大戴本為最當其書以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
牲鄉飲鄉射九篇居首故曰士禮后倉傳之嘗作曲
臺記九篇即說此九篇士禮以推天子諸侯卿大夫
之制大戴以之列首正明授受所自兼以周禮書通
故詳哉言之漢志為可議也其篇中有駁鄭而得者

如士冠下引特牲注以明書卦是卦者非筮人引說
文及釋名以明爵弁與冕異與皮弁同非冕之次士
昏下謂主人受醋獻賓責拜主人當如鄉飲少進非
能疑正鄉射下謂三禁專為獲者設非祭侯三處尋
例皆八尺例非七尺也禮下謂肝膋為八珍之一不
得雜入庶羞士虞下引少牢以明饌室中之饌亦婦
人非兄弟特牲下謂鼎西當門之理門外下脫東字
有司徹下謂祊是求神之神與繹為二祭不同此類
辨注頗明瑞是其得也有駁鄭而失者士冠下謂素

冕說不知何據則石渠論戴聖云朝服布上素下漢儒
輿服志劉注引為鄭說所本謂缺項本在冠非別有物則下
文青組纓屬于缺即屬於冠何以冠在纓而纓在缺
謂中等相授中間應有一等士堂當高四尺則中等
猶隔等言授受不踰等而云鄭意固合堂與地為三
等鄉射下謂序無室之說無考則爾雅無室曰榭外
其文膳有三證盛世佐集編膳別甚明謂鄰串為物非名
以之稱物即司常九旗之物則旗與物皆九旗之通
各依文旗是通名記文物亦通名故云各以別之燕

禮下謂以膳宰之獻飲食從宰夫之為主人誤矣
宰夫膳夫為二則但云主人（燕禮獻賓以宰夫為獻主人）膳宰並稱則宰夫與膳
宰別大射下謂往來右為上蓋交相右此注獨言相
左因下三耦射之相左任意夾入則各以右尊人即
兩相左鄭意本自一貫既夕注云君事交相左此事
交相右為得說者於此謂三耦為習射者不應以大夫
士言則三耦皆正射亦皆命士聘禮下謂君行一旦
行二之說無謂則此為最乙春秋內篇離上述上堂
之禮引之以見其節儀亦然公食下謂宰太宰及宰夫

注以宰為宰夫之屬誤則東夾北亦太室立位是時宰夫位亦在房中故知為宰夫之屬覲禮下謂冕亦閒有升龍降龍二龍是旗制則旗為交龍亦一升一降說文不知其云卷龍繡於下常幅一龍蟠阿上鄉尤足為證喪服下謂二十兩日溢不可信則古量甚小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當今二合有奇既夕下謂胥徒無稱士之理則檀弓管仲之士蓺法庶士異威將何以說謂倚廬在門外東南壁下則此襲喪大記注固自一義而東方北戶鄭賢別本閒傳為文白虎通喪服篇引謂惡車是王喪之素車則惡車為始喪所乘當屬巾車之木車馬牽騑來其次之素車特牲下謂奠酬薦左亦為其不舉竟不知下有薦南之奠則鄉飲記凡奠者於左將舉於右此奠解有似於不舉故鄭特為別別謂舉之者皆其欲酢已不可解則奠爵本無酢鄭意尸之祭而舉之以示已飲是終其欲酢已之意少牢下謂注言丁巳注言丁亥為特則鄭引大戴文正以明丁日巳日之皆可用謂減置於羊俎兩端何就敦之與注不合讀當作益則謂乃齋之設

實與詩楚茨既齊既稷之稷同鄭處齋減取也可以互證有司徹下謂俎不可以盛湆當以豆則俎升無明文注言羊匕湆豕匕湆鄭意以匕盛之加於俎上此類讀注少牢饋食是其失也亦有鄭失而吳仍未得者士昏注謂自以車送固偏今謂壻車婦車並夫家所共亦非詩鵲巢百兩御之迎車也百兩將之送車也以累言之為備士禮見注下謂居所固未安今謂正極也極下謂下如接亦傳寫下謂堂下與神注司宮天子曰以宰固不備今謂宮人及司尊彝之屬亦未盡合下文司宮執燭與周禮宮人職埽除執燭共鑪炭合不應復曰司尊彝大射注謂告選三耦於君固未協今謂三耦未比此當在下文第二番射比耦中亦嫌因注此蓋顯告堂上下為耦之法有司徹注奠於左者不舉神惠者不舉固失注意今謂此不舉當奠於左則又提因注文蓋二人舉觶一以為尸一以為侑侑奠於右以示猶舉此類鄭吳皆非而實[illegible]疏士冠下謂舊讀為先王舊法亦夏殷士昏下謂賓者欲厚之猶鄉大夫以禮禮賓之意亦上下之辭[illegible]

義而成服時鄭皆無禮下謂奏陔夏者豈不得奏肆夏則
大夫奏肆夏鄭特牲云自趙文子始明非正禮聘禮
下謂譚僕以命所掌譚為謂許上節之大夫士則
借之又見〻以其肆瀆見〻以其肆瀆興又明是承
上〻解則朔失之頗失鄭興無禮既大夫不當天子大
司樂國泥今謂諸侯無大司樂之說無據亦不足以
服賈周禮指有大司樂明是天子之官文王世子所
記為諸侯時事亦祇有大樂正無大司樂士虞疏朔
月薦新有黍稷而吉祭有饗國不食之謂祖葬既有
黍稷斷無無饋饗之理則朔奠本無黍稷黃氏表祭
通攷辨斷蔡嶭此又實失而之未得也其他聘禮聘
享節謂簷是記謬以君命在宰人之前錯簡公食先前
反〻節謂當在升設稻前之下覲禮多所改錯旅覲
于天子而祀說右肉袒以非大宗伯親諸侯之義方
明本無可插戴大旂書日月則旂與常混喪服傳歸
人顧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是可疑鄉飲記其牲狗
也不見於從鄉射記與諸禮多不符聘禮記朱白蒼
米保諸小方制館于工商小禮賓介之道館不致饔

不禮二語可疑特牲記壹梏禁饌于東序南記者之
誤表所記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此漢人臆說
士喪禮於盤用角柶綴足用燕几說乃記實是人枯古
顛左顛皆可疑此皆不得其說而妄疑觀胡培翬正
義黃氏通故諸書所辨之又謂夏小正真偽未可知康
誥為武王誥康叔考工記記為周法者矯者許大戴
記公冠為偽謚法皆漢人傳會冠道士偉者不加排斥
必累從曾士者傳遺父師少師說見士相見毛詩謂南陔六
詩有其義而亡其辭不足信御欽王制周立四代之
學傳會無據御射天子之縣內亦采漢人說大射禮選大
同小康說以夫子之言禘法去壇為鬼其說荒誕十
七篇本殘闕之書朝事儀亦漢制聘禮並三年問為短
喪張本孔子所謂不仁者喪服以及鄭注妄安章明追
堆禁大帷霤諸列服曰以意言之士冠禮曰如寄士賓
疏對文散文等說非曰習說無謂欽御禮曰徒見其鑿
御射禁觀神下謂知觀字退皆得之朝注
疏家所謂對文散文是也可舉一概之明猶是周禮
疑義之謂見也聘禮及廟門不能引聘義孔疏以正
廟門之為大門但曰當有錯誤士冠注爵小吏冠不

號引漢輿服志以證明其制 但曰莫考其室疏抑亦
不足責矣 然其書凡經胡氏之校節取處亦頗可觀
在學者之慎擇焉耳

此篇補宣作於光緒之末 往歸史部典籍類 甚不可入集部矣 王備記

太常因革禮八十三卷附校勘二卷 廣雅局本
宋歐陽修等奉敕撰 修字永叔 廬陵人 以太子少師
致仕卒 贈太子太師 謚文忠 事蹟具宋史本傳 四庫
著錄其詩經本義 是編前有目 後序 淳熙十五年
李壁跋 述體例條目甚詳 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姚闢
蘇洵撰 蓋當時奏上時 修以參知政事提舉編纂 續
衛資出於姚蘇二人之手 李跋所謂代為洵墓誌明言
之 陳氏特從其實 況元豐後宋外集以為不載 諸謨
也 原書一百卷 此從方氏碧琳琅館本寫刻 缺五十
一至六十七 凡十七卷 校阮氏據舊鈔影寫進呈本
及顧廣圻 錢保曾兄本 思適齋集有跋 今藏重泉處 陳鱣居藏舊
鈔本 今歸本館 顧並互同 大致同出一源 而傳寫互有
譌誤也 凡朝廷議禮往往不能從一古制 此書以作
史體裁 為制禮質典 聞元禮典即興禮直通禮亦
異 尤不能端其得失 書錄解題載李清臣云 閱實已
代損三禮 書搜其要 歸嘉祐尤悉 然繁簡失中 誤闕
不補 何檀醜之甚 是於此書頗致不滿 而洵本墓誌
稱禮書狀云 該閱且實 上表與跋意大異 前所援致

其意曰蒸蒸致事而使後世無忘所曰刻為興神而
使後世遵行云云是清臣既與其本旨相悖李燾稱
潤與張環爭甚即所謂臣察又稱錄者未之思則隱
於清臣也諸葛勝仲書續思為宋史本傳稱請為三
百卷於此知敷文宗旨其後未畢又知宋代典神虞
有續訂矣所附校識近人廖廷相探其光緒甲午目
識諸稱說正于餘條今詳為推勘亦互有得失從例
五篇三酒下鄉原成條謂名神遂特推而疏行言之
闕得其旨吉神目天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十九下
謂此下二十四行為祀圜丘總目其事不盡載於此
表列之其祀圜丘一之後亦宜亦中其失踪の略の
瀆下鎮仿尊南海神條謂長編無龍女十一字據文
義增今案顧陳本有此十一字所謂通長頭靈作
靈題而此本篇內正作靈題廟誤元德皇后李氏下
誠曰自闕漏泉之澤條凡四百八十四字謂原錯簡
在淑德懿德皇后廟誤刻於表之下今更正今案顧
陳本不錯簡所更通與其各凡此皆足訂據為神大
字明堂下皇帝服通天冠條凡十五字謂奏政和新
儀改今案顧本亦誤陳本作皇帝服衮冕乘玉輅至
大次當為原文封禪下方五尺厚一尺條謂此下至
令與陽穢相應文多奪誤今案顧陳亦深六寸闊下
缺七字據云闊一寸半深三分石檢各長三尺闊一
尺厚六寸刻金泥道云云此又缺闊一寸至厚六寸
凡十九字皇帝升壇條謂開元神金匱內于太廟此
文殺述未明今案顧陳亦同惟下文明言金匱藏于
太廟神座側疑此匱本云封金匱玉匱玉匱內于石
碱而後人誤刪下玉匱二字于光擬于以奏下虞會
要亦□祀條謂引述未明今案顧陳本空五字讖空
一字則此乃脫誤非引述不明欲依類事條謂脫略
不明今案顧陳本同不過文義簡質初非脫略新神
上帝后謚號冊寶出下于神為稱詔可條謂此後原
缺七十字不可考當懸之案今條謂以下原缺今案
顧陳本無太尉上冊寶條次五室下推標皆如上儀
至拜表稱賀如儀慶曆四年上真宗皇帝諸后尊謚
冊寶條不可考當懸之案今下推標太室七室止行
告神主語可以皆不缺廟議中昭憲皇后杜氏下太

常少卿馬吉傑謂下卷作馮吉未詳孰是今案抄本同陳本並作馮似馮字是此則猶有可商者也廷相南海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編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宋歐陽修等奉敕撰案宋自太祖始命儒臣約唐之舊爲開寶通禮至仁宗初年禮官王皞復論次太宗眞宗兩朝已行之事名曰禮閣新編止于天禧五年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止于慶歷三年嘉祐中修奉敕重定此書至治平中上之于朝英宗賜名太常因革禮見于修之自序如此然書後有淳熙十五年李壁跋以爲此老蘇先生奉詔所修攷歐公爲老泉墓誌云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典禮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則此書雖爲修所上其體裁出于蘇洵居多書中分總例二十八卷吉禮三十三卷嘉禮九卷軍禮三卷凶禮三卷廢禮一卷新禮二十一卷廟議十二卷總例內子目二十八吉禮子目三十七嘉禮子目十七軍禮子目六凶禮子目二十五廢禮子目九新禮子目三十七廟議子目二十六計共百卷八門一百八十五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載此書備藏家亦絕無著錄者茲從舊鈔本影寫失去五十一至六十七凡十七卷書中亦多闕文無從訪補其書所采擇者自開寶通禮禮閣新編太常新禮三書之外復有會要實錄禮院儀注禮院例册封禪記明堂記慶歷祀儀等書至爲賅備蓋治平之際正宋室最盛之時而又出于名臣名儒之所訂定汴京四朝典禮粲然具備足以資考鏡者固不少矣

禮記沈氏義疏一卷 玉函山房本

後周沈重撰。清馬國翰輯。重有毛詩義疏，已著錄。是書所輯亦音多於義，與詩疏同，蓋其書屢為釋文稱引，其義則亂為孔疏刪削故也。重於詩燕燕篇有協句之說，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協句即古音，使沈重音尚傳，較之吳才老、朱子輩豈不簡易可信。是重頗生於梁末，去古已遠，而於當時經典音未合者謂之協句，即是能識古音。今觀是書，如曲禮居不主奧，奧於六反，此古音也，故以明詩奧與燠戚蹙宿菽為韻，在段氏音均表三部。說文奧作寏，山部寏宛也，从山米粦聲，粦部粦讀若書卷之卷，在十四部，此蓋以雙聲為聲，猶告之有兩音也。蹙之說亦不專注，說謂閩譯之屬，閩音遠，亦古音也。閩譯之閩本當作閼，閩閼音在音均表三部，今人於奉閩外凡閩字皆讀若桃，不知詩君子陽陽篇閩與敖為韻，又發義閩閩遊遊釋文鼓音遠也。為大夫累之注累，優也，優胡瓦反叶子部古音也。雜記稞踊釋文稞胡瓦反，又胡瓦反，蓋即說文木部之樢，又女部媒，一曰女侍曰媒，讀若騧，一曰若委果聲。偏旁從古音切表十七部，是知古音讀果委之若華上聲者也。葬果妻悅住陽斯則俱未折為音遊，此必當時發音折字合有音遊者，故特著為音以存古說。又走部遊从折聲，讀若誓，言部誓从折聲，在音均表十五部。論語顏淵篇折獄，魯讀折為制，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篇作折則刑，可互證也。凡此皆釋音之善者。至其釋義尤能依託記效堂上觀乎室及偝衣，大臣不親四日，發揚經義極為分曉。解奔喪師於廟門外二句，亦足以備一通。明免麻於東序，頗本熊安生說，勝於皇侃以哀所為瘞處，亦見去取慎明當。位謂尊田勿初之世胡說，解射義故天子之大射二句，亦以意言，疑皆用皇氏舊說。目者夫由神簟簡慮星反，簟簡竹器也，盡記集以發，唯子堯反，蹴也，謂急也。雜記則既顛顛苦頂反，草也，注同，細澤釋文反字下以皆陸讀，非沈讀，馬氏一并歸之疏矣。

神記外傳一卷 王玉山秀才
唐成伯璵撰張幼倫注伯璵中山人有毛詩指說四
庫已著錄幼倫吳郡人事蹟均無考是書仿白虎通
體例就古禮制摭拾義旨有根據大致以鄭學為
宗而其論壽通百二十為失歸於杜注謂五運涉及魏
晉故是以武陵書志云義例兩美五十篇名數兩美
六十九篇禮以禮記為目通以三禮言之疑此兩條
在名數中也今就篇本言之為五齋三酒六飲本酒
正及眾人斬衰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為衰本喪服記
袷大禘小本魯禘袷志陳祥道禮書七十一引而知王肅張融
孔晁輩頌禘大袷小者皆偽儀禮詳王制疏天子廟主長尺二
寸本五經異義曲禮正義及通典四十八引及公羊文二年傳何注
而知穀梁麋信注引衛弘說右主八寸左主七寸有
略此據穀梁文二年傳疏引齋正衰在去其章縷本莊子人間
世而知朱弁尊聽者專集命機論語鄭義必援周禮
王齋日三舉以議論語朱注為失之太略將斂時先
鋪衾於給下以舉尸本士喪禮鄭注而知喪大記疏
軌者便云衾不云給以議皇侃義疏者味兩於拘未得其通推

之經者質也本檀弓絰者如總也本喪服傳注因釋
名釋喪制學者覺也本白虎通辟雍篇學覺悟勝
於訓效訓悟籍者借也本戴震序箋鄭師注及說文
未部耤字注藉借雙聲勝於訓耕訓踏凡若斯類義
據實深去取精當惟夏至祭昊地祇於方澤四向則
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唐書儒學沈伯儀傳
引是周人祭地祇配后稷不以后土其立冬之祭舊興
曲禮疏夏正之月及建申之月兩說同一以意為言
昔號不足據毀廟無時祭引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異義引古左氏說亦云時享及二祧御覽五百二十八引是
時祭及毀廟壇有明徵其說亦不足信凡檀之重數
一節謂漢明數向外其意不數親身之襯深詳檀弓
之旨而杝棺一鄭注云所謂椑棺是杝即椑別以為
兕革棺一名椑棺又名襯實為不合又謂兕革棺去
三寸杝棺八寸屬棺四寸大棺六寸興喪大記君大
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亦甚疑傳寫有誤字也張注
亦頗簡明如名之衡者取厚輕為衡衡之詳足補諸
家所未及漆書謚號曰神主即本異義皆刻謚於背

為說可見古之主但稱謚不稱其祖考而明世宗之於武宗曰皇兄於孝宗曰皇伯尤為不經借當時無有援此正之者至以月令為秦書則從鄭注之失也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為也堯舜禹湯皆遠追議其功耳此本失疑當補改謚法起於殷初然白虎通謚篇以堯舜為號成湯為謚鄭注郊特牲則以古者為殷以前故凡蓋本鄭說其書從及三禮當為三禮偶箋之屬而既以禮記為目今姑仍焉不錄於此焉

禮記箋四十六卷 光緒丙申東洲講舍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書前後無序跋，其所說視周官箋尤甚，如釋立如齊壯有室負劍辟咡不踐閾日月告君操弓鼓下齊牛其慎也華而睆三妃掃墓再賀二句主人既祖填池旌無束一哭於后土桃茢塗車芻靈公輸若方小天子植於三節西方曰棘二句順非而澤鮮羔開冰王瓜生盲風至禘冕有司帶辯不厭祭不配陰厭陽厭周公其衰王被卷鄭表瑕臺興之處有由辟焉祈嬰不敢嘗端行并行疏屏伊耆氏拊搏擊措君臣未嘗相褻衣素沙擱祭祖於眾陽侯殺繆侯尹告曰據尹躬在者上帝周二句中庸標題絜矩擇主大學穿鑿傅會不足據信其似是而非者謂曾點不宜以七十老人始為弟子則論語先進篇曾點坐次在子路下當視子路稍後及萬斯大禮記偶箋闓若璩而喜其文疏證四書釋地箴以點年為幼推其事可疑朱士端疆識編謂當作豈點頗近情理謂文姜為莊公女獨有檀弓此徵足正左氏毛詩之謬則左氏攝史詩序亦攝

太史所記不應皆誤俞樾平議疑此王姬是齊穀即
齊僖公名祿父之夫人當得事實謂仲尼諡尼父子
孫當稱其諡則尼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諡尼即諡禮弓
疏明言之誦讀子張篇末四章皆稱仲尼且有其死
也哀之語尤足證仲尼者正是稱其諡非呼其字謂
下為上堂下者升飲為上實則此為以尊酬卑覲卿
射禮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更為明顯謂葉
公相楚為王作顧命楚僭王故憂稱后則此為祭公
謀父臨終之言葉當為祭逸周書祭公解載其文與

緇衣大同小異可以互證其於王后褘衣二句謂明
則五等同揄狄於君命屈狄四句謂侯伯達為二伯
則妻亦褘衣言再命者自屈狄褘非二等於君大夫
卒於路寢節謂君必有二寢男外寢女內寢正也則
亦知王后云云者舉后夫人以明平諸侯之服君者
舉侯伯子男國之君夫人以明平諸侯之通制再命
一命者舉小國大夫士之妻以明凡為大夫士之通
制君夫人云云者謂君與夫人大夫與世婦以明大
夫以上妻其死與夫異處而死必皆於正寢非燕寢

黃以周衣服及素紗通故言之綦詳其說甚是更有
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云於其國謂其國人稱之於外
文未分明備百姓節云親不迎不得作詞成六神而
方言備編為讀矣其大功以下云異父無族不得儀母
私親之天子當禘郊社五祀之祭云七祀祭法一家
之說古今所不行飲春禘福黨云此皆公食大夫禮
之記不宜入內則篇大夫五月卒哭云曾孫已除服
未可行也其次含襚賵賻云含賵同事見譏春秋此
記失之此則[illegible]

[illegible]異惟捨級云捨猶迭也謂主賓級賓乃登級節
羞鳥以繢云繢纖餘也絲帛之端美於布幟賦云繢
庶庫也以主器言之菜色云菜當為菫雩旃說由此
其選云具選也具神以防民重神云讀如重席之重
重繁以神之蜜遵云遵揮也所以摽髮者進機云機
飯通用字飯小食也不以亂云讀若劍臘謂帚柄為
惡云惡讀若餘擊屬為冥云冥即服屈柔木為之不
毀牆云牆樞牆雖有奇邪云邪讀為餘奇亦餘也謂
奇餘不盡從命不忿云忿當為念忽也此類足備一

義有饔云朝聘圭璋璧琮皆有繅繅藉二物繅非藉
也伯氏云同姓大夫〻稱非劉氏讀之以兵云戒如
野外軍中無擊刺以矢非無衣南宮縚云縚字子容
疑别一人非南宮敬叔還葬云環棺而已非執葬設
披云披設於殯以披榆汁者以非綍并植云園讀作
療直案文纂餘相似直植義同六十養於國云國謂
公家非學其神句芒云此記五神皆天神非人為之
五兩濯五反云一濯刷植之云云五反下米矣非反濯
傾側之而后歸之云女父專主其期日不待親迎而

嫁女與之三而一有焉一有縮皆有也一同壹居子
曰德云曰予也居子教子當予德旂之養也云旂旂
養老也之讀詞以為之往之之殄非迷相謁云謁同
揭並也迷猶互也五行星有高下相重纍而上曰揭
凡帶云非有司以下此通言帶制度子在父室云謂
女子也若妾子對不服其母父死服之又不得云在
父室千裕云千猶上也非其所數祭而上祭之大王
之道云受命之王非古公大王之德云受命稱太祖
之王為湯文是也好德如好色云古讀也引以證國

居不內配之故注以此句屬上節故文以不足釋主
云釋讀為擇敗也閒傳標題云閒代也五服迭代為
降殺短妨見膚云膚讀為趺遇失可徵辨不可面數
云容有小過失細微剖辨之乃見此無顯然可數之
事苟日新云苟自急敕也此數費得信循其他王制
非孝文書月令非秦書足明盧鄭之失大學天子之
學此篇言古聖教育子之法亦裁前人所未發學有
識能分別觀之其書亦寬容難廢歟王氏於月令秉鄭興節之所秉
衣類神仙家祠候之衣非法服也於羅氏致鹿與女節不取周禮先鄭注訓禱為細密之羅而云羅氏蜡

剝作羅禱〻轉承以衣女者以一鹿一女至禱含眾觀之此未免穿鑿於王制篇云作記者欲說制又云
欲定一王之制以周為中於中庸思而為自用節云此孔子自言作春秋記王於魯於三重云通三統於
尚絅云所以不著於帛之意於表記后稷為對於虞帝弗可及節云孔子自喻此謂附於學家說常時傳
其事有序乎虞有為序立說善說異處力主孔子改制居子於此數學術之宜慎焉

周官箋六卷 光緒丙申東洲講舍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説已著録是書前後無序跋中如以廉善為察善擊柝而比為擐服書當直者名擊柝罪罪察比之非宮正自行夜六牲為牛羊豕犬雁魚代王為所代者敵王菲字從古酉今尊菜食玉為以玉煮水飲其水地守為御遂官長云有定守者夫家九比為夫之數九之使成井家之數比之計其功十煇曰曰監監則鏡為雲承日光照見上下物象若兩日以上及日中人馬形遠巫恒恒即壇塋兆之處為至恒遠遜夏官環人當為擐人涉秋官環人而誤弓三等為良浩平之等華頰讀如華瓜之華或為背呂華之華華乖聲近束矢為十矢秀工云蠢越鄭吳則作者當戒國初時不難於鑿甗讀若磨而不斷斷之斷斷説水為燒草淋灰水今直謂之湅水欲無彈當作但即悍凡若斯類或正鄭或補鄭或本成説或下己意足備一通宮正修火禁凡邦之事蹕謂此讀禁當依後鄭蹕當從先鄭遂人其實粟謂粟在如遂此粟糴事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謂當於家徒與尤為任指作以王燕飲酒為卿飲則徒見燕義未知文王世子亦云若公與族燕則膳宰為主人六獸為麋鹿狼兔鷄鶩六禽為犢羔豚麛鶉服則羔豚犢乃牛羊豕之小者六畜中已晐之且烏獸雞可通名曰禽而此經言獸禽三者對舉又云辨其名物安得以鷄鶩廁獸中王鮪為鱣即鯉也月令薦鮪明此鮪也今鮪魚則王鮪乃大小之別安得一為鮪而一為鮪肆獻祼饋食今存大夫士者其詞皆曰孝孫薦歲事于皇祖皇祖太祖之稱大夫士無太祖緣人情而許之則士有神有皇舅又將何説用牲於祭為月令之祈天宗禍於社則位不應以社宗並文且祼之言灌祭祀灌尸與灌賓賓字義同其作果者係假字乃謂俱有祼果神人異用器見曾奏龍於衮卷龍謂龍拳曲古衮卷音同故神記段龍卷為龍衮乃謂衮之名狀於卷卷冠圓也龍蓋為毛尾玄端素端是服名非冠名與凡冕弁冠諸服並繫冠為名者不同觀經文其齊服三字可見乃疑玄端為齋冠又謂天子齋用素端則未聞王燕出入地有遠近柱

亦各以其等如飛車乃謂有脫文既葬埋之自是塗
車蜀靈觀任文飾遣車之馬飾可見乃謂猳馬如
瘞牲凡社稷因壇墨壇士師甲士夫四人亦足備二
尸乃謂肆(社)不必言稷肆七國社無配又以者一尸去
一為軹圍此軹自謂車轂之直木橫木與輪人底軹
凡去三為軹不同蓋一名而三物若采芑之軝長傳
及說文並訓長轂之軝為去三為軹之軹非此之軹
軝為鞃聲字乃誤以為會意謂軹當為軝其文取脊
旁蒸墳之氏右鼓下纖橫亙施以防而旁墳蒸琢布
思防墳蒸與墳(蒸)之意適相反其謂政典以平邦國讀
為辨治職以平邦國讀為切平之平徵有廣狹則恐
(侶周禮者於)歧義而平字亦不必如此分別又謂羔之三月則從羊
省牛反不足以見教蓋養之十日則直為王民之用
禮矣於宮人云六寢為明堂五寢宮中一寢皆路寢
也小寢即后正寢於內宰之六宮為后一二勝者一
三夫人各一於內司服云禕衣當王大裘褕狄屈狄
無五等之分於大宗伯云殷膳之祀憤令食為異禘
則為一王而一行無所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一

祫一禘相間之事於載師云宅田士田等皆非常受
以上所舉或由誤解或將翻案辨不勝辨觀其以周
宮室衣服井田肆獻祼饋食祀名通故其失自明九
祭九拜三侯旗物亦互有得失又當以相見祀射神
學神軍神名通故校之至以琮杼為毛羽襍灰果皮
核玉石屑赤絲縱菜皮祝藥為祝由紙為鮭鄭深蒲
為深蒻北宮為太后宮致于有司為酒人之類皆良
為良絲若梟十有二土為六鄉六遂歌者北歌讀為
胖柯之柯系姓於杙國服為九服之國植樸為祭法
相近於坎壇相為禘之誤禘近槱燎取迎祠禴嘗蒸
為祠禴祖嘗曾孫高祈禳禳讀為彌謂祈福彌裁
不入兆域為別葬以旌之放切為而郵屢庠九德歌
㩊夏代言之日月食去樂為陳兵以備非常感陟為
取伊陟巫咸為名鉏館為欽館以茅蒩蓋之牲魚為
白魚周克殷之祥原蠶為稠野蠶者小子為選於學
子中翟禮為狸衣九袚為今紫刺達常為自蓋頂通
下至其帷桃氏為取象桃最中康旁兩枝時丈思索
為達而見割蹝人將於用魚皮之物讓政從華丈以

圖瀞蠡蓋之類山以草水以龍喬山國旌以章水國
以龍旂春以功為名春一逕貢士薄其撖澈謹為撖
謂矢從弛中撖而去任肥妄說抑亦不足辨矣然作
觀全書從學無師法而綱常為禮傳為解禮說
中興國小學於明通者過而底之世宵過而存之
焉 衆緣注郭口二字謂字誤未聞今案據說諒已矣云郭乃擊字之誤者擊即謂擾王氏於書在推前
而近世在後當能見之未嘗其以為何如

夏小正集解四卷 原刻本

清顧鳳藻撰字桐陰高郵人是書就黃叔琳注本重
加考訂經則折衷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傳則就正金
履祥通鑑前編總目談有乾隆甲辰自識并例言四
則其中駁辨黃注如鶤鵬不可分為二黃鶤是瑞應
不得入紀候之書乃辰作乃衣謂命民可衣鑿甚虞
蜩亦蟬之別名不必非屬虞人非虞人因獵書王狩
謂三時皆不獵又述於鑾即蒜非卵與蒜此數切極
允協而以黃引時明原隰從均田為非則亦未足詩
信南山毛傳爾雅釋詁郭注該訓墾辟貌正與除田合
其用黃注如雷澤為雷之澤初昏參中今測與古不
同祭鮪以美物薦非祈參實鳴鳩非斑鳩時有養日
即月令日長至參中則旦非昏見陳節革為取所獲
獸其筋革可供兵甲之用者陳之隕麋角不言麋角
隕其隕有隕之者采綠切甚當而初服於田為夏無
公田古者有是言則與經文違藍古言稿蕎謂
古來相傳之常言五日翕五上當有三字則古人紀
日以旬五日即十五日觀說文日部冥字解可悟其

蟬鳴傳誤以為蝭蟧則蝭蟧即蟪蛄蟬本蝭蟧之專
名後乃為通呼之總名遂與蜩字混施無別今一概
引用殊屬可議其自為訓解如圖有見杏云有牆曰
圍與說文口部圍篆解合鷹則為鳩引周禮羅氏鄭
注變舊為新之義亦頗切合采芸引爾雅翼七里香
杝桃引陸游所說小桃（案見老學菴筆記）昆小蟲引月令蟄
蟲咸動皆極明塙攜桑謂桑於出而尚含蓋從釋木
葉蓋繭悟出已開孔廣森大戴禮補注之先寔子旅
纂引月令有擇使以勑誘事執陟攻駒謂與周禮庾
人教駣攻駒同意頒馬即月令游牝別羣亦得以經
證經之法萬物不通即畜人不從句傳文尤足正蔡
元定張爾岐諸本之誤惟農夫傳厥來以農為農官則
厥者明是厥農夫蓋即詩七月所謂三之日于耜以
時有俊風傳含冰出於南風為不可解收亦未詳引
御覽合收皆言北風謂傳文當是傳寫之誤則冰出
南風不復可疑橫出傳意不誤以農率均田為農亦
農官則傳明言農夫宏得詳釋為典農之夫月令疏
云田率田畯貴不足據以采芸為注芸似邪蒿可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為劉氏注則初學記卷三已引之唐人安得引宋人
注以田鼠化駕為駕即鵪則駕者夏有冬無鵪者四
時常有駕與鵪為一物異名駕與鵪則周穀異物以
鳴蜮為短狐則蜮為蟈之誤蟈即月令之螻蟈鳴者
短狐乃周禮蟈氏賈疏引服虔左傳注所謂南方盛
暑所生者小正何所取而紀候以取荼為苦菜謂釋
為茅秀七月灌荼為重出則用物曰取謂取前年七
月所貯之荼而用之傳文一曰為廣薄一曰為蔣褚
未必可以藍蓼為藍染草本草蓼則說文艸部
其意可會以藍蓼為藍染草蓼亦草名則說文艸部
藍云藍蓼秀當為一物又引說文藍瓜菹也此據誤
本說文當作蘫瓜菹亦可牽合藍蓼為一以關本經
未取藂四字引傳文為訓則下文取藂傳以在經中
者一語將何所承以爽死為爽草名夏枯草之屬則
夏枯草即夕句草夏至即死何以能至七月以時有
萎夜紀於十月為錯簡對有者不定有也假令冬至
在十一月則冬至之氣必早三日有餘夜之長即
在十月暇前數二日或三日難一準為歷引本草歷

蜃市之說以為陰陽異氣所生則海市外又有山市
地市皆由大地之氣嘘噏日光照之空明如鏡所有
樓臺等遂反映於上與蜃氣無涉然此皆小失無累大
體其書本為課徒而作不可謂非初學之津梁矣

禮記義證一卷 玉函山房本
後魏劉芳撰芳有毛詩箋音義證已著錄是編祇六
條有得有失如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此其得也赴
讀卜猶詩大田秉畀炎火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鄭注報讀為赴疾之赴卜報
赴一聲之轉今訓卜為赴者蓋亦讀如赴疾之赴觀
報義為精白虎通蓍龜篇卜赴也據思兆也知其說
遠有所本矣云通者率以十一為正謂野九夫之田
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此其失也孟子九
一是九中稅一則十一當是十中稅一此十一而稅
一孟子言貢助徹皆十一以九一與十一所差甚少
亦可謂之十一若必貢助通率而為十一則殷不兼
貢法將何以為十一其義難通小注前田疏云助者
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
十夫而稅一未免沿其誤矣云周之小學為辟雍在
郊此又失之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
頖宮是辟雍為大學之定名安得施之於小學壹壹
疏云王制以殷之辟雍與大學為一因而說之不必

當以大學為辟廱小學亦可是又從而為之辭矣云
路寢下之燕寢故有者此亦失也斯干築室百堵鄭
箋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宗廟及路寢制
如明堂此據下西南其戶句故以燕寢立文實則路
寢有左右房魏書顧命詩王風與神表大記自見凡
神位所言多是正寢鄭注每以東房西室為說殊不
足信閔門左扉鄭注謂之路寢今以為燕寢殊嫌似是而
非斯干疏云天子路寢既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
如諸侯路寢故知有左右房玉藻疏同則亦從為舊
說所圖矣云玄端衣為玄端此又失也玉藻云以帛
裏布非禮也凡玄端朝服皆用布若以綃衣裼便是
以帛裏布記意斷不如是黃以周衣服通故以狐裘
豹裘為士服不關天子諸侯最確孔疏引皇侃云玄
衣玄端也燕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燕外用玄衣此狐
青又是燕外諸侯朝服之裘更屬紕繆宜為孔疏所
斥矣云六冕之裘皆黑羔裘此其得也司服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
云云大裘為天子祀天之服其時必冬春秋四時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中值夏月亦必裘祀五帝中祈穀一祭亦可裘故從
承上澤言之為四時無皆裘之理人所易曉也孫詒
讓周禮正義一再駁劉氏此說恐為所笑呂南疏云
二劉等以司服云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須言裘司
裘云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袞冕以
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二劉者劉
焯劉炫也是焯炫亦承用之矣其為之得失如此學
者分別觀之可耳王制公田藉而不稅疏引劉氏及
皇氏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
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家至稀家得百畝
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此當為義疏申說鄭注
引孟子語而馬氏失采但此說殊謬井田通故已議
之又馬端臨積積桂有附載今考魏書及北史本傳
並載芳與王肅問答極言男子有笄雖尊故奪父笄
此說頗精亦與神記相涉是附識之

夏小正釋義不分卷 本會移錄原稿本

清宋書升撰。書升字晉之，濰縣人。光緒壬辰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即隱居不仕。是書前後無序跋，每月題書名及濰宋書升學，似為十二卷，末附雜紀遺文一條，亦仍題遺題，實不啟卷，蓋尚未編定也。宋氏洞明天文曆法，解星之昏中，必明其日躔某宿度；解啟蟄為日在危，必列其中氣朔氣，皆他家所未及。鞠則見，謂孫星衍洪震煊以鞠為虛，而釋之云，虛星即卯墟之虛，顓頊北陸虛也，夏后氏因唐堯之舊用

為中星者也。其說甚覈。視孫之鞠處背相近，洪云鞠有多義，古人相反命名為勝。初昏南門正，謹洪氏以南門在庫樓外，而釋之云：古人名星，皆因象取向者象也，南其方也，人君南面視星，必兩星左右峙列，與戶之勢左右相當，乃所謂南門。正若以亢之南北星為南門，則與東壁之星同是壁形，非門形焉。澤言正天官書南北宮北為比之訛，其下當有地字，以本篇狼南比地大星曰南極老人句推之可見。棠宗意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史記原作其南比地兩大星曰南門。此說讀書得間，是解洪氏之

惑。參中則旦，從顧鳳藻以參為星，而申之云：堯典所用中星此時尚不更易，小正若昴若火若鞠，此三星即堯典所用為候者，四仲之星不當獨缺鳥之一宿。仲秋旦中之星，即仲春昏中之星，皆去日九十度。依此推知參定星之訛文，其推闡甚為了曉。所以然者列星東移，其差頗微，四仲中星，逸周書時訓解神記月令皆與堯典不合，惟小正尚合也。丹鳥羞白鳥，云國策莊辛曰：王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於天地之間，俯啄蚊虻而食之，蛉為食閩蚋之物明矣。蜻

蛉以青澤名，而丹者當名丹蛉，音轉即丹良，此物也。七月中蜩，大雨初晴，往來空中，如織云云。鼎鼎論而實塲論吾鄉所謂紅蜻蜓，正如宋氏所說。其他引說文諸書以明鼬鼪之別，引管子立政篇以明均田乘馬篇以明雩澤，以初服於公田，國軌篇以明禪衣輕重，乙篇及雅市丁篇以明樹麥，俱見義理。食菜從大昏鄭注以為蘋藻，不從先鄭以為蘩。采服采及呂覽高注以為采帛，不事之事從掌戮鄭注以為辜磔，不從俞樾以為辜。必有祈合南門正，從孔廣森以昏為昏姻，不

從洪震煊連讀以南門為與四月南門不同亦見去
取采識為荼之別種王萯為黃蓓草蜋蜩為蟪蛄亦
可備一義慎謂癸日當與從風霖雨一例五日翕翕
從羽得義匽初出其翼如攝葉之狀為夫攝之駒從
一本作夫鄉謂夫語詞鄉有標位者漢案户若小手
按物者無主夫出火傳中主字與經文主字不同切
嫌迂曲謂文舞用羽籥武舞用干戚武舞得兼文舞
凡桃皆可煮以為豆實梅桃煮以此月故經記其絲
亦迂回護以鳴鳩為斑鳩則鳴鳩即鶻雕諸小宛傳

有羽文 案雕與鶻同 非斑鳩且此文當從鳴札鳴弋之例
非以鳴鳩名故三廣傳文誤曰鳴而後蓋當依依
尾也不以上依字絕句謂依依乃附著之詞則常字
以鬐鹿從傳從一本為說謂善而善而為句固可通
謂之鬣而生之幽居也不言之刻其與鹿之慕也三
之文義相承多以之字為句端則鹿之養居之之后
幽並非句端殊属穿鑿其尤以足而非者鷹為鳩云
釋鳥鳩鶬鼓鷹求鳩鼓為鼓之誘鶬鼓即布穀之轉
展來為爽之誘二者一物更相禪化故同類並釋則

說文鳩篆次鶻鵃間不次鳩鷗間顯非一物安得傳
會采蓺傳廟采從一本作朝采謂經傳二采字不同
經文采為采取傳文采為食采之采者謂天子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大采即大舍采則朝日而傳曰朝舍
采而但曰采亦不成義爽死云爽者高明之地如左
傳之言爽塏爽與上文言溼之為下屬對死與生萍
對凡生高爽之地立秋漸枯槁如蓬蒿荒蔚之類皆
是並引通卦驗鄭注澤藪生蒺藜死矣為比則高
爽之地但曰爽亦屬不詞鄭讀可通宋說貴不可通
然百密一疏無人能免要其博采眾家自下己意考
證之文出以曉暢之筆在小正諸書中殆所罕見焉

夏小正疏義四卷附釋音異字記 傳經堂本

清洪震煊撰。震煊字樾堂，臨海人，拔貢生。是編以傳為主，定事求是，不敢稍有出入，深合疏家體例。前有自序，謂解必依諸古訓，說或資乎時賢，但斷依傳釋經，以希舊信。雖有不至，為向壁虛造之談，並盡黜不知而作之論。以指其撰分變以異義而言。書中如采若釋鵙鳴蜮取荼莠鞠青及剝棗此條在釋音並引其說，蓋其所取者祇此數詞，非不盡合，而其義則同也。今姑勿具論，第就疏義言之。如農緯厥耒云：農民自為東其耒，豳風所謂三之日于耜。農率均田云：均，古文旬，有說文：旬，狄也，狄除同義。鞠則見云：鞠，震星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皆謂晨見，正月晨見者北陸虛。雞桴粥云：粥當讀如坐鬻之鬻。時有見稊云：稊當讀如荑，引詩靜女篇傳荑茅之始生，可以供祭祀。妾子始蠶云：妾，蠶妾也。子，女子貴者也。匽之興云：匽者，文蟈有下傳云：唐蜩鳴者匽也，是匽即唐蜩之未鳴者。皆深得經指。澤上多云：澤讀如液，引考工記水有時以澤，釋文澤音亦。取之則必推之云：言取盡物也，言推不盡物也，蓋當依依尾也。云說文：依，倚也。午為當中，未申為當倚，依尾也，讀依如扆，義亦深合傳意。往耰黍則禪作往耰黍則禪云：黍當為暑，古文有謂往耰新田及當古文禪單字通，單禪字亦通，謂耰暵期於彈盡，則黍有早晚，早黍二月種，五月熟，故月令仲夏農乃登黍，不必改黍為暑其自序云二月耰禪有黍。誤即此羔助厥母粥云：助當讀為沮，沮，止也。則傳云不食其母，正謂助其母乳，非所生者，得破助為沮。萱堇云：當本為荇，假借作堇，則堇者可人恒需用之物，明則凡士昏禮以昏大夫禮鄭注並云堇，不當易堇為荇。韓羊云：韓當為韓，謂羊相韓精而死，則羊不常殖，當以孔廣森韓羊之說為長。南門正云：天官書所謂南門，非若今之所謂南門在庫樓外，庫樓外之南門已入地平不見，則南門二星夏時在地平上，人盡可見也。鄒伯奇學計一得明言之。萩幽云：萩草於幽茂，則小正此文即七月詩之四月秀葽，乃謂葽類，故讀未見，故意頗異。爽死云：爽當為來，古文來有說文萊蔓華，爾雅作蘧，蘧萊可通。又有薺蔓于薺，即此之來，薺即

此之猶猶亦當為古文猶省則萎華陸草萎于以草
未可合一主夫出火云主夫文作、謂佐出入出火
則良莠螢而丈田之類納火時大亦未盡可廢不當
讀主為、初昏南門見云與四月南門不同則傳文
及此再見正承四月南門言蓋初昏謂昏㫚不當與
南門連讀亦以孔廣森說為得黑鳥浴云浴當為俶
或鄉字之誤謂鳥勞而倦飛則冬月鳥羽豐滿正健
飛之時浴字乃形近飛貌鳴弋云弋當為鷙觜之譌
即子規則子規暮春始鳴史記秭鴂先滜大戴諸志

篇秭鴂作瑞雉當宗據諸文為鶗其他鴻不必當小
正之遵者也此以九月時雁未能與鴻同遵一處所
正之也猶近正正月則先鳴而至彼時之鴻不必當
小正九月所遵之處故至不同時觀小正正月月令
十一月但言雁北鄉不言鴻九月則一言遵鴻雁一
言鴻雁來賓可據乃改為遵必謂遵必往弋也不定
併值人之徼射殊為似傳何以謂之此四字傳文屢
見乃類窘句下改以為必謂播上鴻不必當不必箏
設問亦嫌迂滯為蘭采也此作傳者必有依據特遂

世道之無隱乃明爾雅曰甚為開御覽引作為朝采
朝義猶早則實之博命
無義疑字也此字當即星甲之字乃謂果字之誤采
文穗稱則萬物
至是動而後萌此先類之辭乃謂萬物至三字可絕
興十月傳陽氣至開義則陽氣至可通而萬物至統
不能通有鳥皆曰巢突穴此突字乃即徐無鬼篇鷸
生於突之突乃以突為竅謂竅而入穴竅而出穴則
皆曰巢突穴五字幾於不辭辯瓶也此瓶為抵之段

嘗謂羊初生角因痛而抵乃以為牡羊則廣雅釋言
三歲曰羝不聞未成之羔亦名羝且與小正上言事
下言物之例不合大正所取法此大正對小正言而
竹織衛之法協用五紀是為大正又於大正外勸農
及時耕作其時正月初昏斗柄適建寅適以建寅為
正月是為小正乃引周書嘗麥解以大正為古刑官
與小正書何涉其不辛之時也此與正月傳以出殺
之時也同法相似乃議呂覽高注但舉夏至陰氣殺
蛇以為不合則下文云時有養日此鴂鳴尚在夏至

前穀梁未青故曰不手高說實與傳義互相足諱穀之辭也此諱正釋經文言聲之義乃以為畏穀則經傳立言之妙俱失雷子之所幽也此幽字對著言小正以著見不言其幽正中記從不記顯之意乃謂幽當為古文歷看與歷同則君子屆歷為責解其尤似是而非者初昏大火中為經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為傳又以菽麋為經時也為傳則心中種黍稷與糊榮樹麥同例而彼有時之急也則此亦了時也二字又符似贅痕（疑本）也如寒日滌凍塗及昆小蟲抵

蚳之例經作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傳作火大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蔽明蚳蟓然其為本藍歸本翰死首卵昀是跡家正軌鼓足證也所附釋者如切田九廣森讀圃為耘今云正月耘田所未有聞乙九音乾今云唐人屆諱若甲乙字顯字作其字從如震也為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戴震校正震响互易今直作其非案畢沅校注云震之言鳴响之言鼓皆擩字音釋義此可證明其說云

夏小正經傳集解四卷（道光辛巳七神居刊本）

清顧鳳藻撰鳳藻字梧生長洲人舉人是編以宗韓元吉所刻大戴禮為主其或舛誤則正以傳崧卿之本傳龍仍取禮例效為謹嚴前有道光辛巳夏又熹序後有自序中如雜梓粥云梓字借字梯桐也云芑芭有字唱礼云礼愁有字王貢莠云莠秀借字辰則伏云辰農有字內大云內古納字禄則苑云苑苑有字寧縣云寧寨有字此明其有借字鳴鴈云蓮與逝通始用暢云暢與卷通鵠則鳴云鵠鴟借字蓄日云

蓄與蓄通濆潦云濆淫借字芸挍云挍綬借字剝蟀云蜉蝣借字深糊云糊蓲借字芸駒賁云賁與奔通肆貁云貁與抵通率之云率達借字此明其聲近通借緯厥來云緯讀若皮韋之韋助厥母粥云粥讀為鬻依字作鬻將閑諸則云閑當為閑貍子肇肆云貍依字作貍草蓄云草當作萍剝鼛云剝讀為樸鶯鵑云鵑依字作鷂鳴蜩云依字作既蜩此則或擬其音或易其文較著者本字切見深通小學啟發引說志殖震呴引洪範五行傳見匪引春秋繁露獺獸祭

遺引呂覽高注王萯引本草以瓜引盧諶祭法反場
人識啟灌藍蓼引熊安生禮記義疏豺祭獸引呂覽
注黑鳥浴引淮南子解鸛引易本命曲魂引太元解
義證亦合其他以雉羊為羊相逐說鳴蜮為蝦蟆主
夫為主縱火之小臣非言之火正突穴為窟穴鸛為
鵙屬與鷄異鷃鶡為蟪蛄蒲盧為螳蛉非坂屬之蜃
說保明饒執陟非執騰駒攻駒非夏攻特此意在申
傳其後王筠正義適與此相反其尤精者以俊風為
俊風引南山經令邱之山其南有谷曰中谷條風之

所自出謂傳本其所出之方名之令人惜然渙然以
參中則旦為參當為星七星也篆者參星形相似費
荅甫人所未發星即南方朱鳥之宿凡仲秋昏中之
星即仲春昏中之星與堯典星鳥馬鄭注昴分之昏
七星中書孔疏引可互證此星有七其中張喙即鳥之喙
與尚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亦書疏引亦可互證也惟鞠
則見云鞠當為匏不如孫星衍虛星之說五日翕云
疑即五月之堂不如宋書升古人紀日以司之說數
藥云藏當為收拾也蘩依字作蘩蘩蘵也是食矩關

云食當為捨矩關當為蘆蘭則不特改字太多蘩蘵
亦不得單稱蘩爽死云死當為起訪風也則涼風亦
不得但名爽也皆未得其義而緩為之解初昏南門見
云初昏字衍亦不如孔廣森不與下文連讀謂始令
民昏姻還未嫁者仲西止之說以廟果之果為菓則
傳意佳文采若為廟祀而采以作果為合以萬動
之萬為旁則萬旁聲相近萬動旁動皆贊形況字
不備主四旁動生之說以不辜之時為辜之何他則
小正傳文皆之時二字屬讀此蓋與鷹則為鳩傳非
其殺之時也同義然全書中可議者止此數條其于
文義不失為經生家言在小正中尤推善本焉

夏小正校注一卷 乾隆癸卯經韵堂刊本

清畢沅撰。沅字纕蘅，號秋帆，鎮洋人。乾隆庚辰一甲一名進士，官至湖廣總督。是編經文用篆體寫，傳文用隸體寫，而附釋義。其字亦必求合於說文。此自成一家之體，以視馬徵麐篆疏，間從說文本字，而易為隸體者，其例較為純粹也。其釋義亦不盡從傳，前有乾隆癸卯自敘，稱戴之說是必由譔以中明之，偶得一聞，又求之諸經，以附合本旨，庶得尊經述傳之義其意穀也。此其書互有得失，如時有俊風，云凡言時有者，皆不時有也。此深得時字之恉。農及雪，釋云記時之善，曰雪為五穀之精。故農必望雪澤。此知雪澤物而謂不必讀澤為釋。王萯秀，云王萯即王瓜。是月王瓜生。此據月令為說，最得視萯以周經說異王瓜篇用韻。小正以著名云工云緹，先見下云以著名。正月相訓釋之解，足訂朱子移於篇首之誤。此之燕者云正月見。非得園圃之燕者，蓋類物釋義。燕應生於園者，應生於山。故耳。足據傳文下語之精。讀下處云下讀為汙，蒙蒙符云蒙讀如蒲符，應讀如皇甲之皇。此

明其通段，而義益顯。頃婧用暢，作暘，引說文暘不生也。以汜勝之書，謂根可拔，耕者急發，以為即用暘之說，殊嫌迂曲。糊則見，以為即柳星，則柳星十二月已昏見，不當於正月言之。榮董，既引說文董字解，又疑董當為蓮，亦下明而下昧。韓羊引周書王會周頭煇羝，則小正如從羔鳴，撮鳴，札值馬之類，皆工字是事下生是物，今不言其事於例難通。蒹蕪作蒹葉，以蒹葦為二物，體者犀肆，以為肆即體者，不必以遂殺兩義解之，並同此失。又引漢志貙膢伏臘，曰膢音劉，劉殺也，以為膢有劉義，體獸近貙，則犀肆為始殺之稱亦通。又下昧而下明，主夫出火，以為夫者夫遂，則司烜先鄭注云，夫遂，陽燧，即非貲秀而夫遂，蓋得草稱夫虞人入梁，入讀如內，以為內罛罟之具，則此即王制之虞人入澤梁，傳之主設罟罛，謂主於其地設罟罛以鼬鼠為即鼪鼠，固是，而傳之說嘛為鼬，以其同聲乃引史記漢書謂嘛與衡同，意亦類甚，龢危之義未先附會，以伯趙為即伯趙，亦是。又引左傳伯趙氏司至者也，謂趙字從走有至義，尤失之鑿。以緹犀為緹

羣則與記説不記離之語乎以蒲盧為鹿作盧蟠亦失之泥凡物之異色篡形者無論動植皆得名蒲盧鳴弋作鳩謂繳射飛鳥傳云舍也者讀如易失前禽則與下文語意不能貫其他尤多紕設如大西所取法令作小正明云一意设尚不致疑誤後學而相沿之時作相翔翔呼禪單也作彈盡也巢突穴作巢室穴鳶蒔作鳶將藏藁作禾藁鍵閩作王鸞螟蝶作蝶底皆無別本可據俱不足信惟相翔翔呼雉而靈本同疑盧氏所畢本改十月初昏南門正未知初昏為

一事南門為一事乃謂是月南門朝見於東南隅云昏見者誤直是妄駁經矣然其書今則正誤頗多可取頗風藻集報馬氏纂疏大學本此蓋非精通小學者不能為也段畢氏釋名疏證賀江聲代撰殆以有尚書集注音疏名有篆書正書兩本今此書算意近集注音疏豈亦江氏為之歟

王氏喪服要記一卷 玉函山房本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是書乃引申喪服之義如魏喪君來弔節本士喪禮及喪大記三年喪從服不弔反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節本雜記老疾三讓去者節本喪服傳稱衰三月章為舊君之第三節斬衰之喪未葬節本喪服小記周則沒閏本京五年公羊文六年穀梁傳凡若斯類皆鈞其旨或衍其義俱極君通而庶子服出母及為出繼母無服節一謂父在服齊縗因父沒不服一引魯祖鍾説繼母在如母出則

為父所去不服則出母有服嫁母惟從者有服不從則不為之服禮經所載甚明出母者出而不嫁者也嫁母者出而改嫁者也檀弓記孔氏兩世出妻有服有不服在此子思之道隆殺隨道汙隆亦在此今服出母以父存沒為斷不以嫁不嫁為斷疑非禮意繼母既如母即出亦當視父嫁不嫁以定服不服方合情理頗鄭答趙商問亦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illegible]通典凡十四則為書說所本然義俱未安其他謂師弟子無服則檀弓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

出屏居列位出則皆鄉注云屏謂七十二弟子相為
朋友服是師弟子明有服王說與記文違異又謂
既葬總既虞而除則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既葬之神
在廟也又安得返而虞之於寢已為傳紀所駁通典一百
二引是又不無可議者也至魯哀公祖載其父與孔子
答問疑皆肅所依託而表門起大禹旅廬起太伯五
穀豐起伯夏叔齊桂樹起介子推魂衣起宛朐桐人
起虞卿之桃湯起衛靈公其事必有所本亦足資掌
故而廣異聞國翰序因鄭道元水經汾水篇注議桂
樹事而槩以為誤引未免為王氏所笑矣

禮記孫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魏孫炎撰清馬國翰輯炎字叔然樂安人授學鄭元
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詳見三國魏
志王肅傳裴松之注云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
字此因史籍稱名今陳壽稱叔然特明史之變例而
唐用賢尚友錄云叔然本名炎與武帝同名故以字
稱則誤甚說而失之者也然與炎名字相應而顏之
推家訓音辭篇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獨知反語則
又因然言音相近而誤者也孫為鄭之弟子而其書
乃不苟為異同如檀弓師吾哭諸寢云奔喪師哭諸
寢門外是用禮也與鄭志答趙商問同引本疏雜記已
錯小功三同云己大功卒哭可以冠與鄭注同此不
為苟異也檀弓華而睆云睆漆也蓋讀睆為垸說文
土部垸以漆和灰而髹也可證與鄭注從篤說以睆
為刮節目其意讀睆為刮異內則后王命冢宰云后
王君王謂天子也與鄭注以為記者據諸侯異樂記
故德煇動於內云德煇明惠也明惠疑佳明慧論語
衛靈公篇好行小慧魯讀慧為惠可證與鄭注顏色

澗澤異其原直動正孫本動作經述訓為法更不必
論此不為苟同也亦有似異而實同者禮弓喪三年
以為極二句釋文極亡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
讀孫從鄭作亡而如鄭王分句此乃釋文誤讀鄭本
上亡是段字下忘是本字句法與大戴禮曾子立事
篇備則未為備也相似鄭注於亡字無釋亦以亡則
連讀非以極亡連讀觀王引之經義述聞自明國語
序以此為鄭孫之異實則所異者實不在此他如樂記
著至德之光云著蔽也以著萬物之理云著猶識也

理發諸外云理言行也樂記神有報云報謂神尚往來
以勸進之興鄭注著猶動著猶成理發說之進止報
讀曰褒猶進也皆謂異而義同者也又有似同而實
異者玉藻諸侯元端以祭二句鄭孫並云端當為冕
而鄭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遂亦破端
為冕孫云祭服之下其祭先君亦裨冕如其說則端
當為衮讀將卷冕同讀見王制注以此文上卷下冕
為字之改也遂改作端黃以周於服通故剖斷甚明
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元端是元冕不煩改字此不主孫說而可從故存義樂記衛音趨數

煩志云趨數音促速而數變也與鄭注趨數讀為促
速願相似變則鄭改字孫不改字趨數二字鄭並列
孫例注則又讀同而義異者也餘而辭之后王孫說
是德輝趨數鄭說是華皖元諸兩說並通樂記神者
別宜居鬼而從地云居鬼品處人鬼之志勝鄭居鬼
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之說律小大之稱云作崇空
大小稱十二律與鄭云律六律小大謂高聲正聲之
類義皆未安史記樂書律作類類謂類次下文比次
終之序此謂比次其義一也神記孔疏引熊注[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凡七事馬驌皆據孫月令異聞疏引爾雅界霍卓
注以其文異不敢攔入孫佛思疏引雜注必係記適
無注可附錄以資觀明不應貶記文列入如其附錄
則異四異實一字亦可采入又馮爛拂其耑二句下鸛
鵲云細繹疏文皆引類注今直以為記注前者不
明體例讀者讀書未審耳

神虎一卷 玉函山房本

梁履述撰清馬國翰輯述字叔仁履無考其書與同
聲相諧推論名辨物之意凡所訓釋大率墻有根
據而往往不能得其出處疑屬梁人之作然以漢代
之書如天有鎮神珍三義一本春秋說題辭 爾雅釋文引
一本鶡冠子度萬篇而珍義未詳也有施諦二義一
本釋名釋地而施義未詳日有實義本春秋元命苞
月令疏引 釋名釋天雲有運義本說題辭 初學記一引 雨有輔
義本釋名釋天雨凝日電本春秋漢含孳 初學記一引 月

令鄭注辟雍圓如璧雍以水津宮牢有水本有宮本
白虎通辟雍篇而生日喉而死日而本韓詩 一切經音義十
三引 及公羊昭廿五年傳注辰有其陳二義本曲神鄭
注白虎通崩薨篇而其義未詳樞有其義而不崩薨
篇則決皮革膺去節自本國周書 五行大義二引 凡斯之
屬義據宏深耐人探討至祭有昭穆節本神祀祭統
天子諸侯節本儀禮喪服緦麻章貴臣貴妾服不杖
期章妻為女君傳乃彰明較著者也神龜之象節大
昭興說苑辨物篇所載靈龜同雖爾雅釋魚神龜靈

龜非一致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其長尺二寸本三
正記 白虎通龜篇引 者漢食貨志謂之元龜說文龜部龜象
謂之巨龜也其云夏天子曰世室諸侯曰廣宗殷天
子曰廟諸侯曰世室是於夏殷序夏序殷替宗夏
東序西序殷左學右學外別有重室廣宗廟世室諸
名為自來考制者未及其間為何異惜無從推
究其云夏為清臺殷為神臺周曰靈臺神通故云未
知所出孟子民歡樂之云云以臺沼名靈前無所因
今案本書明云質者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

而王地者稱靈則臺沼名靈之為周家所稱可以類
推決之疑此為春秋緯說之書本十二卷今所存不
及十之一而已鑽擘不盡者是使全書具存其有裨
於禮學當更何如矣

殘本禮記子本疏義一卷 羅氏影印本

案是書原爲寫本卷端已斷爛書題及撰人姓名不可見末題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爲日本田中光顯舊藏旋歸早稻田大學羅振玉據以影印後有丙辰六月跋其書每見灼案字羅跋據陳書鄭灼傳灼少受業於皇侃尤明三禮家貧鈔義疏以日繼夜等語以此卷爲鄭灼所鈔之皇侃義疏灼案諸條鈔時所增益所鈔者皇侃禮記義疏及喪服義疏而成即新唐志皇侃禮記講疏百卷之一致即灼所手書云云今以諸書覈之其說有得有失禮記孔疏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所未備今孔疏述經大學見於此書蓋槩取皇疏則知此亦鈔皇疏也唐志講疏與義疏並列隋志同是講疏非即義疏今阮刻禮記孔疏凡六十三卷喪服小記爲第三十二此卷爲第五十九以此差之全書當爲百卷但此由案語之增益必謂合喪服義疏未免肌測且諸志無有稱皇疏爲子本疏義者子本二字殊即灼以之爲區別此亦謙日人藤佐世見在書目禮記子本義疏百卷下稱

梁皇侃撰蓋灼非自自疏解其說即附皇疏中故仍題侃名觀庶子不爲長子斬節孔疏大率槩取灼說則知孔所據皇疏蓋即此本也所鈔誤脫誤衍及誤字頗多疑非灼書而書法草率中仍具古雅之致塙是寫本良足寶貴其中稱灼案者三稱灼者兩稱賀瑒云賀云者各一庾云者六即蔚之崔云者三即靈恩稱疏問者九稱問者一皆灼引成說或設爲問答以暢其旨庶子不爲長子斬節中明庾說極爲詳贍其尸服以士服及祭不爲除喪案語雖不言灼當爲灼語前者雖未知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謂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元端服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名當視卒者之等以爲服而疏通鄭義已得大槩後若推闡盡致以鄭注引禮正月存親爲出公羊傳正月謂親亡之月尤合鄭意實達服虔云桓公之喪至是第三月期而小祥詩南山疏引亦與鄭云親亡至今而期互相發而又說喪注讀如無禪列說今云服注曰免不虞也杜傳作脫字是補李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所未及亦可稱一字千金者矣遂別爲宗以下諸條

字切作是係而注文致誤高祖以下諸從字仍作從未詳其意敖宗而以尊祖禰也作敬宗者尊祖禰之義也當補入阮元校勘記中其經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之下時下切以疏語漏之敖郎灼語是作三月讀視孔疏爲勝譯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經甚己則不疑從鄭注改無爲居之父母妻子長子節近臣居服斯服矣節居錯亦知袁鄭則知此三節在下參首此親親以三爲五節孔疏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曾孫正服總麻據孔期之斷殺後正五月從伯叔亦正報五月正皆作止而阮氏無校語可見各本皆誤獨賴此本足以訂正特爲尊是奴降至期尊是作首足與衛湜集說惠棟校宋本同則知阮刻所據非宋本之善者也灼字茂路東陽信安人嘗王中散大夫兼國子博士事蹟具陳書及南史本傳是書竭爲灼撰今仍闕其姓名以示慎焉

明堂制度論一卷 玉函山房本

後魏李謐撰清馬國翰輯謐字永和涿郡人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賜謚貞靜處士事蹟具魏書李孝伯附傳北史本傳是論因明堂之制言人人殊晉裴頠有就使其儀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之談本論亦首此語今從魏書袁翻傳以爲頠惑於神道遂據考工記匠人職大戴禮盛德篇參之月令王肅明堂位以成斯篇大致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盛德得之於戶牖而失之於九室不知匠人所言爲周制盛德爲秦漢制未容雜揉爲一匠人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此總記一堂修廣之制又云五室凡室二筵此又分一堂而別記五室之修廣文義當爲周而益一室之上中爲太室四達無四壁其四隅室則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凡僅橫各二筵餘爲太室之數四室有四壁去設牖戶一室四戶一戶兩窗赤綴戶白綴窗凡十六戶三十二窗匠人云四旁兩夾窗白盛文義亦爲明堂是故四室

雖分於太室而實一室明堂雖分為五室而實一堂其所以必分四隅室者明太室為祀五帝之所非於四隅室祀四帝也彼隅室二筵不嫌其隘李氏不此之察乃以匠人言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為自相違異又於二筵之數種種設為疑難曰置五室於斯堂雖班倕王肅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則三室間便居六筵地而室壁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戸外為丈三尺五寸南北戸外復如此則三室中南北裁去丈二尺曰若為三尺之戸二尺之窗窗戸間裁盈一尺曰為四尺之戸則戸之兩頰裁各七尺曰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戸外裁四尺五寸以為記者之謬不能將會記意以求五室之位置妄肆攻擊是謂以不狂為狂至疑周制狹於夏世室未知有益即有損讀四旁兩夾窗為句更從鄭注之誤猶失之小者也戴德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戸八牖凡三十六戸七十二牖又云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戸戸二牖上下文不同上所記為秦制鄭駁異義云似秦相呂不韋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蔡邕引神記玉隋書宇文愷傳引神圖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此足見九室之為秦制下所記為漢制宇文愷傳又引神圖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戸二九十八戸法土王十八日此值戸數不合後漢書光武紀李賢注引作十有二戸法陰陽之數白虎通辟雍明堂篇云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宮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戸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此則悉合知白虎所論當庸時制蓋秦分太室為四堂而得九室漢又於四隅外環列四室八堂也李氏不此之察乃以秦制為周制又置漢制於不問以為戴氏鬨三十六戸七十二牖未能觀其制便謂一室有四戸之窗計其戸牖之數即以為九室殊未思周制自五室秦漢制自九室謂為章句兩失更指此又讀大戴神不伊者也至玉藻注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此本周書作雒解乃從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

九室郎為說亦祗言其大判妣鄭未一一求合矣且
此記異義駁水木用事交於東北云云（玉藻疏引）此以五
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與盛德篇引明堂月令二九
四七五三六一八以九晦數言者相殺各自有此法
乃一則責其數言左右與否以為矛盾一則詰其出
何經典以為異瑞未見郅其一不知其二董以周明
堂禮通故云李謐斥匠人文譜多悖略其設五室外
有左右个實亦九室之制與匠人文不同此切中其
病經詁謹周禮正義亦以李氏以夏周文質之異度

暖堂筵几之殊并疑侵文之謬為妄而猶稱李論是
從鄭注之疏則仍未盡允茲以其為後魏人舊說具
論之而著於錄焉

禘義答問一卷（玉函山房本）

南齊王儉撰清馬國翰輯儉有喪服古今集記已著
錄是編據南齊書禮志與服志所載輯錄蓋儉議禘
之作在制定新禮之前不傳所謂儉長禮學諳究朝
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匹者既非與人答問亦
非設為答問斷非隋志中之禘義答問國翰序謂當
時有司奏下通關八座答問之義取此殆曲說也茲
姑勿深論第就所輯言之中引神緯稽命徵者經援
神契五經異義鄭志及馬融盧植王肅諸說並皆散

佚為後來稱佚家所取資致足寶貴其云王制天子
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本鄭注又云鄭為皇
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引徐邈說郊為天壇則堂
非文廟是見其明辨要最又云漢魏以來或辛或巳
而用辛常多者之典據辛日為允其說亦得據未知
日諱丁巳用牲于郊乃用遷邑而祭非常祭之禘常
據以正用巳者之非既引禘斷及馬融說知南郊明
堂各日異又引易說及盧植王肅說知圜丘祈穀為
二祭矣乃一則謂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明堂有

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獨
於同辰一則謂有二丘以并二郊義在報天事兼祈
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苟循攫續全乎神
意前者在建元元年後者在永明元年遂永明二年
蔡履王祐劉蔓蔡仲熊陸澄皆主南郊明堂異日顧
憲之梁王江淹皆主共日而儉則謂異日之議於理
為宏視前說顯然改變可稱進境然謂宋立明堂惟
據自鄭祖宮之巫未遑祀天旅帝之首其根據周神
殆是其附會詩巫則以詩為出荒編索摩神並非常
祭自鄭祖官詩特順文及之斷非一日中事國語謂
精志所采從說多據新神孫弗恩新神星有共日異
日之殊蓋又肥說也其中仲熊引鄭說未審周明堂
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季秋為難問志見詩我將禮記祭法孔疏）以辯
鄭志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
非出鄭意乃志者之失最為精細而周明堂以何月
仍無定論今案鄭以月令為秦書故所言如此實則
月令周世所遺而所據皆夏之時（當斷）以後漢書魯恭
傳所言為據釋文引蔡伯喈王肅且以為周公所作

然則周祀明堂當在季秋殆無疑義此則可為仲熊
進一解者也但之周公而後朝廷祀神每多遷就迎
合不能盡通以古制叔孫通已然於儀異矣其書為
政書類所典神之屬茲如何焉亦列也

禮疑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梁周捨撰。清馬國翰輯。捨字昇逸，汝南安城人，官至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贈侍中、護軍將軍，謚簡子。事蹟具梁書本傳及南史周朗附傳。案兩傳稱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時禮儀損益，多自捨出，是編蓋即議禮時所記。如云：王制天子七廟，或四廟。其云四廟者，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又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鄭注實四廟，舉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爲始封之君，其廟本也。又云：祀乎明堂，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此則經無見文，說以意言。又云：有虞氏皇而祭，按禮如冕冠。則冕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非冕也。殊不然。皇與深衣並舉，猶下文收與燕衣，冔與縞衣，冕與玄衣，皆上冕下服，故鄭注云：皇，冕屬。詩文王篇常服黼冔，毛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任大椿弁服釋例云：毛以周之冕，決夏之收、殷之冔皆爲冕。然則皇亦爲冕無疑。其他謂慈祖母無服，庶母不世祭，本喪服小記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及慈母與妾母不世祭焉有根據。而以王諸子宜以成服日草衣一日爲位受弔，世子衣服可著細布衣絹爲領襟，三年不聽樂。此蓋緣情度義，循題加一日，意於己之意。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此蓋貴君之命，與慈母如己貴父之命，將毋同，皆無可議。至梁武帝言慈母有三，識鄭注之誤，爲訓釋則禮經[illegible]慈母[illegible]庶母慈己[illegible]功[illegible]庶母言慈母三年，庶母慈己小功，並主大夫以下之庶母言，大夫以上慈母無服，其有以庶母而慈己者，優得比於緦麻章之乳母，大夫以上尤不爲之服。內則所言之慈母，其擇於諸母者爲庶母，其擇於可者爲女師，可乃娶之，段玉裁說文女部娶云女師也，讀若阿。其讀若阿，故列女傳華孟姬、楚昭伯嬴傳皆謂之保阿。鄭引內則文以證此庶母慈己，明內則諸母亦庶母也。武帝天監七年詔駁鄭此語，蓋出捨手，實失鄭旨。武帝又引喪服傳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以爲總言，曰貴無所不包。於是司馬筠等遂定嫡妻之子母

歿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是賤其同以為永制不知
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
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也據此則公子為母父不為之服然已不在五
服之外斷無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之理自晉朝廷
儀禮往往悖古更無論明之者甚矣是書據所輯
在當為政書類典禮之屬而隋唐志皆列經部今亦
仍焉不隸於通禮焉

釋疑論一卷 玉函山房本

唐元行沖撰清馬國翰輯行沖名澹以字顯河南人
官至弘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卒贈禮部尚書諡
曰獻事蹟具新舊唐書本傳是論因張說駁奏其類
禮義疏使不得立學官意而作此以自釋國翰序已
據舊唐書明之惟稱其敍述諸經興廢前儒得失甚
為條晰然未盡述行沖言安國尚書劉歆左傳並遭
擯於曩葉咸見重於將來今其論左傳固是其論尚書
則謂今之尚書孔安國傳乃王肅僞撰自吳棫而後
久有定論在唐時未發其覆在今日應正其謬行沖
又言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謀也其加昊天禮所
自出之帝亦无應之失也此尤戾於王肅謬說以不
狂為狂肅以郊丘是一不知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祭物牲
幣不同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云云冬日至于地上
圜丘奏之凡樂函鐘為宮云云夏日至于澤中之方
邱奏之是神樂時地不同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分別亦甚明則二郊之祭鄭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不誤也蕭以上帝即天不知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
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五帝與昊天上帝不
同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亦如之是
五帝與大神不同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
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是大旅上帝與祀五
帝不同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
祀地旅四望是旅上帝與祀天亦不同所以然者祀
昊天〻大神曰昊天上帝祀五行分王〻神曰五帝
兼祀五帝於南郊曰旅上帝兼祀六帝於圜丘又曰

大旅上帝祀爲專祭兼者會而祭〻也諸經凡渾稱
上帝者多合六帝言故五帝得與昊天同稱上帝而
不得與昊天同稱天則殊天〻祀鄭亦不誤也蕭以
禘非圜丘不知祭法有虞氏禘黃帝節與國語魯語
雖略異而禘在郊上與下文禘郊祖宗報及周語禘
郊〻事則有全烝語天子禘郊〻事必自射其牲
天子親舂郊禘〻盛故同禘郊〻祭帝而必以其祖
配者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漢書韋元成傳所謂始受命而王祭

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是也則皇天祖所
自出之帝鄭又未失也張說曰行沖等解徵所注與
先儒第乖章句隔絕此蓋病其別爲篇第實尊經之
盛心王應麟困學紀聞識其文人不通經惑張說不
受行沖恚諸儒〻排己未免誤會且失〻不廣然使
當日與孔疏並行則其書凡五十卷今於論中略見
一二類未允協而全書引范行恭施敬本諸人檢討
必有足與孔疏相發明或藉以訂正者惜隻字不存
所謂道〻行廢有時者見一廢而不復矣紀聞又言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行
沖釋疑今案行沖稱馬伷請革業遵删修孔季產專
於古學孔扶隨佐浮沈亦不能概見於唐書藝文志
有司馬伷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同
謂以今偏當與本賦〻例馬伷當即司馬伷志又有
禮記業遵注十二卷舊唐志不載釋文敘錄作業遵
注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云梁有禮記十二卷業遵注
七知業遵即業遵釋文二十係傳寫誤倒孔季產當
爲季彥見後漢儒林孔僖傳今兩唐書本傳皆作季

產文引述致誤孔叢子載孔大夫與傳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學盡固已乎與所引枚謂產云云大同小異然則前者為缺聞後者亦未知孔叢為王肅偽撰而誤據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夏小正箋疏四卷 思古書屋本

清馬徵麐撰徵麐字素臣安徽懷寧人是書前後無序跋據卷端同治戊辰自識知舊為甚久作曾編入二五陳數敘崇月令篇徵麐讀乃為之疏大致以黃叔琳注本為主加以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一家而引徵繁富意識展拓又洞曉聲韻辨別正誤通貫書旨倍蓰如二月榮芸為采芑之誤八月參中則旦為七月錯簡是於經文有考正八月麃人人為從之缺衶或又於底注間衍人字攻戴傳附致曰一解非經之正尤合經意（案正月初歲祭耒傳數日登非也亦謂經文不同馬氏未及此）三月妾榾下榾則苑苑通菀依諸花二月有鳴倉庚下長股也三字為四月鳴蜮傳錯簡五月參則見下收星也傳本誤為伐星則何盡其辭之有是於傳文有審定十二月隕麋角下陽氣且睹且傳本作且睹為睹之誤且睹者以日擬月謂時加丑則天且睹尤見會通他如萬為文武舞之總名頌馬為均罕賦之車徒無與馬政是正傳誤俊羔為夋之借字謂焉其足毋令近毋脾羊為羠之或字謂羊相羠積若芻薪委積取荼

為民間取以補卧具不必志為君薦蓐執御攻駒為
民間自有兵車之賦不必意牡之君納卯蘇為令民
取而畦植之不必納之君凡此或本成說或下己意
頭與傳異足備一義惟田鼠出云鴽鼠則鴽非化鴽
之田鼠傳云嗛鼠嗛者鼸之段墨子作儒云鼸鼠藏
蓋冬藏穴中故先正先紀其出後紀其化當以傳為
正傳並非謂寓鼠之嗛鵪則見云鵪蓋鴽之假字鴽
者鵪也南方朱鳥三次之星名則他書不言鶉星為
鴽為鵪且鶉星為赤鳳之鶉亦非鶉屬之鶉爽死云

爽鳩鷹也鷹三歲為老則未聞鷹七月而死逝鴻雁
云鴻者雁之段字亦作瑪瑪雁猶大雁為大鴻小雁
之別則孟子梁惠王篇顧鴻雁麋鹿明鴻雁為二鳥
猶麋鹿為二獸亦麋下已在經中云亦即上文種黍
亦麋之亦則上文亦麋各本皆為傳文此本亦然必
如洪頤煊本之改亦麋二字為經文讀意乃相應斗
柄正在上下蓋當依偏尾也云上依倚也下依苗
當之段借尾星有當尾之稱則當依承上不在當
心而言當心為當中過中則倚當依猶當倚亦即當

尾不經日當尾有恐人以為當尾星也與九五星無
涉椎之山海經叔均作牛耕以為秦漢人傳會與伯
牛名耕司馬牛名犂以為史遷之誕其長固不待辯
以十月詩爰引王貢蕃幽為録不知鄭以幽卽萋而
但蘊萋幽或裡積萋萋恐人或不明故邊王貢言
之以司爟先後鄭注為證不知小正出火與周禮
內火適相反未容牽合後鄭云火所以用陶冶明
司爟出內之火專主陶冶非四時所變之食火亦非
田獵焚萊之火也啟蟄之啟當作启執養之執當作

摯用鴞為巷之段剝鱓為鼉之段此類均得其正字
而頌冰作頒冰梅杏作果杏菽麋作蒜麋辰作晨鞠
作蘜以凡傳文嗽塗作凍涂閑蛃作蘭蛃覓瞭數千
年相傳之舊本段經正字矯枉太過所以未能一律
亦非例不純尤甚者謂說文以鼀為鼃之或體誤謂
萑葦之萑从艸雚聲謂貢从壽聲皆似是而非觀王
引之經義述聞以說文段注自見伯為霸聲可通作
博百為愛徵不可通作伯剖斷似細而失之泥伯百
同在段氏音均表五部也然百密容有一疏論其大

野、要興程瑶詔書相伯神矣箋疏大氐同義而亦有
偶異者梅杏杝桃箋云杝諸也疏引或說為四木以
疏為長俊羔箋云俊者以俊為发之段借疏以為发之誤則又
疏為短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夏小正通釋一卷 光緒丁亥浙江書局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茝林一字退菴長樂人嘉慶壬
戌進士官至江蘇巡撫是書前後無序跋據章鉅歸
田瑣記載其所著書是書下稱視芳齋師序貽日後
佚之也其體例首經文次傳文次已說以傳曰釋曰
別之中如農及雪澤澤如字讀謂雪之澤不讀作釋
田鼠出引墨子非儒篇鼷鼠藏謂鼷鼠今藏穴中故
記其出農率均田引說文均平徧也地官有均人主
平土地之力政者謂月令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
諸經遂亦與此同鳴鳩當從本經鳴札鳴蜮鳴弋之
類故傳曰鳴而後知其鳩非以鳴鳩名煮桃即內則
之桃諸鍾之桃不言杝周禮籩實有桃杝實可食杝
桃之實不可食傳云杝桃似誤此數俱極名通初昏
參中及初昏大火中下一辨無歲差之說一明歲差
之數在古法為黃道西移在新法為恆星東行尤能
得古今差之[illegible]情梅杏杝桃則華以杝與桃為二物
固是而以傳文山桃為小桃之誤謂之六月傳恐山
字亦誤但其解實誤果葉傳秀勸以舊本秀作萬為

誤不知菊香信相近旁之為萬椿披之為藩又為防也士喪神設披今文披皆為藩周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杜子春云防當為披是其例也取荼傳荼也者以為居薦蓐也疑乃七月灌荼傳衍文此荼即月令之苦菜不知此荼即灌荼之荼每年七月積之為來年四月用之以為薦蓐故傳曰為蓐積之也積字正釋灌字承此曰為居薦蓐正釋取字承明所取即取之於所積之室也鳩則鳴傳其不辜之時也謂不辜直當作不略解傳義言小正不略之者以紀時也不知不辜之時猶云非其殺之時可據鷹則為鳩傳相比擬織女正北鄉傳織女星名也謂當屬七月織女正東鄉傳文不知傳有以後統前之例如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而前此正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傳不言參也者星名也此亦猶是也他如逝乃睇傳白鳥皆曰巢冞穴深突本後突為室初昏南門正傳蓋大正所取法又肌後大為小皆無根據抑亦不足辨矣然全書有引證有意識筆淺明竟在小正中不失為善本焉

禮經通論一卷 吳氏望三益齋本

清邵懿辰撰懿辰有尚書通義已著錄案曾文正同治甲子日記稱是書似是咸豐十一年將在杭州殉難以前所作凡三十篇上卷十九篇下卷十一篇下卷遺失無存今此本祇上卷十九篇與曾記合有同治二年丁晏序並跋又附懿辰與張錫爵書及高均儒與懿書高書備舉其目篇數各篇末與曾記合而半篇屬遺文與前兩數書云已取者十八篇此蓋未成書時就已成者言十八十九非此誤也條余舊藏本王氏取以刊入經解續編依例將序跋等盡去而遺禮不足信篇有丁晏附注補存戊辰所刻本則序跋等皆存而附注獨去學問淳失異於其見即未亦矣足諱也其書叢搞禮意議論多而攷證少故曰通論中如訂禮運御字為御字之誤謂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八者適合大戴十七篇之次序而十七篇無闕佚讀書淳聞詞發先儒所未發又以禮運首段有錯簡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二十六字移置不必為乙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上文順而意亦無病足徵善悟謂高堂生字伯侍其生必在高堂生後亦見攷據謂何武

傳言戴聖不法無顯證其為屢盜者乃其子之賓客
足已鄭樵所稱身為贓吏子為賊徒之誣謂內則中
養老章記曾子之言一段曾子問中子游之徒有庶
子祭者數語皆曾子門人所附記謂子夏有大傳間居
等篇謂經解子思之徒為之謂檀弓為子游門人檀
弓等篇即其所記謂曲禮禮器郊特牲玉藻並子游
之徒所記謂仲尼燕居與禮運同出子游所記皆肊
為之說其以禮運自稱言偃故知子游作則論語陳
亢問於伯魚章未聞為亢作也孟子語云盛德之士
章一稱咸邱蒙問曰再稱咸邱蒙曰與禮運屢稱言
偃相類未聞為蒙作也然所言雖無徵而要皆無悖
大義謂經中有記記中有經似已但前者如文王世
子學記引記固是濫者惟奔喪投壺一見鄭注一見
鄭目錄備有明文餘無所據謂儀禮當復為禮經似
已但禮經古統稱禮如漢書景十三王傳周官尚書
禮禮記之屬是說文敘其稱禮周官皆古文是亦稱
禮記如詩采蘩箋引少牢禮曰禮記主婦髲鬄是然
則禮經亦非古稱謂十七篇有大夫以上之禮似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但以史公稱高堂生傳士禮為誤則大戴十七篇之
次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鄉飲鄉射九篇居
首士禮為多因稱士禮漢藝文志及儒林傳亦並云
高堂生傳士禮士字非誤謂吉凶賓軍嘉五者周官
鄭以目似已但類帝祫祖吉禮也如喪考妣遏密八
音凶禮也五載一巡羣后四朝賓禮也分北三苗釐
降嬪虞軍嘉禮也是唐虞已具五者之實謂鄭氏誤
解經禮三百為周官曲禮三千為儀禮似已但謂誤
以周官合儀禮小戴記為三禮則荀悅漢紀成帝紀
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鄭特因仍莽以來之
名稱耳其曰三禮乃後漢儒林傳總括其辭而使鄭
并注大戴禮必曰通為四禮無疑謂將來宜以儀禮
大小戴記為三禮不宜復溷以周官似已但謂周官
孔子不以教人則周官實子所雅言黃以周禮書通
故云執禮猶後人所謂掌故周官禮經為周人掌故
之書詩書執禮猶云詩書周官禮也其說致為精當
謂記為記其儀節學記坊表記望論其理為變體則
記非一人所作何變體之有謂冠昏居北方主參表

祭后東方主春則泥於四際之義而表主春未免理
障謂樂本無經寓乎詩與禮之中則無論考工記磬
氏賈疏引樂云磬前長二語三禮圖以為樂經四庫
提要以為王莽書尚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四語
全祖望困學紀聞箋以為河間獻王雅樂而經解廣
博易良樂教也與詩教書教等並稱曲禮讀樂章與
讀表禮讀祭禮相次明別有一經宋書樂志云秦焚
典籍樂經用亡當得其實其他小戴刪大戴馬融益
月令等三篇王制存文時博士作皆沿舊謬辨見戴
震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孔廣森補注丁晏禮記注釋
黃氏通攷諸書至逸禮為偽丁氏附注已正其誤攷
丁有佚禮扶微成於嘉慶間而此但云當依吳氏別
存逸經者蓋不欲以所輯自矜也總之此書疏於攷
證而闡明禮意議論頗精高稱精覈諸瀚曾稱淹貫
精深丁稱文字精密義蘊閎深雖推挹稍過而意亦
近之矣學者分別觀之也可

禮說六卷 儆季雜著五種本

清黃以周撰是編初讀秦氏五禮通考病其吉禮之
好難鄭君禮之大阿鄭輒有糾正既而撰禮書通攷
遂斷業後復重加刪訂并博益若干篇則補通攷所
未備不盡關於秦書卷端有癸巳春自識中如衰服
變除訂戴德諸公訂鄭注括髮免髽訂賈疏解屨納
屨訂朱子江永偏兩卒伍專參訂江永沈彤軍賦訂
金榜既徒跣訂夏變皆塙有依據此好為辨難足令
諸人心折封建法及月令補馬端臨通考孫星衍平
津館稿而未逮明堂通釋規阮元釋侄室某尤精審
其他謂天與帝偏言之互相通對言之義各別帝既
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成王賜魯重祭有禰禘無
郊禘燔瘞皆既祭而燔之瘞之不在祭初亦不在降
神後歆神初釋奠有幣帛犧牲釋菜祇用蘋藻古者
天子諸侯並有三朝卿士先私朝後公朝其聽私政
自在公朝退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三代所同而步
有八尺六尺之異以從數言步之橫廣世不變縱則
隨時而異軍中五兵為戈殳戟酋矛夷矛取其適用

無取方色以及宿賓在期前速賓在即日處士為未興賓興之士居士為興賓興而未仕之士故書為祕府所藏之古文書或為先師所傳之隸古定明堂月令為月令之屬於明堂古記令月令為月令之傾諸漢代凡此之類或前人誤解或是非互見或疏略未詳今則寔事求是一一尋繹往悟會其通而折其中在惠士奇淩廷堪金鶚等神說工尤要者以明堂位為西周古書作於幽公之前其魯君孟春云云及魯公之廟武公之廟米廩虞庠頖宮周學等均後人竄入一雪鄭注以來疑信者之誣實發先儒所未發不知其墓二句為皆蒙少孤立文其墓謂郰大夫所營施母之墓殯謂殯郰大夫也郰大夫卒孔子年方三歲不知前母之墓所在無由合葬其父少長問於郰曼父之母知郰大夫所營塋地在防然後合葬於施母之墓此抵它少孤為說最浮情實不特見孫濩孫檀弓論文之語為圭臬並可信俞樾羣經平議宋翔鳳過庭錄以其墓為郰大夫墓殯為殯顏母與孫氏厥失維均通觀全書竟無一可議與馬輯謝氏神記

普義德同禮堂至斯為徹徹極也宜無惑乎近世學者罕言三禮矣

禮說略三卷 南菁書院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有禮書通故，已著錄。此即儆季五禮中之禮說初稿本，當王氏刊經解，黃氏適主南菁書院講席，遂采其稿入續編中，後復重加增損，凡七十五篇，此本祇四十四篇，其中有九既五種本所無者，乃六篇，曰五門，曰九拜，曰立馬從馬，曰六尊，曰冕弁服，曰慈母服，蓋皆後來自所刪削云。

夏小正正義一卷 鄂宰四種本

清王筠撰。筠有毛詩重言，已著錄。是編大致以黃叔琳注本為主，凡金履祥、張爾岐、黃說，全謬者刪之，是非互見者辨之，全謬而足啟後生者亦辨之。前有咸豐壬子自序，係刻四種總序，又有道光己酉、庚戌兩序，別序述作本書之指也。又有凡例五則，其書總列經文在前，以示學者自書體例，後復每月分列經文，再列傳文，凡文字異同、音注辨正，隨注於下。王氏精通小學，如以柳稊為荑之後出字，韡華為韡之訛字，梯桐芭為葩之省字，以及緹縞無專字，故小正借緹縞，爾雅借緹縞（紫爾雅作緹，緹縞也，謂許用爾雅古字），縞作蕩，此據說文莎隨勳豐隋字不可振字，鑒求得豐韻，謂暇亦平，入豐韻。方俗語不可鑿說，幽蓋在今為雙聲，在古為疊韻，此類具見特長。園之燕，如燕朝燕居之燕。鼸鼠今謂之倉鼠。除田謂以田耘田除之，此編非以除釋均。其中傳甚瞭。萬者干戚舞，不及荀子傳以干羽釋萬為完備。執涉者陟所，陽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仲夏游牝別羣，則縶騰駒，即此攻駒者。夏官廋人

攻駒鄭注騋其歸鑿者校人夏頒馬攻特先鄭注攻
特謂騬之是也傳以背誤其駁傳亦當從如以正為
政政古文非正朔朔正國語又引夏令令即政也若
是正朔何分大小解釋小正名義較為明塙又云正
月祭耒用暢必天子事而不記王之耕耤三月記妾
子始蠶而不記后后之躬桑此所謂小正也三月越有
小旱四月越有大旱為雩記也而不記雩祭亦小
正不記大神也並似數迻歐指其解釋祇云攝桑萎
楊上字是事下字是物若肆羊是祇羊不言其事不
可通又辨菽蘩云煮梅剥瓜皆上字是事下字是物
若下文直言菽蘩不言其事非例也尤能令全書體
例之通惟凍下而澤上多傳意謂未化為凍已化為
澤凍急下則澤生上急多乃泥凍結自上而下凍解
自下而上之物理以為傳不可強解夏有煮祭煮當
為著謂夏世有迎著之祭乃引夏祭曰礿以相附會
有鳥皆曰巢突穴此突謂戶突御覽一百八十八引
舍人云東方萬物生聲有必畢出無不由戶突蓋
所據爾雅東南隅謂之窔窔作突漢書敍傳守突奧

應劭注引爾雅作突殿本載蕭該音義云郭璞曰突
青突莊子徐無鬼篇鶉生於突釋文字又作窔郭徒
忽反是窔突實一字而有窔音足以證成舍人本
之義乃引說文堀穴也疑突即穴則與下文穴字為
複一則在本一則在末謂夏至之氣盛在月初盛在
月終無定日乃以為二句難解謂夏至前十五日為
月本後十五日為月末桃有枇桃枇桃因不可食乃
以為當作榹則榹桃小而多毛核黏味惡亦望浮煮
為豆實重月令為秦制小戴刪大戴則又沿襲舊謬
未及細考者矣然此皆小失論其大體固遠出黃本
之右焉

夏小正分箋四卷 郵齋叢書本

清黃模撰。模字相圃，錢塘人。是書前後無序跋，徵引成說凡四十餘家，頗多不見於他書。或今罕傳本，或僅據原稿，或同時商訂，皆未可知。即如初歲祭耒下引洪震煊說，固與義疏同；隕麋角下所引則不盡相同，而洪書於元駒賁下引黃說，酷同本書；取荼下所引則又並無其說，殆者有改定也。書中謂記曰春夏則由晨及夕，秋冬則由夕及晨，能舉經文之要。謂何以謂之為后二句，及未秀則不為萑葦二句，似穀梁。又謂直指經文則用其曰，兼存異文則用或曰，皆穀梁文法，能得傳文之所昧（時混）。以初歲為立春日，俊風為協風，助厥母粥為戒牧人，培角動飼，傳足食以亂其子，抵蚳為祝(?)箱介兹，從大為行大之說，黑鳥浴為欲(?)其乘，竘足以備一義。惟緹縞無專字，故爾雅又作緹藹(?)，乃以為女矜要桑枝名緹，殊失之。鑿拂桐芭拂字本執桐芭言，乃謂拂而過之，音媽，又近於穿鑿。然罷(?)鼠絡鼬鼬則穴，傳若嚳而若嚳釋穴，而有句絕之辭（詳經傳釋詞），乃以若嚳為經文，而字連下榮鞠為經文，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五月乃衣，九月而榮鞠，皆有類辭。又昔人不從傳於時月也萬物不通，此中屬不從之義，乃以為經文，而於音烏皆迂曲不可信。其他含采為釋帶，雖本高誘注，不如鄭元蘋(?)藥之說為正。改巢窔穴之窔為突，謂突讀如莊子鷄生於突，音與孫希旦(?)莊子釋文云郭徒忽反，字則穴下犬，是彼書郭本突正作突，則此正不必改（破）突為突。鷹隼為將之誨，將即牂牂羊也，如八珍之取豚若將，實羞於腹，尤牽附不合文理。惟特於時月也下云三王性夏禰(?)后，與本書王特之文背。十月傳為此再見下云經止一正一見，有兩文與四月傳歲再見壹正下引丁晏說，再見兼十月壹正左再見中背已也。然其書稱述繁富，詞意簡暢，雖未及程鴻詔集說之絕要，亦有鑽擘不盡者矣。是本有十月有鑿冰二字，云石刻殘本有此文，未詳是何石刻，特揭之以俟考云。

夏小正異義二卷 南菁書院本

清黃模撰是書亦前後無序跋而鄦齋叢書亦刻大致分箋為正義此為別義分箋詮釋全文此則有異義者載之兩書絕不相涉如分箋斗柄縣在下此則以前傳蓋記時也云之云魁斗字上分箋無采芑條此則據初學記引增入分箋主夫出火在九月此則從任兆麟本移於三月分箋乃瓜此則從金履祥引書注作乃衣衣分箋種黍菽糜此則從金說糜作糜分箋時有見稊在正月此則從任本移於五月分箋

栗零此則從大戴禮記本要作粟分箋入於淮為蜃此則從程榮本雖上有元字分箋納卵蒜此則從盧文弨所見別本作納民算分箋無雜紛亂但此則據乾鑿度注引列入而即就本文為釋故稍引成說蓋兼搞乙意其宗旨在參別解而廣異聞其他處率均田分箋從傳專訓循此以為農帥即農師鞠則見分箋謂鞠即危此以為農作晨即辰星以及昆小蟲抵蚳為小蟲亦有合而卵青蓁樣為樟楊興韓芊文連而互誘鷹始摯為摯與贄同得入於其羣而用摯更

死為卵因青秋叢實藐丹鳥羞白鳥為咱蝎雁之類均與分箋說絕異尤甚者水蟲有七名一曰小正疑小正之名由此起荼一名蘼今之茭草飾戶以禱夏時所尚故曰以為君薦元枝者元其枝九青秋丹桓宮楹周尚赤故丹之夏尚黑故元之好為前異殆無適於此然其書徵引各說亦不下數十家既名異義學者認定其名而參考之未始不可博學問之趣也昔左丘親見聖人公羊穀梁皆子夏門人而春秋三傳其相異處乃若方圓之不相合子輿淑夏最善說禮服而禮弓之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表而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為功衰異論學說原不妨有異同今以模一人之所作而分箋若彼異義若此正可究學說之正變王氏刊入經解意在斯歟

禮書通故一百卷 光緒癸巳刊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字元同，定海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分水訓導，後以一再薦舉，特賜內閣中書，特旨升用教授，補處州府教授。是編蓋揚禮學，上自漢唐，下逮當世經注史說諸子雜家，義有參涉，卑皆甄錄，去非求是，務析其中，足當體大思精四字。自禮書通故至名物通故分四十七門，又有禮節圖（案敘目作儀節圖，本書有禮節圖）、表六（敘目未之及，蓋以此該之）、名物圖及敘目，凡五十目。前有俞樾序，稱其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李慈銘桃華聖解盦日記亦稱其於喪服最留心，其所論足正前人之失，皆推挹甚至。案三禮以鄭注為宗，而此引駁鄭處不下百條，如稍人即稟，注稟讀與犒同，今云鄭特牲卯東供鬻餞文與此同，毋須破字。朝神士外朝注煖門為中門，今云中門實非煖門，當為應門。昏禮下達注先使媒氏下通其言，今云六禮之行自天子達於士，故有不舉士而曰昏禮下達，非若冠禮自士始。士虞記嘉薦普淖注嘉薦菹醢也，今云鄭從求合於士冠禮祝，士冠以脯醢，皆非用祭祀之祝辭。文王世子語於郊者，注謂論說於郊學，今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故謂之郊學，鄭以為國學於下，殊拘不可通。玉藻夫人揄狄注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今云三夫人以上亦有人之類是也。亦有他人駁鄭，而今申鄭者，如大司馬壇之注壇讀如墠，置之空墠以出其君，惠士奇禮說以為壇之者幽之，今云當從鄭出，謂出其君於墠，對立賢為文。特牲哻酒奠之注哻之者答其欲酬已，胡培翬正義從吳廷華疑義以為注說不可解，今云奠爵本無酬，而尸乃祭而哻之，以示已飲，是答其欲酬已之意，欲字自有義。王制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金鶚禮說謂鄭不知寢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今云古者祭薦皆在室，金說未諳古禮之數是也。又有舊疏申鄭未合而今重申者，如職內注若今之少內，今云蓋即少府，賈疏即以當夫當職內未是。既夕商祝執功布注功布灰治之布，以接神為有所拂枋，疏謂拂枋去凶邪之氣，今云拂枋亦拂拭之義，賈疏非。郊特牲鄭表畷注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今云表訓表率，井間釋畷，其處指祭郵之所在。孔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暇為緩可通鄭訓会非鄭意之類是也其他謂徽者
通之以泉穀故大宰職曰以九賦斂財賄十夫九夫
隨地勢為之故有匠人遂人二法治田有二法一用
叢一用推相其土地所宜而為之以及崇定纘舍前
諸儒创補釋神經用鄉遂字之例皆叢前人所未叢
并十為通通十為成云云不過舉一法以明大判三
分去一二而當一皆是大判言之遂神若射則大射
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神亦大判言之融會經文足為
拘章者箴砭周官經有周官傳羼入其中故間有可
疑儀禮石祇稱禮今鄭注本首大題儀禮當是東晉人
所加陳部謂戴德所正禮戴聖所大戴禮語皆失實
推之禮弓非逐王制非漢博士作月令非秦制明堂
位為西周書部特牲之朝覲私覲之非禮與司儀合
雜記言大夫為其父母之末為大夫者如士服與中
庸不悖祭法言天子諸侯大夫廟制與諸書異而實
相通祭統言於禘嘗薦服與月令立夏行賞封侯
不同為三代殊禮而盛世佐儀禮集編章協夢義測
之駮仲尼燕居及射義則又直斥其失凡此君詳蹈是尤

有功經學顧猶不敢自是如西南其戶以為此經無
確解候伐社當考既詳申鄭義又別言之以待後人
論定是也惟內則注水清新乃引作晴醆水清以為水醆
不分食神坊記既此大判言之其間本曲細別不同乃
引為許氏異義田背鄭牲牲疏引皇侃云詩室壁既卒
謂墻玉也乃引作崔靈恩說神鄭皆係牲誤下文崔氏義宗亦當
作皇氏義疏 說文敍三田祁居四日會志乃引作三曰會
意四曰形聲當是筆誤時言神祇一卷乃兩稱說詳
卷二當作說詳饌食門衣服宗法門並引家南山說
而其謂潤玉瑱乃不注於前注於後亦屬可議餘如靈
威仰諸名既以為非蓋無本鄭神又以為可疑屋社重
四河既以為四下宮室又以為用四曲梁神宮圜壺臏方
方壺臏圜既引陳祥道說以見何說名實之不稱又
中何亦陳並見名物門前漢未見蓮異然此皆小失至於
于袷塞向槿柳抗木重數小功之麻有斷本不斷本
之別神說中或加訂正或沒闕明則又見本門下無
窮而於本書初無損也是為倣戴德石渠奏議許慎
五經異義為之作者雖讀者亦不易凡徵引疏說每

仍單故竄改在黃氏自成一家言倘不求原書而徑據文所引便為不合即所引鄭説如釋小寢引王六寢云云是合宮人內宰二注為一釋正引侯中之大小云云是合司裘梓人射人三注為一學者不可不知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石渠禮論一卷玉函山房本

漢戴聖撰清馬國翰輯聖字次君梁人官至九江太守事蹟具漢書儒林傳是書即漢藝文志禮家中之議奏三十八篇而自注石渠論名本脫論字者隋志稱石渠禮論四卷後遂不見著錄案宣帝時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其將來可考者施讎歐陽地餘等凡二十三人議奏之見於漢志者書禮等凡一百五十六篇惟易詩二經失載詳錢大昕漢書辨疑自元康中始讀至甘露三年積十餘歲始名蕭望之等平議於殿中詳閱壽昌漢書注校補馬國翰序亦及此而徵引頗多疏略當據錢閻說訂之戴聖撰集石渠論猶班固撰集白虎通義故書例不標多人姓氏間有脫佚而大體完具此書各經已佚即禮論亦祇存若干條而聖及韋元成蕭望之聞人通漢尹更始劉向梁邱臨通典云失其姓蓋未考梁邱賀傳七人之論及帝臨決語今猶如昨日事則輯佚之功大也中如元成云王者不為無義制禮聖之使通之奉其宗廟故以長子為文又云君子子為大夫攝要之子通漢云父母之喪

羣雖光猶稱孤皆深得神意聖云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則知赴諸侯亦得稱薨詩既醉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則知天地山川之祭亦得用三公爲尸足補神家所未及聖云慎子不報者猶斷周當作期通典蓋以嫌名改不得申其服宜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帝以喪服經本兼男女而傳但舉女子子者嫌女子適人爲其父母期與報相亂故辭其衹報而帝即以爲父母期明之此則文義簡質有既待後人之善會其通者矣禮鄉射請射請樂俱告於賓不告主

人大射請射請樂乃告於公至獻酬後之用樂例不告賓主人凡鄉飲鄉射速神大射並同觀儀神目見聖乃謂請射告主人以賓主俱當射樂主所以樂賓故不告主人殊屬迂是鄉飲速神作樂有備歌笙間合樂四節鄉射惟有合樂大射有歌有管觀儀神亦自見元成乃謂鄉人本無樂故合樂諸侯當有樂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時以鄉射皆是要議而實未合喪服父爲長子疏長子爲父後者之長子不必五世喪服小記鄭注云言不繼祖禰則不必五世

是也聖及通典乃謂以其爲五世之適則是舍子而言曾孫亦失經情此西漢經師遺說僅存什一小小疏誤無害全體要當與白虎通義並重也此本采輯有漏有衍如鄉人安宗聞人說前通典有戴聖曰鄉射臣而今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二十五字不解何以缺略又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曰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備帛帶素韠既和五禮新儀十一引石渠禮議主人不敢自專請賓共成也亦謂人之父恥自

成其子故請賓也皆未之引而吉凶不並條乃并鄭駁異義語元之間也四字而亦濫入毋乃謂甚太疏略

魯禘祫志一卷 五石山房本

漢鄭玄撰清馬國翰輯玄有周禘鄭氏音已著錄是書以周禘在魯因依春秋經傳所書禘祫事互相參校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蓋猶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意其言曰儒者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疑傳其聞用是訟訟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由而粗記注焉此即作書之本指惜全文已佚今就所輯言之如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節此以尊神推天子禘法從劉向五經通義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禘則取已遷廟主合食（御覽五百二十八引）而小變其說魯莊公其三十二年薨以魯禘推天子禘法用禘家禮讀有祫及春秋古文家依禘之說而以春秋今文家五年再殷祭及禮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除喪吉祭後禘行之法其見其識實達致足據依而唐人趙匡大譏攻擊謂禘非時祭之時名禮記諸篇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見春秋

惟四度為禘一春一夏故謂之春祭故謂之夏祭云自善為不相襲會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之禘當為禴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陸淳春秋纂例卷二引）則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禮不王不禘禮運魯之郊禘非禮是有時禘之禘祭義春禘秋嘗王制天子祫禘是趙氏因不王不禘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大祀不可以為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郊義是據禮記以攻禮記焉端臨文獻通考宗廟篇已議之宋人林之奇胡寅朱熹楊復輩皆從趙說而清尤甚其儀禮圖解云鄭氏專取緯書之禘文以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深世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為有鑿虛為實則漢二年有祫文八年有禘為春秋家屬辭比事之古法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禮家師儒相傳之古說禘一犆一祫之文見於王制五年而再殷祭之文見於公羊傳楊氏詆鄭為鑿憑楊氏先未覈實黃以周禮書通故亦斥之猶詆諆周禮大宗伯正

義云周制毀廟之主並藏太祖廟不藏文武廟則禘
祭遷主亦當如祫通合食於太祖廟遂神韓詩五經
通義之說實為允愜鄭誤以文武為二祧凡文武以
後遷主藏焉故謂禘祭亦取文武後遷主以昭穆祭
於文武廟與神制不合此外係費傳與隔不可易則
鄭之所以少異劉向通義者以曾子問言祝取群廟
之主惟天子崩與祫祭語不及禘春秋書禘有曰禘
于太廟有曰禘于莊公有曰有事于武宮故也饒氏
神通故又明之然則孫氏條擧唐以前說約二十一
家與鄭義異者孫無一說足以相難矣以此見是書
之可貴也胡培翬禘祫問答云春秋傳書禘年分
本無定程鄭氏錯綜其文審合附會作禘祫志踳駮
難通胡氏固神学家非趙匡等可比而其言乃亦若
是又以見是書之不易讀也陳祥道禮書七十一引
祫備五齋三酒至禘用四代之樂通典昭共一下程
接其五齋至釋祭則同一日亦禘祫志文此本皆失
輯殘魏書禮志引鄭志昭公十一年王禘于武宮乃
鄭小同所撰之鄭志非謂禘祫志又引鄭元解禘云

天子祭圜丘曰禘至祭有兩瑞明也其文亦見通典
亦明引禘祫志而皆濫入至序云趙匡實宗鄭說
則鄭謂以祖配帝趙謂以祖配祖顯然各別比而同
之抑獨何哉

魯禘祫義疏證一卷 光緒乙亥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就惠棟盧見曾馬國翰黃奭各本為之跋，謂前有光緒戊戌自序，其不題魯禘祫志而題禘祫義者，從漢書本傳所稱也。其書大致以孔穎達詩禮二疏，賈公彥周禮疏之中，鄭君為義據，而昭十五年左氏傳孔疏所推禘之年數，則謂其用左氏有禘無祫之義，自與鄭義不符。疏又云惟識莊公之速，其餘不識，則謂其於鄭意別引鄭志答趙商問為釋，分別去取，具見師法。四月祫不識及不剃有恩類，皆未得所據，而一以為常事不書之義，一以為哉指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言，疑其出於公羊，當亦得鄭義之所在，為前人所未發。其他徵引如杜佑禘小祫大之說，馬端臨大禘時禘之說，皇侃崔靈恩五廟四廟之說，皆於鄭義亦曲為剪通。引韋元成五年再殷祭言一禘一祫及劉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謂韋劉在緯書未出之前，是正宋人誤鄭溺於緯書之說。案緯與讖別，緯候不起於哀平，僞義叢抄中有徐養原等辨五篇，引尤環禘後隔三年祫以後隔二年

禘之說尤與孔疏云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禘少之說相異，而實相成。惟杜佑申鄭，謂文王以上毀主在后稷廟，文王以下毀主在二祧廟，其說固是，而上文引逸禮及韓詩內傳則謂毀主俱在太祖廟，與鄭微別。杜既合混，此亦未加分晰。杜又謂繹祭神略，故可同日而畢，申鄭亦是。但鄭注郊特牲以為繹即祊之大名，與經文言繹言祊言朝市為三事，皆為鄭學者亦當引此以明祊為正日祭，繹為明日祭，以見此義之精，而亦未之及。至錢塘魯神禘祫攷以祫禘特禘相對，謂嫌彙謬，且如其說祫禘宜稱祫，而僖八年禘于太廟與禘于莊公之特禘同名，特禘宜名禘，而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與有事于太廟之祫禘同稱，案諸經文亦不可通。皮氏徒以其有百王不易之道一語，遂以為申鄭，鄭意何嘗如是，然全書可議者止此。其於鄭學可謂盡心焉耳矣。王制疏鄭康成禘祫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主從西為上，即接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至無穆主是孔以祫禘二者並言，乃其言禘則據通典輯入而其

言祫因通典未及亦未輯入饋食禮通故則以言祫亦为禘祫義文是亦學者所宜考也

禮記要義三十一卷 江蘇局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進士官至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贈太師謚文靖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了翁九經要義明代已不全四庫提要著錄其周易尚書儀禮春秋左傳四種而禮記缺如清阮元從宋刻影鈔並撰提要一篇進呈原書三十三卷失去一之二卷此乃知尚有是殘本此本光緒丙戌蘇局用姚氏延進藏所藏影宋鈔本校刊前有釋五經稱主人錫壽識語稱已得宋雕本禮記要義當即姚本所從出又稱凡此本與依宋本異者與日本山井鼎所據足利本同已不盡核又謂此本讀經有疑義往考通博引析衷於至當往往若符節然附了翁序書初無卷帙加一諸又稱舉經符刻此譯蓋多乃款此等为因又據之鳴實則其說頗是也又有阮元提要乃校刊時所加凡九經要義宋史藝文志著錄外諸書附志諸書不載內閣書目所列已有闕失以及廣集有序方回跋了翁所撰周易集義亦及諸經要義書之纂譯又謂諸經注疏自宋邁傳正今

脫文譌字不可勝舉了翁所據猶宋時善本足資糾
訂此說亦是而謂禮記孔疏文繁義富未易得其匡
略了翁刪汰過半殊為精允則亦未盡然也要義為
謫居靖州時所作蓋讀經自課摘要以便檢閱並無
刪訂之心故每篇多為偶目經文注文皆刪略不完
又不甚依經次第宋史本傳曰要義訂定精密先儒
所未有提要於易要義曰翦除支蔓獨擷英華於書
曰汰其冗文使精華畢擷皆影響之談未下己意何
云訂定略載經注注始節錄經並有冗蔓精華之別

備謂經注因缺訂正義而及則有但引經注而不及
正義者將何以說甚矣讀書心細者之難也惟其所
據為宋本與今本異同處直一字一[illegible]阮元撰校勘
記尚未得見是書故引衛氏集說而未及此今據阮刻
注疏本婚義第三葉校之如注文居讀為姬姓之姬
此本同足利本為作如（案讀為者易其字讀如者擬其音以足利本為長但亦可）
本衛氏集說作好　凡棺因能澀之物因所用與足利本合誄
其行以為謚也此本同足利本重誄字（案下誄字當為衍）尺
父因其字以為謚此本同足利本其作且（案且有誤也以足利）

本為長是本亦作且此可見錫壽說之未盡核疏文則乾為君
為父君下無為字其文關屬斷作既或謂疑鼻耳作
鼻作性曾子重其郭而輕其財（補）郭作身按鄭云二十
六月也六作七鄭注婦婦者注下有之字進退無
禮作理續有賵賻賵作贈小斂則改襲要而加武
興帶經矣襲下無要字互說是也互作元不設碑繂
不設碑繂不備碑無下不設碑繂四字馬駿驪之上
駿作駿黃裕裏也袷作袷上有杭席故也杭作抗此
類大致與惠棟校宋本山井鼎引宋板同其餘校不
勝校亦非片紙所能容然即此已可見是書之大槩
矣光緒間蘇局重刻阮本十三經注疏曾用要義校
勘凡阮本空圍者之得要義證見者加以黃圍余撰
周易校勘記餘由他人任之惜刻至尚書而止今撰
是書提要而言此者亦以明諸要義之用在此不足
以見了翁之經學其經學當於周禮折衷（案在鶴山全集中）
見之耳

魯禘祫義一卷 鄭氏佚書本

清袁鈞輯 鈞有易注輯本已著錄 是編考瑞有自識云魯禘祫義見本傳正義及諸史志傳引者多稱禘祫志 蓋自明史標題之所從也 今以皮錫瑞疏證本校之 春秋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節前半翦截太甚 春秋二字顯據魏書神志而詩元鳥禮記王制疏引皆無此二字 疑魏志所增 當删 通典吉禮篇其尸后稷廟中至繹祭則同一日 凡一百六十三字宋承上無據主也 明詳繹文義亦為禘祫志文 今袁之引當補 儒家之說節三年一禘五年再禘上禘字當為祫 蓋據誤本詩疏采錄 續所附按曾孫堯年校證於諸書援引異同之處言之頗詳 足備參考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魯禘祫義一卷 通德堂經解本

清黃奭輯 此本春秋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節前半亦翦截太甚 春秋二字當衍 儒家之說節一祫亦作一禘 失與袁本同 有其尸后稷廟中至繹祭則同一日 視袁本為備 而誤以魏書神志引鄭志昭公十一年至禘于武宮為禘祫志文 失又與馬國翰本同也

禮經箋十七卷 光緒丙申東洲講舍刊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書喪服第十一次於王氏箋下，有述戴望箋之字，據箋曰外，猶有學曰，蓋其子說也。前後無序跋，中有駁鄭而得者。以士昏席于北方為與北非北墉下，記士受皮者為大夫貴臣，卿中士下士；鄉飲記卿朋服而謀賓為此禮直稱卿，非謂卿大夫也；禮者右正為者之左右觸僕，記之僕人右射人，正以此者人曰僕人正記，故以為首目意裁國執臣禮，不用所位，乃進說諸卿之班次，且假之義；大射遂比三耦為大夫時，未得揖於門右，司射先反位，為上之公卿遞次繼之耦，又之遞次命三耦，三耦不在次，非此亦有次外位。此類殊合經旨，足匡鄭說。有駁鄭而仍未得者，士冠玄端玄裳爵鞞，以玄端玄裳為玄端服之正義，其黃裳雜裳乃緣雜許可之辭。鄭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因此今謂玄裳當士，黃裳大夫之子，雜裳世子，尤為不倫。士相見非以君命使，鄭當以則不稱寡，大夫為司士，當作使。鄭於則不稱寡，德司因紀今則玉藻為禮則士

上必添以字，士下必添擯字乃明，且同一舉使而屬大夫寡君之老上下分屬，更難據信。鄉飲記縮當以古文縮為蹙，例之，蓋謂近於霤也。鄭云縮從也，霤以東西為從，因此今以縮為指縣而言，則經義初不及梁縣。鄉射記大夫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蓋謂大夫或虎或豹，士或鹿或豕。鄭云臣畫二國，此今謂王國侯國大夫士異等，亦曲說。喪服傳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又曰得為其父母遂，此恐人疑妾不得體尊，有尊厭之嫌，特言妾縱不得體君，而於其父母及其子自得遂，以明妾於其前親有不服也。鄭以女君於例，因此(反疑)傳誤，因此今一則曰妾服同君，妾不得體以降為體；一則曰妾縱不敢服父母，父母亦不服入妾，以別嫌。其屬文雖特牲主人受尸酢酳，於文更為受，此當從古文作受酌酳，則為一事。凡致爵必受爵，其酌酳不受爵，致侑無言受爵，以別酳。鄭云主人受爵自酢，因此今以古文為是，謂受爵不待言，足正鄭說，但未知酌酳與受爵為二事。今文致主人主婦受爵，受亦當從古文作受。此類知一不知二，其見未融

有𣪊郭而失者迹神當東霤鄭云亦南北以堂深此
以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乃謂霤出檐以霤階當
所謂南北東西則僅何以云東霤𨻰脈乎以鄭以脈為
辭之誤此據醮神皆用辭字之凡僅中脈辭字每互
誤鄭參校古今文一一是正最為精審乃引稱人獻
以尸而酬以脈相難則校文脈字亦當為辭鄭被注
及其義駁賈疏及孔疏引神言之甚明焉者熟視無睹又引
論語脈不脈而謂脈如辭鄭不知而反謂之誤則辭
取作脈角翦氏反相亂與脈不脈異涉騁神展見人
之聘享郎鄭云上介不覿蓋亦如之者亦如上拭
圭執圭拭璧展璧拿幣諸儀不關上介覿之在內乃
謂既畢展賈人告畢乃展幣則上介既覿何須賈
人展告而待告於賈醆泰清鄭云醆白酒也凡酒皆
有清白以泰間清白者互相備此以醆即士虞之潑
酒所謂以新水潑釀此酒者亦即內則清白之白所
謂尊酒者酒者也之醆清即挔之清白乃以為醴即
醴則與諸文無一可通記十六斗曰籔鄭云今文籔
為逾此逾即匬之段字乃謂籔論語作庾則庾為二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卷

斗四升其正字當作斞觀神右肉袒鄭云刑宜施於
右此蓋抱事古字諱猶述職待眾覲事畢乃右肉袒
以告聽事下云伯父無事而事字相應乃謂肉袒者
射宮則射禮皆左袒何睬睬乃滿無服公士大夫之
眾臣鄭云士卿士也此據下傳公卿大夫為義以卿
釋士乃謂卿不得稱士公士在官為屬吏即私臣則
詩青多言卿士且屬吏何以列大夫之上傳一溢米
鄭云二十四兩為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
以為量甚小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當今二合稍贏
乃謬其不思之甚謂謚即拖則一拖觀之者所少幾
何士虞徹設于西北隅鄭云所以為厭飫孟即陽厭
乃以為誤謂隅設與釋為對文釋以廣神意於人設
以廣神意於鬼則未聞古有是神此類未足憑信斷
宜從鄭至於以士冠之閾為當水講上所蓋木石壽
帛為合所用帛制二丈為兩嬰為今重屑士相見
積為今綃袗玄為制積之吉服會神當阿為當限粟
編貫為編當從咕每當一點所謂點心倒欲三揖為
入門揖相背揖至階揖疑立為有待未定辭主人辭

作醋謂醋當為作起而進酒諸公為方伯三監公之
遵者即前貢士老賢者若今連宴辰焉御服為靖賓
之服御射記德襦為襦通繻裂帛以纏臂配遂遂神
象觚為象者君服器之名若漢世言御用大射參七
十干五十為參三也干入一也即二隤神秉錦為錦
之本字金環交絲織之竹篚為必加竹者時篚已
用陶器不腆為不敢為主西夾為御大夫室制唯一
夾諸侯乃有兩夾中堂與東楹之間為四楹之堂鎮
于東方當加之西北上以西字絕句謂鎮二更同時
並陳故曰之兩記徇但為徇巡方字並一尸為袷祭
於太祖祭四親公食算南上為長屬自為一班親神
當夫為君管人司宮四字為方國二字外二伯又目
致字喜服傳必有歸宗以歸字絕句總為今鈔字士
表髻為死括髮異於表括玫列制字既夕封帶為特
制五合領帶記淺髆之淺為虎氈毛士虞隋祭隋截
作蓋為蓋當為差今據字記頭相為頭方之妻適爾
為適近特牲不諏日之諏為取記棜禁為棜祭尊下
丌置然也一棜二壺禁為堂下兩尊各一禁丌兩壺

任配妻說猶是周官變之故幫也周運以詞章負盛
名恐疑誤處堂如著於錄為今列諸之如右古臣文
哉以臣文以字居中寫士表為饌節下旃補曰不棕
參曰皆未詳甚指大射公坐奠觶節及君騰觶也節
以注為誤一曰已臣於燕篇一曰觶見前而並神前
節無變據節變云君寵不可聚此外也觶遝燕篇有
誤脫哉據知鄭不誤而刪
之大射篇未刪而誤衍

禮記疑義七十二卷（本實遺錄稿任 堂續修錄寫本）

清吳廷華撰。即三禮疑義之第三部也。體例一如周禮內缺中庸大學二篇，以有朱子章句（注云），故前無自序（蓋傳寫時遺漏之例）。以周禮儀禮（二禮皆）兩疑義有目序例之，疑傳寫者遺佚。其書務與鄭注孔疏為難，辨不勝辨，姑就一二端言之。王制天子三公節，鄭云此夏制，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最合經指。石梁王氏則以為周官較之殊為無識，乃謂可從此注之謬。明堂位之不足據（信），則周官為偽古文。明堂位為西周古書（詳黃以周鄭禮通故），可見抑何相悖。樂記以歌南風，鄭云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此本不指凱風詩言，故曰未聞。熊氏以為凱風，孔疏已正之，乃謂注從熊氏說，又曰其辭未聞，自為矛盾，則羅豈能下見凱風之詩，有何矛盾。鄭述在熊前，更何從而取其說。壹獻之禮，鄭云壹獻士飲酒之禮，此語本貫串三禮之禮，乃謂冠禮禮賓一獻，聘禮禮賓亦一獻，不得止以為士禮，則壹獻即所謂進無亞獻者。冠禮禮賓一人可無進，聘禮禮賓無進者，蓋在後也。是為知其一不知其二。坊記居陳，曰鄭云居陳周公次子伯禽弟，此必有所本，故詩譜又云伯禽封魯，次子居陳，世守采地。乃亦為謬，其意指王書偽傳臣君之說，則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伯禽弟也。以謬斥鄭誼，王於鄭注每任先後異時，往往不合。王制則斷之田下，乃謂當出漢手，故多矛盾，足誤認鄭注為賓客矣。曲禮祝客車不入大門，孔引覲禮偏駕不入王門云云，又云墨車龍旂以朝，墨車得入大門，墨車得入，何得上句傳出偏金路象路等不得入王門，從偏駕句傳出也。乃謂疏○造（遂）入大門說是，以又云二字冒之，其粗疏已可鄙。檀弓肆諸市朝，孔云大夫以上云云，謂諸侯大夫士也，謂諸侯句是孔申鄭注語。閩監毛無本謂上俱無鄭注二字，恐標校宗本并無謂此字，乃謂今賈疏周禮無此注，已經賈刪去，孔猶引之為陋，其謬尤可哂。猶衣據尸服先見于西邑夏，孔云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乃則謂漢書本傳明言玄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下注引古文尚書，孔又言鄭注古文尚書

以相難則前所稱古文尚書指太甲篇之為東晉僞
古文歟鄭不見誤所稱古文尚書指君奭篇之為壁
中真古文歟鄭嘗注之吳氏孫明此誤辨歟其謂
迪又可闕至於同猶為訓小學通例此曲神不鄭命歟
下乃謂訓命為橋案鑿尤甚是未知孔疏有師承矣
然猶可曰鄭孔派一無可據乃其於經文則又横加
注釋曲神前有車騎之騎派三代書儀賦為次儀賦
雖然不可言造先釋主人於經無考馬不食穀當是
漢法天子有后節原屬不經先六大六大苹星不倫

國所用室明五官司士又司馬之屬本類而複植乎子
張之表節讀人傳會胃子而於貫夏節及曹子懸衆
如此節讀氣流流毀宗識行三句於古無考此見曲神僞說
因之法下不欲遠貧亦非居子之言着案至節此致高誤
寡廟無除練練衰二句小祥無用練黃之理紕經篤
而葬當是春秋以後事喪不處后當是後世事廢其
祀則其文當是亂世事入於其厭而備忘記者傳會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節特假設之法天子之縣内
不言畿之縣為漢人法州有伯州自應曰牧此非古

制八州八伯無依據之長曰牧此見曲神王建天子之老以九卿節
於古無考大國三卿節於他經無考天子使其大夫
為三監因管蔡霍而傅會古書必田是漢人潮三代
而言月令祀不用犧牲節為漢人雜壊之文臘先祖
五祀是秦法曾子問各神既納幣節既有吉日則神
將成遺衰勿服無理可說桔姪主不厭祭亡賢不應言
厭此言不厭蓋誤以餘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與三
字不可解文王世子吾與爾三此漢方士之說成王
幼節大驗劉子駿等為新莽居攝傳會神迷吾浮坤

乾易應有乾曰坤乾則倒置明儀僞說用人之知三
句非王者之道必本於大一大一太極之實文已近
三代之說篇中大同小異康不免近老氏一途神意大
失特二句本是可疑郊特牲郊之用辛不足據此見曲神
外事以剛日下以明堂位魯大夫事執賜魯重賜說而廣推之
不是據周公踐天子之位其說最謬夏礿秋嘗節夏
礿以下諸侯皆然曰天子之賦魯解米廩節四代之
學是誇魯之詞此見學記者節下大傳追大王二句追王
謂王迹所由興此以卑臨尊言其說已疏學記末卜

禫不視學五年一禘考校太疏若以時然言之如王制
郊特牲說又春秋亂世之事雜記其衰侈袂侈袂[illegible]
人服男子不應有此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非古制
士沐梁梁當是承後世之誤而言主人房外南面言
南面者誤居殯葬節亦後世事樂作矣故也祥禫無
作樂之理禫而從御二句記之誤夫人視世子而歸
言歸者誤祭法天下有王節鬼因壇墠俱非古制特
因顧命而附會之王自為立社非古制
經解霸王之器言王又言霸非孔子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問二十五月
而畢非古制蓋由夫情節之居子興於父母喪而第
謂之情節天性何薄至競以期斷十三月何絕似寧予
家法昏義三公九卿九卿漢制喪服四制禫之日鼓
素琴為後世之書非古經以凡曲禮校之不識主人
踐亞席說當作升壇可主人與有司視虞牲與設使
之誤樂記投殷之後投蓋封之誤雜記[illegible]譯日作階
作是西之誤問傳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當在先食
乾肉下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當在禫而牀下此哀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卷

之發於衣服者也當在易服者下凡此殺達服無說
殺無理取鬪[illegible]此讀者不多[illegible]不辨禮記為漢人
而釋非漢人所撰其於王制天子犧牛角握節識鄭注云
說經之解其害於此是亦傳記之厄竊謂是漏真傳
記之厄也已惜如曲禮釋受[illegible]尊所引少牢神下篇
主人獻祝人于非階上釋于下升受[illegible]作階主人
之階即所謂尊所禮于為篇如鄉論公冶長養相之
[illegible]疑王制夫圭田無征夫當昔枝請灝內則
據以太牢下言凡接天自相應亦據予可知禮器為
祔子非祔是祭前求神之祭繹則明日尋繹之祭喪
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牖當作墉此類[illegible]
使有緣搭攀孫詒讓其人撰禮記正義亦此節取耳

王制箋一卷　思賢書局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以王制為素王之制，據俞樾說孔子將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損益，具有規條，門弟子與聞緒論，私相纂輯而成此篇，因為之疏通證明其義，全載鄭注，間糾其失，孔疏擇其合者錄之，前有光緒丁未自序並後序。案俞樾語見達齋叢說，其湖樓筆談又謂周禮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為，亦欲自成一代之制，以詔百王之法，與周制。又謂中庸為秦書，蓋皆中年時新說，溢卯不信此等語，使王制果為素王之制，荀子亦有王制篇，王者將頭謂午是改。俞氏此說以為一家之言則可，以為不易之言則不可。皮氏是箋，毋乃過信也。謂據周禮之合者證明此書，可也，據周禮之不合者駁難此書非也。實為通人之論。中以賜諸侯樂則賜伯子男樂則皆以則字絕句，冢宰制國用為天子之大夫，非周官冢宰，深得記意。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引顧炎武說，正鄭誤。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引白虎通說，及御覽足訂孔失。謂陳祥道禮書引大傳作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會子作債，是鄭義。非伏羲當以隋書所引為正。此於家法尤為分曉，而謂殷爵三等亦有公侯伯子男之分，借作疑辭，引無左證。今考黃以周禮書通故云：孔疏引異義古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左氏說唐虞夏之制皆三等，禮今文家說與春秋古文家合，但此所云三等言其分土之等，非其爵自五等也。虞書曰輯五瑞，謂其爵有五也，是可以異義說推見殷制，祇以偏主今文說，遂屏古文說不用耳。引尚書夏侯歐陽等說以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戴禮據可稱繁露當進乎諸說苑君道臣術二篇明是殷制，而鄭以為夏制，以其本於今文尚書家，遂不加別白，是以公宮南之左為明虎門之左，不知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乃專據朝位言之，不涉教學之事，經文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孫詒讓周禮正義言之甚明，詎容牽合。以祭法始祖無廟與韋元成云始祖配天而不為立廟為同一，駭人聽聞之說，不知祭法所謂祖者者乃始祖上之無功德者也，非謂有功德之始祖可

去而在壇也宗廟神道故又明言之其章說實本小
記王者禘其祖〻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為
義章氏明云親盡也何賅聞〻有不獨有從列命大
司徒教士以車甲為聯事不必據大戴千乘篇改司
徒為司馬也（詳王制訂偽下）封國通故云孟子王制所言三
等之封為三代之舊法其云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際
山川附庸言之故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五
等之封為周公所立之法其云五百里四百里三百
里二百里百里兼山川附庸言之故成王命魯侯云

大啟爾宇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宣王錫韓侯曰其追
其貊奄受北國錫名心曰錫山土川于周受命據此
列（[illegible]實增封）作大九州之界之說不必設職官神道故云曲禮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州
長在外本稱伯王制所謂方伯是也入天子之國曰
牧避二伯之稱也凡一州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
州書稱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牧
周亦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伯據此則（伯即牧）虞夏及周皆
曰牧之說可勿辯矣然其書義據閎深條例明晰類

庸一編之說要自不可廢也

禮記補注四卷 鍾氏重刊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有易古文已著錄。是書專補陳澔集說之蔑，間訂其誤，并及鄭注孔疏。前有無年月自序，稱俊由崇訓而入經術，用意甚盛。惜學力殊未逮也。中如以大夫之簀為牀棧，非蕈；塗車為刻木為車翦紙為車之類，上加塗畫，非以泥為車；設披為設披設旐之屬，非佛老耶；曰正為惰師，得呼其名，非有二人；周公踐阼四字為信上文，奔無此語，未必不居攝；槔杓為杯杓，非盥具；奔則為妾，為神不備，非淫奔也；定墨為氣色下，非墨畫龜；喜祔祖姑為祔廟，非為壇以祔；氾埽為洒埽，非廣埽；術有序術當為遂，不當為州；倨中矩二句為矩之直者曰倨，折而衡者曰句，非微曲甚曲；虞筐為安之種八筐之筐；四制為即恩制義制節制權制。凡此數本成說，或備一義，足資參考。而不辭余獻禽則本作走，以為隊人妄加，則此為盧植本；釁室為竈，則此乃為塈於室，不用甸人掘坎填池；為以鐵為之，如鼎四足，則今所稱池子，未必即此；瓦不成味之味，陳音沫，鄭注當作沫，為皆非，則謬甚。神渠志沫流赭，顏注云沫沫而通，沫者言被面如頮，從午未之未，音呼內反；沫者言汗流沫出，從本末之末，音亦如之。是則鄭陳皆是。設練而祔，為祔於殯宮，則祔者付新死於先死者，自在宗廟，況上文明云祔於祖父。屬靈為結薹為靈坐，則束草為人馬，鄭注不誤，陳節馬字，亦何致與偏，無異畫宮為影堂，則畫宮室之位，陳實本鄭，當得記意。刎其人為斬刈其人之木以為楮椰，則與於變辭隱語，古人無此文法。九京為山名，應居卿切，則下文觀乎九原，明作原字，仍為三分之一，則視十一為大，不得執考工記注以例王制。鄭與祈穀為一時兩事，則鄭在冬至，祈穀在啓蟄。王瓜為萆薢，則近人考定為栝樓（詳黃以周摩經說）。燒灰為燒炭，則灰非即炭，周禮掌炭及慌氏分別甚明。元𪟝之元，不得為袗，則元袗也，同今月令彰字實誤。大酋盬之為大酋，作句謂兼用六物，監之乃謂酒官，則上文乃命大酋將作何解。陰厭陽厭為鎮壓，則厭之言厭飫，不得讀作壓。磬於甸人為磬控，磬折之磬，析其氣而[illegible]

氣而控制之則穿鑿尤甚瓜華為瓜曰華之之華則
樹字不可通當夕為當夫之夕則陳云當夏承上妻
不在言即是此義臂臑為臑亦作腝則腝之言熱於
義難通陳云臂腳猶今稱前腳夏楚為楚即牡荊多
產楚地故名古者刑杖以荊故字從刑則以荊為字
說疏越為清越以長則與記意以朱絃對說不合蓋
醆為醆之屬則與醆字未融不如從鄭訓醆酸為
正使孫（遷）學士表神而設誘語不見孫悉則不見在前
學神在後居尊用輴節謂輴與輔同不與輇同輇與

端諸書多誤端可截柩輇止可約輞輴當作輞國車
應從王氏讀如字則輴車者聲之誤國車者字之誤
致為樽為團者字之借端者車之正名輇者端車之
輪也黃以周表神通其辨之甚覈李說皆似是而非
大社為在中門內則通義明云中門外中門非即庫
門內孔疏已合嚴既草為以三月為草月則亦近於
讒謗武猜疲為猜疲二字不連上言當任事於夙夜
則記文就不成義閒表閒傳三年間為喟小戴作傳
則小戴但編輯不聞作傳賜濮為虞飲則與瑞以灌

賓客並非虞飲當日盆有為冠為已具用盆不用卜
則內卦已具外卦他人未詳所據他如庶人之摯匹
士之有隸華而睆燭委擇脈着粹土鼓飯腥山出器
車觴與達御御力授顆髯成方綴兆達囊午其眾陳
氏所釋非本鄭即本孔或本王肅而李氏均為疑難
諸鍊糾佛公叔木鄭注本當為朱此從世本乃以為
非質於緣中加偽荒鄭以緣偽為聲之誤最得乃以
為與角幘通而古字實不相通夏日易雨尊無及惡
德鄭注本端乃引今本尚書為說不知其為偽古文

鬻善於奪陳音奪為兌此從或本並不以為如名近
猶陳引蘇說民云云近於倡優所為此亦蘇語並非陳注大
利小利陳引呂說利及天下云云並不以為大小祿
尤異者稷首為節下駁呂說以為原壤所歌非詩而
請養稷首下乃陰襲之實為矛盾絕而祭祀絕本訓
皆乃泥今書作醮以記為不成語則既怪李氏之不
明而又歎偽古文之誤人甚也然其書頗可節取在
善學者之審擇焉耳

禮運注一卷 演孔叢書本

清康有爲撰。有爲原名祖詒，字長素，南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官工部主事。戊戌政變革職。有爲人品權尚一貫，勝其徒梁啟超，而學術偏主今文學，其新學僞經考一書最爲紕繆，當時朱一新已相與辨難，有朱氏論學札記。議者但知爲清廷所嚴禁而已。是編以中國今已小康，而不求進化，是失孔子之意，爰爲之注，將以崇孔子而同大地，其意甚盛。前有光緒甲申自敘，中如以魯之郊禘十四節爲郊特牲錯簡，又於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一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五節，故宗祝在廟一節，皆有移置，實不足識。又言埃及、敘利亞、印度、波斯各野番之先，皆以事鬼神爲重，印度、波斯、猶太之俗，羊爲祭禮，埃及、印度、希臘數千年之宮室皆用石築，牖戶製多須圓，鏡穀甚似山洞，並言印度韋駄經與猶太舊約諸國皆偽於祭神，神中殊失注經之體，而知氣者靈魂也，腦同電氣，物皆有之等語，頗精微可喜。其餘大率本孔疏、陳澔集說，而大戴本儀禮次第與禮運注合，喪祭射鄉朝聘之序合十七篇，完全無闕，禮運鄉字當作卿，字實本邵懿辰禮經通論，尤爲有見。惟述禮三十九篇，作爲劉歆僞造，若未見丁晏駁邵氏說者，則以適契其攻擊古文之隱也。篇首三語當以與於蜡句、賓事畢句、賓讀如儐。鄭注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助祭即釋儐事。蜡本在國者，觀門有兩觀，自國至觀，不得云出遊，此蜡即臘。臘者蜡之屬，既蜡而臘先祖五祀於廟，廟在雉門內，觀在雉門旁，故云出遊觀上，此則後人皆不明。惟黃以周禮書通故言之，康氏亦貫然莫辨者也。要是之是書別有用意，不得以訓詁家律之。禮運鄭注已不盡得其旨，石梁王氏又以大同小康爲有老氏意，非孔子語，學者皆爲所惑，康氏獨能發揮其義，推爲孔氏之微言真傳，萬國之無上寶典，其識在漢以來諸儒之上。黃式三禮運非列莊說云：大同小康非分皇古三代之優劣也。大同者，仁風洽也；小康者，初平亂而範之以禮也。範亂以禮，久而仁風洽也。舊說尊皇古，卑三代，是漢儒攝列莊之意，慎刲孔子之言。此說最合記意，並足以證明康氏之說矣。

王制訂一卷 四益館叢書本

清廖平撰。平字季平，井研人。光緒己丑進士，以知縣即用，改教職，以學術乖謬為四川學政劾罷。是編將王制經文約略類次，有頂格者大抵以之為綱，有低一格或二格者以之為目，而經文不全載，任意割裂。又任意去取，不知其命意所在，前後無序，跋亦無案語。但注右王臣有侯國以下錫命等，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有上增司空字，司上又增陰文司馬二字，注云徒指千乘篇當為馬。不知周官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職，非特掌教事；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領，非特掌政事。蓋古者設官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合職，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成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衛湜集說所載長樂陳氏之說致為分曉。安得執千乘以疑王制？大戴記千乘就平素時言，小戴記王制就調發時言也。曰命大司徒者，王命之也，司馬安得命大司徒？司空又安得命大司馬？皮錫瑞王制箋亦同此誤，甚矣說經之難也。至以興事頂格，而以無曠土七句錄於下，以任事頂格，而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二句、用民之力二句、凡執技論力四句錄於下，尤為支離破碎，不可謂非經傳之厄也已。而囂囂然曰王制訂，將誰欺哉。

以數字亦以示與某
數之數亦以示者不
同

周禮摘箋五卷 函海本 續人重刊

清李調元撰。調元有易古文已著錄。是書專與異文

為釋。前有無年月自序，採賈公彥周禮疏十卷，復以其

餘補取注中經文互異之字而箋之，以析中於一。其

宋 以音如 可見 如官聯改異體作通為證同一作相連合

宜從連，續貫以為頗作旁，以為事者當宜從賓豆補

為隨實豆補腊賣豉者物為故漆洞柏之類純布之

佗為全騎步為一偷一仰曰騎騎步及濟異常者其

偃蹇十為運氣運也凡夢皆精氣所運故占夢之書

曰運。按架為楚埒，術祭之術為裳裳賦桑櫌也。妃祭

播其地道，齋之萬為設大建其於廟庭，述其牲牷以

車戟送掌子依錄為掌字當移在掌役下。子即卯烏

取謂賢記，取馬子取之閑錄其一為之深為深為高

馭其一介高起以為受擊之處隨指之則高於高猶

馬不契高商其節則高之高圭中者為必者介判之

右一圭木四圭即與隔四圭有即里為式為以里為

式則一日可積百日一里可準百里，凡此哉參戾從

哉下己意哉亦有誤，足備一通。而凡掌共益為治益

供王則下云共膳，此不應複，共自當為具。五氣為五

穀養其元氣，則近是，辭隱語自當為五穀。瑶鑑為削

冰成鑑，則鑑即鑒之正字，不得以鑑為冰廠。蒸為廠

為墐藏，則廠者陳而不用之名。周禮大喪言廠者十

有六，職義皆如是，李氏又於廠衣服肆皆而廠訓藏

皆非為之關為有急出入難常其閒而關則關即立

子辟行人之辟，不關後急縫稽飾馬，故書馬為馬為

馬以爲遺車縫裲被為飾，則未知馬實誤字。求地中

為日影，每千里差一寸，則此沿前人亂說，余元喜以

來早辨之（詳說諸正義）。凡政役之社會為施獨加舍釋通

見也，則此於貴賤老幼癃疾外別言之，不得仍以貴

賤等為說。春秋發脯為脯言醢，則脯與醢難事相因

而脈即脈地，政為卯地守地職之政，則下文切地守

切地職而此句為複，政自當讀為征。縱布總布幽縑

哉作次，為判肆曰次，一肆曰總，則次布者屋稅，總布

者掌史總數以計稅，則肆尚不得一肆則不能通書

神方承作告神為近，是則告字賣誤。賓粟為與賓通

詩助祭群僧謂性用，則賓粟國賓牲牲於祭上而省

為紕或字殘耳曰紕詩羔羊紕説文羊下引作紕毛許
並訓積謂積餘張衡西京賦敝舃羊苗幹綜注苗死
禽獸將腐之名當作以苗説此又將幣之齎為齎即
幣也則文義複皆齎自當訓持肆儀為位為位為主
則位謂肆儀之位不得訓主祈珥為祈福於神釁牲
耳以為則文不成義祈珥自是士師之釗衈釁事用
概為概量則與傳疑散不一律獻尊為所獻尸尊則
與彝等著等壺等大等山等各有取義者不類大尊
為太古之瓦尊則大即有虞之泰大泰古通用諸臣
所酢用罍為罍取當同臣酢一人酢從一畢同當則
皆有罍將何説希冕為希少文也當如字則説文無
希篆少文之訓肥造一曰祠為廄祀則於六辭義不
相涉與下文命誥等[illegible]衍為濱胃歌呼舞蹈
也神痕則任當祿衍也不得云也衍冬堂贈故書贈
為矰為桃為弓矢射四方硃鬼物則文不成義矰實
誤字鵝鸚為鵝乾鵝鶴也鵝鸚黑色鸚則當為白色
爾雅釋器象謂之鵠釋文鵠白也可證鷖鸚為鷖水
鳥素色則鷖為青黑色五兵為弓矢殳矛戈戟則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司馬法乃名之後起者要以鄭注分別最得詳以周黃
神説五兵篇 五湖為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則洞庭遠
在荊域與楊浸何涉盤顧湛為湛未詳或曰淮也則湛
水出今河南汝州寶豐縣魚齒山荊浸不應與青州
川同華齡為華為精齡為亂則意可通而訓未合國
刑為立國之刑則國刑對上野刑鄉刑言乃國城中
廛里之刑措氏為措腊通則説文措下亦明引周禮
登再釋授幣注授當為受為登堂釋賓至授幣於主
君授當如字則受幣與再釋文相屬再釋屬主君受
幣亦屬主君可知故下句即云賓釋送幣授自當為
受飾車欲侈為張而外與不同棧車欲相內則侈字
但指車耳並及出對目為急視騫服為腹偏而騫舉
則詩無罷傳釋文數佃也天保無羊傳並云騫虧也
數此急寒此羊於眠必振羸而怒為眠怒視則眠謂
人眠之不指筍簴●節三倅為三猶參倅之謂也和
之意則與下文三錞三即三對皆言其數者不協其
他狹日視要揄狀兩狀里柳實田皇舞思洪珍美順
考傳則納劑保狼氏赤犮氏雨櫱真氏慌氏大事空

鑿傅會憑肊而談殊又有足辨者矣然其書以簡明
之筆釋輿隨之文雖非顓門頗便初學云

儀禮蠡測十七卷 乾隆己巳適學軒刊本　胡玉縉

清韋協夢撰協夢字云三安徽蕪湖人乾隆甲午舉人官知縣協夢嘗采鄭注賈疏及朱子黃幹楊復敖繼公諸說勒為集解一書嗣以徵引太繁恐初學窮大失居約為章句十七卷後又校勘參訂鈔撮以成此編前有乾隆辛丑自序及壬寅翁方綱序今集解未見章句亦祇見方綱序存復初齋文集中殆未刊行也是書不尚引證意在空際處推求凡事之相同義之未顯或以本經他篇或以本篇上下文互相比附而有得有如鄉射禮主人坐取觶于篚節謂鄉射禮主人奠觶辭降下有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十一字當以鄉射為正鄉射主人卒洗節及賓卒洗節並謂此洗爵之禮當以鄉飲為正又賓升實爵節謂賓既降盥為升而實爵鄉飲文略當以此經為正大射設洗于阼階東南節謂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此文略當以彼為正又媵爵者皆退反位十字及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十六字並謂燕禮無此當以此文為正之類說皆可從餘凡言互備互文互見此亦宜然亦合說經之法惟不引鄉射之反位

東面揖以證大射之反面揖不引燕禮鄉射記之
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荅君而俟以證大射之
公既發為公先發不引鄉射記之騶虞五終燕禮
記之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以證大射鹿鳴三終不
歌四牡皇皇者華猶之騶虞新宮皆祇歌一詩以
為節而反於鄭注多異說是也篇之可取證者尚
有漏略而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鄭注射賓輕也
戒時元端此以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
賓輕於鄉飲此經戒賓不言朝服至速賓始言故
以朝服差之而知戒服元端乃以為目立司正以

前皆鄉飲禮則戒賓之服自同是妄欲以鄉射同
諸鄉飲大射司射倚扑于階西節如初二字此因
初射時自阼階下請再射時升堂西復請如初者
謂如其初射不如其再乃疑為當作公許傳寫者
因三射多言如初而誤射直欲逕亂以改經殊為
紕繆至大射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鄭注射義所
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此與樂時會之義合即與
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之義合其詩又見大戴禮投
壺篇故鄭據以為說乃以射義為後人附會謂貍
首應與騶虞采蘩采蘋相類詎必拘拘以射為辭

而不知騶虞未嘗不言射卿亦不足辨也燕禮主
人洗升獻工一人拜受爵賈疏不辨大師與眾工
皆為之洗此說甚是蓋洗非為己一人洗而辭洗
受爵必使一人主之通禮宜然觀鄉飲鄉射並云
主人洗升實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受者三人而
記並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則其禮非關於一人
可知乃據拜受爵句以為洗亦一人是又泥於工
下文而失之者也然於鄉飲坐取爵于西楹下謂
鄉射禮坐取爵于序端而此取爵于西楹下者彼
無介主人于阼階上受賓酢訖奠爵于序端故即

無介主人于阼階上受賓酢訖奠爵于序端故即
于序端取之此有介主人既取爵于序端以獻介
而於介有受介酢訖遂奠爵于西楹南故于西楹
下取之西楹下即西楹南也分別致為分曉鄉射
三耦拾取矢節請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
其事而言之與前一人洗舉觶于賓同意詳釋古
人屬辭之例燕禮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
酌散交于楹北謂前言序進者以序而盥也後言
序進者以序而酌也先者既洗當退立于階下而
立俟後者既洗與之以序而升也升亦先者升三

等後者從之足正敖氏先者既洗即升立西階之失凡若斯類亦禮家所取資者也若夫大射禮下射進坐橫弓節謂敖氏橫弓之說詳見鄉射禮而本書不載此必在集解或章句內今據錄為此一時未及檢耳

儀禮經注疏正譌十七卷(乾隆戊申張氏刻本) 胡玉縉

清金曰追撰曰追字對揚號璞園嘉定人歲貢生曰追於十三經皆有校本惟儀禮先脫稿其書專據朱子經傳通解為主附以楊復圖敖繼公集說陳鳳梧鍾人傑兩鄭注本及沈彤小疏馬駉易讀諸說於每節經文標起止各二字而以所校經注疏著明於下有脫文脫句脫字異文異句異字誤句誤字衍文衍字誤倒等名色其目為辨譌之語槩依三格以資識別前有例言七則及乾隆丁未王鳴盛序張式慎後序王序舉其校士昏禮中五條為顧炎武九經誤字所未及以為鄭賈後勁此經者璞園為青浦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則以通解於賈疏往往移易其前後所見乃前所刪識其專依朱子為正忘賈疏前文之所有而遞以後文為脫去輒以通解補之益滋其誤其他亦有一二為朱子所增成而亦據以補入如此正譌恐其譌不能盡正與王序適相反今案是書於士冠禮注今時卒吏及假吏皆是也謂通解引疏作卒史不知魏了翁要義作卒吏通解載鄭注亦仍作卒吏又重醴清糟謂重醴下脫稻醴清糟十字固是

又謂疏栝注語本曰云重醴至鯖禮者不知何時
脱去至字殊非思疏引内則注先釋清糟二字乃
云稻醴以下是也是疏釋注語未必總括五句不
應有至字且疏凡標目用至字述注則從不用至
字喪服經傳疏云為姑姊妹在室亦如之者謂誤
衍姊妹二字不知姑姊妹連文或姑姊或姑妹通
稱姑姊妹左襄廿一年傳以公之姑姊妻之是也
鍾本鄭注有此二字則賈疏述注決非誤衍既夕
禮注為有所拂仿也謂釋文正作拂仿注云本作
佛仿不知陸作仿佛不作佛仿凡若此類殊為疏
舛王氏推為有庸者過也又於士冠禮注數謂妻
親為元冠七字齊所繫而服也六字謂此乃鄭注
鄭特牲文因通解移第於此傳寫者不察而誤衍
聘禮經復見之以其擊謂之今本作聲誤仍通解
之舊既夕禮經男女改服四字又注為賓客來問
病十三字謂今本因通解而誤是由追釋尊主通
解而於通解亦頗見斟酌他如士冠禮注句尊升
正升為斗鄉射禮疏絹寸焉正絹為縜又經楅髤
橫而奉之正奉為拳燕禮注能修其法度正修為
循聘禮經以二竹簋方正簋為簠士喪禮注服輕

本於陰九字及疏經服本於陰八字正服輕為輕
服經為經既夕禮經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正又
為三又注古文粊作柴正柴為粊有司徹經主人
共祭糗脩正共為其以及公食禮先者反之注釋
曰反之者五十五字是誤疏為注士喪禮巫止于
門外節注喪祝王甲則與巫前八字是誤疏入注
又疏是其卜專據此三兆也專工脱不字字顯考
正亦頗明曉周氏譏為滋誤者亦過也總之曰追
未見宋元善舊本校據薄弱遠不逮盧文弨詳校
阮元校勘記之精而所校有與宋元本闇合者亦
未可竟廢阮記序目於通解下云近世校儀禮者
奉此為準則然於其佳處不能盡依而移易刪潤
之處則多據之是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此似隱
斥正譌茲不列其書又於詳校下云記中所稱盧
曰追正譌即本諸此蓋以正譌與宋元本合者今
既明載其本其未是者盧氏已刪汰故遂特據盧
書所引耳由前之說嚴蒸編校經解所以不收由
後之說王先謙續編所為補錄歟

周官學附周官辨非辨一卷 附顧學頡本

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 武昌局刊本　胡玉縉

清胡承珙撰。承珙有毛詩後箋，已著錄。是書條列鄭注所載古今異文，引說文諸書，以明其正假義據，闡深辨訂，精贊得其大通。前有自序，稱墨守鄭學者，莫能指歸其宗旨，已可概見。惟于釋鄭注條例剔諸實不止此，而無不取其常文易曉，承珙未之深究。試其疏義，尚未能盡閑，或失之于穿鑿。如以士相見禮注今文（本脫文字）云咕，嘗賸為當作今文云咕賸，不知周禮膳夫品嘗食，此咕字當為品，應如徐養原之說。以鄉射禮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辭云云為衍無字，不知注云獲奠之者，釋下奠于賓大夫之奠；此釋奠觶之奠，故云飲酒為歡醉，乃止。今文無三字句絕，鄭先釋獲奠之義，乃云今文無者，謂今文無奠于賓大夫之奠字耳。云執觶者，指本節執觶者洗而言；又云及賓辭大夫之辭者，又指上文賓辭以之主人大夫之辭長受而言，故言及以別之。云皆為爵者，明今文於此諸觶字皆作爵。惟本節賓辭為辭字，故又云賓觶辭為之。今誤讀今文無執觶為句，遂以無字為衍，所說皆非鄭指。以公食禮注今文簋皆作廈，為當從段玉裁說作今

文臑皆作腝不知今文臑當作今文㬹傳寫之誤其誤在臑字不在㬹字又以注今文䱐作鰭為當從段說鰭是假借字以其聲同借為魚脊之鰭不知䱐鰭古今字鰭非脊鬣也脊鬣字古文作耆今文作鬐者其見士喪禮注少儀夏右鰭乃借字段說殊傅會又以注冪巾也今文或作幕為今文借幕為冪不知今文自作冪其作幕者乃今文之或本（是今文為高堂生所傳本今文或為大小戴而家所傳本詳校儀禮古今文疏證幕下）以士喪禮注今文笏作忽為鄭本儀禮古文作曶今文假忽為之後人盡改經注之曶作笏不知鄭自用今文本作笏其古文則作曶注今文為古文之誤應如惠棟之說以既夕禮注古文軼或作栱為鄭以軼從車為正字並從今文不知栱乃古文或其古文自作軼此與釋冪幕字脈失雖同又以注古文柲作柴為柴當作棨不知柴柲古今字弓檠所以止弓者棨字從木比會意比亦聲不得以說文不收其字為疑說文訓纂米之柴亦作棨不作柴以士虞記注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殳非今字（股非字）殳矛之殳聲為當從段說作此字從肉從役省聲非從殳矛之殳聲不知鄭意股肱之股從殳

矛之殳聲此字從殳其聲宜讀如投為今肢體之正字故今文易以體而注釋以體肱肉以特牲禮注古文篹皆作餕為當從段說作今文篹作餕不知今古文皆有餕字說文斷無不收之理今本無餕乃傳寫者脫佚不得據以改鄭注古文為今文以有司徹注古文鉃皆作尋記或作㝷為㝷誤加火旁不知記或作即今文或但今文或者必今文同於古文者也此則今文鉃古文尋本異字而或作㝷又異體故不云今文或而變其例曰記或作㝷仍從古文尋故置於古文下欲兩通其義故又引春秋傳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以明㝷為尋之增文或欲改傳可尋字為㝷固非此欲改記作㝷字為尋亦非凡若斯類貴以周六書通故已識之足正其失胡氏又分別古今文之名自為義規胡氏之但明通假為尤進此則又當刊論者也然全書於此小失其餘疏通證明俱極精塙吾舊館桃華聖解倉日記稱其深明學傳非特小學之奧窔亦為鄭學之津梁良非溢美荀學齋日記惜其於鄭君之義猶多游移不主高密家法殊非思鄭氏說經亦擇善而從閒匡鄭失實即鄭之遺意譚獻

積層日記云鄭注述今古文今本尚有寫官譌誤者要當以正借母子之例求之無濫曲說此則未窺是書之得失而徒為高論獻本絕不知經學抑亦無足辨者矣

禮記音義隱一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謝氏撰馬國翰輯謝氏不詳何人國翰據隋志而載此書一題一卷謝氏撰一題七卷不著撰人名氏以為謝氏由一卷廣為七卷又據唐志載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以為隋志列此書一卷當在蔡邕月令章句下七卷者在鄭玄注之上疑謝氏即射慈今案國學紀聞禮記類引隋志作射氏謝射固通用然不云射慈也謝氏果由一卷廣為七卷隋志應被寫不應間以禮記音二卷雜焉說皆非惟仍依隋志題謝氏是其慎也書中以畜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與漢書五行志云畜夫掌皮束合以義為平通與說夕記實疏云入壙道上無貝土為羨道合其以醴為飯暮嚼口孔疏泥用義曰激用酒曰醮之義以為此私要用酒以醮不知對文則別散文則醮亦為漱曰嚼漱同義謝說未合經疏其以甚甫且字為且假借此字系假借即承禪之意段玉裁經韻樓集且字考云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是

則謝說實為段氏所本全書佚文無多義無可

議凡申注處不得不列注文但注文當陞據經文

以謝說低一格提行今以注文提行將謝說

經據兆下殊嫌淆混不別實乖體例又引謝注一

節不知謝茲即謝慈仍與缺疑之意未貫大者為

王績五句乃郭璞爾雅音義細譯孔疏上下文自

見而一併輯入此則考之未審者爾

禮記隱義一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梁何胤撰馬國翰輯胤有毛詩隱義已著錄其稱

隱義者梁書本傳所謂於卷背書之也國翰序以

此書隋志不載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不著撰

人名氏冊府元龜有禮記隱義二十卷題何胤撰

以為志失缺略不知隱與隱義實為兩書朱彝尊

題隱下脫一義字隱義又與音義隱為兩書阮元

禮記校勘記謂疏中屢稱音義隱亦或稱隱義皆

非也其書如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惲所行為怯

述於事為欽一耳之間曰呼振去餘酒曰揮詩書

謂教學時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亦類詮釋文義

皆頗明通甚欣漸三事外以為死而不得神亦不

弔引昭二十年孔子止琴張欲往弔宗魯事尤足

補記文所未備謂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此亦

雜記大夫不揄絞鄭注為義謂羽展功布等其未

皆知鹿此亦既夕禮鄭注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

為義謂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此數視

小爾雅廣衡四石謂之鼓已遠視原雅釋器斛謂

之鼓尤遠知漢世量名亦互有不同謂瓦土釜今

以木為器象土釜形此可見其有瓦木二物既夕

禮兩鼓兩杅今文杅作桙當即木製之或土塑者
惟釋受於尊所此記侍長者私飲之禮謂侍席釋
受觶士相見禮受爵對席祭鄭注謂受爵者於尊
所可憐乃云尊者主人拜者對主人則尊所為主
人處緣屬所誤用朱綠用雜金錯此處綠字定本
並作瑑瑑為瑑之誤字說文瑑流下滴也謂植與
屬虛空處用朱漆瑑之用雜金層錯之瑑錯相對
為文乃云朱綠皆繢是所據本已誤故所說皆非
大夫以魚須文竹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
為笏乃云魚須飾文竹之邊是以魚須文竹為物
名與鄭不合亦與盧植注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為
笏不合若夫五兵當以戈殳戟酋矛夷矛為最古
乃云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按諸周禮司兵有五兵
五盾穀梁莊廿五年傳有五兵五鼓對楯鼓不應在
五兵中其分配方色黃以周禮說略云本無定說
今亦無從論其得失矣此本以注文提行不經據
經文遂致天義章混失與音義隱稱本同於士旁
三拜下又載一云旁猶不正也數語此疑孔疏說
非還義文也

周禮故書疏證六卷 硯山所著書本

胡玉縉

清宋世犖撰世犖字確山臨海人官知縣案周禮
注多引故書某為某又引其文曰故書某或為某
省其文又曰某或為某重累其文又曰故書或為
某欲有徵疏其說則曰書亦或為某某所構故
書疏謂祕府所藏之古文其書或即故書或乃先師
所傳之隸書定為故書之異讀字而此當世傳寫
本之今文今文在儒師相人小祝注謂之今書與
書或為故書異文判然有別祕府祗此一本故注
載故書無異文隸古定所讀不能無異故書或每
有兩字並見漢以周六書通故言之甚明段玉裁
周禮漢讀考徐養原周禮故書考尚能然於此是
書於鄭注體例更不明瞭故謂異字亦頗簡略於
經解所貫通視段徐二書不逮遠甚然亦有得有
失如樂師故書遂為舞射夫為射矢云遂舞案字
形近夫矢亦形近故然巾車髹為故云髹即髹有
漆有次音漢郡國志蘭陵有次室亭列女傳漆室
之女即次室之女說與段玉裁師皇或為義云義
為古儀字牧人毀為甈云毀甈一義與同碌或作
硍云考工記欲其眼也說文引作輥說與徐養學

含棘門或為材門云詩如矢斯棘釋詩棘作朸聲
類朸與材字此條段未之及今足補其闕徐云棘
材形聲不同得此尤足通其郵而正其派蒲氏萌
作覺云覺當為夢說文夢瀆洞讀若萌是於段徐
二家但以為同聲通假者外別備一義而太宰書
書邇作聯云爾雅釋詁古文也不知此古書謂古
字與凡言古文書有不同匠人柳作槓云古文書作槓
蓋古時字不知槓柳派古今字又古字聲近可借
形近並不能借草人騂為犂云故書犂形近而假
借大宗伯實柴故為賓柴云實賓形近不知犂犂
俱从物是聲近字賓乃實之誤非形近通假也又
凡通假字但取同聲並無一定口等有可例假亦
有不可例理乃大馭軾作罰云軾罰音近其理條
考編人鄭家庇作秘云秘當為秘秘庇音同其理
促考亦是一蔽在段徐決不為此語矣然其精當
處寶自不可掩在學者分別觀之耳可

辰家不同須提寫

予字徑三寫

儀禮古今文異同疏證五卷 南菁書院本 胡玉縉

清徐養原撰養原有周禮故書考已著錄是書臚
舉鄭注所載異文為之疏證凡文有詳略義可兩
通者不復贅說視宋世瑩疏證為勝而不逮胡承
珙之疏義如云古文多假借又多從省並便寫據
今文反作重作繁此類殆由字體爛脫不知今
文例用正字亦有用省體段借者皆當時承用字
亦由爛脫觀視諸形聲合文視作示說服說書今
文說皆作稅可見是其書於古今文用字之例亦
未深究以士冠禮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為
鄭注本云古文扃為鼏後人多聞鉉少聞鼏遂以
意改不知說文多從古文但云禮謂之鼏并不錄
今文鼏鄭注經取易曉故經作扃鼏而並存今文鉉
古文密於注而書名自有例今謂鄭注本云今文
扃為鉉是據說文以改鄭注與段氏說文注補鼏
字又據鄭注以改說文者同一意氣以鄉射注今
文無為今文無奠于薦東三字如此謂無奠于薦東之
之奠字耳案詳儀禮古今文疏義卷七 若旅進禮今文無奠于篚
謂此亦同之與注釋請奠之語意不合又以執解
者為上文執觶者受解亦疏及字之義以遞禮注

今文縢皆作勝為今文當作古文隸釋石經儀禮
殘碑有盥洗升縢觚于賓石經是乎所立乃今文
不知禮記檀弓洗而揚觶注禮揚作縢射義揚觶
而語注今禮揚皆作縢禮謂古文禮今禮謂今文
則作縢者宜為今文此注不日誤大射注並誤今
反据放以訂之毋乃慎甚矣凡鄭注所稱今文者
為小戴所傳高堂生之本甚乎石經乃兼取今古
文亦鄭所謂今文本其說亦章懷以公食禮注今
文鮨作鰭為鰭即鮨之俗字鰭用鮨蓋以聲同為
膾不知鮨鰭古今字若鬐鬣則作者作鬐者不作鰭
少儀夏右鰭為借字鮨本魚脊中鬐當以鬣魚之
注鮨北牛肉安得謂用脊肉又以記注冪當今文
或作冪為今文當為古文冪本作冪其作冪者偶
耳故加或字不知此謂今文之或本豈謂古文冪
偶作冪以士喪禮注今文冪作冪為當云今文皆
作怨今本為妄人所改不知今文為古文之誤鄭
自用從典相承亦作冪其古文則作怨以既夕注
有古文冪為冪冪當依釋文作冪不知冪即幎字
既夕之白狗幦即周禮中車之木車犬稹稹者幎
之或體古文自作冪不作冪又以注今文鉉為鎋

為錧
轄同物不知錧即說文轂耑錔之轄鎋即說文一
曰轄鍵之轄明非一物以士虞記注古文曰左股
上此字從肉殳亦非今本脫非字殳矛之殳聲為當從阮
元校勘記作此字從肉殳聲股與脂形聲絕不類
並因說誤故鄭釋其偏傍以志疑不知此字從殳
其聲讀如投與股肱之股從殳矛之殳聲者異為
今脰脂之正字故今文易以脂而注釋以脂脰肉
又釋其聲以明脰之與脰音近而為古今字何志
疑之有以士虞禮注古文饔皆作餕為說文不載
餕字蓋偶遺之其說固是而又引段氏云注當云
今文饔作餕則明而何昧以有司徹注古文餕皆
作籑記或作餕為本注無餕字所云記或作餕者
即指特牲篇餕當作饌不知饌聚固即餕然但
据鄭校注自有餕數為餕之本此注既云記或作
餕作餕不作饌甚明凡此皆屬可議兼以周衣書
通故乙言之然其書頗具漢學家師法雖不及胡
書而亦足以資攷證士相見禮編嘗今文作咕
嘗膳胡云嘗作咕膳嘗字衍蓋原引周禮品嘗食
神記命之品嘗之以為此經古文作編今文作咕
疑咕當為品此則遠勝胡氏者也王氏刊經解續

倫所以並收胡徐書而不及宋書歟

夏小正集說四卷存說二卷集說補一卷 有恒心齋集本 胡玉縉

清程鴻詔撰鴻詔字伯翰號黟農安徽黟縣人道光乙酉舉人官至江蘇候補知府是編取秦漢以來諸儒先之言旁及經傳箋注子史雜說下逮近世國並時各家之釋小正者為之集說各標姓氏於下而以己意律之每條後並列釋文但稱姓間載筆者以徵異同蓋集說以示正義釋文以存異義也前後並有自敘如謂言天則該夏時法衡夏時象以小正說小正不執渾天以難蓋天最合剖解古書之例其自以為獨得者如謂夏曆用顓頊法此本董巴說又謂元枝為婺禱校法此本盧文弨說亦頗若通而謂發來為縈來不如王寶仁縈結作采者之說謂南風可東西東不如部昌高冰非南風不諧之說謂狸子肇肆獵虎嬪交不如汪錫洛肆即肆修豪之肆之說謂愛踈為釋不如程瑤謀錄因澂館之說他如時有養日下引孔廣森說無定日故以有之之時有養夜下引王寶仁說時有者日夜有定候在孔王不妨異說若此者則為自相違戾蓋緒啟來下備引陸璣蒸采貽綫敏治攻駒下備引阮元車制圖解近於秦延君之說堯

與不如剝棗下云棗之屬具爾雅疏為簡略當人
亦從釋文引俞正燮說詩甫田篇田畯可當今之
番夫也是用校義此必有脫誤鄭玄何能見校讀
古文哉存說及集說補皆纖存以待校補者實未
見之書其族弟朝儀為之編次中引六藝論以集
仲為黃帝臣足見沈約駁世本之妄而顧祖禹云
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云云已見集說釋文中此
為重出亦屬失撿然小小疏誤無害大體要其蒐
羅宏富校讎詳明歷三十餘年始成此本有令人
鑽攀不盡者矣

周禮杜氏注二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杜子春撰清馬國翰輯國翰有玉函山房輯本已著
錄子春後漢書無傳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
傳云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九十能通其
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以經書記傳相
證明為解是子春於周禮有說無書衆逵乃發明
杜義為解觀鄭玄序獨舉鄭興父子賈逵馬融不
及子春亦見序廢興時人注載鄭衆駁子春說則知注
中所述杜義係從衆逵書轉錄杜既未有成書玄
亦未見書本國翰自序乃謂隋唐志皆不載佚已
久又以賈引馬融傳為御覽等書未知其為周官
傳皆不攷之甚者也今以鄭注校讀杜注如以宮
宮刑及王宮凡宮鄭並如字為說而杜云宮當皆
為官與上遂那二字及下官府六斂官府六屬諸
文相貫女祝招梗鄭云梗禦未至也而杜讀梗為
更蓋謂仰哭肩令更皮幣窟九王左傳祈以幣更史朝太祝之更與近文禮楨同為禳神之名
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釋而杜讀振為振鐸之振
動為哀慟之慟蓋謂師士虞祔之釋稽顙山野不取其義車僕革
車以青革作平鄭云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
之車而杜云苹車當為軿車其字當為苹蓋謂輜

重車從下文戟車悟而得此臆於鄭者也典瑞珍圭
鄭云王使之瑞節當與琬琰相依杜乃謂珍當為
鎮以徵守者徵召守國諸侯則鎮圭王所守豈使
者可執太卜連山鄭云似山出內氣杜乃謂連山
安戲則八卦重於宓戲六十四卦重於神農杜說
為長樞發師經樂鄭云優讀如俳優之優謂雜居
之和樂者杜乃讀為急慢之慢則慢當為大司樂
所禁匿師安宮有世司巫道布蘊館鄭云道布者
為神所設中中霤神日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也
蘊之言藉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蘊謂若今筐
也杜乃謂道布新布三尺館神所館止與中霤神
不合又興士虞神莤剖茅長五寸實于筐不合觀
御師茅蒩鄭注可憑此杜不如鄭也其他以內宰
二事為綜最之事以遂人興耡之耡為助謂起民
人令相佐助極合經指鄭無異說此從杜而得當
以司祝表貉為兵祭鄭亦云禡祭不知貉禡字雖
通而祭師於所征之地為禡祭師於所田之表為
貉後肆師有祭表貉之文又司爟故書爟為燋杜
云燋當為爟爟為私火鄭亦云爟讀如予若觀火
之觀不知爟即烜字司烜掌取明水火司爟掌取

大火爟當依故書作燋此從杜而失者也總之許
說以毛傳為最古周禮說以此注為最古取其是
而棄其非乃為善學毛傳例不破字杜於御師注
辭當為蔽又讀為屯讀瞭注亦當為定又讀為奠
考工記注萌當為蕭又讀為黨居牲相通而例有
其舊亦足明師法之謹嚴矣是本采輯多疏杜於
醢人豚拍鹽人苦鹽稿人讀水內史以方園師樸
質皆有注今漏輯大宗伯吉禮注杜讀當以吉亦
多為吉禮止其吉禮之別十有二七字乃鄭讀今
誤輯

儀禮古今文疏證二卷　確山所著書本　　胡玉縉

清宋世犖撰。世犖有周禮故書疏證，已著録。茲儀禮注載古文某為某，今文某為某，外如公食禮記注有古文或作字，士虞記又有古文或為宗，少牢禮注有古文某為某，鄉射記、公食記有今文或字，聘禮注又有今文或曰，鄉飲禮注又有今文某為某，士虞禮注據祭字有今文改據，皆為經今文或皆改妥作接，接爵字有今文或為接，捐捐或為翦，其所據古文為秘府所藏魯淹中本，其今文為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本，其古文或為先師所傳之隸古定，而今文或則為大小戴所傳本。黃以周六書通故云：是書於鄭注通例未能分曉，疏證亦簡略，少更通與周禮故書疏證同，而據於補，並其功亦未可沒。卷首載王引之札，稱其體例引申四通六誤，中如袂當為秩，酌當為酌，尤見卓識精思，前者未見溢美，後者先為得實。今改士冠禮始為禮，云禮又為禮之假借字；鄉射禮職為識，云識當為職；士虞禮禮事今文曰古事，云古當為合字之誤；有司徹據為權，云權當為撣。此類頗為面通。聘禮頭皆作播之，播當為驗雅（致娟遺）。

亦知雖為後出字，亦可備一義，而士冠禮扃為鉉，扃為密云，从羊曆者通作扃，从反背者通作密，不知通扃者其字从冂，冂為居作冖，冖通密者其字从以一下冂之冂，為背作冪，兩字迥別，不得混合。士昏禮滑皆作汁，云滑當為清，不知此說僅見張參五經文字，而實未見其所據。士相見禮咕嘗膳云咕即嘗義，校鄭不從，不知咕乃品字之誤。鄉射禮坐奠之釋，云下實辟注今文辟為之辟之音，誤於文亦通，不知本文取辟卒辟皆言辟，不應於此變辟為之，校鄭從古文，下注辟為之者，謂賓辟大夫之辟今文皆為辟，惟變辟作辟，字疏謂讀之為辟又誤為編，以下引上文注今文辟為編以為緒編形近傳寫或誤，不知辟為編者如周禮句師蕭茅蕭或為蕭，皆或為編之例；辟為編者如詩生民致蕭或縛，說文曰郭引作或蕭或留之例，去自通段並未有誤。聘禮奉為卷云卷當為奉，不知束帛本有卷稱，雜記納幣一束，鄭注每卷二丈是也。唐石經作奉，未足依據。公食禮鼏皆作鼏之鼏，唐音近寫者承上而誤，不知今文鼏當作今文鼎，若鼏皆作鼏於義不可通。又苦為芋，下引說文及蜀

雅注地黄為說不知古人作羹未有用地黄者鄭
注已正今文之非今不應牽引既夕記特為俎云
鮮獸乃特陳於俎者故古文為俎不知特對上文
俎二以成南上之成言經當作特不當作俎故鄭
從今文凡此皆原可議至如士冠禮袗為均下引
淮南子尸祝袀袨以為即袗玄纂文袗袀形近士
昏禮橋為鎬古喬高形近義通士喪禮奠為尊云
奠尊形近既夕禮館為錧云館錧形近士虞禮脰
膉為頭嗌云膉嗌音形並近特牲禮備為復下引
喪大記注復或為服以為服亦作犕形與備近有
司徹綏皆當作挼古文為挼云挼挼形聲並近則
又未知通段者但主聲不主形與周禮故書既謂
同一辭也是在學者分別觀之耳又其書但疏異
字往往不顧經文本指而士昏禮阿為庪云庪讀
於楣尚在楣外鄭云入堂深示親親鄉射禮之棟
楣對舉則此當阿之為當棟無疑今文非也故鄭
不從中鄭特為明釋使全書如此何難與胡承
珙古今文疏義徐養原古今文異同疏證鼎峙歟

儀禮漢讀考一卷 經韻樓本

清段玉裁撰 胡玉縉

清段玉裁撰玉裁有毛詩故訓傳已著錄是書摘
經文及注為綱為之疏通證明不專主今古文摘
之周禮漢讀考不專主故書惜祇成一卷以士冠
禮為止其體大篇未成後有嘉慶甲戌自識謂
後之人當能續為之蓋年已八十矣中如質明行
事據說文日部引質作晢謂戴記多從今文禮器
昏義皆云質明則質今文晢古文鄭不從古文者
略甒醴注古文甒作廡謂說文瓦部不錄甒從禮
古文小戴多從今文是以有甒無廡如禮器喪大
記瓦甒皆是其推本家法為宗學徐養原胡承珙
諸書所未及缺項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縢辟
名篋為頍據釋名篋恢以證謂篋缺頍皆雙聲
並正敖繼公江永及其師戴震讀缺如字之失
尤見不為苟同而韎韐注今齊人名蒨為韎韐
之制似韠謂今本添韍字則經云韐不云韍鄭不
當單言韍之制故曰韐韍之制似韠當以胡培翬
正義之說為得鄭意還以摯見于鄉大夫賈疏鄉
字作卿冠義孔疏亦作卿惟冠義陸釋文作鄉音
香謂注作鄉是仕至大夫曰鄉大夫仕至大夫而

致仕者曰鄉先生如賈孔作卿將在朝者不勝其
執見則國語趙文子冠篇見六卿劉台拱經傳小
記所引乃此經及冠義鄉先生之塙據王引之經義
述聞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並申劉說足為定
論扃鼏注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請扃鄭注將
本作鼏後人以冂音之扃代之鼏以冂野之冂為
聲古熒切鼏以一下垂之冖為幂莫狄切從之鼎
部曰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冂聲周禮廟門容
大鼏七個即易玉鉉大吉也又曰鼏鼎蓋也從鼎
冖冖亦聲蓋許原文如是因二形相似轉寫遂存
其一則義取[illegible]而音則下一字此謬
首詳首失其訂鼏鼏之形甚是其謂說文有鼏字
是據鄭君取義說是許君不錄今文鼏從古文也
鄭意舉鼎之杠可通用扃密段借字義遠故經作
扃鉉而疊今文鉉古文鼏於注取其易曉[illegible]
周六書通段之說是遠許鄭之義複段為勝者也
要之段理之學本自無窮此亦不足為段氏病其
栁通大義讀書者不廢者在耳其書原附周禮漢讀
考後茲分列之焉

盧氏禮記解詁一卷 拜經堂本

胡玉縉

漢盧植撰清臧庸輯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官至中
郎將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庸字西成原名鏞字在
東武進人是本前有乾隆五十四年盧文弨序後
有補遺二則及附錄七則不入卷段本傳載其作
三禮解詁又載其上書曰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
究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為之解詁願得將能
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是植於周儀二禮亦有解詁特禮記有成
書范志盧植傳注引續漢書但稱其作禮記解詁
不言三禮蓋據成書言之臧據此以為范氏傳誤
之誤者非也其注所據本與鄭不同如不鞶命數
作走戟準之對文則列之例此對上乘馬言作走
為長其拜作辟與公羊傳三十三年傳何注釋其
父於師中甲胄不拜為其拜如辟合填池如字讀
陳喬樅禮記鄭讀考云填池者謂填張諸飾於池
此說當得盧意由上諸文是知孔疏謂鄭附盧為
之本者非而臧輯禮記但以顯當作蘇為校
之盡善念敵作走戟為未盡善者亦非也既平奚
節引周禮宰夫為釋從生者本小記新記為解

迎春東郊請文用夏遂義見魏書劉芳傳鄭迎長日之至
用易緯說均見根據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以
漢制為況鄭注三禮亦用此法畫須文竹為二物
證以司馬相如子虛賦張揖注以畫須為旗柄則
知畫須自可為需不必致疑惟以王制為漢文帝
令博士作則樹向劉錄之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
制服制篇見史記封禪書索隱封禪記王制決非漢博士作明
甚以元日元辰合陰陽之則仲春元日令民社社
主陰氣而祀用日不用辰其說頗通經意當是以
日干辰支言以明堂為即太廟明堂靈臺辟雍皆
同一處則鄭駁異義袁準正論已詳辨之並見詩靈臺疏
五經通義又有三者不同之說見禮書牛弘傳以鬱鬯
為天宗為大宗之神則尚書六宗雖異說紛如而
絕無此義或欲謂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為白
更不足辨以鬱合鬯為取草與秬黍鬱合釀之此
本詩江漢傳案煮合而鬱之曰鬯與下文蕭合
黍稷文法不合以朝日為在立春之日則朝日非
正祭與祀日異祀日在正月立春朝日則在春分
尚書大傳分別甚清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二以素端為布
上素下皮弁服則士冠禮郊特牲皆云皮弁素積

當以素為句積為句素衣裳之謂衣裳皆白繒
而裳有辟積也其用白布為之者謂之皮弁素服
乃吊服此純吉服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素服
以送終也明其非絲衣而為布衣也素端亦布衣
而與皮弁素服異皮弁服俗袂素端則與玄端同
袂皆屬幅自來禮家於此三者往往多誤惟黃以
周衣服通攷為得其指是亦足徵盧注之失也迷
其書本二十卷今所輯不及十之一使全書而在
其精覈處必多以辰聆之聆為轄頗精蓋謂晝本
之聆非與中之聆與本文先言辰聆次言喬衣右
上謂氣相貫屬乃疑其有誤以天子三推為一推
九推東蓋本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為義庸乃改
九為三大行郎亦如疏者兼舉非觀此當屬雜記
贊大行人注屬乃謂未詳所屬亦可見輯述之非
易矣

禮記盧氏注一卷（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盧植撰，清馬國翰輯。中如檀弓子游趨而就客位注，當肆後丈夫入門右下；月令止獄訟注，乃趣刑獄毋留有罪注；文王世子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注，胥鼓南注，當並入王制；玉藻於大夫有公諱無私諱注，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注，教學臨文不諱注，當入曲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注，當入月令；祭法有虞氏禘黃帝注，當入大傳；又天子七廟注，當入王制：此類俱不如臧庸本之妥協。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詳繹文義，左道謂邪道也，此為盧張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此乃孔疏，亦不如臧本但稱邪道可為得。曲禮正義僕展軨注，軨，車轄頭靶也，此據釋文，而孔疏作轄頭轄。續漢書志劉昭注引軨轄頭，從疑文。革部靶，轡革也，在轅耎也，轄革縛也之間，則靶非轄頭所施，當以孔引為正。轄即書之或體，說文書車軸耑也。阮元車制圖解云：桐城馬宗璉曰，禮先言展軨，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軨為書末之軨，非輿中之軨可知。記疏引盧注軨謂轄頭不誤，釋文引盧注謂轄頭靶則誤。此說殊為可曉，國翰未之致疏矣。曾子問客入而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西階，此為檀弓夫入門右鄭注北面辟正主所本。觀孔疏鄭知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君公為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可見而下云禮本多脫鄭注北面為經文者，非。此言檀弓注北面字誤為經文，作夫入門右北面耳。今於經文刪去北面字，下引檀弓疏為證，不知疏謂古篇本及盧王禮夫入門右下無北面字，非謂曾子問立於門右北面無北面字也，是又讀疏未審者矣。盧所據本與鄭不同（詳前臧輯本　鄭疑緣不）自序誤信孔疏鄭亦附盧焉之本一語，以為鄭用盧本，亦屬未是。其他辨論未訂及尚有遺漏，展當考藏臧本。檀弓喪服大記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據孔疏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為妻及自為兄弟，但釋之，盧無別釋云云，補夫妻二句為盧注。鄉飲酒義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據詩南陔等篇小序孔疏云云，補南陔六篇今亡其義未聞二句，其見細心，而臧本未之及。鄉飲酒義以鄭注為本，盧與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以鄭注為本，盧氏同。臧本於坊記亦刪鄭注，則
知於御飲酒處，初非別裁，直屬略耳。

盧植禮記解詁一卷 漢學堂本　　胡玉縉

漢盧植撰，清黃奭輯。奭有子夏易傳輯本，已著錄。
是編以臧庸、馬國翰二本互校。如門以向堂為正
三句，疑檀弓丈人門右下，不録上文子游趨而就
客位下，但為公家律二句，詩書典籍教訓也七句，
不諱新君二句入曲禮，又入玉藻，太常御如大樂
正四句入王制，不入文王世子，相質敢言而有也
句、計斷九月二句入王制，不入月令，禱祭名五句
入大傳，不入祭法，其敘次均與臧本合。其他如曲
禮僕展轄效駕注、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注、月令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四句注、天子三推三
句注、天子居明堂太廟注十一句、郊特牲郊之祭
也二句注、明堂位者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注、學記夏楚二物二句注、雜記素端一注，其文義
悉與臧本同，與馬本互異。所附集語亦往往與臧
相類。凡馬本遺漏而見於臧本者，此亦有之。疑奭
竊取臧本，復將補遺二則順次列之耳。要之，但以
輯遺論，固自佳本也。殷聲斂也，居服除，乃行釋私
服之神。此曾子問居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注
今君又上文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下。

乃傳刻之誤不可不正

周官傳一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馬融撰清馬國翰輯融有周易馬氏注已著錄是書作於守武都時年六十有六敘首學者兩讀具載本文試任為注詳融自序考融為鄭元師而鄭周禮注所述舊說獨不及融國翰序謂融說往往為鄭君所不取據鄭還周禮正義鄭氏注下云馬傳佚文與鄭義往往符合漢人重家法稱述師說不嫌蹈襲故不復別白而疏正相反氏而賈公舉其一偏今以此輯本校之如惟王建國云建國者諸侯國家宰云宰治也以統百官之統本也以詰邦國云詰猶窮也治都鄙之鄙邊邑也小祭貳云謂祭孫進國賓云二王後圜鐘云夾應鍾也隋釁云血以塗鐘鼓樂撲云馬節在膺前十有二帀前樊纓云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革以為堅邦千里節云六服當面者分之云云棗桌十有二列云比牲神醯醢夾碑百甕十以為列五果之儀云與上春以功為一物而鄭注皆與之果此鄭所不取者立其兩云立輝而人以職詔王云告王以善道三德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萬民之難云難謂相與為仇春見曰

朝云在東方者朝春云云朝日云天子以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分以日在云漏凡百刻云云增矢云
繳繫短矢謂之增山以犇云犇山獸云云一豆云
豆當為斗此皆與鄭符合者更以孫詒讓輯三家
佚注中在此本外者校之主小祀云宗廟小祀僅
與無後此亦鄭所不取者鎮圭云長尺有二寸古
云穀璧云穀善也三非云其象似玉瓦瓦原之璺罅
以會天位云太歲歲星云云以星土云星土星所
主也云云三好之餅量者當興呂刑鍰同此又與
鄭符合者也其間又有為後學所當明者勝國邑
云所封國所封邑孫詒讓云封疑誅之誤今案天
義先宜作誅鄭云勝國亡所誅討者貴興之合逆
齋云今之宜威會稽稻米清鄭云如今宜威醝盂
專主宜威救日之弓云以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
云云鄭云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既
作疑辭又鄭玄伐鼓字蓋月食伐鼓無所取義社
稷之壝云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惟松
云云不知王立二社禁注有胡文曰虎通社稷篇
引尚書逸篇魏書劉芳傳引五經通義五經要義
諸文皆謂於一社之中分五方樹之宜得有五社

鄭注大司徒所宜木云若松柏栗緜皆無釋最詳
其通他如四尺曰竭二尺曰丘遠郊五十里面望
鍾鼓之說鄭皆不從皆以鄭為正詳周禮賈氏疏解說條下融
自有此不為荀同之弟子而獻益尊矣掌五凡置
跋云沈謙云凡長五尺馬融以為長三尺今案古
人執凡候縱候橫斷無五尺之理融說近是鄭不
言凡之度此則可補其缺者也是本有遺漏有袒
者敘次有錯誤者當依佚注本為得哀圍致去國
跋正本多作圍致云云乃賈疏說鄭則去地旅
國之名云云乃據賈疏推測之說亟應從刪

馬本共虎侯熊侯豹侯
此本在九節五正下

周官馬融傳一卷 漢學堂本 胡玉縉

漢馬融撰清黃奭輯奭有子夏易傳輯本已著錄

是書視馬國翰本多中春之月一條玉小祝一條

重三埒一條之若不見其馬鈦條千系多敘曰之

弓與敘月之長注而少一日泛齊條小齋之豆貳條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條以禮祀衣圓敢條五命

賜則條翟車貝面組總有幄條冬官考工記第六

條山以獐水以龍條畫繢十有二列條張五采之

脩條九階條（縣九節五正下馬本脫共虎侯熊侯豹侯諸此本）別有為馬輯所

無而此本所有者似不足據如論語八佾篇集解

引馬融云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

有容儀云云此引周禮為說明是融論語注而删

節以為鄉大夫一曰和五句注且誤其解為疏所

稱言禮志引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云云此

類有各以其時兆於方郊語而下云四時合戰功

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當是月令季冬乃畢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注當以其時兆

於方郊即指迎春東郊諸文言此月總旅即釋畢

祀神祇之義而以為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則

合戰諸句為贊禮記郊特牲疏引馬氏說鬱草名

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此明是鬱人鬯注而以為

鬱人鬯人注又引馬融等以五帝順天謂太皥

炎帝黃帝五人之屬此當是月令其帝太皥注其神句芒注

疏月令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皥及句芒

以上可見而以為司服祀五帝注雖誤輯三家

佚注據於最備亦不錄此說以其為融他經注所

周官傳也頃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注

小宰六曰事職下不錄大宰六曰事典下冬卿也

鄉世婦每宮卿二人下不錄守祧奄八人下六鄉

之地去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見於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下不重出於御史則云一

人下此類貴遠勝馬本耳

周禮賈氏解詁一卷 玉函山房本　　胡玉縉

漢賈逵撰。清馬國翰輯。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官至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國翰序謂逵有古文尚書訓已著錄。今檢目錄下注原闕，字蓋欲輯未此也。是編據諸書所引，往往與馬融、鄭同，蓋融襲逵義。而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云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六遂之役云六遂十五萬家絚千里也（此條今本未輯）則融糾其謬，誠非虛（見賈公彥序）。鄭元周禮注稱逵說杜子春及鄭興父子所多，於逵則轉人注疏引晉鼓大而短一語，而國鐘為宮云國鐘大鐘也，鄭明用其說。春見曰朝云一方四分之出或朝春云云然。撰云此果𤇾也（甄若），鄭亦從之而小變其目法國翰謂鄭於其說亦不盡本，時以已意隨破之，不知其又有隨從之者也。他如此五帝云東郊木帝大皞，八里云云，此與鄭月令注云周禮近郊五十里不同。然尚書大傳（其佐六卷流別卦）皇覽引逵禮（續漢志劉昭注）及御覽五百廿八引魏書劉芳傳引盧植、許慎、高誘、王肅及續漢志注引蔡邕說，並與賈同，是賈說非臆，劉芳又引鄭元烈注有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去都城七里等語，則賈義鄭亦不廢也。惟說其鵠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此與鄭眾（司裘注引）馬融（詩賓之初筵疏引）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正說互異，實皆與鄉射記弓二寸以為侯中，考工記梓人為侯，少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相違。蓋且未知正鵠並不在一侯，獨鄭注司裘曰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注梓人曰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注射人曰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五梓人明言鵠居三分之一，因知正亦如之，並以見正鵠之異施。此其侏儒之說，最足據信。賈六鄉之地鄉百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此與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不合（載師先鄭注引），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載師注引），鄭眾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地官序官注引），白虎通朝聘篇亦云大夫近之百里之郊，世子近之五十里之郊，皆不以五十里為遠郊，故鄭注地官序官曰遠郊之內則居四同，注載師曰遠郊之內地居四同，注司勳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不得屬三中明，以曉遂學。此乃所謂巫破其說者也。是本遺六遂一條，殊次閑有未協，則當依條詁說輯之存佚注本又遺隋書一條，孫亦失引。其曰費生相與馬融云血

鐘鼓厥矢維均大祝號所謂下文云既祭令徹則
此上下皆是祭祀〻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
者也又說文酉部酏下引賈侍中說酏為鬻清疑
本疑人六歌解詁是附及之

周官禮干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干寶撰清馬國翰輯寶有周易注已著錄是書
如挨日作帀日有推作有帷胥寫作胥寫〻類輯
鄭本其國翰序謂多用賈馬〻本其說近是而釋
文宮正下云此以下鄭將列六十職序干列各於
其職前列之國翰案云及臧琳經義雜記云鄭於
每一官〻前總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干於各職
前列〻蓋如詩三百篇序別為一卷毛公冠於每
篇〻前書百篇序馬鄭王本一卷孔移於每篇
〻首皆更亂舊章其意頗致不滿據謂馬融周官
傳叙省學者兩讀就經為注遑寶承緒〻干移於
各職前亦所以省便學者也今就所輯注校〻如
羞飲食也納亨納牲將告殺小宰若今御史中丞
胥閽鞮寺也司門如今校尉居胥若今夕牲和鬻
皆以金鼓為節神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云云
庭士若今都候之屬此明本鄭注為說辟名云辟
不當也賈鄭皆金云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但[illegible]
氏云今卒辟車之屬此襲其義而小變其辭而姚
日月注朱絲縈社之說見三名佚注本此與鄭大祝四日
禜注云每門下士如今門候大僕若漢侍中則文

仿鄭注為〻其與鄭異者藪以當浮民云藪宜作
叟此按以上文牧長師儒宗主吏友皆據人言因
易藪為叟不知藪即謂主藪〻人若改為叟則以
富得民語並牟兇羙譌云羙刻書也譌竹箭也刻
而書其所使〻事則竹箭不可以刻書箭當為篇
〻譌篇亦為篇〻譌鄭引杜子春云篇當為第謂
以圖三篋此節敘曰羙篇畫圖亦無定說于注可
備一義蕭脅云若今鴻臚則漢〻鴻臚如周大行
人其大行令如周行人典屬國如周蕭脅不如鄭
注渾釋〻云通蕃狄〻言曰蕭脅其有才知者為
當狐旌枉矢云枉矢蠃妖星也其義也枉蓋慮為
枉直謂枉矢於狐〻此乃駁斥鄭義不知鄭本者起
緯文春秋考異郵亦云枉矢狀如流星具見賈疏
者如干說謂狐旗者矢無論九旗並有弧不聞者
矢即者矢亦宜直而不枉其說殆不可通也如王
藉云天子置籍田其義有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
其孝二曰以訓於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三曰聞之
子孫躬知稼穡〻艱難無違也此順得籍田制〻
大義而凡果園節云不言商商為在王者貿謂故
者其質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

謀以目牧也則又迂曲〻甚矣此本張解粉叢下
並引方言頒謂〻鬒二句斷非于注當刪叙次亦
多未合且有遺漏當一〻補綴諸議輯三家佚注本為
善或疑司烜氏夫遂取明火鑒取明水箕以周髀
獻釋錢含神通考引于寶云五月丙午日中鑄陽
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當是佚注馬琮並失
稱此則未知黃〻據援神記卷十三之文也

周禮政要二卷 卷退藏稿本

清孫詒讓撰。光緒庚子辛丑間，西安行在詔書新政，某侍郎以詒讓嘗治周禮，屬刺取其與西政合者數端之，以為是表，將以進呈而未果。故其行文頗於鋪陳請義為近，其體例則列經文及鄭注於前，意取互章見彰其清議搪西政之作用，絕不一一章合，無膠柱鼓瑟之弊。自朝儀至收教，凡四十篇，前有辛亥籀廎居士序，即自序，又有龔廷韶序。後萍鄉文氏代南昌沈氏撰新學書目提要稱其奉書篇不情章合，僅文命甚氏為沈痛，朝儀篇以常觀之，神君堂臣，既為派恩，所以變之與襲，自珍朝儀十年篇所見合，漁征篇備言其利，可謂知新。其掊抱未備互情，謂奉書篇事合僅文則殊未然。周禮日有奄人，乃以犯宮刑者為之，非自宮之人。詒讓分別甚明，何章合之有。其他廣學篇謂學校予以官職，通譯篇謂譯印成書，分送各學堂以備諸生誦習，重祿篇謂誠而冗員之費以增一正官之俸，對祿增而度支不乏，選舉篇欲廢科舉而任徵辟，獄訟篇欲行陪審官之制，文氏頗多補正，可證受授傳議篇論日本元老院之制，以為與張謇

變法平議同一議會，尤切中其爽然。其作書本旨以戊戌變法中阻，今欲使迂固者曉然於中西新政之無異軌，以小小疏輕，無害大體。其自序曰：識變保今，法集吾摩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豈知國體變更，所議除天然改革外，其弊滋甚，即有建設，而亦弊多利少，則尚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故也。是書刊行後，高視詒讓者謂不應作此書，此猶蔽元進悔府學文書四書典林後，惜其書之出自江氏耳。不知著書各視其所宜，學問淵博之人著述為淺近之書，江書為初學而設，其中案語令人有實事求是之思，此書為初變法而設，其所持論，令人有異世同符之感，彼高視二者實未知二人者也。惟書名周禮政要，而於周禮本義不甚相關，當屬之夏任周禮井田譜之列云。

周禮今釋六卷 桂氏經學叢書本

清桂文燦撰文燦有易大義補已著錄案目鄒子言祝鴞氏為司徒以徵伐之官況古官曾子言周禮猶醵以徵伐之事況古事於是杜子春鄭衆馬融鄭元干寶輩每以時制況周制實亦以應制為況是編即師其法凡周禮制度悉以今制釋之而心知其意絕不强為牽合頗能得其會通如媒氏下直云今無此職外酒人醢人王若今光祿寺酒人醫人惟古用奄屬於天官與今稍異閽人中門云中門若今紫禁城各門惟古掌自閽人與今守以官兵異此類皆為分明於古今制而無所蓋舊注有異義處則又並釋之以存其槩如小宰宮刑云杜子春云宮當為官者今吏部兵部處分則例後鄭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若今大清律擅入宮殿門者杖六十徒一年之類鹽人苦鹽散鹽云杜子春讀苦為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蓋今河東池鹽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後鄭主散鹽煮水為鹽先鄭之說若今蘆鹽後鄭之說若今竈鹽此鹽今鹽通注文為釋此無所於義實亦為備其他如鹽人掌鹽之政令云古者鹽有職掌無統課目皆所以煮海為利漢世設鹽官稅鹽或行中鹽或行引鹽或行票鹽法未盡善今既不能概免鹽課宜稅場田一條之法不須問其所之則國與民皆受其益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云錢鈔之法始於唐憲宗時謂曰飛錢納錢於京師轉置通四方合券可以取錢宋張詠鎮蜀設質劑之法謂曰交子高宗時又曰會子始以楮為錢然猶以銅錢為本至金元錢鈔直以楮為錢數錢之值僅敵易千萬錢之物似難行矣欲行鈔法必其取則唐宋遣人川上有試以達於畿王我朝建都燕京轉漕東南既勞且費宜興直隸水利昔虞何承矩李光則元虞集託克託明徐貞明汪應蛟佐國秀顧炎武左光斗我朝齊正中怡賢親王與朱文端公嘗為之嘉慶中陳鍾麟咸豐初徐士芬並請興復而未果徐瀆於澄懷園自墾稻田試有心人也非常之功萬世待非常之人以啟之凡此所言具見經濟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云後世臣道不立節士益鮮有長師屬主謀國致民固畏以死而譽播朝廷名垂史冊聖朝因之與方將正其濫而削其葬尤慨乎言之蓋周禮本政書治是經者宜通知

者今並存所見也旗人司干干並云若今樂部司舞大僕聞鼓僕大司寇師若干並云若今通政司登聞鼓此等況其事非謂一事分部而官猶考工記書舉近人所謂之然為理人類今人然非今然以非今釋二字未融耳陳澧東塾讀書記云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舉當讀大清會典舉國朝之制以況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況國朝有會典復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古無古有今無與名同實異實同名異者詳為考證

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其又樂為澧弟子是書殆即承澧意而為之者歟

周禮鄭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本

舊題漢鄭元撰清馬國翰輯元有周易鄭注四庫已著錄案許慎撰說文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云讀如某某之某不加音鄭注經亦止為譬況之說則釋文所載鄭三禮音各一卷者洪頤煊讀書叢錄謂是後通鄭學者所釋非鄭自作其說是也而顧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據經傳釋文為孫炎盧為翻切為等以為反語自漢以下即有之郝懿行據晉書天文志應劭服虔注漢書已加反音則此輯名長某也音讀某也長音丁丈反今案此三字讀屬舊音以為反語不始於孫炎然其說而漢世還謂孫作之說甚是但古人雖有反語應服劉輩加反音要未可以三禮音為鄭自作郝氏於晉廷相據士昏記注婿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為聞而不辨其為釋文今本因通解而誤意以鄭自有音則失之舍抵今以周禮音言之如以宰掌建邦之宮刑宮如字此以鄭言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與杜子春云宮當皆為官異故別之曰如字大胥比樂官比如字此以鄭言比猶校也與杜子春云次比樂官鄭興讀比為庀

異故別之曰如字明是他人為之分斷非鄭讀氣
䟽如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鄭讀胥如諝因音思
敘凡大宰匪頒之式鄭從鄭衆讀頒為班謂王所
分賜羣臣也廛人總布鄭讀總如租穓之穓因音
穓此類皆是推見鄭注之本指馬國翰序云注多
述杜子春二鄭音讀審擇去取從者當依三家音
違者當依改字音本注具在固可指求馬意似亦
以此音為非鄭自作而未敢明言是其識之精也
總之鄭注稱述舊讀其去取未必盡當詳杜氏注鄭大夫解
詁鄭司農解訓者僅下而即此為一求鄭注實可以得鄭意
是誠有裨於治鄭學者矣此本如祝之六反又之
又反從鄭注互易而讀之六為釋文誤之之乃為
鄭注作音竄亂混淆方氏徐蒲類五切從鄭注
稱徐蒲在浙是所據本反自注作蒲不作浦甚明
下引鄭衆云蒲蓋為浦是鄭祇存其異本並非改
從其文矣乃謂鄭讀上聲徐為自審馬氏不加
考正而釋之誤矣

周禮徐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徐邈撰清馬國翰輯邈有周易音已著錄案錢
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有徐仙民多古音一條云論
祇詩而周禮未之及今考此本如大宰以擾萬民
擾尋倫反此古音也蓋從文段擾為㹛㹛有柔音
亦有馴音柔馴一聲之轉故音而小反者誤五曰賦
貢注賦口率出泉也率音類此古音也率本有類
音故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漢書外戚傳集注並
訓率為類律人注是故豪率馬釋文率本又作類
尤足互證故讀所律切又音律者皆非匪頒之式
頒音墳此古音也從文段頒為班頒古音在諄文
欣魂痕部班古音在元寒桓刪山仙部兩部古音
最近故得通段今惟詩魚藻有頒其首兩讀如墳
而書洛誥頒朕不暇亦無有讀分府分反者膳夫之
札音截此古音也釋名釋天札截也氣傷人如有
斷截也以截訓札深得同聲相詁之例後世皆讀
側八反而此音遂廢洵羞羊羚毛羚郎羊反此古
音也羚與羌同而切部羊韻光羌讀光構之比湊
世皆讀如堂而此音亦廢矯人首蓋讀並音蓋此古
音也釋文於徐音下又引說文作蓋音讀是蓋即

芹讀此皆讀若勤而其音又廢考工記鸜鵒不踰濟鸜音權此古音也今本經注鸜皆作鸜改音劬春秋昭二十五年左傳釋文鸜具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釋文鸜音權左氏作鸜穀梁釋文鸜本又作鸛音權是此經及春秋者有本讀音為權又何本與此處注音合鸜為鴝之誤鸜又誤鸛為鴝也地如閽人奇服怪民注狂易音陽知今本易為易之誤易又為瘍之誤說文疒部瘍脈瘍也即易之正字而瘍醫劀殺之齊劀工滑反與鄭注屋之刮殺意以劀刮為古今字者合女祝掌以時招梗襘禳之事梗音亢與鄭注先鄭讀梗為亢合非人非音礦與鄭云非之言礦合具見其端有師法惟大宰前期十日前昨見反內司服注主宰宮中裁縫扶用反素沙注疏之綠頭綠音帳之類未免疏失分別不合古音耳梓人凡攫摋援反今本摋作翻錢氏養新錄於大人翻其一云从殺从聞無意義即籀文殺字之譌其說近是而於凡于梓人作摋摋字不見他書集韻始采其說而錄其字然則易从殳而為从手殺之从聞其亦昭有意義者歟

周禮漢讀考六卷 經韻樓本

清段玉裁撰玉裁有毛詩故訓傳已著錄是書摘經文及注為細為之疏通證明前有乾隆癸丑自序稱漢人作注讀疑正讀其例有三讀如讀若者擬其音讀為讀曰者易其字當為者定為字之誤聲之誤而改其字此蓋本賈昌朝羣經音辨二例而更通之致為精覈阮元序云此書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擿埴其推挹甚至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即懸其說而翁方綱復初齋集有漢讀考淺極詆之謂鄭君時果森然起例歟抑段氏代為草例歟三例中時有難點則又為之說曰讀為疑作讀如讀若疑作當為音鄭君聲百家之不齊歟意千載下又有智鄭君之不齊者不知例無難點僅動之誘不淨不訂正耳翁氏又有訂是書數則今未之見據陳壽祺左海文集答翁書剛據於官司爐氏錢氏書改經注垣字為燬是誠可議而大宰主以利得民保中之利民財利之別匠人廟門容大扃僅者定圓鼎之異文妄加詆毀宜乎陳氏辨之也文集說寔不錄鼏段謂說文有鼏字今誤合為一仍非今案其書如醢人菁菹先

鄭注菁菹韭菹以為韭菹已見上文必韭華菹也
之脫誤占夢始難故書難作儺杜子春讀儺為難
問之難以為如八十一難儺之難淺人知人方司
常師都據說文社卻引周禮率都建旗以為帥都
之誤此類俱極明塙而閭胥既比故書既為暨杜
子春讀暨為既此文本不誤今於既暨字皆互易
之以為鄭注以及利暨不知鄭以經先言祭祀役
政表紀聚眾庶而後言既比據此不以聚眾庶故云
及以類萃之非以及比誤既比萃民燋契注燋謂
炬其存火此亦不誤今從儀禮注以為當作以焌
火不知下文遂歙其燋契注曰以契柱燋火而吹
之是燋火者存其火以待然契至是始柱而吹之
安詩軌改大馭祭軌故書軌為範此亦不誤今改
範為軓不知軓乃從字說文所無杜子春云軓當
為軌當依詩匏有苦葉疏引作範當為軌今并改
作軓當為軌切屬未是夫人笄厚加注笄讀為臺
此亦不誤今改笄為笴以為從故書作笴不知上
文榆胡之笴故書笴為筍杜子春云筍當為笴已
據此處諸笴字決之異為反改從笴也知小史短
簋故書簋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簋書亦或為簋

古文也几字疏當為九古文上脫一軌字車僕萃
車之萃故書萃作卒杜子春云萃車當為輕車其
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故書萃下當有萃作卒三
字杜注萃車當作萃車其字當作萃字大行人協
辭命故書作叶詞命鄭司農云叶當為汁詞當為
辭書或為叶辭命此慎汁似協之讀餘皆不誤編
人十分寸之一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二十字此謂
故書合二十兩字為廿二十字不誤段氏校改互
有得失當分別觀之弁師繅斿先鄭注繅當為藻
繅藻古今字則當為必讀為之誤從於此失校
又如注有三例而未知故書為秘府所藏之古文
書或為先師所傳之隸古定勤謂子春司農從或
本既失之混并謂鄭所見故書非其秘府所藏又
失之逝凡若斯類已為黃以周六書通故所糾然
但義類未能盡合而精通小學字之正借聲之分
合剖析甚細治周禮者未能或之先也是本於素
度戊午刊成即因知有未善處大司馬御以州名
注東御當人知即左傳之御為人稱人非不廉注
廉絕也知廉同據大絕也謂大不絕而據處不稱
不據處亦不舉其經類據集書是書緣其之又與

劉台拱書之〻見劉寶楠清芬外集老而彌篤尤爲學者所
當法爾。

周禮李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李軌撰清馬國翰輯軌有周易音已著錄是編
有古音有時音爲鄭注作音外亦爲杜子春二鄭
作音如舍人簠簋簠方于反此古音也據說文竹
部簠之古文爲匩是其字本從夫聲春官序官乃
立春官宗伯先鄭注帝曰俞俞音由此古音也故
詩生民揄與蹂叟浮爲韻司尊彝涗酌涗音雷此
古音也故說閱並從兌聲並讀弋雪切小師簫管
注賣飴餳所吹者餳音唐此古音也方言餳謂之
餹郭注江東皆言餹音唐可信其通司弓矢恒矢
庳矢注前後訂訂音亭此古音也訂本從丁得聲
今讀他頂切殊不知有是音輈人下齊注大刃削
削音笑此古音也削本以肖爲聲廣韻私妙切今
讀息約切而此音遂廢鬱人和鬱鬯先鄭注鬯之
鐎中鐎即修反此從肖韻入尤韻一在段玉裁六
書音均表二部一在三部兩部合用最近職方氏
弦蒲注在汧汧空定反此從先韻入青韻同在十
二部朝士族讀注傳遽也傳音篆此從瑰韻入線
韻一在十三部一在十四部亦通用最近司烜氏
墳燭故書墳作蕡一音婦菓反此因蕡從賁聲賁

又從黹聲故由之韻入諧韻一在十三部一在十
五部兩部通轉最近考工記妢胡之笴注笴讀為簳
其轉反此從其韻入獮韻一在十二部一在十四
部梓人類顅類湯過反此從灰韻入過韻一在十
五部一在十七部皆通轉最近小宗伯兩竈竈音
銳反此為杜讀竈為竈作音大祝振動動音董此
為鄭興讀動為董作音車人為耒庛庛似斯反此
為鄭衆讀庛為其顙有疵之疵作音梓人上兩个
大鄭依字此對鄭注讀个為幹而言他如縣匠趨
其稀事趨蒼[倉]荀反疑讀趨為趣馬之趣大司馬振
鐸振狀袁反疑所見本從感作撼硩蔟氏硩思亦
反疑所見本從析作晳輪人揱爾揱所感反疑讀
揱為掺梓人攫閷攫九夫反疑所見本從瞿作攫
而職方氏虖池池如字則以見虖池為池與江別
為沱異足悟讀池為徒何切者之失矣凡在東晉
周顒沈約之學未興故其書頗耐玩索惟華氏（擇）燋
契灼楚饋反此誤以焌與楚焞之焞同字則焌非
即焞考工記瓬地音他歸人同此亦未合當以
徐邈之爾反為正耳馬國翰序以其多與時行者
不同謂必有師受其說良是又謂大宰以擾萬民

擾從徐邈尋倫反土訓以詔地事注然并宜麻與
聶氏並音亡皮反以擾為馴以麻為靡非二字之
本音不知擾為擾之譌（詳周禮徐氏音條）靡當為縻之譌
說文糸部縻絲也从糸麻聲因下半缺損故縻遂
誤為縻此皆馬氏所未達者又華氏燋契注楚焞
焞一音祖館反引人戲於腦戲又音促又且六反
並見釋文此失雜考工記矢人而為鍔也夫方無
反乃徐劉音戲於腦腦乃老反乃陸音皆非李音
其餘遂大夫當為縣正輪已庳當為則于馬終古
登阤也紾而昔注昔讀為交錯之錯當為昔讀厝
錯然之錯聊復正之未能悉舉云

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 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餘姚人，乾隆壬申一甲三名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大致以宦本注疏為主，參以李如圭集釋本及浦鏜正字、金曰追正譌等為之校補。初刊於盧書拾補，於冠昏兩篇，乾隆乙卯畫以付梓。前有自序，謂糾繆釋疑為天地間不可少之議，涵意頗自負，然書德單疏本未見，魏了翁要義雖見而未細考，故其書勝於正譌而遠不逮阮元校勘記。蓋元照攝卷學史有書後一首，頗致不滿，並謂顧廣圻嘗摘其失，今顧說未之見。於鄉其書言之（盧校）如經文則士虞記沐浴不櫛，當作為浴沐；注文則士冠若不醴云不改者也，改者為舊；鄉飲賓俎脊脅肩肺云膊胳也，改膊為膞；進神采蘋云能修其法度，改修為循；聘禮賓請有事於大夫云不言問聘，以聘字為衍；既夕藏苞于旁云禮弓曰有虞氏四旬，今本旅有宋旬，以為潘氏為墍周作音，有者為是；疏文則鄭氏注下若水之註物，改註為注；士冠筮于廟門云闑為門限，改闑為閾；筮人許諾云主人為筮人而言，以上人字為衍；雖肺云忖切之，改忖為刌；仲叔季云夏殷質則稱仲二句，並改稱為積；鄉飲主人就先生云先就庠學者若先生，改若為告；請坐于賓云命無算爵樣以坐食，改食為飲；薦脯五膱云興曲神脯羞，改羞為脩；鄉射未旅云故再拜，記即射改拜為獻；公食燕盥祭之云決上三牲之肺，改肺為肺；士喪穿中云義取櫛椽少之意，改椽為挾；既夕承亦如之云上下共為一段，作二為是；鼎入乃奠云既於髀醢，改髀為脾。此類切極精審。進神不拜酒不告旨下集釋有經文不啟二字，鄭注無俎改也四字，各本皆無，以為衍。此不備語尤了當，是其得也。經文士冠鄉先生鄉當作卿也，人有足論（詳儀禮漢讀考條），乃僅注劉說於下；喪服於（記）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以為反經已誤，不知兄弟之子乃言為所後旁親之服，記文不誤；注文則士冠緇韜云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韡，以韐字為衍，不知韐字當下屬，非衍（詳周禮漢讀考條）；士相見唯舒武云唯舒者重玉器，以為宋本舒下有武字，此據敖繼公集說為言，並無增據；聘禮如上賓之明，此賓客介也，改客為容，不知經言如者，以此介為賓客，客字不誤；公食上介出

請云問所以為來事以為疏本無為以字不知單疏
本經目有以字無為字喪服世父叔父何以期也
云為姑姊妹在室亦如之以為姊妹二字衍不知
姑姊妹謂故姑姊故姑妹三字連文左昭廿一年
傳有姑姊字可證大功布衰裳云凡天子諸侯王
非內喪也五十四字并釋本在下節注末以為當
在此不知單疏本與李本正同士喪明衣不在算
云不在數以為疏亦無在字不知述注明有在字
士虞祝免云[illegible]刑士々屬官以為疏作屬吏不知
疏云今祝是執事屬吏々等以屬吏釋屬官上文
有執事者疏引此注正作官少牢命滌云滌溉濯
竪器以為濯字衍不知溉濯祭器與下埽除宗廟
相對成文疏文列士昏以清醬注用口啜清用指
呷醬疏中重注無用口用指四字單疏本同乃以
為賈本似有鄉飲必知大夫入云是其當字則非
當此當字猶敵也乃兩當字俱改為常鄉射下個
云緝寸焉緝貴類々謂說文系部類下引周禮甚
明乃以為別本有作緝者似當仍々中人定柁圍
九寸也浦鏜改定為之蓋據喪服苴絰大搹注乃
改定柁為之足又記射旌以獲注謂小國至以獲

廿一字今本俱脫單疏本此節亦無疏乃以為疏
無可考聘禮記乘禽云云鴈鶩之屬者案爾雅二
足而羽此十三字意在以二足釋雙字故引爾雅
截出之乃移置下文則一雙也下並刪羽字公食
西鄉立云公凡受於序端此主凡有所受皆必於
序端乃改為公受凡士喪巾柶鬈蚤埋于坎云方
鬠事此三字文義本明乃改事為時是其失也丈
弨精校勘之學是書非其極詣然句櫛字比功亦
未可沒矣士冠疏未知太古時有緌以不謂以不
猶與否此說可信喪服疏非正當心而已謂庶人
書止多作正此說可疑豈見篇中止多誤正而故
為是臆決歟

禮記淺說二卷 光緒乙亥刊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補任
反注疏為綱而以案語低一格列下前有序跋
中如舜斯協是行文以固而閉地氣沮泄當作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處必掩身身欲寧掩字絕句
身字不重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質當為滑
而食嘗無禾是行當也者稿也稿字當互易趨
以禾蕎行以肆夏趨行字互誤以敬四海之內天
子如此當作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發俛下而
管氣湯中尼與身行而字知與仁知即知之誤下
天工施天又先之旗是於經文有考正未國三世
為三歲非自祖至孫視不上袷為自視非人視天
子儀比之心為不忍目明無累非恐心誅醜姬末
之卜為目極其未卜非責卜國無勇行道之人為
道路之人非行仁義者於饗室為不掘坎埳即洛
於常時饗室其洛仍在適寢非禱之以謙儉大夫
五祀當如曲禮注據月令不當據祭法大辟句芒
為天帝天神之降非宮戲與重高禖為郊禖之設
字非因高辛氏得名獻繭為后妃獻王非獻於后
妃神農之事為農官非土神瘞繒為埋幣帛不當

分為二事刊瘞為埋牲卜筮誓牲為牲即以粢牲
食之人非四輔儀鞘為二物猶升米非一物不當
破儀為綃紡之於東方為紡即正祭之紡非有二
紡繹在明日非一時之事幽陰與陰正用非深思
大惡非古為廣讀條非兼大夫武亂為如複亂以
飭歸之亂非失行列祭有服類當如字不必讀為
褻為物服祥為服祥非祥復不謙於上為不擬非
慊感不滿猶將不忘猶當刊尚非猶國祖豆有數
日聖及產萬物者聖之即知字非刊直示非刊生
剛養為羣之通用字非謂名異是於注文有訂訛
來必以几几為素車之物非在式上疑在於夫子
為比擬非疑其相似其叔父也為季叔父一端以
見義非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司徒為季文子
非教子既饋而祭為天子親祭非祭宰攝主賴宮
為大學非小學死而謚為臣指天子諸侯大夫言
士無謚非以士為主寡數休為煩休之休非數數
休息廣貴為積之通用字充也非果然廣大淫液
為連語祇容字非貪羨疑於匡為比擬非嫌疑者
生為覆露而生非露見大王之德大者如字乃泛
說非周之大王小功總麻哀容為容戚見於容貌

非危然從容章甫為當時通行非孔子特稱之法
適弗違世為適然之適不得訓之是非錯文有糾
謬其他如新受賜謂管郎館（管庫之士）如新受賜謂新當作
親不疑在野謂疑當讀為擬成其成也謂成當段
為糾治亂以相謂治通餡即上文之餡奏以文須
亂以武文謂古有輔相之相皆非實字祖禍之禍
興禍褆之禍別撰亦名禁而撰禁有別作（興）作隋
有別皆植名通而仲夏季秋兩言班馬政吕覽一
作正一作稷馬無政字月令皆用政字可為月令
非秦人作之證尤讀書得間惟未知耕者二人為
耦卿九人不成耦因連諸侯為文卿諸侯各九推
耦三公各五推乃以為卿字下有脫文否則卿為
衍字未知天子聽朔於明堂為王居明堂之禮平
時亦聽朔於太廟說文閏字注有明文乃疑為一
日行之遂謂但告其帝及神不告文武未知玉藻
注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又杼其
下首廣二寸半鄭志天子大圭代葵首四寸其杼
首二尺有六寸相玉書珽玉六寸自言葵首之廣
非言其縱乃以為珽笏大圭非一物未知居命闕
狄乃本侯國之君夫人以明乎諸侯之適制與上

王后褘衣二句為畢后夫人以別乎諸侯之服
相對與下再命褘（鄭注褘當為鞠甚是）衣三句為畢小國
大夫士之妻以明凡為大夫士之適制相同乃
以為錯多脫誤鄭玄章本命此類均屬可議而
以公羊賈為公明賈又謂公羊高即公明高此
洪頤煊讀書叢錄之肊說不加辨正轉相襲取
尤為無識然全書醇多疵少瑕掩之文出以頸
明之筆在札記中不可謂非佳本矣

冠儀約制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何休撰 清馬國翰輯 休有春秋公羊傳解詁

四庫已著録 徐彥疏亦著録 是編據取士冠禮之

意為行冠禮而作 非為釋士冠禮而作 觀之鄭

衆婚禮亦非釋士昏禮也 衆書有百官六禮辭

知參證作疑此亦同之也 士冠禮筵于東序少

北西面為冠者之位 筵于戶西南面為賓之位

而此云西楹間為冠者設北嚮筵 又設賓東嚮

筵 兩筵相接 與儀禮不同 士冠禮三加者有

祝辭 而此祇一加 然用其初加之辭 又顯然不

同 蓋變通周制為之 陳澧東塾讀書記云 續漢

書輿服志進賢冠文儒者之服也 自博士以下

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 是後漢時士無三禮

冠 按書三加今案續書禮儀志云 冠禮初緇布

進賢冠 次爵弁 次武弁 次通天 皆於高祖廟加冠

謂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 然則後漢時亦特

士無三禮冠 王公以下亦然 陳說是也 而未盡

魏其禮志引司馬彪曰 漢帝有四冠 一緇布 二

進賢 三武弁 四通天冠 此以緇布進賢為二 而

無爵弁 一人之說不應彼此互異 如是彪意進

賢即古之緇布 漢時以武有緇布 故禮儀志緇

布進賢四字連文 為初加 輿服志明云進賢冠

古緇布冠 晉書輿服志亦云進賢冠古緇布冠

遂為也 魏書所引彪說 而冀以周冠禮通故播

書以相類 未免少所會通矣 是書當為典禮之

屬 非儀禮之屬 國翰序云 意以士禮繁重 人多

憚行冠禮 遂以日廢 乃參酌時制 約而為此 亦

要曲為禮之意 若然則為私家之儀注 今

姑改隸於雜禮書類焉

逆降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

宋顏延之撰清馬國翰輯 延之字延年琅邪人
官至特進光祿大夫事蹟具宋書本傳是編所
輯祇辨甥姪名義一條而書名逆降義則逆降
云者女子子嫁者成人而未嫁者於禮有逆降
旁親之例似與之不相涉國翰序云明禮制升
降之義此望文為說未足憑信又云推甥名義
亦關禮服此說良是通典六十八引雷次宗云
喪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字可推見也喪服
傳大功九月章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緦麻三
月章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是姪者對姑立文
甥者對舅立文其義甚明安得施於伯叔從母
顏氏云甥姪唯施於姑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
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是甥
姪之稱其義又昭然賈疏云姪唯對姑生稱若
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又云昆弟
有世叔之名世叔之昆弟不可復謂之世叔故名
為舅舅既得別名故謂姊妹之子為甥亦謂為
別稱此說足與顏氏相發由是言之爾雅釋親
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
妹之夫為甥孟子萬章篇云帝館甥於貳室諸
甥字皆為別一義矣顏氏又云姪之言實甥之
言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
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
出生考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為姪姪
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舅謂姊妹之子曰
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
生二者皆以疊韻為訓劉就甥姪方面義兼就
姑舅方面言於吾謂之三字尤得其制數凡此
說既闡人論之大柳亦見字學之精矣若夫雷
次宗云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
及從母失之太鑿未足與顏並論也

周官參證二卷 同治甲戌歲香居重刊本

清王寶仁撰寶仁字研雲太倉州人嘗錄輯見金庭椿王與之吳澄邱葵等諸五編補遺諸書之說經別擷出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采錄二十有一職曰冬官補亡其書未之見僅見朱彝尊經義考是編自六經諸子外僅引國語及逸周書而不闌入左傳前有道光丙申自序明言之而書內如中軍大夫左軍大夫縣人肆人山人祇引左傳並無他證與其序說相違太師太傅太保引偽古文周官不引鄭志疑有所擴周禮地官序官實缺引大僕正引冏命序外又引偽古文大正不合旋證之禮王制一篇鄭注往往以夏殷正朔合殷制之篇鄭注殷禮說也為殷制則寄象狄鞮譯當為殷官周頒今本作周語禮器以致衣夫及惟帳其立政綴衣是文武為諸侯時之官制亦當為殷官周語禮器大夫器正器師犧人擴登公謹父言我先王世后稷服事虞夏裔棄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是夏自中葉遂后稷已廢而號文公欽籍田之典既云古者大史又稱天子為王則所陳稷器大夫等官當為夏官皆不足為周禮職人即充人見賈疏史記孔子世家嘗為司職吏乃充人之屬史作職即司寓即宮人見胡匡衷儀禮釋官漁師即獻人之長亞飯三飯四飯即大司樂之三侑見黃以周儆官通故及邑禮通故又儀禮士禮諸篇宗人卦者外御雍正士之私臣也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夏祝商祝亦家之臣來給事者也亦見胡氏釋官是書均少詮釋而舟人之子為汲言舟楫之人安得以舟人為官鄭衣眼為鄭之通行在兩語間意道虧鄭亦非宣既失之鑑宗有司見晉語即小宗人宗正見嘗參解即大宗人舟虞見晉語即舟牧又庶子官見燕義其職主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即夏官之諸子下文士帥旅行酬遂單言庶子班在士下即燕禮之庶子則又漏未之及也總之周官一書為設官分職而作詳於分設略於兼攝容有散見他書處而鈎稽彼最甚難王氏以因錢書祇及冬官遂推廣其例而又未能謂有補周官之學第曰聊資參證亦見其用力之篤而存心之虛惜學問未甚通貫耳

鄭氏婚禮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鄭眾撰清馬國翰輯眾有周官解詁已著錄昔漢平帝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見通典五十八是漢時曾定婚禮今是書有百官六禮辭疑眾奉詔修改為之所言不應有百官禮也國翰序稱其禮物贊辭韻語古雅可誦而不知其有可貲證經學小學史學處如謁文云納采將相與語言擇采可否之時與儀禮士昏禮鄭注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語異而意相成問名謂問女名云云大旨與後鄭合贊書云物之所象者元為天纁為地與周禮染人鄭注元纁者天地之色合是可證經學也贊云羊者祥也此蓋本春秋說題辭(古微書引)說文部首亦云羊祥也本春秋繁露執贄篇云羊之為言猶祥與今禮物亦贊鴈尤互相發明又云鹿者祿也此以疊韻為訓者與納于大麓偽孔傳云麓錄也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大傳鄭注亦云麓者錄也(錄史記釋引)說文林部麓古文從彔作禁林部麓或從彔作箓水部漉或從彔作淥目部睩下云从目彔讀若鹿又凡有蕭器福祿或作鹿尤與之合是可證小學也六禮文皆先以依對意又加以皂囊玫瑰漢書蔡邕傳詔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皂囊也今禮文用皂囊蓋被同密事以示鄭重是可證史學也其他禮物三十種及題檢儀式均足見當時之制惜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此本周制而有所變通其後何休作冠儀約制則仍稱吾子(見通典五十六)眾休相距不甚遠冠婚禮相類而用等不同如此是又學者所當知也其書本為典禮之屬與儀禮無涉茲姑從舊於新禮書類以便檢尋焉

7須正19

大戴禮喪服變除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戴德撰清馬國翰輯德有大戴禮記四庫提
要已著錄喪服小變除者蓋言成服以至釋
服之儀節亦曰釋禫之禮雜記鄭注所引是也
其中如天子諸侯庶民弟大夫庶子為其母哭
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是知厭嫡母之說
為譌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是見祥禫
同月之論為沿衞子儒室謂十五至十九為父
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雖服者亦不
紫縿經是明古人準情酌禮之精且為君父斜
纓不徒跣斂死深衣素冠餘與子為父同是憶
漢文景以來遂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唐明皇
又降為二十七日之失其他父之喪笄纚徒跣
為鄭注問喪破雞斯為笄纚而不至徑白律曰
纚又鄭注問傳所遵用 鄭注又引舊說纚冠采纓甚石之說其塞亞不
主此喪服通故以為鄭義如此似非 也歲以下至生千月之殤為殤
日易月獨父母為之與民弟相為與喪服傳無
服之殤孝子女子子者互相證明而又推言
其未及此類均精塙不磨誰父之喪徒跣扱上
衽當在易深衣後扱者扱深衣之衽亏乃去前
自始死至成服無冠屨亏既襲遂有素章甫冠
白麻繩屨其甚為夫妻為君者笄而纚不徒跣
不扱上衽餘與男子同亏乃始死有笄纚既髽
有素總禫祭元冠朝服今乃元冠其當凡此俱

為黄以周喪服通故喪服通故所糾不獨總縗
七月之服異麻經吉屨無絇一為馬融喪服經
傳注通典八十一引所破一為杖經以儀禮喪服所破
士弔服相為相服加經鄭注周禮司服所破者
說即指此說也 不見喪服通故 此傳述之旨所無疏精
其為鄭元當為之注使全書而存其精義當有
不止上文所稱者矣喪服小記疏載崔靈恩要
義變除之旨云喪服變除不杖齊惡笄云髽户
之詩云括髮者誤也今據本齋續不杖周條無
括髮字當為杜佑所刪應加案語說明崔又引
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
弁素冠皆加環絰今失輯又引鄭注喪服變除
二則亦未載今所載當為杜佑誤題通典各條
注可見鄭特無反切絢其偶反尤可證其非鄭
注也

鄭氏喪服變除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鄭玄撰清馬國翰輯 玄有周易注已著

錄是編如父為長子不徒跣不數髀與戴德喪

服變除合且為君不斬縗不徒跣與戴稱斬縗

異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與戴稱扱

上衽異子為父斬縗既殯布深衣扱上衽與戴

稱扱上衽違言髽深衣異稱之神文今者良是

其異者皆鄭是而戴非書以周禮注說喪服

變除條之綦詳可以參證此亦既據通典所

載稍餘又據禮記注疏採入五則無以見其並

為鄭氏變除文二十五月大祥二月禫子孟獻

子禫孔疏以為鄭氏依用戴氏文二十八月樂

作疏引喪大記間傳互相分辨非但不言鄭氏

文並不言戴氏文禫既祥白屨無絇二句檀弓

既祥而絲屨組纓疏以為上句戴氏文下句玉

藻文則亦鄭氏變除書明使自用其文宜得執

稱為於若如馬氏此條則凡三禮注之涉及喪

服喪禮喪祭者皆可目為變除文矣雖變除文

未必與注乖異而別無見文焉君懸斷也釋禫

之禮云云類記祥主人之除也疏以元衣黃裳

及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為戴氏文則鄭氏

此注不過依據戴氏變除而說其義所說宜得

為鄭氏變除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

也間傳疏以上句為戴氏文今案此亦鄭依用

戴氏文下引舊說蓋以廣異聞其意固主黑經

白緯之義故列戴義於前下又云纖或作綅則

知舊說乃據或本為義考史記孝文紀纖七日

集解引應劭曰纖者禫也此與記文禫而纖合

說文糸部綅絳綫也此與舊說采纓義近玉篇

纖細也綅綫也綅綫也黑經白緯也廣韻二十

侵有綅字引詩貝胄朱綅二十四鹽有綅字曰

黑經白緯此皆兩義並列即本記注實則黑經

白緯備於既祥之縞而異於吉冠之元鄭注纖

義最得其朝服綅冠綅乃纖之假字初不謂采

纓凡此皆與鄭氏變除無涉國翰序云云義無

於變除引鄭以為依用此亦依說未免補綴

謬矣然此條輯本之誤若鄭氏本文固懸諸日

月而不刊爾

七十二候表一卷 光緒間刊本

清羅以智撰以智字鏡泉錢塘人是表凡分六格首時憲書夏小正次小戴記月令次逸周書時訓解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時則訓次易緯通卦驗次歷代史志考訂互見沿革異同之故最便觀覽中加考訂亦極簡賅前有道光丁酉戊戌閒莊仲方姚元之胡敬諸人序後有道光乙亥顧若達光傳庚辰李慈銘跋曾其書中始以今月令為漢時月令非呂紀亦非明堂月令單行鴽鷃為鶉雀非雖鴽亦非鴽鶉鶡桐始華為白桐非梧桐而白桐非即椅桐田鼠為鼢鼠非鼢鼷鼠亦非鼫鼠鳴鳩為鶻鳩非斑鳩戴勝為鴿鴿非鳩鳩王瓜為萆薢姑非菩翠亦非栝樓苦菜為荼非苦蕒亦非苦荼反舌為百舌鳥非蝦蟇亦非鳩舌雉揆鵲為乎青或讀衡如蜀如梲皆非此類均足刮里白而定一是非第據網羅中鄭義孔疏雖不能無沿校本征引為能正呂覽等本為且特識也惟深當時訓之紀候以為非周書盛京明古人錯綜之法評俞氏之十二候其云候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中今時訓解雨水先驚蟄清明先穀雨則為東漢末人所作明矣而之典周書未嘗驚蟄先雨水穀雨先清明不合爵亂無疑蓋本王應麟困學紀聞為說而不知闕若璩已辨之謂是時寫人以意之節次工改古歷也鄭注月令以荔挺為馬薤自是不誤鄭意挺為莛之誤字謂荔草抽莖作華而蔡邕章句荔以挺為讀又覽注荔草挺出則篇中知萍始生王瓜生半夏生苦菜生凡草名二字者但言生一字者則言始生以足其文亦有此其生之說者攷時訓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亦以荔挺二字連文乃以為沿鄭之誤并引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將何以說而羅亦謂漢末人書甚矣其為王說所囿也呂覽注蝌馬蛙也一曰螢火高誘蝌非螢火特加一曰字以存異義乃謂其誤今為一則又讀注未細也其他小正鷹更傳鷹股者長股也鳴蜮傳蜮曰屈造之屬也以為律說細長股也三字當在鳴蜮傳蜮也者之下蜮曰之上屈造即蟲蠅之轉特蝍蜍也並詳王聘之經義述聞云

七十二候考一卷 俞氏叢書本

清俞樾撰 樾有易貫已著錄是編以七十二候始於周書時訓篇北魏以來用以入歷迄當世不改因剟取其書作為是考首夏小正次易緯通卦驗次禮記月令篇次周書時訓篇次魏書次舊唐書終以國朝時憲書其間如小正通卦驗則以今歷明其某氣某候月令舊唐書則一以呂氏春秋淮南子一以新書校其異同而隋書載劉焯之歷於七十二候與魏志同文字小異不復具論唐以後諸史歷志所載七十二候與唐志同但錄其小異者以明今歷之從違肯附王冰素問注以廣異聞而資多識大較應舉者略而應詳者詳頗得著書之體要視曾仁虎七十二候考固遠勝之也惟時訓本逸周書中篇非必周公之書而以古人引他篇者證之如左氏文二年傳狼瞫引周志上二句見大匡篇襄十一年傳魏絳引居安思危句見程典篇國策秦策荀息引美女破舌二句見武稱篇則其傳自古乃以為周秦間人取之月令而月令紀候多寡不備於是有非候而強取為候是候而不取為候又有以類溢而遺是殊不然五日一候古人取以為紀亦祇標其大判故孟春之蟄蟲始振仲秋之蟄蟲坏戶季秋之蟄蟲咸俯皆取以為候而不及仲春之蟄蟲咸動[illegible]

溫風立秋之涼風皆取為候而不及仲秋之盲風孟冬之水始冰既取為候而仲冬之冰益壯地始坼皆不取為候凡若斯類非如後之拘拘於比類為義正是古人錯綜處偽周書人穩取古書言時物者比合之以附於周書周月篇之後悉反覆整齊不復予人以吾議之隙也仲冬麋角解時憲書麋作麈俞氏謂乾隆三十一年高宗目驗御園麈角於冬至皆解而麋角不解因敕改時憲書麋角為麈角此蓋說文麋部麈篆段注之說實則三十二年十月九日上諭明言昨因冬至偶憶南苑向有馴育之麈俗名長尾鹿此時當已解角令侍衛五福前往驗視並求高宗目驗段氏為誤記段又妄因知今所謂麈正古所謂麋其意蓋以諸書作麋皆非確也學者勿為諭旨所惑焉可矣

夏時考訓蒙一卷 同治乙巳廣州刻本

清 龔曉如撰 曉如未詳其字 番禺人 是編首錄夏小正次錄月令 卷首有自識 稱小正一篇孔子得杞紀之夏時 傳諸門人 呂不韋居周趙國之賈秦之臣 周建子秦建亥 月令合周秦而行夏時之義 何以能然之 國門不易一字 殆亦竊取孔門傳述而然 末有自記 即申此意 其書本為訓蒙而設 故小正從黃叔琳增註本 月令從陳澔集說本 可切深論 小正於黃本外別引秦蕙田羣說 丁志堂說 頗多可取 爽死 傒 黃本有二說 今錄爽之說 刪爽焉之說 亦見斟酌 惟鴈北鄉傳 分載於遰鴻鴈下 又多刪節 底人從傳竟一字不載 是可怪也 月令但於孟春之月節刑引鄭注及方氏許氏三說 餘無所引 而於陳本往往肊改 如東風解凍節 陳注此記寅月之候 來自南而北上 妄謂來應作歸 亦歸字誤淆孚旁十一字並改注 聚字為睐 仲秋鴻鴈來 注 並看之 鴻鴈來 亦改來為睐 又如季冬鴈北鄉 則此並著鴻鴈來明其自南方來至中國 時北反其居 與諸書言候鴈北者 以其面貴相成 一從南來之文 一從反北至文 遂得以為睐之斷 說字睐 又俗字古書烏得從而致誤 此何見盾 月令來作歸 而乃是瑯說 向者單出陳注 但云句首句 今改云句 今作句古無句字 其說雖是 而竄亂舊文 不足為

訓 無不務內陳注 早務收斂諸物於內 上妄謂內同納三字 而改注內字為納 削文義不可通矣 其他望說云蝦蟇頁喘育不鳴 視乎亦不硯乎時令 頒行時憲書在前一歲秋 八月月令季秋為來歲受朔日 與今正同 古時較遲一月耳 其說可存 又云舊說小正乃子夏作 誤 乃卜子傳述 月令后倉曲臺記 采之大小戴記 刪去馬融復采入禮記 則前說無根據 後說沿 加學記之謬也

周官禮異同評一卷 玉函山房本

晉陳邵撰清馬國翰輯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官至燕王師給事中晉書儒林有傳考是書本傳不著其卷數但隋書經籍志稱十二卷是卷帙頗不少乎迨唐以後書散佚周禮賈公彥疏引之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是其說為唐人所重惜今僅存一則而又語都未覈如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則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既明是皆為古文而大戴所采記今文居多顯然不合且今本所存如曾子立事以下十篇取諸曾子問五義禮三本勸學哀公篇取諸荀卿子保傅禮察篇取諸賈子孔子三朝記取諸論語家安得以為所取專在二百四篇中異以周禮書通故已刊之至於小戴刪大戴則今大戴本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外而哀公問及投壺二篇文字無甚大異篇名又相同安得以為小戴四十九篇所取哉戴所刪●三篇中戴震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亦辨之又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是也則禮記馬注隋唐志不載惟東漢會要有之不詳其卷數盧注隋唐志稱二十卷不言其篇數唐書儒學傳引元行沖云小戴記行於漢末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為之解二十字恐有誤今亦無從深考緇衣禮記標題下孔疏引鄭元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元為融弟子為植同學使二人果去繁重有所敘略元不容不知豈有以今之禮屬於戴聖之理又云鄭元亦依盧馬之本則盧本不鄰爲獸作走獸篆釋作鱄釋填泄如字並見釋文馬本含鼓作搭拔見通典四自建櫜作鞬櫜馬國翰馬注輯本云馬融盧本頃目聞首命師於鞬櫜則馬本作鞬櫜也皆與鄭不同安得以為鄭依其本由是言之陳說殆無一相合然自陸德明釋文敘錄稱引後隋書經籍志杜佑通典徐堅初學記皆附和其說謂二戴互相刪取並謂馬融增月令等篇此亦事之不可解者矣若之本傳既稱其有條貫全書必多可取國翰序據董逌語以補實跡於康成引杜子春二鄭之說必明其從違之意尚是采取評語可參觀而得其大凡或亦一理茲以其為晉人舊說佚倒應舊錄特輯存之以備一家焉

夏小正訓解四卷攷異一卷通論一卷 同治甲戌眷香居重刊本

清王寶仁撰寶仁有周官參證已著錄是編前有嘉慶甲戌畢憲曾己卯彭兆蓀序及癸酉自序其書於記文下先系己說傳文下又申傳說往往前後不相應如田鼠出云田鼠鼫鼠鼫鼠與傳謂嗛鼠異鼠小者云王制注鼠明也明蓋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與傳謂鼠者眾也異孟駒責之責墳宮之省言孟駒封土為墳與傳謂走於地中異此類皆當以傳為正鞠則見云鞠蓋柳星則下節為初昏參中此必是晨見無疑柳星十二月已昏見不當於正月言之近時如戴震孔廣森汪照等皆以為柳星實不可從洪震煊云虛星其說較為近似雞桴粥云桴當為孚此明桴為孚之誤深合記義又云孚又讀為赴方言有伏卵未孚讀郭音赴不知音赴者擬其音今乃讀為赴則是易其字於義未協二月往耰黍云二月非種黍之時往種黍當記其異不知黍有早晚早黍二月種五月熟月令仲夏農乃登黍蔡邕章句云今蟬鳴黍是也孔疏引王氏第見南方種黍在三四月未見北方早者二月遰者不遰五月遰為是讀日主夫出火云司爟氏有夫遂主夫當即其官則周禮先鄭注以夫為蘩蕣後鄭云夫遂陽燧也安得以夫字當燧其他以傳文屈造之屈當為譽引爾雅譽壞為說則未知屈造即鼉鼉之轉亦即鼓造之轉若改為譽非特屈譽聲不近譽造二字義亦難通薜薢之薜當為薄蓄薄莖則未知此即薦薢之薜前知其為譌今疑其為蒲未免忽明而忽晴幽記文秀幽之秀當為幽幽者草木茂盛而成黑色之謂引國策幽莠之幼也似亦足備一義傳文夏有煮祭云祭司寒之神果云突與窔通引漢書敘傳應劭注爾雅舍人注為證不著之時云猶非其殺之時若蟄而云承上玄鳥蟄釋之凡若此類亦頗見名通而翻之處適而存之矣攷異校訂精詳引徵繁博并及佚文十二月雞始乳特為美善通論見讀書貴博之法亦有足聘於初學有嘉慶甲戌一有道光丙申自序云

佚禮扶微五卷 南菁書院叢書本

清丁晏撰。晏有周易解故，已著錄。是編以王應麟困學紀聞所舉逸禮篇目有朝事儀、學禮，以不足為逸禮；吳澄儀禮逸經凡八篇，未及巡守、朝貢、蒸嘗之禮，以逸為不逸，皆未能盡其遺。是博考群書，排纂放裒，間附案語，為之疏通。首佚經，次佚記，次佚文，次附錄，次補遺。不曰逸而曰佚者，以說文無逸字也。前有道光戊寅自序。其中如說文田部疇字明引晉邦禮，則截之而為部疇字，但稱晉邦，則附見於案語中，皆極審慎。前如大昭篇賦禮志曰 [illegible] 禮神名禮云玉帛云乎哉下二語，似非逸文，今一併輯之，此類頗屬可議。夏小正逸文既輯十二月雜錯亂，而黃模夏小正分箋十月有篆冰二字，云石刻張本有此文（今案未詳何刻，姑列此以備考），今漏略未輯。是子儀禮經傳通解、吳澄儀禮傳並采劉敞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在敞書蓋以擬興解傳為近，今輯佚禮而載此宋人見著之文，實與漢石渠禮論、何休冠儀約制並列，雖曰附錄，究失之濫。其他自為論說，如中霤禮為祀土神，王制非漢文帝時博士作，明堂月令不止戴記所傳月令，以及烝嘗禮下釋經，膢禮子下釋仲梁子，大戴記敘錄下謂大戴本無明堂篇，又謂大戴之文而京名儒所通用，並非假託，考證詳明，有功於禮學匪淺。其駁論衡曰說篇宣帝時河內女子得逸禮一篇，以明舊說逸禮三十九篇、四十篇之互異，而實合，尤為讀書得間。後漢志以青史子入小說家，班固自注古史官記事，蓋史與小說本相出入，此必班親見原書體例而錄此，今乃舉其一端，而於青史氏記下深譏班氏之傎，未免武斷。家語王肅偽撰，書中亦多采之，而祭典下乃引家語廟制篇祭典云云，以證祭典之即祀典，亦自相違戾。至於小戴所傳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分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大戴所傳八十五篇，今本實存三十九篇。以大戴三十九篇合於禮記四十六篇，適得八十五篇；以大戴八十五篇合於小戴四十六篇，適得漢志所稱記百三十一篇。此說錢大昕漢書考異之說，而小變之，數似巧合，不知二戴皆有授受，因哀公問兩篇名既同，文字亦無大異，則其說實未能通也。然此皆小失，其書補苴罅漏，張皇幽渺，講求佚禮者要必以是為淵藪焉。

雍正長蘆鹽法志十六卷 清雍正刊本

清魯之裕編纂之裕字亮儕麻城人康熙舉人官至直隸清河道在官多政績尤精鹽政水利於書無不所窺若有詩古文及纂輯經史源流諸書共凡二百卷是編為雍正二年長蘆鹽政莽鵠請旨遵修而延聘之裕主纂者四年書成鵠立疏稱長蘆鹽法志書自前明萬曆以來向未重修其錢糧額引今昔不同場竈戶口興革迥異且圖樣模糊冊籍殘缺實難稽考因思重纂是書分目十四為卷凡十六先詔敕次沿革又次疆域職官公署竈籍商政法制禁令宦蹟奏疏古蹟人物末為藝文其例言畧云凡志例載詔敕於藝文而萬曆長蘆志則冠諸首簡茲仍之而附以前代但無關鹽政者不載事必有始而後踵以增華次詔敕於沿革宜也然方輿不辨何以昭物產正經界故疆域次之有疆域斯有職守有職守斯有署明之治故次職官即次公署君主臣輔所旦夕孜孜以恤者竈也商也而竈為鹽之所自出先竈後商崇本之義宜然由是而有會榷則法制宜先由是而有科備則禁令宜次建官分職臣品之污潔殊焉獻替數陳謀國之賢奸判焉宦蹟奏疏可次而考也古蹟為憑弔之資人物為河山之秀藝文發天地之華依類次之一展卷而犂然在目矣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鹽務偶說不分卷 延釐堂集本

清孫玉庭撰。玉庭字寄圃，山東濟寧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出為山西河東道，父憂去，服闋補廣西鹽法道，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兩江總督。性廉介，歷事三朝，敭歷中外五十餘年，清操碩德，為天下望。此書為其官嶺西兼司鹺務，考之鹽法舊志，參以見行事例，而著之者也。其書大致謂改斧為綱之法，亦遠久行之之良法，要因運商背本微薄，營運難周，而正餉則先令完，積引不能盡配，因之背本愈薄，隄誤愈甚，而私鹽充斥，遂不可制，此理勢之必然，不待智者而決也。早思變計，莫如課歸場灶，聽商自為交易，蓋取意於明鄧元錫之論，所語皆精切。若得舉而行之，誠簡切而可久之法也。自稱其所言止於粵，他處未便擅議，然事理則一，變而通之，可以偶反。如雲南四川之井鹽，河東之池鹽，皆可照辦，惟淮浙長蘆則有根窩，室礙難行，此法宜於上所云易行之處先試行之，然後酌量情形，於淮浙長蘆次第妥辦，則偶之說可通之於天下矣。書末有李憲喬附識，論其書可謂通達古今之識，仁卹商民之至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鹾政備覽不分卷 清光緒兩廣運署刊本

清方濬師纂。濬師定遠縣人，喜着書，著述頗豐。此書爲其官兩廣鹽使時纂輯者也。其書不分卷，先爲兩粵鹾政行銷引地全圖及省河六門以次緝私各廠地圖，圖後附說，并彙編歷案緝私章程二十條、續議鹽務十條、潮橋章程六條、核覆梧局委員稟擬章程四條，要皆案牘之資。圖爲運同江小村所繪。前有自序，其論鹽法有云：道光初年，御史京卿迭次奏請税歸場竈，將襄平、陶文毅力駁其議。予曾檢舊藏邸報反覆讀之，而知將、陶兩公所陳非無見也。今制鹽有額引，引有額課，課從引出，勢不得不劃地界；旣劃地界，勢不得不杜私越。譬耕田者勤種藝，而南東其畝，必有畔；善居積者質劑取息，本在而息亦不虧。天下無不弊之法，得人則理，非其人則雖往古善政，皆足爲近今弊端。況天地自然之利，所在必爭，立法以繩之，法愈嚴而爭愈不止，舊弊已革，新弊又乘隙而生。然則若何？曰：爭之難，不若因之易也。

兩浙鹽法續纂備考十二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楊昌濬纂。昌濬字石泉，湘陰人，與左宗棠爲布衣交。咸豐間洪楊軍起，昌濬隨左宗棠平浙有功，累擢浙江巡撫，坐事去官。光緒間左宗棠平甘回，復請起用，昌濬官至陝甘總督，在任七年，加太子太保銜，坐甘肅回教復亂褫職。有平浙紀畧、平定關隴紀略諸書。是書以同治十二年春綱鹽局重刻兩浙鹽法志已，復纂輯近十年來上諭部議奏咨章程文劄爲鹽法備考，以補志書所未及。計票運一卷，綱運二卷，復引三卷，復地一卷，收私二卷，竈地一卷，條案三卷，共十二卷。前有楊昌濬自序，及布政使盧定勳序，運使靈杰諸人序。按嘉慶間阮元修兩浙鹽法志，昌濬亦預其事，書中職銜又署名爲副使李綸全編輯，蓋此書執筆者擬爲綸全，而昌濬總集其成也。

滿洲東三省鹽法志十四卷 清宣統間活字本

清陳為鎰、果拔富飛鵬等纂。按此書創纂於宣統二年八月，為前東三省鹽務局長沈致堅上請督辦鹽政大臣載澤，以遼鹽銷食三省，推及蒙古，前雖有引課，其後繳免。晚清又行釐而改革，稅率已不一端。於是延聘內閣中書陳為鎰，仿長蘆、兩淮諸志，編纂鹽法志。事未竣，致堅去職，為鎰亦假歸。繼其事者為鹽使熊希齡，乃延聘果拔富飛鵬續纂，成時在宣統三年六月也。全書凡十四卷，先為歷史一卷，以前事可

師之意。次為灘場二卷，分上下兩篇，上篇列奉天瀕海鹽圖一、遼東岸各灘鹽圖二十七篇，下篇列遼西岸各鹽灘二十一，並各灘製鹽器械圖十四圖，均各附以表說。次為旗莊一卷，以推原舊憲之意。次為徵榷，列稅率統計等表凡七。次為督銷一卷，列鹽務沿革大事表一。次為轉運一卷，繪圖以明形勢，列表以明道里。次為職官一卷，錄有清一代之鹽官弁役諸表凡七。次為禁令一卷，錄三省鹽務章程及當時之律案。次為緝私一卷，列統計預算表凡六。末殿以交

涉凡一卷。按其書體裁雖有所未細，而依據卷籍頗能提要也。

雍正兩浙鹽法志十六卷 清雍正刊本

清傳王露纂。王露，會稽人，字良木，號王笥，又號閬林，晚號信天翁。康熙進士，雍正時薦鴻博，部駁不與試，後晉中允，乞歸。平生好學不倦，優游林下，以著述自娛，著有王笥山房集。先是雍正六年，世宗憲皇帝以前明鹽志散佚，特命浙江巡撫監理鹽政李衛重加編纂。衛奉命後，即聘王露董其事。其書凡十六門，門各一卷：先詔旨，次疆域，次圖說，次課額，次引目，次場竈，次帑地，次掣驗，次奏議，次律例，次成式，次優恤，次沿革，次職官，次商籍，次文藝。巡撫李衛撰序略云：是書凡諸程式典章、課例經費，悉載會典者，務相脗合，分致異同。凡事關經制者，必詳審經畫，昭示法守。考前明舊志成於嘉靖丁酉，修於萬曆甲寅，雖體裁悉具，要皆董是役者摭拾見聞，自為編次，孰如斯志之因革損益，定自宸衷，為世法乎。云云。蓋雍正以後浙鹽志大都取法此志，雖為雍正刊本，近亦罕見流傳矣。

嘉慶兩浙鹽法志三十卷 嘉慶七年刊本

清馮培、潘庭筠同纂。培字仁寓，元和人，乾隆進士，官至給事中，著有經學記、纂岳廟志、畧鶴半齋前後集。庭筠，錢塘人，字蘭公，號德園，乾隆進士，官至御史。是書為浙撫阮元奏請纂修者，七年刊竣。考兩浙鹽志自明嘉靖時御史劉仕賢創始，其後重修於參議王圻，迨清雍正二年浙江巡撫李衛兼管鹽區，奉命纂輯，至嘉慶初已閱七十餘載，其間因革損益，隨時變遷。元請重纂，題本稱纂書經費約計需銀五千餘兩，為數無多，而巨著釐然，誠非易易也。其目仍舊志分十六門，曰詔旨，曰疆域，曰圖說，曰課額，曰引目，曰場竈，曰帑地，曰掣驗，曰奏議，曰律例，曰成式，曰優恤，曰沿革，曰職官，曰商籍，曰藝文，共三十卷。末有阮元、延豐兩序，楊昌濬跋。

溫處鹽務紀要不分卷 清光緒癸巳甌江刊本

清趙舒翹纂。舒翹長安人，官溫州道。先是光緒間溫溪刁民阻鹽滋事，浙撫命舒翹督同處州知府傅守禮察就地情形，妥籌辦法，終於光緒十九年稟准溫處鹽釐改歸官辦，詳定章程，舒翹始終其役，因而集是役之往來文稿及章程而成是書，以供官斯土者之殷鑑耳。其書雖案牘之文，但是役之始末皆盡於此集矣。尤以書中稟復體察鹽釐情形，籌議辦法，請賜核示一文中所論有前賢制作無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因勢、善習、從俗、便民、平爭、救弊六者，誠治理民事當遵循者耳。此書所錄章程，即當時稟准改歸官辦之原稿，計局卡章程凡八條，鹽行章程凡五條，鹽船章程二條，水販章程六條，亦皆攷浙東鹽政沿革之資料耳。按道光中溫處鹽務因官商交爭，致興大獄，雖情勢與是役異，究由辦理者之未善所致也。

乾隆兩淮鹽法志四十卷卷首一卷 清乾隆十三年木刻本

清王世球纂。世球乾隆間甘泉縣學生員也。按兩淮鹽志始修於康熙三十二年，再修於雍正六年，此志則成於乾隆十三年，署理兩淮鹽政吉慶奏請重輯者也。全書凡四十卷，分門為八，而小目凡四十有五。卷端冠序文、奏稿、凡例、銜名、目錄、繪圖等，卷首列制詔，而歷代制詔亦附焉。先為轉運，記疆界、引目、額派、河渠、配運、掣挈、趲運、緝私、融銷，於是川途之形、掣挈之制載焉。又次為課入，記商課、則課、課目、成本、經費、提綱、奏銷，於是盈縮之數、豐歉之情具焉。又次為場灶，記場界、草蕩、灶丁、煎曬、灶具、亭池、房垣、灶課、社學、范堤，於是燥濕之宜、煎曬之法著焉。又次為職官，記官制、題名、宦蹟、廨署，於是職官備矣。又次為律令，記律文、條例、考成。又次為優恤，記恤商、恤灶。又次為人物、雜誌諸門。若人物之志，雖似與鹽政無與，不得侵之以入鹽法，惟山陜徽歙之業鹺兩淮者，往往世寄其籍，生產於淮地南北諸場，又其土著，故不能以此而為此書之病。殊用之書，亦許鈺所出，有冠圖版，繪製頗精，當出名人之手。前有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兩淮鹽法志五十六卷首四卷 清同治九年揚州書局重刊本

清單渠纂。渠嘉慶間官兩淮試用運判。按兩淮鹽法志，自乾隆十三年鹽政吉慶奏請纂修後，至是已有六十年。此志嘉慶七年鹽政佶山奏請重修者。按乾隆志分綱為八，目四十有五。是志則畧為變通，首制詔，次歷代鹽法源流，次古今鹽議錄要，次圖說，次轉運，次課程，次場灶，次職官，次律令，次優恤，次捐輸，次人物，雜記，分門十有三，各隸子目。其書体例頗為嚴謹，非比新志之排次叢脞，徒富卷帙而已。如舊志通部不列一表，體裁未合，此志創表六，更以歷代鹽法源流著之卷首，此外更錄唐以來僚臣論著之有關得失者，復為古今鹽議錄，均足資研究鹽史者之考鏡也。又如舊志有圖無說，是志各繫之說，而于鹽法加詳，俾覽者得按圖索驥，其他如舊志所畧者詳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正不勝枚舉也。此書除同治九年重刊本外，尚有咸豐原刊本，今所見者為同治刊本，為鹽官方濬頤補刊者，淮南書局印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纂兩浙鹽法備考 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本

清廖壽豐纂。壽豐，嘉定人，字閬齋，晚號止齋，同治十年進士，授編修，累官浙江巡撫。其學以孔孟程朱為宗，熟於史事，兼通句股算經，在浙時政績斐然，尤留意鹽漕水利諸事。兩浙鹽志自嘉慶間阮元續修後，同治間則有浙江巡撫楊昌濬等續纂有備攷十二卷，迄光緒己亥，已二十餘年，因續舊纂要綱，羅奏牘，為他日續修鹽志之采。其目凡五：曰票運，曰綱運，曰復引，曰帑引，曰復地，遂年分類輯錄。按昌濬所輯備攷計凡十二卷，分票運、綱運、復引、復地、收私、竈地、條案等七門，此書則為五門，而帑引一門又為前書所缺，且不分卷數，擬為未成之書也。前有壽豐自序，及劉樹棠、惲祖翼、世杰諸序文。

淮南鹽務憶言 抄本

清董恂撰恂有江北運程楚漕江程鹽務議畧均已著錄此為鹽務議畧之單行抄本其作書之意因當時淮鹽不能暢銷論者均主禁川鹽恂則謂凡事當求諸已欲辦淮鹽仍詳考成法參酌時勢振淹舉廢以漸而進庶可望有起色蓋淮南引岸最廣割數萬引不為少添數萬引不為多況川鹽旺衰無常以後稍衰可不禁自止且川價昂於淮價使淮鹽精潔人亦何樂棄賤食貴現聞川鹽北走漢中南面黔省漸次肅靖亦當自有銷路不必顯與為敵也若川淮相爭勢必辦淮者袒淮辦川者袒川實以讓出私鹽地步於正供民食兩無裨益矣云云今觀董氏之說識平心之論而為理鹽務者當遵循也

光緒增修河東鹽法備覽八卷 清光緒刊本

清河東道江人鏡監修河東掣鹽同知張元鼎纂河東鹽池即古所謂解池也在解州安邑之間廣袤百二十里汾澮襟其東黄河帶其西中條雷首太行諸山環擁前後池泉洑瀠斥鹵充溢冀豫雍梁四千里民食皆取給焉此書所載皆河東鹽事全書凡八卷卷首冠圖凡十六凡例云河東鹽法舊有彙纂便覽鹽志紀恩錄等書或繁或簡未臻美善自乾隆五十四年備覽書成冗者芟闕者補分門别類燦若列眉迨道光十五年觀察但明倫延訂永樂司馬周曾毓彙鹽法諸書續以四十餘年往事依志體自成一書未付梓而解任僅存稿二十四冊今取而採擇之並證以課歸地丁復商全書道光十六年以後無書可稽更蒐羅案牘仍分十二門與備覽無異而條目不同第一卷為鹽池運治職官第二卷為堰渠坐商運商第三卷為引目課額第四卷為律例學校第五卷至第七卷為疏奏第八卷為吉蘭泰鹽務本末及藝文考吉蘭泰鹽務創於嘉慶十二年旋於十七年裁撤

今詳始末於其後宜也前有巡撫衛榮光河東道吳其復序

福建鹺政全書二卷　明天啓刊本

明周昌晉撰昌晉天啓間官福建監察御史兼理鹽法先是天啓間閩鹽法敗壞已極私販雲集昌晉蒞任凡數月頗得其概乃檄所司潔己惠商通引完課嚴容商之玩者禁私販之越既而取鹽志及鹽政檔案與鹽法道林紹明及都運郡邑商榷刪正而成是編分上下二卷目凡二十六上卷為鹽勅鹽律鹽官鹽署鹽產鹽課鹽餉鹽會鹽運鹽引鹽丁鹽界鹽倉鹽船鹽才鹽桶鹽斤鹽秤鹽票下卷為鹽捕鹽籍鹽禁鹽疏鹽議鹽碑於當時鹺政利弊頗為詳悉惟不分門如鹽官題銜之後不記官績並不具全前後居官者姓名蓋專為鹽政而作與他志體例不同也是書前有丁卯昌晉自序末有林紹明後序

（道光）兩廣鹽法志三十五卷卷首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伍長華等纂。長華上元人，字實生，號雲卿，嘉慶進士，歷官滇粵，尤長於鹽鑛諸學，著有雲南銅法志。此書爲其官兩廣鹽運使時奉命纂輯者也。前列兩廣總督鄧廷楨奏，叙述此志緣起頗詳，畧云：兩廣鹽法志自雍正六年奉勅纂修，書成僅有繕本，迨乾隆二十六年始將從前原本附以續定事宜付之剞劂，後並未增輯。道光元年戶部咨令督臣阮元檄運司採輯編纂，旋因調任雲貴總督，未及成書。十三年准戶部以國史館纂修食貨志，咨取兩廣鹽法志，復經前督臣盧坤飭運使設局增輯，分修分校，各有專司。祁貢於上年兼署總督之時，並臣鄧廷楨到任以後，均與運使李振翥悉心商榷，博考旁稽，謹爲志三十有六卷。前有總督李侍堯、巡撫托恩多、總督蘇昌諸人序，卷首繪圖制誥，卷二律令，卷三歷代鹽法考，卷四六省行鹽表及無引鹽斤表，卷五至卷十爲引餉，卷十一至十三爲價羨，卷十四至二十一爲轉運，卷二十二至二十七爲經費，卷二十八爲生息，卷二十九爲捐輸，卷三十至三十三爲職官，卷三十四爲雜記，卷三十五爲鐵志。舊志分類爲十二，茲析爲十四。又粵鹽舊有外志六卷，此志亦分類編例，各門之末附鐵志一卷，雖與別省志異例，然鐵稅徵於運司，誠以鹽之利出於海，鐵之利出於山，兼領鹽鐵，亦古制也。其他如包稅而稅附引餉，鹽倉穀倉附場竈，商籍選舉附職官，傾秤附配運，交盤附奏銷之類，雖可自成一目，但篇幅無多，故於義類相近者酌量附錄，不能病其蕪雜之弊也。

光緒淮北票鹽續畧二編十卷 清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項晉藩纂。晉藩光緒間官兩淮運判。全書凡十卷，首為開綱，次為奏銷，又次為引額、綱掣、疏銷、場竈、緝私、水利、捐輸、書院諸門。自序云：淮北票鹽續一書，前署海州分轉許朗軒太守所編輯也。始於丁未綱，迄於乙丑綱。其間時事多難，章程迭易，迨大難初平，曾文正公考訂鹺法，參酌新章，每綱定運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並經馬端愍公洞悉驗資流弊，捐收巨款，准其環運票販，得以世守為業，衆情騰躍。於是票法犂然，漸臻起色。自丙寅至戊寅，歷辦十餘綱，因時制宜，章程畧有損益，而引額循環悉遵行而勿墜。鹺務已有蒸蒸日上之勢。迨接開己卯綱，左文襄公以承平既久，生齒日繁，默籌國計，不容引課虛懸，遂請增復四十六萬引舊額。在大憲以規復為懷，以課餉為重，實具擘畫苦心。舉行甫及兩綱，適曾宮保節鉞榮涖，籌劃疏銷，奏請每綱仍行原額二十九萬六千餘引，奏定十個月為限，俾副造報而恤商艱。晉藩淮蒙憲恩，重權斯篆，承乏六載，時切冰兢。當受篆之初，正值曾宮太保奏請減引，深愧才庸識淺，頻年無所措施，而於疏積引、提綱分，詳晰力陳，荷蒙鑒納。諸事幸獲稟承，銷市由是漸暢。爰於公餘之暇，檢取丙寅綱以後舊卷，蒐羅成帙，截於丁亥綱止，輯成續畧十卷，分列十門。如開綱、奏銷、水利、捐輸四門，事雖各殊，名仍其舊。引額、綱掣，前編悉備載於開綱門內，今則情形迥異，弊之所在，治法相因，是列二門，俾資考究。關稅以色船為鹽引所需，因附於引額之後。餘則疏銷、場竈、緝私為治鹺之要。書院亦商竈而籍文風所關，而以祀典附之云云。

福建運司志三卷 明嘉靖刊本

林大有撰大有嘉靖間官福建運司此書爲其任内所作也上卷已佚殘存中下卷下卷末有運使童蒙正纂刻是志之後序及大有自跋童氏序云運司志者誌運司鹺政也鹺政興有百數十載之前而誌作於百數十載之後蓋世不窮則及不亟患不至則謀不生閩域鹺政其患其弊雖巡臺曾公按治入閩留心於鹽政創制立法剔弊釐奸沿革興廢厥宜而清戎沈公偕涖臨茲土和濟成政乃命訂運林子大有

纂著運誌以紀謀劃以昭勸懲云云全書分三卷上卷先爲官制次爲公署再次爲里至及戶口事宜中卷爲奏疏及臺臣之奏章有關釐革當時諸弊者悉皆備錄末爲鹽法通制與禁律而以先代臣僚奏章附於首下卷爲題名宦績而殿以藝文今觀其書以官制列於疆域之前雖病於序次之冗冗雜然有明一代誌閩鹽之書頗鮮著述故此書亦彌足珍貴矣

宣統續修河東鹽法備覽二卷 清宣統刊本

清姚楷纂楷安徽績溪人光緒已丑進士宣統間官河東鹽法同知河東鹽法之志乾隆五十四年運使蔣兆奎輯有備覽一書至光緒間鹽法道江人鏡又增修之是志蓋續江志而作爲巡撫寶棻所創修成其事皆爲巡撫丁寶銓江志成於光緒七年是志成於宣統初年距江志蓋有三十年時在清末之期其間鹽政法有改革損益此志俱皆備錄於此可知續增之價值與必要矣全書凡三卷分門爲十二曰

圖考曰鹽池曰運治曰官職曰渠堰曰坐商曰運商曰引目曰課額曰律例曰學校曰奏疏曰藝文子目凡二十有七今觀其書所謂圖考實則有圖無考圖有比例尺人物附入學校而不另列一門似有不當奏疏一門所錄頗爲豐饒占全書之半其他則大致一仍江志之舊也前有巡撫寶棻丁寶銓及鹽法使陳際唐序

河東鹽法備覽十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蔣兆奎撰輯兆奎陝西渭南人由副榜貢生捐教諭三十一年進士歷官鹽漕諸運使官至山西巡撫是書分目十二曰鹽池曰運治曰職官曰巨堰曰生商曰運商曰引目曰課額曰律例曰學校曰奏疏曰藝文自序其書畧云鹽法志成於雍正庚戌越五十餘年而因革損益亦有今昔之不同擬修鹽法備覽就現行之章程參以舊日之記載首以鹽池提其綱也次以運治著其地也有治人始有治法官職所當重也欲治鹽莫先治水渠堰宜急講也由是而種治與轉輸生運交資固缺一不可國計與民食引課兼重亦相因而詳非禁私無以辦公律例應震懾於犯法之先不正德難保厚生學校宜作興於既富之後而且補救因時名目之奏疏功悉可稽文章經世前人之著述言皆有物其立目頗有條理例言稱是志分門十二各以類從每門冠以小序前後次第蟬聯而下以綱統目以目繫綱使十二門如一篇庶免飣餖雜湊之弊誠得手著書體例矣自後纂河東志者大都取法此志

清查餘岱曬鹽案畧不分卷 清光緒七年刊本

書中不著編者名氏亦兩浙鹽署之傳刻本全編彙錄光緒六七年間清查餘姚岱曬鹽案牘紹屬之餘姚石堰定海之岱山衢山舟山各沙塗自兵燹以後每多沙棍增設板片刮滷曬鹽曬板年積年多以致私鹽充斥引滯銷故當事者先後派員清查其中載鹽運使司綱運總局覆鹽院呈有云整頓餘岱即整頓引地之根而嚴辦海巡尤為整頓餘岱之要蓋收買不難難在集資集資不難難在疏銷銷暢則易於轉輸銷滯則涸可立待然則辦收必先辦銷辦銷必先嚴巡巡務得力收效必易數語皆洞中弊竇若生鹺者盡遵而行之固不僅一理一偶之良策也

四川官運鹽案類編十八卷 清光緒年辛己成都刊本

清唐炯輯、炯字中凡、光緒間奉命總辦黔、邊鹽務、按川鹽自道光以前、弊在改邊、而利權操之於商、咸豐以來、弊在改楚、而利權操之於灶、其始病國、其繼病民、私梟數十萬、群起而興之爭、沿江剽奪、所在皆有、蓋百有餘年、官吏紳商因緣為奸、而鹽法遂蹶而不振、光緒三年丁寶楨總督四川、創辦官運、卒以三年始工成、中凡因參預是役、乃取丁戊兩綱案牘類而刻之、以為後來者知所法守之意也、書成於光緒七年、所錄諭旨一卷、奏稿凡二卷、部咨四卷、局詳八卷、院札二卷、局札四卷、局移二卷、院示二卷、局示二卷、末殿以章程一卷、雖皆案牘文、然亦分類排列、要皆川省鹽政實施之狀況、亦為研究地方史者之重要資料耳、

淮鹺紀畧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鉛印本

清杜文瀾撰、文瀾字筱船、浙江秀水人、咸豐間歷權海州通州泰州運判、淮北掣驗同知、官至蘇松太道、同治二年曾國藩試行淮鹽、以文瀾習鹺事、召興所定章程、皆文瀾參預、其書不分卷、先論鹽政原始、次為稅鹽改票、產鹽場務、江運科則、綱額盤鐵、折價官制、成案、末殿以瑣記、解釋鹽政之專門名詞、全書大致詳同兩淮鹽法志之所畧、此書大致亦同、而於各場商事較審、舊無刊本、乃光緒二十九年通州張季直得胡季安舊抄本付翰墨林擺印者、此外尚有淮鹽六弊諸書、皆研究淮鹽者當參考之籍也、

東陽隨筆不分卷 雙梅樓雜著本

清林慶炳撰。慶炳有焚餘偶錄，已著錄。按慶炳官粵十餘載，疊當鹽務公所、清鹺局暨東關督配蘆苞甘竹馬口白坭緝私各差使，勤慎逾恒。歷任鹽司皆器重之，以勞績轉任東陽，振興場務，乃力除弊端，尤於各鹽廠暨緝私廠情形，瞭如指掌。此書即其時所撰，全書不分卷，皆當時之示諭，定章意在嚴禁場中積習，或禁其既往，或儆其將來，語皆洞悉利弊，誠能吏之作，可供志乘之採錄焉。卷末附有天后宫柱聯及留別東陽七律二首，前有葉大煊序及自序。

福建鹽法議一卷 鹿忠節公全集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百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時遼餉絶，廣東金銀花適至，善繼請於尚書借給之，坐降級調用。光宗立，復官，尋改職方，從大學士孫承宗閱視榆關，拓地復城堡，善繼籌劃為多。崇禎初為太常侍少卿，著有四書約說及無欲齋詩，四庫入存目。晚明之際，國家餉邊均取諸鹽利，於是閩地鹽司有增引增課之議，繼善時作官戶部，力駁其非，大致主張永革小票而禁私鹽，額定裝運，速刷引目，並禁請乞而恤土商，尤以當時閩之興、漳、泉三府不食官鹽為非，舉歷代鹽法及當時制度以駁之。書無單行本，附刊於其集中者也。

焚餘偶錄二卷續編一卷 愛梅樓雜著本

清林慶炳撰。慶炳字耀如，光緒間侯官人。博通易義，並潛心許氏說文，以及陰陽數學。屢試不第，當道重其器，互相引援，羅致入幕。著有周易述聞、說文字辨、四書注解述要、焚餘偶錄、東揚隨筆、東甌紀略，合刊稱愛梅樓雜著。此書即雜著之一，為其客延建道府時所作之文稿。上卷為函稿，下卷為致各州縣所擬列條規，或營汛填用線二[illegible]防失誤，暨戒粵俗八則、居家十戒。續編一卷，大都有關鹽務之文，要皆熟悉吏治，通達時務之論。據其自序在粵凡二十年，所積文稿達數千篇，惜其於建安寄時悉被丙丁，此乃集昔時殘稿而成，故名焚餘偶錄也。

粵東鹽法議 鹿忠節公全集本

明鹿善繼撰。此篇則議粵東之鹽法，與福建鹽法議同時所作也。其時粵臣亦有請引增課之議，善繼審勢度機，參考舊鹽法諸書，列舉十四款：曰行鄰引，曰嚴考成，曰重京餉，曰設運司，曰更任職，曰復淮課，曰通海北，曰增埠引，曰繞西運，曰防菜餉，曰索積貯，曰禁私鹽，曰恪魚船，曰正鹽斤。大旨皆取鹽法道僉事李橒之議也。

福建票鹽志畧二卷 清同治五年刊本

清吳大廷輯。大廷同治間官福建鹽法道。閩鹽自乾隆以後迭有更置，至同治間鹽法之敝壞已極。大廷遂稟請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准改行票運，課耗驟並徵。此書即為其使鹽法道時之文牘章程彙集而成，而於改行票鹽規制臚敘尤詳。全書不分卷數，按年編次。書成於同治五年，不但可供研究鹽務者之参鏡，亦可備修志之采也。

東關紀畧二卷 愛梅樓雜著本

清林慶炳撰。慶炳有東場隨筆及鼓餘偶錄，均已著錄。此亦其所刊愛梅樓雜著之一，乃由東關督配調辦公所事務時所作。先是粵省東關濟河私鹽，當事者講求鹺務，乃先將省河東關力除弊竇，次及六門暨西北兩江各要隘，於是省河風清弊絕。炳慶始終參預其役，後以新定條例章程頗為不甚，乃體察商情，並披閱公牘，擇其要者而錄之，輯為是編。於指引定餉、辨掉緝私以及省河六門情形，莫不潛心考究，刪繁就簡，集成二卷。蓋係在東關所著，非徒關東關配運之事。前有丁愁序及自序，末有陳兆崧跋。今觀其書，雖為案牘之文，然亦綱擧目張，有條而不紊，洵足備考粵東鹽法者之典要矣。

六櫃運通不分卷 清刊本

清佚名輯。亦粵省鹽署之刊本。全書皆嘉慶間兩廣總督吴熊光等奏請重定粵鹽價格之奏章及引商稟呈文稿，雖皆案牘之文，亦可補兩廣鹽志之不足。所謂六櫃者，即廣肇惠潮高廉六府也。

淮北三場利弊說略不分卷 清石印本

清毓昌撰。昌事蹟未詳。今觀其書，大致為其官兩淮時奉命勘查鹽務所上之條陳也。所謂淮北三場，即臨興場、板浦場、中正場。其書先論各場情形，次為商灶，末為臆說，以其勘查所得，詳陳應興應革之點。大致主張淮北鹽場宜分清界限，各專責成，宜就各場開闢大港，宜添設分場，以專責成，宜改船運而興路政，西垣宜設公場，宜加運以補淮南不足，宜就各圩緝私，各處宜設官場，皆為久歷鹽政實地所得之論。自跋云：其書於舊章稍有損益，應不干大部之駁詰，而於無可設法之中生出無數之金錢，用入勿疑，假以權事，每年不多二三百萬兩，吾不信也。留運商有餘之地，使之捆載而去，公家不勞，大利畢集，謹肓愚忱，以備採納馬云云。其所著尚有淮北三場各垣產數表及淮北三場池圩圖，圖雖為舊法測繪，然亦大略無訛，亦論淮北鹽務者當參考之資料也。

淮鹺六弊一卷 清海州初刊本

清杜文瀾撰文瀾有淮鹽紀畧一卷已著錄是編大致論淮鹽之弊凡六一場商亭繳太多之弊二各場鹽色朦混之弊三各場虛報堆鹽之弊四運商不問奏銷之弊五清堆提售之弊六緝私不能扼要之弊諸語皆實地親歷鹽政所得之論且有洞中時弊清鹽法志則著錄其文而入名論

訂正鹽志說帖不分卷 抄本

清景賢纂賢事蹟未詳未有說帖一扣詳述作書大意畧稱其往年奉派纂修鹽法心知舊例墜壞頗思更定詳明旋以牽掣齟語未能發議僅檢本司檔案除不應入例之欵外擬增四十餘條猶因去取消嚴大拂同官之意又以官書未善乃將舊例七卷補注成篇擬錄通例為一冊職掌考成駁商防私統馬錄長蘆等九省專例為各一冊陝甘等省附焉首冠欽定鹽例釋以鹽志畧諸書後引現行成案為證再加按語以申明仿私家載記之體乃長蘆一冊甫經草創成規兵火紛拏原稿遂多散佚復整理舊檔悉仍原例以通例總為一卷長蘆九省釐為六卷云云今按其書僅存通例一冊依說帖中所稱尚缺長蘆諸省鹽法六卷知為殘缺之本而為戶部纂修鹽法之未成稿也書中所錄職銜都為光宣間官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鹽務略說不分卷 抄本

清董恂撰、恂有江北運程、楚漕江程、均已著錄、此書為其官鹽運使時所著也、全書凡六篇、大致皆論兩淮山東河東四川雲南諸區域之鹽務、其論兩淮鹽務、要皆切中時弊、大致云、大論兩淮所抽之厘數、較課額所差無幾、而計兩淮所銷之鹽數、較引額不過十分之三、重於抽厘、疏於防私、以為一時權宜則可矣、若欲行諸久遠、恐弊有不可勝言者、平時鹽價官私相去數錢、鹽法猶以淨為要、兩淮之官私相去數十錢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未審當事有將何術以善其後也、大淨私者必先於場、成法具在、而人病其太繁、抑又何哉云云、書為紅格抄本、為北京圖書館所藏、前無序目、然所論皆咸豐間之鹽務、擬為董氏私議鹽務之存稿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丁年攷一卷

清沈家本撰、家本有鹽法攷、已著錄、是篇攷歷代法律之確定成年人之歲數也、起自周禮、迄於近代、大旨謂各國學說以舊說為腐、而別為之說、曰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習、使為善良之民、此實明刑弼教之義也、其說非不正大、然此教之之意、已包涵於相長相强之中、新義仍古義也、況未成年所貴乎教者、正以其識慮之未充渴、而是非或有未當也、則二義實一義、按家本攷論刑法之書、除此書外、尚有刑法總攷四卷、分攷十七卷、赦攷十二卷、律令九卷、獄攷一卷、刑具攷一卷、行刑之制一卷、死刑之數一卷、唐死罪總類一卷、充軍攷一卷、律目攷一卷、漢律摭遺二十二卷、明律目箋三卷、明大誥峻令考一卷、歷代刑官考一卷、都十五種、凡七十九卷、亦皆攷歷代刑律者、當流覽者也、

吉林官運總局續定整頓鹽務章程 刊本

是編係吉林官運局所定分章備列條目大旨裁撤各屬分銷局屏除官派以全營業性質撤退總商發還押岸銀兩以除壟斷居奇之弊改爲民銷發給執照聽其所之以去本郡邑岸私隔禁其變通辦法自稱爲民起見然官收民銷必須設立鹽倉故陸運有九處海運有八處採運鹽倉有五處末附緝私權限籌畫頗爲詳晰

鹾言一卷 海州刊本

清謝元淮撰元淮字默卿湖北松滋人咸豐十六年官海州分司運判旋擢南掣同知官至廣西鹽法道時鹽政陸建瀛改行票法元淮始終南北改票之役著前後鹾言四十四章專紀其事

整頓淮鹺案一冊 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是編所載係光緒三十三年鹽院派員清查兩淮鹺弊首錄札文稟稿次錄清摺末錄查呂四鹽業公司情形各文件其中查通泰海三屬各場興廢利弊及整頓辦法最爲詳切至呂四鹽業公司以新法製鹽三種較舊法爲精美惟成本太昂苦無出路因之停製蓋一時驟言改革固非易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浙省鹽務變通章程二冊 道光年刊本

是編彙錄道光二十九年及三十年章奏公牘時以兩浙綱引滯銷酌議減價又籌變通辦法奏請加斤減則裁費緝私以紓商困而裕帑項先後奏准所云變通僅此兩事而已

鹽法攷一卷 沈寄簃遺書本

沈家本撰家本字子敦吳興人光宣間官至司法大臣精律例之學著述頗富此書為歷代刑法之一也起自周禮而迄於元代並各有攷論大旨謂歷代之鹽法以五季立法最為嚴厲私鹽不計斤兩唐宋皆以斤兩定罪之輕重自屬平允元法不計斤兩一概徒二年明律因之而又加重是私鹽一斤以下者亦擬徒沒產未免重矣然元法較五季之法已為平恕未可遽議其非明因元律而罪多加重則又過矣實為精於律例者之至理名言也

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一卷 刊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改知州發江蘇時陶澍督兩江延與論鹺務作淮北票鹽記及籌鹺篇上之此編自序云從來鹽有緝場私之無緝鄰私之法也鄰私惟有減價敵之而已減價之法要在先減輕其成本而已其書大旨如此

歷代黃河移徙圖一冊 彩繪本

是圖不錄著者名氏，亦不冠圖名，繪歷代黃河改道之沿革，凡二十有五幅，首列總圖一，於禹一，於東漢二，於魏晉一，於前五代各一，於唐二，於宋四，於元二，於明十，圖之第一頁署補勤氏藏，即清人陳錦，字晝則，署大明萬曆末年八月五彩墨筆繪測歷代至明地圖，係光啟測繪，考之光啟本傳與年譜，以及文集諸作，均無此圖之著錄，據盛康所輯之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零八）陳錦張秋草次荅蕭叔平治河書中，曾引此圖，而稱此圖為河流沿革圖，凡二十有九幅，並謂得之河弁之手，評論是圖較禹貢錐指所載特詳，亦不知是圖製作時期，且不稱為徐光啟所著，可見此圖稱光啟所作者，為藏書家游戲之筆也，但考其總圖，尚為咸豐五年以前之河道形勢，而圖亦僅繪至明代為止，行省制度亦從康熙以前之輿圖，如湖廣、江南等是，由此可知此圖之製作時期，則至少亦在康熙朝以前也。

歷代輿地沿革圖 清刊本

此圖不錄著者名氏，亦不冠圖名，今名據北京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所增之名稱，僅存禹貢職方春秋戰國前後漢及三國晉南宋南齊各代輿圖，其圖繪法大致與六嚴沿革圖相似，用兩色套印，惟不如六氏圖考訂精詳，且圖版亦模糊不清，末附有表，錄各代郡縣總數，亦只存自北魏而至明代，其南齊以後各圖及北魏以前各表，均付缺如，可知此圖實為一殘本，非全帙也。

歷代輿地圖（三十四冊）清刊本（自光緒三十年至宣統三年陸續刊行）

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壬戌舉人，選黃州府儒學教授，官舍與東坡雪堂鄰，自號鄰蘇。嘗隨香山何如璋使日本，作日本訪書志。張之洞總督湖廣，聘主兩湖書院、勤成、存古兩學堂講席，充通志局編纂，奏保內閣中書。生平長於目錄、版本、金石諸學，尤精於地理考證，著述頗豐，為晚清著名之地理學家。嘗以歷代地志向無圖，讀者不易得其要領，有補繪者多紕繆百出，不足當以參考，乃博覽群籍，考定方位里數，正誤補缺，而著斯圖。全圖不分卷，分訂三十四冊。先為歷代輿地沿革總圖，次為歷代之沿革，起自春秋，迄於明代，凡四十四圖。各圖大致皆以胡林翼一統輿圖為底本，兩色套印，以示今古地名之區別，而千百年前之疆域沿革形勝、塗要，讀此圖則可瞭如指掌矣。誠晚清地理學家之絕大貢獻。其圖始於同治間，完成於光緒三十四年，自光緒三十年起陸續刊行，至宣統三年始畢工，誠鉅製矣。

直隸通省輿圖（一冊）清同治元年刊本

此圖為保定府知府徐志導編製。圖創於咸豐九年，成於同治元年。徐氏自識其圖，謂其時直督以徵兵運餉、防堵緝捕、解犯勘災諸政務，應繪通省輿圖，以稽道里，以劃邊界，命志承理其事，遂參以李兆洛一統圖及方觀承義倉圖等，共成圖二十二幅。首列總圖一幅，以挈其綱，晰各府廳直隸州分圖，以昭其詳。有河道圖，以明水路，有海口全圖，以備海防。每圖均以開方計里，至其所論直省五大河水利，語均中切，大旨主張疏濬五河，開發農田，誠為利國便民之論也。

山東路程圖 清刊本

清官刊本。圖凡十一冊，自劉智廟起至江蘇境交界止，皆為山東運河沿岸之地。每圖之後附有縣境所屬之一切說明，舉凡建置之沿革、縣城之形勢，以及交通山川古蹟名勝，均擇要錄之。沿運河迤邐以南，沿途行宮歷落不絕，咸標註分明。又自北徂南，州縣村鎮相距里數，亦詳為記錄。其有穿越御路之通途，則別為硃簽識之。疑此為清帝南巡經歷山東之路程，其至泮池而止，則又極類專為祀孔而圖之者。推此乃清帝巡幸所圖路程，當無大謬。至首圖自劉智廟至思泉而下，即為自李六店至晏子祠，以其他各冊互相接連者證之，其間似有缺佚，固非完本矣。

輿圖畫方 一卷 清康熙壬午年原稿本

清畢士望編製。士望，康熙間休寧人，事蹟未詳。按其圖自序稱，據元人朱思本廣輿圖改繪，但內容則與明羅洪先氏改本相同，多明代事實，殆據改本繪者。全圖繪各省分圖凡十有五幅，末為古今形勝圖一幅，以考歷代兵要險夷之地。然亦掛一漏萬，故無甚精要。至於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諸外藩地方，其時未入版圖，故不列入。圖各畫方，每方均以百里計。康熙壬午年所繪成者，蓋畢氏之原稿也。

湖北郡邑道里圖不分卷 清乾隆三十年刊本

清朱椿編製、椿字大年、號性齋、江蘇婁縣人、由監生捐納通判、効力江南塘工、工竣、議湖北荆州同知、乾隆二十八年補湖北全省驛傳鹽法道、其後累有升遷、官至廣西巡撫、是書為其官湖北鹽法道時、取前任鹽使石禮嘉舊圖、詳加綜合而彙編之、首以總圖、繼之以郡邑諸圖、除總圖外、各圖均非通常地圖、繪法實為簡明之路程圖表、蓋其因經理郵政而刊、考於四至道里、考之尤詳、前有乾隆二十五年長白石禮嘉原序、及乾隆三十年朱椿自序、由此可知原圖成於乾隆二十五年也

廣輿圖二卷 清嘉慶四年翻刻明萬曆刻本

明羅洪先撰、洪先字達夫、號念庵、吉水人、嘉靖進士、授修撰、即請告歸、嘗考觀圖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術、靡不精研、隆慶初卒、嘗以當時輿圖疏密失準、遠近錯誤、偶得元人朱思本圖、於是志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於數十、其沿革統馭不可盡載者、而附以表、積十年而成斯圖、全圖分為二卷、上卷先列輿地總圖、次為兩直隸十三布政使圖、下卷為九邊諸鎮河漕海運四夷諸圖、其圖均開方計里、不但山川險夷言之甚詳、且於明中葉之建置沿革、統隸分轄、藩封衛所之制、兵馬芻糧、阨塞戶口貢賦之數、列眉指掌、於疇芋區、詳而有法、足補史地理職官食貨兵志所未及也、故明代輿圖、大都本此、原圖除朱思本序及羅氏自序外、尚有嘉靖辛酉（四十年）胡松及徐九皋序各一、嘉靖丙寅（四十五年）霍冀韓君恩序各一、最後為萬曆己卯（七年）錢岱重刻廣輿圖序、胡序云、佐余意程梓辦費、是正讎校、則武進左子丞勞多矣、韓序又云、念庵

羅先生考訂增定、從兩廣之家藏未傳、家宰我柏泉夫子刊佈著論、始傳於浙、猶歎未廣、夫子以恩爲門下士、付刊本命翻刻焉、可知此圖最先由胡松刊行、繼而韓君恩又翻刻、至萬曆錢岱已屬第三次之刊行本矣、今所見者、都爲清嘉慶間章學濂之翻刻本、明本固已罕見、又此圖中之流球日本二圖、爲胡松刊布時所增、蓋胡氏序文中固已言及、而卷末尚有華夷圖一、朝鮮圖後之東南海夷圖、及西南海夷圖、羅氏序目中均未曾述及、則不知爲何時刊刻者所增補也、

廣輿考二冊 明萬曆刊本

此書不錄作者名氏、僅存下半冊、九邊各鎮四夷河漕海運馬政諸圖、各圖均有畫方計里、並附表說、末有論文十八篇、大都皆議時政要害之文、其書雖不以圖名、而實具輿圖之規模、卷末有跋亦不全、不見作者姓名、但知爲編者之子、今觀其圖、雖無廣輿圖之朱序羅序、而其以朱圖爲根據之痕跡仍存、除全書編次與輿圖之體制與朱圖相似外、即九邊圖中所附建置表格亦幾乎完全相同、今據內藤氏「地理學家朱思本」文中、言及萬曆三十二年汪作舟刊廣輿考、當即是書、但不知刊此書者是否即編者耳、查天一閣書目（羅振玉氏玉簡齋叢書本）著字號廚有廣輿考二本、殆亦即此書也、

萬里海防圖一長株 清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是圖不著撰者名氏、所繪起自廣東、歷福建、浙江、江南、直隸、而迄於遼東、計程八千五百餘里。圖有畫方而不計里、設色彩印、至其所繪沿海形勢、以及海防建置、均為明代制度、而與鄭若曾之海防圖、畧有不同、可知是圖雖非清人作品、而其成圖時期、當在明末以前也。圖末署有「道光二十三年春三月仁和秋舫朱子庚摹刻板存甘泉署中」、知是圖為朱氏所刊者矣、

地圖綜要三卷 明崇禎刊本

明吳學儼、朱紹本、朱國達、朱國幹仝撰、學儼等事蹟未詳、卷首有崇禎癸未（十六年）臨川李茹春序、其後即為紹本、國達序各一、繼則為學儼凡例、吏例、參閱姓名凡一百十餘名、凡例中有云、予偕友人矢志天官地誌、考鏡全史興廢、原委、意欲博綜三圖勒成一書、今據其圖內容、所謂欲博綜三圖者、即採自羅氏廣輿圖、桂萼輿地圖、許論九邊圖論、按李序僅言此圖作者僅及紹本、而道光徽州府志藝文志、則記學儼、紹本編、清入禁書目亦僅作紹本耳、全書凡三卷、先為總卷、大旨記全國道里、山水及形勢要害等總圖考、次為內卷、記兩京十三省分圖誌、每京或省之首、為建置總數、次為分里圖及分界圖各一、再次為各府州縣志、最後為總論及事宜、所謂分里圖即以每方百里為比率之圖、分界圖均不畫方、且甚簡畧、四周約註某府周界而已、各府州縣志、亂以雜誌名山大川、土產、名宦、流寓、人物、土產、古蹟、關隘諸次目、雖所記不詳、亦可謂末於大本、而輿圖反若附錄矣、

又次為外卷、記江防黃河河漕海運海防九邊四夷諸圖說、其中江防特較前人著作為詳、蓋例言中有云、我國家懷柔宸疊、中外帖靖、故江防無事、間有記錄、亦祇詳自潯陽以下、周閱華竊、今渠魁抗行、震窺關洛、自荊襄而抵蘄黃、三流志稱要害、茲遠採前史、博綜吳宋綢繆之策、較之往牒、當為獨周、是可見此圖之獨勝於前修者、亦應時勢之需要、圖則成於明崇禎間、採輯頗稱完備、記錄山川道里形勢亦甚詳盡、可補史志之不足也。

輿圖備考十八卷 清順治刊本

清潘光祖彙輯、李雲翔參訂、光祖字廣文、明末閩中人、事蹟未詳、是圖詳名為彙輯輿圖備考、卷首有順治七年李長庚序、次為崇禎癸酉(六年)宗敦一序、及李為霖序、今參以為霖之序、始知是書成於潘光祖、至順治間經為霖以光祖原稿增輯始刊行者也、全書凡十八卷、卷一為圖、卷二為總考說、卷三至十七為南北兩直隸及十三省志、卷十八為四夷、凡例稱其書以一統志止載郡之沿革而稅額屯田不載、及嘉隆以後之征討更置郡縣俱未及錄、此則以一統志為主、而參以諸書、採其有關於民事、及當時之更置志為載入、故此書雖名為輿圖、不如稱地志較為合適、且省志中所載、除記山川物產屯田鹽政及古蹟祠廟寺觀陵墓等事外、更雜記名宦列女仙釋諸端、實俱方志與一統志之體裁也、目錄之後並附未錄諸書目錄凡二十九種、多為明人著述、其第一卷之圖除總輿圖、南北直隸十三省、及黃河漕運海防九邊諸圖、皆為一般輿圖所常有者外、其中更有夏為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圖及璇璣圖各一。而諸圖之首，則冠以天文經度圖二。均為通常輿圖所無。至於南北直隸及十三省等圖，雖均未畫方，但其形式與廣輿圖無大差異，故不能斷為與朱圖無間接關係也。

皇輿全圖不分卷 清同治刊本

清鄒伯奇製。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同治間南海縣諸生。精於天文曆算，萃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為粵中名儒。時郭松濤撫粵，以伯奇專精數學，特薦於朝，請置同文館，以資討論。而伯奇澹於利祿，堅以疾辭，家居養母。卒於同治八年。著有歷代地圖、測量備要、乘方捷術諸書。又以世傳輿圖，均以天度畫方，不合地球弧面法，因之邊地竟成斜方形，既非數理，又失地勢。蓋地圖當以經緯度為準，乃據董方立輿圖，參西人渾蓋儀法而作斯圖。每格之緯度，均無盈縮，而經度則漸狹，相視皆為半徑與餘弦之比例。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顙之形。全圖共六十六幅，首冠總圖一幅，合訂一冊。分圖兩橫線相距為二百里。圖例亦甚鮮明，所載山川形勢，亦頗詳盡。蓋（前有自序備其圖成）不錄府廳州縣之名，凡村鎮要塞，亦皆俱備也。於道光甲辰年，末有其門人馮瑞光跋。光驥、惟康圖所劃州縣，仍本董圖。其時黃河亦已改流，經長垣東明至利津入海，亦依董圖並未改易。由此可知僅以董圖

加以整理、並未增訂、畧變更其繪法而已、

南疆勘界日記圖說不分卷 抄本

沙克都林札布岱筱羅氏撰、氏爲滿洲正白旗人、咸豐六年承襲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同光間隨同都興阿等轉戰陝甘新疆直隸奉天各省、屢立戰功、官至領隊大臣、參贊大臣、副都統、於旗務邊務均能認真整頓、是圖爲光緒八年時、於經定事次奉命勘分新疆南路邊界之日記也、自序稱其圖自光緒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止每日行程

觧事、就其大畧梗概、公餘之暇、筆記數言、兼嚮繪圖員日繪一圖而成斯篇、全圖並不分卷次、圖爲主體設色彩繪者、所繪皆其勘界經歷之地之山川形勢等、而不註道里、或當時邊徼之地缺乏輿圖之參考歟、至於其每日記錄、不僅記沿界之山川道里界址牌博等、且兼及山中之天時、物產、地方之興替、世傳之遺蹟、俱有記錄、蓋皆爲其耳目所及筆之於書者、均實地所得之資料、實可補史志之不足也、卷首列有中俄兩國地名呼音異同表、及光緒八九二年南疆分界路程總單、今所見者爲一傳抄本、有無刻本未能

詳也、

內府輿地全圖 清康熙刊本

是圖不著名稱、今據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也編名之、此取著名藏書家大都名之以內府輿地圖、不知有何所據、前列總圖、次為各省圖、每省先列省之總圖、而繪以府州並及邊鎮衛所諸圖、共凡二百二十二圖、前後並無序跋、亦無著者名氏、更無刊梓年月、惟其製繪之精密、位置之準確、殊亞內府銅版諸圖以上、今觀圖之內容、蓋成於盛清初葉、沿明季年舊製作者、而君事搞定、據所列盛京全圖、括有全遼、而亦別列熱河全圖、熱河者、古濡水、亦曰武列水、其境實屬明圖、按漢曰武列、曰濡、曰熱、蓋為音切轉、乃一名也、後若陝西全圖、而括有今甘肅、湖廣全圖、而綜有今兩湖、江南全圖、而統今安徽江蘇二省、考明置陝西布政使司、並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甘州、清復析置甘肅省治、與陝西分立、明置湖廣廣東廣西三布政使司、實析由元湖廣行中書省所統兩湖兩廣地、而為之省、清復析置湖南湖北二省、化盡湖廣境域為四省、又清初置江南省、轄今安徽江蘇二

省地。上治明南直隸境，統有全江下游南北故界。後康熙間改直安徽江蘇二省。凡此皆仍未分載，此在清初也明矣。即以此圖所列今山西虞鄉縣治，猶為虞鄉鎮。考虞鄉直縣，於清雍正八年，則此為雍正以前製圖尤明矣。圖為開化紙刊本，刊刻精細，實足供吾人徵古之資，讀史之佐也。

輿地總圖 抄本 二冊

此圖不錄著者名氏，但其圖內容不僅為朱思本系統下之地圖，且疑即由羅氏廣輿圖增刪而成。蓋其圖均以硃絲欄畫方圖式，及數目略同，惟缺華夷總圖及日本流球三圖。各圖所附建置表格，亦大體相似，但不附桂萼圖敘及許論九邊論耳。每圖兩旁多有附註，大抵記述山水為主，是為羅圖所無。而間有引羅氏語。按嘉慶章學濂刊行之廣輿圖，章氏序稱嘗讀無錫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其圖最善，而傳鈔家多有書無圖，以為難遘。近讀此圖，始知景范本於合庵，但增山水考註耳。今據章氏所稱，而與此圖與方輿紀要之輿圖要覽校對，僅文字略有不同，故擬為顧氏所作，而為紀要未刊刻時之傳抄本耳。否則殆即是顧氏採取此圖而附刊於方輿紀要者也。此圖並不少見，坊間亦往往有之。北京圖書館藏有兩部，均不分卷，一為四冊，一為二冊。今據圖之內容，分訂二冊者較為合體，蓋上冊為總圖及各省輿圖，下冊為九邊諸鎮以及河漕海運四夷諸圖，圖中文字頗多

訛誤擬爲傳鈔者之誤。季滄葦書目有精抄本輿地圖一冊，不知即是此圖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甘肅邊疆圖不分卷 舊抄本

此圖不著繪者名氏，亦不冠圖名，前後并無序跋，今名據國立北京圖書館中文輿圖目錄所錄。圖版模糊不清，且甚簡陋，圖自古浪城起，僅至高清堡止，至於徼堡之建置，尚是明末制度，殆非完本也。

沿海全圖一卷圖說一卷 清刊本

清陳倫炯製。倫炯字次安，福建同安人。父昂，本以販洋爲業，康熙二十一年從靖海侯平定台灣，復又使搜捕餘黨，出入東西洋五年，叙功授職，官至廣東副都統。倫炯少從其父，熟悉海道形勢，及襲父蔭，發往福建以參將用，授台灣總兵，歷江南蘇松狼山總兵，擢浙江提督，蓋皆濱海之地，故能詳察海疆形勢也。此圖爲陳氏海國見聞錄之單行刊本，前列四海總圖，次爲沿海全圖，末爲台灣諸圖，舉凡沿海山川之形勢，砂礁島嶼之遠近，皆匯舉無遺。末有沿海大勢一卷，不著撰者名氏，其爲後賢增輯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南省圖一卷 清同治五年刊本

此圖爲河南巡撫李鶴年所修，而任此圖編製者爲劉絢。絢字子度，同治間隨鶴年宦豫中，前有鶴年序，畧謂同治五年，予持節豫州，以豫中舊圖之疏漏，因爲之定其體例，檄州縣吏各以其地之圖進，俾劉令絢任校讎之事，往返駁正，歷二三期，而圖始就，全圖總爲一幅，仿內府圖例，分切七條，合爲一卷，並有開方計里，每方格爲二十里，至其所繪，不但僅及郡邑城鎮，而於山川之形勢，道里遠近，考訂尤爲詳確。如胡林翼輿圖，合淮源於灃源，使江淮河漢四瀆爲一，是圖均有所正之，故以之校志書諸圖，完備多矣。首列總圖，實爲是圖之目錄也。

肇慶府屬基圍圖一冊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清王東恩修、東恩華陽人，光緒間官肇慶府知府。按肇慶府屬地當西江北江之衝，屢以江水盛漲為災，尤以高要高明四會鶴山四邑為害尤鉅，民皆作基圍以防水，是圖即繪各縣基圍之形勢，並詳究利弊著之於圖。前有東恩自序，稱任是圖測繪者為羅博士照滄及其弟子陳慶濤潘文番等。凡例則稱其圖以基圍為重，故山水村莊等近基圍者較詳，遠基圍者則從畧，先為總圖，系以各縣基圍總圖，並分繪各圍之分圖，各圖均有計里，極為精詳。圖例亦甚顯明，不但可供研究水利者之參考，亦志書可取之資料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道圖說便覽一卷 清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直隸布政使裕長編製。是圖成於光緒十六年，記清帝祇謁東陵之經過道路工事圖也。前有裕長自序，稱是編刊自道光十九年，距是書之成已越五十二年，歲時寖久，地勢改移，路情均有變更，舊本所載已難依據，徒有紀畧之名，而無徵信之實，乃令工員悉心講求，逐段繪圖，覩便紀載，並考訂舊本，參酌同異，編輯而成斯篇。前列東道全圖，共凡三十四幅，並按照當時新增道段銓次甲乙，繪列卷首，而附以道段說畧，記沿途之工事，以及各縣承辦道差之情形，雖為官刊之籍，亦研究昔時帝王巡幸之典制者，當深覽之籍也。按清帝祇謁東陵駐蹕行宮之地有四，曰燕郊，曰白澗，曰桃花寺，曰隆福寺。臨幸之州縣有五，自大興而通州而三河而薊州而遵化，計程二百四十里。

江蘇全省輿圖併說二十五冊 清同治間刊本

清丁日昌等修、沈善登等纂、顧澐等測繪、先是同治二年、清廷詔行各省纂修輿圖、時曾國藩總督兩江、乃設局纂繪、延善登主纂是圖、而從事測繪者為顧澐諸人、但是圖雖創自國藩、而繼其事者為郭柏蔭、王曉蓮諸督撫、觀其成者則為丁日昌、而杜文瀾為之付梓焉、經始於癸亥、蒇事戊辰、計全圖共為凡四十二幅、先為蘇松常鎮太屬總散各圖及太湖全圖、体例皆遵康乾兩朝所頒輿圖格式、仿照裴氏地圖六體之意、而參以泰西測繪之法、畫方計里、總圖為二十里方、府州郡圖為五里方、縣圖為二里半方、舉凡郡縣建置之沿革、山川之形勢、交通營汛、堡岩河流、湖港海防、水利悉俱載、是為圖之羽翼、末附表凡五、曰北極道里表、曰疆域表、曰各府州幹路清冊、曰海塘江岸黃浦太湖清冊、共凡十卷、圖中復詳論江蘇水利之今昔異同者、於耿橘單鍔郟亶諸人之說多有論正、然亦不免有失、蓋未能遍覽志書之弊也、至其圖所以不註經緯、凡例中固言其每圖所繪廣袤不過四五百里、占度甚少、而伸幅基寬、若註以度係則界限太踈、若詳細分抄、則又纖毫難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疆輿圖風土攷五卷 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清尼瑪查七十一春園氏撰。春園氏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據其自序，知是書為其官新疆時所作，時在乾隆四十二年也。全書門目凡五：曰新疆紀畧，曰外藩列傳，曰西陲紀事本末，曰回疆風土記，曰軍台道里表。卷首則列輿圖，詳注道里之遠近。惟所記回疆風土，得諸目覩，多資考證。雖以羅卜淖爾為星宿海，蘇勒河為疏勒，偶而疏偽，不為詬病。其外藩列傳，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歲時朝貢，土爾扈特和碩特之屬，耳目較近，紀載亦詳。至述葱嶺以西各國，則妄誕傳聞，十僞七八。如控噶爾之荒唐，退木爾沙之謬妄，愛烏罕誤為敖罕，波斯誤為痕克，謂俄羅斯一姓相傳，不知閱幾千年，屢敗之於控噶爾，播首稱臣之烏有之事，孟浪之誤，蓋亦糾不勝糾也。此書刊本頗多，但書名往往均不一致，除此名外，尚有西域見聞錄、新疆紀畧、異域瑣談、西域瑣志、西域記、新疆外藩紀畧諸名，不下十條，種而內容實相當同，由此可見乾隆朝頗流行此書也。

大清中外一統輿圖三十一卷卷首一卷 清同治二年湖北撫署刊本

此圖為胡林翼創修，而終其事者為巡撫嚴樹森。近代地學家嘗以胡林翼輿圖名之。全圖以南北四百里為一卷，卷容兩緯度，自北而南，上下相屬，共分訂三十一卷。卷首先列清乾隆帝之御製皇輿圖詩，次為湖廣總督序，及樹森自序，又次為凡例目錄，又次為總圖及東西兩半球圖，末又為樹森之跋。並畧記圖之作例，樹表稱此圖本康熙乾隆內府輿圖，初任此圖之編輯者為新化鄒子翼世詒、晏圭齋啟鎮，繼之者為黃安李小軒廷簫、江寧汪梅邨士鐸，全圖所繪，北抵俄羅斯北海，東至日本琉球，西至地中海，不僅記府廳州縣之名，而關塞要害俱皆備錄。其圖所列地名，斷自同治二年。至於其圖之繪法，大致遵內府輿圖之定式，採用梯形投影，而強加以計里開方，方皆百里，雖病於新舊雜糅，亦當時調濟新舊學術之意也。是圖亦為清末地學界之一大巨作，當時頗多流行，即近代輿圖往往尚有以其圖為藍本者，由

此可見當時學者對其圖若何重視矣、惜於邊徼之地、尚欠詳盡、然當時交通阻塞、且鮮記載邊徼之圖籍可供參考、誠不足以為此書之病也、

直省分道屬境歌畧并圖不分卷 清光緒辛丑刊本

清潘清蔭撰、清蔭事蹟未詳、全書先列總圖一、各省區圖二十有二、圖註經緯、各附以歌詞、清蔭自跋其圖云右歌二十三首、乃甲午乙未間課兒時作、頃見蔣氏升所撰直省府廳州縣歌括凡二百八十四首、為文萬有五百、竊謂課蒙以簡要為尚、此編述各道所屬府及直廳州、而畧其餘、欲學僮粗明梗概、文視蔣本尚不逮十之一、意主簡要故也、且此為小學初級、由畧求詳自循進功有序、特縮摹鄂局分省各圖列於左、俾誦覽得兩便焉、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廣東圖說九十二卷卷首一卷附廣東二十三卷　清同治刊本

清瑞麟等修、王宗燕等編、鄒伯奇等繪圖。瑞麟姓葉赫那喇氏，滿州正藍旗人。道光間由生員累擢內閣學士；咸豐間洪楊軍起，瑞麟擒賊有功；同治間授兩廣總督，在粵十年，頗多政績，官至文華閣大學士，卒謚文莊。此圖為其官粵時，有旨命疆臣進繪圖冊，乃延聘宗燕等設局纂輯，採取粵省志書，詳加考核，並彙集當時文武各屬繪圖，互為校勘，而成斯篇。全書凡九十二卷。卷首列圖說之告成、纂修次序，為編繪圖說之職名，又次為凡例及總目。為圖凡一百有二幅，並各附以說，先為省圖，次為直隸府廳圖，每府廳則系以州縣散圖。其凡例有云：其圖大致均仿康乾兩朝之一統圖例，圖說所載亦甚詳明，舉凡險易道路、墟市、營汛、鹽官、關津、祠廟、古蹟、泉石、鹽田、界至，咸臚舉無遺，頗似清一統志之體例。末附廣東圖，乃以一全幅之圖橫截為二十三卷，直分為二十三行，訂為書篇之式，可以分合，前列總圖，以代目錄，檢閱頗為便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越全界之圖不分卷　清光緒刊本

清蔡希邠製。希邠，新建人。光緒間官廣西太平思順兵備道，補南關監督。此圖成於光緒十九年，為其前後會勘越界所得之輿圖，故中越圖界分滇越、桂越、粵越三段。是圖雖名中越全界之圖，而所繪則僅及廣西之東西二路。東路自吞侖山起，至平而關止；西路自平而關起，至各達村。合共中尺一千九百零一里。上列廣西，下列越南，中繫以界。分繪圖五十三方，雖無今圖精確，而於沿界山川形勢、界牌、關卡、隘口、礮台、營壘之建置，以及內外村堡、道路之交錯，均臚舉無遺；惜高山大嶺之名，未能一一詳注，殊為此圖缺點也。其圖雖為清季繪圖，然欲考中越國界之沿革者，讀之亦可瞭如指掌矣。

雲南騰永龍順思普沿邊圖一卷 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吳其禎編製。其禎光緒間官廣西，是圖爲其奉命查閱騰越關隘，布置邊防隘口時所作。大旨以通志及永騰諸志，均爲早年成書，其時沿邊失事，形勢頗多改易，乃翻閱圖志，證以當時道里，不晰。詳著與其友人余澤春反覆考證，閱四月而成斯篇。先列騰龍永順思普沿邊圖，系說以考滇邊建置沿革山川扼塞道里遠近。所述均爲親歷其地，咨訪考究，得其實據，非剿撮史志以書，與書生紙上談，固有殊焉。末附緬甸輿地全圖，詳自緬文原圖，圖則成於光緒九年，惜均不註比例，亦此圖之一大缺點也。

水經注圖四十卷補一卷 清光緒乙巳刊本

清楊守敬編製。守敬有歷代輿地圖，已著錄。蓋守敬尤專於水經之學，除此外尚有水經注疏諸書。按清初之爲水經注圖者，則有黃儀，其書不傳。咸豐間汪士鐸始爲之圖，胡文忠爲之刊行，但多憑臆移置，左右易位，未足爲酈氏之功臣。即全趙戴之書，亦但憑昔日輿圖以律酈書，恃其所學，略觀大意，遂下雌黃也。守敬之爲此圖，皆循酈氏步驟，一一證合，以書考圖，以圖覆書，無不脗合，而不移妄動，如指諸掌。近人嘗嘆其地理之學，與王念孫、段玉裁之小學，李善蘭之算學，可謂清代三絕學，誠非推挹過當之論也。全圖凡四十卷，以胡文忠輿圖爲底本，惟畫方則展爲五十里，西域爲八百里。前有楊氏自序及凡例，又以洛陽長安鄴城等城內外古蹟山水甚多，非五十里開方所能容，別爲圖十四，附錄於後。圖爲兩色套印版刻，亦極美觀也。

長蘆直隸二省運河總分圖六幅 清同治繪本

清華樹編。樹字蔭清，天津人。此圖成於同治二年，為樹官長蘆時所作。今觀其圖，大致以長蘆所屬各處引鹽備分於河，御河、上西河、下西河、黃河南、黃河北共六河，挽運赴各引地銷售。其運路遠近不一，鹽志諸圖均不精詳，乃作此圖，共七幅，各附以說。先為直隸兩省引地總圖，以彙其所，再將六河引地為圖凡六，以清其界。總圖則分府郡，分圖并詳屬邑。至六河則紀本源，其支流匯流非挽運所經者，均不具載。至於巨川小水，擇其名，其橋梁閘壩沿岸村莊，非引鹽儲藏之所，悉皆略而不繪，僅列衙署巨鎮，以取河形而已。緣此圖為挽運而作，非水經地志比也。圖以設色彩繪，極為工細。

九邊圖考一卷 武進莊氏玉青館景鈔本

明程道生編。道生字可生，天啟間浙江海寧人，事蹟未詳。此編乃道生所撰輿地圖考六卷中之第四卷。民國八年武進莊氏摘抄印行者也。前列莊氏重印序，稱其書述北直隸、南直隸及諸行省府縣衛所，與明史無大出入，而叙九邊事特詳備，曲盡蓋皆明史所未曾言，但清人因以建州考一編，醜詆為人子孫臣僕所不忍聞，故置全書於禁燬之例，故有收藏者輒罪之，以是傳佈益稀。炎浮之於粵東，摘抄付印，以廣其傳云云。今據其序中所言，知其全書編製體例，殆亦如羅氏之廣輿圖、陳氏之職方地圖、吳氏之地圖綜要等相似，即此圖為莊氏所稱譽者，亦不過與許論九邊圖論相仿彿。蓋明人著書，大都互相沿襲，亦一時之風尚，故無甚甚精要也。

七省沿海全圖一卷　清同治十三年重刊本

清邵廷烈重編製。廷烈字子顯，鎮洋人。留心經世之學。其時海波不清，更講求海疆形勢。道光間嘗客兩淮運使但明倫幕。明倫官鎮通海道時，建議大府建議防江，並著圖說，以淮皆子顯為之籌劃也。是圖成於道光間，首列地球全圖，次即七省沿海全圖，而附以江東形勢及吳淞口放洋圖，亦防海與防江理勢相應之意。至其所繪海疆之形勢，亦較詳於陳倫炯圖。前有但明倫、陸嵩等序，與廷烈自序。據其自序，知是圖乃據東臺周北堂所著七省沿海圖，增以當時海疆情勢。惟周氏原圖之附說不錄，殊為妥誕。末有但明倫子培良同治重刊跋，則知是書當是尚有道光原刊本矣。

歷代輿地沿革圖七十八冊　清光緒十四年毘陵惲氏刊本

清李兆洛製。兆洛字申耆，武進人。嘉慶進士，官鳳臺縣知縣。工詩古文，精考證，尤長輿地之學。嘗著有歷代輿地沿革圖一卷，有郡無縣；又有地理今釋二十卷，有說無圖，均刊行於世。厥後又考核史志諸書，辨其建置沿革，考其郡邑方位，起自禹貢，而迄於明，共為圖十六幅，都凡七十八冊，以具所著皇朝一統輿地圖為底本，兩色套印，古今沿革一望而可識，誠用世之實學也。是圖初無刊本，此為毘陵惲彥琦所刊。彥琦作有是圖之校勘記，序稱是圖迄未謀付梨棗，輾轉傳抄，訛缺益甚，且求原稿又不可得。幸地理今釋猶是先生訂本，子姪輩爰取各史地志稽核全圖，証以今釋，改訛補缺，粗有可觀。可知是圖為其後人校刊之本，雖未知兆洛原稿何如，而視序中所稱傳抄本當完善多矣。按彥琦原籍亦武進，著籍大興，字亦韓，號莘農。咸豐進士，官至湖北督糧署道，有

捐齋文集，獨能發揮鄉賢遺著，故刊書亦多。

廣西全省輿地圖說不分卷　清同治刊本

清廣西巡撫張凱嵩所修，蘇鳳文編纂。鳳文事蹟未詳。前有凱嵩、鳳文序各一。鳳文序稱同治三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令各省繪進輿圖，凱嵩乃開局纂繪，延鳳文任編校之役。於是徵載籍，撿官書，閱一年而成。其圖不分卷，凡為圖八十有三，分訂四冊。首省，領郡，郡領各廳州縣，每圖皆系以說，詳考沿革，參覈掌故，著之於篇。舉凡名山鉅澤，以原陵谷之所在，城塞關津營汛之所守，師旅期會行役之所經，表裡圖說，麤具條理。惜其圖無開方計里，僅於每圖註邊境四至八到之道里，殊嫌簡略，然較之史志附圖，已精詳多矣。

奉天省輿地全圖 一冊 清宣統三年石印本

此圖奉天民政司所刊，圖成於清宣統三年，據民政司候官張元奇之序文，知主繪是圖者為疆理科科長劉文馥，司書官毛鴻賓也。首列總圖，為設色彩印，比例為一百四十四万之一，次為府圖，而系以州縣散圖，各圖比例不等，以西法繪製，圖例精詳，舉凡山川、城、郭、航軌、道路悉具，亦清末輿圖改進之標準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東郡縣圖考 一冊 清光緒八年任道鎔重刻本

清稟圭授編製，圭授有山東省全圖，已著錄，此圖係自圭授所撰續山東考古錄中錄出而單行者，圖凡十四，首山東總圖，次濟東泰武臨圖，即濟南府東昌府泰安府武定府臨清州五圖也，次登萊青圖，即登州府萊州府青州府三圖也，次兗沂曹濟圖，即兗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濟寧州四圖也，末為水經注今山東境內水道圖，又新增海疆險阨、黃河穿運奪濟圖，當是任氏補繪，其圖一準當時定式，郡縣臚如，與山東省全圖可稱相為表裏，宜作合璧觀，而不可偏廢也。總圖每方三十分，二方為一度，後附山東州縣北極高度表，經線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各府州圖每方二十里，每十方緯度一度，凡府直隸州州縣古國邑、古郡縣、佐貳分駐之地、鄉鎮城堡道路、古水道、古閘堤，均標以符號，其地名沿革，限於尺幅，不及備載，但書現在稱名，其詳則俱載考古錄，即古國邑郡縣均略可考，未能確指其地者，亦惟書名而不作識，水經注今山東境內水道圖、海疆險阨黃河穿運奪濟

圖、均不畫方、水道圖平度以東為水經注所不及、故圖卯迄於此、

台灣輿圖并說不分卷 清光緒五年刊本

清夏獻倫修、獻倫新建人、光緒間官台灣兵備道、自序其書、略称其時海疆多事、清廷有開撫番之命、獻倫乃周迴轍迹、所由多為無人之境、而內山道路形勢又為古方輿所不載、乃命候補道余寵周歷各處、創為之圖、並採用王熊彪舊稿、參以案牘、又延閩縣王廣文元稺為之纂校、復參酌審定而成斯篇、共凡十一圖、首列總圖、而系以府縣分圖、總圖以梯形投影繪製、注有經緯、比例則每一度六十分作直地二百五十里、分圖均有畫方、計里不等、各圖均附以說略及道里、另附台灣前後山輿圖一大幅、尤詳於番社之道里島嶼之方向、可補史志之未及也

蘇松常鎮太二里半方輿圖 清同治七年刊本

清沈善登纂訂、顧湲測繪、沈寶禾繕校。此圖為江蘇全省輿圖之分出者，首列目錄十四排、縱橫凡二百六十六格，每格注書所在該地之州縣名，間參以郡縣並陳，瞭如指掌。其繪法大旨一如全圖，山從占地平基推出積高實數，以折算磴道上下盤曲之路。水由地形之方斜高下以辨其經流順逆支幹分併之條。陸由城市通行大道及邊隘堡鎮，而定四出之要，皆非俗圖可及，為縣治分圖之上選也。

山東省全圖一幅 清刊本

清葉圭綬製。圭綬字子佩，滄州人，仕履不詳，僅知隨兄為官山左，因得考覽齊魯文獻，為續山東考古錄，以補顧炎武之闕遺。圭綬究心地理之學二十餘年，孔憲庭謂其才大思精，任道鎔謂其考核駁辨多與志載有異，洵壽秉一大羽翼，可孤行，皆由衷之論也。案清康熙間命西士繪皇輿圖，通行天下，測量北極高度，以定各府州縣落地，精密殊常，視古人講廣輪表率者尤為差戒，並圖各州縣落地皆本此推測，每方十里，全圖共四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四方里。凡古城曾為帝王所居者，及諸侯之國，均標以特識。其村莊必驛路所經，及有關考證者方入，至如佐貳雜官分駐之所，古時關隘水道之跡，皆一一記之。蓋此圖以考證古城為主，圭綬嫌志書古蹟一門每多錯誤，故肆力於考古志疑之圖，以為志書之輔。圖中不及詳考，則於餘紙擇要而書之，其詳明論列概見續考古錄。全圖分為八幅，合而可為一幅，附古歷城縣城圖，於歷下諸蹟亦多考辨，大抵其考證尚稱精核，

如縣治之沿革、河道之遷徙淤廢、與夫古蹟山川咸有記載、所引多史志諸書、所論頗多獨解、如謂館陶即唐時永濟縣、冠即古黃疊城、皆前人之所未言、於古地學之鑽研不無裨助焉、

直隸全省輿圖 一冊 清光緒石印本

清裘李倫編製、李倫字芝階、河南人、光緒間官直隸、嘗從事於宣防、此圖原爲咸豐九年知府徐志導所製、李倫因其圖距當時已有四十餘年、其間河川遷流、建置沿革、均非昔觀、乃據原圖考以史志諸書、復據當時形勢爲之經計、圖共二十六幅、先爲直省總圖、而領以各府廳及直隸州縣圖、又次爲扶沿河道海口諸圖、徐志導原圖均有開方計里、此圖削去之、殊爲妄誕、至其河道圖則較志導原圖特詳、蓋因李倫嘗從事宣防之役、故於熟悉水道之大勢也、前有李映庚序、及李倫自序、末有孔繁淦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陝西全省輿圖八卷甘肅全省輿圖八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

清魏光燾編製。光燾，光緒官陝甘總督。其時清廷重修會典，通令各省進繪輿圖，並頒發輿圖章程、畫圖印繪於其時。惟自序稱其圖成於光緒二十八年，各圖均經測量，但亦多偽誤，且所列郡邑之方位，多不準確，可見亦多抄襲舊圖，自稱經實測者，蓋官樣文章也。全圖凡百有一幅，分訂八卷，先為總圖及河套圖，次為府縣散圖，各圖均有畫方，總圖為百里方，分圖為五十里方，圖多附以表，每表均注以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諸項，仿明代輿圖之例也。甘肅全省輿圖八卷，亦光緒間重修會典時所繪者，第一卷為總圖，而附以海圖，第二卷至第八卷為各府廳州縣之散圖。總圖為百里方，分圖均為十里方，前有凡例八條，列云總圖暨各府直隸州廳圖，所有經緯度數、方位界址、距離、冬夏至日入日出時刻及山向河流源委，均載於說，而黃河均經躬歷河面，故其水流方位較前特詳，又因川邊土司轄地甚廣，以

前各圖均不載，此則另列洮番簡圖，並詳載種族隘口名目，蓋備改土歸流時可以按考方域也。

陝西全省輿圖八卷 清光緒己亥石印本

清魏光燾編纂。光燾光緒間清廷重修會典，通令各省進繪輿圖，並頒發輿圖章程，是圖即繪於其時。據自序稱其圖成於光緒二十八年，各圖均經測量，但亦多偽誤，且所列郡邑之方位多不準確，可見亦多抄襲舊圖，自稱經實測者，蓋官樣文章也。全圖凡百有一幅，分訂八卷，先為總圖及河套圖，次為府縣散圖，各圖均有畫方，總圖為百里方，分圖為五十里方，圖各附以表，每表均注以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諸項，仿明代輿圖之例也。

奉天輿地總分圖 清光緒間銅版印本

是圖先列總圖，次為府廳州縣散圖，皆清末之省制，共凡三十一幅。至其圖之繪法，大致皆仿內府輿圖例，用梯形投影而獨加以畫方，不註比例之里數，雖為舊繪地圖，而內容所記之山脈、河流、郡邑、村鎮之名，反較今圖為詳，圖例亦甚顯明，惟於方位間有謬誤，亦當時測量術不精之過也。今人選用地圖，往往隨視舊圖，今以此圖視之，可知圖之精詳與簡捷，並不能以新舊而確定其內容也。原圖不錄製者名氏，最末海龍廳一幅有崇禧跋，稱是圖奉天將軍裕德所修。德有奉天全省輿地圖說、圖表，已著錄，蓋即以此圖縮印者也。

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民國十八年奉天故宮博物院石印本）

是圖不著製圖者名氏，板藏盛京大內，今名為民國十八年奉天故宮博物院重印時所題。全圖四十一幅，凡關內諸省，以及滿洲蒙古新疆諸地，均已繪入。其圖測製極為精密，一望可知為實測之地圖。圖用梯形投影法，故經緯線成直線，緯線愈北愈短，經線除中線外，皆斜向北極。全圖之比例，圖上並未注明，今按中經線量之，約為一百四十餘萬分之一。內地各省地名，悉用漢文，邊疆諸地，則用滿文。按清聖祖時，有測製全國輿圖之大計劃，創始於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五十六年一月一日，始全功告成，名曰皇輿全圖。凡滿洲東蒙古西藏及關內各省，均為其實地測繪之範圍，即哈密以西，其時準噶爾猶獨立，間接亦有所探訪測量。任是役之最力者，皆為西洋傳教士，而費隱雷孝思二人，竟徧歷全國，始終其事，厥功尤鉅。然吾國之明天算者，如何國宗等，亦均嘗參預其事。但所謂皇輿全圖者，據向時學者所

稱，共有兩本，一為康熙年測製，一為乾隆年續康熙帝之圖以成者。據此圖封面金梁氏重印題識，矜為人間未見之瓌寶，細繹此圖之寫法，與雍正十三年法國學者赫德書中所記康熙帝規定之記注方法既完全相符，而圖中天津縣猶作天津衛，榮城縣猶作成山衛，可知是圖為康熙時所製，亦即向時所謂內府之秘籍，外間絕少流傳之康熙皇輿全圖，殆無可疑矣。又考清史稿何國宗傳，載有皇輿全圖告成，帝謂大學士蔣廷錫曰：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等語，雖不免誇大之辭，然其未測繪以前，於新學天算，多得張誠及白晉多明等前後啟發，處心積慮，預備測繪，必歷年所可知也。今原其成功之要素，實由中國地理之記述，與西洋測繪方法，二者會通，故能成此鉅製，不但奠定中國地圖之基礎，且富有世界學術之意義。凡斯成就，固藉西洋教士之測量之功，亦中國政府提倡之力也。

清乾隆內府輿圖一百〇四幅　北平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是圖即世所稱乾隆十三排地圖也。首有清高宗御製詩二首，一署乾隆丙子，一署乾隆庚辰，當即彼時製成者。蓋繼康熙輿圖重加纂修之圖也。共百〇四幅，其幅員所及，北盡北氷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羅的海、地中海及紅海，東至朝鮮。其所包含不僅中國全國，實為彼時最完全之亞洲大陸全圖也。大陸之外，惟有庫頁、台灣、澎湖、海南諸島，朝鮮以東至對馬島而止，日本、琉球既完全不載，南海中東沙、西沙諸小島更毫無踪跡，想見彼時製圖者於海上殊不注意矣。圖最精詳者為康熙朝實測之滿洲、東蒙及關內各省，與乾隆朝實測之西域各地。至中國之西，遠及回教聖地之麥格，惜其間地方，率甚糢糊，或僅留空白而已。是圖測製之法，及所用之比例尺，與康熙圖相同，所兩圖相較，除關內各省一二地名有所變更外，其餘大半相同，及西南方面亦繪至鐵門關而止，但北西兩方增加者則甚多，西經至九十餘度，較康熙圖增四十餘度，北緯至八十度，較康熙圖增三十餘度，幾多一倍以上矣。蓋乾隆一朝連征準噶爾廓爾喀諸部落，西北武功稱為極盛，於是圖之繪製至有關係也。惟中經線不作零而作東一西一，故欲推算其經緯度，皆須減一方為正確。至圖之繪製年份，據清高宗詩，自為乾隆二十五年，但清宮史不載此圖，其所著餘之皇輿全圖等，均與此圖不同。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之，而不載年月，實無由確定也。至其圖名原無專稱，學者往往以內府地圖或欽定輿地全圖稱之，而十三排地圖之名尤為通用。原圖為精刻銅板，極為精詳，世間罕見流傳。其板當存大內，故宮博物因檢出重印行世云。

坤輿萬國全圖幅　民國二十五年影印本

明利瑪竇製。利瑪竇，意大利人，精通天文曆數地理之學，明萬曆中航海至廣東，于是西法始入中國。此圖成於明萬曆十二年，作橢圓形投影，參合西洋克托粤提力阿斯、普蘭惡阿斯諸家之圖繪之，以地勢劃世界為五大洲，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南北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加，所畫海水波紋，極為細緻，皆具意大利地圖家法，蓋西洋地學之輸入中國，是圖實有啟發之功也。所注地名雖不若今圖之詳，然所繪全世界之形勢，尚無不合。圖中並詳注各國產物、民族之圖形，附有九重天、天地儀、南北兩半球、日月蝕、赤道諸圖。書前除利氏自序外，尚有吳中明、李之藻、陳民志、楊景淳、祁光宗諸人序。按是圖明代屢有刊刻，最初為萬曆十二年重慶知府王泮，及二十八年吳中明據王本增刊於南京，三十年李之藻據吳本刊於北京，三十二年郭子章亦據吳本縮印於貴州，三十四年李應試據李之藻本再刊於北京，前後共五刻矣。但據所存題識考之，皆推崇利氏及之藻之言，可知此本為據李之藻本刊印者矣。利氏之圖，因刊刻甚多，故亦時加改善。自序謂庚子至白下，蒙左海吳先生之教，再為修訂。辛丑來京，諸大先生曾見是圖者，多不鄙棄羇旅，而辱厚待。繕部我存李先生，夙志輿地之學，自為諸生，編輯有書，深賞茲圖，以為天度之上應天纏，乃萬世不可易之法，又且窮理極數，孜孜之晝年不捨，歎前刻之隘狹，未及西來原圖什一，謀更恢廣之，乃再加校閱，取原圖及西文通誌諸書，重為考定，訂其舊譯之謬，與度數之失，兼增國名數百，隨其楮幅之空，載厥國俗土產，雖未能大備，比舊亦稍詳瞻云云。李氏所刊較其他各本最稱完備，而亦利氏最後修正之定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俄交界圖一卷 清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清洪鈞譯製。鈞字文卿，同治間進士第一，由修撰累官兵部左侍郎。光緒間出使俄德荷奧諸國。熟悉西北地理，於元史致力尤深，著有元史譯文證補諸書。是圖為其使俄時據俄國所繪界圖以譯者。其時喀什噶爾續勘西部界約，國中圖學未精，無善本可據，鈞以是圖所繪與界約符，乃譯成漢字，以備交涉時之參考者。前有光緒十六年鈞自識，謂俄文原圖成於光緒十年，在立約定界之後，皆為俄人躬履周歷實測所得。原圖不過三五幅，鈞展繪成三十五幅，由中國字體不能再收縮故也云云。全圖以銅刻影印，經線因俄人所作，故經線以俄都為中線，注有縮尺，每工部尺一寸合一百里。所繪界線，東段界自恰克圖起，東至圖們江東岸土字牌止；西段界自恰克圖起，西至烏仔別里山口止。凡沿界山川郡邑城鎮村莊之道里形勢，界牌關卡隘口，礮台郵電鐵道之設置，與夫寺廟鎮廠府第之所在，悉皆注出。惟其所繪界線以光緒十年所定者為斷，於已失地之舊界則均未列考證，似欠詳明，且譯自外人所製者，主客異勢，取舍各有不同。洪氏以之為邊界之左證，亦大謬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中俄交界圖一卷附中俄交界記二卷 清宣統三年湖北亞新地學社印本

清鄒代鈞撰，曾寅增補。代鈞新化人，字沅帆，光緒間隨使歐西，後充京師大學堂教員，官至學部參議。精地理之學，著有西征日記等書，嘗刻中外輿地全圖，為近世輿圖之佳本。此亦代鈞所撰，成於光緒間，至宣統三年，其門人曾寅復據代鈞原稿增刪而成。是圖全仿西法繪製，圖中密布經緯，以京師中線首列總圖一幅，分圖凡十五幅。總圖之比例率，為一千四百四十萬分之一，分圖比例率為一百五十萬分之一。各圖可遞相啣接，東自吉林，西至新疆，所繪界線畧分三部：東南自圖們江口北，西北至額爾古納河旁之阿巴海圖為東界，即今日滿洲國東北部諸行省地，與蘇俄西比利亞東部交界之地也；東自額爾古納河旁之阿巴海圖西至沙賓達哈巴為北界，即蒙古車臣、漢土謝圖汗、唐努烏梁海諸地，與蘇俄西比利亞中部之界也；東北自沙賓達巴哈西南至烏仔別里為西界，即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新疆諸地，與蘇俄西部西比利亞及中亞細亞之界也。共長凡二萬餘里，按中俄國界，自康熙以迄光緒十二年，歷經會勘改訂至十餘次之多。是圖凡歷次所勘定之界線，與已失地之舊界，悉皆備載，而沿邊內外山川形要、卡倫牌博、度里方位，與夫郵電鐵路之設置、礦山工廠、教堂廟宇之所在，亦均廣攬無遺。圖為銅刻彩印，故極美觀顯明。圖末附錄中俄界記二卷，大都記定界之年次，及訂約之原起等，而於沿邊要害，亦莫不詳為討論。界記之前，並冠以摘要一覽表，尤為簡明。又附八方偏度圖解，以釋偏度之應用法者。考其所著，雖非得諸親履，然博考中外圖書，融會新舊界約，故圖說俱能詳確有據也。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一幅 清道光十二年李氏刊本

清董祐誠撰、李兆洛增訂。祐誠一名曾臣，字方立，江蘇陽湖人。嘉慶舉人。負經世才，游歷所至，山川形勢、政治利弊，無不留心采訪，後更肆力於輿車禮儀、輿地名物之學，尤精於曆算，著述甚多。其兄基誠曾以其所著算術諸書，附以文集及水經注圖殘稿，合刊為董方立遺書。此圖亦為方立所作，成於道光初年，原圖已佚，今本為道光十二年李兆洛重訂者。據兆洛序稱，祐誠以清初康乾兩朝之輿圖均為內府秘藏，外間流佈絕少，乃精心仿繪，博稽事故，旁羅方志而成斯圖。至於州縣之更置，水道之遷移，則以道光二年為斷。四周所至，東至朝鮮，西至新疆後藏阿里，北至外喀爾喀，南至於海。繪法悉宗內府地圖之例，開方計里，而以虛線存天體經度，所錄皆府廳州縣之名，而關塞要害，則略而不書。原圖分繪四十一幅，兆洛以大小不均，難於拼合，不便觀覽，乃總而為一，又以藩屬之地，過於簡略，後據乾隆內府之圖增益西北外藩諸屬，而天度大要及郡邑更置，仍依董圖無所更創。自是以後，屢有傳刊，大都均據李圖刊佈，惟咸豐六年長沙胡錫燕重刊本又以李圖紙幅頗大，改為書本之式，內容亦均仍其舊，無所更張也。惟此圖邊陲深遠之地，詳註民族之分佈，實為清人休圖之特色，亦兼有近代人文地圖之神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浙閩沿海圖一冊附圖說三卷　清光緒間石印本

清朱正元編製、正元事蹟未詳、惟圖名上冠御覽字樣、自稱臣朱正元恭識、據此知為繪進之圖、正元以當時津滬各地、所繪之中國沿海圖、都譯自西人、原本雖能洗昔時望洋影響之陋、但主客異勢、取舍有所不同、以之航海則可、以之籌邊則不足、若地是名非、譯時亦無由更正、遑論加詳、實由於考訂未能詳盡也、乃於光緒丁酉冬十二月、自江浙起程、且行且測、經一年餘、江浙兩省始行完竣、更於庚子秋七月、測福建一省、至壬寅夏四月始成、共凡三十有六幅、計浙江省十二、江蘇七、福建十七、每省冠有總圖一幅、據書前凡例所講、知圖之繪法、大致皆就西圖增改而成、所繪頗為精確、凡近海地形之高下、道里之遠近、沙礁島嶼之險夷、潮汐氣候之測驗、以及通商口岸礮台建置、莫不詳為標測、即航海需要之羅經海深、沙岸海岩等、至各地帶宜種物產、所出物產、亦均隨地注明、故自序謂實測所得、固非誇大之言矣、其圖經緯線之投影、則採用梅爾格達圖柱投影、亦中西人士、認為最適用於海圖之投影法也、又以諸各重要港灣之不能詳於圖者、別附圖說三卷、分目開列、以記其詳、計有鈐轄、里距、水道、潮汐、沙礁、島嶼、城鎮形勢、船隻、礮台、營汛等、各卷之後、更附以各港灣附近海島表、載各島之偏度、面積、居民、船隻、錨地、土產、異名、譯名並、詳畧得宜、與圖可相為表裏、全圖編製之詳、頗具近代輿圖精神、雖海地時有變遷、然為時非久、大勢尚無差異、故仍不失為學術上研究之資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口圖說一卷　清光緒十一年刊本

清朱正元撰。正元字鵬秋，四川劍門人，光緒以道員隨海軍大臣吳從出巡防，故能熟習海疆，曉暢戎事。其時法事初平，吳慮以不明海疆情形，乃命正元赴台澎觀法兵，並考察沿海各省水陸谷口之形勢險夷。正元奉命後，親歷各地，細心勘察，越一年而功成，乃以目見著是書以進，頗為吳慶所許，因力薦之於醇親王，充海軍值日官焉。書凡三卷，前二卷所論為全國海口形勢，總論關東直津山東江浙閩粵沿海諸省之海口，并附台灣之土番形勢，於台灣方言之記載尤備。末卷專論礮台築法，舉其最要者凡八種，曰雲綱鐵礮台，曰鼎角鐵礮台，曰島嶼暗礮台，曰平陽暗礮台，曰土囊沙礮台，曰中流浮礮台，曰竹木沽礮台，曰沙石魚鱗礮台。所著雖卷帙無多，究以實地履勘所得之論，於沿海之一切險夷，言之最悉，故敷陳利病之議多，考論沿革之文少，且其所論，亦不僅及海防之事，凡鐵道之建設，河防之工事，稍與海防有關者，無不詳細備載。雖今昔異宜，情勢已不盡合，然以之作參攷之藉，固當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謁陵路程圖并說一冊 清道光間繪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為清宣宗展謁祖陵巡幸盛京路經直隸省各站之圖說。全圖起自京師之朝陽門，東北行，逕三河、薊州、玉田、豐潤、灤州、永平、撫寧諸州縣地，以達榆林縣之山海關，凡十一站。又自玉田逕遵化而至薊州界，則為展謁東陵之路程。其圖為設色彩畫，以山水畫之筆法繪成，圖式頗為精緻，酷似近代所稱鳥瞰圖式。凡啟鑾之經由道路，均以紅色線表出，而沿路之尖營、行宮所在，與夫附近之村莊坐落，註記皆極詳備。雖至今河流、村落之名已畧有更易，然大致尚無變化。每經一站，均附有圖說，於沿途之名勝古蹟、山川、都邑，悉考其沿革，注其距離遠近；雖為巡幸而作，於地理亦頗有所補。圖中粘貼黃簽，大都皆記承辦巡幸御差經費，以及行宮所在地之承辦州縣等，或即當時直省官吏所繪進以備皇帝途中參考者也。圖封面標道光九年，當即巡幸之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廣東輿地全圖二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石印本

清廖廷相編製。廷相字子亮，南海縣人。光緒二年進士，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丁艱歸，不復出，長學海堂、菊坡精舍講席凡十年。後又主廣雅書院。其時粵督張之洞開設廣雅書局，校刊群書，延廷相總司校讎之事。生平邃於經史之學，尤長音韻，嘗著有經說、韻學、諸史劄記、金石考畧及文集等書，事蹟俱詳宣統南海縣志。光緒乙丑間，會典館重修輿圖，廷相曾奉粵督李瀚章檄，繪圖進呈。及張人駿督粵，又以原圖仍沿用嘉慶間之舊式，與各省繪進者未能一律，因復委廷相遵照光緒新頒之圖式，重加摹繪。於光緒二十三年繪成，即是圖也。人駿復以原圖不註經緯，另繪全省之經緯度圖一，冠圖首，以明方位。次為省之總圖，每府及直隸省之下，為所屬之州縣散圖，共九十有二幅，每圖均以畫方計里之法，省圖為百里方，府直隸州圖為五十里方，散州縣之圖為十里方。省及府直隸州均繫以說，以考疆域之廣狹，散州縣則附以表，表記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諸

事今觀其圖總分各圖繪製均極精細圖例亦甚詳明所附表說亦頗簡要凡例稱省城之經緯度爲實測所得而府州縣亦均綜論里數按圖推算參之志乘折衷入表故雖非一一實測之點然亦曾詳細考核故視其他輿圖之捋撦附會者當較勝之矣

浙江全省輿圖并水陸道路圖記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年浙江官書局石印本

清宗源瀚編製源瀚字湘文江蘇上元人少游各省幕游保知府官浙江歷署衢州湖州嘉興府事敏於吏事功晉道員署杭嘉湖道生平精於史地之學著有頤青銘集金石書畫題跋名賢碑傳錄諸書事蹟俱詳清史稿本傳先是光緒間重修會典詔令各省繪輿圖以進浙江輿圖即爲源瀚所領修者此圖乃據進呈底本重加釐訂而成全圖共八十有四幅依當時府廳州縣之制編次極有條序各圖均以開方計里之法但不註經緯度省圖爲百里方府圖爲二十里方縣圖爲五里方凡例稱其圖皆以三角法實測而得故記註地名亦極詳細每圖附有說府圖載其方域州縣圖載其沿革并詳記水陸之道里頗能與圖互相語明前有凡例自序凡例中論其圖不註經緯度之由頗爲懇切大旨以地爲圓體四面皆與天空之經緯相應其線實曲而非直各處測點皆爲鳥道直線故推得里數往往不能與天度密合此

曲線直線之不同亦猶弧線切線之有差也此外目力之強弱有視線差天氣之清濁有光線差以及儀器之易變微秒之難分地平之難取底線之難準一切致差之由非一端所能釐如五里方圖本欲略爲伸縮添畫經緯然地面廣潤名目繁多一經改動位置未必悉當長短亦難添勻矣故不用經緯度而憑實測之爲道以存地球上點直距之確數也云云

雲南全省輿圖不分卷　清光緒繪本

清龔啟藻等纂　啟藻雲南人光緒間官貴州修文縣知縣因事革職此圖爲滇省進呈會典館之稿本而爲啟藻所主纂者圖共百有一幅首列總圖各府及直隸州之下領以所屬各縣散圖圖式悉遵會典定式以畫方計里之法省圖定爲縱十六格每格當度之半爲縱恭尺一百里府廳州圖每幅爲縱八格每格爲十五分得四分度之一爲五十里方八方共容南北距四萬里散州縣圖每幅爲縱十六格每三分得二十分度之一爲十里方共容南北距一百六十里各圖均注有經緯線並注明北極出地度分經線注明偏西度分均以直線開方頗可免北斂南侈之嫌而計里亦甚密各圖雖未經實地測量但亦頗精詳尤以州縣散圖更爲詳密凡一地之山鎮市集橋梁渡口礦廠關隘驛站塘鋪電綫釐卡關稅防營駐紮等悉皆注記而省圖及府圖更有說以考沿革疆域山鎮水道大致皆據道光通志爲之間亦有所考論如論境內諸江源委於通志及陳澧之漢志水道圖

此諸書尤多正誤，徵引甚為廣博，持論皆極精確。至
州縣散闕則附以表，載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
鎮、職官等，蓋亦取材於志乘者也。前有凡例、算例，亦
皆極有條理，實邊地輿圖之佳本也。

直隸沿海各州縣入海水道及砂磧遠近陸路險易圖
說 清光緒間色繪本
清周馥製。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嘗為李鴻章幕，累
保道員，歷署永定河道、津海道等。遷按四川布政使，
擢直隸、兩江、廣東、山東諸省巡撫、總督。謚慤慎。著有周慤
慎公全集。是圖為官直隸津海道時，以其時海防綦
嚴，增兵築壘，因考察地勢，參以舊圖，作此以應行軍
駐防之需者。北起山海關，南迄山東海豐之狼坨子，
凡七百餘里。迄臨榆、撫寧、昌黎、樂亭、灤州、豐潤、寧河、
天津、滄州、鹽山十州縣，均直省沿海地方。凡各水入
海之深淺，傍岸砂磧之寬狹，州縣之分界，道里之通
塞，以及駐軍防汛、鹽灘、鹻滷地，均一一參繪標註，臚
舉無遺。即各州縣之村鎮，亦擇其衝要而為舟車所
歷者，酌為記載。於河道之分佈使極詳盡。蓋雖為海
防而作，而亦及河渠之助，誠為經實用之圖也。雖以舊
法設色描繪，但極精工，有畫方而不計里數。圖之右
端附有圖說，於清末海疆之情勢敘述頗詳，與圖中
標註可互相發明。今雖地形已改易，如大沽礮台等已

為歷史上之陳跡、然圖成於光緒庚子以前、故欲考清末海防之建置者、與河道之遷徙者、是圖固未嘗不可備考、故仍不失歷史上之價值也、此圖雖為繪本、但坊間流傳頗多、可知此圖實為當時行政上備用之地圖矣、

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一幅 清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是圖繪製人不可考、清初黃宗羲曾為刊行、此則宗羲孫千人所重製者、千人字證孫、官泰安縣丞、雋逸敦行、工詩、著有餐秀集、希夷集、寧野堂詩鈔、竹浦稿、翁詞諸書、千人以原圖刊於康熙癸丑、已閱九十餘年、其時此數十年間、國勢日盛、版圖益擴、如征服台灣、平定伊犁等、均未繪入、而升州為府、改土歸流、分置府縣、裁併衛所等、莫不多所更置、於是采摭史志諸書、據原圖詳為增訂焉、凡海岸山脈河川湖澤道里城邑關塞等、無不詳細登錄、惟邊塞之區、似傷於簡略、注字亦多偽誤、如以潘昂霄為潘昂霞、朱思本為宋思本、其尤著者也、至其圖之繪作、則仍襲明人舊法、尤以山川海水之形、極類羅念庵之廣輿圖、故宗羲原刊所據之圖、與羅氏之廣輿圖、似不無關係也、是圖除千人之增訂本外、尚有藍色套印本、內容悉同、惟圖版較此增大三倍、未注刊者名氏及刊刻年月、當是坊賈傳刊之本耳、

淇縣輿地圖說二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清曹廣權撰。廣權長沙人，是書為其官河南淇縣知縣時所作。大致以淇縣志修於順治，此後二百數十年間，曹未重加纂修。光緒中雖有教諭俞章甄開訪舊為淇邑徵信輯畧，意欲賡前志，成草稿二卷，然亦但記人物藝文，他未遑及。廣權因編聯戶口之便，循行鄉閭，辨方位於平原曠衍，以步準繩之廣袤方邪，皆記其烏里。境內水道，則循岸步量，得其經支迂直闊狹之數，巖壑阻深，亦窮境探悉，以眾水之條流，辨山脈之支幹，隨地準望，加以鉤稽，綿冈層嶺，因而顯微。又參考檄牒，旁探碑記，周咨於士庶，下逮於胥徒，彙輯而成是書。分上下二卷，上卷著沿革及境域之四至，村鎮戶口，土宜，下卷專論境內水道源流，而於邑中水利考論尤為詳明。大致主張有三：一曰濬趙渠，二曰復思德故道，三曰堅築寺莊草店二口。蓋以趙渠通則陂中水暢，思德復則上游勢分，隄口堅則西衝患少。誠為熟悉地勢而明於水利者之論。首冠邑圖一幅，圖以開方計里之法，方為一里，圖例亦甚鮮

明。今觀其書，雖只二卷，然一邑中地之衝僻，民之利病，大都皆撮舉其大端，而不以山川古蹟登臨題詠為重，亦殊有裨於實用矣。

新疆全省輿地圖一册　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是圖不著製圖者名氏圖為清宣初年所繪以西法製成者也按新疆建省始於光緒十一年是圖均依當時之行政區劃編次首列全省總圖一幅、四道各一幅、廳各縣總分各圖四十八幅、伊犁將軍圖一幅、外附阿爾泰山脈圖一幅統共五十八幅總圖之比例為二百萬分之一比、各分圖之分率大小不等地名記註甚詳凡山川之形勢郡邑之方位村莊地方之名與夫郵路電線騎徑驛站牌博卡倫學校廟寺官署設置森林礦產亦均詳舉其名且地名之譯音、尤為準確圖例之標識亦極顯明、一寓目間瞭如指掌按記載西域之籍昔時雖有所輯大都為新省未建置行省以前之作品與後來形勢已多不合然與圖製繪素以新穎為貴是圖成於改設行省以後自當視舊作較近實際矣、

莊浪鎮地理圖說一册　明絹繪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全圖所繪皆明末莊浪衛所屬之各堡圖說也先說後圖猶古人左圖右說之意首冠莊浪衛總圖以次為各堡分圖曰沙井堡曰苦水堡曰南大通堡曰武勝堡曰岔口堡曰鎮羌堡曰通遠堡曰西大通堡曰平城堡又次為松山新邊圖以次為新邊之各堡分圖曰大松山堡曰雙井堡曰阿壩堡曰裴家營堡前後共十五圖繪製頗為簡略然說極詳凡莊浪衛之形勢險要建置沿革以及官師兵馬錢穀水利之事悉皆備載考莊浪衛為明十五年所置旋廢改置莊浪守禦千戶所永樂元年復為莊浪衛屬陝西行都司清康熙二年復降為所雍正三年改莊浪所為平番縣圖說中載有國朝畧定河西一語當是指明洪武五年平定河西而言設為清人繪圖決不能稱之以國朝而述前代之事故為明人所繪無疑又松山新邊圖圖說乃記萬曆二十六年平定套酋著兔之事則為明萬曆二十六年以後所繪者又可知矣、

浙防紀實圖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不著主編人名氏，爲清寧波府鎮海縣人士所製，以誌提督歐陽利見於甲申之役守鎮海擊退敵人之功績者。按歐陽利見，字賡堂，湖南祁陽人，善水戰，因軍功累擢浙江提督，駐甬江，嘗慮海氛有變，又以鎮海爲浙東門戶，嘗相度地勢，擇要害，命營弁統所部分屯之，又以舊置礮台顯列高阜，易爲敵之目標，乃躬率營勇於金鷄山巔掘坎二丈餘，築隧道螺旋而上，設伏其中，山下隱置巨礮數十尊，礮門由地穴出，望之爲無備者，凡敵可登岸之處，密埋礮彈地雷以電線通爲榦於瀕海山岡，多設虛壘爲疑兵，又於金鷄嶺築土室數間以爲指揮之需，經營佈防凡二年，迨中法之役，法艦寇浙，卒被擊退，鎮海居民追念其功，因作是圖，紀其防守之工事，凡是役之防營分屯處所，各繪爲圖，凡九幅，首鷄鳴山之迎敵全圖，及蛟水平夷圖，各附圖說，記是役之始末，及隨戰諸將事績，其圖皆爲鳥瞰式，蓋爲紀實之圖，固不必明道里之遠近，實爲考究中法戰史者所當瀏覽，亦可補志乘之不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疆駐防圖二卷圖說二卷　清宣統元年抄本

不著編製者名氏。圖成於宣統元年，似自原本過錄者。全書凡四卷。第一卷為新疆各地巡防隊駐紮分配區域圖，設色彩繪，注有經緯線，經線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比例為四百二十萬分之一。第二卷為新疆省城常備軍駐紮分配圖，亦為設色彩繪，用五千分之一比例，並繪等高線以表地形，線之距離為五十尺。兩圖皆為防守而作，故凡營汛駐防之所在，記注甚詳。三四兩卷為新疆之輿地圖說，俱依州郡編次。每一圖說中均有標目，先記疆域之廣狹，次考建置之沿革，再次為山脈河流之所經，縣圖則增以驛路村鎮卡倫牌博諸目，敘述雖簡，頗為切要。較之修誌山水，誇人物，輯詩文者，其有用無用，則迥殊矣。然題曰圖說，上有說而無圖，且前二卷之圖，大都關於防汛之事，此圖說則志輿地者，當非前二卷之圖說，故疑佚其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甘肅全省輿地圖二冊　清光緒二十二年繪本

清李長林編製。長林，光緒間官甘肅，以試用經歷任甘肅輿圖局委員。按甘肅輿圖，初為陝甘總督魏光燾所創，亦晚清實測輿圖之一。是圖即依魏光燾圖重加編製者，其大旨謂原圖測繪雖極精詳，惟其所測皆用測面畫法，不免有千得一失之處，又如西寧府、涼州府總屬巴燕戎格、碾伯、武南半各分圖之山，以及石皆子下營古哇等處，原圖製成時期尚未經敷棄番案之事，故均略而未繪。此則悉為補入，其他均仿魏圖略者詳之，誤者正之，以黃河南北岸分訂為八卷。第一卷為全省總圖，附嘉峪關內外及青海諸圖。第二卷為蘭州府屬諸圖。第三卷為平涼慶涼二府及涇州直隸州屬諸圖。第四卷為鞏昌府及秦階兩直隸州屬諸圖。第五卷為寧夏府屬諸圖。第六卷為西寧府屬諸圖。第七卷為涼州及甘州府屬諸圖。第八卷為肅州及安西兩直隸州屬諸圖。其圖雖有畫方計里，而方格之大小不等，似欠詳確。但注記地名則甚精詳，實為魏圖所不及者。附錄圖說，亦頗簡明。圖為缺照。

捆繪本、繪法頗細、並署有臣某繪進字樣、或亦進呈之稿本也、

福建全省地輿圖二册 清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

清傅以禮纂、以禮光緒間官福建、以候補知府領修輿圖事、襄其事者爲董毓琦、毓琦字子刪、臨海生員、以通算術、嘗參預輿圖工事、如吳大澂之三省黃河圖、馬徵麟之長江圖、毓琦多有建白、是圖成於光緒間、亦重修會典時進呈之圖、首列總圖、每府及直隸州之下、繫以州縣分圖、各圖均仿胡林翼一統輿圖之例、注以經緯、而強加以畫方計里之法、省圖每方爲百里、府圖每方爲五十里、縣圖每方爲十里、凡例稱省圖爲四百四十萬分之一、府圖爲一百二十萬分之一、縣圖爲五十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分之一、圖例依會典館之定式、略加以變更、總圖及府圖均附以說、考其疆域之沿革、論其山川之形勢、縣圖則附以表、以記沿革疆域、大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等、末附海疆圖四幅、蓋錄自八省沿海圖者、其圖雖爲光緒間所繪、然頗具近代輿圖之規模、不但於山川道里郡邑方位、村鎮舖壇、均能一一詳載、即如交通之建設、軍事之設防、以及海關釐卡鹽場、通商口岸、領

事衍畧、亦悉能備載無遺、輿圖以愈近愈佳、然亦宜
考其詳略、及繪製之如何也、

浙江郡邑道里圖一册 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清伊靖阿編製、伊靖阿乾隆間官浙江鹽運使、清制鹽運使大都兼管驛傳之政、是圖即成於其時、大致以浙省雖有輿圖、然亦僅存其畧、未詳其道里、更以浙省環列諸山、致使水陸途程多少夾雜、難以稽核、乃考核史志稽諸案牘、而成斯篇、前列浙江總圖、次為郡邑分圖、共七十有五幅、總圖所繪、為全省水陸道里、均各隨郡邑之所向、悉按道里之所遥、挨次注明、疆界劃然、道里井井、其郡邑諸圖、所繪頗異於通常之地圖、僅具圖表之式、但凡此邑之通彼邑、一郡之達數郡、亦皆縷析而條分、蓋專志驛傳之圖、自與水經地志各圖為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同所屬各城堡圖說 清初彩畫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圖之封面題為整飭大同左衛兵備道造完所屬各城堡圖說、按清制山西大同左衛兵備道兼分巡冀北道、其所轄為右衛、興助馬威遠三路、左雲右玉威遠五衛及高山等二十八城堡、即今山西東北部長城附近之地也、是冊即繪其時所轄城堡之圖、首列三路總圖、以次為各路所屬之城堡分圖、共三十二頁、圖以設色彩繪、均附有圖說、記城堡建置之沿革形勢要害、以及兵馬餉量之制、雖甚簡略、然在當時亦可為留心邊政者矣、考山西通志稱、左衛兵備道初駐朔州、後移左衛、康熙元年載、皇朝通考載、順治六年設右衛協副將、圖說則謂右衛城設參將、或為順治六年以前之制、通志又謂左衛兵備道、順治元年為劉遇、三年為胡良左、四年為宋子玉、子玉又見王氏東華錄、以姜瓖之亂殉國、細繹圖說、謂闖賊雖滅餘氛未盡一語、則是圖當為順治二年以後所繪、蓋李自成亦死於是年、然胡良左僅任一年、未必能詳故實、故缺拱是圖者、或為宋子玉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淮運河圖說 三卷 清繪本

清張鵬翮編製、鵬翮字運青、麻城人、寄籍遂寧、康熙進士、累擢河道總督、長於治河、凡所經劃、無不完固、雍正初拜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端、著有忠武志、敦行錄、信陽子卓錄諸書、是圖為其官總河時所繪者、圖凡三卷、第一卷為黃河圖、自星宿海河源而至海口、第二卷為淮河圖、并附以五水濟運圖、衛河圖、及山東新泰、泰安、肥城、平陰、汶上、東平州、鄒縣、滕縣、嶧縣、蒙陰、禹王台、寧陽、泗水、曲阜、滋陽、濟寧、金台諸泉源圖、第三卷為運河全圖、各圖不但詳繪沿河之隄防工事、即歷代疏濬得失之利弊、各河支流之源流分合、無不俱載、繪製極為精工、除淮河圖為設色彩繪外、餘均不着色、其圖雖為清代所繪、於今河道已有更易、但康乾兩朝為清代治河極盛之期、故仍可為究黃淮諸水源流、考河防沿革者所依據也、

沿海防衛指掌圖說一卷 清繪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前有序，稱長洲後學魏閬月山氏敬繪，錫山後學王維予炘氏較正，二行，據魏王二人署名語氣，或係魏氏據前某人之圖覽撰述繪成者，又經王氏校正者。序內述沿海之防衛形勢頗詳，於是圖之所繪情由及原撰人姓氏，並無一語及之，故不能定其為誰氏編製也。全圖起自盛京，經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以迄廣東，總七省沿海之地，計程八千五百餘里，末附台灣前後山圖及澎湖輿圖。其圖以海居上，地居下之式繪成，乃畫家遠視之法。凡沿海之扼塞，道里之遠近，近海沙礁島嶼之分佈，風雲氣候之測驗，以台灣澎湖諸島之民物產，圖中稱遼東為盛京，當為清代所繪無疑。又據其防海衛所之制，及似為清康熙時規模，故知是圖之成，當在乾隆以前也。其圖雖無開方計里，然所繪沿海情形頗極詳實，雖後來地形多有改易，然欲考防海之沿革故實者，亦不可少之籍也。

畿輔輿地全圖一卷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黃彭年製。彭年字子壽，貴州貴筑縣人，道光進士，官至湖北布政使。生平以整飭風紀，扶持士類為己任，嘗掌教保定蓮池書院，著有陶樓文鈔、陶樓雜著諸書。光緒間李鴻章奏修畿輔通志，延彭年董其事，是圖即製於其時，圖之所繪直省境域，北至巴林錫喇穆楞河，東至內蒙古科爾沁右翼後旗，西北至察哈尔右翼正黃旗，東南至海及山東武定濟南臨清東昌曹州境，西至山西大同代州平定遼州境，南至河南彰德衛輝開封境，圖其式仿乾隆十三排地圖之例，以一整幅地圖分切六幅，八排，縱為一百七十二方，橫一百三十五方，方為十里，記註頗為詳明。舉凡郡邑之方位，山川道里之遠近，防汛關驛之佈置，與夫鎮集堡砦村莊之較為重要者，莫不臚舉無遺，而於驛程之廻曲，例言稱別有紀里之書，難以方論，故畧而不繪也。又以直省諸河變遷無常，故所繪河形則以同治辛未年為斷，於舊跡之可考者，亦均一一註明。所圖直省境域，於今雖有改易，然欲考清代

畿輔之疆界者未始不可以此為考據也

揚州歷代疆域沿革圖考不分卷　清光緒甲辰刊本

清徐庭曾汪桂森仝撰庭曾字慶孫甘泉人光緒間貢生邃於經史之學於天文算術無不通曉尤精於地理著述頗富桂森字仲舟儀徵人事蹟未詳前有庭曾自序大致因揚州之地歷代屢有因革乃作是編以考揚郡歷代疆域之廣狹建置之沿革其疆域不可考而建置尚可考者更就當時揚州之地考之大致以正史為宗旁及雜史野史及各家著述而證之繪圖凡三十有四幅圖各附表說圖以紅黑兩色

套印標識亦甚鮮明於古今沿革一望可識全書上起唐虞下迄於清均按時代排列凡有更置者均詳載其本末而於五代建置沿革更特詳密為志書所不及者考古未誌地理之書皆畧於十國五代況揚州所屬在當日不過為淮南一隅之地更為輿地家所不經意者矣至其論清代沿革至乾隆三十三年而止蓋其後無因革爲今觀其書援據該洽條理詳明凡所考辨俱見典覈如論江都一縣非置於漢項羽時已有此名尤可證歷來志乘之誤按庭曾桂森均

稽揚州以是地之人而考其因革故非影響附會者所能擬矣

湖南全省輿地圖表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石印本

清陳寶箴纂修寶箴字右銘義寧人咸豐舉人曾國藩軍幕以知府官湖南光緒間累擢至湖南巡撫務分官權與民而尤以開通民智為急湖南新政之推行實自寶箴始後以保薦揚銳劉光第落職事蹟俱詳清史稿本傳是圖即其撫湘時所修纂者亦重修會典時進呈之圖故悉遵會典格式也首列湖南全省總圖又以衡岳九嶷為楚南名山洞庭為楚南大澤以其附於郡縣圖表未易周詳故各自為圖而別著於總圖之下次為各州縣散圖共凡九十有四幅均用畫方計里之法總圖並加注經緯度凡圖不能形者或不能詳者均以表說補之表載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等其圖大都皆測繪所得故極精細所附表說亦均參以史志諸書蒐采故實博徵今事詳加考訂而成故均能與圖互相證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歸德塞堡圖表九卷 清咸豐間原稿本

清傅壽彤纂。壽彤貴筑人。咸豐間皖捻逼近豫境，巡撫恆福奏請於沿邊歸德陳州汝寧光州南陽諸府州所屬，仿照堅壁清野之法，築立堡寨，互相保衛，以杜匪患。時壽彤方隨袁甲三從事亳州軍營，以其營隨英桂勦賊，曉暢戎事，習知地勢民情，又以歸德為豫東最要之門戶，乃檄壽彤督理其事。不兩月凡歸德所屬七邑，成塞堡七十有九，並作是書以紀其事。全書凡九卷，卷首為上諭，一至八卷為各邑之塞堡圖表，各卷之首冠以總圖，繫以各塞堡分圖，各圖後均附以表。自序稱其表仿史家年表之例，首紀周圍距城里數，以提綱領，次四至，紀勢，次門橋墻濠垛口，以紀形，次歸併村莊，以紀強弱，次紀正副長，以見得人與否，而備勸懲，次紀丁壯，以備戰守，次守具，以紀器械。凡表所不盡者，如歸併村莊之方偶也，小首領也，道里也，排戶也，別為表附於各邑圖表之後。第九卷附為巡撫恆福所頒之守禦告示條約諸文，以及奏章。所載著雖僅及歸德一府之事，然於此篇中亦可以窺其時豫省防禦捻匪規模之原。書各冊上皆有標注紅簽，於各卷內容頗多糾正，而批校亦甚多。卷九本內恆奏一摺，應入卷一上諭之次，疑為未成書之稿本也。封面題己未孟夏成於大梁，自是咸豐九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畿輔輿圖　清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爲直隸省所屬各府廳州縣之輿圖也。編次悉依行政區劃之序，首列總圖，府圖之下繫以所屬州縣之圖，均以開方計里。各圖並注經緯，省圖百里方，府圖爲五十里方，縣圖爲十里方。圖例均依光緒會典館所頒之輿圖定式。惟圖說所載頗爲簡畧，僅粗舉山脈、河流、城鎮、關隘、村莊、橋梁、營汛之名，而注以道里，於沿革無所考論耳。按直隸省之朝陽縣，清光緒二十九年錫良奏請升爲府，管朝陽建昌二縣，並分平泉州設建昌縣治。此圖朝陽仍爲縣，而未升府，合建昌縣尚爲承德府屬。據此知是圖當爲光緒三十年以前所繪者無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浙江通省志圖說一卷　清乾隆寫刻本

清沈德潛撰。德潛字確士，號歸愚。乾隆間舉鴻博，未遇。及成進士，年已將七十。乾隆帝稱爲老名士，嘗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擢禮部侍郎，晉尚書，以年力就衰，予告歸。乾隆帝賜詩極多，與錢陳羣並稱爲東南二老。嘗著有五朝詩別裁、古詩源、竹嘯軒詩鈔、歸愚集文鈔及西湖志纂諸書。是編乃其志全浙各郡之輿地圖說也。德潛以浙江爲東南要區，因掇全省諸郡暨江海湖山巨鎮關隘名勝之地，繪圖陳說，凡有關治術者，著於篇。今止見其說，圖則無傳，或已佚失歟。說共二十五篇，先記全浙及浙郡會城者，次府郡，次錢塘江，次西湖，次天目山，次烟雨樓，次太湖，次海防，次普陀山，次禹陵南鎮，次天台山，次雁蕩山，次玉環山，末殿以仙霞嶺。文筆頗爲典雅，考據亦多精核。各篇之中，尤詳於文風之盛衰與名勝古蹟之沿革，而於海防水利亦有所陳。按德潛屢恭逢乾隆南巡，每次均獻詩文。今觀是編所載，頗至於游覽考古之資，多關治術之文，其亦爲是時獻集者歟。書中有周

準之評點、準字欽萊、亦長洲人、評語均甚洽當、其書刊刻頗精、可見當時物力之豐、文治之盛矣、

鄂省州縣驛傳全圖二冊附錄營汛地全圖一冊 清同治間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古之驛傳、其源甚遠、清末改為郵傳、即今之交通等制度、彼時專司軍政情報之速送者也、郡志雖載其始末、大都只及沿革與餉糧之制、而不繪圖表其所經、是圖即專繪同治間鄂省驛站舖遞之道里者、首為全省驛傳總圖一幅、次為各縣驛站驛舖圖凡六十九幅、按鄂中驛傳圖、創於乾二十五年驛傳鹽法道石禮嘉、至乾三十年、朱椿復增訂禮嘉原圖而刊之、然兩圖之成、距是圖已有百餘年矣、且乾隆間圖、均非以地圖繪法所製成、僅供圖表之式、不易觀覽、此圖則依開方計里之法、凡非驛傳所經、均詳註驛站驛舖之名稱、記以極準確之里數、至非關驛傳之地名則不錄、蓋為驛傳而非通常地圖比也、另附鄂省錄營汛地圖一冊、亦為圖鄂省防汛佈置之事、均可與郡志並觀、圖為兩色套印、以紅格開方、以黑色為路線、頗為醒目、圖成於同治間、為湖北輿圖局之刊本也、

兩淮叢牘抄存不分卷　活字本

是書不列撰者名氏，惟據其內容，知為光緒間兩淮運使趙濱彥之文稿也。全書不分卷次，共凡五案，曰呂四垣鹽案，即駁斥淮紳張謇請變更鹽法自運自銷一案；曰通海墾牧案，亦張謇所請以通海為墾牧之區一案，而遭濱彥駁斥者；曰喬楊案抄，即楊誥侵吞喬勤恪公垣產一案；曰盧紳控案，即查封盧晉恩垣產一案；最末為雜項案牘，大都為其創設學校、辦理賑務及上鹽院被參各款之始末情由諸奏稿。按濱彥字渭漁，浙江吳興人，為趙景賢子。景賢當洪楊之役，毀家紓難，官至福建督糧道，後食盡城陷，繫獄不屈死。兩江總督端方念濱彥為難裔，深期許之，居鹺司任凡三載，頗有興革，力除弊端，致遭紳史之忌，而為御史俾某所參，端方以其任內之功績，復為詳切辯陳，奉旨昭雪。罷官後，因輯其任內遺愆於紳史諸案牘，以自表而求輿論之諒，雖鹽志各書均有所載，但不能如此冊之原原本本，始末詳明也。

三代制作，類非後世所及，惟輿圖之法，則愈闡愈精。自裴秀設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體之制，圖體始漸備焉。元明以降，中國地圖更受西洋影響，於制作之法，雖稍有更易，仍未失晉唐規模也。古人為學，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於學，學亦易為功。鄭樵之言曰：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況地理之學，尤非圖無以明其形。前人攻斯學者，未有不以圖為經要者，惜簿錄之家，均重書而輕圖。王儉、鄭樵雖立圖譜一門，後世不師其法，致失前人左圖右史之意。茲遠仿王鄭遺意，近取時勢之需，于地理類中特立輿圖一目，取其有關經要而規方形勢所必需者，並及前代史實諸圖錄之。先為輿地，辨方域也；次河渠防務界，崇實用也；次宮殿、軍功、巡幸等，備考核也。至各目之編錄，惟輿地、宮殿諸目，以乾隆一統志之次第；界務依劉錦藻續文獻通考之次第；河渠則依水系為序；邊防、軍功、巡幸皆關史實之圖，故依時代先後為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利之制肇於三代禹貢周禮已發其端自太史公撰史記特立河渠書于是始有專目遂書之名河渠者蓋以河原天設而渠則人為固兼天險人工之義也自是以降溝洫地理郡國水利皆有專書矣簿錄之家則以言水之書均以地理為經水道為緯故以其書列於地理鄭樵通志析地理為十一目言水利者標名川瀆其後諸家率皆宗之然標目各有異同或曰水利或曰水道要皆言水道源流及海塘河防以及疏濬水利之書惟四庫列曰河渠蓋依史遷之名亦推本溯源之意也

今標目仍其舊惟于其下更分子目書籍日益繁多勢有不得不然者言水之書當以水為序故薛所錄列子目四首總錄以統其綱次河防以紀黃淮而運蓋前代水患以河為巨河防實為經國要政而治黃皆兼治淮運故淮運諸水亦為屬之次江防以紀大江蓋長江淮皖州郡濱臨之利罕有決溢之災專著較少然亦巨瀆故另列為目江河均告無患郡邑必可資其利矣故末殿以郡國水利以郡邑為序郡邑之下復著以水系排比其先後焉

東南水利論三卷附棲流論一卷 清光緒七年高氏刊本

清張崇傃撰崇傃字補庵又字孝則嘉定人乾隆五十七年恩貢生為人敦厚樸遊嘗講求水利見吳淞江清水來源日微渾沙去路日壅其時大吏雖有濬吳淞江之議然亦僅及七丈未能復古制乃博采蘇松兩府志上嘉寶諸邑志所載前賢治績奏議提要鉤元著為此論上之當道書凡三卷上卷論吳淞江水利大旨取明海瑞之言合蘇松太杭嘉湖六郡民

夫通作以復古江深闊之制而泄太湖之水以存禹績以利運艘且極論東水攻沙及黃浦足資宣洩之非中卷論嘉寶水利六事一曰修水利以防遏糴二曰疏支河以利旁通三曰通下流以清後患四曰釐諸弊以清芟除五曰求董宅以垂永久六曰深濬浛以福東南四五專言嘉寶利弊其六兼言沿海事宜雖專為嘉寶之民編役者勞之作然亦非同推諉之論也下卷論淞南水道大致以開浚儀偷浦為當時急務末附棲流論祖述宋代富鄭公移民之方書中

有王竹侯楊拒福之評、今觀其所論、雖能窮源竟委、利弊瞭然、然亦不免有偽誤、如以洞湖為河流、則未敢信、蓋沙淤之害、自宋已然、何待元初奪淮入海、而始有哉、且自清咸豐河北徙以後、而洞湖故是不能為崇像曲辯也、前有劉瑞芬程其玨王承基馮錫周高善源序、蓋此書為善源取其原稿而垂之、馮錫周刪併者、錫周稱是書為崇像未竟之書、辭互語複、乃據王楊二人之評、釐正刪併、編為三卷、按光緒嘉定縣志著錄吳淞水利論一卷、為崇像所著、當是錫周所稱崇像之原稿矣、

重修桑園圍總志十四卷 清同治間刊本

清明之綱修、之綱字禹書、號立峯、南海人、咸豐二年進士、官直隸知縣、未到省、丁外艱、以母老絕意仕進、居家力為鄉閭興利除害、道光癸巳西潦大水、桑園圍榆岸敦決、之綱時居於鄉、乃多方設策、露立風雨中、督役之竭三晝夜、堵築、堤後完固、計前後連呈請發歲修官帑息銀六次、此後六十餘年圍堤未嘗潰決、之綱修築之力為多也、按桑園圍在廣東南海縣南、跨順德縣地、所以捍禦西北兩江之水也、圍堤建始北宋、其後雖屢有修築、而記載闕如、圍之有志、則創自乾隆甲寅(五十九年)、自後歲修均各有志、之綱因各志大小參差、遂互為翻刻、互者刪之、缺者增之、合為總志、即是書也、共凡十四卷、計乾隆甲寅志二卷、嘉慶丁丑志一卷、己卯志一卷、庚辰志二卷、道光癸巳志二卷、甲辰志二卷、己酉志二卷、咸豐癸丑志一卷、同治丁卯志一卷、其嘉慶庚辰以前各志均不分門目、至道光癸巳志始分類纂輯、凡十門、曰奏稿、曰圖說、曰沿革、曰基段、曰修築、曰搶修、曰防潦、曰圖

户曰章程曰祠宇门目虽繁实极有条贯也甲辰志
除前十门外又增撰款起科培護渠实四门更觉详
盡矣其後各志均依例增修無所更易前有之纲重
修桑園圍總志序称任是書编校之役者為盧明經
燮石與梁孝廉韶林全書於同治九年始刊成之

康熙帝治河方略不分卷 開化紙抄本

原書不著編者名氏首述京師玉泉山河及玉河次
渾河次子牙河滹沱諸河次永定河次江南水利
其書大半採自實録諸書前半直隸諸水都為清聖
祖巡視河工指示之方略及河封奏之章奏今按東
華録所載閲於康熙一朝河工治績亦頗不尠是書
均未採録且清聖祖自二十四年至四十六年間凡
六巡江南均曾親歷河干審工度勢指示方略是書
江南水利只有巳條奏章未及南巡事實不足以代

表康熙一朝之治河方略也按原書每編之首題名
曰聖祖合天弘運文武濬哲恭儉寬考敬誠功德大
成仁皇帝治河方略惟江南水利卷首無之除第一
二兩編外以下各編題名上皆鈎乙之此疑為編正
本時所乙也又子牙河首頁眉端有查正本字樣殆
當時史館所録之草本耶又按清宫史書籍門著録
治河方略一部聖祖仁皇帝巡行指示河防底績恭
紀方略十二卷注云凡自康熙元年至六十一年治
黄運兩河諸事備紀焉附録一卷紀八年至四十年

治渾清河永定河、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治渾河淀
河滹沱河子牙河諸事、由此更可證明是書即清聖
祖治河方略史館所錄副本之殘存者也、

敕封大王將軍傳一卷 清光緒七年刊本

清河東河署編、前有總河李鶴年序、鶴年寄以宋元
明以來冥蹟顯著、寵以大王將軍諸位號、立廟河壖、
有司以時致禋祀、惜諸神靈蹟、散見史及諸私家
記載、向未成為專書、因屬（書）寮翰人任某、旁稽博採、而
成此編、其或志乘無徵、則姑從蓋闕之例、以待隨時
補輯、以期傳信萬世也、其後至光緒十五年、河南開
歸陳許道朱壽鏞、復命工考察六大王六十四將軍
生平、圖寫神理、成畫像一卷、朱任某此書所刊傳略

重加編訂、石印成書、及光緒三十三年陸葆霖復依
任書重加編訂、更略有增輯、改題曰河神事蹟紀略、
山東河防總局曾為刊行、近河南河務局亦據朱本
重為印行、此外尚有河神蹟四種一書、即以此三書
及木龍書內附錄之敕封靈佑襄濟河神黃大王事
蹟、合刻一帙者、蓋便於校閱之意也、按河神本屬迷
信、然自宋以來、時致禋祀、時亦極有靈驗、及於近今
尚未廢除、固不致（故）信其必有、亦不必信其決無、要皆
數百年相沿成風、一時難以驟易、故清代河臣以朝

庭大負、亦不能不修設神怪、其輯是書、則又採鄉老之拒思、備治河之掌故者也、

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二卷　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清王槩撰、槩字成木、諸城人、雍正癸丑進士、乾隆五年以部曹分守湖北安襄鄖道、兼董水利、在任六年、頗有治績、清制安襄鄖道、即楚北地方之安陸、襄陽、鄖陽三府、地為漢水所經流、故素有水鄉之稱、而鍾祥、天門、京江、潛江、荊門、沔陽諸州縣為患尤鉅、乾隆七年、江水暴漲、隄防屢決、於是言官有開調絃、宋穴、揚林、虎渡、采穴、郝度、白口、操家口等河、以疏江漢之水之請、槩奉湖廣總督之命、得於勘議、乃考自圖史、相度地勢、力闢其非、議乃罷、遂集其任內有關水利之案、次第編列、而成斯篇、首冠江漢圖一、而系以所屬之襄陽、當陽、鍾祥、荊門、京山、潛江、天門、沔陽諸隄圖、凡八幅、所謀多為其任內堵修沙洋諸隄之案牘、以及奉命查勘水利諸文、其稱治水之法、全在疏濬、疏濬之宜、全在審時、然又必須身臨目擊、使全江之水、何處應疏、何處應濬、通盤計算、始可見之施行、倘或執古今之成說、與舊日之耳聞、意為利導、而未有不先受其害也、所言極為明斷、又稱漢之白口、操家

口淮五通口計長八九百里中間烟火萬家田疇彌
望今若漫議開渡勢將使千萬頃之良田胥為河流
經行之道而兩岸隄防之費殆不可以百萬計此漢
水不能疏者亦究悉物情之論也

治河要畧殘稿四卷 正氣堂抄本

清劉士林撰士林字子志山陰人事蹟未詳是書為
殘稿本所存共凡四卷曰圖說繪圖凡三即運河圖
黃河圖泉河圖曰河源考大致皆輯自山海經夏書
禹貢漢西域志元史河渠志陳組綬黃河源解等書
而成曰河決考以考歷代河水之塞決起自周而下
迄於明萬曆六年曰治河羣議輯歷代治河名論以
及河臣奏疏前有自序稱所作共有十卷今所存者
只四卷都為輯錄之書而其自著之疏濬管見六卷
則已佚之幸於序文中尚可窺其大概大旨為其時
治河者盡在借河營私而未嘗求所以治水之法塞
出海之道諸淮河之口使水無去路處處冲決於是
別開新河增築高堰動支帑金數十萬未嘗有分寸
之功名為治河其實因治而大壞夫故力主以行所
無事為治河之法以盡力濬淤為治河之要又考書
中有謂撫黃填為囊賦馮佑之奸謀堵絕黃流歸海
之正路一語按馮佑於康熙三十八年間董安國任
總河時曾任河道再從其書中所據之籍類皆明代

以前之著述。由此可知士林當是康熙年間之人矣。書衣有劉士林子志氏小方印各一。板心刻有正氣堂秘書五字，蓋即劉氏之清稿也。

三吳水利條議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錢中諧撰。中諧字宮聲，號庸庭，江南吳縣人，寄籍昌平。順治戊戌進士，授編修。此集即其為諸生時所論三吳水利者，皆大半切於國計民生。凡六編，首論設水官，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江湖同脈絡流通，不能分疆而理，故力主仿明永樂宣德之制，設專官以理七郡之水利，而專責成。次考圖志論太湖三江五堰之水道源流、与其歸墟，則以江浙七郡惟吳淞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故辨施工之次第，則曰先三江，次吳江之長橋。所謂三江者，即吳淞、白茆、劉家河、白茆河也。又次舉古今疏濬之利弊，而論吳淞江、劉河、白茆及江海支流。又次論水勢綱身，以明治水之方。末論五堰之不可決。書雖一卷，而所言皆三吳水利要害，蓋中諧博考群書，故其言皆有據。尤以所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江湖同脈絡流通，不能分疆而理一語，更為熟悉水利，明於地形者之論。治三吳水利者可不流覽歟。是書除昭代叢書本外，尚有道光三年其族孫泳校刊本，又見一抄本，封面題錢中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奏議書內首頁下又有臣錢中嗜進呈字樣，當是大內流出彼時進呈御覽之本也。

豫東宣防錄六卷續錄二卷南河宣防錄二卷紀恩錄二卷 清光隆寫刻本

清白鍾山撰。鍾山字毓秀，號玉峯，正藍旗人。雍正由筆帖式奉旨命往河工，以河道同知補用。乾隆時歷官江南河東總督，至工四十餘年，於河道情形工程利弊無不周知，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是書即其歷官總河時所上奏疏也。豫東宣防錄六卷，為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五年東河任內所撰；續錄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復任河東時撰；南河宣防錄二卷，為乾隆七年至十年南河任內所撰；紀恩錄則皆為雍正十三年間所進者。按鍾山於雍正十三年由江南副總河調任河東總河，乾隆七年調任江南總河，十一年以陳家浦衝刷淹沒坐革，十九年復任河東，二十二年又調任江南，至二十六年卒於任。今南河宣防錄所錄奏疏，只及乾隆十年，尚缺乾隆二十二年再任南河以後諸疏，不知另有續錄否。豫東宣防錄前有乾隆四五年間黃叔琳、陳弘謀、陳法諸序，當即刻於其時。其他當亦是陸續刊刻者。鍾山治水大綱由

陳弘謀序文中可知其概。陳序云：公嘗為弘謀言曰：治水以棄為取，順水之性而不与水爭地。又曰：河防為國家第一要務，因循者廢事而更張則弊生，守其成規而隨時按理斯為得之。又謂与奏議中如增培河堤而寓賑於工，歸實際勤種葦柳而取材有資，皆撥其作要籌其永遠，絕非補苴罅漏為苟且目前之計者也。

巡查日記不分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清凌重倫撰。重倫字慎夫。自弱冠時喜讀經世之書。尤殫究心時務。此冊乃其作宦河南時，適值會匪作亂，因奉漕督貴陽陳某之命，巡查蘇省淮徐海与東省毘連各州縣時之日記也。自序稱其所逕之地，由宿而邳而銅而沛而豐而碭而海而贛而沭，共凡九州縣，盖皆為蘇省水患之區也。故書中所記，於沿途各州縣之防禦匪亂之籌措，及其他政情之得失，与夫山川道里之形勢，古蹟名勝之所在，志有所載外，而於水利之興廢得失條陳尤為詳盡。盖其時海運大興，運道失修，重倫書中力主修復運河，河海並行，並舉其利有六。大致謂運停而海不可廢，以息水患一利也。以疏地脈二利也。以通商賈三利也。以溉仟佰四利也。以辦內地之水師五利也。以備海疆有警仍可由此以漕六利也。觀其所論，皆能中切時弊之言，究水利者固宜有所參考矣。

河上語一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蔣楷撰。楷，荆门人，清光緒中宦游山东，精勤能治事，光緒二十年，利津趙家菜園及西韓家决口，楷奉命堵塞，事竣，於河事閲久諳矣。是書為光緒二十三年於西韓家工次所成，全書皆河防實用之工程術語，引注甚詳，實為整理水工名詞者考譏之資料也。末有叙，語述其作書之程序頗為精切，而條貫有序。大義謂費魯有言，水工視土工為難，中流視河濆為難，决口視中流又難，實則塞决非難，相地勢為難，故始之以語埧，所以進也，故次之以進占。進占以与水爭，故次之以語水。克水莫如土，故次之以語土。用土上水，厥名曰堤，故次之以語堤。堤不能禦者制之以埽，埽不能制者挑之以埧，故次之以挑埧。挑埧不能平者分之以引河，故次之以引河。河以載船，故次之以語船。船以載料，故次之以正料。土料肉也，椿為之骨，故次之以語椿。有骨必有筋，繩為之筋，故次之以語繩。椿繩皆雜料也，故次之以雜料。土料不乏，大工將合，故次之以金门。金门閉矣，畢乃事矣。誰司厥事，而

可無紀，故以語工員終焉。今黄河水利委員会病無其圖，仍恐讀者不能瞭然，因校其文，裒其義，而附以圖，更名為河上語圖解，於此册更称完備矣。

可也簡廬筆記一卷附續記一卷又養恬齋筆記一卷
清咸豐間澂琴仙館刊本

清高驤雲撰。驤雲字逸仲，山陰人。咸豐間歷官直隸保定、房山、密雲、良鄉各州縣。是書為其官保定、房山兩縣時所撰，雖皆記事之文，亦可補方志之不足。前書所紀皆保邑，後書所紀皆房山也。保邑志料以河渠為治邑之大關鍵，故水利隄防之文獨多，而於保邑之形勢、河隄之脈絡、營田未成之由、坦坡當培之要，無不疏澄明確，敘雖僅數條，而源流秩然。其論玉帶河之源流，據會典及畿輔通志、日下舊聞考諸書，以證邑志之誤，至考證蘆溝桑乾之為一，黑羊河不在九河之數等條，尤為有據。附有保定縣圖一幅，以畫方計里，於縣之四境方位遠近，粗準考訂，亦極詳審。附續記一卷，則記咸豐四年保邑培修千里堤工事之文也。至養恬齋筆記所記房邑志料，不僅記水利之事，而於古蹟名勝、建置科舉藝文亦都有所補證也。

河務所聞集 黃河水利委員會藏抄本

清李大鏞撰。大鏞，泉州人，事蹟未詳。自序云：余賦性魯鈍，不工詩文，以致秋闈屢北。辛未歲需次河工，又苦茫然從事，素餐因思身臨其境，必辦工始得其詳，而諸成書，閱卷又何啻無益，於是遍搜前代成編，今人緒其最精要者，分為數類，名之河務所聞集云云。其書凡六卷，首列黃運兩河圖考，次為河工摘要，次為河工雜考，次為河務須知，次河工處分則例及合龍做法，候工預備器具，次河東文武職官錄，次桃園大工輯要，次荷工隨見錄，共八篇。其河工摘要自徐端安瀾迴瀾紀要二書錄出，河工雜考自麟慶河工器具圖說錄出，合龍做法自黃河堵口圖說錄出，其他各篇則皆大鏞於工次所得輯錄而成者。是書蓋大鏞研究河務時錄之以備參考者，不能謂為著述也。然各篇均不錄所出，亦未免有掠美之嫌耳。

修防瑣志二十六卷 水利廳藏舊抄本

清河幕傳鈔本。其書性質大致如河美學例相同類，皆為河工人員實際應用之文，於工事尤加詳焉。全書凡二十六卷，各卷均繫以子目，曰器具，曰總畧，曰水性，曰河工，曰堤工，曰埽工，曰捲埽，曰防守，曰搶險，曰塞決，曰石工，曰磚工，曰閘工，曰涵洞，曰橋工，曰板土，曰冰窖，曰估畧，曰開銷，曰堆垛，曰燒窯，曰瑣錄，曰誌怪，曰工程，曰算法。因係輯錄之書，故無體例可言。然欲知舊河工制度，則此書可稱具備矣。惟卷二十五下看淮山李世錄敘述，他卷無之，或即此書之輯錄人歟，未敢臆定也。書中述黃河源流，皆南河故道，則輯書時期當在黃河改道以前也。

河工摘錄十八卷 舊抄本

清黃之紀輯。之紀字鑒嚴，上元人。事蹟未詳。其書摘錄潘季馴河防一覽、劉天和問水集、靳輔治河方畧、胡渭禹貢錐指、鄭元慶七府漕程、顧炎武日知錄、顧祖禹川瀆異同、張鵬翮河防志，以及史志諸書中之有關河事者。全書以河流分門輯錄，關於全河者凡十七卷，先述河源，次故道，次當時黃河形勢，次歷代治河總論，次治河要訣，次黃河堤工，次閘壩涵洞，次搶修工程，次淮河源流，及治淮總論等，次運河源流，末殿以漕運之道里。各卷中之紀並無論證，所錄各書均著其出處。惟黃河源流與治淮總論，則不言輯自何書也。全集所載大旨皆乾隆朝以前之材料，體例則不如陳潢河防統纂之善。第一冊首頁題備書分類錄，殆為從事治河研究者所集之參考資料耳。此抄本為王友亮舊藏，前有王友亮葑亭方印各一。友亮為乾隆時人，著有葑亭文集，故是書成書時間當亦在康熙乾隆之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練湖歌叙錄九卷首末各一卷續錄及三續不分卷四續六卷卷末一卷 民國丁巳鉛印本

清湯詣纂輯。詣字據生，清康熙間丹陽諸生。練湖在江蘇丹陽縣西北，即古曲阿後湖，今名開家湖，形勢最高，納鎮江長山之諸水，注於運河。晉陳敏據江東，遏馬林溪以溉雲陽曲阿後湖，亦曰練塘，為丹陽之水利。歷代以來，基有興廢，此則僅書康熙一朝後湖事由，於前代之沿革無所記錄，書雖為九卷，然不分門類，頗無作例，極似官書存卷。續編迄於嘉慶，為邑人楊允蓁所纂，三續四續均為近人孫國鈞所纂，大半採自道光間太湖李某奉委全辦閘工文稿，摘其要者錄之，皆同治甲子以後五十餘年間之案牘也。

靈璧河防錄不分卷靈璧河渠源委三卷 清乾隆靈壁縣志附刊本

清貢震撰。震字息甫，江陰人。乾隆辛酉拔貢生，嘗官建平、靈璧、鳳陽等縣。其時黃河南徙，奪泗入淮，靈璧遂為河防險要之地。震亦因之嘗得參預河事，後作河防錄及河渠源委，附刊其所纂修之靈璧縣志之後，以備官靈璧者之參攷也。河防錄不分卷，全書大致取材於史志河渠諸書，凡有關靈璧河事者均所採錄，輯為一卷，先河隄，次閘壩，官司夫役，漕規河交諸細。其河渠源委，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泗淮沂沱汝澥汜諸河，中卷為清淮城濠，並通論合境清淮形勢，舉凡境內巨川細流，莫不考其源委，究其利弊原書目錄載有河渠圖五，此本無圖，按靈璧縣志列冠有圖，圖中繪有諸渠甚詳，疑即此書所附之圖也。

看河紀程三卷 行水金鑑附刊本

清周洽撰、洽字載熙、少有才稱、尤工畫、康熙中、治總河靳輔幕時、河工告成、輔欲繪黃運兩河圖呈覽、以事屬洽、洽以歷年所進河圖多不稱旨、非親歷其山川城郭、則位置不能無誤、乃編歷豫兗雍冀、四州之地、相度河勢迂直緩急及隄閘要害之處、凡四閱月、手自摹寫繪成、更別為此編、今其圖已佚、紀程則幸賴行水金鑑之附刻、尚得流傳也、書凡三卷、其行程日期自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七日止、凡道途所經古蹟、閘志一二、諸水源有關繫兩河者、俱有考訂、卷末有周氏跋尾、

兩河奏疏不分卷 清道光十二年白紙刊本

清嚴烺撰、烺仁和人、嘉慶以主簿發南河、道光間歷官河東河道總督江南河道總督、其治運河北路、以蓄汶敵衛為最要、論江南河務、以蓄清敵黃為最要、在任頗有奏績、事後以病乞休、坐事降運同、事蹟具詳國史本傳、此書皆其歷任河督所上奏章、全書十冊、未分卷、一至五冊為道光元年七月至五年三月、東河任內所進、六至七冊為道光五年四月至六年四月南河任內所進、八至十冊為道光六年四月至十一年十二月、復任河東時所進也、

濬洫水利輯說八卷 清咸豐元年專刻本

清陳仲良撰。仲良字希亮，番禺人，道光舉人，歷官四川、河南諸州縣，多善政，尤注意水利。嘗輯有《經濟考》一書，分門別類，搜羅頗富，內水利營田一類，全主濬洫之說。嘗以西北水利崩壞，溝洫廢墜，古昔衍沃之地，旱則千里焦赤，潦則萬頃汪洋，良可慨嘆，後以時事多艱，理財孔亟，因取營田一類重輯，是編共八卷，上溯虞書決九川，下逮清嘉慶初年，舉凡歷來採求溝洫之論與夫典章奏疏有關溝洫水利者，悉為採錄，其名言有遺者補之，按語未當者更之，緣意主溝洫，凡河渠水利概不採入，意在西北，凡東南水利亦從略焉。卷末則附以己見，條論凡十二則，皆關於工事，持論實不出前人之範圍也。

防河奏議十卷 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清嵇曾筠撰。曾筠字松友，號禮齋，無錫人，康熙進士，雍正元年以兵部侍郎乘傳至豫奠定中牟河患，分任北河，調任江南河道，任河務頗久，其治水用引河殺險之法，故動能奏績，善建埧，每於引溜頂衝之處，甎為磯嘴埧以挑之，至今猶有嵇埧之稱，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卒謚文敏，事蹟具詳清史本傳。此集所錄奏疏共百餘首，分為九卷，均其歷官東南兩河時所進御進呈之有關河事之奏疏也。各疏之後間有附記，記工事經過之始末。第十卷為論水工諸說，凡分十四目，計有挑挖引河、堵塞支河、堤工、支涵、石工、減水、濬水閘埧、順水挑水埧、堵塞決口、盤埧進埽、簽樁壓土、對樁絆纜、摟埽靠樁、埽工走漏、合龍、閉氣等，所論頗為精詳，文筆亦甚雅潔，非河幕所錄可比。前有雍正十一年自序，後為苑昌治係志嵒跋。

重輯桑園圍志十七卷 清光緒己丑年刻本

清馮栻宗修、何如銓纂。栻宗、如銓均南海人。如銓字桐農，光緒元年舉人，博洽能文，曾主學海堂菊坡精舍講席，事蹟詳宣統南海縣志。按桑園圍志，創自乾隆甲寅，其後每有修築，均纂修志乘，以紀其事。同治間邑人明之綱以先志大小參差，曾重為翻刻，彙為總志。栻宗又以其書出衆手，文不一律，乃倡議重修，以如銓學問淹貫，屬任編纂之役。全書凡十七卷，分為十六門，曰奏議，曰圖說，曰江源，曰修築，曰搶救，曰蠲賑，曰捐款，曰起科，曰義捐，曰工程，曰章程，曰防患，曰渠竇，曰祠廟，曰藝文，曰雜錄，其大旨仿楊錄汾塘學安之例，更參以癸巳、甲辰諸志而增易之，計删沿革一門，增江源、蠲賑、義捐、藝文、雜錄等門，復併基段於圖說，併圖戶於起科，併培復於修築，至易奏稿為奏議，易防潦為防患，易搶塞為搶救，則皆文字之修正，無關于大旨也。又以舊志防潦、搶塞、修築諸門，雜引他書，無與桑園圍事者，呈志概入雜錄，用備稽覽也。

水利紀略一卷 清鈔本

此書不詳撰者姓氏，大致採錄通志、通考、歷代史書以及方志、文集諸書中，凡涉及歷代農田水利之建置者，悉仿史紀編年之體，起自周齊管子，而訖於清雍正五年。凡前賢功蹟與夫議論所及，條約所垂，皆所備載無遺。每條之下，悉注其所出簡，又加以按語，評其得失，語雖簡略，亦皆精要之言。書末於水利全局之形勢，亦附有所籌劃，其大意以舉水利不能限於地之南北，蓋江南以水與平地較，水得十之五六，故稱澤國，環江帶湖，縱為浦，橫為塘，其支流所在，為港為涇，為蕩為浜，為瀼為淹，為溇為瀆，隨地異名，堰以豬之，壩以壅之，堤以束之，圩埝以衛之，閘以時而啟閉之，水至有以泄橫流之潰，水退有以溉高仰之田，所以雨則不溢，旱則不涸，田獲有秋，而東南財賦甲於天下也。若乃西北地高水少，水利之行難於南土矣，然亦非不可行也。近山者劚泉吐溜，濱河者穿渠引流，導之灌田以殺水勢，其淀之低窪者，堪以蓄水，稍高者，如南方築圩之法，皆隨時宜淺，至平衍處

勸民鑿井足資灌溉北西北水利行之未嘗無成效也大抵東南地卑而土面堅實故水之消長也徐而致潰也緩西北山多而土性鬆浮故水之盈涸也驟而致淤也速水性殊而難易別議者謂淮北之水治其決江南之水治其淤亦祇言其大略其實隨地制宜或瀹之而使通或停之而使匯或瀦之而使暢或障之而使迴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而行水即以利為本因乎地乘乎時仍行所無事已矣所論誠皆平情之言而於南北地形尤能切實詳陳究水利史者觀此一篇宏目巨綱固可見其大凡也

下河水利集說不分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阮氏文選樓抄本

清劉台斗撰台斗寶應人嘉慶四年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傳經學於其父尤究心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嘉慶十一年治河之役興大吏薦台斗知河事奏留南河協塞黃營城堤時河決入射陽湖眾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台斗作黃河南趨議千條言上之總督於是南新河之議不果行旋奉檄勘下河水利乃採前人之論說奏議以及史志諸書有關下河水利者錄成斯篇全以抄錄為主疑為台斗研究下河水利時收集之資料故無甚精要也原書無經目下署劉台斗進並有阮亨藏章自為阮氏文選樓抄本矣

江北水利二卷（楚蒙山房全集本）

清晏斯盛撰。斯盛江西人，康熙六十年進士，乾隆三年官江南布政使，時奏請興淮揚水利，勅部與修鳳、潁、盧三府，六安、滁、泗等州縣水利，上從其議，遂通檄各府州縣勘查應修各工之緩急先後，次第此書，即彙錄當時檄諭諸文而成，附刊於其集中者。其論江北水利，則謂鳳、潁二府有淮水為之經，而汝、潁、濉、渦、沂、淝、澮諸水繹絡其間；盧州府以巢湖為之委，而大江山河通其流，至若合肥一縣，地多高阜，而深鑿池塘亦可瀦蓄以備旱乾；六安係山城，而東西南北四鄉多有池堰，舊蹟久經湮廢；泗州所屬居淮下流，滁州所屬亦多溪壑，並可一例修治。能如淮揚水利大發帑金，令各語熟水利人員董集民力，大加鑿治，貧民既有所資籍，而利濟亦可久遠。其大旨蓋本斯輔奏請開鳳陽溝田一疏而推廣之，誠熟悉一方地利民情之論也。

河防雜著四種四卷（周愨慎公全集本）

清周馥撰。馥有治水述要，已著錄。此書即附刊其後者，凡四種：曰黃河源流考一卷，大致錄自皇朝通志，而以咸豐五年改道以後之河補敘於後，併附注其支水之可考者；曰水府諸神祀典一卷，皆輯有清一代受封號之神，并注受祀地點及其小傳，皆有功於水工者也；曰黃河工段文武兵夫記畧一卷，全師行水金鑑東南河隄工員弁兵夫數目一文而為之者；曰清朝河臣記一卷，蓋錄自俞正燮之河臣編年紀畧而加以增輯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治黃史六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五年山東河務局排印本 林修竹治河叢書之一

徐振聲編。振聲官山東河務局秘書。是書前有山東省長兼河務局長林修竹序。其書乃彙輯古今治河事蹟之概要者，清以後多採自山東通志河渠志中文字，仿編年史鑑之例，上自夏禹，下迄民國，間亦錄古今治河奏疏公牘及名人生平事畧，依次載入。首卷冠以河圖及歷代治黃大事表。其圖凡六，曰歷代河流變遷圖、豫河圖、直隸河圖、最近測勘魯省三游現勢圖、勘測黃河入海尾閭圖、黃河堤岸實測圖。其書雖名歷代治黃史，實則僅以山東為範圍，蓋專為山東河防而作，故於治黃全局不能悉舉，且有僅據運河工程局報告者。然清末以至民國十餘年間事，故賴以存其畧焉。

皇朝經世文續編工政河防十七卷 清刊本

清盛康輯。全書百二十卷，蒐集道光初迄於光緒二十三年之諸家文集公私論議，以續賀長齡之書也。其論工政者凡十八卷（自百零五卷至百二十卷），而河防及各省水利共十七卷。凡河防五卷，直隸河工一卷，運河二卷，通論一卷，直隸水利、江南水利二卷，各省水利三卷，海塘一卷。總目工政河防下自序有云：茲編兼列眾論，得失兼采，觀仍原編之例，南河舊牘，與今時勢雖殊，足備一朝掌故，列為三卷。後兩卷皆近今論河之作，淮瀆與黃河相維繫，導淮諸議可互證也，并附入焉云云。今觀其書，輯錄尚稱詳贍，當時名言讜論，大率具備，尤以河防後二卷，皆咸豐五年黃河改道後之論文，頗可供研究清末黃河工程史者之參考也。

河南治河工程舊冊不分卷 抄本

是書不錄著者名氏，皆嘉慶二十五年儀封漫口合龍、道光二十二年祥符大工合龍、二十五年中牟大工合龍之工程檔冊。除爲當時河臣之奏疏以及各河督中咨呈諸稿外，大都皆關兩大工之工程則例、河身丈量、工料估計以及全工職司諸名冊，共凡四十件。考清嘉道間南河淤墊，黃水壅溢，此塞彼潰，工之大者如嘉慶間之衡工、睢工、馬工、儀工，道光間之祥工、中工，俱糜帑數百萬兩，且有經年不能塞者，尤以祥符中牟兩工前後御擾最爲可異。是集雖爲案牘之資，而於是役之工事史料頗爲不尠，河志雖有所載，然不若是集之完備，故未始不可以備從事河工者之參攷也。

河工策要四卷 清光緒乙未年上海裴英館石印本

是書不錄著者名氏，前有序，亦不署作者。石印本，蠅頭小字。據序中所稱，知是書成於光緒鄭州決口之後。全書凡四卷，雖不列門目，而編次亦釐然有序。先論黃淮河水源流以及歷代河決，又次考三代以下治河之策以及宋元明三代治河器具，又次爲晚清治河諸論，大都皆論鄭工之文，又次爲兩漢以下河臣之奏章。各卷均附有永定河之工事。目錄載有黃河圖及鄭州決口圖各一，現闕。今視其書，大致皆採集地理河渠諸書摘錄而成，所錄均按年編次，爲長編性質，惜引錄各文均不著所出。其書雖成於光緒間，但各所考歷代河決治河之策以及輯錄之名臣奏議均只及於道光末年，按咸豐五年黃河改道，爲清代河史之最重要之資料，反闕而不載，亦未免病於脫畧耳。

黄河考不分卷 切問齋本 青照堂从書本

清汪份撰。份字武曹，長洲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事蹟具詳國朝先正事畧。其書凡分四節。先考禹河故道，大旨本班固之言，並節取諸家之說，互相參考，以尋求禹貢大伾山西析而北行東河之舊跡；次則就水經大河故瀆，博採史志諸書，以考禹河初徙自晚周以及西漢之河，再徙而為東漢之河，三徙而為商決商胡北流東流之河，四徙而為金明昌以後南北分派之河，五徙而為元明以後至於清初由汴合泗挾淮入海之河，並詳論河道變遷之由，及其始終曲折；次論河水源流，蓋宗胡渭禹貢錐指之說也。其書不但考證詳賅，且於歷代治河之方，亦有所評論，文字亦頗典雅，欲考黃河史者，不可不瀏覽焉。此書除切問齋及青照堂从書本外，尚未見有單行本。青照堂本有李元春之評註，不分卷數。切問齋本分四卷。按光緒蘇州府志藝文志著錄份有河防考十卷，或即是書歟。

河渠紀聞三十卷 清嘉慶十一年震澤堂刻本

清康基田撰。基田，興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累官江南河道總督，治河數十年，宗潘靳之成法，屢有奏績。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是書成於嘉慶間，大旨採輯經史地志河渠諸書，舉凡歷代之因革，全河之要領，及地方水利興廢之蹟，悉按年編次，上自禹蹟，下迄乾隆五十四年，共三十卷。其中清代河史占全書之大半，每條之下，編考舉書規度當時形勢，詳加考證，並繫以工事之始末，語極深切精詳，實可謂河籍之功臣，後來研究河務者之導師矣。自後潘氏續行水金鑑、周氏治水述要諸書，莫不採錄其文。書雖嘉慶刊本，亦頗罕見流傳也。

河工簡要四卷 清光緒丁亥刻本

清鄧步洲撰、步洲漢陽人、光緒丁亥河決鄭州、步洲方以河工官豫有目覩洪波沖決之憂、因思補救之方、乃綜考成法、搜羅羣籍、以及當時部署例案彙錄而成斯篇、全書凡四卷、第一卷考河工官制與黃淮諸水源流、亦只豫有一地之河、第二卷述河防利弊、以及工料名物之制、第三卷專言埽壩工程之做法、附以水令、第四卷為水工算例、附以年工雜記及器具諢名、所錄各書皆未注明、然序述則條理極為詳明、觀其內容知其所輯、若其時河工流傳最盛、而河工人員認為秘笈者、如黃河初學須知、河上全針諸書悉皆賴此書存其梗概、至諸工算例及鄭工雜記二冊、一為算術專門、而實施於河工者、一為清末河工之至要史料、尤為有裨實用、故雖係輯錄之籍、無所發明、然採輯之富、存佚之功、實為他書所不及也、類例不免稍病冗雜、然實用之書、固不必以文章例繩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渠考畧一卷 舊抄本

明曹胤儒輯、胤儒事蹟未詳、自序稱隆慶己巳自吳歸、過平原淄西梁、值大水、詢之故老、蒐諸史乘、又踰紫荊、溯桑乾、眺梁山、有所見聞、彙而次之、作都南金陸考、書成未曾問世、頃有嚴琨、歸卧山房、友朋中皆以不能自秘為言、時值河復漫溢、且防陵運、乃博考經史水經地志、旁及雜家諸書而成此篇、以考黃河之源委、其書大致仿水經注之例、論宋元以後黃河水道經流之狀況、與入河諸水之變遷、並及沿河掌故、不但考證詳明、叙述亦頗雅潔、亦考黃河故道沿革者當參考之籍也、原書為抄本、曾否刊刻、不可知矣、

河工見聞錄不分卷 邵成玉存本

清邵遠平撰。遠平仁和人，康熙進士。浙江通志及耆獻類徵均未載其服官南河事，今觀其集中所錄，則亦嘗從河督張鵬翮治河，如督開陶莊引河，建築挑水大壩，遠平均參預其役。是篇為其工役之暇，採輯舊聞及所見筆記，彙錄而成。其書所記共二十二條，仿輟耕錄之例，專記河道源流及沿河雜記，有不專論河事者，亦皆錄於集中。惟如新開中河記、挑水大壩賦、督開興主開陶莊引河建築及添築挑水大壩

、河工慶成等詩文，則皆為康熙朝河工史料也。此書為成三文存之一，單行本則尚未見有傳世者。

河上金針二卷 清抄本

清朱霈編。霈字學成，浙江山陰人。觀其道光五年自序，謂自棄舉子業後，隨其父借箸河上，凡案牘規矩準繩，以及形勢工料之機宜等，時時聞諸庭訓。及其為官河上，因從友人處假得河防須知、河工備考兩種，斟酌時宜，量加筆削，彙為一冊，即此書也。上卷論黃淮運諸河之源流，以及當時河工之定例，并附以上諭、部文等。下卷論防守之制，以及各工做法。文筆雖不免於粗陋，然所述皆切於實用之學。卷末附有

明清兩代河工章程，并附注議准施行之時期。又道光十一年嚴河台奏請碑石方價諸條，據此而論，則朱氏之書雖成於道光五年，而其後亦有所增補者矣。書內批校甚多，無由考其出何人手筆也。

江湖源流辨一卷　清抄本

清王士鈖撰。士鈖字蘊生，咸豐辛酉拔貢，著有讀香樓吟草等書，於方志之學尤所究心，咸豐雲和縣志，即其手纂。此篇專論浙江水道之作，起自浙江，而迄太湖，于諸水源流及支脈分合，皆能綱羅羣說，互為考証，於浙西水利則主開濬疏浚為務，要皆不出前人範圍也。惟書中謂婁江、松江、東江即禹貢三江之說，雖始於揚都賦注、吳地記等書，而禹貢蔡傳從之，然先儒班、鄭諸家皆所不取，而近世解經大儒若德清胡氏渭、儀徵阮氏元俱已詳切辨析，而士鈖猶蹈此失，故亦不免白璧微瑕矣。原書為一抄本，鈐有王受祐藏書印一，受祐並稱此書為士鈖子硯齡所繕錄，當非原稿矣。至其書有無刊印，亦不能知其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防考四卷　清抄本

明鄭大郁撰。大郁事蹟未詳，是書為大郁所著經國雄略七種之一，大旨皆取材於經史地志諸書，全以輯錄為主，但均不註所出，殊為疏漏。書凡四卷：卷一考河志及西北水利，卷二考河源及九河，卷三考漕運漕河，卷四考川澤諸水，各附以圖。圖有畫方，不計里數，前後無序跋。卷端署安南伯鄭芝龍鑒定。按明代仕宦常援取故書作干祿游說之用，是書即其類，雖名為考，並未見其有何發明，不過摭拾羣書之有關河務者而已。且如潘氏之河防書、劉氏之問水集，為有明之河渠巨著，志未載入，其疏舛亦可見矣。書內有鄭十師評，尤為明人陋習也。

河防考五卷 抄本

不錄著者名氏大致皆採自公牘以及地理諸書凡涉及東省河務者皆採錄其書首列河流變遷表一卷自周定王五年至清光緒三十年表列時代年分流入海漫決地址等項次為河工職官表一卷列清光緒間職官營汛防守人員工段里數駐紮地址次河防考三卷上卷為咸豐五年黃河未改道以前歷代修防之制中卷輯錄諭旨奏下卷東省河道流決之異修防之制疏濬堵塞之法以及財用物料職官營制諸章程而殿以小清河運河海運諸考搜採完備敘述亦頗詳明尤以各水之源流諸法之利弊更為詳核故欲考近時東省河務者當瀏覽是書也

運河伏汛奇漲搶護堤工及啟放車南埧始末詳細情由不分卷 清鈔本

清署理淮揚道吳學廉等会纂稿清代初年高郵清水潭屢決康熙中靳輔建通湖二十二港口又建歸江歸海減水埧後張鵬翮改建歸海埧計共五座一曰南官埧二曰五里中埧三曰柏家墩埧四曰車邏埧五曰昭關埧後亦稱下五埧以別於高加堰之上五埧其柏家墩埧廢又別建南關新埧合之仍為五埧五埧啟閉之標準常引起上下游居民劇烈之爭執上游居民希望啟埧尺寸之較少利其早啟藉以減少沉溺之機會下游則希望啟埧尺寸增高俾能不啟即免下河九縣之沉溺故五埧之啟閉向有水誌定例此書為宣統間運河盛漲時地方官吏李陳督撫詳敘守埧時搶護堤工與啟埧之情由及災情之狀況等雖吏牘文字頗能詳紀當時情形實有關運河之直接史料也

治河管見不分卷 清光緒間刻本

清董毓琦撰。毓琦字子珊，臨海人。諸生。以通算術製造快船，充福建船政局委員。光緒十年河決鄭州，毓琦上固本清源二策。所謂固本者，舍蘆葦雜泥之舊，效船政鐵柱之坪，以築黃河之堤，固其本而千年不拔。所謂清源者，即窮其源於青海，合金沙、雅龍、滄、怒諸江入於南海，分水勢而中流乾，終古永無河患。當道雖然其說，終因不能應鄭工之急而罷。此書即其條陳諸議與當道來往討論之稟札諸稿，并具所著鐵竹園彙合而成，雖為光緒間刊行之本，然傳世頗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務初模不分卷 清光緒刻本

清林紹清撰。紹清，昆明人。光緒庚辰籤分北河，客河道六安史松園幕，預挑河、歲修、搶險、合龍諸工。在工每能布衫草笠，緩步河下，指示機宜，乃以經歷所得考其規模，究其利弊，隨筆記之而成此帙。其編排體例用問答體，而加以解釋。先總論興工要則，次堤岸收坡，次核算土方，次就挑河之土以築堤，次碱工草土，次估壓田畝，次驗收工程，次水勢滴器，次測量地勢，次歲修，次剋期告竣，次雜法三則。雖不列門類，然叙述亦極有條貫，尤詳於工程之算例。書雖一卷，亦可為究心河事者之考鏡焉。

治水述要十卷 民國十一年周氏家刻本

清周馥撰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清末嘗從李鴻章治水永定河光緒三年署永定河道官至山東巡撫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其書仿行水金鑑例採錄歷代治河成案擇其可為法者錄之其有今昔異宜南北異勢及事宜之未詳盡者各加案語疏通證明間訂其錯誤上自禹貢下迄於光緒二十四年以下則為樊燦昌吳篔孫等所補輯者也前有于式枚序及自序并凡例八條凡例有云歷代治水惟治河法最多清代治河尤精故編中所錄黃河案牘十之七八其他濬渠水利亦畧采其要全書前三卷記禹貢至明代後六卷皆清代治河史末附黃河源流考清代河臣記水府諸神祀典記黃河工段文武兵夫記畧總名河防雜著四種亦黃河文獻之資料也

西北水利議一卷 昭代本

清許承宣撰承宣字力臣康熙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嘗陳揚州水利時論重之此為其論西北水利之文大旨謂天下無無水之地亦無不可以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其時稱沃饒者率在西北不關其仰食東南也夫西北之所以沃饒者以溝洫之制未壞也迨秦人盡壞其制後世莫能復間有言西北水利者而卒不可行未久輒罷然則水利終不可興乎曰不然蓋水之流雖屬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故東南瀕海之田所資以灌溉者率江湖河淮下流之水一旦奔騰衝激時有漂土沒稼之患因其未可常恃故力主興西北之水利以省東南之歲漕為萬世之利其文大義如此明徐貞明嘗著有潞水客談一書所議亦主開西北之溝洫承宣此論與貞明書大旨相同或即採其書摭充之耳

栗恭勤公磚壩成案一卷 學強恕齋筆算從書本

清梅啟照輯。啟照南昌人，光緒間官河東河道總督。當以宣防之要，必先明高下強直方鄉之數，審全勢以權其緩急，其次則料物之鈎稽、鑲稭之酌劑，非明句股乘除之法，雖諳練核明，實其道無由。著有學強恕齋筆算，從書等五輯，栗毓美之磚壩成案附刊於末。毓美，山西渾源人，字友美，以拔貢官河南知縣，道光間官至河道總督。清代河工護隄之方，率用稭埽，毓美則創以磚易稭石，力請廢碎石稭料舊例，改用磚護岸。當時雖有譽之者，而持異議者甚多，且有靡費事小、節費罪大之謗。卒至道光十七年，因御史李蒓之奏請而廢。蓋實因清代河臣往往利用決口而中私飽故也。是書所輯，即毓美當時所進奏請減石稭用磚諸疏，以及有關是案之公牘，至當時反對毓美諸奏稿，亦附之。按史傳雖載其事，殊為簡畧，實不能如此書所載原原本本，始末詳明也。

都江堰工程紀畧二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強望泰撰。望泰字蒭圃，陝西韓城縣人。嘉慶丁亥進士，官至四川忠州直隸州知州。此書列其官成都府水利同知時所作。都江堰為成都灌縣之水利也。望泰以其年久失修，嘗周歷各堰，至索橋上內外江分水魚嘴處，見河口寬四十餘丈，河身自六年舊河口起至寶瓶口，記均僅寬四五丈至十二丈不等。河岸一帶積沙石，踰數丈。河中為沙石淤塞更甚。各堰籠隄亦沖刷損壞者過半。因訪延紳耆，披閱志乘，細繹深思，求所以治之之法，始明於深淘灘低作堰之本義，乃多加河防，廣作埂籠，深去河底之砂礫，低砌籠隄之層數，更察看水勢，益知古制六字之法之可行，復於各堰一律如前修治。工未訖，因有懋功之行，復以歷次興修工程之始末紀載，以成是篇。全書凡二卷，上卷皆為當時往來公牘之資，下卷誌其修造工程之制，而於一切條規載錄尤為詳盡。蓋望泰以堰工不遵六字，修歷有年，所失因將各工紀畧於冊，以備守斯土者有所依據，亦千慮一得之意也。

大清渠錄不分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清王全臣撰。全臣字仲仙，號清渠，湖廣鍾祥人。康熙甲戌進士，歷官河南甘肅各州縣，累興水利。此為其官慶陽府同知兼管寧夏鎮倉場攝理刑屯田事時所作。寧夏有漢唐二渠，引河溉田，人享其利。自河勢東徙，而兩渠漸以湮廢，全臣築迎水堤，導河西折入渠，又於唐渠下開渠一道，其末與唐渠會，渠成而高卬之田咸得溉焉。今所謂大清渠者是也。此書即輯錄其當時公移，及渠成後所刻圖記碑文等，而附以當時人所贈詩七十二首，彙編而成。書成於康熙五十一年。書內上舒撫軍渠務書一文，於是役籌畫撥夫派工之事，革弊剔奸之舉，纖悉俱備，極為精要。至附錄之詩文，則皆歌功頌美之詞，於河渠初無甚關係也。

海塩新辦塘工成案三卷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汪仲洋撰。仲洋字少海，成都人。嘉慶舉人。道光元年知海塩縣。浙江之有海塘，所以為民捍水患也。而海塩石塘尤吳越七郡之保障。初建於唐時，為土塘，至明乃易以石。因其當江水之沖，故屢築屢圮。故歷年均有增卑培薄之工。其經費始則動支省庫，自乾隆三十年則歸於嘉興府之七縣捐貲公修，嗣又令海塩一縣獨任其事，於是多因循苟且，不能以時修築。歲月既久，頹廢漸多。道光元年，帥承瀛巡撫浙江，力興水利，重視塘工，而以海塩海塘尤當衝要，乃命仲洋董修。仲洋不辭勞瘁，悉心經畫，其用材也順土之性，其程工也爭潮之時。既築石犀以護其根，復用鐵鍋以鉗其面。凡三載而蕆事，共築塘八十餘丈，視舊塘尤堅固，歷久人稱為汪公塘。自後悉以其法為定式。工竣，乃集錄是役之前後案牘，附以海塘全圖而成斯篇。書雖僅三卷，而於是役之規畫撥夫派工之事，纖悉俱備，而所論塘工之築法，尤為詳盡，實可補塘志之不足也。

許仙屏侍郎督河奏疏十卷 清光緒刊本
坿奏定東河新設河防局章程不分卷 清光緒刊本

清許振禕撰。振禕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咸豐初以拔貢生參曾國藩戎幕。同治二年成進士，授編修，出督陝甘學政。丁父憂歸。光緒二年起故官，授彰衛懷道，豫修東河隄防、淮海各蓮匯得免水患。十六年擢河東河道總督，築滎澤大堤，捐家屯米重塞石堤，河賴以無患。其要尤在嚴稽查，不私財權，令七戶往赴司庫支領，故積弊除而工堅。十一年遷廣東巡撫，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全書十卷，所錄凡百二十餘疏，皆其任內所上，關於東河工事，及奉旨會勘畿輔永定河諸疏，全集起自清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年，亦可為近代治河史所當採摭之資料也。奏定東河新設河防局章程一書，記其時言官張廷燎指陳河工積弊，上命振禕查議，乃力陳河工諸弊端，主張改章設局，以除隆工，而節浮費，疏上從之，此冊即當時所上奏疏，而附以設局之條規，雖其奏疏已見其所著奏疏集中，然其設局諸章程則無記錄也。按清代河工設局，實為振禕所創，欲考清代河政沿革者，固當有所據矣。

裘文達公奏議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裘曰修撰。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授編修，歷官刑、禮二部尚書，與修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其為官所至有政聲，治水尤著。屢奉命勘視江南、河南、山東、直隸河道，卒諡文達。事蹟具詳清史稿本傳。此集為其子行簡所編，附刊於集末者。於嘉慶八年編成，類皆其歷官奏疏，共凡四十篇。前八疏為奉旨赴巴里坤時途次入告諸疏，均有關邊情軍事者。餘為歷次命勘查河道水利諸疏，於全河形勢均能窮源竟委，指畫精詳，至永定河工程報竣，摺尾附稱一切淀泊蓄水之區，不許築埝佔種，與水爭地，俾歸宿免致壅遏為患諸語，尤於直隸通省水道極有關係。今觀其集中所載，大率與清史本傳相同，而其事蹟原委、年月先後則較史為尤詳焉。

河防要覽四卷 清光緒十四年刊本

題硯北主人輯。硯北主人，不詳為何許人。是書為光緒十三年所輯。蓋以其時河決鄭州，漂溺八九郡縣，長堤傾圮者千餘丈，壞禾稼田廬約三千里，清廷軫念民艱，特簡明敏河務者籌防籌賑，復發帑金數十萬為修守計，暴露日星，櫛沐風雨，逾之半載而功未竣，著者感於河艱且鉅，乃輯前人河防諸書，擇其要者錄之，以類編輯而成斯篇，共凡四卷。先為河源河決考，皆錄前人文章之考黃淮諸水源流者，共六篇。為河防制度，如潘季馴之河防險要、陳瑄之修守事宜，張靄生之河防述言，丁芸之治河要語，靳輔之治河前後經理十六疏，凡前人以為治河法則之文悉皆採錄無遺。四卷為歷代奏議文字之有關河防者共十八篇。按其所錄，雖皆前代成規，於黃流之通塞、閘堤之變遷、官師之修守、工力之難易，於今勢有互異，然觀其大畧，究其旨歸，固當有今古同揆者，故是書所錄未始不可備究心河務者之參考也。

疏河鈀陣圖說 清咸豐七年泗陽沙鎮岵思堂刊本

清戚宗海編。宗海字東瀛，泗陽人。嘉慶二十一年間，溪水驟漲，江水逼淮泗之下游，麻陽河決百餘里，鄉人歆謀疏決而苦於無策。宗海沿河履勘，爰出新意，造鐵木二鈀及轆車、竹陣等四物，贍其疏濬之法，和左右兩巨舟，中置轆車，以懸鈀而升降之，前沉竹陣如植籬，兩岸役夫牽纜而行，以水數陣而鈀隨之，以逐沉往復滌蕩，滯淤去而河道通，民相其利者數十年。此書成於道光間，繪鈀陣諸器為圖，揭其施用之法為說。圖為其子天恩所繪，說為其侄天值所撰也。

治河議 小方壺齋本

清陳虬撰。虬瑞安人，光緒間幕客東省，見治河無效，乃進三策，大致謂導源蔥嶺，橫繞北徼，牽順水性，循山入江，援中朝內外之防，開塞外富強之源，為上策；引河出河套而北徙，徙於蒙古荒漠之地，頓致富強，東南罷患之區，可慶安瀾，是為中策；而所謂下策者，蓋水出高源，而以海為尾閭，若能於上下游分殺水勢，則水自循軌，故其主張上流多濬大渠，下流多開支河，至主河水改流，由鐘口入海者，則徑東撫張曜舊議。其他尚有引用山陰陳繼本之說者。繼本於光緒間幕游陝西，刻意求河務，而於東省河務亦屢有所陳。是編為一策議之文，故無單行本，除小方壺齋本外，廣治平略亦錄其文。



黄運兩河修防諭旨奏疏章程　故宫圖書館藏抄本

是書清史館舊藏，為河南河防局抄呈，蓋彼時纂修國史時所徵集之資料也。所錄起自咸豐五年至宣統三年八月，凡關於黃運兩河之修防諭旨奏疏章程，集為一書，共百四十餘則，按年編次，因全係徵集之材料，故無体例可言，但收羅故頗為豐富。按河渠編年之書，行水金鑑及南河成案均止於道光間，周馥之治水述要，雖述至清末，然其書失之太簡，咸豐改道以後之文字尤為疏漏，此篇所錄皆咸豐五年以後之史料，雖為撮錄之本，亦可補周氏諸書之不足也。

水学贅言一卷　清道光四年刻本

清錢泳撰。泳字梅溪，金匱人，中階族孫。是書先總論次太湖三江來源、支河、水利、水害、建閘、圍田、濬池、專官、協濟列目，略似中階所著三吳水利條議，且自序有云：余既刻族祖廣庭先生三吳水利條議呈之當事矣，暇時又翻閱前人著述，有條議未盡者，輒錄數則，或取古人之陳言，或抒一己之愚見，或耳濡目染者，或道聽途說者，彙於一帙，分十二篇，名曰水學贅言。余生長鄉曲，祖父皆讀書務農，故略知治水治田之法，非妄為臆說也。至於設官分職，經営財力，事在有司，非草莽之所敢議云云。是書雖為道光間刻本，坊間亦罕見流傳，惟南開大學圖書館及常熟縣立圖書館均藏有此書耳。

河務摘要二卷 清刊本

不著撰者名氏，亦為清河幕府輯本。全書二卷，上卷輯錄明劉天和六柳法、清陳潢河務摘要及郭成功河工器具圖說，下卷摘錄其他治河書及官頒有關河工之則例、諸章程。惟其中算例，其他治河書中尚未見有輯錄者，殆為當時河幕下級官吏自備之手冊，故全編不分章節，次序凌亂，魯魚亥豕尤不可勝計。輯錄者文亦不著所出，不足稱為著述也。

山東黃河南岸十三州縣遷民圖說不分卷 清光緒丙申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清黃璣撰。璣字仲衡，南海人，光緒間以道員官山東。為時山東河患頻仍，黃河下游青城、濱州、蒲台、利津、及上游歷城、章邱、濟陽等十三州縣，夹河以内村莊終年浸於黃流。璣乃上遷民之議於巡撫張曜，曜韙其言，請於清庭，而以璣任其事。曜卒，官福潤撫東，仍俾任之。閱五載事竟全功，共縻金九十八萬有奇，都十三州縣，戶五萬九千八百有奇，立新莊五百五十有七，凡田廬塚墓及日用纖瑣之事，皆籌劃完俱。此圖即為當時進御之圖，而附以東撫福潤所上之奏章等彙輯而成。前為遷民圖，附以圖說，次為徐繼孺諸人之序及巡撫福潤奏章，以申遷民之緣由，頗為切要。大旨以其時東省黃水之為災，由於河身偪窄，勢不能容，故力主遷去歷城以下沿河村之居民，而寬河身以弭河患。蓋宗漢賈讓之治河上策，所謂不與水爭地之說耳。

治河要語不分卷 切問齋本 青照堂叢書本 防河要覽本

清丁愷曾撰、愷曾字萼亭、山東日照人、少負異才、博極羣書、為文豪放不羈、奇氣充溢行間、選拔入都、名動公卿、中年多故、遂絕意仕進、著述頗富、事蹟具詳光緒日照縣志、全書凡八卷、皆論河防工事、首論堤工、次河決、次塞決、次閘、引河、次埽工、次堰工、次訓練、末附嵇曾筠石工說、河決篇論河性有云、水無情而有性、故下以為道、而智者順之、人之力非水之敵也、善治者不與水爭、而與水讓、全地之形、控水之脈、循次行之、而斯水不違、書中多引用經文、各篇所敘述、頗為詳明有序、惟日照縣志本傳所記、不載其曾歷河干、疑為博覽治河諸書之所得、而筆之於書者也、

對河決問一卷 抄本

清胡宗緒撰、宗緒桐城人、字襲三、雍正庚戌進士、充明史纂修官、旋遷國子監司業、潛心天文地理之學、著有環偶集、是編即自環偶集中摘出者、據其自序、知是編為其備員史館時所撰、蓋其時河有睢寧之決、適有以其事責問者、乃查堪其地高下之形、察剛柔動靜之本、又參考明實錄及地理諸書、究其人事利害得失之趣、作為問答一編、而告當時人士者、大旨主張通河於衛、歸於海、為河運兩利之通、卷首附清黃圖一、圖有畫方而不計里、卷末引明實錄中萬曆三十三年陝西參政莊宗己之言、以證其說之不誣、然亦一偏之見、不可以為據也、

合龍大工全圖不分卷　清光緒丁亥(三)年沙致良繪本

是圖為黃河築堤之合龍圖式，首冠合龍大工總圖，次為分圖，凡合龍之經過情形，每一動作，繪為一圖，曰諸築大工捆廂出占合龍式，曰未捆攏船式，曰捆龍骨式，曰明過度式，曰暗過度式，曰底鈎掛攬一式，曰底鈎掛攬二式，曰面鈎掛攬活涵式，曰掀頭式，曰肚占式，曰撐擋式，曰打張第一式，曰打張第二式，曰打張第三式，曰船上填上像伏式，曰出船式，曰合龍閉門掃式，曰掛攬式，曰全門合龍式，曰排水填及正填圖式，都凡二十式，圖以彩色描繪，並各注以說，按邵步洲河工簡要卒工雜記中所載合龍定式，雖未繪圖，然文意與圖相符，又李大鏞所著之河務所聞集，所載之圖，與此相同，惟圖說略有增補耳，據上二書可知是圖當係沙致良由前圖過錄者，决非致良之原繪，蓋歷來河吏相傳河工合龍之定式也，圖內各式之名稱，大半皆不可理解，要為當時河工通用之術語，相傳如此，不能文理解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防一覽纂要六卷　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清陳于豫纂。于豫天長人，康熙間奉旨効力河工。是書節取河防一覽原書，刪繁就簡，約為六卷，而以明朱國盛南河志附纂於後。凡河之關於運道而地隸淮揚者，無不詳明。高郵孫弓安為之校刊行世。上有眉批，皆出弓安之筆。卷首附刊弓安之父宗彝所著治水諸議一卷，則自愛日堂文集中摘出者，首冠以黃淮分合新舊圖二幅，曰黃淮合流故道入海圖，曰黃淮合流海口淤墊圖，悉遵河防一覽及南河志原圖，而參合當時河道形勢。圖版用黃綠色套印，極為省目。河議凡六篇，論淮揚治水利者二，餘四為論治河成法。周橋翟填清水潭諸議，并附以李宗紀徐陳河工疏。其論治河之法，大致主築歸仁隄，周家橋。蓋均宗河防一覽及南河志之說。弓安因以其文附刊於此集，為全書卷首。有陳于豫及弓安序。弓安序云謂於乙卯刊先子集中治河諸議於大業。據此則知是集當有單行本行世。按宗彝，高郵人，字孝則，號虞橋，順治進士，官吏部，罷歸養母，因議河事而陷獄死，錢

陆燿撰墓誌銘、及家傳年譜等均有詳文記述其事。

四庫地理類存目有治河要議一卷，提要云：「此書載曹溶学海類编中」，而学海類编並未著錄此書，當是四庫之誤矣。

三省黄河圖説五册 清光緒十六年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

清光緒間河東總督吳大澂、於鄭工合龍後，会同直隸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張曜，奏調上海機器局、天津製造局、廣東輿圖局，精於測算工於繪畫之委員学生，測量直魯豫三省黄河并委道員易順鼎總理其事，圖未竟，大澂以事去職，繼之者為倪文蔚，圖始繪成，經始於光緒十五年五月，成於光緒十六年三月，前有倪文蔚進呈三省黄河全圖奏摺，此册為進呈之副本，缩印者。凡清末之熟悉河勢者，如劉鶚、董毓琦諸人，亦均曾參預其事。所圖西自河南閿鄉全斗閘河流入豫處起，至山東利津鐵門關河流入海處止，凡二千四十餘里，分繪一百五十七幅，合之仍為一圖，用畫方計里之法，並注經緯以當時之工部尺布算，每里一百八十丈，以五分為一方，方為一里較原形缩為三萬六千分之一。另附有圖説，以記道里而兩岸堤身遠近長短高低厚薄之有關工程者，均各附有表，以記堤之高寬與里數丈尺，未有述意

十二條及吳大澂跋所謂述意者實為叙述此圖製作經過之报告書論河圖之沿革頗為詳明按黃河圖向無善本而河渠諸書中為時人所稱道者如明潘季馴之圖清靳輔之圖亦僅繪河形於工段長短形勢險易道里遠近均無可鈎稽大都臆度為之者此圖則以實地測算之法繪成故可稱黃河實測圖之首創者其圖不但於沿河州縣村莊隄岸埽垻均臚舉無遺即兩岸隄工曾辦大工之處亦俱載施工年月始末雖以測繪當時之河道為主而於故道可指者亦存其形識清末河渠之鉅製矣其圖雖成於光緒中年然距今不過五十餘年耳河形雖略有異同亦不過局部之变遷故欲綜全河形勢者舍是圖莫由矣

三元溝始末記二卷新港閘塞編一卷閩會水利故一卷福州濬湖事略一卷 全刻 清光緒刊本

清郭柏蒼輯柏蒼字兼秋又字青郎侯官人道光二十年舉人由訓導晉内閣中書升主事識見恢廓時有新議厯人所聞不慕禄仕殫心有用之學凡有益於鄉者皆扶翊久遠尤習掌故故于鄉梓著述獨多此編專論閩會水利史實都凡四種曰閩會水利故一卷大致以三山志所載城濠諸水利證以八閩通志及郡志諸書並參以所見而别其異同先記城濠附以橋渠次為附城水利末錄水利諸議表則皆為明代閩会人士論水利之文曰福州歷代濬河事略亦錄自歷代史籍所載古閩西北湖水利之文按年編次並附姚循義西湖志所載湖業之有關於修濬者曰三元溝始末記為其經修福州南城城樓時見福州府學池之三元溝年久湮沒以其有關通省文運請修復於大吏者此編即記其修復工事之始末而於歷代修濬三元溝之碑亦附錄之曰新港閘塞編福州新港為明宏治十一年鎮守太監鄧原所開鑿自後屢開屢塞紛如聚訟柏蒼乃錄有明以來凡

家議論、閩塞故事、暑為彙釋、以備論、閩塞新港之致核者、今觀其所著、除三元濟始末記、為專記其經理是役之工事外、其條雖皆彙錄前人著作以志閩會水利史實之文、然亦考證詳覈、無所證失、其條例簡而易明、不但可備言閩會水利者之考核、且可補志書之不足也、

河防芻議一卷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劉成忠撰、成忠字子恕、江蘇丹徒人、官閩歸陳許道、調彰衛懷等河道、按羅張玉撰其子鉄雲傳、稱鉄雲年未逾冠、已能傳其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精疇人術、尤長於治河云云、成忠官閩歸陳許道時為光緒元年、然此書為同治十三年所刊、則當是未官河道所作、上當道之條陳也、其書大旨皆論豫省河防防險工事、其論有四、一曰外灘宜守也、二曰蓋棋宜建也、三曰埽制宜更也、四曰重堤宜築也、各文雖有所建樹、亦不適引用前人之說、參合當時形勢、以證其論而已、實就之有鼓與否、自不敢定、然襲舊之識固難辭也、惟於埽制之沿革利弊、敘述頗詳、亦為此書之精要處、皇朝經世文續編及豫河志二書、均錄有其文、

河工奏議不分卷 清抄本

清尹繼善撰。尹繼善字元長，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爲大學士尹泰子。雍正元年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嘗於一月內擢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素無留牘，與諸生論文課時，聞者驚服。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兩江，而江政在兩江最久，於河務亦屢按行，奏績稍著，事蹟具詳清史本傳。此集爲其子慶桂所輯錄，蓋專集其歷任總督兩江時所上有關河務之奏議爲限，因名曰河工奏議也。全集不分卷次，共凡二十五疏，均按進疏之先後爲序，各注以年月，而前後所奉諭旨亦志編入之。故於時事本末頗爲詳盡，尤以集中所載之清河天然壩疏議論明切，深中當時要害，不愧一代直臣也。蓋乾隆八年，帝命開天然壩，繼善不可，力言天然壩與毛城鋪及高郵三壩均宜仍舊通直，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無妨，繼善又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淺深，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之弱不敵黃水之強。疏入，帝善，撤御衣賜之。其他若請修鳳潁泗田間水道圩隄疏，及請將銅沛等地河曲處挑直並開引田疏等，亦皆有俾於國計民生之言，且大都均見諸實行者也。原書亦一抄本，前後無序跋目錄，僅標明慶桂所集錄，曾否刊行，無從考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下河水利輯要備考不分卷　清嘉慶間抄本

清朱楹撰。楹嘉慶間嘗爲河幕，於河防之學素所究悉。又嘗輯錄東華錄與河臣之治河方畧諸書中有關下河水利之諭旨奏疏而爲一集，以備究下河水利者之參攷。其書編次頗爲明晰，全書無卷次，首列靳輔下河形勢說，次列諭旨及奏疏，各以年月編排，起自順治九年，而迄於嘉慶九年。按下河者，即揚州之江都、興化、泰州、高郵、寶應、淮安、鹽城七州縣，迤東近海之地，闊三百餘里，長二百餘里，地勢窪下，形如釜底，外海內田，常苦海潮內犯。宋仁宗天聖元年，范仲淹倡築捍海堤，天聖六年工成，即今之范公堤也。自黃河奪淮以後，運河之水由五壩下洩，或竟漫決堤防，下河坐遭沉淪。至康熙二十八年，始允淮揚士民之請，挑濬下河，大發帑金，當時諸臣大爭意見，而靳輔則主張築堤束水入海，然因非難蠭起，卒不果行。其後張鵬翮於康熙四十年開通海口，疏下河積水，民困始得以蘇。降及嘉慶之初，淮水盛漲，於是歸江入海議莫能決，議論雖多，然仍未見大效。此集雖以

繕錄爲主，無所發明，然搜採頗爲完備，欲追溯清人治理下河之沿革者，固可有所本矣。原書爲朱絲欄抄本，上有丁丙藏書之印，知是八千卷樓之舊藏矣。原書曾否刊印，無由得知，未敢臆測也。

木蘭陂集節要十卷　清乾隆刊本

明李熊原稿，明鄭岳編次。熊字興周，莆田人，明正德時諸生。岳與熊同籍，字汝華，弘治進士，累官至兵部侍郎，著有莆陽文獻及山齋集諸書。木蘭陂爲福建莆田水利，陂在邑之南，惟新里。創自宋女錢四娘，侍郎林從世繼之，俱弗就。至熙寧間有福州侯官李宏者，應詔至莆，始工成之。自後朝代屢易，而陂亦各有修築。熊爲宏之裔孫，因以其家藏上世誥詞、公牘及一切條規與名公讚頌之詩、碑石刻文章，彙輯而爲是集，以進知縣雷應龍。應龍則因其卷帙浩繁，乃命岳節要編次爲書八卷，並刊以行世，即世傳之官刻木蘭陂集也。此爲乾隆間宏之二十一代孫李泌擣官刻原版而重印者，惟內容則增至乾隆十九年，爲心續成兩卷，共爲十卷。書之首冠水利圖及李宏影像與封侯誥詞、奏疏、廟宇、墓域、諸制，第二卷爲祭品儀式、祝文諸典禮，第三卷爲歷代官司與李氏子孫有功於陂者之姓名及陂溝方位、深廣、橋梁、斗門、涵洞、陂田之名目總數，第四卷爲宋宣和以來至於清乾隆間所訂之修築陂工、官司守防以及工餉錢糧諸條例，第五至八卷爲歷來諸名公紀述水利祠廟之詩歌文章，九十兩卷爲順治、康熙、乾隆三朝李氏族人請免錢糧與迭次重修陂工上大府之稟稿。今視其書，體例雖不免冗雜，然搜其尚能詳畧得宜，於陂之經始，尤能顛末俱備，亦言一方水利當參考之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刊木蘭陂集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李嗣岱、姚又崇同撰。嗣岱沙縣人，康熙戊子舉人，莆田教諭，擢知縣。又崇古田人，雍正六年由歲貢任訓導，遷歸化教諭。先是萬曆間莆田縣有余朱等十四家刊有莆陽陂水利志一書，稱十四家遠祖余子俊等十四人捐錢以助李宏之功，其主論僅略及李宏，而歸重于十四家。修志者不擇，亦以余子俊等十四人与李宏並列義行，故李氏族人与十四家累有爭辯，均莫能決。至雍正八年清廷詔修各省通志，延攬趙國麟審查志稿，閱選舉知余子俊實係宋紹興元年進士，上距李宏（守）熙寧八年應詔修陂相去百有餘載，因按年譜之先後，致詰志之有無，數典獨標宏之勳烈，而他姓無与焉。更考黃仲昭之宏治志，載木蘭陂水利源委，知余子俊等十四人，雖非陂之創者，然亦有功於陂，乃偽志館別立余等傳記，而詳其事跡。自後疑案始決，紛爭永息。宏之二十一代孫李泌既重修木蘭陂集，因復延嗣岱、又崇輯此書，以為後世考古者有所依據。其書上卷大半為通志及木蘭陂集諸碑文，有以證十四家所刊莆陽木蘭水利志之偽者。下卷則為趙國麟批檄与志館往來之文，視其所辯，雖皆案牘之資，然引據頗為詳贍，條理分明。究木蘭陂之源委者，據此當有所考證矣。

重修木蘭陂集一卷 清乾隆刊本

清李泌撰。泌為木蘭陂創築者李宏之第二十一代孫，乾隆間貢生。其時木蘭陂年久失修，且屢遭巨浸，不無敧傾之勢、坍圮之形，有司擬循例飭南北兩洋濟水田畝按畝攤捐，而謀之泌。泌以兩岸居民皆屬貧苦之戶，乃不惜巨資，承先志，破例獨認捐修。凡閘橋涵岸悉有興築，總計費用工銀千有餘金。自乾隆十八年十月興工，至次年正月工竣。有司嘉其義行，特題請以主簿用。事跡俱詳志乘。泌就重印木蘭陂集後別作此篇，以紀其工事之始末。其書首列邑人廖必琦重修木蘭陂記，以次列為興工時諸稟稿及有司之檄批，而附以當時名公詩詞文章，雖為歌頌之辭，然亦有關一方之水利文獻。且其稟稿中亦多議及興役修築之方，於水利之利害尤能懇切詳陳，固不能目為稟牘之資也。是亦言木蘭陂水利者當參攷之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治田水利考不分卷 清抄本

清黃輔辰撰。輔辰字鳴琴，貴筑人，道光乙未進士，累擢吏部郎中，咸豐間回籍辦團練。其時陝西議興屯田，輔辰采錄官私著書，輯營田輯要三卷，述古今經制詩史，以貽陝撫劉蓉，遂擢鳳翔道，督其事。期年墾田十萬餘畝，著有小有山房文集若干卷。是書亦其所撰，惟成於何時，未能詳知，亦考累代營田水利之籍也。全書不分卷次，目凡四，蓋曰水利田考，蓋考歷代引渠溉田之建置者，自魏史引漳溉鄴起，迄元至元十四年；曰屯田考，記歷代墾荒救民之設者，起自漢宣帝時，亦下迄元末；曰黃河考，則記歷代河患修防堵築之績，上述禹貢，下至元至正三年；曰職役考，記歷代鄉里征役之制，由職方以及至元中統元年，而版籍職役附焉。四篇各以事之先後分條列敘，每條目之下又注事之始末、大旨，採錄各朝通攷諸書，並雜取邸鈔野史成之。輔辰並無所發明，雖視史志稍詳，然頗傷冗雜。且雖標歷代治田水利考，然所載僅止於元，明清兩代均隻字未及，似為其著營田輯

要時擇錄舊聞以備參攷者當非完書也或後人取其殘稿錄存而成者也

南湖圖說一卷 清光緒活字印本

李祿來撰祿來浙江餘杭人廩生頗究心水利於鄉里尤多建樹咸豐十一年殉於難光是道光末年南湖水汎爲災祿來周歷全湖形勢乃作此篇以上當道其書首列南湖經圖圖有畫方計里極爲精細其說不但於南湖源委脈絡具能晰而於歷來濬治之蹟亦皆條而不紊評騭得宜誠可補志籍之不足而能與明人陳幼學之南湖圖說並存於世者也其論當時疏濬之策尤能切中時弊大旨主張光開一十

字河挑出之土即可燒磚磚多價廉築墻以磚可以禦水云云亦關切民生明於南湖地形者之論故能爲當道所採納而見諸施行者也其書前有道光祿來原序及光緒間邑人張光三重刊序知是書道光間雖經刊行原版遭亂燬於兵火光三以其書有關浙西水利乃據原本重刊之惟以原書所載歷來南湖治蹟諸條以道光末年爲斷故畧有所增補至光緒二十八年爲止是書雖爲清末印行之書然流傳極少是不但可供治水利者之參攷亦修地志者所

當採輯者也。

淮黃策略一卷 清稿本

清潘餘亭撰。餘亭為嘉慶間海陵人。其時黃水倒灌。黃高淮下。運水不能航而上。於是黃病則淮病。淮病則運病。而眾議遂紛然以起。有為黃河北決之議者。有為開濬之議者。有為明人邱濬海運之議者。有為唐人劉晏囊藏之議者。有為倒灌塘之法者。餘亭此書則以其時諸人議均未能中其要害。且行之亦非易。乃彙集古人成書。參以當時形勢。而作此篇。書中大旨以其時黃強淮弱。渭流停滯。河底墊高。治之之策莫如殺黃濟淮。其法於碭山毛城鋪直減水閘壩各一。減黃水入小神湖。歷靈芝孟山等湖。由歸仁堤五堡減壩。使民閘會洪澤湖助淮。徐州十八里屯直減水閘一座。減黃水入馬廠湖。經永固湖歸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助淮。如黃消淮漲。可以直閘壩於不用。若淮消黃漲。即減水助淮。二瀆並驅入海。而運道以通。更審地勢順水性。則主上流入江之河當開者二。下流入海之處當疏者一。所謂入江之河當開者其一即於天長六合如紅山冶山之間鑿一河通瓜

埠入江，其一即於揚州西北之僧道橋與高寶湖之相近處鑿一河，從儀徵入江，然後沙水俱從西南入江，不致向東南停蓄，使運艘阻滯，不爾亦治淮不與黃爭而自能濟運之善策也。所謂疏下流入海之路者，即於山寶交界之間，有古澗河、澄河地界添設一堤，並疏通馬家蕩口，就現成之堤基石工，疏有達之引河，直達海口，使黃淮均可無旁決，而得並驅入海矣。覩其所論，大致不出前人之範圍，然所策劃亦頗詳盡，末有小序，稱其策作於嘉慶十八年，曾上之中堂松筠，筠極嘉其論，終因經費維艱，竟不果行云云。序後鈐有餘亭印章，知為潘氏原稿本矣。

豫南水利危言一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清徐壽茲撰。壽茲，元和人，光緒間官河南上蔡鎮平諸縣知縣，所至均有政績，尤能講求水利，其在上蔡任內，曾規復駐馬河、陽岡河、草河及杜濟、盧諸水，在鎮平任內，曾修築趙河堤工，均有利於農田而關係民生者。其時豫省河患年久失修，漸多壅塞，每遇盛漲，漫溢成災，清帝以其熟悉中州地勢，召對，議修豫省水利，乃以疏濬汝河、渚河、石羊河、連環湖於洪河、澧河則以水勢湍急，故需疏築並舉以對，帝嘉其所陳，命東河總督任道鎔赴豫，偕裕長詳細履勘，分別修濬。道鎔、裕長並以洪河、汝河工事屬壽茲，工竣後，乃撰興工之稟稿、告示諸文凡七篇，輯為是書。書中首列豫省水利議，其他皆為其奉命勘查洪河、汝河並籌議修濬諸稿，與勸民廣開溝洫諸告示。觀其所錄，雖均素牘之資，然皆因周歷河干所得，故凡河道源委、支流脈絡，細及一溝一瀆，亦莫不條分縷晰，而所籌劃尤能詳明，皆中其要，可見諸施行者之言也。至論洪河發源，更能於歷來志書有所考正，大旨謂洪河

發源於舞陽城西南山中，在舞陽為澧河，而舞陽志載源出蘇寨山，上蔡志載源出舞陽筆峯山千家峪。壽磁列以舞陽城南綿亘皆山，不但蘇寨山、筆峯山、千家峪所出之水皆入於澧河，即稍東之白石崖、九頭崖、母猪峡諸山之水，亦入焉，而其正支出自千家峪云云，蓋皆經親至山中目擊所得，故視志書揣持附會者詳略得宜也。此書不但可供治豫省水利者之採擇，即治地理水道之學者，亦當有所稽考矣。

會通河水道記一卷附板閘喻一卷　清抄本

清余正燮撰。正燮字理初，安徽黟縣人，道光舉人，家貧性介，才識俱長，其學主於求是，其文典重，所著癸巳類稿，自緯度、輿圖、經疑、史證以及靈素、道藏、方言、志乘，皆並綜條貫，發前人所未發，又有癸巳存稿、四夷新詩、海國紀文諸書。道光間，總河黎世序纂修續行水金鑑，正燮實亦參預其事，故於水道之學亦有所考究也。此即其考會通河之水道者，頁數雖寥寥無多，然自元以及於清，其間沿革綱目俱在，考證亦頗明晰，文筆尤為雅潔，書中於胡氏禹貢錐指亦多所補正。末附板閘喻一卷，雖非言其建築之方，然於板閘之用意言之甚為透徹，考會通河之史蹟與司河工之責者，當有所借鏡焉。原書為一抄本，蠅頭小字，繕錄極精，又有硃筆批校，不著名氏，不能知為何人也。其文曾見載於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皇朝續經世文編諸書，知其所論，當時人士重視矣。

畿東河渠水利通論一卷 清抄本

此書不著撰者名氏，論京師以東各地方水利之書也。凡一卷，首冠畿東河道形勢圖一幅，凡用方分度，悉遵清康乾間之內府輿圖，而於河流所逕，及支派脈絡之貫通類會者，與夫沿河附近之重要城鎮，各以方隅經畫，以著其詳。書中所論畿東諸河，共目凡三，曰薊運河，曰塌河，曰淀，曰七里海，各論與圖可互相證明之處甚多。考京東諸水，其逕流之大者莫如灤河，餘若石河、湯河、洋河、潮河、清水河、陡河，皆獨行赴海。其他枝津別派附巨川而朝宗者，亦不下數十百道。是書列均未具列，誠不免傷於簡略矣。然於所論各河之曾經修濬而有關民生者，亦頗能撮舉其大要也。又書中所論有主凡淀泊涸出之地，毋得聽民認墾諸語，尤可為留心地方而熟悉形勢者之論，故方志諸書頗多採擇。原書為抄本，前有序，亦未標姓氏。考其語氣，似為撰人自序，內有雍正四年怡賢親王之治績等語，可知是書為雍正年後所撰成者矣。

河務全書八卷附河工例律成案一卷 清抄本

此書不錄撰者名氏，觀其書中所載，知為司河者互相授受辦工時應用之秘訣也。全書凡八卷，卷各有目。第一卷為水，子目凡七，皆四季河水汛期之流勢，與諸水之名稱，以及測量水流深淺緩急之法。第二卷為堤工，子目凡四十有一，皆堤防修築與估工丈量測算之法，以及諸堤之功用利弊名稱，而防險諸器物亦所附焉。第三卷為防守，子目凡二十有八，皆修防巡守之制，與河堤閘垻護衛之方，以及河夫額數。第四卷為綫墨，子目凡十四，皆河工錢糧之數，與審核工料之算式，以及一切貲工之要點。第五卷為垻工，子目凡十一，皆論建垻之功用，及減垻、滚垻、挑水垻、魚鱗垻、束水垻、攔河垻建置之工事，而附以工料估計之方。第六卷為算法，子目凡十六，皆為諸種工料計算之通式，並附以圖。第七卷為南河工程，子目凡二十有三，皆黃河源流與淮徐運道之形勢，以及各廳施工之案例。第八卷為石工，子目凡五，皆石工之修砌估計諸法式，及工具器物之名稱。書末附河工例律成案圖一卷，則從徐端之廻瀾紀要中錄出者也。核其書中之類例標目雖甚

兄雜然所載皆切於河工實用之言尤以諸工關算估計之法較諸治河書特能詳明又據書中所載知所言爲嘉道間東河工程至第七卷之南河工程則爲舊案成例錄之以備參攷者也原書爲一抄本書中前半冊有硃筆批校不知出自何人手筆至其所載雖皆前代令甲然亦大都從經驗中得來故雖於今時勢已有懸殊倘能準今酌古矩矱終存固亦講河務者所宜參攷而變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荊州萬城堤圖說一卷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倪家幹撰家幹光緒間以從軍苗疆有功擢荊州府知府荊州萬城堤環亘如城自馬山以迄拖茅埠綿長二百餘里所以捍大江之防者堤雖有圖大都附錄於諸堤志中家幹以歷次勘辦歲修周歷大堤逐工相視凡宜土宜石宜增卑培薄者均隨筆記之惟以堤志所載紆曲夷險雖尚可觀然嫌其略而不詳因於光緒十三年驗收春工之時仿賈魯驗狀爲圖之意撰爲此書共凡一卷其圖爲兩色套印用開方之法以工部尺每方一寸計地一里原爲整圖分劃爲二十三幅合訂一冊各幅首尾均可互爲接合不但於諸工段脈若重塗俱能詳細測繪而於堤內外湖潭並鎮市村落及堤外民洗洲灘亦悉爲注錄堤名大都與諸堤志相合更將歷次堤工之險要情形與工段之遠近距離里數官司防汎之制歷代修防之蹟以及工程修築之方而可爲通堤策劃者無不詳注於圖內雖其所繪尚非荊州全堤即江陵所轄湘陰城堤並監利所轄下拖茅埠堤亦未繪入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考清荆萬城堤工，爲荆州知府之專責，是圖以府堤爲主，二職守所限，固不能病其缺矣，且圖中段订既詳，而於堤形坐向紆直，尤能各肖其形，蓋皆經目驗所得，始能條畫明晰，考萬城堤防工事者，當有所遵循矣。

唐太極宮暨府寺坊市殘圖一卷 拓本

此圖爲一石刻，所繪繪唐西京之都城宮殿坊市圖也，今石爲陝西考古會拓得於陝西省會之城南门内小湘子廟街，爲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出土者也，圖中所繪唐代之宮城府寺坊市之制，極爲詳盡，雖已殘缺過半，然亦尚能窺其大概，圖之下端刻有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大防題跋，並有京兆府戶曹參軍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鄜州觀察史石蒼舒書等人名，視大防題跋，雖未言此圖爲何人所創作，然考宋程大昌雍錄及趙彥衛雲麓漫抄，與元李好文長安志圖於此圖爲大防所製，好文並謂即直齋書錄解題所稱長安圖記，而彥衛更詳考其製作之法，蓋以隋都城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爲本，參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法不能盡容諸殿，因別爲圖，據趙氏之說，知此圖即大防所作之長安總圖，此外別有諸太極大明興慶興宮

分圖之作也、又考鄭樵通志圖譜略亦載有呂大防唐長安京城圖及唐太極大明慶興三宮圖、據此則趙氏所述、圖亦有所本矣、按宋史稱大防兄弟皆習禮學、言行動作、頗多規則、宮室禮制、尤所注意、大防言宮禁列舉唐人闕圖、言引長則用考工水地直求法、至大臨則撰考古圖以見古代禮制、此皆呂氏兄弟見行事切實、好爲圖譜、不事空疏之證、不但能博覽群書、且又多能實地考定古迹、是所作自宜較諸書考核有據、固非抄襲一家之說、而人云亦云者可比、究唐代宮室之制者、可不流覽歟、

石刻黃河圖說一幅　拓本

此圖爲一石刻之圖、圖爲民國二十五年近今黃河水利委員會施工洛陽時出土者、圖中署稱嘉靖乙未夏四月欽差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刻石、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進士、以御史出按陝西、忤中官下獄、謫金壇、遷湖州知府、嘉靖間撫陝西、其時黃河南徙、命天和總理河道、遂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又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崑尼諸山以達南旺、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改兵部侍郎、統制三邊軍務、因軍功以兵部尚書歸、卒謚莊襄、有仲志、問水集諸書、尤以問水集論當時之河勢利害最爲明晰、此亦其總理河道所作、蓋以治河告成、周廻相度、深知導河濟運之弊、因據當時河勢、參諸圖籍、而爲此圖、以進於帝從之、並刻石立於河上、以備後世治河者有所取法焉、全圖一幅、上流起自潼關、下迄淮安入海之處、又以運道所關、故北繪至德州、西南及於淮、其圖以立體形之鳥瞰法繪製、不施計里之法、蓋以明河水源流、而備治河者審度河勢、故只詳疏濬沿革、與導河濟運之利弊、不考道里之遠近距離也、圖中有說凡三、一爲古今

治河要略、大致皆節錄前人治河立論、二爲明代河水入運表、三爲治河臆見、乃論河水不可入運之非、而力主引沁之說、頗合當時形勢、而與圖可互爲發明者、至曰治水之臣、惟當時疏濬、愼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數語、尤可爲治河之本也、

光緒湖北輿圖記二十四卷 清光緒湖北官書局刊本

此書不詳撰人姓氏、考光緒間以詔修會典、曾令各省督撫繪製輿圖、其時會典館並頒有輿圖及圖表之章程款式、此書之內容體例、大致與會典館所頒之章程款式相似、疑爲當道者據舊有之圖表、擴充增訂而成者也、全書凡二十四卷、首爲湖北形勢說、以下每府各一卷、府列領縣、先記府之總說、以挈其綱、至各縣列分條記載、凡分沿革疆域天度山水鄉鎮驛程職官諸目、所記雖簡畧、皆據其時所屬實地調查而得之資料、並參諸通志及其他圖史互爲考訂而成者、故其編次既能條分縷晰、而考核亦皆詳明、實可與輿圖互相見證也、考光緒二十六年湖北善後局曾有輿圖刊刻、其圖亦以郡邑編次、而各爲一圖、據此可知此書當亦與圖同時問世者矣、至其論湖北形勢、尤爲精要、如論省會之所在、則力主武昌不可移、蓋謂武昌荊州襄陽同爲湖北要地、如鼎足然、荊扼江而不能扼漢、襄扼漢而不能扼江、武扼江漢之會、可以制東南之命、可交南北之衝、非特吳

楚所憑陵，實為四方之輻輳，所言皆有條理。又論田家鎮為九江門外之屏蔽一語，更為中切地勢之論，實自來言形勝者所不能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黑龍江輿地圖一冊　清光緒刊本

清屠寄製圖，崔祥奎、單世俊、張士元、劉鴻恩全測繪。寄字敬山，武進人，撰有蒙兀兒史記，為清末大儒。初光緒間詔令各省繪進輿圖，黑龍將軍曾測繪有詳細輿圖，然以會典館原頒格式太小，山川地名不能一一詳載，當道以其缺略可惜，乃屬屠寄據原圖縮小十分之七，並參閱諸通志史籍詳為考證，而為此圖，凡六十一幅，乃一整幅分割而成者，中有開方，方為十里，凡境內郡邑城鎮村屯與蒙旗聚落之地名，記載頗能詳悉得宜，亦沿革可考，即正史所載者亦均詳記其由。其疆界邊防險要之情形，更特別標識，至於圖次則別大小而分雙單之線，圖則依平視而具，頗具泰西輿圖之法，較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輿圖，亦無遜色也。且光緒間於黑龍江之建置，頗多沿革，若呼蘭之設同知，綏化之設通判，并呼倫貝爾布特哈兩總管，呼蘭城守尉並為副都統，此均其大者，他圖不載此，則一一有所校正。但於通肯之設副都統，則因在圖成之後，而鐵路則以勘成未造，故均不著錄

寄稱此圖據進繪稿第三次底稿校印者，並謂是役測繪始於光緒丁酉六月，告成於己亥三月，用經費三萬二千餘金，其經測之處，凡車馬可通之地，則步步詳測，雖車馬難通而人跡猶可至者，亦莫不窮幽鑿險而探繪之。至科爾沁河、呼瑪爾河、遜河以及嫩江之上源，多窩集哈達，人跡罕至，亦於相距較近之地，訊訪獵戶，參酌舊圖。此外復據漠河、觀音山諸金礦及通肇勘荒繪丈之圖而補正之。據其所序，亦可見其用力之勤，而參考工博，故能成此精心之作，固非阿諛之言，實亦晚清官刊地圖之佳本也。

海運圖說一卷 清[illegible] 道光間刊本

清施彥士撰。彥士字樸齋，崇明人，道光舉人，歷官萬全、南皮、正定諸縣知縣，於經史之學素所考求，著有讀孟質疑、孟子外書集證、歷代編年大事記、求己堂詩文集諸書，皆先後刊印於世。此書作於道光間，蓋其時河決運艱，清廷議行海運，彥士居崇已廿世，崇地四面環海，沿海形勢自所素習，乃會集船戶率先領運，躬涉重洋，又以舊時海圖率皆疏舛，因考諸圖志之有關海運者，並證以目擊所詩，闕者補之，誤者訂之，成圖說凡一卷，即此書也。首列圖三，曰海運總圖，繪江蘇至直隸沿海運道總形勢；曰天津運河并海口圖，即今海河也；曰朝鮮半島圖，即朝鮮半島沿海之大勢圖也。以次列為海運議、海運圖記、萬里歸颿圖記，末更彙集當道諸名公所贈詩詞文字等，附於後。觀其所載各圖，俱皆精詳，凡沿海運道之要害、海水之深淺、道里之遠近與夫岸上之郡邑城鎮、衛所、港灣、海口與海洋中之沙礁島嶼，臚列均皆明晰，至於守風寄碇及危險之地，悉以硃字述於戰

圖尤為醒目至海運議一篇於海運之當與与否及其利弊得失尤能愷切陳之雖就前人成說數術成篇然疏證詳明均能就當時所需要而言之也推末引徐貞明之說廣開北方水利以省南方之漕運則為昔人所不敢仍未免書生之見也其他若海運圖說乃記此圖製作之由萬里歸驅圖為其姪作舟所拱蓋作舟曾押運直蘇之間即此圖之作蓋亦与有力焉

寧夏府輿地圖一冊 清雍正乾隆間抄本

是圖不著製者名氏共四圖第一圖曰山廠圖第二圖曰灘廠圖第三圖曰滿城外地畝式圖第四圖曰寧夏府屬輿地各圖均以設色彩畫凡山河之形勢郡城之方位溝渠之分佈堡塘營汛之建置道里之遠近与夫馬廠田畝悉皆詳列於圖中而險要之地且各有签注說明形勢要害及兵衛巡防餉類之事頗為明晰其圖製於何時雖不能得知然據清通考知寧夏府舊即寧夏衛屬陝西行都司雍正二年改衛置府屬甘肅省并以各衛所分置一州六縣至乾隆四年又以新渠寶豐二縣省入平羅縣圖內於新渠寶豐二縣俱存可知作圖之時當在雍正二年以後而乾隆四年以前矣其製圖之人亦不能詳據圖中所述大致皆為當時形勢而於巡防兵守之建置又能一一舉其本末絕非未親歷其地者所能繪製或為當時隨員繪進以備史館採擇之資料者留意清代兵要沿革者固當有所借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畿輔六大河圖攷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黃彭年撰。彭年有畿輔輿地圖，已著錄。此圖為其奉命纂修畿輔通志所作。大抵因吳邦慶之直隸河渠圖，於各河支流多所缺漏，乃據當時新成志稿，參以史志河渠諸書而成者。蓋以畿輔輿圖同時刊印者也。圖凡一卷，乃一整圖分切六幅合訂而成冊者。圖中有開方，方為四十里。於永定河、南北運河、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之源流分合，方隅曲折，以及各河之減河、引河，俱皆脈絡分明。惟所錄地名，列以水道為主，故凡細微之小地名，無關水道形勢者，皆不備載也。至關於灤河、大陵河、小陵河，則因奉省受之，無關直隸，而黃河之在直境，亦地段不長，其下流則由利津入海，遠隔山東，故圖並不繪入，序內已詳細言明。故去取頗當，不能病其缺矣。其圖說則考各河變遷沿革，亦皆言而有據，優而不紊。尤於各河之減河、引河之名稱及其利害，議論頗為中切，實可為言畿輔水利輿圖者之善本也。

黃河改道形勢圖一卷　清同治末光緒初間繪本

此圖不著製者名氏。蓋繪黃河下游之形勢者，為一長捲。所繪起自陝西潼關，而迄山東利津入海處。為以凡其間河水逆流之勢，與入河諸水之源流脈絡，皆詳註於圖。沿河險工之地、隄防之建置，無論巨細，均所備載。圖為絹地設色，於所繪山脈之形，皆以畫家山水畫筆法，用立體形以示於圖，故極為精緻。考圖中全河之形與郡邑村鎮之遠近距離之數，均頗能合乎實際。此圖撰人與其繪製時期，雖不能詳悉，此考圖中有簽注，所記皆為視察全河所達地之日期，則此圖為當時河工人員審視河勢所得，固可知矣。又按圖中所繪隄防之設施，若東明李連莊以下順河有隄，考此隄為同治十三年東撫丁寶楨奏請建築者。又考周馥治水述要所載，若光緒八年河決歷城之時，桃園曾建有大隄；光緒九年張秋以下亦建有大隄。其他若所謂堵合鄭工等，均為清末河工之最大者，而此圖皆付缺如。據此或知為同治末或光緒初所繪者。圖末有潘駿文跋及其收藏鈐記。

駿文為河督諸錫恩子，幼習河務，因功累擢掌東河工事，於河防圖籍收藏頗富，且均為世所罕見之本。跋文中於此圖極為推崇，稱其圖之精，不遜於吳大澂測繪之三省黃河圖，雖不免語過其實，為藏書家誇耀之語，然以此圖繪製之精，而繪者又曾親歷河干，自當較勝於普通一般河圖，固非苟論也。

新測沿海長江險要圖一冊　清宣統間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

此圖不著繪製者名氏，乃江震高等學堂編譯繪製沿海及沿江之圖也。考清光緒間曾以測量全國海岸委之於英國海道測量局，並製有地圖刊行於世。此圖繪製頗精，擬亦據此類地圖譯製而成者。凡分二部，一為沿海，一為長江。沿海圖凡十八幅，第一幅為總圖，起盛京鴨綠江口至廣東防城縣，以次為各省分圖，計盛京二，曰黃海北岸、曰遼東海灣圖；直隸一，曰直隸海灣圖，附以渤海門戶水道圖；山東二，曰登萊海灣圖、曰膠州海灣圖；江蘇一，曰江蘇沿海圖；浙江二，曰泰台沿海圖、曰台溫沿海圖；福建三，曰福閩海灣圖、曰閩泉海灣圖、曰泉詔海灣圖；廣東四，曰潮惠沿海圖、曰廣肇沿海圖、曰高雷廉欽沿海圖、曰瓊州沿海圖，末附以台灣沿海圖。其長江圖凡九幅，曰揚鎮下游圖、曰吳淞口礮台圖、曰江陰口礮台圖、曰圌山口礮台圖、曰象山焦山都天廟礮台圖、曰池州下游圖、曰蘄州下游圖、曰泰魚下游圖、曰宜昌下

游圖。蓋所绘溯江而上，由蘇以及皖贛鄂湘五省之江圖也。雖譯自西人所測製者，然其经度则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每方格约占经纬各一度。圖中凡沿海沿江之港湾島屿与近海岸之郡邑城镇与水陸交通建置，均有記載，而於礮台堡汛之有關防務者，江海航線之有關水運者，記載尤為详核。然不注比例，於海水之深浅及潮汛風雨之測候，均莫由而明，亦未免有白璧之瑕矣。

各省沿海口隘圖一長卷 清雍正間繪本

清陳枚製。枚字載東，婁縣人，又字殿掄，號枝窩頭陀，雍正官内務郎中，畫人物山水花鳥，得宋人法。此圖作於雍正間，绘以進呈御覽者也。其作圖大意，蓋以舊有海防通志等海圖編等書，皆明代專言修倭之略，匪特卷帙繁瑣，且時勢亦有互殊，而沿海各省當時雖已有志乘可以按圖索驥，仍因其未能周覽全局形勢，至内府総圖，则又藏之天府，外省罕得覽見，因考諸前人所載，并以聞見之所及，统邊海全疆绘為此圖。圖以設色彩绘，凡清代版圖所屬邊海界共七省，起遼左盛京，東南盤旋轉山東，至廣省南向轉西而至交趾，以天度分得二十七度有零之界，首冠二十等分向環海全圖，即西洋教士所绘之地球圖，末附瓊州澎湖諸島圖。詳觀其圖中所绘沿海各省之山川郡邑城鎮衛所礮台之方位及海岸遠近曲折之形，圖均能与實際相切，而於海洋風雲氣候之測驗，海水之深淺，水程之遠近方向，諸島之民風物產情形，以及海路要塞之有關海運者，並條注於圖，

至所附諸瓊州島之圖，並詳示生熟黎之界劃，及漢人黎民之分佈，蓋校為有清一代之名畫家，嘗以精於畫工得侍內庭，必能博覽內府所藏輿圖志乘，故其所繪既極精緻工細，而於沿海情勢尤能考核詳明，有切於實用也。圖首有圖始張氏鏡首樹印一，末有圖始張氏鏡首樹收藏鑑賞印一，又劍泉鑑藏印一，至張氏為何人既不可考，而劍泉之印是否亦張氏收藏之印亦無從考之矣。

石刻晉省地輿全圖　一幅　拓本

此圖為一石刻繪山西全境輿地形勢之圖也，碑在何處則已無從考其所出，惟圖中署有定襄李寶甫繪圖，至其成圖時期則在乾隆五十二年，圖式為一直幅，其圖製作之法，若山河之形，郡邑城關村鎮之例，均具明輿圖之遺風，雖其製法不免陳舊，然於地名注錄頗為詳盡，除府廳州縣之名悉皆備載於圖外，他若山脈之形勢脈絡，河渠之源流分合，亦皆明晰，而與實際無差，且凡鄉村鎮集之細，與關隘要塞之險，亦皆能舉其大畧，圖中於驛鋪道里之數，省城郡邑之距離，尤能考核精詳，不遜於近代有比例之地圖也，蓋亦參攷內府地圖及乾隆文獻通考諸書而為之者也，圖為硃紅拓印，傳本頗希，且考方志之圖亦志一方圖籍之佳本也。

輿圖指掌一卷　清重刊活字本

王崑繩撰崑繩事跡未詳其作書大意蓋以欲知天下形勝地利必得周行歷覽而力有所不能是則惟賴有圖籍也因傅覽輿圖參攷互正而爲此篇書凡一卷以京省分目曰北京南直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共十五目凡各郡之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悉有所載而古之形勢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亦皆附之蓋以論地利兵要之形勢爲主故若宮室人物無關山川大勢者皆不録也其書所作雖簡

然議論則頗詳明至其作於何時及崑繩爲何時人雖均不能詳然考書中於歷代帝王名將之名號均冠以朝代之名稱惟明太祖則直稱太祖又其京省之稱亦皆明嘉靖以後之制故知崑繩爲明人而其成書時期則在嘉靖以後也前有自序及重刊此書之跋然亦均不署年月及重刊人之姓氏惟跋文中稱此書舊有全圖一幅縱横十餘尺總論一各省分論十有五顧以傳抄日久圖既不可得而總論亦闕焉又觀其自序稱其書闢於九邊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詳於沿海之中今觀書中

江防海防之論則均如序所稱而九邊則未論及可知此書不但總圖總論均已殘缺即九邊論亦與圖並缺固非完本矣

紫栢山誌圖一卷　清同治刊本

清景邦憲撰。邦憲字奐堂，山西人。樂善好施，留心內典，每見有關興廢者，莫不贊成之。此集為同治間游紫栢山時，以山中名勝遺蹟及山之張留侯廟興廢緣起均渺不可得，又以廟中舊藏有留侯世家及黃石公素書、道德經各版行將漸就漫滅，而碑記亦多毀壞無存，乃取三書錄之，並採府廳誌所載名人題書類聯碑文之有關紫栢山或留侯廟者，輯為此集，共成一卷。首冠紫栢山之全圖，以次記山中諸洞之勝景靈蹟，而諸坦附焉。並考其花木之產出，以次列為廟記告示碑刻諸文，末並附乾隆間張邦伸所作雲棧記程等文。按紫栢山在陝西漢中道留壩廳，山因留侯廟有名，故邦憲之書雖以誌山名之，但其所輯則以有關留侯廟之記載較多。首有淮揚許武諸人序及邦憲自序。邦憲序中於留侯天師之道派考証頗詳，其大旨力闢世傳之天師派即留侯道派之誤。其書潦草濫落，實無倫例可言，文事亦不足取，然據其序中所言，則尚可為考道家宗派者之參考也。

精繪衛藏全圖一長卷　清光緒十二年繪本

清蕭紹棨製。紹棨字梓廷，長沙人。先是清光緒之季，時局艱（但）而藏疆告警，尤急事機叢棘，清廷以川滇與藏毗連，於是有籌設川滇邊務之議，特設大臣以綜劃全邊之政治。邊固內地之藩籬，且為經營藏事之根本也。紹棨其時值從軍滇越，當道以其久居滇邊之地，而且能熟悉藏情，故有入藏之命。此圖即作於其時，蓋以沿途目力所及，諮詢諸土司，歸而復參諸圖志，始成此圖也。其命名衛藏全圖者，蓋括有今之西康及前後藏地方之境域，因之繪製頗為精詳，凡前後藏之山川形勢、番夷兵卡、四境界劃均極明晰，而其足跡所逕之地，並考其道里之遠近，塘汛關山之險隘，以及民俗風土之情況，條述於圖中，原圖為設色於繪圖之下端，紹棨有署名及印章，知即其圖稿也。至於其成圖之時期，因叙其題識，故知為光緒十二年之作品也。

南田墾荒圖一卷 清繪本

此圖不著撰者名氏圖中首有姚鈞跋記其為藏書者之鈐記或即此圖之撰人均不能考矣圖之封面題為南田山十八圖實誤以南田為浙江南田之南田山所謂十八圖者蓋以圖存十八幅故名今考圖中所載港灣島嶼之名知為有南田象山廳列其名或即為坊賈偽托之名實不足據考南田廳在浙江象山縣南百五十里海中之大佛頭山與鶴鹿水及海錯海中十洲以南田為第一明洪武初議沿海居民遷空其地清時置廳屬浙江寧波府今改為南田縣此圖所繪即清置廳時墾殖情形之圖也其圖製法頗為罕見因島中大都為山地故所繪皆以山之主峰形繪成頗似近代之剖面圖法每一山繪圖凡一用彩色繪成共十八圖圖中詳考其形勢沿革與周圍里數以及田地墾殖之狀況並詳載墾戶之姓名及其所由來其他一切生殖物產亦皆載入凡考此地者當留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自打箭鑪至前後藏途程圖一卷 清原稿本

清宗室成製成字仁山長白人光緒二十六年奉命任駐藏大臣居藏最久此圖即其入藏時以所逕之地隨筆記錄歸而參諸圖志詢諸土人繪列於圖者考中國入藏之路共有三道北道由隴中道由川南道由滇自康熙五十八年自打箭鑪起安設塘站以來駐藏大臣往返始皆由川道遄行由是為番夷互市總匯道亦在焉此圖所繪即川道之所逕也全圖為一長卷起自打箭鑪分南北中三道北道即出鑪關北門經草地達前後藏以至阿里中道出南關北門赴察木多達前後藏以至濟隴南道由裏巴各站台達前後藏以至聶拉木而西藏邊界與克什米等交界等地亦略繪其形觀其所繪不但於沿途之道里臺站均能一一臚舉無遺即山川脈絡之形亦頗近實際間或考其分合至若土司塘汛之情況則志皆詳注於圖蓋亦因其親歷其地始能得其切實雖製作之法因當時國學未精不免猶遜於近今輿圖然視揣摩附會而成者自勝多矣全圖絹地設色彩繪

末有宣威跋、極其圖作於辛丑年、而其年歲列已達六十有八、下有其名號之鈐記二、一為臣宣威印、一為仁山二字、據此知此圖或即其原稿矣、考晚清中藏交通史者、固當有所考核矣。

乾隆內府地圖三十五幅 清乾隆九年刊本

此圖不署繪製者姓氏、圖共三十五幅、一盛京、二熱河、三直隸、四江南、五江西、六浙江、七福建、八湖廣、九河南、十山東、十一山西、十二陝西、十三甘肅鎮、十四四川、十五廣東、十六廣西、十七雲南、十八貴州、十九河源、二十河套、二十一黑龍江源、二十二黑龍江口、二十三黑龍江中、二十四烏蘇里江、二十五金沙瀾滄等江源、二十六拉藏、二十七哈密、二十八哈密噶思、二十九色楞厄河、三十雜旺阿爾布灘、三十一牙

魯藏布江、三十二岡底斯阿林、三十三朝鮮、三十四雅礱江、三十五金沙江、覩其圖編次雖甚冗雜、但各圖均密布經緯、詳注地名、亦頗精詳、凡各省郡邑城鎮之所在、關隘衛所之險要、山川脈絡之分合、悉皆臚列於圖、即鄉村市集之小地名之有關形勝者、亦能舉其大要、至各地之方位遠近距離、尤為精確、其經緯線之繪法、大致仿康熙西洋教士實測銅版地圖之例、以梯形投影法繪成者、其圖成於乾隆九年三月、歷代官撰圖籍、類不舉名氏、無由得其撰作人

為誰觀圖中經緯線及比例之精密與所繪範圍之廣闊括有內地諸行省及諸藩部所屬之地設非實地測量者固不能成此精心之作自為一朝鉅力所成迥非私家著述所能望其向背也又考圖中江蘇安徽之為江南湖南湖北之為湖廣天津作衛而不作府及南部濬滑內黃諸縣仍未入河南而屬直隸山東之榮成亦作衛而不作縣等皆仍康熙時代建置之制可知此圖雖成於乾隆時代但其依據之底本當為康熙時西洋教士實測之地圖而加以省區之分而已其所以不依乾隆十三排地圖為之底本者亦因此圖成於十三排地圖之先也至圖之幅數據第三幅直隸圖注明共三十二幅今共三十五幅者或刊印時本定為三十二幅其後有所增加也圖為銅版刊印刻製極精地名細若牛毛但極清晰尚能有目裝璜均以黃綾裱托自為昔時內府所珍藏無疑矣

廣西沿邊各營駐防中越交界對汛法屯距界遠近圖

清光緒間繪原稿本

不著繪製人姓氏亦不詳其製作年月原圖舊藏清軍機處檔案中其圖繪廣西邊界與越南交界沿邊要隘駐軍籌防之形勢也考清光緒八年至十年間中法因越南問題發生軍事衝突此圖當係製於其時圖為長捲東起自廣東省防城縣冷洞界與天蒼山起次及土思州思陵土州明江廳寧明州上石土州下石土州憑祥土州龍州廳下凍土州上龍土司安平土州下雷土州湖潤司歸順州鎮邊縣以達雲南省廣南府土富州各交界為止長約一千七百餘里凡其間各要隘建築之礮台碉堡駐劄防兵之營汛以及法屯距離之道里遠近均分別繪出而俱合實際雖畫法較舊但圖例則頗明晰載錄尤為詳核故雖為案牘之資而非著述之體然與史並觀則可盡窺當時桂省邊防形勢之大畧矣究清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史料者可不觀覽歟原圖今存故宮博物院該院以價值較重因以影印法刊行矣

南京至甘肅驛鋪圖一長捲　明繪本

此圖不著製作者名氏，亦無標題。觀圖中內容，知所繪皆南京至甘肅驛鋪之桂站圖也。凡一長捲，約五丈餘，載錄頗詳。其途程起自南京，中途安徽之滁州、鳳陽、宿州，江蘇之徐州，河南之開封、洛陽，陝西之長安，而達甘肅蘭州。圖中不但於驛程之遠近距離，及各城鎮衛所之四至道里，悉皆考核精詳，且凡沿途所逕之山川脈絡、地形險易，與夫關隘橋梁堤圩、公廨村落寺廟諸建置，亦皆粗細畫舉。至所載道里遠近之數，雖與明會典等諸書間有異同者，然推測此圖必為職司驛遞之官署所製，自當得諸實際，故未必不能正着書者之誤也。其圖繪作之法，皆具明人輿圖之遺風，配色亦頗鮮明，尤能醒目。且考圖中所載京省之制，及邊防之建置，俱為明代制度，當為明人所繪圖無可疑者。按明代驛傳之制，雖見諸史志，然所載大都只及沿革，而均略於形勢道里。是此圖之傳，當可與史志並觀，而能有所參證矣。究明代交通史者，固當有所稽核，亦古輿圖中之佳本也。

猓夷形勢圖說一卷　清刊本

此書不署撰者名氏。書中先列攻剿猓夷諸策，及當時勦辦情形，與善後之章程諸文。次為四川五廳縣猓夷形勢圖，即雷波、馬邊、峨邊、越嶲、清溪諸廳縣猓夷佔据之形勢也。又沿邊城堡守禦之名目，所附圖說，皆記其道里大致。據州縣申冊所載者，末附黔楚苗疆圖，則為清乾隆六十年，黔楚苗變，雲貴四川諸總督等會勦之情形。考道光十三年，因清溪屬之馬西明、馬叟義民倡亂，哄動夷人，擾害地方，當道未能盡為勦滅，致歷年迭有騷擾。至道光十九年，通判廖應麒、叅將馬慶封會銜稟報督憲，乃於道光二十年有遵旨籌議防邊長策之事。此集中首列攻勦猓夷諸策議題目之下，均注有某月某日開賊初議、赴軍中再議、赴省會議諸字樣，且所議皆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間之夷情。故知此書之作者，即其時川邊守將條議之文也。其論平夷之策，則以議團練、議雕堡、議添兵，皆如用散療治腫毒，惟收服其心，則如清理內熱，蓋無裡症，餘毒自消，亦諸葛武侯治夷心上於攻

心識千古之良法亦治夷者不可偏廢之業也書中所條議之章程均能洞悉夷情雖所論無多又大半得諸見聞者故事均質實而皆能中切要害之實考川省夷務者不可不參究之籍矣

長江地理圖一長摺 清彩畫本

不詳繪製人姓氏圖末題有道光元年山西介休縣西內封村德成堂宋氏藏題字一行並鈐記圖為一長摺繪江蘇安徽江西所屬長江兩岸之地上自九江下迄瓜州凡其間郡邑城鎮之所在與沿江山川名勝古蹟港灣沙洲入江諸水來源去委舟船停泊碼頭航行道里遠近距離莫不粗細俱備外而於守禦兵弁之數營汛布防之地與其所當修補增置之法往來策應之險要形勢亦均條述於其中語雖簡畧然能切要末附有官兵旗幟帳砲疊薜纜之式大致皆軍需之服式禮制其圖雖亦不詳繪製時代然觀其所述沿江兵防制度損益皆為乾隆間之事迹又以其所繪除沿江之山川兵要形勢外尚有士兵操練之陣式則此圖為乾隆間江南水師官吏所繪者固可知矣其圖以山水畫之筆法青綠彩畫雖無圖例可言然其工則頗細緻可觀且其載沿江形勢營制官兵沿革尤為詳備雖今形勢已有懸殊然考清代江防兵制者不能不以此圖為沿革中之一頁

矣、

秦晉隴三省邊輿圖一幅　清原稿本

不著製者名氏、據圖中標簽有條陳內蒙開墾練兵籌邊諸事、更據其黃綾裝潢及繪畫之工細、驗之知為清代邊臣進御之圖也、圖凡一幅、其北繪內蒙古至恰克圖與俄羅斯交界之地、南繪山西陝西甘肅三省以及河北之長城沿邊內外諸府縣、東及瀚海與呼倫貝爾交界處、西及巴里坤科布多等地、所包境域雖廣、然僅詳長城內外、而於蒙古之地不過略繪其部落之界劃、及有關隘要之重城而已、惟圖中於道路遠近曲折之形勢、均能有所考核、窺其大旨、要皆為長城諸省邊防而作也、圖中所論多有關時勢需要之言、如謂綏(?)金本唐代受降城地、今為烏喇特游牧、其地居山西包頭之西、甘肅寧夏之東、瀕臨黃河、延袤數百里、實為秦晉隴三省邊境要害、始而蒙古利其租、招民耕種、繼則潛往日多、驅逐不去、哉(?)成邊巡撫若能宣為開墾、籍地練兵、該處雖頑(?)人民自能安分、並可收以為用、且此地去烏喇特駐牧之所本遠、與蒙古生計無妨、內而精探隱患、外而據

備非常云云於塞邊形勢及其利害實能探其本源而痛切言之而尤能有裨於防邊之需也此外所論而及此不過其大者而已誠近今言閩閩邊疆者所當當視之圖也

江西省輿地全圖二冊 清青綠畫絹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共凡二冊冊皮以黃綾裱背繡有龍形圖係裝潢極為精緻蓋亦清內府舊藏者也第一冊繪江西輿地之圖先列總圖次為各府分圖曰南昌瑞州袁州臨江吉安撫州建昌廣信饒州南康九江南安贛州共圖十三第二冊為名勝古蹟建置之圖曰廬山西山大庾嶺鄱陽湖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秀峯寺龍虎山滕王閣百花洲共圖十其圖以青綠彩畫格式極為陳舊凡山脈城池悉作立體形式山峯並繪雲影彷彿江湖畫譜圖中所載形勢亦只及山川郡邑城池於鎮集村莊細微之名即至險要之地亦皆不載入然於道里遠近尚能合諸實際其第二冊名勝古蹟諸建置圖繪畫極工若山水之勝院閣之景莫不逼真各圖均有圖說與地圖載其四至道里興建置沿革間考其興廢之迹而於清康熙帝巡幸年月亦並載之其圖製作時期據嘉慶一統志載乾隆八年析吉安府安福永新兩縣地置蓮花廳仍屬吉安府此圖無蓮花廳治又乾隆九年卅

贛州府寧都縣爲直隸州此圖仍領十三府寧都仍爲縣治更考諸名勝史蹟亦僅及康熙而止是其圖成於雍正乾隆之間固可不辨自明矣按乾隆時曾效康熙故事屢有巡幸江南之舉此圖與境邑道里既能考核精詳而名勝古蹟亦擇其要者俱備於圖或乾隆初年江西撫臣繪進以備駕臨幸之圖也

浙江省輿路程考畧不分卷 清抄本

不詳撰人名氏前後無序跋亦無凡例目錄其書不分門目不分卷次僅以府縣排比惟於縣邑之秩序則紊亂顛倒莫可名狀且標名浙江方輿自屬全省無疑而書中僅及金華處州嚴州衢州台州溫州六府之地共凡三十九縣如非殘稿即為傳抄之殘佚也書中府則僅考其水陸四至八達之道里境界與建置之沿革各縣皆分五目凡山川關梁古蹟寺院祠墓諸名勝要不條分縷析載其方位考其史蹟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雜引浙江通志府志縣志元和志方輿勝覽一統志名勝志文獻通考等書暨及名人文章題詠之文不下數十種釐述頗具方志之作條理井然披覽其全書編次雖甚雜無倫然內容搜採蒐羅尚稱賅備誰不免稍涉冗濫之譏但其書中於道里遠近距離考核反較志書能近實際文字亦頗簡潔其書著作於何時雖不能詳然觀其引用諸書及其建置沿革之所終皆為明代以前之舊作明代以下且有今圖之之語自為清初人著述可無辨矣原書為舊抄本紙

為小紅方格綫於圖上，而旁以方輿之位事也。

明九邊圖十一幀 明刊本

此圖未著繪製者名氏。圖本相連，惟刻本則分為十一幅，計第一幅為遼東鎮圖，第二幅為遼東山海關圖，第三幅為薊州城圖，第四幅為薊昌宣府圖，第五幅為宣府鎮圖，第六幅為大同鎮圖，第七幅為山西鎮圖，第八幅為延綏鎮圖，第九幅為延綏寧夏固原鎮圖，第十幅為臨洮鎮圖，第十一幅為甘肅鎮圖。凡明代九邊形勢要害及其道里遠近、邊堡建置之事，莫不詳筆於圖，雖無開方，然於地望方位均能切合實際。圖之上端，互附說明，所述雖簡，然於圖亦可互為發明也。其圖繪製時期亦未可考，然觀臨洮鎮圖說中述及萬曆二十三年故趙事，是此圖為萬曆末葉以後繪刻者，固可知矣。原圖舊藏清內府，傳本極稀，且因幅表廣闊，故較書本之圖九邊者，能為明晰而便觀覽，亦明代九邊圖中之善本也。

廣東海防圖一長捲　清雍正間原稿本

不著繪製人姓氏。觀圖中所陳，大旨皆繪廣東海防兵要之事，當為粵省疆吏繪進以供清帝觀覽者。圖為一長捲，起自潮州鎮平縣黃岡鎮城，而至崖州樂安所新城。凡沿海山川之扼塞，道里之遠近，沙礁島嶼之險要，莫不臚列於圖，而於衛所礮台營汛諸建置之均星棋羅布，防範極周。其最險要之地，並險緊其形勝營制及沿海守禦官司兵弁之數，標注雖簡，然言皆切要。圖以設色彩繪，地名注錄甚詳，雖間有訛誤，然圖例列甚明晰，故觀覽極為省目。其圖繪製時代，據海防城所礮台諸建置，大致皆以康熙年間為斷。若雍正十二年增設香山縣屬之大托山礮台，乾隆五十九年海豐縣屬增設白沙灣礮台，圖中既無記載，即雍正九年析惠州府海豐縣之地，增陸豐縣治，亦未繪出。是圖之製作時期，自當在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之間，固無可疑者矣。按此種沿海防汛之圖，雖多為昔時疆吏繪進之本，不能以著作論之，然此圖考核精詳，繪製明晰，較之志書所附之圖，差勝之故，錄之以為考廣東海防沿革者之參攷也。

中俄交界東北界約地圖一橫幅　清絹繪本

不著繪製圖者姓氏乃繪滿洲及外蒙古北方中俄交界之形勢者其圖東南自滿洲圖們江口北西北至額爾古納河口再迤西北以至蒙古地方沙賓達巴哈界牌止凡其界牌鄂博卡倫度里方位與夫沿界附近中俄兩國地方之山川形勢邊疆要鎮驛程道里交往要隘莫不臚列於圖其圖設色彩繪完全採西法繪成圖中經緯密佈自東經一百零五度至一百六十度北緯二十二度至四十一度經緯線依圖錐投影法圖例亦甚詳明惟吉林地方之地名間亦尚有一二之失若圖中寧古塔西南繪有四寧縣三姓以北繪有托頼縣今考之清人輿圖均無此二縣治而通考通志亦無所載不知此圖本自何種圖籍錄之者若非其杜撰即輾轉抄襲之誤或為譯自外人之作而失於考察者矣今觀其圖惜未能括有中俄全界而僅及滿洲與外蒙古地方而已於地名考証亦尚欠詳盡然其製作之精界劃之詳切無差亦足以為究中俄界約之參考也至其繪製時期據

清朝續文獻通考所載光緒二十九年清廷曾命大臣於圖們江邊至白稜河入興凱河口止立界石牌十處有土拉薩瑪耶亦喀那倭帕啦等字樣與此圖俱合是其圖自為清末人士所作可無疑義者矣圖末有景岫樓印即南通馮雄收藏之印章也

浙江省全海圖說一摺　清乾道間绘本

不详绘製人名氏，亦無製作年月。惟考海寧州本為海寧縣，乾隆三十八年升縣為州，此圖已為海寧州。又考道光二十一年升定海縣為直隷廳，此圖仍稱縣而未改廳，據此証之，是其圖之製作時期自當在乾隆三十八年以後，道光二十一年以前矣。全圖凡一卷，首列圖說，載浙江外洋水师兵制，而分别營縣山屿島暴水程更數，亦並陳於圖中。其計里之法，以一更為準，每更約六十里不等，共三十六更，總計水程一千一百餘里，語雖簡略，亦頗能举其大要矣。所绘沿海之郡邑城鎮衛所海島懸山，均各分界限，而汛守台寨防範之制，亦均与說可互為發明。海中諸島且更記其方向位置，誠為其圖之特例矣。全圖以設色彩绘，觀其圖說敘述之体，及其中有合併聲明之語，知為清代負沿海水师之官吏绘製之圖矣。其绘法雖舊，然所載則極明晰，与志書亦無多出入，究沿海兵防之制者，亦未必無所參考也。

江西省全城垣七门内外全圖一册　清刊本

此圖為清代官署绘製之圖。按江西省垣，居贛水東岸，自漢初建都豫章，常為重鎮，此圖即绘全垣之城圖也。举凡城廓樓櫓制度，均有所考核，而城内外之防禦工事，尤能詳志畢具，觀其所绘，知其意重於兵防工事之建置，故於城外附近之山川地形，有關形勝者，亦均有所绘，並詳誌礮位之大小与發礮之遠近。其绘法以平面法绘成者，故首又題城垣略圖，以明其形式也。绘製時期雖不可得知，然考圖中所绘官廳衙署建置，皆以乾隆時代為斷，若嘉慶六年以後所建之南瑞總兵署、都指揮使署等，均為當時江西省垣營建之較為重要者，均一無所載，是其圖當成乾隆末或嘉慶初，固無可疑矣。

猺排圖說一卷 清抄本

此圖不著繪製人姓氏。所謂猺排者，即猺獠所居以竹木為砦柵謂之排也。此圖所繪，乃廣東連州境內連山所屬之猺人情形圖說也。首冠輿圖，以繪其盤居之形勢，以次為各排圖說，凡八，曰横坑大排、曰行祥大排、曰油嶺大排、曰軍寮大排、曰馬箭大排、曰里八峝大排、曰大境坪大排、曰大霄嶺大排，各繪其男女之狀、及其衣冠服飾、性情習俗好尚，罔不俱示於圖。至於各排境內之輿地形勢、山川道里、與猺氏户口人數、及歷次出擾之事、與官兵攻剿之期，亦載於說。末並附二十四小排說，盡皆從八大排內分出之猺氏情形也。各圖均以青綠彩繪，極為精詳，記載亦甚詳實。惟無繪製人氏，無由詳其時代。按圖以視，知作者必曾耳目親經，故能較志書為完備。且細考前後，大致以乾隆三十年左右為斷。又所繪理猺廳，仍為連山縣。考連山縣，清嘉慶二年曾升廳，而改名曰理猺廳。此圖既仍作連山縣，則其繪圖時期當在乾隆之三十年以後，其最晚時期亦在嘉慶二十年以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安徽省輿圖一册 清精繪本

此圖為安徽撫臣所繪進者凡一册共十四幅首為總圖以次為各府及直隸州分圖曰安慶府曰徽州府曰寧國府曰池州府曰太平府曰盧州府曰鳳陽府曰潁州曰六安州曰泗州曰和州曰滁州曰廣德州其總圖悉布經緯並加以畫方所注經緯度數大致皆採自會典諸書各圖考核頗為詳備凡郡邑之方位山川之形勢所屬四至境界以及村鎮關隘之地有關險要者莫不粗細並舉更仿內府地圖之例

蝇頭小字潑墨設色彩繪極為明晰是否曾經實測所得不可得知然製作極為精細所繪亦能合諸實際於各地之道里遠近均無甚差誤惟於府郡城邑共三色或紅或黃或藍極不一律令人莫測其圖繪製時期據清文獻通考乾隆十九年省臨淮縣入鳳陽四十二年省虹縣入泗州又據通攷並稱同治三年析阜陽潁上蒙城諸縣地置渦陽縣直轄潁州府等證之此圖已無臨淮虹縣等名又缺渦陽縣治是其圖為乾隆及同治間繪進者故無可疑矣再以總圖論之既繪有經緯又圖有畫方實為嘉道間輿圖之作風故其圖總在嘉慶間繪成者更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北極黃道分界中西合圖二幅　清嘉慶刊本

清徐朝俊撰。朝俊字恕堂，華亭人，諸生。著有高厚蒙求、儀器圖說，嘗自製鐘表儀器諸器，為巧匠所不及，蓋亦精於疇人之學者也。此圖成於嘉慶丁卯年，大意以恒星有黃道、赤道分界二種，其用可與天體渾儀相類，頗若恒星全圖列與近南極諸星圖度太寬，因不能與天體適肖，又以七政之行並傍黃道，因作此圖凡二幅。圖中星辰之等級方位，考核頗詳。自序其圖例，列謂如某星向偏紫垣而西或異，列註古紫今太、今天今某，宿字標于其旁。又如古儀象志作鈫星，列註以漢字；今儀象志作鈫星，列註以洋字，繫數於漢數之下；或古有今無，列註西無；或古無今增，亦以洋字註數於漢數之左。條例頗明，而似於求識星象者，可以按圖了然也。

福建閩廈兩海口各礮台圖一卷　清原稿本

未著繪製者名氏。前有自序，知為清光宣間閩省籌設海防作者，曾奉命督修閩廈兩海口之礮台工事，工成後因作此圖，以進當道者也。圖凡一卷，首列閩海口各礮台地形圖，不用畫方計里之法，而繪有測量表十節，每一節例折中國里一里，亦近代輿圖比例尺之意也。舉凡閩省海岸形勢、海口廣狹，以及礮台方位、射擊之遠近距離，悉皆標例詳明。次為各要隘之明暗礮台分圖，凡十五幅：曰福斗山明暗礮，曰划鰍明暗礮，曰射馬礮台，曰長門暗礮台，金牌獺石暗礮台，曰廳石龍山寺明暗礮台，曰滬嶼明礮台，曰閩安南岸明暗礮台，曰閩安北岸明暗礮台，曰馬尾船廠明暗礮台，曰鞋岐獅鼻嘴明暗礮台，曰廈門各礮台大要圖，曰嶼仔尾明暗礮台，曰白石頭明礮台，曰盤石明礮台。各圖均以立體形繪出，凡沿海險隘之形勢，均能瞭如指掌，即各台之台基高底寬闊，按置台礮之位數，有關營造之制者，亦莫不詳切言之。清末海防設置，頗能力求改進，摹倣歐風，此圖之作

適及其時。是不但可供究海防之參攷，亦治工程學

當留意者也。

乾隆帝南巡經由江南通程圖說二冊（清乾隆四十五年刊本）

此圖為乾隆間官署刊行者。按清帝巡幸，或為調諸，或為省方觀民，乃一代盛典。凡經臨之地，駐驛之所，事先皆繪圖呈覽。此圖為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經由江南地方之道里圖也。全圖凡二冊，第一冊起自山東郯城縣與江南交界之地始，迄龍泉莊至順河集，改行運河，達浙江秀水縣。第二冊為巡幸浙江後回鑾經由江南時所歷之地，惟僅存自第六站無錫縣十里亭大營起，至山東韓莊止，蓋已非完帙。然所繪則頗精詳，凡巡幸程站悉以紅綫繪製，均可互相連絡，與站均有說記。其程站起迄經臨地方，及其途程道里，以及沿途駐驛所需之行宮御營之座落，無不詳盡具載。而運河沿岸地方之村莊鎮集之形勢，亦均能舉其大要。按清代帝王南巡，大都皆利用運河南下，是此圖不但可為究清代帝王典制者之參攷，亦為當時運河交通史者所當借鏡之籍也。且南巡盛典雖為敕撰之書，然僅具前四次之典制，是此圖又可補盛典之不足矣。

越南圖稿一卷 清原稿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全圖繪製頗為精細。自序稱據越南繪存之圖，更參考廣南志、河內志以及海國聞見錄、地理備考諸書，互為參證，以繪成者。凡一幅，分為十二頁，合訂一卷。圖中於越南疆界四至、郡邑建置，以及境內山川形勢之脈絡，與夫道里距離之遠近，莫不瞭若無遺。後有所考核，圖中並有硃筆批語，亦皆考據之言。若謂龍川與富家江本為一水，嗜英當作奇華等是也。其他於郡邑之方位，若海陽、太原、北寧、義興、南定、寧平、平江等不下三十餘地，均有改正之處。蓋其書雖非為定稿，然考證則頗詳明，是皆可與其他越南輿圖有所校正者。原圖為抄本，至其圖之製作時期，當在中法戰爭之前。且據原序知其亦久歷滇邊，於越南頗為熟悉者也。

閩番總鎮輿地總圖一冊 清抄本

未署繪製者名氏。圖凡一冊，共三十七幅，各幅均以設色彩畫。首列閩廣總鎮全圖一幅，凡所屬郡邑山川以及閩塘鋪汛卡番社之形勢險易，均頗詳盡。而於中土交界之地，尤能標畫明晰。惜圖中無畫方，或因其時圖表之學未精，不能作求全之責也。輿圖以下，繫以猓玀圖影，凡三十六種，曰儂人、曰花土獠、曰花苗、曰舍烏、曰白猓玀、曰黑猓玀、曰旱擺夷、曰小車、曰河架、曰猺人、曰白猓猓、曰黑土獠、曰沙子、曰黑女鴨、曰普鬼、曰瀨烏、曰焚子、曰阿者、曰水擺夷、曰𧊒棗、曰窩泥、曰花猓、曰白女鴨、曰腊欲、曰腊兒、曰青馬、曰馬喇、曰孟烏、曰阿度、曰黑猓猓、曰普列、曰阿成、曰普剌、曰阿憂、曰白土獠、曰剌猓。凡其人男女形狀、衣冠習俗、服食莫不畢肖。其形且各係以說，敘述頗為有致，惟不免間雜以鄙諺。如記儂人，則曰男子之髮首仰古之儂安宗，明有不及焉。女子之髮首戴漢之飛燕、唐之太真，亦無能出其右矣。此種女子歡躍之者，牛馬者以千計。男子不為龍陽君，有記之者颯自

款云云，殊非倣刻之工也。至其圖繪製之時期，據圖中安平橋尚作白馬關，證之，知為嘉慶以前之作品。蓋皇朝續文獻通考曾載嘉慶二十五年改白馬關為安平橋，其為嘉慶二十五年以前所繪圖可無辨矣。

運河來水歸江圖一冊　清繪本

是圖不署繪製者名氏，爲清代漕河官吏繪製直隸山東江蘇諸省運河及至入江處爲止運道之情勢也。圖中凡運河之來水源流分合，以及沿河隄防閘垻之建置、官司職掌之境界，俱皆條分縷析，而於歷次興辦工程亦均備注於圖。全圖用設色彩繪，當出自畫家之筆，故極精緻美觀。圖中以黃色表河水，綠色表運水，工程之地則均以深黃色繪之，極為明晰省目。蓋凡直魯蘇三省所轄之運道形勢與夫工程經始之地，俱能粗細畢舉而無遺，是設非親歷河干者，固不能作此完備之圖也。其製作時期已不可考，然道光二十七年黃河大漲，刷吳城七堡，縷隄決，黃水入洪澤湖。二十九年又於七堡迤上刷隄，於是洪澤湖之張福口、張莊、裴場、太平、天然等五引河淤，及水勢退落，亦只存太平、張福兩河。又張福河西冲成新天然河一道，此圖則五引河俱存，新天然河無之。又揚州運河之瓜鎮新河，爲道光七年開，此圖已繪之。是此圖製作時期當在道光七年及二十九年

之間因可無疑矣按運河自道光五年黃水入運後變遷頗多而海運代興亦在其時則此圖既為道光時所作其間變遷因革必能有所考究運河沿革者固當有所本矣

廣東礮台圖記二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繪原稿本

清顧炳章製炳章道光間客游廣東適值雅片戰爭之後海防吃緊清廷以粵省兵政廢弛臨事全無實用乃飭將軍等會同地方督撫籌議增修守備添築礮台以資捍禦當道以炳章熟悉廣東地勢尤精時政乃以修築廣東虎門外及內河礮台工事屬之炳章奉命後親歷省城內河沿岸及虎門外洋之地相度地勢察其要害按台勘度凡先後興築修復改造之礮台屬虎門外洋者十六座內河東西南三路者十四座工竣後因繪此圖以紀其興工之始末圖凡二卷均以設色彩繪畫工頗精其第一卷為虎門外洋諸礮台凡十六幅曰大角礮台圖曰沙角礮台圖曰下橫檔礮台圖曰上橫檔礮台圖曰大虎礮台圖曰鞏固南礮台圖曰鞏固北礮台圖曰水軍寨礮台圖曰威遠礮台圖曰靖遠礮台圖曰鎮遠礮台圖曰蛟頭灣礮台圖曰竹洲礮台圖曰九宰礮台圖曰蕉門礮台圖曰新涌礮台圖第二卷為內河各路諸礮台凡十四幅曰冲天鳳土墩圖曰大崗邊南固礮台

圖曰崙頭東礮台圖曰崙頭南土墩圖曰東朗礮台圖曰南石頭礮台圖曰大黃滘礮台圖曰鳳凰崗礮台圖曰永清礮台圖曰西礮台圖曰西安礮台圖曰西固礮台圖曰西平礮台圖曰海珠礮台圖各圖均附有說其圖用平面形測繪雖簡說頗明晰凡夷船經由路徑海面寬深丈尺及礮台方向四至現駐弁兵之數與其修建之沿革營造之制度莫不繪載精詳按虎門位於粵之省會東南伶仃淇澳列峙其南為今昔廣東內河入海之要道故所繪雖非全粵沿海之形勢然因地之險要故仍足資考廣東海防者之採擇不應以案牘附圖目之也

大明宮殿圖一幅 明繪本

明徐杲製杲吳縣人以佐工部侍郎當禮修永寧宮受知於明世宗時人謂為蒯祥後一人而已蓋蒯徐皆吳人以工官起家者也考明宮史及宮殿額名皆稱建極中極皇極三殿皇極門弘政宣治會極歸極各門之牌文昭武成兩閣皆嘉靖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所更又野獲編紀重修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奉天等三殿及奉天門災四十一年重修工竣皆匠官徐杲一人之力完工時杲官工部尚書世宗欲以太子太保寵之徐華亭力阻乃僅支正一品俸杲繪此圖即在其時蓋以進御覽者也全圖凡一立幅皆以鳥瞰之式繪之硃紅彩畫頗為鮮明壯觀凡明代宮殿門觀池館苑囿以及各部官署街巷牌坊悉皆詳舉其名圖中天街獨立者緋衣腰玉即杲之影像也然審其圖製作之法全無輿圖體例純為江湖畫譜之式然考清代雖仍明制但更置亦多已非明之舊是欲溯明代宮室之制度者固亦未嘗不可以備考核也此圖傳本頗多蓋杲為一匠人竟官至極品其

有以誇耀繪此圖以贈當時人士固亦在意中也

河南河渠圖一橫幅 拓本

清胡寶瑔繪製乃寶瑔官河南巡撫時繪成而刊諸石者碑在今河南祥符縣圖中載寶瑔題識先是乾隆二十二年河南開歸陳汝數郡積潦成災並禍及河北之彰衛懷諸地同時被澇者凡六十餘州縣清廷軫念災黎發帑數百萬旨派裘曰修會同地方巡撫以賑之並開濬水道永俾康乂其時寶瑔適巡撫中州乃尋源訖委凡開幹河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江南濉氾諸水滙於淮以歸洪澤湖於是河流順軌歲則大稔因更憲後此官有更易民隸各邑遇修治之時或因無據遷延或持兩岐推諉乃成此圖以獻並勒石而昭布之意甚善也全圖凡一橫幅東至永城西及滎陽南達新蔡北止黃河蓋括有清開歸陳汝諸府州縣之地凡其疏築實蹟若榦若支悉皆會其源流計其深廣丈尺之數綉錯綺交不爽毫厘臚陳既為詳盡碑刻亦頗明晰可觀其開濬事蹟志乘雖載之然僅能撮舉其要者不若此圖詳悉盡舉備圖志並觀亦不

失古人左圖右史之意也。究河南水利沿革者，固當
有所參考矣。

臨安開化廣南三府輿地密圖一冊 清宣統間石印本

清魏景桐撰。景桐曾官雲南臨開廣道，光緒間雲南
邊防吃緊，景桐奉命察看南防形勢，以臨安開化廣
南各屬地與越南接壤，沿邊皆夷地瘴鄉，輿地家罕
至，自劉慎武督滇，始遣員歷繪滇越邊圖，然亦未能
開方計里，按索多歧，通志所載，又皆詳於腹地，略於
邊徼，乃稟絜繪員詳細勘明，始成此圖。首列臨安開
化廣南三府之總圖，每一府廳縣均各繪圖一，而土
富州因光緒二十七年改土歸流，故亦列為一幅，共
凡十二幅。總圖僅載府縣之名，而於形勢險要之地
僅畧有所載，府廳縣諸分圖則均加詳，凡山川郡邑
地形與土司村寨鐵路關廠錫礦利源，以及滇越界
綫悉按照勘確本所繪界綫，並於界內外分載中法
對汛，頗能星棋羅布，盡舉無遺，其總圖之詳經緯，而
分圖開方計里，府每格方為百里，廳縣二十里至五
十里不等，於道里遠近距離考核尤為精確，圖例亦
頗明晰，均觀之能瞭如指掌，實為歷來繪滇邊地圖
者所不能及也。前有序例，稱其圖於邊陲之地，均先

後派員親歷兩年始成之。至參預是圖之工事者，其總圖為候補同知黃誠沅，餘皆典吏陳英炎所勘畫，定則為知州何秉進，可知此圖確經實地勘測，絕非徒託空言者，較之志書之展轉抄襲者高出萬倍，可為清末邊防圖籍之佳本，治滇邊輿地學者當有所本矣。

天文圖一幅　拓本

此圖為一石刻，為宋王致遠所刻石，在今蘇州府學前。致遠於此圖，為宋黃裳所作。按裳字文叔，普城人，乾道進士，累官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時光宗以憂致成疾，不過重華宮，裳上疏極諫。寧宗即位，改禮部尚書，兼侍讀。後上奏數千言，卒謚忠文。著有王府春秋講議、兼山集諸書。此圖則其嘉邸翊善時所作進獻者，圖凡一幅，上圖下說，皆繪天文星象。其說條目十四：曰天體，曰地體，曰南北極，曰赤道，曰日，曰黃道，曰月，曰白道，曰經星，曰緯星，曰天漢，曰十二辰，曰十二次，曰十二分野。觀其所圖，雖簡，宜無足輕重，然其說賅，能摭拾史志，指證詳明，亦足備考天文者之覩覽也。

恒星赤道經度圖一幅 清咸豐元年刊本

清六嚴撰嚴江陰人道光間經學李兆洛精天文輿地算術之學先是道光間李兆洛曾命門人宋景昌徐思鍇錢維樾等刊道光甲午歲差赤道恒星圖行於世嚴與其父承如均預其事其圖今已無存觀兆洛跋文尚可略窺其概大旨以欽定儀象考成恒星經緯表及大清會典天文圖推準圖分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歲差加減表隨星增成圖凡二十有九幅至咸豐元年嚴以其板經亂燬滅大半擬為補刻之又思重刻新圖宜依本年歲差然其時距甲午三十五年算數及年度且經甲辰台頒欽定儀象考成續編之後星數星等多有增損升降歲差亦改為五十二秒因以考成續編之經緯逆年算恒星之東行迄於咸豐甲子而於宮度星數星等與續編有異者亦均一一改正成此赤道南北總圖二凡四十八幀合訂為一整幅圖例大致仍如道光原圖以三色刊印並增日大下降陽氣上升圖一及大清一統志分野圖一刊印極為明晰張之一室平而視之仰而視之均能如數家珍如指掌文誠究天文學之佳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臺灣地理全圖一卷　清雍正間繪本

清劉貫道繪製。貫道事蹟未詳。前有自序，稱其嘗從軍台灣，審其地勢，詢問土人，而作此圖，蓋以備行軍之需者也。圖為一長捲，着色彩畫，繪法極為陳舊，更無開方計里之法。然考核列頗詳明。凡台灣前後山所屬山脈之分布，水道之分合，郡邑之方位，與夫村莊里巷細微之地，及其水陸之遠近距離，近海諸港灣島嶼之險夷，悉皆臚列於圖。更以番社之名稱，與其風土民性，及官軍守禦兵弁之數，汛所配置之險要情勢，陳述尤為詳備。其圖之製作年代，因不詳貫道之爵里，故亦不可詳知。然考台灣府為康熙二十二年所置，領台灣、鳳山、諸羅三縣，屬於福建省。雍正元年增彰化縣、淡水廳兩廳縣，雍正五年增澎湖廳。其後嘉慶以至光緒，亦均累有所增設。此圖既無澎湖廳，而嘉慶以後所增設之各州廳縣，亦均無所記。更考其圖中所載生番歸化之年代名稱，均以雍正二年為斷，以證其圖為雍正三四年間所繪者，固無疑義矣。圖末跋文為貫道親題者，並有鈐記，知為貫道原稿本也。其書當時有無刊本，亦不能知。然傳世抄本則頗多，此亦因其時台灣開闢未久，故志籍稀少，更因貫道之圖不但紀載甚詳，而所繪諸形勢亦尚能合乎實際，又皆親歷其地目擊而成，或當時人士認為稀有之秘傳，抄之風因之而盛歟。

吴疆域图说三卷 清南菁书院丛书本

清范本礼撰。本礼有河源异同辨，已著录。此书考春秋吴疆域之广狭、得失，大致杂据经史，互为考订而成者。书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有事表志，以年月编次，凡吴师旅使命所经，虽地涉他国者亦详载之。中下两卷为图及说。然图仅留空白，盖未刊刻也。其说凡吴本有之地及并吞之地，无论山川郡邑，莫不条分缕晰，各系之下。除博采前人成说，并各加以按语，以考其沿革所在。附录一则，辨汉志中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诸郡，吴分地之误。又论一篇，以论吴越之成败有关地形者，亦言皆中切要。考吴自太伯以来，僻在东夷，书缺有间，虽良史如司马迁，亦仅纪世次。寿梦二年始见于春秋，事实疆域，略可得详。顾三传异辞，左国参差，而史记虽博采众家，年表而吴越世家，往往抵牾。吴越春秋、绝越书及诸子所载，又率怪诞，间有足补经史者，亦不过千百中之什一。马骕绎史，裒集群言；高氏纪事本末，采他说以附左氏，既伤繁重，亦寡断制。今观本礼之书，不但于有吴以来之疆域形势，俱有所核，紫然如指诸掌，即于前人成说，尤能精博辨晰，亦有所补正。故图虽未刊行于世，然亦可窥其要旨，考吴地疆域者，固当有所依据矣。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卷 部

南部縣輿圖考四冊　清光緒丙申刊本

清袁用賓撰。用賓字冠丞，麻城人，官南部知縣，為官頗有政績，凡振興保甲、整飭團防、廣開水利，均皆有利於民者。此圖即其官知縣時所作，蓋以南部界連九邑，境接三巴，地廣人稠，非有詳細之輿圖，不能明其境域。又以邑人朱帖軒曾著有分方圖說，然四至方位既有訛誤，而地名記載尤傷簡略，因考諸地志，闕者補之，誤者正之，即沿革變遷之局、市鎮興廢之殊者，亦均詳為考核，著之於編，即此圖也。凡四冊，首冊除自序及繪圖說外，餘皆清查保甲、慎選各鄉總保、整飭團防、練勇諸議論及章程條規。又南部縣各場集期里分、與四鄉編聯疆域圖一、城池聯屬輿地圖一、第二至四冊均為東西南北四路各場之分圖，計每場繪圖一幅，圖各附說，共凡八十幅，繪製頗詳。舉凡境內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幅幀寬狹、四至境界，與夫村莊鄉鎮、橋梁廟宇、關隘之名，俱皆臚舉無遺。圖中雖無畫方，然據其自序於畫方計里之法，考述頗詳，且圖中所繪亦俱近實際。或圖中原有方格，刊印時刪去歟，不可知矣。至書中所載保甲團練諸章程，雖無關輿圖，然其作圖之意在清保甲、辦團防，兼以施政時便於考証境內地域形勢，故其書不但可供研究地輿者之參考，亦一方主政者亦當流覽也。

伊犂蒙古二十一城圖說一卷　清宣統三年原稿本

清文寶撰。文寶，長白人，字伯剛，光緒間從軍新疆，頗能留意邊地情勢，著有西征日記。凡新疆之地形風土民情，以及氣候物產，具有記錄。此圖成於宣統辛亥年，乃其解甲後所撰也。大旨以回疆地處西陲，爲京師之屏蔽，亦邊防要地，因考諸欽定西域圖志，而證以平時親歷所得之形勢，兼繪及蒙古之地，著爲此圖，題曰伊犂蒙古二十一城圖。其圖蒙古起自張家口，逕庫倫、塔克圖、烏里雅台至科布多，向東南接塔爾巴哈台。圖新疆起自嘉峪關，經安西至喀密，分爲二路：一自巴里坤，逕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拉烏素，以至塔爾巴哈台；一自吐魯番，經喀喇沙爾、庫車、阿克蘇、烏什至伊犂。又自阿克蘇繪有支路至和闐、葉爾羌、英吉沙爾、喀什噶爾諸城。圖中雖無畫方計里之法，然於道里之遠近距離，考核頗爲詳明準確，惟所注里數，間與諸圖志所載，畧有異同，然文寶足跡所經，記錄之數，未必不較志載能合實際也。其地名注錄雖簡，然因其圖以繪各城之交往道路形勢爲主，故除較大之山嶺外，志皆從畧焉。惟於各城之建置沿革及物產，則均有條注，雖未能若志書所載之詳，然亦均能盡其要者錄之矣。又考其圖中於地名譯音，若洽克圖之爲塔克圖，哈密之爲喀密，與諸書之譯音不同，雖因文寶曾親歷其地，必有所耳聞，然各名稱本清代欽定，相沿已久，似不必故爲立異，反使人莫明所指何地也。圖中有文寶自題序，並鈐有印章，又有定祥署名同觀，當是原稿，考西北輿地者亦當有所借鏡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雲南猓玀圖一册　清精繪本

清何其暉製其暉事蹟未詳圖中王昶題識稱其嘗游歷川滇黔粤諸地因精於畫工嘗考諸苗夷之形象繪圖頗多大半皆得諸目擊者此圖爲其客游滇中時所作所繪雲南猓玀之形凡三十七種曰黑鋪曰緬目曰聂素曰剌毛男子曰大理土人曰民夷曰海猓玀曰麼些曰賴嘛曰埜西番曰莽子曰苗子曰官民曰普反舍武曰德夷曰蜡欲曰結豈曰白窩泥曰菓蔥曰撥攤曰阿者曰老烏曰阿度者曰民家曰濮夷曰普剌力些曰水擺夷曰猓子曰頓吾曰魯屋曰黑土獠曰克孟牯羊苗曰阿繫曰蒲人阿濮曰黑猓玀曰狆家曰青苗圖各附以說蓋凡猓玀種類之別及其所居之地並男女形狀衣冠式樣與夫性情習俗服食好尚其不能圖示者悉載於說並畧考其種族之所出文雖簡畧亦尚能括其要與史傳亦無甚出入至其繪畫因精於六法故所繪亦逼真究史地者讀之亦足以廣見聞也

鑪察間南北兩路形勢圖一卷　清原稿本

清裔震生撰震生光緒間官四川嘗奉命入藏往駐大臣辦理藏務頗多建白因居藏久故於風土情勢素所考究於入藏所經沿途山川郡邑形勢尤為留意嘗以其耳目覩所得有不解者詢諸土人或考諸史籍因撰成此圖凡一卷蓋以數稿合訂者故均可互為接合其圖設色彩繪所繪道路均自打箭鑪起至川邊察木多為止其南路經阿娘壩東俄洛臥龍石中渡麻蓋中浪工浪西俄洛大竹卡裏塘頭塘剌嘛丫立登三壩大所塘小巴沖巴斗古渡竹巴隆莽里邦木寫靜山南墩古樹江卡黎樹石板溝阿足洛家宗乍丫昂地王卡巴貢色敦以達察木多北路經長祺春中谷八美吉石中松林角卡道塢仁達章谷米寫普玉隆甘孜林蔥戎巴又玉龍著慶納里科摩陸洞德格以至察木多圖中除記其山川郡邑之形勢外於其道里遠近距離之數考核尤為精確更於塗夷之地以及夷漢官司營弁駐防之所均附有圖說言雖簡畧但能括舉大要蓋因親歷其地故所繪極

能切合地形雖只限川邊之地然亦為入藏必經之要道也據其自序知其圖亦曾刊行於世此本當為初稿故圖中硃筆校改者甚多亦考康藏地理者當流覽之籍也

鑪關以外形勢圖一卷 清原稿本

清喬裳生撰裳生有鑪察間道里形勢圖已著錄又以其圖只詳川邊道里於全境形勢尚未能備載因復撰此圖亦一卷其所繪四至東至東谷與三俄大小金川接界之地西至裏塘與滇邊為界東至察木多北至打箭鑪蓋皆今西康省所轄境域圖中於各土司之方位皆無甚差誤即其距離之遠近所據地域之境界劃分以及各土司改流後建置形勢之險夷與沿革尤能條分縷析備註圖中裳生嘗以鑪關

以外川邊之地南毘雲南北接西寧西抵藏衛縱橫各兩千餘里為川藏一大關鍵其歸川屬入藏之路有二其一西南行由巴裏二塘轉西至察木多為南路此路附近各土司國初早經投服文武員弁由此先設故悉知之其二西北行由道塢霍耳甘孜德格轉南至察木多為北路地勢平闊比南路較近商人便之素商皆由此路又自德格西歷西寧屬之二十五族蒙古屬之三十九族亦可進藏地更平坦若修鐵軌亦由此路取道附近各土司雍正時始經投服

非根務營弁駐所故多不甚西悉而瞻對一域實橫亘於兩路各土司之中犄歸藏屬四面使欲為害匪淺尤以章谷之地內包霍耳外連德格就地設屯是以聯土司控瞻番計無逾於此者且以時局論之即度觀之已久藏衛形同甌脫果能收瞻對版圖畫關外之地而經理之塞木以內尚可屏蔽川省若號三瞻之境與西藏相毗連一旦事变勢殊瞻不待言即凡為三瞻所侵佔者均將與藏(向)共存亡藩籬不堅戶庭何堪設想云云誠為熟悉形勝者之論雖為前代形勢然亦尚能合于近今建置考西康地理者實不可廢據其自序知曹子與其所撰鑪關以外南北道里形勢圖並付刊印則此亦為所繪初稿矣

東邊韓境圖一幅　清原稿本

清陳季植繪製季植光緒間官奉天東邊兵備道此圖即其在任內所繪者全圖凡一幅東至鴨綠江上流甲十八道溝迤西之地西至海城縣南至岫巖州以及於沿海邊岸北至通化一帶地方蓋皆奉天東部沿海及朝鮮交界之地其間要隘等處均有畫方計里之法畫法不甚陳舊與繪製亦尚能詳盡並不遜於專家所製者故不敢以公牘之資目之也圖中凡奉省東邊之山川大勢郡邑之方位與大村及鎮集之有關形勢或交通之要隘者亦皆至詳無遺更於水陸道里遠近以及兩韓交界尤能分別標注紅黑點之例一示其別其他如內邊外邊柵與新設道府同知州縣駐紮分治縣丞巡檢之衙署設置亦均有所標注雖簡略然於當時形勢頗為詳備故不但可供考究滿洲地理者之參考欲研東邊建置之沿革者亦可有所事也圖中所載郡縣之制大致皆為光緒初年所增改者是此圖繪製時期自不能早更可無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盛京程站細圖二卷　清原稿本

清張若澄繪製。若澄字鏡壑，桐城人。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值南書房，累遷至內閣學士。善畫梅，詩邀睿題。嘗侍乾隆帝左右，因奉帝東巡，並作此圖以進。圖凡二卷，起自京師之朝陽門，經通州、玉田、盧龍等地，而抵山海關，至文殊庵行宮，再出關，逕寧遠、錦州而抵北鎮廟行宮，更向東行渡遼河，抵遼西永安橋，取道北向，再入遼寧城，上撫順，直達永陵、興京。凡其間巡道所逕駐驛之行宮營盤坐落，悉皆繪列於圖。沿途之山川、郡邑、村莊、寺廟等，亦皆有所舉。其圖設色彩繪，取鳥瞰圖式。至具體作時期，據圖中日附考之，蓋自八月十九啟鑾北京，至九月十六日而達永陵，知為乾隆四十三年第三次東巡時所繪者。考清代掌故者，實可據為典要。圖末有若澄署款臣某進字，首頁有乾隆帝御覽玉璽，則是圖之珍貴，因亦可想見者矣。

長江沿邊十省計里圖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趙某撰。不詳其名字。前有光緒辛丑汪治元序，稱此圖為其友趙某所撰，並謂作者曾久歷輿圖局，任繪圖工事，曾隨彭玉麐巡閱長江，歷沿江諸省，凡所經之地，悉皆考其山川形勢，歸而繪成此圖。凡一幅，所繪北至黃河，南至於湖南、湖北、浙江北部之地，東至於海，西及四川漢中諸省縣。圖中於山川郡邑村鎮要隘以及營汛駐防所在，其地名無論巨細，凡有關險要者，莫不臚列其名。而於沿海諸省之海程港灣島嶼，尤能星羅棋佈，詳列其形勢夷險。其圖用新法繪製，而不注經緯度數，更無畫方計里之法，但圖中各注道里遠近距離之數，考核頗為詳備，亦此圖之特例也。設色彩印，界劃詳明，圖例尤為省目，頗便觀覽也。考其成圖之時，正值清末租界開闢之時，更置頗多，圖中所繪，上自雲貴，下及江浙沿邊十省，類皆當時中外交涉繁重之地，是以此圖之繪，固亦有所立意矣。又身歷其境，自為實測之圖，較諸地志之徒憑書本輾轉抄襲者，固當勝之矣。

黃河發源歸海全圖一册 清道光間繪本

清張井製。井字芥航，號畏堂，道光間歷官東河南河總督。上言河水上游各閘壩必水道宣洩，始得啟放，自是河流深刷，田以豐稔。又創灌塘法以利漕艘，廢除借黃濟運之議，一時稱便。著有二鈔齋文鈔諸書。此圖為道光八年井官東河總督時奉旨與南河總督潘錫恩會勘南河河勢，以所見繪以進御者。圖中繪黃河起自星宿海河源，以達雲梯關海口。凡河水迭流之情勢，沿河堤堰閘工之建置，以及入河諸水之源流脈絡，悉皆繪出。尤以臚陳接築海口長堤，多做下游埽壩，添建洪湖滾壩等諸工事，皆言之成理，而切當時之要害，並曾見諸施行者也。圖亦設色繪製，者配色頗為醒目，其繪工既極精美，而於水道及工事建置亦俱能考核精詳，史雖載其事蹟，然均無圖相證，故是圖雖為案牘之資，然與史並觀之，亦未必不可補史之不足也。考黃河史料者當有所採擇矣。

東西陵圖式二卷 清同治間繪本

清德興阿繪製。德興阿字子厚，姓蔣氏，乾隆間由三等侍衛遷雲南沅江營參將，嘉慶間從攻白蓮教匪，累戰有功，官至涼州總兵。此圖為其先後駐防東西陵時所作，同治間其子祥連、慶興等摹繪以進呈御覽者也。考東西陵均為清室歷代陵寢，而東陵有二，一在直隸遵化西北七十里瑞山，一在奉天瀋陽。此圖所繪為遵化東陵，凡清世祖孝陵、聖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皆在焉。西陵在直隸易縣永寧山，凡清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德宗崇陵皆在焉。圖凡二卷，所繪不僅諸帝陵墓，即其附近之山川亦皆粗具規模，標舉名稱，蓋可藉以覩其形勢也。其圖設色彩畫，地形均以鳥瞰式繪製，而陵寢則悉以平面畫法，故於當時帝陵建築形式尤便觀覽，是不但可為究清代帝王典制之籍，亦考清代建築史者所當參究者也。

直隷長城分防險要關峪各口山水形勢地輿圖説一卷　清彩繪本

清崔汝立撰。汝立光緒間曾官戶部主事。此圖乃汝立弟汝棨在直隷候補時奉命出差，經歷長城沿邊之地，目驗所得，請汝立繪成者。汝棨每以直隷偏居中國北路，其邊境一帶北連蒙古，東接遼瀋，自古外患多起北方，直隷正當其衝，昔秦始皇北防匈奴，修築萬里長城，具有深意。因將直隷境内長城東起自海，西迄沙坡峪，長凡一千餘里，悉爲繪出。凡其關山

川大勢、防守營寨以及口隘關峪之名，莫不臚列於圖。而長城之要隘，若山海關之爲入滿咽喉也，張家口之爲長城巨鎮也，又若喜峯口、古北口諸地，皆陳其形勢要害，所言雖簡，然皆條分縷晰，均能切合地形。之論雖多引據前人舊説，然因目擊其地所得，故疏證詳明，非書生紙上談兵之論。雖不以測地畫圖之法繪成，然因汝立手筆之神，調色之均，故所繪均能畢肖其形勢，於實際無差，實不遜於輿地圖，誠如身歷其境者也。圖末有紅簽，署此圖爲汝立所繪，汝

棨所呈，並崔氏珍藏印，當是繪以進直省當道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全河圖說一卷　明萬曆刊本

明潘季馴撰。季馴有河防一覽，前提要已著錄。此圖成於萬曆十九年，為其四任總河後河工告成時所作。蓋以須發河工人員隨時參攷之書也。圖凡一長卷，繪明代黃河，起自星宿海河源至海口，及運河，起自神京，而達浙江，按明代治河，類兼治運，故季馴繪圖，特有河運，而名全河圖說。其圖為繪文刊刻，甚為明晰，極便現覽，所繪亦皆於當時全河形勢無大差誤，而於黃運兩河防治之沿革，考核尤為精詳。凡河水之淤決潰崩與修築堵塞，莫不詳悉備載，於其利弊得失，尤為詳切慬悚，所載雖只及明代，然語皆精要。若圖中攷武家堤為隆慶六年所築，係迎溜去處，最為吃緊，萬一有失，則全鄉等數邑悉成沮洳，且遺患於運河，每歲慎加修守。又謂防禦之法，格堤甚妙，蓋縷堤既不可恃，萬一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溢，水退歸漕，淤濘地高，最為便益。此皆明於地形而久於河干者始能言之。季馴為明代治河第一人，其所言自當中竅。雖今時勢懸殊，河形改易，倘能

推求其沿革之故，亦未嘗不可有所變通者矣。圖首有季馴自序，下署吳下章尋刊，知與河防一覽之刻仝一人也。

淮南二十場產鹽並河道圖一冊　清佚本

不著製圖人名氏，亦無繪製年月。其圖首冠水道圖二，其一為泰屬水程，其二為通屬水程，圖中地名注錄頗為簡略，大致以鹽運為主，故只繪其河道脈絡、幹支分合，頗能條分縷析，而圖各具圖說，皆載水程遠近距離道里之數。以次列自刈草煎鹽以至起運散鹽為圖十一，圖各繫以說，曰引場刈草，曰攤灰淋滷，曰銷逢煎鹽，曰灶河船運，曰煎丁車運，曰入垣上廩，曰商垣捆重，曰官鹽過秤，曰泰壩過掣，曰儀所過掣，曰子鹽開江，曰盤鐵成式。各圖繪畫頗工，其說與圖亦均有所參證，文雖粗俗，然敘述簡括明晰，蓋凡晒灰打滷之方、運薪試運之細，以及捆重秤掣周不纖悉畢具。故製圖之人雖不詳，而詳然以熟悉鹽事視之，當是主淮南鹽場司事者所作。其作圖之作，大致仿元人熬波圖之意而成者也。考淮南鹽務者亦未必無所補焉。

各省眾水歸合圖表一卷　清原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乃繪各省水道之分合源流者。其書先表後圖，共凡一卷。先為京師順天所屬，次直隸、盛京、興京、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四川、廣東、雲南、貴州諸省。其表之編排，凡每水一格，繫以支流諸水之名稱，間或考其變遷之沿革，即別名簡稱，亦悉有記注疏證，頗詳。圖內於郡邑山川之形勢繪載亦頗合諸實際，惟所繪之地亦僅舉其形，如近今之暗射圖式，均未能標寫地名，當為未完成殘稿本。主圖中凡村鎮細微之地皆略而未載者，蓋以繪水道之分合為主，固不能病其缺矣。其繪製時期，圖中未注明，但據圖中江蘇水道黃河尚由徐州入海，又證書首頁有楊墨林藏書，楊氏山西人，名尚文，刻有連筠簃叢書，亦清道咸間一藏書家，是其成圖必於清咸豐五年以前者可勿論矣。至其所據之籍，大致皆採自各省志書中水道名稱彙輯而成，而以六嚴之皇朝分省圖為其底本，編錄頗稱詳備，採輯尤能詳盡無遺，凡經支幹脈之

源流分合、俱皆條分縷晰、圖表合觀、尤能互相參証、雖不若齊召南水道提綱之詳贍、而以簡括而核齊書易於尋覽、宏綱巨目、亦可見其大凡、究水道者必當參攷之籍也、

鄭工並沁河漫口各工奏牘未分卷　清光緒抄本

不著輯錄者名氏、全書所錄、皆光緒十三年鄭工合龍時諸大臣之奏疏、其編次紊亂無序、既無類別、亦未能以年月排比、惟輯錄頗稱完備、凡鄭工決口之始、以及御史燕起列等參奏倪文蔚、大學士李鴻藻總河成孚等、貽誤而填、及引河、而至吳大澂接辦鄭工後諸事、原原本本、俱皆輯入、尤以所載御史燕起列題請亟籌黃河疏濬之法疏、於當時河勢利害、言之頗有條理、大致以其時鄭州之失事、既少防範於前、又涉周章於後、費帑將近千萬之多、卒之盡委洪流、蓋皆因當時河臣徒責效於口門、不知堵決口必先啟淤、啟淤必於引河也、語頗中切、又籌全河形勢、則主張凡四、一曰勘驗海門因勢利導、二曰改治河身使廣容納、三曰添派武營藉資摩力、四曰添籌河款力杜侵漁、策劃尤能明晰、末更謂河道逼近畿輔、若東而長此決墊、勢必挾淄北趨、奪運道而走天津、更能慮及後數十年、即近今長垣之決口、亦可謂有遠識者矣、此外若吳大澂之條陳鄭工合龍之善後

情形等疏。凡六十餘則。亦皆為當時河工之要言。究清末河工史料者。不可不有所採擇也。

廣通壩考一卷 存素堂抄本

明韓邦憲撰。邦憲字子成。高淳人。嘉靖進士。官工部主事。佐理大工。絕中貴侵冒。累遷知徐州府。著有文集若干卷。考廣通壩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一名東壩。所以障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之水不入太湖者也。初僅一壩。明永樂時築。謂之上壩。嘉靖間於東十里更作下壩。自是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通。惟高淳則以居於壩上。遇水勢壅遏。田即淪沒。至嘉靖庚申辛酉間。高淳又適大浸稽天。淳民紛紛欲拆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時邦憲居於家。目覩其勢。以為拆壩雖利於淳。然僅利於一縣之地而已。其壩下之諸州縣。必將盡為魚腹。因力疏請不可。惟以伍福餘三吳水利論及蘇軾單鍔之言為壩下諸郡設想甚長。而未計及壩上。因力請免淳民捐稅。書僅一卷。語極概切詳明。疏證尤有條理。而所論亦極公允。原書為一抄本。至其曾否刊行。亦無從考之矣。

閘挑老孟河全案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吳闓撰。闓光緒間官武進知縣。按孟瀆河在江蘇武進縣西三十八里奔牛鎮，東南接運河，北流六十里入江。唐元和間孟簡因故渠開之，因名亦名孟河。自後歷年屢有挑濬。闓官斯土，以河自道光初挑濬以來，迄其時已有六十餘載，因親歷河干，勘測河勢，以其河底日高，漸將淤塞，因稟請大府，撥帑修濬，閱兩月工竣，因輯其興工前後之稟稿，而為是集。書凡一卷，雖皆案牘之資，然於是役之始末，以及挑濬河身丈尺之數，與經費之籌措，悉皆詳載於書中。附圖以開方計里之法，方為一里，圖中於孟河形勢脈絡，俱能考核精詳，亦一方水利之要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利論不分卷 舊抄本

明曹胤儒撰。胤儒有黃河考，已著錄。此篇皆其論三江、練湖、草堰橋河、龍開河之水利者，共凡四篇。其論三江及練湖二說，大抵皆採前人成說，無所發明。惟論龍開河水利，則頗精要。大義以丹陽丹徒之交，有堽城諸鎮，西南抵山，南北遠江，幅員百餘里，其地西北高而東南下，金牛等山九十三汊之水，行其間，別無河瀆，又東南至九曲河甚遠，故每歲夏秋間，江水不入，山水不洩，堽城而上赤地一望，堽城而下魚鼈，行陸氏甚苦之。因考有龍開河者，貫其間，西北為孩溪港，東南為新河口，長曲將四十里，惟自孩溪港而南四五里許至紀灣崗，有崗土二里許梗焉，因力主開之，有三利：一曰鑿崗濬河，則方百里之民旱潦胥濟；二曰江中舟楫往來，徑取孩溪港以達孟河，可免外轉圌山飄越之患；三曰運河截阻，繇孟河進此，亦濟其不及云云。觀其所論，語皆精切於丹陽地形水源，悉皆考核詳明，其所論實可為治吳中水利者所當採擇之言也。

督辦鹽政處奏稿初編十卷 清宣統間印本

此書為清末官署纂輯者。全書凡十卷，共一百十七疏。皆宣統元、二兩年督辦鹽政處所進之奏疏也。首列度支部奏陳淮浙鹽務情形、並統籌全局奏設鹽政處疏。先是宣統元年度支部以淮浙鹽務疲敝已極，因派參議晏安瀾等十員赴産鹽銷鹽及引界毘連各處擇要勘查。惟以淮浙地處中國之中心，北接東蘆，南連閩粵，西通川潞，壤地華離，數省交錯，實有牽一髮而全身皆動之勢。設為整頓鹽務計，徒於淮浙一隅畫地為理，則尔疆我界，鄰壑仍有灌注之虞。此盈彼絀，公家又乏酌劑之術。因力請設立鹽政處，統理全國鹽務，以肅綱而齊權政。疏上，許之。並命鎮國公載澤為督辦鹽政大臣。此集所錄，蓋皆載澤任内所進之奏疏。其書編次，悉皆以地域排比，頗有條理。採輯亦能完備。尤以所錄者宣統間所施行之收買灶鹽之法，劃整頓山東山西之鹽政及淮北四川之票鹽，規復淮北廢岸，與夫粵鹽改章諸疏，皆有關清末鹽政興革之大者。鹽志雖有所載，要亦只能撮舉其大者而錄之。是則原原本本，俱在集中。究清末鹽政沿革者，固可有所本夫。

東省(滿洲)與俄交界道路圖一幅　清光緒間石印本

此圖雖不題製圖者姓氏，然據聶士成東三省韓俄交界道里表自序稱繪有東省與俄韓交界道路草圖一份，表末亞跋稱此表所載，皆其奉命復勘東邊時所作，計起自天津，經奉天、吉林、黑龍江(皆今滿洲地方)三省，繼行俄羅斯阿穆爾、東海濱兩省，後過朝鮮八道，仍由奉天省高麗門而歸，凡各省內所有往來通行之路，皆分晰著明，共行兩萬三千餘里，繪集成圖云云，今觀此圖冠名既與聶士成序中所稱當同，而所繪範圍亦與其所述行地之形勢相合，必為士成所作圖可無疑也。其圖製作頗精，圖例亦甚鮮明，比例用工部尺計算，寸為百里，凡沿邊及韓俄近中國地方山川險易之形勢，與夫道路紆直遠近之距離，以及牌博卡倫台站郵政諸建置，莫不臚舉其名，詳略亦頗得宜，與表互觀，尤便考核。光緒間胡思敬讀其表，皆親歷所得，凡東北沿邊疆界之形勢，載記詳實，因以其表刊入問影樓輿地叢書中，而圖則付缺如，其胡氏未見此圖，或因圖幅廣闊而未刊刻歟，不可知也。按士成字功亭，合肥人，起自行伍，性勇敢，公廉，同剿太平軍及捻匪，中法越南之役防守台灣，有功，甲午之役建功尤多，官至直隸提督，庚子之役致於津，其勇敢忠義之氣，槩頗為時人所重。

帕米尔圖说一冊　清光绪間原稿本

清海英撰。海英，滿洲人，光绪間屢奉命查勘中英俄帕米尔邊界事宜，故能熟悉邊疆情勢，建白亦多。考帕米尔地處荒遠，為英印度東北之屏蔽，俄謀印度匪伊朝夕，故帕地英俄在所必爭。載至光绪二十二年，英俄竟有私分其地之議，此即帕米尔問題緣起也。海英此圖即成於是時，乃以歷次奉命履勘所绘之圖稿彙集以成者。全圖共凡三幅，合訂一冊。第一幅為較勘總看帕米尔圖，乃訂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存之舊而作，圖中於中英俄三國疆考核頗詳，於洪鈞諸人舊圖尤多校正。大致以中俄地界至烏孜別里山嶺止，中英地界即應自烏孜別里嶺起接由英屬什克南部之塞勒子順大山經過移尔格河布河南至伊什尔庫尔流水出口處交英屬之瓦罕界，俄界亦即應由烏孜別里嶺起轉向西微直南與阿富汗分界。至稱圖中自烏孜別里山嶺北斜向東南黃線一道，舊圖似本自洪圖，洪圖又似摹自一统輿圖，但一统輿圖之墨線係當年與布魯特偏部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游牧草場限制，未可執為中俄英三國大界之張本云云。第二幅為查勘中英兩國界附线说圖一，雖據第一幅中之中英兩國帕米尔交界形勢而绘，然較前幅更為詳細。第三幅為查勘蘇滿碑卡圖，所謂蘇滿者，即蘇滿塔什也。地在雅什庫里北岸，有石碑，上鐫滿漢回三文字，乃清人追二和卓至拔達克山界而立，實可為帕米尔地屬中國之確證也。今觀各圖均為絹地設色，彩绘皆極工细，其作圖之法雖尚沿明人舊制，然所載記俱皆詳確有據，亦究帕米尔國界沿革史者當參致之圖本也。原圖首頁有海英自序及新疆巡撫劉錦棠跋，曾否刊印不可考矣。

吉江二省與俄交界圖說一幅　清光緒刊本

清曹廷杰撰。廷杰，楚北人，光緒間官吉林，頗能通曉時事，於邊政尤所究心，著有西北利亞東偏紀要諸書，惜均未刊行。此圖作於光緒十三年，乃奉命勘履俄界後所作，蓋以目驗所及，參以中俄官私圖志，以及齊氏水道提綱、何氏朔方備乘諸書，互相參考以成者。全圖計一橫幅，紅黑兩色套印，凡吉江兩省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光緒十二年歷次與俄勘定之界劃，皆能賅備。雖為疆界而作，然於東北地方奉吉黑諸省之山川城邑關鎮之有關險要形勝之地，悉皆舉其方位，詳列於圖。圖式則仿康熙內府地圖之例，經緯密佈，每方一格，準經緯各一度，每度縱橫各當地三百五十里。其各處經緯測點，則以張氏翠微山房所載測定各處之經緯度數為準。至於各地方之建置沿革、兵要地利，不能形諸圖者，另各為說注列圖邊。所論雖簡，然皆精要之言，且於前人舊作尤能多所辨正。若奉吉兩省交界之威遠堡門外一帶，吉江兩省交界之松花江一帶，舊圖志皆錯誤不接；又松花江水道自格林河以下，舊圖志皆誤向東北入海，無折向北流，又西北流再折而東南之勢，士杰之圖，則皆一一有所正之。至其圖中所載各地古今沿革之考辨，雖尚未能脫經生考據餘習，然其所指陳東省疆里險要，則均為親歷其境所得，故能言有成理，而有裨於言兵防屯墾之實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呼倫貝尔全圖一幀 清宣統元年繪本

清宋小濂撰。小濂，宣統間官呼倫兵備道。呼倫貝尔即清黑龍江省所屬呼倫直隸廳，蓋以廳西有呼倫、貝尔兩湖，爰并兩湖以名之。其地在黑龍江省治西北七百六十里，東界西布特哈，南界内蒙古烏珠穆沁旗，西界臚濱府，北界吉林拉林河拟設之室韋廳，西北界俄國薩拜喀勒省，實為滿洲命脈上邊防要地也。先是宣統元年，黑龍江巡撫周樹模以江省地處邊陲，三面鄰俄，凡与俄接壤之水陸各界，自康熙二十八年以來從未覆加勘定，因奏請派員重加勘測，許之。領其事者即小濂也。此圖則僅繪呼倫貝尔沿邊之地，圖以西法繪製，凡沿邊之界牌碑博、山川形勢以及官署城垣營汛建置之有關防務者，与夫鉄道橋梁電线礦產分佈沿邊商務交通者，莫不備列於圖。圖例甚為嚴緊，比例為五十萬分之一。圖之上端附載滿洲里、吉拉林市街圖各一，及小濂自序。序中於呼倫貝尔之形勢及其沿革記述頗詳，且皆精要之言，而能補史志之不足也。按其圖曾有藍印本傳行於世，今見此圖為黑色繪本，畫工精細，當是小濂之原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恰克圖邊界譯圖二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繪本

清吉章製。吉章滿洲人，光緒間任外交部繪圖員，頗精於圖學。此圖乃據同治七年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所勘滿文原圖譯繪以成者。考清制自雍正五年恰克圖訂約後，凡臨俄邊境之卡倫，悉派有札薩克參領章京驍騎校等官吏駐守。至乾隆二十七年，又設庫倫辦事大臣以理邊務，及中俄交涉並管恰克圖卡倫，每十年巡查一次，於邊界防務之制頗極嚴密。此圖即張廷岳於同治七年按例勘查邊界形勢繪以進御者也。全圖凡二幅，第一圖圖車臣汗圖什業圖兩部落二十八卡倫，自庫伯拉札庫卡倫起至色楞額河西岸之查罕烏蘇卡倫止；第二圖圖三音諾彥札薩克圖汗兩部落十九卡倫，自查罕烏蘇卡倫起至巴彥布拉克卡倫止。考圖什業圖汗即土謝圖汗，諾彥即諾顏，庫伯拉札庫一作庫布勒哲庫，查罕烏蘇即查罕烏蘇，雍正五年約作察罕鄂拉，蒙語河曰烏蘇，山曰鄂拉，一言河一言山，從河得名，蓋一地也。各圖設色彩繪，極為工細，不僅於沿界之界牌、鄂博、卡倫凡有關界約之建置者皆能粗細並舉，而於近界山川形要之地亦悉備載，故雖為當時守界邊臣案牘之資，然必目驗當地形勢而筆之於圖者，其較諸徒憑史籍輾轉抄襲者，自宜能詳確有據矣。

中俄中段界圖一卷　清光緒間繪本

此圖不題製圖者姓氏，繪中國伊犁與俄交界之形勢也。考同治十年新疆發生回亂，俄人以維持治安為名，出兵佔據伊犁。事聞，清廷至光緒二年始命左宗棠赴新疆剿撫，越四年而蔵事。還于光緒四年復派崇厚赴俄交涉，歸還伊犁事宜，結果于中國損失頗鉅。清廷否認崇厚之約，又于光緒七年派曾紀澤與俄外部大臣薩那特尔、部堂格尔斯布策，于當年正月二十六日締結改訂條約，其約文第七條即關于伊犁者。至光緒八年，双方因如約各派遣勘界大臣，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陰納林郭勒山口起，東北至伊犁東北喀拉達坂止，凡立界牌鄂博三十三處。此圖所繪中俄交界之起止及界牌鄂博諸建置，皆能與之相合，知即為是役之勘界官吏所作。其圖以淡墨設色繪畫，精工既極，使觀覽而所載中俄界劃之形勢尤能精確有據。圖中並以畫方計里之法，每方代表百里。黃綾裝裱，地名亦悉以黃簽標注，據其形式知亦進御之底本也。故雖為奏牘附圖，然亦足備考中俄國界史者之稽考矣。至此圖雖未署繪進者之姓名，然考史載是役之勘界大臣為恩然赫恩、刘

此圖或即恩然赫恩所進者歟。

騰越北段圖說一幀　清光緒二十九年稿本

清丁振鐸撰。振鐸光緒間官雲貴總督。此圖即成於光緒二十九年，乃其任官時參攷委查界務武備學生實地勘測之圖稿，绘製成圖以進御者也。先是光緒二十六年，英兵越界，燒燬騰越廳屬茨竹、派賴各寨，並擬强以恩買卡河與薩尔温河（即潞江）中間分水嶺為暫時從權之界，而否認滇緬接壤之小江為界。振鐸以雲南地處天末，西南接緬甸，東北連吐蕃，為迤西邊要地，尤以騰越東北之地，有龍江蜿蜒數百里，為全騰之樞紐，因作此圖，述其要害。全圖凡一幀，圖之四至，東為高黎貢山，西達尖高山，南至騰越廳北及小江，要皆滇緬交涉最緊重之地也。其圖經線準皇輿圖之例，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地名注録亦頗詳盡。凡沿邊國界之形勢，山川道里之遠近，以及關隘塘汛碉卡建置之有關防事者，莫不備載。而所辨陳英人非法强佔小江以北之地，及其要害諸語，尤為精切。圖為淡墨設色绘製，詳記比例，以推量高深度遠之數。山形以暈滃法表示，間注高度，頗為精確，亦晚清輿圖之佳本，尤能供究滇緬邊事者之參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庫倫所轄中俄界圖一冊 清光緒三十年繪稿本

清德麟撰。德麟，滿洲人，光緒間官庫倫辦事大臣。此圖乃其作官庫倫時依例巡視庫倫所屬中俄邊界情勢時所作。全圖共凡一冊，首列總圖一幅，以次為分圖三十四幅，起自庫布勒哲庫卡倫，訖於巴彥卜拉克卡倫，共凡四十七卡倫。各圖着色彩繪，地名滿漢文並注，首尾均可互相接合，圖中詳注經緯比例，其經線則以北京為子午初子午線。凡庫倫所屬中俄交界地方近界之山川形要，卡牌博度里方位，道里之曲折遠近，與夫寺廟鎮產府第所在，以及物產之種類及其分布，悉皆一一詳列於圖。其關於各地險要建置沿革之不能形諸圖者，皆另附圖說敘述，雖簡亦皆精要之言，可與圖並觀，而能補其不足。故其圖雖為案牘之資，然体例則頗整嚴，編次亦均有條理，因亦錄而存之，以備究蒙疆邊事之參攷也。按劉鍔編外交部地圖目錄分編著錄有庫倫所管中俄界總圖一幅，分圖三十四幅，附說另裝一冊，下注光緒三十年庫倫辦事大臣咨，與是圖名稱雖略有異同，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所記幅數及內容皆所當同，當是一圖也。

西藏全圖一冊　清光緒間石印本

清鈺嶺世撰。嶺世，滿洲人。光緒間隨胡惟德出使俄國，熟悉時事，尤究心輿地圖志之學，因精通英法諸國文字，故譯書頗多。此圖成於光緒三十年，乃據法人實賴勒依所著之圖譯繪，復採中國舊籍校訂以成者。全圖一幅，分切三十二頁，合訂一冊。圖以設色彩印，經緯縱佈，圖例亦頗明晰。凡全藏四境之界址，交通道里之遠近方向，城邑土司之建置方位，山川脈絡之形勢險要，以及廟宇橋梁之分佈，莫不詳列於圖。圖之上端附有藏印通道圖，製作雖簡，然於印藏交通之經歷大勢已備。圖之下端有光緒三十年胡惟德序。惟德序其譯圖條例，大致謂圖中增修地名，悉從中國舊籍，舊籍所無者，譯其土音。圖中碼數為高出海面之邁當數，每邁當合工部營造尺三尺二寸有奇。河名列順水流之方向書之，部落首會土司用紅字，河名湖名用藍字。藏語山曰拉，河曰楚，湖曰錯，蒙古語河曰烏蘇，湖曰淖爾，橋曰多罕，均名從主人也云云。按衛藏圖志，官私傳本雖多，然均不足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稱為精本。是圖雖亦非親履測勘以成者，然博採中西圖志互為考訂，故能較一般圖志精確切實，堪稱晚清衛藏輿圖之善本也。

車里宣慰司地圖一冊 清光緒二十年繪稿本

清王文韶撰。文韶字夔石，仁和人。一字賡虞，咸豐進士，歷官湖南巡撫、雲貴總督，剿平貴州苗有功，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勤。此圖即其官雲貴時所作。按車里駐普洱府思茅廳之整洪，西至黑江之北，東至普洱臨安二府交界之打象河，與南掌交界，南至暹邏，所轄共凡十三猛，曰六順，曰猗邦，曰易武，曰橄欖壩，曰猛臘，曰猛遮，曰猛阿，曰猛龍，曰猛旺，曰猛烏，曰普藤，曰整董，曰烏得。考整洪即整董，猗邦作倚邦，打象河即大宣河，一名南烏江。是圖每猛各為圖一，並附圖說。圖中記載頗為詳備，凡各猛所屬山川水道源流脈絡，以及鎮關隘寨之有關形要之地，志皆臚其名，其不能圖示者，則均載之於說。文雖簡略，然考證尚称詳覈。原圖設色，親繪畫工頗為精細，乃其原稿曾否刊印，不可考矣。

清光緒九年勘定俄國借地界圖一幀 清光緒間繪本

清錫綸製。錫綸，滿洲人。光緒間官塔爾巴哈台參贊。此圖即其任官時奉命會同俄領事等勘界務辦理哈薩克各部內附外屬之事時繪以進御者。先是光緒九年七月，中俄塔城北路界約既經議定，九月又續定塔城西路文界約及兩國所屬哈薩克歸順問題。俄使則以巴爾魯克河山界內住牧之哈薩克久已投俄，一經定界，不允遷移，請借讓安插，許之，並援同治三年舊約所開塔屬原住小水地方居民之例，限十年交還中國。此圖所繪，即當時俄人租借地界圖之形勢也。圖之四至：東至科布多界，西至齋桑淖爾，界南至賽里山，北至阿爾泰山，東南至新疆古城一帶。其圖繪畫精工，圖中紅色之界線，則為光緒九年中俄新分界，紫色為借地界，可稱鮮明醒目。而所載記尤為詳實，而能合諸史載者，固不僅可供研中俄國界史地者之參考，亦修志者宜採擇之圖也。

滇越各段訂界立碑圖說一冊　清光緒間繪稿本

清崧蕃撰。崧蕃光緒間官雲貴總督，此圖即其在官時所繪，乃採集歷次與英定界時勘測之圖底編製而成者。全圖凡六幅，第一圖自龍膊河入紅江處起至保勝之南溪河入紅河處止；第二圖自保勝起至小賭咒河入戈索河處止；第三圖自小賭咒河入戈索河處起至那林河入開化河處止；第四圖自那林河入開化河處起至綠水河卡往新崖止；第五圖自新崖起至普梅河止；第六圖自普梅河起至顛洞河止。皆為雲南開化府安平廳及廣南府寶寧縣諸郡縣與越交界之地也。圖中於開廣所屬與越南境界之形勢，以及界牌碑、博隘防汛諸建置，載記均詳，各圖淡墨色繪，頗為明晰。雖不記經緯比例，於邊界地名，詳審考核，頗為精確，而能補地志之不足也。圖首有崧蕃自序，序稱與越訂立界約，并設立界牌者，為開化府知府劉春霖，並謂是圖所繪要皆光緒二十一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所定改繪之界約也云云。

東北界圖一幅西北界圖一幅　清光緒五年繪稿本

清文惠撰。文惠，滿洲人，事跡未詳。是圖共凡二幅，合為一圖。其一東至圖們江，南至山海關，北至尼布楚。其二自尼布楚至喀什噶爾止，皆滿洲、蒙古、新疆與俄交界之地也。其圖於國境、劃界之形勢及歷次勘界沿革，均能一一備載，而於內地之山川道里形勢、郡邑城鎮方位，以及村鎮鄉集之名，考求尤能精詳，且均能切合實際者。各圖設色彩繪，圖式則準康乾兩朝內府地圖成式，詳載經緯度綫。圖中所書地名，雖皆蠅頭小字，然圖例頗為明晰，故極便觀覽。劉鐸外交部地圖目錄分編，稱光緒年間與俄勘界多以此為底本，誠非標榜之言也。第一幅圖之上端有圖說，大致謂圖們江一作土們江，一作豆滿江，一作高麗江，為吉林琿春府屬。山海關為盛京錦州府綏中縣直隸永平府臨榆縣交界處。尼布楚本蒙古茂明安游牧之地，康熙年以貿易無棲託之所，懇求其地，清廷允之，遂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尼布楚雍正五年約作尼布朝也。語雖簡略，然於邊地建置沿革，已

能括要言之，而可補史志之不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中韓勘界地圖一幀 清光緒十三年繪原稿本

此圖原題光緒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國勘界官德玉、方朗、秦煐等與朝鮮勘界使李重夏、委員彭翰周等同勘。先是康熙二十八年，清廷與朝鮮劃定國境於鴨綠江、圖們江水源之長白山上，樹立界牌，規定西以鴨綠江、東以圖們江為界。及至光緒初元，韓民越墾日眾。七年曾下入籍之令，從此彼之流民戀此樂土，乃稱豆滿、圖們為兩江，以石土堆為分界。十一年彼此會勘，圖們之限已無異議。十三年重勘江源，歧流悉明，惟石乙、紅土兩水數十里之間相持未決。此圖所繪即十三年所勘定者也。圖凡一幀，設色彩繪，於中韓兩國境界之形勢，俱皆確實明晰。地名間附記韓人呼稱，載記雖簡，然有關國境形要之地，悉皆備列於圖，而於沿江諸水，幹支分合，來源去流，記錄尤為詳明。其圖關於山形，繪法以地之高低示色，頗似近代輿圖設色分層之法。圖中有紅線畫方，每二立方寸為四十里。關於紅土雖及石乙兩水，特標以紅簽，蓋即此次勘界爭執之要點也。

科塔邊界圖一幅 清光緒間稿本

清升泰製。升泰，滿洲人，光緒間官至伊犂參贊大臣。慶奉旨与俄分勘新疆國界，建白亦多。此圖乃其与俄勘定之科塔邊界，即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後所改劃之國界，亦即世傳之中俄界約也。圖中所繪中俄界地，起自塔尔巴哈台東端之賽里烏蘭嶺（別作薩烏尔山，即賽凌烏拉）之木斯島山（別作穆斯塔烏雷山，即穆斯套嶺）西角起，東行順烏勒昆烏拉斯圖（別作烏里昆烏拉斯特）河而北，至邁哈布奇蓋（別作參噶香察蓋）卡倫，由此直北，抵額尔斯斯河北岸之河列克別克河口，復循其上游，轉而東，經薩經山湾（別作薩孜山湾），又東至阿克哈巴与喀拉哈巴兩河會口，復循阿克哈巴河上游而至大阿尔泰山嶺，与同治三年塔城所定舊界相接。凡沿界界牌鄂博之名，具皆臚舉無遺，考證精詳，而於近界之山川形勢險要之地，亦皆具備。全圖設色彩繪，其界劃以紅黄兩色分別同治舊界及光緒改勘之新界，繪畫亦極工細，与史互觀，頗能有所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勘喀什噶尔界圖一卷 清光緒間繪本

此圖不題製圖者名氏，考中俄續勘喀什噶尔西北界約在光緒十年，亦即遵照光緒八年勘測喀什噶尔東北界約繼續成約者，此圖所繪即當時勘定界劃之形勢，与光緒八年金順所繪之中俄分界圖，可以互觀者，疑亦昔時勘界官吏所作繪以進御之底本也。圖中繪中俄界劃，起自別迭里山口，向西順廓克沙勒山嶺截斷廓克沙勒河上游之一部，西至克列勒庫山口，以中繪有界牌凡十四處，又西南十四處山口至伊尔克什坦，以中繪界牌凡十四處，又向西南至烏仔別里山口，以列皆非險要之地，故無牌博也。其圖以設色彩繪界劃，以紅色區別，極為明晰，而近界之中國山川城邑險要之地，亦皆考證詳明，而能合諸實際，誠能補史載之不足，亦考中俄國界沿革者當所本也。

清光绪八年中俄分界图一幅 清光绪间绘本

清金顺制。金顺满洲镶蓝旗人，姓伊尔根觉罗氏，字和甫，咸丰间从攻洪秀全，转战湖北、安徽等省，叠克坚城，剿回于陕甘，功尤伟，官至伊犁将军，卒谥忠介。此图即其官伊犁时因奏陈与俄划分伊犁南段界务事宜，绘以进御者。全图所绘中俄界线起自那林廓勒哈上游，向西南行，经木雅尔特山口，顺天山径西至其极高之汗腾格里山巅，更向西南顺流雷雅斯山，过札那尔特河，喀伊车山口，库尔图克山口而至别迭里山口。凡沿界界牌碑博之建立，与中国近界之山川形势，亦均有所附载，图以设色，绘界线专以红色标之，虽未能详注经纬及比例之数，然考证则颇详明，而能合诸史载。今按图之上端，有大清光绪八年年号，且有称勘分边界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画押字样，又按图之内容，知即光绪七年中俄改订条约后，按约所勘定之喀什噶尔东北界约也。考喀什噶尔东北界约，乃係同治三年塔城界约以成者，至此图所以仅勘测至别迭里山口者，盖

其时因双方勘测界划时，适值雪大天寒，无法前进，故暂终止，因互约定次年续勘，即世传之续勘喀什噶尔西北界约也。惟此图之成，取据图中有名勘界官之姓名，自必为沙克都林札布咨送金顺，而金顺又据原图摹绘以进御者也。

黄爵滋恭進海防圖二册附表一册　清道光間繪本

清黄爵滋撰。爵滋字樹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進士。選御史，給事中，以直諫負時望。十五年特擢鴻臚寺卿。疏陳英吉利船艦屢奉命出使自山海關南歷閩浙蘇魯洋面，遇習熟洋事之人，逐一訪求，據其形勢，稽諸圖誌，圖繪為沿海山川地圖。十八年復上禁烟議，重治販賣與吸食之罪，疏上，清宣宗深韙之。其時清廷既嚴行禁烟，終引起鴉片戰事。至道光二十一年英人攻沿海甚急，海防亦以吃緊，爵滋復據平時所作沿海山川地圖原稿，詳加校定，因以進御者即此圖也。圖為黄綾裱背，分上下二册，以海疆形勢轉折寬狹，用壹幅伸縮以取定向。上册由北而南，下册由東而西，俱係左闊右。附表一册。其繪圖之法仿內府地輿圖成式，每方百里，當天度四分度之一。南北以北極為準，自奉天遼河口北極出地四十一度，至廣東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相距二十三度。東西以京師為中，東至奉天鴨綠江口八度，西至廣東炶滾江南界九度，相距十七度。東西徑三千四百里，南北徑四千六百里。圖中除台灣孤懸海外，通計兩徑延袤一萬三千九百七十里。凡沿海形勢，陸處以及航海路線，無不星羅棋佈。其有府去海遠而無關海防大計者，均略而不載。至水陸營鎮以及口岸山險水道，則因圖幅所限，不載於圖者，又均分類標注於表。表分城鎮、口岸、山險、水道五格，分別其極衝次衝，而詳舉其兵要利害。惜未能記其台寨炮位、船隻諸制，不免缺略耳。其山險水道，更考核道里遠近、水度深淺，以及海外防汛官兵建置諸制，條例頗明，考核亦皆精詳。沿海島嶼，則注以遠近更數，附載於山險之中。圖以設色彩繪，既極工細，而圖例亦甚鮮明紫嚴。原圖舊藏清內務府輿圖房，進辦處當為爵滋進御之原圖。其進圖原疏，載於故宮博物院出版之史料旬刊三十五期道光朝密奏專號，論海防全局，深明作要，語均為中切，可與圖並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廣東廣西中越邊界全圖一幅　清光緒間繪本

光緒十一年中法議和條約訂明兩國另派員勘定邊境，遂於光緒十三年五月由總理衙門慶親王與法公使恭思當在北京締結中越界務專條五款。事前（光緒十一年）清廷派周德潤、鄧承修前往雲南、廣西、廣東會勘邊界。惟雲南界務由周德潤會商岑毓英與法使狄隆劃分五段，至兩粵界務由鄧承修與張之洞、李秉衡等會同商辦。法初勘界之使為浦理燮，第二次改派狄隆。此圖殆即為其時繪進者也。圖

共為一大幅，凡分四小幅。其第一圖起自小白龍白龍尾至平而關，第二圖起自平兒關至水口關，第三圖起自水口關至上蚰隘，第四圖起上輪隘至百懷大隘，而及雲南邊界，蓋為桂粵兩省與越之界劃也。各圖以綠色分界，凡沿界之牌博、界石以及郡邑村莊之方位、道路、山川遠近之形勢，與夫關隘、墟卡、砲台，凡有關中越界約以及防務之設置者，莫不星羅棋佈，巨細皆列於圖中。圖用絹地黃綾裱背，繪畫亦極精工，殆為清大內所珍藏，自是進御之物矣。考王

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承修、之洞、大徵、秉衡等會奏粵桂邊界已與法國劃定摺中所稱與法使所勘定界劃之扶益情事，均與此圖相合。而奏摺中亦稱謂曾繪有桂粵全界之圖進御諸語，其界段亦為四圖，則此圖或即其時所進者，圖可勿辯而明矣。

四川全圖一卷　清刊本

此圖未著製者名氏，圖簽題御賜四川全圖，下署四川巡撫年羹堯敬裝，康熙戊戌年四月八日積雪齋恭識。其圖經緯密佈，標其所注度數，校以康熙皇輿全圖，皆能相合。所載地名亦極為詳盡，凡川省府廳州縣之方位、山脈河川之形勢、土司夷民之所在，以及沿邊城堡諸險隘，莫不臚舉於圖。圖幅雖小，且所書地名又皆蠅頭小字，然圖例則頗明晰，而便觀覽。據圖簽題稱御賜年羹堯者，更因圖中所載經緯及圖例款式又皆同諸康熙皇輿全圖，是必為康熙帝御製之圖，或當皇輿全圖告成後，復繪成各省單圖，以賜疆吏備觀地形者也。

江南全省營汛輿圖一冊　清雍乾間青綠畫本

此圖不題製圖者名氏，舊藏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全圖一冊，共凡二十五圖，首列江南總圖一幅，以次每府及各直隸州各為圖一，末殿以太湖全圖，各圖均附有說，以載江南之水陸兵防營汛之制，極為詳盡。繪畫亦極工細，絹地青綠設色，凡山形城池悉作立體形式，無畫方比例，亦未記經緯度數，然於山川地形之遠近形勢，而能合諸實際，頗具古輿圖之遺風。其繪圖之意，蓋以說明各地營防之大概情勢為主，故所載地名，列均從簡，其無關防事者，悉略焉。但圖說並觀，亦足能瞭然昔時江南之兵要矣。其總圖所載圖說中，稱江南沿海沿江水陸兵防，星棋羅佈，允稱金湯之固、磐石之安。因繪全省輿圖，分繪各府州及太湖輿圖，駐防營汛官兵數目，恭呈御覽，諸語，知為當時疆吏進御之物也。其進御者為何人，固已無從考之，然其進繪年月，從清代郡邑建置沿革中，尚能知其大概。按江南之分為江蘇、安徽兩省，自康熙六年始。此圖雖題稱江南，然圖內稱蘇、皖已各

以省名更考徐州之改州升府為雍正十一年之事此圖徐州已升州為府又考乾隆四十年分泰州之東台場置東台縣屬揚州府此圖揚州府圖缺東台縣據此種種推此圖為雍末乾初之間所繪進者固可勿辨矣

京省至十四省驛站路程冊十四卷附水源一卷 清抄本

是書未着撰者名氏共凡十五冊每冊均以黃綾裱背冊頁裝潢宋體字抄繕極為工正乃為清廷官修之籍以備稽核公文遞送之日期或是事之需也每冊均以京師為起點至各省之全城為到達之目的地凡其間所經驛站名稱各注以相距道里之數頗為詳與志載頗多出入所謂十四省者即江南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末附水源說明一冊條目凡十有九曰金沙江源曰嘉陵江源曰鴉礱江源曰怒江源曰瀾滄江源曰墨龍江源曰克魯倫源曰漢江源曰洮江源曰淮河源曰渭河源曰滹沱河源曰漳河源曰渾河源曰汾河源曰塞楞厄河源曰積柳江源曰尚嘈江源曰龍川江源所載雖簡然語稽審考水道源流者亦能一覽了然也至此書之纂修年月據所稱諸省名稱考之若湖廣江南皆康熙六年以前之舊制是其成書之時期亦必在康熙六年以前也

且其水源說明志黃河源之末及乾隆四十七年侍衛阿彌達湖河源事列為清初之作品尤可証明矣原書舊藏清大內造辦處輿圖房傳本極為希見亦考方輿者之善本也

東洋南洋海道圖一幅　清康熙間刊繪本

此圖簽題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進世驃字文秉晉江人由行伍起家康熙間擢定海總兵累遷福建廣東等省水師提督朱一貴倡亂於台灣總督覺羅滿保出師征討並令世驃進剿之於是台灣悉平卒謚勇果考清史列傳稱世驃官福建水師提督在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年間則此圖當亦是時所繪進者矣圖為設色彩繪海洋通路之圖也其名為東洋南洋海道圖者蓋指有日本一部而言也圖中所繪為蘇浙閩粵諸省東與日本琉球西與安南暹羅南掌港口柬埔寨緬甸廣南柔佛亞齊大泥吉蘭丹丁佳奴麻六甲彭亨柔佛舊港通西亞齊文來蚊閣馬辰單戎系臘甘馬力陳宋大港紅豆嶼邦仔系蘭貓兒文武樓班愛傲務屋党芒加風土山嘉丹井里悶三把龍二泊勝氏蛙諸地自航海之針路並各詳注其方向道里遠近之數而於各地物產種類貿易情勢亦均能有所載記其繪製雖簡然於昔時南洋之海航大勢已能俱備按世驃因久官沿海諸省習準

水師於海道形勢素所究悉故其所繪大都皆從目驗所得自宜較諸徒憑耳聞或稽諸圖籍輾轉抄襲以成者當能確實有據且其所載舉南洋海中諸島國之名稱及其風俗尤能較詳於史志諸書考南洋與中國交通史者據其圖固當有借鏡矣

江海礮台營汛圖一卷 清乾隆間絹畫本

未著繪製者名氏舊藏清大內輿圖房因以黃綾裝潢裱成手摺之式用淡墨描繪設色鮮明其繪圖之法雖無比例闊方及經緯度線未免陳舊但江南所轄沿海沿江之形勝營制以及礮台建置之數記載則頗詳備至其作圖之意大旨以長江自江西彭澤縣入江南省紆迴數郡宛轉而達於大海江之南岸為池州太平江寧鎮江常州蘇州之常熟縣出海江之北岸為安慶和州揚州通州之狼山港出海崇明一邑孤懸海外相為犄角實江海之門戶設立崇明重鎮統率舟師出哨巡洋以資保障沿江上下在在俱有營汛墩台洵為周密至於大海自浙省乍浦交界即為江省由金山柘林青村南匯川沙吳淞劉河福山港為江口對渡而北即狼山鎮標中左右三營暨掘港鹽城小關廟灣佃湖海州東海營以與山東交接海疆一帶墩汛聯絡防範綦嚴因繪江海全圖註明墩台汛防恭進御覽者也至其進呈之年代案揚州府儀徵縣初名儀真雍正元年改儀徵此圖已

作儀徵又海門縣清康熙初因全淪於海遂廢至乾隆三十三年以江沙地日廣因割通州崇明之屬地復增為廳此圖缺海門廳據兩地述其沿革考之當為雍乾間所繪進者矣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一幅 清硃墨設色繪本

此圖不題繪製人名氏亦無製圖年月其圖繪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建設之形勢也按清代司京師溝渠之職掌者初屬街道廳康熙間又改著步軍統領衙門監理之乾隆間又倣內廷總管大臣之例設值年河道溝渠處總京城內外河道溝渠然以內城為輦轂所繫且以經過元明兩代孕育一切建設較外城為周備而地方管治亦視外城較為森嚴此是圖所以標明內城河道溝渠圖者殆亦不出此原因也其圖凡一幅為紙本硃墨設色凡所列街巷全用墨筆河道溝渠悉示以硃筆表明之其街巷府第衙署寺觀均以黃簽標其名稱雖繪法既無比例且間有塗抹之處粗劣殊甚然於昔時京師內城溝渠疏濬之設施頗能有所稽考當為昔時司理之責者承修工程時繪以進御者矣至其圖之製作年月據圖中東交民巷一隅之街巷衙署俱存可知其至晚之時期自當在光緒二十六年也

大清一統天下圖一幅　清康熙間繪原稿本

清閻詠復製。詠復，太原人，據其自序稱幼奉先徵君指示，近承乏各館收掌纂修一語考之，當為若璩之子。惟國朝先正事畧等書均稱若璩子名詠，此圖署名詠復，或詠原名詠復，後改為詠乎，不可考矣。此圖成於康熙五十三年，其備員史館時所作。圖中所繪東至日本，西抵蔥嶺，南逾暹羅，北至俄羅斯邊界之地。蓋以黃宗羲之圖雖較他本為善，而蒙古四十九旗屏藩口外，與其時府州縣衛所改置分併，及紅苗八排打箭爐之開闢，並哈密喀爾喀西套西海厄魯特俄羅斯達賴喇嘛西洋荷蘭諸國暨海口皆有所因革損益，因據典訓方畧會典一統志諸書更繪此圖，用畫方例，每方準以百里，圖例亦甚鮮明，而於朝貢諸國更詳其貿易情況，建國沿革所載雖畧，考核尚稱簡明。凡山川遠近險易，尤能切合當時形勢，且於邊徼外藩之地亦均能多所考證，亦清代輿圖之佳本也。圖用淡墨描畫，本序中並稱曾刊行於世，是此圖為其進御之稿本矣。

揚州府水陸輿圖一幅　清咸豐間繪本

清琦善繪進。琦善，滿洲人，嘉道間以治河辦運有功，官至直隸總督、文淵閣大學士。廣東禁烟之役，代林則徐督粵，悉反則徐所為，以危言要挾和議，坐奪職。咸豐間太平軍北犯，琦善在豫境諸案，進圍揚州，旋被遣出，革職留任，卒於軍，謚文勤。此圖為咸豐三年四月所進，即與陳綬金、勝保等攻取揚州之圖也。圖中於攻守情勢繪載頗為詳盡，而於揚州府城內外險隘要塞之地，亦均能舉其大要，所繪地形亦頗合諸實際。凡匪軍及官軍駐紮之地，悉有標簽，陳其要害。原圖設色彩繪，畫工極為精緻。按剿平粵匪方畧亦載有咸豐三年四月琦善等攻揚州之事，然僅能叙其事之始末而已，此圖則於當時進剿形勢描繪逼真，故其圖雖無著述之體，俾能研究太平天國者之一種史料，然因其所繪俱為昔時之史實，因錄之以備史家之稽考耳。

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一幅 清康熙間繪本

此圖簽題覺羅滿保繪進。滿保，正黃旗人，姓覺羅氏，字九如，一字凫山，康熙進士，累官浙閩總督。朱一貴倡亂於台灣，出師征討，七日而台灣悉平，以功加兵部尚書，有撫心堂稿。因奉旨巡海，故能熟悉海藩形勢。此圖即其官閩浙時所進。今據其在任時期推之，約在康熙五十年前後之間也。全圖凡一立方幅，設色彩繪清初西南洋諸藩海航之形勢也。其圖繪中國南大部沿海岸，自上海海口起，經浙閩粵諸省各要埠，凡與暹羅緬甸安南以及南洋諸島航海之往來針路方向轉折，與夫道里遠近之形勢，莫不考覈精詳，俱能合諸史志所載，且於西南洋諸藩屬之物產土著，亦各有所附記。圖中繪海岸形式，凡漸近海處，設色均逐漸加深，或為表明近海岸之海水深淺，意頗合近代繪圖之体式也。地名標注雖簡，且有僅繪島嶼之形而未注其地名者，然於其時西南洋通貢諸藩已能擧其要。亦考清初南洋航海史者所當稽考之圖籍也。

海運南漕叢議一卷 清原稿本

清齊顏樹撰。顏樹字夢樹，號梅麓，又號蘆三，婺源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授庶吉士，選金匱知縣，有治績。生平精鑑藏，工書法，為詩出入韓蘇，尤長駢体律賦，著有双溪堂詩文集、書畫錄、天球淺說諸書。嘗建議當道，力主興海運，時蘇撫為陶澍，以易河而海事屬創擧，難之，召顏樹再三詰駁，顏樹條對詳明，澍詞屈，得旨獎優，陞蘇州府同知。此冊皆其在任時所建議之海運議，附其時與當道互為探付之文，集錄以成者。書凡一卷，共目二十七列，凡所籌劃，具皆精詳，而識見亦極深遠，故其所議，雖未能見行於當時，而後數十年卒行海運，蓋仍顏樹之策也。原書為一抄本，書末鈐有梅麓存稿印，知為顏樹之原稿，書中有硃筆批校，要皆推崇其論之文，但不詳出自何人手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陝西鎮戰守圖略一冊　明彩繪本

此圖不題繪製者名氏，繪明代陝西鎮之邊防圖也。圖凡一冊，計五十五頁，首四頁為陝西鎮墩火號令。其地域範圍限於隴西之環慶、固原州、河州、洮州、岷州一帶，其他若榆林、寧夏、甘肅三鎮均缺。以次五十一頁為陝西鎮圖說，地域範圍亦同。首列總說二頁，餘均為各衛所及鎮城等分圖，自柔遠巡司以及文縣守禦所止。凡各地邊墻城堡之制，以及關驛道里之形勢，悉皆繪列於圖。至若各地防守之沿革、要害，以及兵馬錢糧之數，不能形諸圖者，各載以說，與圖並觀，均能有所發明。圖為五彩色繪，繪工雖甚粗鄙，然配色極為明晰，頗易觀覽，裝潢亦極為精緻，似為大內之舊物。至其繪圖之時期，據其圖說中所載沿革，列至嘉靖二十四年止，且凡述及明代帝皇者多抬頭空格，故知為明嘉靖末年所繪，其至晚時期亦必隆慶間之作品也。

御題平定廓爾喀戰圖一冊　清乾隆間銅版印本

清乾隆間奉敕製。此圖乃記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海蘭察平定廓爾喀之役而作。全圖共凡八幅，第一幅為攻克擦木戰圖，第二幅為攻克瑪噶爾轄爾甲戰圖，第三幅為攻克濟嚨戰圖，第四幅為攻克熱索橋戰圖，第五幅為攻克協布嚕戰圖，第六幅為攻克東覺山戰圖，第七幅為攻克帕朗古戰圖，第八幅為廓爾喀陪臣至京圖。蓋凡自興師迄受降，凡軍中將士劇鬭斫陣、運籌帷幄之勢，與夫賊衆披靡潰竄，奔鹿駭之狀，靡不肇寫畢肖，幀端各繫以乾隆帝御製詩。圖繪既極工細，銅版刊印尤為美觀，且各圖所繪俱能合諸史載。至其圖之繪法，似為西洋人筆法。考乾隆時，屢命西洋教士測繪各省地圖，同時繪有圓明園等處宮苑圖，以及平定新疆、苗疆、台灣、安南諸圖，各以西法刊諸銅版，則此圖亦必為其時所繪者矣。

沿革史圖一册　明末淡墨設色繪本

未著編製者姓氏，亦不載製圖年月。用旋風裝，簽題大明畫院進呈沿革史圖，起自神禹迄於有明，共三十有二幅：曰禹貢圖，曰春秋列國圖，曰戰國前圖，曰戰國後圖（自赧王元年至於秦），曰秦郡縣圖，曰漢高祖封建郡國圖，而文景增置附焉，曰楚漢分封圖，曰更始割據圖，曰建安分裂圖，曰三國圖，曰西晉州郡圖，曰東晉前圖，曰劉宋圖，曰蕭齊圖，曰北魏圖，曰西魏宇文周圖，曰隋郡國圖，曰唐太宗十道圖，曰唐玄宗十道圖，曰方鎮前圖，曰方鎮後圖，曰唐府州郡全圖，曰朱梁圖，曰後唐圖，曰石晉圖，曰劉漢圖，曰郭周圖，曰北宋全圖，而遼夏附焉，曰南宋圖，曰元省州縣圖，末殿以明省府州縣衛，而於歷史割據僭偽之國，以及海寓瓜分，英雄角逐，亦依各代附見，間又詳注起兵年號。推訣全代地圖，若因長城以外考之未詳，然遼夏別有之，其義例殊不可解。至其作圖之時期，雖未能詳，但考明崇禎初於貴州省增置開州及廣順二州，此圖之明代省府州縣衛全圖，雖缺開州而繪有廣順，知是為崇禎以後所作，亦明末所繪者矣。其圖用淡墨色繪山形，列省以藍色，雖為畫院所進，畫法粗鄙，然於史蹟之興廢，尚能考核詳備，亦可資史家之參證也。

畿輔水利志略六卷附北河志略一卷 清乾隆間抄本

清逯選撰。選字萬青，號野園，歷城人。康熙丁丑，長清籍，振貢，歷官霑州知州。長於經學，著有周易觀玩諸書。居官時尤留意水利。先是雍正三年冬，頤親王暨朱軾奉命修畿輔水利，奏設水利營田府，并分四局四道。一時重農愛民之法，為史冊所未見。選與陳儀均曾參預是役，事成，撰為此篇，蓋以記當時設施之大略者。全書凡六卷，一卷為諭旨及臣僚之奏疏，二卷為當時公牘，三四兩卷記疏浚諸水大略及河道源流，與堤防諸工之丈尺，五六兩卷為河圖及四局水利營田諸圖，末附北河志略一卷，記載雖簡，敘述頗有條理。凡北河所屬之河道源委、山川圖樣、道仵職掌，均有所載。惟書中所論治法，仍不出潘靳之範圍也。原書抄繕頗精，書首載有乾隆己未年繕錄字樣，册內並有硃筆批校，惟前後無序跋，不知出自何人手筆也。

農政全書水利摘要補注不分卷 清道光九年敬想堂刊本

清羅仲玉撰。仲玉字石航，精於考工之學，此書為其幕游甘肅時所作。其時甘肅大府以甘省地瘠民貧，乃欲興水利以厚民生。仲玉奉命親歷河干，考察地形，知患在水低田高，故力主提倡水車取水之法，以興水利。又以明徐光啟農政全書水利篇論蓄水之法至詳且備，其文類考工，其巧逐公輸，其尺寸多用勾股，故自明以來，其法推行頗久。惜其時所盛行者，僅龍骨車、水轉筒而已。至龍尾車、玉衡車、恒升車均久佚傳。乃考其作法，指示匠工，成各車之式，並取徐氏原書之水車製造法及水法附錄諸卷，凡製法略者，悉皆詳為補注，並繪圖刊行之，使民間易明。亦考古農田水利之史，籍究心水利者，固當流覽者也。

永定河上源興辦水利全案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此書為清光緒間官書、光緒七年、左宗棠以畿輔水利、乾隆以後均未興修、道咸以後、軍書旁午、更難兼顧、即例定歲修之費、亦層疊折減、河務廢弛日甚、而地勢河道、亦多改易、旱潦無從蓄洩、關係民生至巨且大、其時清廷曾有飭兵之命、宗棠乃以練兵可緩、興修水利洵為要圖、清廷許之、乃派恭王醇王總司其役、并命左宗棠及直督李鴻章等、妥為籌劃、創始於光緒七年四月、完成於八年七月、而實地施工者、則為左宗棠所部王德榜一軍也、是編即以當時來往之公移彙集而成、先為諭旨、及恭王醇王奏疏、次為行文、又次為來文、皆直督李鴻章等查勘畿輔水利諸稿、末為稟函、又皆王德榜等稟復工事進行狀況之文、其書所錄、雖皆案牘之資、然亦多為京畿水利之實際資料、尤以書中第三四卷、李鴻章之查勘水利諸稿、更為切要、文中論修治永定河有云永定河上下游二百餘里、自南七工以上、河身寬數里不等、南七工以下、河身寬約四十餘里、中洪積年淤沙、

故議治上游之法、以去淤挑沙束水為務、治下游之法、以開通中洪引水為務、指陳極為詳切、蓋皆得諸閱歷、故所言皆中要害、雖今形勢稍殊、然考其因革損益、亦非無所裨益焉、

經野規畧三卷附劉公攺畧一卷 清光緒十六年重刊本

明劉光復撰。光復字貞一，江南青陽人。明萬曆戊戌進士，以治行內升侍御史，事蹟具詳浙江通志。此篇為其官諸暨縣時所作。以邑中浣江上下濱江之七十二湖，宋以前用以瀦水，厥後闢墾成田，歲仍水潦為患。光復乃興築堤埂，保衛田廬，災害因之以息。更請求水利，著為是書。全書分輯三卷，前二卷為疏通水利諸條陳及碑記，下卷考浣水源流及兩岸湖埂丈尺、田畝分段之數，而殿以水利倉事宜。各卷雖大半皆案牘之資，然於湖勢之高下、田畝之多寡、埂堤之修建闊狹，與夫築理之方、禁止之條，以及直貫義田、存放倉穀之法，無不井井有條。末附攺畧一卷，為雍正時知縣崔龍雲所增輯，以記光復之治蹟者。前有萬曆三十一年光復自序，雍正九年知縣崔龍雲、嘉慶六年知縣張德標、嘉慶十八年知縣劉肇紳、同治五年知縣華學烈、光緒十八年知縣周學基諸人重刊序文，是此書曾屢次刊行，為諸官紳之重視可知矣。

淮郡文渠志二卷 清光緒十一年重刊本

清吉元、何慶錫、何其傑、丁壽炳、劉健吉等輯。淮郡舊有文渠，西由漕河上下興文閘進水，南由澗河龍光閘進水，閘係合郡文風。其時運河水淺，上下興文閘均不得進，元等乃請大府議落龍光閘之底，并浚文渠諸澗河，以復邑中水利。大府許其請，因撥帑興工，不匝月而工竣。恐日久復廢，遂偕邑紳值年司事吉元等撰為此書，以志其事。上卷為圖說、碑紀，以考文渠原委及渠田界址，凡有清一代前賢挑濬文渠碑記、諸文志皆採錄。下卷為公牘及工段丈尺，皆當時施工之官牒與河渠工段丈尺，並分別誌其水工、磚工、石工等，列為最好次要之序。前有元等序，末有光緒十一年何其傑重刊跋，稱是書初刻於同治九年，曾附於縣志，時論翕然稱之。其後淮郡水利又不復興，前大府所定之分年輪司章程既廢，桂花閘又復除去，維存其坊，於是西水又難注郡學泮池，乃重刊是集，以誌因革損益之意焉。

河工書　去偽齋文集本

明呂坤撰。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萬曆進士，歷官山西巡撫，留心風教，舉指公明，擢刑部侍郎。坤幼時貧質魯鈍，讀書不能成誦，乃澄心靜思，久之了悟。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遂致敬講學，以明道為己任。著有呻吟語、四禮疑、四禮翼、實政錄及去偽齋文集諸書。此書專論歸德河務，皆其居鄉時與總河往來書牘，共凡九篇。曰與總河部院劉公晉川書，曰總河部院劉公晉川回書，曰謝總河部院劉公晉川書，曰守道大參徐公臣獻書，曰右轄易公海洲書，曰與總河胸山曹公論河書，曰與總河部院曹公胸山議濬徵督，曰總河曹公回書，曰謝總河曹公書。書中大半皆論徵夫派役之事，雖所論皆為歸德之民苦勞之作，然於當時治河方法亦有所條論，大旨力主特洫以濟北舟，修閘以防南犯，而護祖陵以利運道，雖不免為書生之見，然亦老成憂國愛民之論也。

七廳河圖指掌一卷　清光緒間鈔本

清趙廣墉撰。廣墉光緒間歷官東河北岸廳丞，頗能留意河事。此圖即其任內所繪者也。所謂七廳者，即東河總督所屬北岸黃沁、衛糧、祥河、上北、下北、曹考、曹河糧河七廳也。全圖凡一長卷，起自銅瓦廂以迄清風嶺，凡豫河七廳所屬沿河北岸堤埽閘壩引河之制，以及防守官兵夫役之數，悉所載注。而所繪河形尤能與實際相合。凡近河之城鎮村集，亦皆詳舉其名。圖以設色彩繪，並有畫方，方為十里。圖說所載，皆北岸各廳險要工程之情勢，而於歷代興工之得失，亦均能有所議論，語雖簡略，但均為切要之言。圖末有廣墉自序，稱其圖乃參考吳大澂三省黃河圖，並目擊當時形勢，勘繪以成者，惟以吳圖所注經緯頗多舛誤，乃據西人所繪輿圖詳加考核，一一改正，故此圖所繪雖僅限河南一省之地，而內容之精確，自宜較詳於吳圖矣。

中國黃河經緯度里圖一卷 清光緒間河東節署刊學強恕齋筆算本

清梅啟照撰。啟照，南昌人，官至河東河道總督，精於測算勾股之學，輯有學強恕齋筆算叢書，刊行於世。此圖即附刊於其叢書之後者。其圖採自胡林翼一統圖，專繪黃河所經之處，上起甘肅，下至山東入海之處。有畫方縱橫均為百里，附一橫綫為北極出地度數，縱綫斜綫為東西之偏度，每一緯度相距為泰尺二百里，經度近極則縮，近赤道則贏，合緯度按八綫推之，亦可以按度計里也。圖中標識悉照晉通地圖之例，以輿地圖縮為書頁之式，極便披覽。惟其所繪入河諸川，只及河南之渭洛，河北之沁沁，河東之汾河，河西之北洛，即運河亦只及山東境內者，雖不免病於製作之簡，且注錄之地名亦只及郡縣，不載村鎮，雖於河水經流之形及遠近之道里尚無大誤，既專為黃河而作，故不能病其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寧郡城河丈尺圖志二卷 清光緒七年河工局刊本

清寧邑河工局編輯。記丈量寧郡城河之工事。光緒間，寧郡因有濬修河渠之舉，故先丈量全邑河渠，以為興工之準備焉。全書二卷，首列城河全圖，上卷分九目，曰府東河，曰府學前河，曰府西河，曰觀音寺前河，曰文昌閣西河，曰天寧寺西河，曰西水閣裏河，曰縣前河，曰縣學後河。下卷亦分十目，曰天封塔西河，曰天封塔東河，曰獄廟西河，曰大廟前河，曰南水閣裏直河，曰南水閣裏東河，曰日湖，曰月湖，曰月湖裏支河，曰三喉出城。每河之前，均先冠以丈量所得之圖，其文詳記河流之所經，至河身長短，河面寬闊，以及加工濬深丈尺之數，於河渠之事，邑志雖有所載，大都皆記沿革事故之文，此則專為工事而作者，亦考寧郡水利者當流覽之籍也。

廣利渠水利鏡一卷　清嘉慶十九年刊本

清戴寶蓉纂。寶蓉字日初，松江人。嘉慶間官唐縣教諭。廣利渠為明萬曆間知縣楊一桂開築，其後屢有興廢。寶蓉以渠為唐縣之水利，乃作此篇以誌渠之始末。大旨仿記事体例，首冠以圖，次分目叙述。目凡二十四：先考唐河源流，次紀渠之今昔情形，又次為大堰、閘、腦、橋、堤、水渠、內村莊、涵洞、春秋挑濬、章程、餘水、渠長、滴頭、攙夫、洩河水、澆水、撤水、搶水、偷水、送水、巡洞、巡水、澆秋、拐抹、種植、瑣言。諸条後撰竹枝詞二十三首，於渠中利弊叙記頗詳。末附寶蓉門人狄洲所撰釋鏡一文，以釋是書名鏡之由。又附唐縣八景詩，亦寶蓉之作。前有劉本清序。篇首所冠之圖，為邑人朱錦雲所繪。寶蓉序內特為標出，蓋亦不沒其功之意也。

四大水考不分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乾隆丙申桂月疏望夢草軒序文，不記姓名，未識即撰人否，不可考矣。其書為考江水、河水、弱水、黑水之源流者。大旨以誌地理必以山水為綱紀，山亘古不易，水則隨勢屢遷。水之考証，視山為難。頗源委中土者，雖遠往廉常，而身歷目覩，猶可按籍而稽。至四大水，或源異域而入中華，或源中華而入異域，或源委者在荒裔陸阻，既隔傳聞，恙異學者莫不望洋興嘆。乃博考群書，以禹貢為宗，欽定傳注為羽翼，而參之諸家之說，間附以己見，以考證各水之源委。先為河水，次為江水、弱水、黑水，尤於河源考論特詳。文雖簡潔，但傷於太略。書為傳抄之本，標目極為紊亂無序，疑為學者隨筆劄錄之籍，似不能以著述稱之也。

續河渠志不分卷　抄本

此書不著撰者名氏，乃記清雍正乾隆間河渠者。原書為抄本，自題為續河渠志，考其内容所載，大半輯錄東華錄及会典諸書所載有関河渠之職官、聖謨，以及臣僚章奏諸文，以史書編年之作輯成者也。以所記（事）多考之，皆起自雍正八年，而迄於乾隆六年，書中間有眉批，且有謂中空無字原本係補字滿書等語，是其書原本，或為刻本歟，不可考矣。

歸德府一州七縣水道圖說一冊　清道光六年刻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字竹嶼，安徽人，少治舉子業，嘗官浙江湖北河南諸州縣，在任當興水利，頗多治績，著有浙西水利備考、楚北江漢宣防備覽、宋州從政錄諸書，皆有関河事者。道光五年，鳳生權官河南歸德府時，曾請於巡撫濬虞城、夏邑、永城之惠民渠、減水溝、巴清河、沈公堤等工，此篇即作於其時，志歸德府所屬之水道圖也。首列歸德府水道總圖，及飭各州縣查勘河渠檄文，次為各縣水道圖，均附有興工時各州縣勘查河道咨稟案件，雖為案牘之資，然於地形之高下，濬渠之應興應廢，頗有所論，且多為州縣官吏查勘所得，故非紙上空談所能及也。各篇之下均有按語，以考各縣建置之沿革，幅幀之廣袤，四至之里數，濬渠水道之要害，而於古蹟人物亦有所載。其書刊於道光五年，附刊於其所著宋州從政錄者也。

南工河祠祀典三卷　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清李奉翰纂。奉翰漢軍旗人，乾隆間官江南河道總督，此書即其官總河時所纂，以志南河神祠廟之祭祀典禮也。大旨皆遵會典所載，并仿直隸所刊之祀典一書，詳加酌核。首載雍正元年至乾隆三十年間祭祀河神之上諭，而附以祭祀通例，並遵通例所定，以沿河各祠廟分大祀、中祀、小祀，各為一卷。凡器數之文、登降之節，並各有所準則，並附以圖，以為定式。諸神事蹟，皆詳為考證，祠廟之制，亦考其沿革。全書共錄祠廟凡二十有三，末附以耕耤、祭蠶、迎春諸典禮，惟凡例稱其書主工言工，不涉河務者，概不闌入，然書中雜錄關帝、城隍諸条，不知與河神何涉，是又自亂其例矣。

問水漫錄四卷　清乾隆甲辰柏堂刊本

清盛百二撰。百二字秦川，秀水人，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官山東淄川知縣。精研六經，尤究心河渠實用之學。乾隆間崔應階重修靳輔之治河方略，百二曾任校訂之役，著有尚書釋天、柚堂文集諸書。此篇為其主濟寧時所作，選錄漢以來有關河渠之奏議文章，凡二十四篇，及百二所著河源考、沖沛辨二篇，彙集而成。全書凡四卷，以韓錄為主，若漢書之王景傳、潘季馴之修守事宜、靳輔之治河奏牘及通常之河渠書，俱已採及。其中若劉晏之與元載書、周用之言濬泗疏、周篆之治河議，均罕見傳本，幸賴是書採錄，始又窺其一班也。各文之下，又繫以作者小傳，並加按語，雖皆引名家成說，互為辨證，然文筆頗為典雅。考論亦極精詳。河源考一篇，大旨以其時言河源者，曰西域，曰土蕃，曰積石，曰崑崙，而不知孰是，因歷引爾雅、禹貢、西域記諸書及各史之文，以考證之，力主積石為河源之說為是，他說為非。對元人之背馳鶩亂，尤極詆之，並謂人但知都實得河源於土蕃，出甘思，為

千古獨絕、不知唐人久已考得、因引長慶中劉元鼎使土蕃、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及藝文志已著錄河源四卷以證之、其考證之功、誠不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幕學例不分卷 清嘉慶間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全書分十門、先總說、次黃河初學須知、次埽工、次險工、次引河、次霜後工程、次類土、次料物、次節省八束、次詳估、門各繫以子目、共七十七目、惟總說子目注有奏議一卷、有目無書、或已遺佚歟、不可考矣、其書標目雖冗雜、然頗完備、若河工則例、以及工料名稱做法、志有記錄、且皆為當時辦工之秘訣、總論中自稱游豫東河工閱三十有七年、可知是書確為久居河干之河幕所集錄者矣、卷端有戊辰春重抄字樣、考書內所引案牘、有嘉慶八年者、則所謂戊辰者、或即嘉慶十三年歟、書中有硃批、不知出何人手筆、其書內容、與坊間流傳之抄本堤工須知、河渠寶筏等書、大半雷同、惟於例案略有增減、當是河幕傳錄時任題一名、更增益其例案者也、光緒間邱步洲刊有河工簡要一書、以轉錄河幕秘笈為主、曾將此書全部轉入、由此可見是書、亦為清人認為河書之寶笈矣、

河議本末一卷 清刊本

清趙洵撰、洵甘泉人、事跡未詳、先是嘉慶十年、淮揚大水為患、而高寶一帶尤甚、其時兩江總督鐵保廣求治河之策、洵乃上書、請復撈淺之制、立淺鋪、造淺船、直淺夫、參用義役之法、疏通引河、使歸江歸海、有其路、江口海口暢其流、又以所陳僅及下游一帶地方、未及河之全局、於是復上書請從安東、以開海口蓋以其時雲梯關、久而未濬、漸就淤墊、河水不得不就濱海之安東、泛濫入海、而其時治河者、仍以濬梯關為策、雲梯關淤墊既久、工多費重、卒難復舊、安東僅彈丸之地、區域不廣、民居不稠、且舉安東全境、廣狹亦非一雲梯關所可較、故力主從安東之民、於淮揚恭邑東南隅荒廢之地、改河道由安東入海、以暢河之下流、而省靡費之工銀、當道雖然其說、終因工鉅不易行而罷、乃作此篇、以傳其說、書末有其子正文跋、今考其所論、雖皆宗賈讓之成說、然亦熟悉河勢者之論、故其說當時雖未能行、其後道光間河督張井、亦有奏改河安東入海之議、或即採洵之成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跋

臨漳縣漳水圖經一卷 清道光間刊本

清姚東之撰。東之，桐城人，字佑之，號伯山。道光二年壬午恩科進士，以知縣分發河南。三年癸未，補臨漳縣知縣，擢升貴州大定府知府，著有綏猺廳志及詩文集。先是道光三年，臨漳漳河水漲為災，清廷派大臣查勘漳河，時有議復漳流故道之論，東之乃親勘全境水道，幾皆漳之故道，乃力舉其非，並作是編，以正其誤。全書為圖共二十二，自殷商五遷圖至道光三年之漳河圖，計二十一圖，按時代以次編列。圖各為說，凡水經注、胡渭禹貢錐指以及史傳地志之有關漳河者，皆採錄其文，並各附考論焉。卷末則殿以臨漳縣總圖。圖以硃墨兩色套印，並有畫方。全書各圖，計里相同，每方均為一百二十五里，然各圖對校，按之大小，有相差數倍者，故按之實際，恐有未合也。

河漕全圖一卷 清抄本

清劉根撰。根事跡未詳。前有順治乙未年自序，稱生長江淮，嘗游齊魯燕趙間，留心河漕事故，足跡所經，時時諮詢諸故老，更稽諸圖志，而作是編。書凡一卷，繪河漕所經，起自京師之北運河，而達杭州運河。凡沿途山川之險夷，道里之遠近，河身之新舊，與夫高下淺深之數，隄塘閘壩之名，開築疏塞之具，莫不備錄而詳識之。而論河淮之形勢，尤為精要。大旨謂河之在南者以高堰為關鍵，河之在北者以開封為咽喉。蓋河自龍門下游，東北萬山，南至豫州，地平勢怒，一瀉千里，故河之決多在河南，而既決之後，不南侵全淮，即北衝齊魯。歷考明代黃河決者凡十數，大抵決口必在開封南北百里間，所被害之地，淮三漕七。後乃駸駸數病漕河焉。夫合大河以歸一淮，而大而水又泥渾多滓，驅一瀆之水，行閘遏之途，其必潰也明甚。況兗州卑下，齊魯瀕海，黃河所向，並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故河決之世，泆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一隅病水，全河

病涸，其勢居然。觀其所論，均詳切著明，誠亦熟悉地勢者矣。然非躬詣目驗，亦不能有此精湛之論也。故自序稱曾遍游河淮，歷經諸地，當非誇大之言矣。原書雖成於清初，於今形勢已非，然欲考清代漕運沿革，與河淮故道者，亦有所補焉。是書抄繕頗精，首有清河督潘椒卿藏書印，曾否刊行，不可考矣。

二華閘河濬渠圖說二卷 清光緒石印本

清汪廷棟纂。廷棟，光緒間官陝西水利局提調。其時陝屬華州、華陰二地，水災甚重，廷棟乃親歷其地，考察地形，知二華地處低下，故建白大府，力主疏濬。先開新渠，次濬舊渠，淺者深之，狹者潤之。是役需帑萬四千有奇，計新開大小河渠二十八道，疏濬舊河十三道，改河一段，凡閱七月而工竣，水患亦賴以息。因作圖說以識其事。上卷為華州閘河濬渠之圖，下卷為華陰縣閘河濬渠之圖，共凡二十一圖，均以方計里，每方為一里，設色彩印，以區別新渠及舊渠。每圖各附以說，考其沿革及施工之經過。前有凡例，稱是圖為童光瀛所測繪。廷棟論二華地利頗詳，大旨謂二華南面山高，北面地仰，中間地形窪下，且河底高於平地，往往水漲而旁溢，而不洩，以致頻年為患。各河皆發源于秦嶺，遠近不一，而北流入渭則同。華州有赤水河、遇仙河、石堤河、太平河、羅紋河、構峪河、疏水河、撿河等，又有西溪水、晉公渠、三津等各水匯流，一經天雨，水大溜急，遂尔決堤泛溢。華陰縣有方山

河、葱峪河、敷水河、柳葉河、甕峪河等、而長澗河源出太華峪、又有黃神峪實峪白馬文仙二峪並醴泉蒲峪諸水、滙入其中、為害尤甚、蓋秦嶺自西向東北、渭水又自西而東、二華各河、均自南而北、則東北必有低下之處、可以洩水入渭、亦熟悉地勢者之論、故其施工者有成效也、

運河紀畧不分卷　清乾隆抄本

清侯鼎模撰、鼎模、乾隆間姜東人、事蹟未詳、全書共分十四目、曰國朝忌辰日期、曰逐日風暴日記、曰潮汐日期時刻、曰各口用縴條規、曰陳家灣用縴條規、曰歸座啓閉定例、曰東省泉源運派、曰修治運河考記、曰運河各站地名、曰運河各建水源、曰京城至王家營路程、曰京城至熱河路程、曰出行選時圖說、曰各省衛幫船數、觀其書雖体例稍冗、條目亦多杜撰、然所記皆漕運故實、凡運道之源流、閘埧之建置、與夫修築之工事、及沿河各州縣之沿革風俗名勝古蹟貨運物產具有所載、尤以所錄風雨潮汐諸事、均為昔時史志諸書所不取者、此則一一詳賅、蓋以實用為主、固不必以文章体例繩之矣、原書為一抄本、首有乾隆八年自序、稱是書以其所錄運河水程增輯者也、

六河圖說一卷　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清黃仕傑撰、仕傑於雍正間曾官雲南按察使兼管糧儲水利道、此書即其任內所作也、所謂六河者、即雲南會城之龍盤江、金汁、銀汁、寶象、馬料、海源諸河、為全城水利所賴也、考各河源均甚小、其流無多、且河底既淺、河身又窄、每至春季、雨水缺乏、河即乾涸、而夏秋間、雨水盛行、則又不能容納、或致沖決漫溢、淹壞居民、其時大府興修水利、議者有主深河底寬河身以暢其流之論、仕傑親歷河干、窮其源委、考察地形、謂郡城六河、惟龍盤江環遶城市、水勢稍大、所最要者、則為防水害、金汁銀汁馬料海源寶象等河、分支頗多、俱資灌溉、時值栽插、滴水如金、若將河挖深、則水低田高、若將河開寬、則水流淺、且考歷年之情形、夏秋間受淹害不及一、春夏間灌溉利不及百、蓋深且寬則為利少、淺且窄則為利多、故主於河堤加高培厚、疏通河尾、并開子河、及疏通昆陽海口、以為補偏救弊之計、深為大府所許、委任甚專、工成後、乃作為圖說、以志其事本末、全書只一卷、首列六河總說、次分說、每河均繪一圖、而繫以說、惟總論雖名為圖說、僅有說而未繪總圖、未能比較觀之、不免有遺憾焉、全書圖說、具皆考核精詳、而六河海口諸水、亦均窮源溯委、脈絡分明、即當時疏濬修築啟閉閘壩及一切規條、亦皆備載無遺、末有道光十五年水利道沈蘭生跋、蓋非雍正原本、當為沈氏重刊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肅濮遺書四卷　清光緒間刊本

清胡發琅撰。發琅字肅濮，江西興國人，貢生。好學深思，尤究心典章制度、民生利病，嘗博求九经諸史，縱覽漢宋傳注及當代通人成說，考其得失，平心研慮，不蹈識毀之習。時人每見其撰著，均擬之劉獻廷、唐甄。後生也，卒年二十有九，著書多屬草未就，其弟以其所作皆经世實用之学，乃蒐輯生平遺稿，訂为此編，共凡四卷。第一卷雜文五篇，詩十八首。文中治河論一編，於疏濬之得失頗能詳盡，大旨宗明潘季馴束水攻沙之法而変通之，更主疏濬海口，並附因濬圖說於濬河工具之製作亦有發明，惜其圖缺而不載，殊可惜也。第二卷書牘十八通，皆与其弟蔭珠及友人論学之作，亦極切實用。第三卷信游勝記，乃光緒五年携蔣氏兩门人就试廣信，舟经南昌、新建、餘干、安仁、貴溪、弋陽、鉛山、上饒諸縣境，就榜人田父门子市卒搢紳韋布之舊說雜錄而成，共十七條，皆為地之山川風土及墳碑故實，亦志書當取之資料也。第四卷格致芻言，於神魂之学、精氣之理，亦能窮源竟委而論之。首有義寧陳三立序及湘潭羅正鈞所撰傳，末有弟蔭珠跋，稱其遺稿中文草凡五六冊，閱於紡織人力運輸輪舟之屬，尚有數十百紙，然大半皆為未完稿，故僅選其首尾完全者編為此集，實非發琅著作全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漕奏疏十四卷　明潘氏家刻本

河防一覽榷十二卷　清康熙刻本

明潘季馴撰、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河道總督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事蹟具詳明史本傳、其河防一覽原書欽定四庫已著錄、此為其子大復所重訂者、蓋以原書間雜傳書、條例繁沓、乃為刪汰、成書十二卷、卷一為勅諭及河防河決考、卷二為圖說、卷三為辨惑、卷四為險要事宜、卷五為稽証、卷六至九為季馴奏疏、卷十至十二為案牘諸臣之奏疏、書中大復並無增訂、且於奏疏中復刪其重複者凡三十餘篇、末有其曾孫廣福等跋、稱是書初刊於濟寧報功祠、先大父水部重刊於留餘堂、此則先父孝廉又加校訂、而三刻於屺堂者、歲久間有殘缺、又照原本補葺刊印、蓋已第四次刊行者矣、其所稱先大父當即指大復而言、然所謂初刊於濟寧報功祠者、乃指季馴一覽原書、非大復刪訂之本、固不待辨而明矣、河漕奏疏十四卷、皆其歷任總理河道時所上奏疏、為其嗣孫元氏集其奏疏以成者、書凡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集、第一集三卷、前半為嘉靖四十五年初任副總河議開西域以下故道諸疏、後半為隆慶間二任總河築邳睢諸堤以復故道諸疏、第二集五卷、為萬曆六年三任總河時治崔鎮、築高堰諸疏、第三集六卷、為萬曆四十六年四任總河治淮揚徐邳諸水各疏、全書共奏疏二百四十餘篇、每疏均標明年月、可與史籍互相參證也、考季馴為明代治河第一功臣、即清代三百年間亦多採其制度、故其治河諸書傳世頗廣、其見於欽定四庫著錄者、除河防一覽原書外、尚有奏疏集凡二、其一為潘司空奏疏六卷、其一為兩河經畧四卷、前者皆其巡按廣東江西及官兵部之奏疏、後者雖專論河事、然只及萬曆三任總河時相度兩河之奏疏、固不及此集完備也、即大復之一覽榷、亦為據季馴原書詳加校訂而成、較之普通傳本精要多矣、河漕奏疏集之首頁、有季馴二字小印、並潘彬卿藏書印、然此書為季馴歿後編輯者、印章自季馴手鈐、或其後人所鈐者、抑為近人偽造者、不可知矣、

御製圓明園圖詠二卷　清乾隆十年殿版

清高宗御撰詩、大学士鄂爾泰等注、沈源唐岱等绘圖。按圓明園在北京掛甲屯北、距暢春園里許、本為清世宗居藩邸時賜園、蓋康熙己丑所建也、高宗屢巡江浙、羅列天下名勝、點綴於園、其中四十景、俱倣名處勝地為之。乾隆九年命沈源唐岱等倣避暑山莊之例、就四十景分題绘圖、高宗後於萬幾餘暇、親灑宸翰各製為詩、詩各有序、鄂爾泰等就各詩恭為注釋、前有世宗圓明園前記、及高宗後記、末附鄂爾泰等跋。其圖绘製極為精妙、凡山川田石、樹木花卉起伏遠近之勢、疏密背向之姿、殿閣亭院樓台房榭之式、雕琢刻鏤之紋、莫不渲染逼現、窮其雄麗、狀其幽雅、圓工勝蹟、洵煌煌巨製也。亦可見國家盛時、物力之厚、帝王之侈矣。唐岱字毓東、號靜岩、滿洲人、官內務府總管、以畫祇候內庭、王原祁弟子、山水沈厚深隱、得力於宋人居多、曾邀高宗眷題。沈源籍貫生平均不可考。是圖除乾隆刊本外、尚有著色絹绘本、合題跋共八十幅、亦唐沈所绘、詩文為汪由敦所書、

首頁圖有圓明園寶印、及乾隆御覽之寶印各一、蓋即是圖刊刻時所據之底本也、此外尚有石印本二、一為香山徐氏摹印、一為光緒十三年天津石印書屋摹印、二本皆照原本大小鈎畫、然不若此本精妙也。

御製熱河避暑山莊圖詠二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刊本

清聖祖御撰詩，揆敘等注，沈喻繪圖。按避暑山莊為清代之熱河離宮，在承德縣。考熱河本以河得名，古曰武列水，發源縣治北，流東南入灤河。其地距北京東行一日程，羣峰迴合，清流縈繞，形勢融結，蔚然深秀，古稱西北山川多雄奇，東南多幽曲，熱河實兼美焉。清康熙帝時巡過此，見而異之，念其地舊無居人，又去京師至近，章奏朝發夕至，綜理萬幾，與宮中無異，乃闢為離宮，曰避暑山莊，嘗奉皇太后駐蹕於此，復標其勝概之尤者，選三十六景，親製詩以詠之，命左都御史兼掌院學士揆敘等注之，並命內務府司庫沈喻各繪以圖，成書二卷。前有聖祖御製避暑山莊記，末有揆敘等跋，其圖繪製固極工妙，刊刻尤為精細，亦可見勝朝物力之豐，文風之盛矣。畫者沈喻，事蹟不詳，胡敬院畫錄只記其官司庫，工山水人物，張庚畫徵錄誤喻作喻，亦不詳其何許人也。其書除此本外，古今圖書集成亦有所刊，但有詩無注，僅為一卷，圖全相同，鐫刻不及此本之善也。自後清高宗亦屢幸熱河，恭和聖祖詩，並命鄂爾泰等注之，繪圖者為張望村，蓋另有刻本也。

南河圖說一冊　清乾隆間繪本

此圖不著繪製者名氏、繪南河之工程圖也、考清制河道總督凡三、曰北河、曰東河、曰南河、東河南河為統治黃河下游之官署、所謂南河者即昔時徐州道、淮揚道所管之黃河、邳宿運河、洪澤湖海口、山清高寶運河、皆為其所屬之工程、其圖以絹地設色彩繪、共凡五幅、曰夏家馬路放淤工程圖、曰瓜州江工圖、曰毛城舖滾水壩圖、曰金灣壩圖、曰木龍圖、各圖於河湖之源委、工事之興廢、均有所繪、極為細緻、並各附以說、於施工之經過及工後之河勢情形、敘述頗為詳核、並錄有清高宗御批、其圖雖不冠製者名氏、然考圖中稱有呂叔高斌字樣、按斌姪高晉、曾於乾隆二十六年任南河總督、且觀圖中所繪二大半為乾隆二十七年之工事、則是圖當是高晉所繪、且曾進御者、然考自河史、晉任南河之時、興工頗鉅、治績亦多、若唐家灣楊橋諸引河工程、均為當時要工、河渠史籍、無不備載、此冊均未繪入、若非製圖時所闕漏、則今本當是殘缺者矣、

南河各廳事宜圖說殘存十一冊　清嘉慶間繪本

清康基田撰、基田興縣人、乾隆進士、累官江南河道總督、其治河深得束水攻沙之要、坐事奪職、後再起再躓、以三品卿銜終、嘗著有河渠紀聞一書、刊行於世、於歷代疏濬得失、考論頗為詳備、此冊為其官南河時所作、前有嘉慶五年自序、稱此圖為頒行各河廳考工而作、末并有基田印章、當是原稿、考基田初任南河、在嘉慶二年、此嘉慶五年、當為其再任南河事所作者矣、其圖大致取南河各廳繪呈之圖、考核河渠諸書、參以歷年存案、始輯錄而成、全圖共凡十二冊、前列南河總圖、以次為各廳事宜圖說、凡十一、曰山安廳、曰揚糧廳、曰江防廳、曰海防廳、曰山盱廳、曰揚河廳、曰中河廳、曰裡河廳、曰外河廳、曰水利廳、曰高堰廳、各圖所繪、極為工細、用青綠設色、更極明晰、於黃運河湖之兩岸堤埽閘壩引河諸工程記錄特詳、圖各附以說、先述各廳所屬之河湖原委、次記兩岸歷年修築之工事、施工起止丈尺之數、並各考其興工年月、止於乾隆五十八年、又次記各廳職官

夫役之制，係繪飭工之數，所載雖簡，皆能粗舉其要，與圖均可互相參證。按基田久歷河干，尤悉工情，則此圖所繪雖爲須行河番考工而作，非若河史志乘所載之詳，且於今河形亦有改易，然考清代治河之沿革者，則亦不無裨益也。

山東十七州縣運河泉源總圖一冊　清青綠畫本

不著製圖者名氏。封面有晴洲主人題簽。考東省運河專賴汶河之水，南北分流濟運，而汶河之水多藉泉源。此冊所繪即山東之蒙陰、新泰、萊蕪、嶧縣、滕縣、泗水、泰安、曲阜、鄒縣、滋陽、寧陽、肥城、濟寧、魚臺、平陰、汶上、東平等十七州縣之泉源圖也。前列總圖，以次爲各縣泉源分佈之圖，共十八圖。圖中不但詳於各縣河流及泉水源流，而於各河之閘堤亦均一一備載。繪法極似畫家之山水畫筆法，城池山嶺樹林均仿立體形，用絹地著青綠色，極爲精妙。圖各附以說，論各泉濟運之經流及其利害，皆能與圖相表裏，頗可補史志之不足也。其圖雖未見刻本，然繪本頗流傳，且圖與說均無不同之處，極似出自一人之手筆者。惜其不著製圖人姓氏，故無從考其所出矣。又考明時職方地圖，載山東泉源凡二百三十四。清靳輔治河方略又增十泉。山東通志所引會典之數，遞至四百二十五。雍正五年著籍者又增三十泉。至乾隆四十年間，始有四百七十八泉之數。是圖所繪泉數

與之相合，則是圖之成當在乾隆四十年以後矣。

湖北輿地圖四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不著繪製人名氏，題營務處展拓，善後局付梓，當為湖北省官修之圖也，首列總圖一幅，大旨取胡林翼中外一統輿圖之式，注以經緯度分，又強加以向方，經線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每度占一方格，地名記注雖簡，而所繪郡邑之方位頗近實際，總圖以次，皆為各府州縣之散圖，共凡一百七十三幅，分訂四卷，其經緯度，各府圖以三十分為一格，縣圖以十五分為一格，圖之編次井然有序，繪製尤為精詳，若山脈河湖之所經，郡邑城鎮村集之羅列，與道里之遠近，沿江堤防之形勢，以及關卡營汛郵政電報之建置，莫不臚舉而無遺，亦晚清實測輿圖之佳本，與光緒湖北輿地記同時刊刻者也，考其圖之封面雖曾題有營務展拓展石印本字樣，但亦不著何人編製，考同治間胡林翼總督兩湖時，曾設有輿圖局，刊印輿圖頗多，極為世稱，觀此圖中之標識，與其繪製之法，頗似當時刊印之圖，或亦輿圖局所編製歟。

浙江名勝圖三冊　清乾隆刊本

此圖為浙省督撫繪進者。亦高宗南巡之圖也。全圖凡三冊。每冊均有缺頁。今所存者。凡得名勝四十有六。曰蘇隄春曉。曰雙峰插雲。曰柳浪聞鶯。曰花港觀魚。曰理安寺。曰法雲寺。曰大佛寺。曰瑪瑙寺。曰葛嶺。曰昭慶寺。曰述古堂。曰六一泉。曰虎跑泉。曰杭州府行宮。曰西湖行宮。曰鎮海塔院。曰夫山。曰安瀾園。曰敷文書院。曰鳳凰山。曰斷橋殘雪。曰北高峰。曰丁家山。即蕉石鳴琴。曰石屋洞。曰水樂洞。曰黃龍洞。即黃

山積翠。曰湖心亭。即湖心平眺。曰龍井。曰天竺寺。曰蓮花峰。曰雲林寺。曰韜光菴。即韜光觀海。曰普圓院。曰清漣寺。即玉泉魚躍。曰雲棲寺。曰曲院風荷。曰平湖秋月。曰南屏晚鐘。曰三潭印月。曰雷峰夕照。曰觀湖樓。即浙江秋濤。曰六和塔。曰吳山。即吳山大觀。曰瑞石洞。曰宗陽宮。曰觀梅古社。所繪皆杭州西湖勝蹟。及郡城內外之地。而海寧州亦繪及之。蓋高宗第三次南巡時。曾親往海寧閱視海塘也。圖各附以說。略考其興廢存亡之迹。并記巡幸時御題詩賦之年月。僅錄其題。而文則闕而不載。圖中所記南巡事蹟。只及乾隆四十五年。據此知是圖為六次南巡以前進呈者。其圖繪製極為精緻。若山清水秀之勝。歷代建築之蹟。莫不渲染逼現。窮其雄麗。狀其幽雅。其出自名畫家之手可知。而刊刻之精。收羅之完備。普通圖志所錄。自不免相形見絀矣。實一方名勝古蹟之佳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聖駕巡幸津甸程站圖說一冊 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此圖為乾隆間官刊之籍，為直省承辦清帝巡幸津甸之水陸程站圖說也。前有圖目，所載共凡十三站，每站起止各繪一圖。第一站京營交界陸路至黃新莊六十三里，第二站黃新莊陸路至萬王廟七十里，第三站萬王廟陸路紫泉四十八里，第四站紫泉陸路至趙北口七十一里，第五站趙北口水路至泰堡莊六十一里，第六站泰堡莊水路至左各莊三十八里，第七站左各莊水路至臺頭三十里，第八站臺頭

水路至揚芬港三十三里，第九站揚芬港水路至王家場五十四里，第十站王家場水路至柳墅三十三里，第十一站柳墅水路至興福寺五十六里，第十二站興福寺水路至寶稼營四十二里，第十三站寶稼營陸路至桐柏村五十五里。圖中條詳注沿途之大營行宮及道里外，凡兩旁附近之村鎮河道名勝古跡俱有所繪，並各附以說，考其沿革興廢，均可與圖並覽，蓋為進呈黃帝巡幸時御覽途中風景之圖也。考乾隆帝雖屢有巡幸之舉，而巡幸津甸共有兩次，

一為乾隆五十三年，一為乾隆五十九年，此圖屬於後者。史籍於清帝巡幸之典雖有所載，但未有詳其道里者，是圖專繪巡幸路程，故考訂特詳，不但可補史籍之不足，而於昔時交通之狀況，亦有所補與。

南巡臨幸勝蹟圖五冊　清乾隆刊本

此圖為江蘇省官修者，記清高宗南巡時臨幸之圖也。其圖只繪江蘇省內勝蹟，不及他省。清高宗雄才大略，事事追蹤聖祖，除獎勵文學外，即聖祖南巡江浙，北出塞外，高宗亦皆摹擬仿效，而巡幸江南，多至六次。沿途督撫及地方官吏，莫不爭榮固寵，以取媚於高宗，供給繁費，窮極華麗，動至數十萬，全民力不堪其苦矣。此圖即繪其巡幸所經古蹟名勝之所，名為之圖，進呈御覽。全圖共五冊，第一冊為沿途所經

之行宮坐落圖式，二十四幅，曰龍泉莊行宮，曰順河集行宮，曰林家莊行宮，曰陳家莊行宮，曰楊家莊行宮，曰河神廟座落，曰惠濟祠，曰天寧寺行宮，曰萬壽重寧寺，曰揚州高旻寺行宮，曰金山行宮，曰焦山座落，曰蘇州行宮，曰虎邱座落，曰靈巖行宮，曰千尺雪座落，曰鄧尉山座落，曰錢家港行宮，曰龍潭行宮，曰白鹿泉行宮，曰江寧府行宮，曰漢府，曰柳泉行宮，曰雲龍山行宮。二三兩冊為揚州名勝圖，四十一幅，曰香山慈雲，曰青琅玕館，曰西園曲水，曰卷石洞天，曰

蝶雲春煖，曰冶春詩社，曰長隄春柳，曰梅嶺春深，曰桃花塢，曰平流湧瀑，曰春臺祝壽，曰篠園花瑞，曰蜀岡朝旭，曰春流畫舫，曰萬松疊翠，曰山亭野眺，曰錦泉花嶼，曰望春樓，曰白塔晴雲，曰水雲勝概，曰柳湖春汎，曰香阜寺，曰竹西芳徑，曰趣園，曰平山堂，曰小香雪，曰法淨寺，曰功德山，曰高詠樓，曰水竹居，曰蓮性寺，曰淨香園，曰倚虹園，曰慧因寺，曰九峰園，曰錦春園，曰康山，曰邗上農桑，曰平岡豔雪，曰臨水紅霞，曰杏花村社。四五兩冊為江南名勝圖，包括鎮江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陽常州無錫蘇州江寧諸府縣之地，為圖四十四幅，曰金山，曰焦山，曰甘露寺，曰三義閣，曰檥舟亭，曰惠山，曰寄暢園，曰滄浪亭，曰獅林寺，曰虎邱，曰支硎山，曰寒山別墅，曰千尺雪，曰法螺寺，曰高義園，曰靈巖山，曰華山，曰穹窿山，曰鄧尉山，曰香雪海，曰石湖，曰治平寺，曰上方山，曰寶華山，曰棲霞山，曰彩虹明鏡，曰紫峰閣，曰玲峯池，曰白乳泉，曰萬松山房，曰疊浪崖，曰德雲菴，曰止居菴，曰天開崖，曰珍珠泉，曰燕子磯，永濟寺，曰嘉善寺，三台洞，曰後湖，曰雞鳴寺，北極

閣、曰清涼山、曰朝天宮、曰靈谷寺、曰雨花臺、曰牛首山、其圖以五彩套印、繪製極為精細、每冊之首、均有圖目、各目之下、俱略述其創建始末、與臨幸之時代、序錄井然、頗有條理、據其所錄巡幸行宮建置之年代考之、柳泉行宮條下、稱為乾隆四十八年奏請建置者又有今次巡幸字樣、則當是第六次巡幸時所進呈者、蓋高宗第六次巡幸江南、在乾隆四十九年也、

圖閫勝蹟六卷附紀恩慕義一卷及戰功紀略一卷清

光緒元年刊本

不著撰者名氏、乃陝西榆林鎮士紳志總兵劉厚基官陝時治蹟之籍也、厚基耒陽人、咸豐間以武童從軍、同治間攻藍朝鼎及石達開、轉戰川陝間、所向克捷、又從左宗棠平陝西回亂、積功官至陝西榆林鎮總兵、卒於任、考榆林於古為長城、處陝之極北、城郭言言、歷朝稱重地焉、其時花門滋擾、廨宇街巷亭郭

樓櫓、以及學校絃誦之區、鬼神憑依之所、焚毀摧蕩、鮮有存者、厚基下車之始、即與府道州縣請求修復、不但於防守之事能盡其責守、而即水利城池祠廟書院一切建設之事、亦有所創、治績頗多、榆人戴其德、乃輯是編、以記其功、全書凡六卷、首兩卷為當代名公之題辭序文等、後四卷皆其次第措施治績、各繪以圖、並附錄之碑文傳記、均皆頌美之辭、然收集頗為完備、亦可為修志者之採擇焉、附紀恩錄一卷、乃厚基所自撰、戰功紀略、則為吳大澂等所撰、記其生平之戰功、凡與地、歲月戰勝攻取、莫不備載、亦可

備修史者之考稽也、

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蹟圖五卷 昭和十年滿洲文化協會影印本

是圖清宮史續編圖刻門著錄、題曰盛京事蹟圖、據其所稱圖之内容考之、實即是圖無疑、蓋清人所謂盛京者、即盛京將軍所轄之奉天吉林黑龍江等地、故均以盛京簡稱之、且是圖前有乾隆四十三年恭題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蹟輿圖六韻序、可見清宮史續編所載、實為是圖之簡稱矣、又撿圖中之上諭及序、知是圖為乾隆四十一年奉敕製而完成於乾隆四十三年也、蓋清高宗以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乃清代祖宗肇迹興王之所、而舊繪之清太祖實錄戰圖、方幅有限、故後據皇輿全圖為底本、勅大學士舒赫德阿桂等督率所司拓大而成之、又以皇輿全圖所載地名不能賅備、乃考稽諸實錄所載事迹、命將軍弘晌等詳考道里形勢、按圖增補、全圖凡二十五幅、以替幅之圖、倣皇輿圖編製之例、分為五卷、合之仍為一圖、其上雖未注經緯度分、但繪有經緯線、投影亦志悉照皇輿圖式、凡地名之右、悉注

以战迹，並各注以年月，均能以与史所載相合，計所録地凡一百四十有四，以满漢文並記，凡太祖太宗大破明师及战勝攻取之地，上溯自長白发祥，以至奄有遼瀋建國遷都，暨歷次勘定各事迹，並及諸王貝勒之奉遣征讨之迹，悉皆備載無遗，诚可備研究清初開國史料者之稽覽矣，又考清宫史续篇又著録太祖實録战圖一份，八册，凡七十七圖，当即是圖之底本，然是圖雖高宗敕修之本，但據圖中上諭，称如何核计里数，展圖若干，足數標識之處，著令西洋人悉心测算，則其所載山川疆域之位置，当均与原圖脗合，不致有所改移也，原本極為罕見，大連圖書館藏一帙，昭和十年满洲文化協会取原本付諸影印，以公諸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國朝平定粤匪圖一卷　清宣統印本

清劉大成撰，大成巴陵人，少读書屢试不第，乃以作書自娱，尤精史地之学，是圖成於宣统初年，彙集東華録、湘軍志、平定粤匪紀畧暨曹左胡羅諸人專集所記太平軍事，取鄒代鈞圖為底本，详绘為圖以紀平定粤匪战事者也，全圖共七幅，曰二次三次克復湖北合圖，曰二次克復武漢圖，曰小澤池战圖，曰曾胡兩公籌皖圖，曰平皖圖，附以克復金陵圖，曰平浙圖及平蘇圖，曰曾胡兩公援蘇常圖，圖之底本，以墨色印，圖於進兵路線，各軍，均分别設色示之，各圖雖有畫方，然每方之大小不等，亦不計里数，蓋因所绘之地域有廣狭故也，圖例頗為详備，具近代歷史地圖之規模，然若彭楊大破洞庭，羅澤南由義甯攻武漢諸役，均太平天國之重要战事，圖均未绘製，亦不免病於疏漏矣，但因清人言太平天國者，多無圖識，故是圖雖非佳本，然亦可補史書之不足也。

圓明園東長春園圖一册　奉天故宮博物影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長春園為圓明園之分支、故說者常混而為一、蓋圓明園建於康熙年、雍正居之、長春園建於乾隆年、其後復增西洋建築、是圖所繪是也、考西人德賴歐著中國建築論、載圓明園中歐式宮殿二十處、繪製銅版事、稱繪銅版者、為法教士蒲成思、又云乾隆初年命郎世寧及沈源孫祜草圖、何國宗監造、殆即此圖歟、其圖繪製極為精緻、純用西洋畫法、全圖共凡二十幅、曰諧奇趣者二幅、曰蓄水樓者三幅、曰花園門即通常稱為黃花陣者及養雀籠者各一幅、曰方外觀及竹亭各一幅、曰海晏堂者四幅、曰遠瀛觀大水法觀水法者各一幅、曰線法山者四幅、考圓志之記圓明園者本不多見、日下舊聞考雖有所載、而於長春園之記載、又極簡畧、於此圖所寫景物、亦僅存諧趣之名而已、世傳之圓明園四十景圖詠、則多為風景畫法、無建築之實、此圖則描繪逼真、實寫景物、尤為可貴也、近人陳文波著圓明園殘燬考、謂遠瀛觀之東有轉馬台、謂係清帝作騎馬游戲之所、此圖不載、然是圖僅繪長春園西洋建築一部分、圖景圖不必俱備、是不能病其缺畧矣、圖前有金梁氏重印序、及卞鴻儒圖記、知是圖舊藏奉天故宮、民國二十年奉天故宮博物院、取其原存銅版縮印者、蓋原圖尚大四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貴州苗民圖一册 清繪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蓋黔省苗民習俗之圖也、全圖所列共五十八類、曰女官、即猓玀正妻也、曰峒人、曰黑樓苗、曰白苗、曰馬鐙龍家、曰清江黑苗、曰清江仲家、曰車寨苗、曰雅雀苗、曰猓玀、曰補籠苗、曰狪家、曰狇狫、曰冉家蠻、曰紅苗、曰短裙苗、曰平伐苗、曰洪州苗、曰犵獞苗、曰克孟牯羊苗、曰白兒子、曰九名九姓苗、曰土人、曰洞苗、曰曾竹龍家、曰花苗、曰樊人、曰樓居黑苗、曰洞崽苗、曰夫頂苗、曰黑腳苗、曰大頭龍家、曰楊保苗、曰爺頭苗、曰郎慈苗、曰八寨苗、曰西溪苗、曰六額子、曰狗耳龍家、曰黑仲家、曰生苗、曰白仲家、曰黑山苗、曰葫蘆苗、曰白額子、曰猺人、曰白龍家、曰紫薑苗、曰狳家苗、曰青仲家、曰高坡苗、曰卡尤仲、曰白猓玀、曰箐苗、曰黑生苗、曰蔡家苗、曰土犵狫、曰黑民子、每圖均繪其男女之狀、衣冠之別、凡性情風俗服食好尚、悉撰為說、附於圖上、以便與圖並觀、並附詩以詠之、文既簡要、詩亦雅潔、均皆非浮飾之詞、蓋為紀事之作也、圖均用青綠彩畫、繪成苗人之圖影、亦各極盡其態、無不畢肖、至苗地山川之形、及山洞住屋之式、均各繪出、非身入其境者、親履目覽、固不如此逼真也、惟圖首末既無款識、亦無序跋、惜無從知其所出、然以其圖繪之工論之、當出自畫家之手、絕非苗間之作也、取與乾隆時皇清職貢圖相較、固不若其繪錄之詳、但於苗人種類之名異同甚多、故尚有錄存之價值也、

江南山水圖一卷　清康熙刊本

清呂山嵋撰。山嵋山西人，别號小田道者，精堪輿之學，嘗謂足不遍天下，不可以盡理氣之全，目不歷九州，亦不足以識理氣之變，乃往來崤函、滇黔，以達百粵、楚豫之域，更自燕、青、徐而南，以至三吳、閩越之地，凡所道名山大川之龍穴沙水、陰陽向背，靡弗探其源而窮其委，辨其山水貴賤凶吉，並形諸圖畫，以紀其勢。此圖成於康熙間，乃其游三吳時所作，圖共二十有三，每圖各繫以說，雖名為江南山水圖，然大都皆圖金陵之地，其他僅懷寧縣圖三幅而已。前有康熙乙丑金陵米萊及丙寅烏程邢蒞序，末有丙寅瀨水陳周狄億二跋。考葬地之說，莫知其所由來。周冢人墓大夫之職，皆稱以族葬，是三代以上葬不擇地之明證。漢書藝文志形法家始以宮宅地形與相人相物之書並列，則其術自漢始萌，然尚未專言葬法也。後漢書袁安傳載安父歿，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當世為上公，安從之，故累世貴盛，是其術盛傳於東漢之後。其特以此擅名者，實自晉之郭璞始也。自是以降，雖亦代有所傳，然大都剽取前人成說，及坊本僞書以傳其術而已。此則皆經驗之得，雖不離乎兇誕迷信之辞，亦前代之民間風氣使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州丈清里甲圖說一卷 清光緒七年刊本

清馬丕瑶纂修。丕瑶安陽人，歷官解州知州。光緒三年解州大祲之後，百端具紊，而戶口地糧尤為清亂。丕瑶以地無色，都圖冊吏難稽考，乃設局清丈邑地。丕陳於大府，商榷紳民，規定章程，先清糧後丈地，始於光緒五年十月，至七年五月始竣事。於是地清糧實，薄賦畫均。又恐法久弊滋，乃取先後所定之章程及清丈所得之圖，彙刊成冊，以志其事，而為後之守斯土者所稽考也。其圖前列清丈地糧章程四十條，次為解州城鄉十六里總圖，而繫以各里之圖。每里圖之下，均繫以各甲分圖。其圖以方計里，並各附以說，詳紀各里甲境界與地畝之種類，及其面積，而糧銀數目記載尤詳。末殿以丈清地糧以後之永定章程三十四條，雖皆案牘之文，然其所定條規頗為詳盡。清丈地畝，清代迄未舉行，丕瑶此書，實為最要之參考資料也。自序稱捐貲刊圖者為邑紳李修德，丈量者則州民薛嵩齡等三十九人，而總司內務者為州貢生孫守恒也。

福建郡縣圖一卷 清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圖以設色刊印，甚為精緻。首為福建全圖，次為十府二州圖，又次為海防圖，又次為台灣海口大小港水道圖。總圖注經緯，各圖均有畫方，每方二百里。府州及海防諸圖不等，且其計里之方格均為長方形，與實際難以適合。至注錄之地名詳於山陰水道關隘古塞，而略於村鎮市集。其海防諸圖頗極精詳，不但於沿海之防汛建置一一詳載，即近海島嶼亦皆具備。其圖未著繪製年代，然考圖中所繪台灣仍稱為府，漳州府已繪雲霄廳，蓋雲霄廳為嘉慶元年所置，台灣於光緒十三年升為行省也。據此則其成圖時期當在嘉慶以後，而光緒十三年以前可知矣。前有序二，不著名氏，謂其圖有圖說，但今本說已佚之，僅存其圖，當是殘本矣。

清帝謁西陵并巡幸五台經由直隸程站圖并説一冊

清嘉慶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記嘉慶十六年清仁宗展謁西陵後巡幸山西五台山時經由直隸程站之圖説，蓋為嘉慶時官刊之籍也。全圖凡二冊，每站所過，繪圖一幅，圖之首尾，均能接合。第一冊為起蹕往西陵之路程圖，自圓明園起，經黄新莊、半壁店、秋瀾、梁各莊、東北溪、隆山村、五郎村、東都亭、隆村、王快鎮、法華村、大教場，而至阜城嶺，共凡十三站，皆屬直省境內之宛平、良鄉、房山、淶水、易州、完縣、唐縣、曲陽、阜平諸邑境之地。其第二冊之圖，為回鑾時經由之路程，途間畧有交叉，与前往時稍有不同。其第一站至第三站，所經州縣無所交叉，惟自第四站起，則入東行，經楊莊、樺皮村、隆興寺、彭村、眾春園、青陳鋪、臨漪亭、新莊、紫泉、藥王廟，而達圓明園，共十五站，皆直省境內阜平、曲陽、行唐、正定、新樂、定州、望都、滿城、清苑、保定、安肅、容城、定興、新城、涿州、良鄉、宛平諸邑境之地。其圖以山水畫法繪之，不但於沿途大營行宮均有注記，即各村莊鎮集山脈河川，以及古蹟名勝之所在，記載尤備。每圖各附以説，詳考道里之遠近，及名勝古蹟之沿革。舉凡河渠之源流，水利之興廢，亦皆有考訂。雖皆採自志乘，然與圖可互相表裏也。其圖中注錄之地名，於今雖間有變遷，然與今圖相較，知大都尚無改易。且其回鑾之道，皆近今鐵道所經之地，考清代交通史者，固可借鏡焉。

南海縣圖二卷　清同治十年刊本

清鄒璡、羅溶照仝編製。璡与溶照均從學於南海鄒伯奇，故亦精於算術，尤通繪圖之學者也。先是同治丁卯南海人士有修志之舉，初以伯奇精於圖學，乃以圖事屬伯奇。伯奇以圖非經實測不能準確，又以年老不能身任其勞，遂舉璡等司其役。璡等乃周行邑境，閱一載而工竣，成圖二卷。上卷為全邑所屬之堡分圖，并冠以縣署學宮有關建置諸圖，及京師南海会館地基圖。下卷為南海境邑地圖，以暨插之圖分載為十層，縱分為六行，刻成書篇之式。每圖版心皆注有縱列橫載之數，蓋可合而為一也。編製頗極完備，測繪尤為精確，仿內府地圖之例而加以改進。若山形表亦不用通常地圖山水畫法，而取近代輿圖之暈滃線法，故雖以內府地圖之精並微妙，不及此圖也。圖中注錄地名，亦稱詳備，即祠堂廟宇營鋪之微，均有所載。每圖密佈經緯度分，每分劃一線，各注分數。圖之四周，於闌外並畫有小格，每格為一里，以取計里之便，則又不若通常之地圖，雖取法於內府地圖而圖內又強加以畫方，致失制作精意者可並論也。末有璡後序，並附指南分率尺銘，蓋為伯奇之創作，詳見伯奇測量備要中。蓋此圖即取其法測量者。璡序所記尤為精密，並謂其圖皆足跡所至，故無沿仍襲舛之弊，較之志書之豐言雜技、詞人之皮傳懸想，而失繪圖當據實直書之旨，誠遠勝萬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青浦縣全境圖一冊 清刊本

不著繪製者名氏。其圖繪法，乃仿同治間曾國藩等刊印之二里半方江蘇方輿圖編印者，亦以整幅之圖橫截為四排，直為五行，首冠全圖之接合表，注以每幅地圖之重要地名，頗似近代實測地形圖之法。圖中地名注記甚詳，無論鉅細，均有所載，不但於村墟市集之名，俱皆一一注記，即祠廟橋樑之小地名，亦均備載無遺。且一地兼有數名者，無論是否土人俗稱，并附注於圖上。而於境內之水陸路程，及四境界線，分劃甚明。考青浦為古婁地，左控澱湖，前襟泖水，北倚吳淞故道，為江蘇水鄉之區，故其圖於湖河港灣，測繪尤詳，而其城池及山河之方位，亦頗準確，則是圖確經實地測量無疑矣。其測地之法，即近人所謂三角測量法也。至不注經緯者，因繪一縣之地，固占度不多，無須定經緯，是不能病其簡略矣。圖中標識雖甚鮮明，然卷首未舉其例，似難於識望。末附圖說，亦頗簡要，且於青邑水利，尤多考論。全圖刊成期，以圖式論之，當不出光宣間。刊刻頗精美，亦輿圖之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津门保甲图说十二册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此图为道光间天津道署刊行。考保甲之制，创始于宋，即王安石新法之一。清制各省地方亦有保甲，为民间自卫之组织也。此图成于道光二十六年，值中英战事后，津绅以津城内外人烟稠密，匪徒最易潜踪，乃有创设义民局整保甲之请。其时官天津道者为陆建瀛，经心筹划，又以欲兴保甲必明区划境界，考自旧志均不载都图名目，惟县志记四路乡村三百一十有五，但其时至今日叢村落既有增加，近水之处亦多改易，与旧志颇参差，乃据当时形势，以河海为经纬，分别绘图，图系以说，首列津门保甲总图一幅，次为县城内街道图凡二十六幅，又次为津城以外之四乡各村庄图，计共凡一百四十五幅，首则冠以天津道创设义民局之告示、条规，及天津海防善后章程，详奏诸稿，皆关津海防汛之事者，末有天津引河图说，附条议浚筑桥闸涵洞之事凡五，盖即近今之海河也，以其有关海防，故附于图之末者。观各图所绘，均极详明，凡村镇之界划、河道渠渠之经流，及祠庙官署学校之坐落、桥梁闸坝防汛炮台诸建置，悉皆胪举无遗，编列亦安而有序。图说所记，均能与图互相证明，凡四至界划之水陆道里、街巷户口、与一切建置，若祠庙学校，均皆详举其数，不但专为明保甲之区划而作，于志籍亦有所补，亦主政一方者当流览之籍也。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卷　部

南樂縣豬龍河圖說一卷清乾隆刊本

清任士虎撰士虎字炳占乾隆閒南樂貢生豬龍河亦名朱龍河南樂有豬龍馬頰二河豬龍水小而地窪馬頰水大而地高自馬頰之水注於豬龍屢以漲水為災士虎此篇即論濬治豬龍河之水利曾上之知縣茹敦和者書雖一卷條目頗明先總論全境河渠次擇地勢之可以溝渠者而論之曰古豬龍河曰今豬龍河曰馬頰河曰六塔河曰龍窩河皆有關豬龍河之利害諸河也曰治水患曰治法曰馬頰河曰

馬頰河諸決口又皆因治豬龍河而考其為患之源及施工之次第也其大義云南樂諸河名為有河而實則無河豬龍自開州而清豐皆有河形水田地中故不甚為害至邑之瑹固邨而河形盡矣水始出於地上縱橫噴薄不可收拾六塔至韓張堡而河形盡如豬龍馬龍窩至龍窩寺而河形盡如六塔焉合於上而壅塞於下此南樂之水所以既苦其泛溢又苦其停積故於河流斷絕之處濬為河形計之上也次則多為溝渠以洩之使水之來者有去之路庶不至

於停積而泛溢之勢亦可因之以稍減云云今觀其所論不但於全境形勢脈絡均甚明晰凡開州元城清豐諸州縣之河亦均有所及蓋炳占本為土人故較之考諸圖籍者當為實際矣末有乾隆三十八年知縣茹敦和跋稱炳占此書舊為諸生魏文然所作炳占因其湮沒已久起而補之者也並謂曾繪有圖一幅並存縣案今本則無圖殆已殘缺之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圖說一冊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上海人、字子梁、有幹略、能文章、嘗隨使程游歷東西洋、凡身之所履、有所得輒記之於書、歸後更留意於邊事、嘗著有雲南勘界籌邊記、集思廣益錄、偵探記、天南同人集諸書、皆關於滇南界務之籍、至今尚有流傳、此圖成於光緒六年、為其客居京師時所作、蓋以其時俄事方棘、時人攷索北邊情形者、均以新疆吉林黑龍江瀕接俄邊、而蒙古獨未籌及、乃以胡氏一統輿圖為底本、復採輯欽定一統志、綏服紀略、朔漠方略諸官書、以及私家著作、凡三十餘種、擇其有關蒙事者、悉皆注錄、尤於喀尔喀四部所轄更詳、全圖共三十一頁、合訂一冊、每圖密佈經緯度分、比例雖未注明、然與胡圖對校、大致無所改易、視其圖中所繪、不但詳於沿邊山川都邑村鎮之名、而於外蒙古各地建置沿革、征戰之蹟、國界關防、以及直戍、開屯、軍務、輸送、道里、戶口、錢糧之數、具有所載、末有其弟文枏題識、標是圖刊於光緒十三年、值其奉遣隨使俄國、頒行藏本付刊、以供當世究心邊事者之瀏覽焉、

江陰縣輿地全圖一卷　清光緒重刻本

清六嚴製。嚴字承如，又字四德，江陰人。長於天文輿地，尤精於勾股之學。嘗從学於武進李兆洛。兆洛刊有皇朝一統輿地全圖、歷代沿革圖、恒星赤道經緯圖等，蓋均出自嚴之手也。道光二十年間，知縣陳延恩纂修江陰志，因請嚴遍歷境内各鄉，以勾股参合羅經之法，測量全縣，绘製為圖。至咸豐四年，知縣翟錄視，勤於求治，以其圖所绘全邑城鄉鎮保、毛密界畫，條分符合，所称一邑形勢，頗近實際，惟限於尺幅，

未能大備，乃囑嚴再將原稿廣為詳覈，重加校改，成圖六十四幅，蓋以整幅之圖，分截八排，每排八幅，合訂一卷。縱横分合，不差累黍也。圖以硃色刊印，以方计里，每方一里。附江邑之城鄉詳圖，及場舍堡城街巷圖。按楊舍堡為沿江衝要之地，清設水師守備駐之，為江陰之要鎮，故特附專圖，以明形勢也。圖中所注地名尤為詳盡，雖若橋梁、祠堂、廟宇、坟墓之微，其有関於古蹟者，亦皆臚举無遺。至境内山川村落之道里遠近，以及四境境界，尤為準確。城廂圖所绘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頗细緻，官署、街道均甚明晰。圖前附有羅經勾股比例尺，及其他諸算式，論測地之術，頗為精要。圖末附有咸豐四年六嚴自序，及知縣翟錄視原序，又光緒丁卯章季治重刊序。蓋章氏據咸豐原刊本重刊者也。考嚴圖成於咸豐間，距章氏刊印之時，已五十餘載，而其間形勢已有变遷，沙洲一隅，滄桑尤甚。今視圖中除官署、学校略有更正外，其他悉仍嚴圖之舊，無所改易，與圖以新穎而近實際為貴，非志書之考沿革者可比。章氏未能補其缺，不能不謂為疏漏矣。

順天府輿圖一冊　清光緒刊本

清趙宏製。宏，陽湖人。陽湖多句股學者，研究輿圖者尤多，若道光間董方立、李兆洛輩，均為一代名人，而所作之地圖，均能流傳於今。宏於算術、輿地、天文諸學，亦素有考究，嘗著有京師地圖多幅，測製之精，頗為時人稱頌。此圖成於光緒間，為張之洞纂修順天府志時，屬其繪製者。全圖共凡二十八幅，首列順天府學校、貢院、府衙建置諸圖共五幅，曰全臺書院圖，曰太學全圖，曰順天府學圖，曰順天府署全圖，曰順天貢院全圖。次為輿地圖，凡二十有三，先列順天府屬總圖，而領以所屬之州縣散圖。輿地諸圖，以硃墨兩色套印，並有畫方，方以硃印，頗為明晰。其府圖為五十里方，州縣圖則為十里方，並各注明其全境之面積，惟均為見方之約數耳。各圖經緯度分不注於四周，而注於圖之右邊，並各附圖說，記四至八到之道里。考其圖雖非實測而得，然亦博採志乘始繪而成者，故圖中所列地名，亦尚完備，而於河道山脈繪列尤詳，亦不盡實際測繪者也。故圖之特色，實與近代

輿圖相埒，惟各縣中似有缺少，考清制順天府屬共凡二十四縣，今此圖只有二十二縣，缺固安、大城兩縣，或為殘佚，非漏落也。

通境水陸道里圖一卷 清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本

清崔朝慶製。朝慶南通人，事蹟未詳。其圖成於光緒二十八年，蓋江蘇省通州水陸道里圖也。清制有兩通州，以別順天府所屬之通州，故江蘇之通州俗稱南通州，今廢州改名南通縣。同治間曾國藩曾奏請測量蘇省全境，繪製輿圖，朝慶以其圖中水陸道里，雖皆實地測量所得，畧勝昔日以山水畫法所繪之圖，然因其時繪圖之法未精，故難盡憑，若藉以考輿地，殊未足恃。其時州官汪某亦以舊圖多有舛誤，有重繪輿圖之舉，乃以事屬朝慶，朝慶以非親測不能準確，因擬測繪通境輿圖，芻議八條，偕其子姪及諸門人，跋履經年，始克蒇事。成圖共三十二幅，並可互相接合。其圖以方計里，方為二里有半。凡水陸道里之所經，皆詳舉其名，而村城墟集之名甚從畧焉。并附有通州城廂圖，圖中亦有畫方，方為一里。前有圖例、自序及其所擬測繪芻議，大旨敘其圖所繪，與及通境之水陸幹路，至兩旁之支路，則審辨大小，擇要測量。凡田間小路與不通船之河，皆不入圖。測量之法，則用向盤看明方向，用繩量其丈尺，隨時登記於冊。繪圖之時，照冊之方向丈尺，先繪成一里方草圖，再約繪為二里半方草圖，詳加考校，始繪為正圖。蓋亦數易稿而成者，故所繪水陸路線，均能幹支相接，有首有尾，脈絡貫通，誠可謂州縣輿圖之佳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湖北全省輿圖十卷　清刊本

清湖北輿圖局繪製，其圖首冠全省經緯度圖一幅，按影志遵内府地圖成法，皆為斜方形，經緯亦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次按當時府廳之制分訂十卷，曰武昌府，曰漢陽府，曰黃州府，曰安陸府，曰德安府，曰荆州府，曰襄陽府，曰宜昌府，曰鄖陽府，曰施南府，府圖之後，各繫以州縣散圖，共凡八十六幅，均有開方，府圖方為二十里，並加以經緯度，分州縣圖方為十里，今觀各圖之繪製，除全省總圖外，均極詳確，凡山脈之分佈，江河之經流，城鎮村集之位置，以及塘鋪營汛閘卡橋梁隄防諸建置，莫不臚列於圖，而於道里之遠近，考訂尤詳，圖以碌色刊印，雖皆蝇頭小字，亦頗明晰，亦一方輿圖之佳本也，其圖雖不知作於何時，然考光緒二十五年，兩湖總督張之洞曾奏請改漢陽縣北部之地，析置夏口廳，設治漢口鎮，此圖無夏口廳，當為光緒二十五年以前繪製者矣。

中國簡明地圖一幅　原稿本

清許鴻磐製，鴻磐濟寧人，字漸逵，號雲嶠，乾隆己亥舉人，辛丑進士，補授江蘇安東縣知縣，擢西城兵馬司正指揮，遷安徽潁州府同知，改泗州直隸州知州，所至有循聲，緣事落職，嘉慶二十一年捐復知州，補河南禹州知州，平生博極羣書，不事生產，罷官後貧無立錐，教讀為事，嘗教及門以多讀書見古今大規模為主，然後專用力於一家言，所著書二十餘種，尤以方輿考證一書為後世所稱，不但可補顧祖禹書之漏，且於阨要據險之區，援據詳明，曲折詳盡，使古來戰守圖之所以然，瞭如指掌，並及水利農田，誠有裨益實用之書也，是圖成於道光間，自題為李杜齋而作，蓋年自内府地圖，以其舊作一十六分之開方圖縮製而成者，其圖雖有畫方，而不注明里數，以設色彩繪，東至於海，西至哈薩克，北至尼布楚，南至瓊島，繪製雖簡，然於山脈之磅礴，大川之流行，邊圍之形勢，封土之犬牙，與夫州廳之星羅棋布，皆一覽而知，且並錄古地名，以資對照，圖之左角下有論山

脈河源江源黑龍江盤江諸條，蓋節錄其所著方輿考證者。亦方輿家提綱挈領之義也。圖末有許氏自跋，及柯劭忞題識。柯氏推崇其圖，為清末言輿地學者之希有作品，與所著方輿考證可互相參攷云。

各省輿圖便覽一冊 清道光十二年刊本

此圖不著製者名氏。圖中有道光十二年自題十洲三島過來人郎桓及嘉慶十年陽城劉墪題識二篇。郎桓稱是圖初為劉氏所刊，劉氏則稱是圖舊有刊本，蓋以原本不詳北極高度及東西偏度，又不載府城附郭諸縣名，故增補而重刊之。然終未舉出製圖者姓氏也。今觀其圖，每圖均詳注經緯，經度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每兩格準一度，為地二百五十里。考其經緯之投劃，凡近赤道下者其度闊，漸北則漸狹，

東西偏度多作針線，頗似乾隆十三排地圖之繪法。全圖共凡十九幅，首載總圖，每省各繪一圖，曰盛京，曰直隸，曰江南，曰江西，曰浙江，曰福建，曰湖北，曰湖南，曰河南，曰山東，曰山西，曰西安，曰甘肅，曰四川，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而新疆西藏內外蒙古諸地，則概未繪入。注錄之地名，亦不精詳，雖僅及郡縣之名，然多訛誤，若江南圖之儀徵誤為義正，河南圖之上蔡而誤為尚蔡，此皆較為大者，至其闕漏，尤不勝舉矣。圖雖刊於嘉慶間，而蘇皖兩省仍依康熙

輿圖之例，合爲江南，固已不合實際，而陝西省圖，名爲西安，更不知其所據矣。其圖雖非善本，但刊刻至多，流傳頗廣，大半道光以前之刻本，各圖錯誤互異，可知其時坊間輿圖之疎陋矣。其後董方立之圖出，此圖方稍稍歛迹於人間，而刊刻者日少矣。

滇西兵要界務圖一冊 圖注三卷 民國二十年刊印本

李根源撰。根源字印泉，騰衝人。清宣統二年，英兵札片馬，根源奉雲貴總督之命，察勘籌辦片馬邊防交涉事務，乃攜測繪人員，偕裝猓猓，身歷窮荒，得茶山浪猓穗猓各地原屬我國之左證，復參考滇邊諸志書，及徐霞客游記，孫士毅緬紀事，王昶滇行日錄，征緬紀聞，姚文棟雲南勘界籌邊記諸書，歷時七閱月，得圖一百二十六幅，共分爲五綫，合訂一冊。甲綫自雲南省城西行，經安寧州祿豐縣廣通縣楚雄府鎮南州雲南縣趙州下關漾濞永平縣永昌府騰越廳至紅蚌河，皆昔時滇英交界之地也。外附騰越七土司及各關隘邊要圖五十六幅，又附騰越沿邊要地圖十七幅。乙綫自甲綫永昌起，經潞江上游，過查因六庫至墜埂，經茶山小江，逾高黎貢山，至片馬出板廠山，折渡小江，過他戛，經茨竹派賴大小了口，光明大西曲石，至騰越城，再沿潞江北進，經麗江之落木登，至峨村羅心，轉向老取江西進，沿恩梅開江北上，至廠等，復折西南下，至仰高山止。滇緬界務所關之雷

時英兵侵略所至、實為其調查之目的地也、繪圖三十六幅、丙線自甲線下關起、出大理上關、邳川、劍川、鷄鳴井、營盤街、猴子巖、至猓夷地之落木登凹、圖凡十二幅、丁線自甲線二十號漾濞分路、經雲龍州、渡瀾滄江至老窩、與乙線之六庫接、圖凡七幅、戊線乃其旋昆明時、由邊蒲縹分路、經由旺施甸、姚關、灣甸、鼠街、蒙化廳而至通雲南驛之彌渡大路全合、圖凡十三幅、附圖注三卷、原為圖目、其弟根漼摘抄根據原稿時注錄而成者、今閱其圖、悉以西法繪製地形高下、皆以等高線法示之、惟不注經緯度分、為此圖之極大缺點、然皆目識親覽、故當時沿邊界務之情形、與關隘要塞之防禦工事、以及沿途郡邑城鎮村莊墟集之方位、道里之形勢、各地建置之沿革、田畝戶口之數、風俗物產之狀況等、無不有所條陳、即歷代防守攻剿之史事、亦皆詳列於圖、實為專據書本而繪者所不及、不愧為近今滇邊史事最詳盡之圖籍矣。

光緒兩廣鹽法志五十五卷卷首一卷 清光緒十年刊本

清瑞璋纂修、瑞璋滿洲人、光緒間官兩廣都轉鹽運使、兩廣鹽法志、肇於雍正六年、初僅抄繕、至乾隆二十六年始為刊行、其後重修於道光元年、直至十三年始完成、此志為光緒間所增修者、乃鹽運使何兆瀛、因道光所修之志、距其時已有五十載、一切規章俱有修改、慮日久失修、恐難徵致、乃奉總督劉坤一之命、設局增修、而終其事者則為瑞璋也、全書凡五十五卷、分門為十八、並各繫以子目、第一卷為制詔、第二卷為律令、第三卷為歷代鹽法考、第四卷為六省行鹽諸表、第五卷至十四卷為引餉、第十五至十七卷為價羨、第十八至二十七卷為轉運、第二十八卷為無引鹽斤、第二十九至三十一卷為緝私、第三十二至三十三卷為場竈、第三十四至三十六卷為經費、第三十七至四十一卷為奏銷、第四十二至四十四卷為解餉、第四十五至四十六卷為生息、第四十七卷為捐輸、第四十八至五十二卷為職官、第五十三卷為雜記、第五十四至五十五卷為鐵志、卷首

載銜名凡例目錄以及繪圖。今觀其書，体例雖大致皆繼前志增修者，然於門類亦略有更置。道光志分類十四，此則增以當時頒行事例，小有更改，量為分并。若無引鹽斤與緝私一類，舊志均刪併入轉運門；奏銷一門，因編幅無多，舊志附於經費門；解餉歷屆修志均未增入，然押運遲速係設總勤管閱考成，似應列專門以明區劃。全書增補頗為得宜，故能綱舉目張，有條不紊，似較舊志完善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海徵二卷　民國刊本

清丁惟曹撰。惟曾字萼亭，山東日照人。少負異才，博極群書，學問文章均為當時所推重。凡天文、輿地、壬遁、風角、河渠水利、陰陽技術志，皆洞徹原委。多少蹇，明選拔入都，名動公卿，中年多故，遂絕意仕進。嘗著有易象偶筆、春秋釋地、說書偶筆、大學順解及文集數卷。此書成於乾隆八年，蓋以其時日照志未多係草創，尤以星野與沿革，因典籍缺如，更多訛謬，乃博考羣書，作為此篇。凡二卷，上卷為徵天，其目凡十四：論北極、論節氣時刻、論北斗、論緯星、論日月、論十二國星、論雲氣、論干支、論經星度分野，而以占法考驗附焉。次卷為徵地，首論歷代沿革，自唐虞迄國朝；次論海防，皆考前明日照沿海兵事，末附海防圖，蓋本之明陳組綬海運圖而參以袁了凡之說而成者也。觀其所作，均皆考核精詳，確而有據，文章亦頗雅潔，尤於前人成說頗多議論，亦修志者所宜徵引之籍也。

沈氏玄空學四卷 清刊本

沈紹勳撰，江志伊重編。紹勳字竹礽，錢塘人，事蹟未詳。志伊字彝堯，號莘農，安徽旌德人。光緒戊戌進士，散舘授編修，官至貴州思州府知府。此書原為紹勳所撰，由其子祖綿從其筆記及往返尺牘中搜集所得，後經志伊為之分類編次者也。全書凡四卷，曰自得齋地理叢說，曰九運挨星圖，曰車仲山宅經圖，曰挨星古義，相墓之術，曰巒頭，曰理氣，大旨以巒頭其體，理氣其用，兩者不可偏廢，第巒頭徵實，理氣課虛，三元三合，聚訟紛紜，蔣大鴻氏雖著地理辨正，然玄空真訣秘而不宣。紹勳嘗取蔣氏書讀之，後借觀無錫章氏仲山所著宅斷，窮年苦思，終不得解，一日偶閱五黃入中宮運圖，始開悟後天八卦之理，於是昔日疑團，一旦盡釋，始悟三合之盤，本末有誤，誤於後人不知天機，死執五運以為運，運如此置八卦摩盪之理不顧耳。於是著為論說，而玄空九洛之學復明。志伊初得紹勳所著仲山宅斷，思之半年，始得其法，於是益精究之，備得其奧妙，因與紹勳子祖綿商定

體例，編次刊行，以公於世，亦最近術數家一大發明也。

疏瀹論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潘欲仁撰。欲仁光緒間常熟人，少讀書，於經史之學、素所研究。書論河事。其書大旨以秦漢以來治河者賢哲林立，然均不禹之法，而惟鯀之師，河方橫決，僅以築防合龍為急，不知修禹舊法，或疏或瀹，於是博考尚書孟子疏瀹注海之說，並發明其義，謂河之為患沙而已，南流而沙日積，則決而北，北流而沙日積，則決而南，能去其沙，則行無所事，而河治，不能去其沙，雖竭群賢之智，據百氏之書，傾九府之財以治河，而河不長治，何以去其沙，曰有拔法，禹拔地而注之海是也。未河可拔，既河如何能拔，曰有瀹法，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是也。禹患河之善壅，釃為二渠，浚河則水由濟漯入海，浚濟則水由河漯入海，浚漯則水由河濟入海，互相迭代，以去其壅，九河之分疏亦如之，而河以治焉，何以知其然也，曰於瀹注知之。瀹文从龠，三口錯出，而有合敘於六書會意，而其義則以一啟一閉為卑，故三孔笛為龠音，發則啟，指按則閉，橐籥者今之風箱也，前啟則後閉，後啟則前閉，鎖鑰之鑰，分則啟，合則閉，閘下牡謂之闔，出則啟，納則閉，取義類然，何獨於疏瀹之瀹而疑之云云。觀其所論，即疏防並舉之論，雖可為治河一勞永逸之策，然亦不免為書生迂闊之言，且昔時治河之命，多在河患方劇之時，大工之後，勞費已極，主其事者，豈能不為國富民力計耶。是以欲仁之論，亦只能存其說，若執為定論，固不敢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訂河渠紀畧不分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清王世仕纂修、世仕乾隆間官鹿邑縣知縣、記載鹿邑河渠之籍、肇於康熙間知縣謝乃果、洎乾隆二十二年、邑中大水為災、世仕奉檄挑濬、凡五年而工竣、鹿邑水利亦漸興復、吏就乃果舊本增校而成斯篇、全書不分卷次、亦無門目、首冠乾隆二十二年發部籌辦河道上諭及當時大吏所奏河渠經久事宜八條、次為鹿邑河渠總圖、及四鄉河渠分圖、再次為挑濬全邑幹河七道、曰惠濟河、曰過河、曰急三道河、曰清水河、曰茨河、曰黑河、曰東明河、皆奉旨疏濬之工程、并附四鄉民工挑濬河渠二十四道、又次為四鄉所挑新舊溝一百十三道、則皆世仕所興修之工程也、每河溝之下、於施工丈尺、記載特詳、光緒間梁宗璋襄修邑志、以其書為專言邑中溝渠之書、因重加訂校、並取采訪冊及濉縣王壽仁所著鹿邑縣志圖例、參互稽考、其水道有今昔異者、畧加辨證、其溝渠為原本所無而不詳始濬何年者、則第分鄉載之、其載於原本而已湮塞者、亦類注之、撰成辨證二十三

條附於書末、觀其所校正各條俱皆精審有據、則其徇索考證之功、亦未可沒也、

江海扼要圖一卷　清嘉慶間繪本

清高培源撰。培源字師厚，號蒙泉，青浦人。嘉慶間增生。少從錢大昕、王昶遊，以練達時務聞於鄉里。尤究心於海防、河防諸經世之學，著有海防備考、河防纂要、海運備錄諸書。時兩江總督鐵保、巡撫章煦均極推崇其論。嘉慶丙子後與修松江府志，事跡具詳松江府志人物志本傳。此圖創於嘉慶十一年，經數年之力，數經修改而成者。蓋培源撰江蘇海防小志時，繪此圖以為其書綱領者也。全圖起自江蘇通州之廖角嘴，而至寶山之舟山，凡千有餘里。考江蘇海岸雖南起金山，北抵贛榆，然全省地勢，則大江貫於其中，長淮亘乎其北，其尾閭皆洩於海，實為防海之兩大門戶。培源所繪雖只及江海交會之處，實亦取其要省之意也。其圖用畫法繪製，考據極為明確。凡江海險要形勢，往來策應之地，及道路之遠近，島嶼之主名，與夫沿江沿海守禦兵弁之數，所當修補增置之法，悉皆備注圖中，極為詳盡。視鄭若曾諸圖，尤為簡易。非若書生紙上之談，剿襲史傳以成書者也。故自序稱其圖皆經目驗，當非誇大之言矣。惟培源所繪悉本清代體制，於現時地勢不免略有改易，然欲言近今兵要防務者，設能推古證今，而亦無可依據者與。若用之考昔時成法，則更有所參稽矣。圖用淡墨色繪製，首有培源自序，並名章二，一曰培源，一曰蒙泉。序前有翁方綱題簽，書末附王昶、宋如林、林龍光、呂星垣、金有容、鈕沅、待程師義、王蔚宗、陳廷慶諸人親筆跋語，大致皆署嘉慶十五年，當即培源繪製初成時所撰，則此本為培源原稿當無疑義矣。

華夷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為刻石、在陝西西安碑林中、題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學上石、考阜昌為偽齊劉豫之年號、阜昌七年、即南宋紹興七年、金天會之十五年也、全圖所繪、東抵新羅、西盡葱嶺、南至安南真臘、北盡長城、中國本部之京府州郡之名、大抵皆用宋制、雖不免傷於簡畧、然國之四邊、并有四夷外藩諸國之名、據其圖中題識、知其所錄、皆擇自唐賈耽之華夷圖、至如西有河海諸國、西北有奄蔡、北有骨利幹、東北有流鬼、以其時不通朝貢、無事於中國、故皆付缺、如此亦可見其去取之不苟矣、世傳此圖或為賈圖之縮本、然考舊唐書賈耽傳、貞元十七年耽表言、謹令工人畫地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是賈圖所載、東西三萬里、南北三萬三千里、且繪有畫方之法、今此圖不但未繪有方格、且所繪之地、僅方萬餘里、尚不及賈圖之半、圖中西域諸國、亦僅於圖側附錄其名、且頗省畧、故雖據賈圖所繪、但非貞元華夷之舊矣、更考圖中所載、多及宋朝通貢之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稱契丹、謂即今稱大遼國、其姓耶律氏、又渤海扶餘之間、有女貞國名、一作女真、避宋仁宗諱、改名女直、此則仍作女貞、又遼以幽州為南京、此圖仍作幽州字、而宋之四京獨詳其三、又頗似宋人裒作、究不能臆定依據何代之書所作也、且考圖文紀及遼夏、未書言金、又似金建國以前圖版、總之劉豫處遼金宋混亂之會、尚無一定之根據、故其圖頗此失彼、不能以此定其時代也、考賈耽地理之學、為有唐一代之冠、而所著書皆不傳、其言入四夷通路者、僅存於唐書地理志、華夷圖固早已亡佚、故此圖雖經後世有所增刪、而已非賈圖之舊、然亦尚可見其梗概也、

禹跡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亦不著製者名氏，與華夷圖並存於陝西西安碑林。圖凡一幅，亦題云阜昌七年四月刻石，上書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名，並有畫方，注明每方折地百里，橫方五十二，豎方七十有三。其圖雖以考古山川之原委為主，然所繪中國河流海岸之形勢頗近實際，遠近比例雖未精確，亦復大致可觀。所載山川多與古合，考宋毛晃禹貢指南稱先儒所刻禹跡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雲南之西

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理闊遠。今此圖黑水與毛說合，是為宋以前相傳之舊圖可明矣。按圖家之學自古重之，山海經前五篇乃益經也，其後十二篇為周秦以來釋圖之言，故往往雜以後代郡縣。今案其文有云在其東，或在其北，云捕魚水中，云兩手各操一蛇，云右手指青卯北之屬，皆據形言之耳。山海經本有圖，故陶潛以之入詩，張駿、郭璞以之作讚，始知班固藝文志入之形家有以也，不知者乃以為域外之言、堪輿之學，非聖經矣。又史記言蕭何收秦圖書，大宛傳言昆侖，天子案古圖書，三王世家有御史奏輿地圖，漢書言李陵圖所過山川地形，元帝示後宮人單于圖，明帝賜王景禹貢圖，又班固案秦地圖，虞喜志林、薛瓚注漢書，皆案漢輿地圖。晉書言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言起京兆府，盡隴右，凡四十七鎮，每鎮皆圖在篇首，今俱不存，則此圖之傳，良足寶貴。讀禹貢者固當有所採擇矣。世傳亦以是圖並華夷圖共為賈圖之縮本，蓋皆據唐書賈耽傳而臆測之辭，此外固

亦無實據也。又按光緒山西通志金石志亦著錄有此圖，並稱石志在稷山縣保真觀，石橫二尺五寸，為方七十一，豎三尺，為方八十一，共五千七百五十一方，每方折地百里，志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山川地名，刊刻極精，今移砌關帝廟。又注稱此志不詳為何時所刻，疑為關中之摹搨本也。云云。則此圖除西安碑林之碑石，其亦尚有別本刻石歟。

平江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為南宋平江城廂之圖、全圖總為一幅、其所繪南宋時城郭市坊之形極為精細、而於官廳房舍尤為詳備、考宋平江即今吳縣地、原圖刻於石上、在今蘇州府學宮門側、惟無主碑人姓氏、亦無年代跋語、殊不能考其正確時代、程祖慶吳郡金石目、據碑末所署刻工姓氏呂梃張允成允迪三人等姓名、疊見於宋理宗寧宗兩朝碑刻、故斷為南宋故物、然亦未詳其年月、近人王謇作宋平江城坊考、據趙汝談吳郡志序、及吳郡志官宇門所載南宋紹定二年郡守李壽朋重建坊市故實、又證以碑中公署寺觀、皆為紹定二年以前之陳跡、斷此碑即刻於是年、其言頗為確實有據、考宋紹興初、宋高宗欲自浙移駐平江、命漕臣即子城營治宮室、其時郡守王㬇承建炎兵火之餘、興葺官署學校、不遺餘力、而㬇又能究心藝事、重刊營造法式於此、即世所稱紹興本者、故其營繕猶遵奉汴梁遺法、而此圖雖成於理宗紹定二年、距王氏經營僅八十餘載、固尚能傳彼時之盛、且圖中所載官廳房舍坊市街巷諸名稱、又大半為吳中諸方志所不及者、實為考南宋吳中故實者當依據之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宋地理圖一幅　墨拓本

此圖亦為一碑石、碑在今吳縣舊蘇州府前、圖末有宋淳祐七年王致遠跋、稱此圖舊為黃山黃公所作、致遠得原本於蜀、因摹刻以永其傳、其所謂黃山黃公者、即宋人黃裳也、考宋史黃裳本傳、稱裳為隆慶府普城人、黃山蓋其自號、乾道五年進士、光宗登極、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裳製渾天儀輿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是其圖之進當在光宗初年也、而此圖即其所進八圖之一、今觀其圖、共凡一幅、東至新羅國界、西至黃河河源積石山、南至瓊州、北至塞外之黃龍府、圖中所錄宋代京府州郡之名、以及山脈河流形勢、均極詳盡、至其所以略於西南者、亦其時滇中未入版圖故也、惜其圖幅雖較大於阜昌之禹跡華夷二圖、但山脈水緣帶能密合、又無方格以計道里、其形式固劣也、然唐宋以來輿圖大都均已亡佚、其可傳於今者、僅西安碑林之禹跡華夷二圖及蜀中稅安禮之指掌圖與此圖而已、故圖之製作方法雖欠完善、然於其時地理形勢、皆能略具規模、上考宋代疆域沿革者依據之本也、又考玉海地理圖云、黃裳作輿地圖以木為之、朱文公文集答李季章書、亦稱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據此可知裳圖之原本、當為一木質地形圖、而致遠所稱此圖原本、當即木本之圖矣、

京城全圖一幅 清內府藏墨繪本

此圖不題製者名氏、舊為清內府所藏、全圖總為一巨幅、分訂五十一册、分東中西三排、每排十七册、縱約二尺二寸、橫東西排一丈三尺、中排一丈六尺、考清會典京師城垣規制、宮內外城東面共長二千八百七十二丈三寸、北面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衡之是圖、其比例當約為縮京全面積六百五十分之一、圖中不但於京師衚衕巷、均能詳舉其形勢、即宮殿府第衙署寺廟等、亦皆悉舉其名、至其遠近比例、自不能一一精確、然亦大致可視、井然如指諸掌、圖中不著繪修年月、查乾隆二十六年造辦處圖房舊目蘿羅闕荟萃中已載之、自當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更就圖中地名考之、若順天府志稱京師西帥府胡同之賢良寺、乾隆二十年移建於冰窖胡同、此圖列仍在原地、清會典稱長安門外之三座門、增建於乾隆十九年、清宮史稱景山五峯各有亭、建於乾隆十六年、此圖列尚付闕如、又清會典稱西苑闡福寺、建於乾隆十一年、壽皇殿於乾隆十三年移建於景山中、此圖所繪、均與會典所載相同、據以上各條均可證此圖當為乾隆十四五年間所繪也、至繪圖者尚未能考出、緣官書所修者、不列繪者名氏者甚多、實亦無由考之也、是圖之成、距今已百數十餘年、圖中所繪、有關京師沿革至為重要、固不能因與近時不合而廢之、此後百十餘年間、京師迭遭變亂、尤以庚子之役、更易猶多、而史家之考京師沿革者、若坊巷衚衕集、日下舊聞考、帝京景物略、春明夢餘錄諸書、所記雖詳而無圖以證之、是以欲考舊京滄桑陳跡者、固當以此圖為藍本矣、

清皇朝直省全圖一冊 清光緒三十二年刻印本

清鄒代鈞製。代鈞字沅帆，新化人。光緒間隨使歐西，後充京師大学堂教員、官学部參議。生平專致力於地理之学，著有西征日記等書。其間於輿圖者，刊有湖南省圖、及中俄交界圖等，皆為世所稱許。此圖成於光緒三十二年。其圖大旨據胡林翼輿圖為底本，以西洋地圖製作之成式而為之者。全圖共凡二十五幅，先為一統輿圖，而系以各省區圖，每省為圖一幅，曰直隸、曰盛京、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江蘇、曰安徽、曰江西、曰浙江、曰福建、曰湖北、曰湖南、曰陝西、曰甘肅、曰新疆、曰四川、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曰吉林、曰黑龍江、曰內外蒙古、曰青海西藏。各圖均以北京為中線，總圖比例為一千三百九十五萬分之一，分圖比例不等。圖中郡邑界劃分明，所載地名亦頗詳盡，雖如村鎮市墟之微，亦皆擇其要者而錄之。至若水陸交通及一切行政建置，尤為具備。各圖均以銅版設色刻印，故極明晰。其圖所繪雖皆為清季版圖，於今形勢已不免稍有變遷，然亦僅為區劃上之更置而已。固之現代輿圖作家，往往尚有以其為藍本者，是其圖之權威，至今亦尚能存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邦畿水利集說四卷附九十九淀考一卷 清沈氏原稿本

清沈聯芳撰。聯芳字蟻山，江蘇元和人，官直隸青縣知縣。先是嘉慶八年，直督顔檢飭屬勘議畿輔水利，將奏請次第興舉。聯芳自以職在河壖，修防疏瀹，所當講求，因就所知，兼諸志乘河圖，輯為此篇。凡四卷。一至三卷為京師西南諸水，四卷為京東諸水，皆先舉經流，遞詳支幹，附以總論，及施工緩急之目。凡前人已創之議論，或議而未行，或行而未竟，無不旁徵博引，附以己見。其大旨曰濬減河以洩運河，曰別滹沱以殺水勢，曰擴泊淀以儲水，曰濬子牙正支二河，曰疏永定河之下流，曰治文安之水以利農田，皆言之極中要害。其九十九淀考一卷，則詳興廢之跡，亦極精審。言畿輔水利者，設能考核當時情勢，隨事揣摩，因其異同，而推求沿革之故，則於疏濬築防，亦未為無補也。原書為抄本，前有其弟欽裴序，及甘泉汪喜孫、仁和吴昌綬手跋，書中並有朱墨點校，蓋為仁和龔自珍及昌綬先後校定者也。據昌綬跋，知為聯芳原稿本，然彼時言畿輔水利者，若林則徐、吴邦慶，均皆推崇其論，而引用其說，則當時傳本殊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芙蓉湖修隄錄八卷 清道光刊本及光緒十五年活字本

清張之果撰。之果，錢塘人，官陽湖縣知縣，遷泰州知州。居官時，於農田水利，極力講求。常州有芙蓉湖，廣袤百里，地居陽湖、無錫兩邑。自晉內史張闓始濬湖治田後，遂唐宋元各代皆無人經理，至明宣德巡撫周忱，始為營田，每歲出穀以數十萬計，邑人資其利。厥後及清，亦屢有經營。道光二十年六月，積雨，水溢岸裂，隄崩，全圩傾圮，風水相激，勢同洪流，沿圩而居者，屋廬漂沒。之果乃親為履勘，籌費興修，凡五月始得規復舊圩，乃輯此篇，以備後日葺修之準。全書凡八卷，標目三十有五。第一卷為圩圖碑記及各圖董保各項，第二卷為當時公移諸案牘，第三至六卷為興築修葺堤岸水口之丈尺與工役民夫之數，第七卷為祠宇河蕩橋梁風俗土產諸說，第八卷為明萬曆、天啟以及清康熙各朝之修隄舊案，大旨皆從前人之治湖跋採湖錄諸書錄出者。蓋是書以記當時之諸水利條規為主，故以前代章程選刊於後，亦備稽考之意也。至書中所錄橋梁風俗土產諸說，雖與水利無涉，不免有蕪雜之譏，然亦可知水利之興廢與一方之風土盛衰，均有莫大之利害也。原書有道光二十六年之果等原序，末有黃天蕩圩人姚信書後，知此書於道光二十六年始刊成也。至光緒十五年知縣金士準，尚有重刊活字本，仍據原書刊印，惟於道光以後之續修圩堤諸案，亦畧有增補，又較之果原刻更為完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河宣防紀畧圖說一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清裴季倫撰。季倫字芝階，中州人，光緒間官直隸，歷河干凡二十餘年，頗能勤其職，凡直省之河道源流以及一切工事，均皆切實講求，詳察利弊，此篇乃其專論清河工事者也，故名曰清河宣防紀畧圖說。書凡一卷，首冠清河道屬之堤工圖，圖凡五，曰滋河瀦龍西淀大清趙王等河堤全圖，曰新容雄大清河南北堤圖，曰無深滋河南堤圖，曰祁安博蠡高瀦龍河南北堤圖，曰任邱西淀千里堤並任雄趙王河南堤圖，次為河道工程轄境，凡清河所屬堤界及大清瀦龍趙王西淀滋河水勢土性情形，並春曰工作夏秋防汛暨挖河堵口各事，共凡六十六則，靡不條分縷析，疏證詳明。考直隸五大河，惟永定河最稱難治，清河次之，清河之所以難治者，支派紛歧，迴環貫注，加以永定南岸一經決失，挾河而入，將清河淤塞，水無所容，其受過深，非全局在胸，洞明形勢，未易辨言治。季倫久歷河干，於斯河之利病，得諸目驗，故其所言皆能精要，言畿輔水利者，固當有以取之矣。其書成於光緒二十九年，前有吳鍾英序及季倫自序，鍾英之序，尤推崇其書，而稱其為畿輔水利叢書所未備，語頗恰當，蓋非頌美之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陽江舜河水利備覽不分卷　清光緒刊本

清胡景堂撰。景堂字東魁，陽湖人。陽湖故有舜河，源出於陽湖大寧鄉，為昔人傍山鑿港而成，北行入江陰境，經虞门通大江港门日新溝，旱則引湖內灌，澇則導水外洩，內灌則溉河、陽湖、江陰兩邑，悉受其利。惟以年久失修，以致淤泥堆積，水道日窄。景堂慮水利將廢，乃與江陰繆荃孫謀諸兩邑鄉紳，創議修濬，咸以為然。因於光緒戊子冬十月開工，迄己丑春二月，共百二十餘日而竣。景堂復採錄圖志中之有關舜河水利者，並當時公牘，而為此篇，以備後人程式也。其書分门為六，先水利論，次公牘，次章程，次前事考，次圖，次役田，末附以治水要言。其公牘上溯至萬曆五年，前事上溯至洪武五年，並下迄於光緒間。書中條舉件繫，經緯分明，於治水條規，尤為核備。附錄治水要言，亦採集前人成說，亦可謂勤於搜輯而有功於一方水利者矣。前有繆荃孫序，於是役之始末記述頗詳，蓋是役之成，荃孫固亦有力焉。

狂夫言一卷　浮溪精舍叢書本

清謝弼臣撰。弼臣事蹟未詳。書凡一卷，先考河勢，次論河水治導之策，大旨主廢堤防之制，施以疏濬之法，而清河底，使水由地中行，復神禹九河之跡，通注於海，而暢其流，以免氾濫衝決之憂，謂為治河之上策，並舉其利若干條，觀其所論，亦紙上空設，不切時勢之論，與欲復井田封建同一迂謬耳。惟書中力闢昔時治河往往託之鬼神之非，及治河當以推測步算之法為先，方可定地之高界遠近廣狹險易之勢數語，實為治河精要之論。末有宋翔鳳咸豐三年跋，稱弼臣為康熙間人，亦不詳其鄉貫。原書舊藏於含山令管君廨舍，為管君高祖手抄本，翔鳳以其書流傳頗罕，乃錄之編於其所刊浮溪精舍叢書，以廣流傳也。

水经注图说残稿四卷　清道光刊董方立遗书本

清董祐诚撰。祐诚字方立，阳湖人。嘉庆戊寅举人。少负经世才，足迹半天下，凡山川形势，采览所及，历历识之。始为汉魏六朝之文，继复肆力于律历、数理、舆地、名物诸学，著述颇丰，皆为世所称。卒年三十三岁。其兄基诚痛其志之戚，惜其年之啬，遂辑其遗书数种，校而刊之，曰董方立遗书，此即其中一也。前有基诚序，称祐诚究心地理之学，尝节取水经注澄以当时水道，分图系说，自成一书，为之累年，所得凡四卷。卷中图说俱备，惟河水自积石以下有图而无说。图大者仅数尺，小者亦径尺许，尝割为一册，而录入遗书者仅其说也云云。据此可知原稿本有图，基诚是否另为刊行，不可考矣。书中于水道迁流及州郡城廓之沿革考澄极为详明，即于通典、史志诸书亦多釐正。郦注尤能有所发明。其论河源，则推崇郦氏出于葱岭之说，力诋通典所识之非。虽其书未能杀青，所录仅河水、汾水、浍水、文水、原公水、洞过水、晋水、涑水等八条，并亦颇为当时之研水经者所重视。王先谦撰合校水经注时，曾悉录其说。杨守敬亦称其脉水事实为郦氏忠臣。是其书价值之大，不待言矣。至流传之本，除此本外，光绪六年会稽章氏曾为重刊，附诸赵一清本后。此外则杨守敬丛刊书目称成都有翻刻本，未之见也。

重修泉河紀畧八卷　明萬曆刊本

明張文奇輯。文奇字原正，長洲人，萬曆進士，以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管理山東南旺分司，歷副使。明代建都出燕，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故其時治河均兼及漕運，而山東諸泉尤為漕河之命脈，因設南旺、寧陽、濟寧諸分司，專司泉源之政。明正德四年王寵撰東泉志，是為泉河有志之始。嘉靖三十九年張橋以東泉志未及河事，復改輯泉河志，志之兼及河事，又自橋始也。嘉靖四十五年張純又以二書各有詳畧，更取東泉志、泉河志二書合輯泉河紀畧八卷，即此書之初篇也。隆慶五年張克文又以純書尚缺濟寧未備，於是續加編次，附刊於紀畧書後。文奇此篇則以克文所續別成一帙，未能類從，難於覌覽，且其時距克文成書雖不及十年，然其間泉河建議、官司沿革頗多異同，因又合紀畧及續畧重為纂輯，体例仍準紀畧原式，而內容頗多增訂。第一卷為歷代河渠，計一百五十七條，起自禹貢而迄於萬曆七年；第二卷為漕河諸考，目十二，詳於會通而兼及其餘；第三卷為諸泉總考，以及分派，而廢泉亦并錄之；第四卷為泉司姓氏、職掌，惟河夫、錢粮槩從畧焉；第五卷為漕河禁例十七則，及有關泉河奏疏十篇；第六卷為碑文，計元六、明三十有二，大都皆為元明閘開會通新河以及郡邑水利之文，其有關泉河者，悉擇要而錄之；第七卷為雜著，內有張純論泉河工事之文，及歷修泉河志畧序跋等，卷目中有海運論，亦純所撰，大旨主河海兼運之說，亦從元人之議也；第八卷則殿以泉源、閘河圖二幅，圖中於泉源、閘堨二事紀載最為明晰。蓋其書雖紀河事而作，猶本方志体例為之，故搜採既甚完備，條畫亦頗詳明，凡歷代治河之方以及泉河源流、治理沿革，無不備載。考前代河運規摸以及泉河利病者，其必有所取矣。書前載張純原序，蓋文奇不沒其創始之功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籌河論一卷 清刊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甲辰進士，以知州歷官江蘇東台、興化諸縣。工詞章，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輿地之學，著述頗富，均已行世，而尤以海國圖志、聖武記等書為世所稱。是篇作於道光十二年，大旨主張改河北行，使河貫張秋運河，趨大清入海，以復漢唐故道，存於北岸壽張至臨清閘，盡塞減水壩，倒塘濟運，實為河運兩全之計。並舉其利有六，畧謂工費歲可省五百萬，十數年可漸復乾隆之舊，其利一。河北自衛輝南境，凡沙河所經，如原武、陽武、延津、封邱、考城，直走山東，皆歷年河決所衝之地，非沙壓即斥鹵，皆土曠人稀，無輻輳闤闠，而南至開封，下至淮、海，舊河涸出淤地千餘里，以還河北失業之民，舍磽瘠得膏腴，不煩給價買地，大利二。洪澤湖暢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西上游民田數萬頃，大利三。五壩不啟，下河不災，淮揚化為樂國，大利四。河不常患，帑不虛糜，而後國家得以全力飭邊防、興水利，盡除一切苟簡補苴之政，大利五。其新河歲修數十萬金，但取諸舊河舊湖涸出淤地升科之項而有餘，國家更不費一錢以治河，大利六。觀其所論，頗能中切時弊。其後咸豐六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並考元明以來，河臣之所以均使河南流而不北趨者，要皆因保護運道為軍國大計也。故其時雖有倡改道北流者，終恐妨及漕運而不果行。至咸豐六年黃河北徙，其時復有主復南河故道者，又以經費過巨，且其時海運已通，黃流穿運，不致影響轉輸，是亦未能果行。可知河之南流北行，要皆因古今形勢不同，各有所需也。故源之所論，行之於咸豐以後則可，行之於道光則格於時勢，不能見諸實行也。

治河策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傅咸如撰，咸如字景虞，事蹟未詳。書成於道光四年，蓋為清代河患最巨之時期也。書中大旨力主王景水门之法，而加以变通。大致謂古今治河者不出三策：一曰九河，其分水束水制度高大堅固，不必官吏防守，自不潰決，謂之上策；一曰水门，制度堅固，中流兩岸皆有可恃，設官吏防守，亦不潰決，謂之中策；一曰隄防，中流常淤，兩岸不堅，雖官吏防守，亦多潰決，謂之下策。今人居稠密，不能空數百里之地以容九河，專恃隄防，又數數為害。莫若折衷於二者之間，不拘九河，而分水束水，得其大意，不廢隄防，而緊要之地亦修石隄，中間則多設束水刷沙之制以治之。綜其所論，意在以王景水门之法，行尚疏九河舊制。雖全本古法，然亦頗有條理，且皆引證前人成法，不為空疏之論，固不宜以書生之見而廢之，而亦考治河之方者所當參攷者也。書內屢稱其書尚有附圖，今此書不載，或已遠佚，抑未刊刻，不可知矣。末附補論清運一篇，以復蒙澤[illegible]古石閘、引黃濟運為主，而於借湖入運之說，頗為指摘。雖今海運已通，運道久已淤塞，然欲考前代河運沿革者，當亦有所採擇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永定河續志十六卷卷首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朱其詔纂。其詔光緒間曹官永定河道，籍貫未詳。永定河志，始於嘉慶間為河道李逢亨所纂修。其詔以李志之成，閱時已六十餘年，不但河流形勢已屢有變遷，即疏築機宜之因革損益，亦互有異同，因慮其年久失修，文獻無徵，乃設局籌款續為纂輯。所搜材料，起自嘉慶二十年，迄於光緒六年。全書分門為八，首冠諭旨第一卷，為繪圖二卷，為工程三卷，為經費與建置四至七卷，為職官八卷，為兵制九至十四卷，為奏議十五至十六，為附錄。附錄者皆為雜記之文，及有關治理永定河之論著，共凡三十篇。今觀書中所冠之永定河圖，頗為精詳，其繪法全仿李兆洛一統輿圖之例，按分計里，縱橫分繪，頗便觀覽，蓋皆經實測而成者也。各卷之中，亦均搜採詳盡，極有條理。體例則多本舊志，而略有更改。若兵制一門，李志載諸經費門兵餉條下，是志搜討較舊志特為詳盡，更以河兵防汛為河防要素，故均別為一門，於體例亦頗有當，固非徒事詭異之舉者也。末附永定河神廟陳設儀注之文，為永定河道游智開所補者，又留別詩文數則，為同知陳遐心輯刊時附錄於後者，不免有贅疣之譏。蓋是志尚未刊成，其詔已去職，因之校刊之役，屬諸遐心者也。

鎮江水利圖説不分卷　明崇禎間刊本

明姜志禮撰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尚寶司卿致仕後加太常寺少卿著有姜同節全集八卷刊行於世是書成於崇禎五年首列志禮所撰續漕河議次為萬曆間邑人姜寶漕河議末為邑人眭華所撰丹陽縣中禁侵佃練湖記志禮之續漕河議即為續姜寶之文而作者大致主革丹陽新佃湖田有妨水道者而務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填以啟閉而資蓄剎於丹陽運河通

金壇七里橋地方橋旁有閘基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洩閘常閉並浚諸河以濟運回空船及官船之來去者末並附練湖啟閉閘填條欵凡六似為建議當道時所作者也原書並無序文目錄書雖稱鎮江水利然只及運道工事等於鎮江水利無所及是名稱與書內不相符合且原書既名圖説似當有圖但圖已佚缺如是其為著作時原缺欵抑為殘本欵實不可考矣惟書中所採各文均為志書所不及者是不但可供修志之採補亦為考運道當稽考之籍也

漕河駁辯一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康文何撰。文何字星源，山西文城縣人。監生，寄籍江蘇上元。好讀書，無志功名，嘗遍游名山大川，閱歷各要地四十餘年，處處時加詢問，而於漕河尤究心之處，更留意諮訪。先是嘉慶十六年南河壘決，甫塞，倒灌運河，淤墊旁溢，繼通清口。文何度時勢之適安，案地形之高低，以為黃河之害，皆由海門鉗口堤要工不修，拖風船、鐵篦子、混江龍不用，黃水到此散漫無力，因而沙淤日高，河底日長，且以嘉慶十二年間將

江廣十九幫淤淺淮陽一帶，知其將來必有阻滯，因創而截盤運黃不入淮之策，凡十事，上諸當道。時兩江總督百齡頗善其說，更上之清廷，而總漕許兆椿非之，終為所沮而罷。其後道光四年南河又決高堰，壘丈曹以借黃之說進，翰林潘錫恩切駁之，大旨亦主黃不入淮，而截盤運之策，雖亦為當道者所沮，旋復採其說而行，卒以成功。文何以其與己意同出一轍，乃將當時所上條陳諸事，及總漕許兆椿駁斥之文，一一引證，反覆辯論，輯為此篇，以明其說之創於

己，而証其不誣也。今觀其書，雖為論漕運而作，然於河事亦多有所陳，考前代漕河者固當有所取矣。前有自世日題詞，末附陸在元諸人贈詩，大抵皆推崇其論，亦昔人互相標榜之習，固無甚精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利芻議不分卷（民國排印本）

清芬通撰。通丹徒人，字晦山，諸生，好論時勢經濟，而於農田水利之學尤能精研覃思，務在尋其要旨，中年而後，客幕游湘皖京津豫粵諸省，多所建白，凡有所論，悉記於冊，暇則次其先後，手自刪存，歿後其子乃登等裒輯其詩文遺稿，以通生平特長於水利之學，議論獨多，故別編為此篇，不分卷次，共分六十有四目，前後雖無義例，然古今治水得失之原，與夫南北各地旱澇癥結所在，以及一切有關水利之籌劃設備，靡不灼見要領，其通論治水之法，則有兩條例，一曰決九川距四海，二曰濬畎澮距川，有一經手段曰搖地，有一經成積曰水由地中行，人得平土而居之，又言治粵潦有四大綱，曰疏海口，曰挖江身，曰搖濬基，曰闢湖蕩，至其言治淮，則力主導淮入江之說，尤為後人所崇，而灼見行於事實者也，按通究心水利，歷五十餘年，故其言皆能洞鑒癥結之所在，言水利者若能得其說而行之，或可收事半工倍之效乎，原書前有金壇馮煦、泰縣韓國鈞等序，末有通自序，及其子迺登等附記，門人張長慶跋，是此書通雖曾編次刪存，要未成書，故迺登附記及長慶跋文中又詳切言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雄州水利諸陂記一卷 清嘉慶間刊本

清羅含章撰含章字月川本姓程雲南景東廳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嘉慶六年大挑一等分發廣東歷官封川南雄諸州縣政績頗著為當道所素許因功擢官山東河南諸省皆為水患之區故當得奉命襄助河務而於直隸水利尤多建樹累官至浙江巡撫乃復姓程著有讀鑑辨正明倫述要及嶺南諸集此為官南雄時所作者先是含章以南雄山高土燥水源短淺地瘠民貧積欠錢糧數累鉅萬考其積欠之由固非民之不良實由水泉未裕民食不足之故於是相度地勢濬建陂塘並捐廉為倡悉心經畫積二年之力新開之陂凡十一修復之陂凡十官開之塘凡四民開之塘凡九十有三自是南雄水利大興工成後又以所撰陂塘諸記彙輯而為此書以為後世所取法各記中詳載各陂塘興工之始末及修築之丈尺而於各陂塘興廢之利害議論尤能明晰實非誦美表功之冊亦言粵東水利者當考核之籍也書成於嘉慶丁丑年前有武陵趙慎畛敘及含章自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慎畛力崇其為循吏並稱其文皆紀實之作亦非標榜之論矣

固始水利續志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謝聘撰。聘，武進人，乾隆間進士，官固始縣知縣。生平於史學及地理多所考証，為官亦有政聲，於水利尤多建樹。按固始北境瀕臨淮河，宿稱澤國，故多水患，自楚相孫叔敖築陂濬泉，始有水利可言。康熙間知縣楊汝楫雇任是邦，以故跡漸湮，乃仿前人遺規，凡隄防陂洫，莫不盡力興舉，至今民賴其利。汝楫於工成後，曾撰固始水利志以誌其始末。迨乾隆末年聘官斯土，以楊志詳於興利，未遑杜弊，且其時距楊志之成已有百餘年，其間沿革頗多異同，乃稟輯當時條議章程，續為此篇，以備後世有所取法焉。其體例悉仍舊志，上卷為圖說，曰清河水利，曰堪河水利，曰曲河水利，曰柳溝水利，曰白露河水利，曰急流羊行水利，曰四鄉土堤水利等，共凡七圖，各附以說，凡各河源委支脈分合，以及修築疏濬蓄洩啟閉之法，皆能條分縷晰。卽各河宣洩利弊，亦能議論詳明。末為水利條議，及歷來興修水利之公牘章程等，雖皆案牘之資，亦可補志書之不足也。凡欲溯固始水利之沿革者，亦深可資借鏡而採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水利雜記一卷　清抄本

清鄭日奎撰。日奎字次公，號靜庵，貴溪人。康熙己亥進士，散館改礼部主事，遷郎中。此篇为其預修治河方略時，稽考舊籍，排錄成篇者。全書凡一卷，就其書名標題之，似为通論水利之文，實際只言京東水利也。書中大旨以京東遵安密雲灤薊諸邑，来从地湧水与田平，稍施疏決，即歸故畎，然皆恬其浸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方能潤澤，旬日不雨，禾苗遂涸且枯。此言水而不知水利者也。若於近泉之處为陂为塘，蓄山泉之水，以備亢暘，則同眷之場，淮流有資，而山磽为沃野矣。廣平大名所屬州縣，为滏漳衛諸河經流之處，皆古受井田地，漫衍千里，曠然平原，因無丈尺之渠以瀦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幸有秋，倘淫雨連綿，透苦墊沒，此視水为有害而無利者也。若於諸河平廣之區，为閘为堰，为溝为洫，俾水達田間，以時蓄洩，即使夏秋漲澇時到之水，亦有所遊遺寬緩，而無決嚙之虞矣。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數澤沉滓流瀉於下流而入海之道，僅賴一渠，宣洩不及，故壅塞漫溢，平陸廬舍盡成沮洳，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水之利者也。若訪古來舊塘廢渠，盡为開導，使水去無所壅，而下濕之地留为瀦水之所，使水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作者，为圩为隄，使外为洪涵而內成阡陌，倣東南卑濕之法，放洩以備旱澇，則雀葦之藪皆南畝矣。考其所論，大半襲取前代成說，然敘述頗能有條不紊，文筆尤为雅潔，言畿輔水利者當有所採擇焉。小方壺齋从書曾刊有此書，僅節錄要點，非全璧也。

運河要論不分卷　原稿本

題味道山叟撰，其姓氏里居莫可考究。是書所論運河只及山東一省，除前五篇為其自撰外，餘者大半彙輯前人議論東省運河之文，與歷來河督之奏稿、公牘以及河工章程、條例案等而成者。自乾隆迄於咸豐，共凡三百五十七則，搜羅尚富，然漫無次序，不成條例也。惟書首所載運河要論一文，頗為詳明，且於前人所行全漳入衛之說，指摘甚多。畧謂山東運河自導漳入衛以後，始有河岸漫溢之事，至伏秋之時，其奔騰北注，尤有不可防禦之勢，不知塘河以外，兩岸盡屬民隄，並無帑資修築，隄工高寬不過數尺，向甚單薄，既不足以資捍禦，而自臨清以至拓園鎮，綿亙四百餘里，其間並無河湖瀦泊如南旺、安山等湖可資宣洩，而河身灣曲之處，即為迴溜頂冲之地，復援之以危險可乘之隙，直此數者，一遇伏秋水發，滿衛閘河之水一齊漲發，洪波浩瀚，水勢盈槽，把河樁建內外撼擊，有不潰決為患者乎。所論頗為中切。證以國志所載，康熙五十三年全漳入衛以來，遂始漫溢為害之說，更可為此書所論之明驗矣。書前有作者自序，畧稱其服務河干二十餘年，凡前人舊作案所經心，因擇其重要者錄之，以備稽考之意云云。又書中尚載有所撰清修河渠志稟一則，則此書或為其官河工時所集錄者，蓋供纂修河志時之資料也。

籌運論一卷　清抄本

清殷自芳撰。自芳，山陽人。事跡未詳。是書為論黃河北徙以後，淮揚運道之形勢者。蓋其時中河之水全力注運，助淮為患，籌運者不於運河之上源設法匯畫，僅汲汲於運隄上增卑益厚，而不作治本之策。自芳因作此篇，以供治者之採擇焉。觀其所論，大旨力主導中河之水自入於海，以復通先以前舊制。并謂入海之路凡二：曰舊黃河，曰鹽河。舊黃河為淮泗故道，而河底較高；鹽河則非淮泗故道，而河底較深，故更主以鹽河為入海之路，尊潘靳之成法也。次列興復洪澤之利，以蓄淮流，而濟淮漲。書中於引湖入運之一策，及隄防修築之法，尤能切要條而不紊，雖不出前人範圍，然疏證列頗詳明。蓋自芳生長斯地，故討論自極精密，考運河及淮揚水利者，亦可因之有所參證也。書前有自芳自序，下鈐自芳印記。書中刪改頗多，疑為自芳撰述原稿。其書除此抄本外，小方壺齋輿地叢書曾收入印行，則當時或尚有其他刻本歟。

雲南溫泉志補四卷　民國刊本

清童振藻撰。振藻字仲華，淮安人。嘗幕游滇邊，生平喜研地理之學，著述頗富，均刊行於世。此書為志雲南溫泉之專籍。蓋以前代志籍於溫泉俱皆畧而弗詳，近人雖有專書，惟滇南一域因遠處邊徼，坤隅窮阻，亦第獲十之二三而已。滇人李孝山嘗作之，固可稱大觀，然亦猶多脫畧。振藻因作是篇以補其不足，故名雲南溫泉志補也。其書大半参攷大清一統志，與郡邑志乘諸書，并搜輯詩詞文章、游記之作有關滇地溫泉者，彙錄而成，以道縣之制，分為四卷：第一卷為滇中道所屬各縣，第二卷為蒙自道所屬各縣，第三卷為滇越道所屬各縣，第四卷為普洱道所屬各縣，共凡六十七縣，泉共一百七十有六，縣名之下，各着以沿革，每泉之下，摘錄各家所記，餘列於後。其有疑者，又各加按語，不但於前人舊說多所攷証，而於泉之功用，若某泉可浴，某泉有何種礦質，亦悉詳為敘述。固非專為記載奇景殊蹟之作，亦有切於實用者也。蓋地志者，固可供參考之資，即地質學家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医学家亦可供研究也。

读水经注小识四卷 清光绪石印本

清龐鴻書撰。鴻書字勋巷，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進士，散館授编修，累官至貴州巡撫。博通经史，於水经尤所致力。嘗以其時流傳之水经注多為趙東潛本，而不如戴東原本之精，乃取趙本以戴本改定之，其有疑者，則雜採諸書，证其異同，稽疑摘误，歷十年之久，積之得數百條，乃编排比次為四卷。悉依趙本卷目為序，書中於全趙諸本指摘頗多，獨於東原校本則力為推崇。若涓漳水條，酈注作溫水入焉，趙本則以溫當作濕，東原本改為溼，鴻書考查閱之濕水即藍水，出屯留縣，入漳，不當出鄴縣，故力詆趙氏作濕之非，並識其不知地之相去幾何，而冒然臆改，不若東原之說形正相近也。其說頗有可取，究因參致未當，故亦每有假借附会之弊，不能与王先通之合校本相提並論也。

水道直指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張匡學撰。匡學字三悅，休寧人，少聰穎絕人，於諸經義疏無不研究，而水經尤所致力。嘗著有水經注釋地四十卷，及補遺二卷，刊行於世，考據精核，為時所稱。又以水道通塞、黃河遷移，互有異同，頗難考稽，而水經注又多不可証，因作此篇，以補釋地之不足。書凡一卷，列水名一百六十五條，每水皆以發源地為主，兼以郡邑列其先後，其源委支脈之分合，方綿曲折與逶流之地，則統以當時水道為斷。至水名之見於水經者，皆為注出。高山巨嶺之有關水道者，間亦有所記載。前有其弟節序，稱其壯游四方，過太行、上龍門，觀砥柱，出奇險絕，如在目前。游歷所至，為某山某水、某城某支港，莫不詳詢土人而識之，蓋亦躬親考查者也。惟西北諸水，概未載入，不免遺疎漏之譏。或匡學未至其地，故不敢臆為記載乎。全書文辭極為簡潔，精要若與齊召南水道提綱相較，固不免有詳畧之別，然粗具規模，亦足資考水道者之研索矣。

磚工記一卷 清抄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河南固始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治經宗許鄭，旁通象緯、曆律、輿地、水利、農田諸學，尤工詩古文辭，著有十四日經日紀、七經樓文鈔、春暉閣詩鈔諸書。此書專記道光間東河總督栗毓美創作磚壩之工事者。先是道光十五年，毓美以布政使授東河總督，正值原陽三堡支河告險，砰磅訇磕，寬至一百二十餘丈，倉卒間竹楗石菑皆不具，文武官員遑遽無措。毓美乃令迎溜拋磚，磚壘壘高出水上，大溜立即外移，在工者忘驚以為神。毓美乃下令收買民磚，於受衝處成垛六十餘所，垛始成，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數十丈，而垛無傷。又試之他岸，卒皆有成效。因奏請清廷，請河工易楷埽為磚，而節工費，帝頗嘉其意。卒以當時河工積弊已久，官吏不以節費為策，故磚制旋廢。湘南以其細心惜物，且為治河者應變要策，乃將其目覩磚工之始末，著為斯篇。書僅一卷，先為觀工各記六篇，蓋皆為湘南目覩各工情形筆之於書者，末附磚工諸章程及毓美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奏疏，今觀其書，雖篇帙無多，然於鹹美當時創造磚工之本末，志已備載，敘述至為雅潔。書中所附磚工諸章，尤可為考河工制度沿革者之資料。光緒間梅啓照曾以磚工成案刊印於其學彊恕齋筆算以書中，然所輯皆案牘之資，不若是書之完備也。原書前後無序跋，曾否刊刻，不可考矣。

豫河三志十四卷　民國排印本

戴湄川撰。湄川，光山人。是志乃續陳善同之續志而輯者。全書分六門，首為圖一卷，凡豫省黃河形勢變遷，以及水位漲落，與河流含沙量等，悉皆繪入，記載亦詳，共凡十有二幅。次職官二卷，末附兵夫，所以志章則之編製考核也。又次工程六卷，志修防雜工料石等項，而造林交通水利均屬之。又次財政一卷，志政費及工款雜項收入河產等項。又次附錄二卷，志公牘名著之有關豫省河務者。次表一卷，分三子目：曰職官，曰工程，曰財政。各門敘事，皆依編年體例，按事之前後為序。惟附錄之公牘與名著，則以其原文性質分為四項，每項亦按年月編次。今觀其書，所載不但於近年豫省治河章則文書簿籍俱能悉載無遺，復博採成規，參以新法，舉凡造林交通水利財政諸端，罔不序列，誠足以供河工考鏡之資，而備治河者之採擇矣。惟體例似有不免可議者，如第五門之附錄為公牘名著，但附錄之稱，本為指全書之附錄而言，以其所收材料不能列入專門，而可供全書參考

者始棄為附錄此則以附錄為门類之名似不宜也又第六门之表所載為職官工程財政考此三類已有專门似不必更特立一门記之亦為修志者所不採者也其他若財政门中既有雜項而又別列雜紫似更冗雜可刪亦殊有乖体例也至河道形勢僅有圖而不着其文者實因前志均已完備故畧而不載不能謂其缺漏也

築圩圖說一卷 清刊本

清孫峻撰峻字耕遠著有文瀾閣志及陳忠肅公墓錄諸書均載於武林丛書中此為其論圩圍工事之籍蓋為鄉里修築圩圍而作者按圩即圍也江淮間水高圩田築堤以防之曰圩田峻籍江淮多圩田之區故能詳其制也書凡一卷先冠圖八曰圩形如釜圖曰有塘有搶水済易施戽救圖曰水漲無虞圖曰小圩圍畔圖曰上塘下塘圖曰外塘裡塘圖曰未經疏鑿圖凡圩圍建直之形及其功用悉皆繪其於圖次為圖說既可與圖互相参照且亦均有所發明大旨以築圩岸必先計分清高塍內水撤除上塍水倒拔中塍水疏消下塍水吞刈淹面內水災害禾苗易起廢岸之心故築圩首務分消內水雖僅數語然已能抵其緊要矣末並舉築圩六弊及築圩岸築常田步算稻把有數明算租值有數之法與築圩派夫法等其所謂六弊者即曰水寬民侵高低心力不齊不能相資相濟不能自勉按副功虧一簣有旋築旋廢雖築易廢諸語蓋峻洞見圩田利弊因撰此書令人

知所儆戒也、全書立名大都從俗、往往多有不可理解者、以鄉農易明易曉之故、俗名土語自所難免、然其書皆經目驗、或據匠人口述以著之於篇者、固不能以字義繩之而病其鄙雜也、後之考水利農田者、亦可藉之有所攷索焉、

畿南河渠通論　未分卷　小方壺齋本

不著撰者名氏、書中所論畿南之範圍、要皆以天津入海諸水也、全書不分卷次、敘述極有條理、凡畿南海河、南北運河、淀河、清河、会同河、中亭河、子牙河、滏陽河、寧晉泊、廣阿澤之水道源委及歷代之疏濬得失利弊、莫不詳切論之、又以海河為直隸諸水入海之總脈、故所論尤為詳明、其大意云、畿南諸水、每伏秋之交、二運並漲、淀水爭趨、騈注於三岔一口、而獨潮抵捂、迴漩不下、倒漾橫流、上游隄岸田廬、皆受其浸、所謂尾閭不暢、胸腹俱病者也、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雍正三年怡賢親王興修水利、於南北運各建堤閘、河減水分流、別途歸海、豈僅為運計哉、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來之永定河、南來之子牙河、中間七十二清河、乃得紓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所論極為明暢、實用亦大、而治水先從低處下手之意也、書中敘有奉命勘查字樣、又其治水條理中多採自怡賢親王者、當是清代官吏勘查河干著之於篇

者、大半閲歷者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源異同辨一卷 清抄本

清范本礼撰、本礼上海人、事跡未詳、其書大旨以漢以後之言河源者、聚訟紛紜、而卒不得河源之真者、要皆舍葱嶺而求崑崙也、因考諸書知崑崙至漢時已僅虛名、故求河源者、只當問其河源非河源、不當問其是崑崙非崑崙、河源所在、即崑崙所在也、至水經之言、河出崑崙、又南入葱嶺山者、亦拘於崑崙之名、實不知葱嶺即崑崙也、並據欽定河源紀畧所載、知葱嶺河源銀濤一片、未至羅布泊以前、即受回部千百支幹之水、而阿勒坦噶達蘇齊老山中之池、流泉噴出皆黃色、復証諸爾雅之說、謂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其色黃等語、與紀畧所云河源之形式頗能吻合、因以葱嶺所出當為初源、阿勒坦噶達蘇齊老山所出當為重源無疑云云、其書篇帙無多、考索尚稱完備、較之清高宗欽定河源紀畧、自不能仰窺其萬一、然於漢以來言河源之異同者、所記尚稱詳盡、辨証亦頗明晰、書中於杜佑都實諸人所論河源、皆有所駁辨、尤以言河源者、但云出葱

嶺不必云出崑崙數語，更能言有所本，亦考河源者當依據之籍也。原書首頁鈐有本礼印章，或即本礼原稿歟

抵制導淮由鹽河入海稟稿一卷　民國排印本

清武可倫撰。可倫字文闈，海州人。清宣統元年，江蘇諮議局局長張謇提議治淮，議設江淮水利公司，次年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資政院議員周廷弼，議導淮由淮北鹽河北朝河入海，海州紳民深慮此議一行，必將舉全州之田土鹽灘生命財產盡付諸汪洋，乃稟請督撫各大憲速寢其議，領銜聯署請其事者可倫也。事成後，可倫乃輯其先後稟稿，集為此書刊刻行世，以備導淮者有所參考耳。全書所錄，雖皆當

時稟牘之文，然書中所執抵制導淮由鹽河入海之理由，及江北水利全局之形勢，均皆深切著明。大致以導淮必先導沂泗，治下游則開雲梯故道，向東由淤黃河口入海，治上游則先濬楊莊，引沂泗之水入廢黃河攻沙，以先之，次開張福口引河，由七堡順清二口，引洪澤湖之水入廢黃河，會沂泗以暢之，使淮水尾閭開濬深通，中河之水俱合淮入海，則劉老澗半路劉莽口即可永閉，至永濟橋使淮渠刷寬，時相度情形，亦可酌量堵閉，而海沭境內各河道，尤應一

律興、桃、宿、海、沭、清、安、咸、併水患，淮揚皖豫永慶安瀾，為百世之利。專淮入鹽，引水就下，以郵為壑，由地勢升至十三四丈之高原，長趨直往，懸崖飛瀑，高屋建瓴，縱使鹽河湖河兩岸一律闊寬，亦必宣洩不及，泛溢横決，內郵之水，本難吞納，益以長淮挾有泗沂湖運諸大水，汩汩其來，海屬數百萬生靈將不免其魚之歎云云。其所持論頗為公正，而非一偏之見，雖為鄉里請命之作，並書專淮者，固當有所考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工要議四卷　清排印本

清章晉墀、王喬年仝撰。晉墀，浙江人；喬年，山東人。均習河渠之學。清宣統間，呂珮芬官永定河時，鑒於河工人員多非專門，因奏請設立河工研究所，晉墀、喬年先後被聘主持其事，乃同輯有清一代治河成書，証以永定河當時辦法，彙集編次，而成斯篇，以供講授者。全書分四門，門各有子目。第一卷曰工程，紀河流大勢、河水趨向與支河引河隄埽閘壩涵洞橋渡之功用。第二卷曰料物，紀辦工需用之土、柴、椿橛、繩纜、石、磚、木、灰、鐵、麻諸料物之品式及其產地價格等。第三卷曰器具，紀河工器用之名稱及其製作之法。第四卷曰修守事宜，紀河道隄防修築之工事，及官民修守之制度。其書雖以通論河工命名，然於永定河應用之工程記載特為詳盡，即書前緒言於治水源理言之亦極精切，要以疏築兼施為主，以濬治河口尤為河防之急，誠古今治河名家之通論也。按晉墀、喬年均曾久歷河干，故其所言皆得諸躬親閱歷，又能引證前人治河諸書成說，以駁其說之當否，故其

所作自非託諸空談者可比且其書準今酌古不失矩矱言河務者所必當參考者也民國七年董德潤曾為校刊據德潤之序知其刊印此書亦須藏永定河工人員備參考者更可知其書為從事河工者之圭臬矣

江水問答一卷 清道光刊本

清趙仁基撰仁基字子厚號梅廬武進人道光五年進士少時端視矩行言無誑語尤工詞章時論亦所經心官宜春崇仁懷寧等縣擢江西南贛兵備道著有幽棲集和陶詩及雜文若干卷仁基未達時幕游楚北驅樁所歷洞悉上下江險要及服官地域又皆沿江要區爰著此篇以上皖撫鄧廷楨頗為所許後廷楨擢粵督因之未見施行全書一卷仿潘季馴河議辨惑作例列問答凡十二篇先數篇為江水致患之由末為治理長江之計計有二曰廣湖瀦以清其源蓋以江之受病非一於漢水為尤甚楚境澤國潛沱雲夢遺蹟尚存沔陽天門之間舊皆湖瀦明之中葉湖瀦漸淤以致漢江消水無所遊蕩故力主復湖瀦之舊而令夫漢居民勿與水爭地其洞庭鄱陽諸湖雖能澄水使清而湖底日高不能蓄水久之亦為江患故亦宜嚴禁四圍居民勿侵湖地使之寬為游衍以緩其流沿江小水既多亦宜一一施治隨地相度視其泥沙尤重者為陂以渟之使水既澄而後入

江以紓江底之患、此補救上游利害萬一之術也、二曰防横決以遏其流、蓋以江流横溢、淤後沙停、非高為隄防、峻其岸、束則不能刷沙使去、濬江使深、然治江盡築隄防、又恐國賦民力、均非所及、且隄高數丈、江亦隨之而高、人力所至、終不能与天争勝、故主自漢陽而下、至於海口、凡二千餘里、兩岸有山夹江對峙、其山下距江尚有餘地者、悉以讓之於江、使江水以山為限、其連屬之山、中有斷缺者、再補以隄防、云云、今観其論、雖未出前人不与水争地之範圍、然亦多所变通、其文中謂盡以沿江山脚之地、讓之於江一語、論者或以為言雖成理、行之不易、等諸儒生紙上談兵、考其實際、要皆為治本之計、本非一日之力、即可以成功者、故治理揚子江者、亦不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畿輔河道事宜不分卷　清抄本

此書不著作者名氏、大旨以節錄治理畿輔水利之文為主、凡有清一代之臣僚奏疏、以及私家著述、悉為甄錄、共二十五篇、大半已俱載於通志及吳邦慶畿輔水利叢書中、推所錄蓋承勛、吳襄二人之畿輔水議、則頗罕見、考襄字七雲、江南青陽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礼部尚書、著有畿輔河渠考略、為其充三朝國史治河方略纂修官時所纂者、承勛字对揚、號艺堂、鳥程人、雍正副貢、歷官山東兗州知府、權分巡天津道、按察副使、左官歷典水利、頗有治蹟、著有畿輔水利考、二書原本俱已亡佚、而諸河渠書亦未見刊載、幸賴此書節錄、得略可見其梗概、亦殊為珍貴矣、書末附有永定河工程要覽、未著作者姓氏、然於一切修防汛地、堤規河夫額數、閘壩修規、船料工值、則頗為詳明、尤以所錄工程名目及一切計算工料之法、更為他書所未及、似皆實地經驗所得、而筆之於書者、原書抄繕極為粗随、魯魚亥豕、尤不勝舉、其工程名詞、亦均以俗称為多、推校以工部則例、頗同有

異同，是此書當非著述之稿，殆為清代河工人員集錄之稿，以備參攷者也。

運河搶修工程圖說二卷　清光緒抄本

清朱錦雲撰。錦雲字少孟，淮安人，少習河幕，歷河干二十餘年，於工料之計算，尤為特長。光緒二十六年，幕客山東兵備道署，其時大雨連綿，汶泗沂洸諸流暴漲，滙注湖河，更益風浪撞激，險要堪虞，縴挽難施，幸校工員隨時相機廂修，防風等工竭力搶護，得保平穩。錦雲曾預斯役，工成後因撰此篇以紀其始末。書凡二卷，上卷為圖，以繪運湖浦上下泉閘廳所屬運河決口諸圖，設色彩繪，極為精工，並以畫方計里，雖為繪決口形勢而作，然於河道原委，以及沿河之城鎮村落，均繪具詳明。二卷為工程紀略，即記是役興修埽壩堤閘涵洞丈尺工段之數，與工料價值工程費用之事宜，並附工程做法，所以記山東運河者，較於運河工程之制作特能詳切言之。其所載太半為前代成法，然皆本其所知加以實驗，絕非依據簡牘者可比。故治理運河者，仍當有所參攷也。書前有錦雲自序及其鈐記，序文中稱其書已刊行，則此冊或即錦雲原稿本。

吳江水考增輯五卷附篇二卷　清光緒刊本

清黃象曦撰。象曦字叔亮，吳江人。喜著書，尤留心邑中利弊，其所述作亦大半有關鄉里之文。光緒己丑，吳中秋霪大雨，湖水暴漲，淹禾殆盡，雖屢經疏濬，均不能治，大吏亦束手無策。象曦以自來言吳中水利諸家，當以明沈啟所撰吳江水考最為詳核，不但於三吳水道原委俱能脈絡明晰，即歷代治水條規亦搜集無遺，惟以其書創成於嘉靖，歷時已三百餘年，其間水道既遷徙不常，人事亦多有所變遷，乃據沈氏原本，考諸典籍所載，凡原書缺略者悉為增輯，以供牧民者之採擇焉。全書凡七卷，編例悉仍其舊，凡分水圖、水考、水源、水官、水則、水年、隄水岸式、水蝕、水治、水栅、水議等十一門。其所增輯頗能詳略得宜，若水道、水源則按地之區處錯落增益，循遷歷境，序次井然。其水官、水年、水蝕、水治五門，仍以編年之式接續於後，直至光緒間止，凡興革利害得失，均能知其所在矣。至水則、水栅、水隄、水岸諸式，亦各有所增益。水議一門，除錄原書外，更採言論律達者另輯為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卷，凡有清一代之臣僚奏疏以及私家著述論三吳水利者，均可於此集中窺其大略矣。今綜觀其書，因仍沈氏原著，於體例自無所建白，然所增輯均為時勢所需者，即原書之訛誤亦多加考核而糾正之，故沈書而後，欲睹三吳水利之大概者，不能不賴象曦增輯之功矣。

畿輔治河說一卷 清抄本

清崔廼翬撰。廼翬，江蘇宜興人。咸豐己未進士。此篇爲光緒初年廼翬官直隸大名道時，奉委周歷河干，隨筆記之，以上當道之書也。書首先列直隸五大河總說，次爲各河分說，子目共三十有八：曰海河說，曰小搶直口減水說，曰北運河說，曰北運河隄說，曰潮白河隄說，曰永定河北隄說，曰永定河南隄說，曰永定河上口石隄說，曰永定河下口疏濬說，曰永定河下口濬清說，曰鳳河說，曰牤牛河說，曰大清河總說，曰洨河說，曰東淀三汊河說，曰中亭玉帶兩河說，曰白溝分道說，曰西淀趙北口說，曰清苑兩河說，曰漕河隄說，曰保定府清河置閘說，曰保定河清河引水說，曰唐河新舊道說，曰沙河說，曰滋河說，曰豬龍河說，曰豬龍河隄說，曰滹沱水患說，曰河獻擬開滹沱引河無裨大局說，曰滹沱仍歸部村故道說，曰滹沱分治說，曰十字河以上滏陽河說，曰十字河以下滏陽河說，曰子牙河說，曰分完固口支河說，曰治滹四字訣說，曰南運河說，曰南運河隄說，共三十八篇。凡

諸水源委曲折，疏排剎弊，莫不議論詳明，瞭如指畫。至所言治海河之法，尤爲深切著明。大致主張增其出水之口，以減其入口之水，欲減其入口之水者，當在南北兩運河外，并減渾清滹三河，欲增其出水之口者，當在大沽口外，多增南北小口。若浚挖陳家溝自新河，多掘龍鬚口等，爲其最要者。所言亦極中理。修志者莫不採之。蓋廼翬所紀，本出隨時揣摩，因其異同，以推求沿革之故，故於直隸諸水疏濬築防，亦未爲無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各省水道圖說三卷 清排印本

是書不著繪製者名氏、凡三卷、書名雖題為圖說、然亦有說而無圖、疑為殘缺之本也、其說所載皆各省及外藩各地之水道、第一卷為順天府、直隸、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山東、河南、山西、甘肅、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諸省、第二卷盛京、奉天、吉林、黑龍江諸將軍所轄各境、第三卷為西寧、伊犁、西藏、喀爾喀諸部落及科布多、烏里雅蘇台諸城、書中於疏濬隄防之事、溝洫之利弊得失等雖無所論、然水道之來源去委、列敘述極多、於西北諸水、尤稱詳盡、條畫亦頗分明、談水道者觀此一篇、列宏綱細目、亦可見其大概矣、其書未著年代、何時成書無由得知、然考黃河第六次改道在咸豐五年、而是書所載黃河尚由江蘇入海、自是咸豐以前所繪製者矣、

黃河考一卷 清抄本

明張復撰、復有賈下語二卷、前提要已存其目、提要且謂復為陳繼儒一流人物云云、此書乃考明嘉靖二十四年間河患者、先論歷來黃河變遷大勢、末議治河策略、大旨力闢借河入運之非、而引王獻開膠萊河之議、以主復海運之說、又以黃河上流兩岸多高山夾束、故少潰決、因又主廣隄防之制、竟有堅山可為壁岸之處、引之入海、並謂河害之在梁宋者多、蓋以其地多浮土虛沙、設能在徐邳以下廣地而擇之洲水而行之、河得長山而為之岸、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若旁河郡縣土地、可永免昏墊魚鱉之災、實為萬世之利、觀其所論、適於迂謬、不知其時河臣之主借河利漕者、實亦為時勢所需要、而王獻之議、是否可行、與隄防之制、是否可廣、古人已有明論、至所謂改道徐州入海之說、尤為荒誕不經、與賈魯之不與水爭尺咫之地之說、同為書生之見、實不足與論黃河大勢也、前提要謂為陳繼儒一流之人、固亦宜矣、原書曾收入秘冊从書中、此為

別出之單行本也、

魯國之圖一幅　拓本

圖為宋代石刻拓本、原石在今湖北陽新縣、陽新縣即清代之興國州、據光緒興國州志及楊守敬湖北金石志均著錄之、並稱此碑尚存在興國州學前、其圖所繪為古魯國之地、蓋為孔子故里、即今之曲阜故城地也、圖之四至、東至景靈宮顏子墓諸地、西至泗水、南至陵城以及孟子墓、北至汶水以北以及九仙杜首太云諸山、所繪房屋樹林山脈之形、均為立体式、即近人所謂鳥瞰圖式者也、雖因其繪製過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致遠近比例之距離、不免有失準之識、然圖中所載古魯城之形勢、以及山川里巷城門、與先聖廟壇陵墓之名、列頗詳盡、考聖賢之軌跡、以及古魯國邦家文物者、當參考之圖也、末有宋紹興甲戌四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興國軍軍教授俞舜凱跋、按此圖得自襲慶府、藏之逾三十年、及其官興國軍時、乃摸刻於軍之大成殿東廡者、惟未敘及原圖繪製之人、殊為可惜、今以原圖考之、圖中所繪古城東有景寧宮、考景寧宮、為宋大中祥符間所建者、蓋以黃帝生

於壽邱，故於曲阜建景寧宮太極觀以奉之。又俞彝
凱跋拓於洛典二十四年，文中有云藏之三十年之
語，可證此圖當為北宋人所繪製，固無可疑矣。至跋
文中所稱襲慶府者，即今之山東滋陽縣西二十五
里，考諸滋陽縣志，無此碑之名。原圖究為石刻，或為
木刻，固不能考矣。

皇輿全圖一冊　清道光間稿本

清姜祐誠撰。祐誠有水經圖注，已著錄。此圖成於道
光三年，大旨參攷康乾兩朝內府輿圖摹繪以成者。
全圖凡四十二幅，其總圖第一。四至所繪，東至費雅
哈，西極蔥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以次為直隸圖
第二，盛京圖第三，吉林所屬北境圖第四，吉林所屬
南境圖第五，黑龍江所屬北境圖第六，黑龍江所屬
南境圖第七，山東圖第八，山西圖第九，河南圖第十，
江蘇圖第十一，安徽圖第十二，江西圖第十三，福建
圖第十四，浙江圖第十五，湖北圖第十六，湖南圖第
十七，陝西圖第十八，甘肅關內圖第十九，甘肅關外
圖第二十，新疆北路圖一第二十一，新疆北路圖二
第二十二，新疆南路圖一第二十三，新疆南路圖二
第二十四，四川圖第二十五，廣東圖第二十六，廣西
圖第二十七，雲南圖第二十八，貴州圖第二十九，內
蒙古東四盟圖第三十，內蒙古西二盟圖第三十一，
阿拉善額濟納二旗圖第三十二，喀爾喀北路土謝
圖汗部圖第三十三，喀爾喀中三音諾顏部圖第三

十四喀尔喀東路車臣汗部圖第三十五喀尔喀西路札薩克圖汗部圖第三十六唐努烏梁海圖第三十七科布多圖第三十八青海圖第三十九前藏圖第四十後藏圖第四十一後藏西境阿里圖第四十二各圖均設色彩繪注經緯畫方格極為精工尤以水道特詳皆條分縷晰脈絡分明至郡邑城鎮之名則以道光二年為斷考祐誠所繪輿圖其傳於世者類皆李兆洛所重訂者無由知其廬山真面雖圖內所繪不及李氏重訂本之精確然欲覩董氏原圖者則此圖不能廢矣

養羊法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卜式撰案漢書卜式傳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武帝召拜中郎官至御史大夫清玉函山房主人馬國翰云其人盡心計之士殊無足取獨其論牧羊如治民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頗得持要之旨史稱式不習文章未必能著書傳世而梁七錄有卜式養羊法一卷疑出依託為之隋書經籍志注云亡考賈思勰齊民要術載養羊篇中引卜式蓋遺法也茲據補錄畜牧而求肥息此或有取於斯焉云云至其書所稱臘月正月生羔為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圈必與人居相連開窗向圈圈中作臺開竇無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使糞穢圈內須並牆豎柴柵令周匝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穀并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中

刈作青茭。積茭之法。於高燥之處。竪桑棘木作兩圓柵。各五六步。貯積茭著柵中。高一丈亦無嫌。任羊繞柵。竟日連夜。口常不住。終冬過春。無不肥充。若不作柵。假有千車茭。擲與十口羊。亦不得飽。群羊踐躡而已。不得一莖入口。不收茭者。初冬乘秋。似如有膚。羊羔乳食其母。比至正月。母皆瘦死。羔小未能獨食水草。尋亦俱死。非直不滋息。或滅群斷種矣。故寒月生者。須然大於其邊。凡初產者。宜煮穀豆飼之。內羔子坑中。十五日後方喫草。乃放之。以上皆卜式所謂畜牧而求肥息之法也。謹御錄之。

蔡癸書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蔡癸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志、農家謂漢書藝文志。農家類也。有蔡癸一篇。注、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亡佚已久。考賈思勰齊民要術。引崔寔政論。有趙過教民耕殖。其法三犂共一牛云云。而太平御覽。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正同。蓋癸書述趙過法。而崔氏引之也。又漢書食貨志詳言趙過代田之法。後次以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知當日教民耕植。不外代田也。茲據採補附錄漢志。俾有徵考。農圃小道。亦具見師承如此云云。至其書注。則據御覽引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相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日種一頃也。並附錄漢書食貨志武帝末年。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用力少而得穀多。文詳漢書食貨志。茲不具錄。

養魚經一卷 玉函山房本

周陶朱公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陶朱公即范蠡史記貨殖列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書作於居陶之時故題陶朱公括地志言陶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界陶与齊近故齊君聘而問之書言威王者齊威王也梁七錄作陶朱公養魚法唐書藝文志作范蠡養魚經今佚唯齊民要術及引之陶宗儀說郛卷一百七有此書蓋亦從要術録出經首增多朱公居陶句威王上有齊字當是以意加之而要術所引又作魚池法尖載於經兹據訂正思縄謂朱公收利未可頓求然依法為池養必大豐足終天靡窮斯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無貲之利也余甚疑乎其言云云至其書則謂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守神守者鼈也所以內鼈者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為之長而將魚飛去內鼈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遶九洲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四萬五千枚二尺者萬枚枚直五十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長二尺者五萬枚長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取錢五百一十五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於後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又作魚池法三尺大鯉非近江湖倉卒難求若養小魚積年不大欲令生大魚法要須載取藪澤陂湖饒大魚之處近水際土以布池底二年之內即生大魚蓋由土中先有大魚子得水即生也

野老書一卷 玉函山房本

撰人名氏闕。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志（謂漢書藝文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注：六國時，在齊楚閒。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志注止此。）隋唐志（謂隋唐書藝文志）皆不著錄，（謂隋唐書皆無此書名也。）書佚已久。（謂自隋唐後至今已散佚年傳也。）攷呂氏春秋載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家宛斯先生繹史云（此指馬驌繹史言，宛斯驌之字也）：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茲據補錄。書中稱后稷語，古奧精微。其論得時失時，形色情狀，洵非老農不能道。以此勞民勸相，洵堪矜式。宜呂氏賓客取載多篇，與周公月令相輔而行也云云。至其書分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說皆詳呂氏春秋。蓋皆古老農相傳遺說，呂氏賓客並載之。以老農無定名，故概呼曰野老，猶云田野閒之老人所留傳之書也。以野老書繼神農書，並皆古農書之僅有存者，宜呂氏賓客之詳錄之也。

神農書一卷 玉函山房本

炎帝神農氏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書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神農大幽五行二十六卷，（今攷藝文志作二十七卷，未知孰是。）雜占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神仙家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其農家二十篇，注：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由此類推，凡志所載篇目，大抵皆依附為之。今其書並佚。考唐開元占經，載有八穀生長一篇，差為完具。又亟引神農古救飢，管子、淮南子、漢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救，或引神農之法，或引神農之教。又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書。得有篇目可稱者凡六。其他佚文散見，時見傳注所引。併據輯錄，不可區分，統入農家。至他書所引食禁別採集，與本草相次，不錄於茲云。至其書分八穀生長篇、占篇、救篇、法

篇、教篇、求雨篇、雜篇、共七篇。其八穀分十五種。如禾出於上黨羊頭之山右谷中。黍出(稷)大梁之山左谷中。大豆出於沮石之山谷中。小豆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秫出於農石之山谷中。蕎麥出於農石之山谷中。麻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稻出於農石之山谷中。以上皆神農所得。至後六種云。以生長日種共多寬。則神農教民種之之法也。

尹都尉書一卷　玉函山房本

漢尹氏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尹氏名字里居俱無攷。都尉其官號也。漢志農家有尹都尉十四篇。注不知何世。考氾勝之書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復加之。尹澤疑都尉之名。意其為漢成帝以前人也。國翰言如此。今考都尉書。分種瓜、種芥、種葵、種蓼、種薤、種葱、六篇。齊民要術備載其法。如種瓜法。分收瓜子及田底種時種法鋤法。散灰根下。以土培根各法。又耕法勞之令平法。凡一頃地中。須開十字大巷。道兩乘車來去。其瓜都在十字巷中。瓜生至初花。必須三四遍熟鋤。勿令草生。鋤法令上下四廂高。微雨時得停水。瓜蔓在下。摘瓜法在步道上。引手而取。勿聽浪人踏瓜蔓及翻覆之。凡瓜所以早爛者。由腳躡及摘時不慎。翻動其蔓。故也。種芥法。蜀芥蕓薹取葉者。皆七月半種。地欲糞熟。蜀芥一畝用子一升。蕓薹一畝用子

四升。種法与蕪菁同。既生亦不鋤之。十月收蕪菁
訖時收。蜀芥芸薹足霜乃收。種芥子及蜀芥
芸薹取子者皆二三月好。雨澤時種。旱則畦種
水澆。五月熟而收子。種葵法。臨種亦燥曝葵子。
地不厭良。故墟彌善。薄則糞之。葵生三葉然
後澆之。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地將凍散子
勞之。人足踐踏之乃佳。地釋即生。鋤不厭數。五
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秋葵堪
食。仍留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附地剪却春

葵。冷耕上耕生者柔輭至好。仍供常食。美于
秋葵。種蓼法。三月可種荏蓼。荏性甚易生。
蓼尤宜水畦種也。蓼作菹者長二寸則剪之。
袋洗盛於醬甕中。又長更剪。得嫩者。取子
者候實成速收之。五月六月中蓼可為虀以
食莧。種薤法。薤宜白輭良地。三轉乃佳。二
月三月種。率七八支為一本。薤子三月葉青
便出之。燥曝。挼去莩餘。切却強根。先重耬
耩地。壟燥培而種之。率一尺一本。葉生即

鋤。鋤不厭數。五月鋒。八月初耩。葉不用剪。九
月十月出賣。擬種子。至春地釋即曝之。種蔥
法。收蔥子必薄布陰乾。勿令浥鬱。其擬種之
地必須春種菉豆。五月稀殺之。比至七月耕數
徧。一畝用子四五升。炒穀拌和之。兩耬重耩。
竅瓠下之。以批契繼腰曳之。七月納種。至四
月始鋤。鋤徧乃剪。剪與地平。剪欲旦起避
熱。時良地乃三剪。薄地再剪。

氾勝之書二卷 玉函山房本

漢氾勝之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漢書注師古曰。姓氾勝之成帝時為議郎。劉向別錄。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此下並云）徙為御史。晉書食貨志。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又選注引王隱晉書。氾勝之敦睦九族。廣韻二十九凡。氾字注。又姓。出敦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敦煌太守。子孫因家焉。鄭樵通志氏族略。漢有氾勝之。為黃門侍郎。此其事蹟可攷者。其書舊列農家。漢志十八篇。隋唐志並二卷。今亡佚。散見賈思勰齊民要術。據賈書篇輯錄。猶得十四篇。又從黍穄篇別出種稗。從種穀篇別出區田法。為篇十六。又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綴為雜篇上下。十八篇之書。循完依隋志分為二卷。書言樹藝之法。硯切詳明。鄭康成注稻人引之。賈公彥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之為上。聞不虛也云云。至其書分上下二篇。上篇為耕田篇、收種篇、種穀篇、區種法、黍穄篇、大豆篇、小豆篇、麻子篇、種麻篇、大小麥篇、種稻篇、種稗篇。下篇為種瓜篇、種瓠篇、種芋篇、種桑篇、雜篇上、雜篇下。今攷勝之所言者。並載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思勰所記。尤為詳備。此前人之書。反賴後人書而存。設無後人之書。則前人之書。不幾湮沒而莫知其所出歟。此賈思勰書之所以可貴。而氾勝之書之所以至今猶存其梗概也。不有思勰。則勝之之書亦人知之耶。勝之之名亦人知之也已。

范子計然三卷 玉函山房本

周范蠡撰。清馬國翰輯。案國翰云。蠡為越大夫。事蹟詳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及貨殖列傳。裴駰集解。引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南陽人。列仙傳曰。蠡徐人。張守節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又引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曰朱公。又曰。居楚為范伯。書名計然。此據本書。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徐廣史記音義云。范

蠡之師也。名研。司馬貞史記索隱。計然吳越春秋謂之計倪。又謂倪與研是一人。漢隋皆不著錄。唐書藝文志。有范子計然十五卷。注。范蠡問。計然答。馬總意林。云范子十二卷。案鄭樵通志氏族略云。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又宰氏注引范蠡傳。范蠡師事計然。姓宰氏。字文子。意者辛為宰。宰之誤。漢志農家宰氏十七篇。或即計然歟。志文作宰氏十七篇下注曰不知何世也。並以宰氏即計然。存疑義也。賈思勰齊民要術嘗引之。是其書北魏時尚

行。隋志偶未及載耳。輯為三卷。書於物之出皆用郡縣。漢人屬辭。井有之。至其熟悉物情。而善觀時變。其真自不可掩也云云。至其書分上中(皆計然撰伐吳事)下三篇。上篇為內經篇。陰謀篇。富國篇。中篇為范蠡計然問答。如天地日月風雷五行五方五穀三光九四時九宮九田古今人事。罔不備舉。下篇為敘各物出產地。自玉石錦繡犀角兔毫貉皮等物外。藥材居多。記以備用。要皆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使。洵裕國之善策也。故畢錄之。

氾勝之遺書一卷（鄦齋叢書本）

清宋葆淳撰。案葆淳云。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一本有負水澆稼四字）區田以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為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三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以上皆宋葆淳引氾勝之書區種法篇語。此氾勝之遺書一卷。別入鄦齋叢書。殆即金史食貨志。所謂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即此。元史食貨志。所謂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之意歟。

老圃良言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巢鳴盛撰。案鳴盛嘉興人。字止庵。據云種植之事。大要有十。一曰下種。二曰分插。三曰接換。四曰移植。五曰修補。六曰保護。七曰催養。八曰卻蟲。九曰貯土。十曰澆灌。依法試之。罔有不效。嘉蔬美果。實叨其惠。因述為老圃良言。以告世之從事灌園者。

天工開物三卷 舊刊本

明分宜教諭宋應星撰。案此書上卷為乃粒第一。乃服第二。彰施第三。粹精第四。作鹹第五。甘嗜第六。中卷為陶埏第七。冶鑄第八。舟車第九。錘鍛第十。燔石第十一。膏液第十二。殺青第十三。下卷為五金第十四。佳兵第十五。丹青第十六。麴蘖第十七。珠玉第十八。蓋皆應星所分配。取周易繫辭開務成物之意。曰天工者。猶云此皆上天之工作。非人力所能施。天即自然。而然一不假造作之意。孟子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之微義歟。

種樹書全一卷 農學叢刻本

明錢塘郁汴子京訂。案此與前夷门廣牘本之種樹書三卷異。文字或異。文義實同。如以瓻石放李樹岐枝多结子。夷门廣牘三卷本作结實下。茄瓜天蘿子葱莰許般花草。夷门廣牘三卷本作許般花子。扦楊柳木香長春佛見笑薔薇榴梔子。夷门廣牘三卷本扦作钀。種樹木宜上旬。夷门廣牘三卷本作雜樹木宜上旬。木绵花苦蕒山藥冬瓜接許般花果宜三十日。夷门廣牘三卷本花果作接許般花果樹宜三十日。夷门廣牘三卷本在木绵花苦蕒山藥冬瓜等語下。移許般花果樹已上凡種時並忌南風火日。夷门廣牘三卷本凡種時作凡種蒔。並忌南風火下。無日字。均不如此書之簡當。故此書改三卷為一卷。題曰訂者。殆即訂正之意。禮記禮器所謂禮有以少為貴者歟。

種樹書三卷 夷门廣牘本

唐郭橐駝著。明周履靖校。案唐柳子厚文集。有種樹郭橐駝傳。據云。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橐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

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以上文見柳子厚集。此種樹書即依託其文衍為書三卷。上卷言種樹木瓜蔬菜等類。中卷言種豆麥及種竹等類。下卷言種花果等類。每卷首並有九焦在某。天火在某。地火在某等語。此書題曰種樹書。即題曰唐郭橐駝著。並附明周履靖校。蓋偽書也。明人好作偽。如申培詩說子貢詩傳等類皆是。託為古書。古實無此書名也。種樹書殆即周履靖所編。而退居於校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固安高閬生萊玻甫謹校正

花傭月令一卷 傳硯齋叢書本

清江都徐石麒撰。儀徵吳丙湘校栞。案石麒字又陵。號坦庵。自偁花傭。蓋以為花傭工之人自居也。此書之首。載有其鄉人焦循序。謂其書以十二月為經。以移植分栽下種過接扦壓滋培修整收藏防忌九事為之緯。蓋其逸居湖上。歲以養花種樹為樂。舉所試而驗者。筆之於楮也。昔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蓋不知治人之道。則刑固傷之。恩亦傷之。猶種樹者不知治樹之道。則栽培翦伐。皆無當也。柳宗元作郭橐駝傳。以為官戒。吾於坦庵之書亦然云云。蓋養花種樹之法。胥括於此一卷中矣。

農圃四書四卷 農學叢刻本

明鍾名臣鼎揚氏撰。其書分稻品、蠶絲經、養魚經、藝菊書四類。稻類分二十七種，蠶絲類分九事，養魚分三法，藝菊分六法，皆農圃中所從事，故名曰農圃四書。圃者農之副業，農必兼圃，而農事始備，詩豳風可證也。故圃學亦統曰農學。名為四書，實一書也。入之叢刻，即合刻也。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孔子曰：吾不如老圃。此可見農圃亦

非不學而可能之事。故四民以農次於士，益非知農之實事，無以補士之空言；亦非託士之空言，不能傳農之實事也。故士以農為副業，農即以圃為副業。此農圃四書之所以可寶貴，而不可不讀之書，在民國尤不可忽歟。

木棉譜 藝海珠塵本

清褚華撰，吳省蘭輯，吳祖泰校。案褚華字秋岳，號文洲，江蘇上海人，諸生。吳省蘭字泉之。吳祖泰字裕傳。尚書禹貢云：島夷卉服。孔安國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孔穎達疏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蔡沈集傳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棉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

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蔡說止此）。此木棉譜釋木棉品類極詳，自浸子至采棉、車軋（軋出棉子也）、弓彈（彈其花使之鬆動活軟也），靡不具備，洵可備委曲詳盡矣。

築圍說一卷 婁東雜著本

明陳瑚撰。邵廷烈校。案陳瑚字確菴。邵廷烈字子顯。据此書云。善治水者必先治田。善治田者必先治岸。有一丈之岸。則障一丈之水。有一尺之岸。則障一尺之水。益低鄉之河容受衆流。較田反高。若非四圍築隄。則蕩然巨浸。不可復田。故古人治低田之法。大約岸高二丈。低亦不下一丈。大水之年。江河之水。雖汎濫衍溢。而隄尚高出於塘浦之外。則水不能入於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高於三江。三江之水高於大海。不煩排決。而水自湍流。此低田之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郭也。旱則開河水則築隄。所謂因勢利導。甚便之舉也。因主出財。佃戶出力。所謂同舟共濟。不易之分也。村岸無修築之期。村田無成熟之望。不將使數百年之沃壤。竟為洿池藪澤而已耶。愚於其中田無寸壤。然目擊心傷。竊同村中二三友人。私行勘丈。畫為圖式。并條列事宜。仰冀仁人君子之採擇焉。此後列舉築圍事宜。委曲詳盡。具見本書。茲不復贅。

野蔌品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高濂輯屠本畯校閱案此書所錄蔌品共九十六種據云凡欲食此野菜品者須要采洗潔淨仍看葉背心科小蟲不令誤食先辦料頭每醋一大酒鍾入甘草末三分白糖霜一錢蔴油半盞和起作拌菜料頭或加搗薑些少又是一製凡花菜采來洗淨滚湯焯起速入水漂一時然後取起搾乾拌料供食其色青翠不變如生且又脆嫩不爛更多風味家菜亦如此法他若炙煿作虀不在此製云云查明徐光啟農政全書荒政後附王磐西樓氏之野菜譜一卷與此書用意正同磐書僅六十餘種此書更多出三十餘種蓋饑荒年之尤可寶貴者矣

田家五行二卷附一卷 農學叢刻本

明張師說撰附五行拾遺及紀歷撮要都城訂東方朔探春歷記沈來聘訂案張師說字九生都城字維翰沈來聘字以珍皆錢塘人此書均言田家占驗事故名曰五行其書上卷記一年十二月節氣及天文地理類下卷記草木鳥獸鱗魚及三旬六甲氣候涓吉祥瑞類要皆占驗事也蓋老農之閱歷經驗亦非荒渺無稽矣

看花雜詠一卷 小石山房本

清歸莊撰。案歸莊字元恭。崑山人。其雜詠為崑山看梅七絕十八首。花市買水仙蘭花置舟中口占七絕二首。入鄧尉山五言排律一首。遊銅井訪李秋孫于山齋萬瑞五徐昭法同集山齋對雨山中看梅觀梅宿靈巖禪院七律五首。嬾梅七絕二首。桃花七絕二首。西府海棠七絕一首。覓山茶花口占七絕二首。飲于張子石丈和尋花韻七律一首。牡丹三咏七絕二首。大桃紅七絕一首。寓海濱朱氏臥室之前後左右皆牡丹花題七絕一首。嚴顥亭黃門荷亭讌集五律一首。學山園賞紫藤七絕一首。虎邱三官殿觀玉蘭五律一首。同詣陸鴻逸郊園看牡丹七律一首。東行尋牡丹舟中作七律一首。七絕二首。自嘉定至海濱尋牡丹七絕一首。嚴伯俊邀泛湖觀荷七律三首。陳集生邀往郊外訪桂五律一首。同李秋孫訪桂七律一首。同李秋孫徐鶴心葉九來繭園看桂七律一首。重九前二日自崑山發舟至九峯途中作五言排律一首。重九前一日至細林山訪諸乾一知其在陸氏園賞桂扁舟就之共酌花下還宿細林五言排律一首。登橫雲山五言排律一首。曹秋岳司農招集倦圃賞桂同徐蘭生姜西銘薛楚玉俞右吉朱子葆子蓉及金校書文璧五言排律一首。朱氏園看桂七言排律一首。東行尋古桂舟中作七律一首。咏瓶中桂七律一首。尋菊槎溪訪張子石丈七絕一首。宿白鶴寺慳公房七絕一首。客中述懷七律一首。于石自城馳歸復邀飲席上疊前韻一首。歸舟再疊前韻一首。張子美齋中賞菊七律一首。飲翁氏菊花下七律二首。殘菊七絕一首。衆芳五言排律一首。庭中葵五言排律一首。夜起玩瓶中諸花口占七絕一首。冬日偕九來縱步尋天竹臘梅還過其齋小酌即事七律一首。九來見和看花詩再疊前韻寄之七律一首。寒夜獨酌九來復和前詩叩門見貽再疊元韻奉東七律二首。天燭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律一首。贈種花叟七律一首。計共詩七十七首。絕律排律體例各殊。故總名雜詠。猶云雜亂詠之。並無定例。如無韻文之名雜說也。惟其有韻。故名曰詠。惟其無例。故名曰雜。蓋隨所見而詠之。即隨所詠而錄之。因以雜亂無章。寓自謙之意。此看花雜詠命名之微意歟。

御製耕織圖康熙年刻本

案耕織圖。係清聖祖仁皇帝玄燁。於康熙三十五年撰。是年春二月社日。親題并書以頒示子孫羣臣。俾知粒食維艱。授衣匪易。至盛事也。據自序云。古人有言。衣帛當思織女之寒。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爰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每幅製詩一章。以吟詠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胝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瘁。咸備極其情狀。復命鏤版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云云等語。蓋有清一代重農之典。胥昉於此書矣。

馬首農言一卷咸豐五年刻本

清祁寯藻撰。案此書目録曰地勢氣候，曰種植，曰農器，曰農諺，曰占驗，曰方言，曰五穀病，曰糧價物價，曰水利，曰畜牧，曰備荒，曰祠祀，曰織事，曰雜說，凡十四篇，後附王筠友救勘記。据長洲彭蘊章序云：壽陽踞太行之頂，環山為邑，其氣候特寒，穀雨播種，秋分隕霜。淳甫相國居邑之平舒村，民風淳樸，比户勤農，人無猗頓之資，家有山樞之儉，上自鮐背，至垂髫，莫不以占晴雨力耕耘為治生之務，此農言一書所由作也。其自序又云：農家者言，質而不文，因時度地，各述所聞，耳目既習，徵驗亦久，煩言碎辭，以筆代口，古馬首邑，今曰壽陽，先疇世服，詒自黄羊云云。蓋農言之近俗而取便於實行者，莫此書若矣，故特表而出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授衣廣訓喜咏軒本

清董誥等奉勅撰。案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佈種、灌溉、耘畦、摘尖、採棉、揀曬、收販、軋核，下卷為彈花、拘節、紡綫、挽經、布漿、上機、織布、練染。棉古字作緜，為凡純密者之通偁，今隸從木，以别於絲，而其名乃有專屬，載籍名曰吉貝，亦曰古貝。尚書揚州厥篚織貝，蔡傳謂即吉貝木棉之精好者也。蓋自周官典婦功之職，既綜枲並掌，又别設典枲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明其為類衆多，所治非一務也，而箋疏者胥略焉。迄於唐而木棉多見歌詠，然大抵言樹高尋丈者耳此木本之棉乃真木棉也。今人但呼庳枝弱莖，花如葵而實似桃，春種秋斂者為棉此草本之棉非古所謂棉也，而棉字从木之本義失矣。又此書為清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進呈，書與圖皆出觀承之手，嘉慶年間大學士董誥為文穎館總裁，奉旨交該館輯為一書，命名授衣廣訓，故書即題董誥撰也。然則此書實方觀承所撰，董誥特冒其名

耳。非真董誥手撰此書也。故茲亦特表而出之。且此書本題董誥等奉勅撰。刪去等奉勅三字。更為失真中之尤失其真者矣。

尋花日記二卷 小石山房本

清歸莊元恭氏撰。案此書分上下二卷。其上卷後書曰。是遊也。花則因梅而及杏櫻桃山茶玉蘭桃李。山則自虎邱鄧尉玄墓以及天平華山。其餘小山不可勝記。所主同遊。往往皆騷客酒人道流名僧。無一俗士。亦窮愁中一快事也。所微不足者。酒有限又不甚佳。詩有唱而無和。為未盡遊觀之興。然亦可謂不負湖山花木矣。其下卷則為看牡丹記。其後書曰。窮儒看花景象如此。然意興則不減也。且必待富貴之具而後恣其遊賞。豈可得哉。吾以為三州縣三十餘家者。其花石樓臺之勝。服玩之珍奇。歌舞之妙麗。洵不可及矣。乃若胸懷無累。行止自由。恐未有如余者也。茲遊不可以不記。雖然竊恐中州西川人見之笑我為井底蛙夏蟲也。尋菊記則曰。余於花無不愛。菊則寒姿晚香。尤與幽人節士為宜。明日聞北門外陸氏多菊。不憚遠步過之。主人不值而館師則崑山人也。延至前後庭遍觀。爛然悅目。約計且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百本悉辦其種得六十有四是日汪氏亦送花譜來計八十種顧今陸汪兩家之花與古今譜種名多不同又何也今就兩家之譜具列于左因取汪氏陸氏俱有者自金紅松子銀紅松子至洞賓袍秋牡丹共四十七種汪氏所有者自紫松子至麥粟共三十二種陸氏所有者自大紅毬至黃木香共二十七種並列於冊其後跋復云元恭今年飽看牡丹菊花記其遊最詳並題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此二語可括紀遊十數紙矣又詩語凝鍊謹併記之

澤農要錄六卷 畿輔河道水利叢書

清吳邦慶撰邦慶為清順天府霸州人霸州即今河北省霸縣據此書邦慶序曰余家世農未通籍時頗留心耕稼之事客歲以假旋里松楸附近緣連年積水頗有藝治稻畦者閒詢其種藝之方則有與諸書合者或取諸書所載而彼未備者以鄉語告之彼則躍然試之輒有效始知古人不我欺而農家者流諸書為可寶貴方今聖天子軫念郊圻疊遭水患飭諭直省大吏疏濬河道並將興修水利沮洳之區行將變為稻鄉但北人藝稻者少種植收穫之方終多簡略余因取齊民要術農桑輯要及王禎農書徐光啟農政全書中有關於墾水田藝秔稻諸法皆詳載之又恭讀欽定授時通考內載列聖題耕圖詩節次詳盡於水耕火耨者大有裨助敬錄諸卷首釐為十門訂為六卷顏之曰澤農要錄留心斯事者得是書而考之暇時與二三父老課晴問雨之餘詳為演

說。較諸召募農師。其收效未必不較捷。而於古士農合一之制。亦藉以少存餘意云。書中言授時第一。田制第二。辨種第三。耕墾第四。樹藝第五。耘耔第六。培壅第七。灌溉第八。用水第九。收穫第十。統名曰澤農要錄。蓋以北人高原之田。收南人澤國之利。其綱要具備於此書矣。錄入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此吳邦慶所以為北方開墾稻田之鼻祖也歟。又書中附錄清聖祖、世宗、高宗、仁宗各吟咏詩詞。亦深足引起務農者之興趣。而讀之益無怠無荒。以仰企古無不學之農。亦少不農之士。農與士庶不復判若二途也矣。

農說一卷 二十二子全書本

明馬一龍撰。案此書序云。孟河子曰。力田養母。此吾今日第一義。家貧親老。屢疏乞恩侍養。歸而無所取備。以供甘旨。上負吾君。下負吾母。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昔吾有先君大艱。外兄史玉陽氏。及二揚子、憐吾貧。助之金百餘。不足。復繼之粟。乃與田老講求資身充養之計。作農說一章。以示傭人。逐條更為詳說。好事者多來索書。因命工刻版布諸鄉人之有志於農者。書中詳言陰陽水火之所以生。所以成。下及薙草之方。耒耜之利。纖悉畢具。洵農家不可不讀之書也。名曰農說。殆即取明白如話之意也歟。

農書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張履祥撰。案履祥字考夫。一字念芝。桐鄉人。居桐鄉之楊園村。故世稱楊園先生。據清人李元度次青氏。編入先正事略名儒篇。謂先生九歲喪父。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責之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止為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補諸生。讀小學近思錄。有得。作願學記。渡江而東。拜劉念臺先生門下。聞甲申三月之變。縞素不食。攜書篋步歸楊園。益肆力程朱之書。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欹。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以見志。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又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故其所補農書。皆得諸身試者云云。（先正事略語止此）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漣川沈氏原本。下卷為履祥補著。吳江沈楙悳跋語。謂先生之勞筋力于畎畝。非樂為細民之事。而其偶託于筆墨。亦務在有益于人。蓋此書之定評也。

農具記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陳玉墀撰。案玉墀字椒峰。毘陵人。此書為其課奴子耕田所見農具凡若干。詢之老農。又考之古昔所傳圖書所載。有合有不合。有名異而實同有名實俱異而所用亦殊者。因為文記之。以備考。此本係武林王晫丹麓輯。天都張潮山來校。記中言犁之事。牛之事。耕之事。灌之事。並言布種之器。收穫之器。作場之器。治穀之器。原評謂其文字有經有緯。雖極考核。極典古。極長極奧。使人讀之自有線路可尋。又云於璅屑處見奇古。於猥俗處見精詳。是注爾雅之才。記考工之法。(以上皆原注語。)非溢美也。因併記之。

農丹一卷 藕香零拾本

清張標撰。案標江都人。順治年進士。工部虞衡司主事。據此書標自序云。古者戶有田。家自耕。人人農也。今則富者連阡陌。貧者至無立錐。又疑力田未必逢年。相與棄本逐末。必材智寡駑下。資身絕無策者。始甘心為人傭耕而不辭。此輩名雖為農。實則大姓之奴隸也。其視主田無異傳舍。鹵莽從事。不推農之人。亡農之理盡亡矣。故有田者不習耕。而耕者悉無田。顧名核實。今天下正患無一農耳。以余所訂諸先正農說。大約治田一畝。足食三人。最宜小戶貧家。販夫販婦移其微貲。無不可為。治田與治雜業不同。雜業獨男子任之。餘則坐食耳。治田男婦老幼俱可合作。又水草塗糞。感天地自然之利。不比他業動須錢買。種田愈少。其事彌精。其獲彌厚。此務農之利。收於富人者恆薄。而在於小戶貧家。獨數倍而莫算也。士君子居父母之邦。有志移風易俗。躬治數畝為閭井倡。歲時復為社會。講說其義。同儕則觀摩

易生齒利則趨赴偏捷俾展轉相倣一鄉以及一邑以邑及他方家給人足盜賊不生風日醇厚我亦優游桑梓不失為太平之人以此勵志則高士之風也以此養親供賦則忠臣孝子之行也識此意者定不揶揄予言云云此後為天時篇第一地利上篇第二地利下篇第三親田篇第四養種上篇第五養種下篇第六糞壤篇第七人事篇第八辨穀篇第九占驗篇第十統名農丹蓋以此為農家之丹寶（凡物精華萃聚之點皆謂之丹丹之者井穴中所生之寶也人所鍊者必九轉乃成精靈物所鍊之丹必向月吞吐亦鍊法也或為人攫取吞之亦必仙去推之牛黃狗寶亦皆丹之類也故醫藥之丹即以為少見而可貴之總名）乃農家大可寶貴之書讀者幸勿以其近而忽之也

欽定授時通考七十八卷（乾隆七年武英殿奉勅刊本）

清鄂爾泰等奉勅撰案此書目錄分天時（春夏秋冬之類）土宜（田制水利之類）穀種（稻梁黍稷之類）功作（墾耕耘耔收穫之類）勸課（詔令章奏祈穀之類）蓄聚（常平社倉義倉之類）農餘（蔬果雜植畜牧之類）蠶桑（谷種飼養分箔入簇擇繭繅絲織染之類）計共八門係鄂爾泰張廷玉總裁編定（故題曰鄂爾泰等奉勅撰）也此書備欽定所由來與董誥之欽定授衣廣訓義旨併同其纂修則出吏部左侍郎蔣溥戶部左侍郎梁詩正等之手尤與鄂爾泰等無涉矣然則鄂爾泰等亦特冒其名與董誥之冒名欽定授衣廣訓正同蔣溥梁詩正等又實與方觀承之手撰正同也蓋欽定各書之體例類如此其主名固不必求真矣

蠶桑實濟六卷 津河廣仁堂刻本

樹桑捷驗卷一案卷一目錄為水深土厚高寒之處宜樹桑說 地卑水淺處甚宜樹桑說 河決水淹之地急宜樹桑說 家宅墳園宜樹桑說 種桑秧 接桑種 修桑條 培桑土 去桑蟲 種桑子法 盤桑條法 壓條分桑法 栽樹桑法 栽地桑法 散種地桑法 移栽小桑法 修科樹法 又科樹法 接桑法 又案此書目錄凡六皆廣仁堂所聞於邑諸生劉君輔庭者輔庭業蠶最久故能舉身所閱歷之事確鑿言之此外雖偶有增益亦皆經驗良方廣仁堂固未敢以私意妄參致有空談而無實效也

育蠶預備卷二案卷二目錄為預收蠶食 預收簇料 預收蓐草 預收火料 預置火具 預織蓆薦 預製桑剪 預製葉刀 預編葉筐 預編蠶筐 預織葉篩 預織蠶篩 預造蠶架 預織箔曲 預造蠶槌 預造蠶椽 預編蠶盤 預造蠶杓 預造蠶匙 預織蠶網 預養蠶貓 預製蒸籠 預造絲車 預造絲軖 預築蠶室

育蠶切忌卷三案卷三目錄為忌寒冷 忌驟寒驟熱 忌西南風 忌倉卒開門 忌食溼葉及乾枯葉 忌食霧葉 忌食氣水葉 忌食黃沙葉 忌食肥葉 忌餧葉失時 忌沙澳不除 忌高抛遠擲 忌穢氣 忌香氣 忌燈油 忌面生人

育蠶急務卷四案卷四目錄為立蠶母 祭先蠶 論蠶種 擇種下子法 養種蠶 灑蠶種 浴蠶種法 醃種 養蠶總要 初蠶下蟻法 劈蟻法 裹種附 窩種附 子轉附 抱頭 收蠶附蠶初生名蝎兒 餧蠶附 體蠶 頭眠飼法 停眠飼法 大眠飼法 上簇法 飼四起四眠蠶 摘繭法 蒸繭法 剝繭 分繭 繅絲法 繅水絲法 繅火絲法 謝蠶神說

蠶桑雜附卷五案卷五目錄為綿繭蒸法紡法 腳踏紡車 種柘法 養熱蠶法 養

擗蠶法。種木綿法。蠶桑補遺卷六案卷六目錄爲蟻葉核計。按時捕蠶。編蔓貯葉。摻葉除溼。造製摺架。購買擡綢。體刮須知。對時飼葉。臨眠取齊。量蟻備簇。擇繭防誤。火炕收繭。此書凡六卷目錄凡一百零七件廣仁堂並收之。亦可謂極繁瑣而實極切要之叢刻矣。

蠶桑簡篇 青照堂叢書本次篇

清楊名颺撰案名颺係滇南人此書作於道光己丑年、季夏既望漢中府官廨中序稱漢南俗勤耕耨山頭地角皆種雜糧亦既不遺曠土矣惟務稼穡者多而務蠶桑者少境內原出縑綢養蠶織紡之法因不待教而知也祇以樹桑不多因而樹桑有限每桑一株約採葉三四十觔有桑五株可育一觔絲之蠶每地一畝種桑四五十株收絲八九觔值銀十餘兩若種麥穀即收二石豐年不過值銀一兩有餘且樹穀必終歲勤勞猶有催科之憂樹桑祇用農隙兼無賦稅之擾功孰難而孰易利孰多而孰寡必有能辨之者則欲養蠶盍先樹桑莫謂無地可植路旁隄畔盡是良疇莫謂土性不宜低隰高原豈無佳蔭莫謂不習養蠶種桑何益試思織女豈盡天生蠶經原可共讀特患未知其利而不為耳武侯居西蜀有桑八百株即謂子孫可小康張詠治崇陽拔茶而種桑遂使民皆富足惟是小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要在賢有司乘時因地而利

導之耳余重守漢川亟與諸同好講求斯事於漢臺之麓種桑百株迄今無一不活種椹一畝已長八九尺可見桑本易生之物合郡已種四十餘萬樹足徵人亦樂從然而官令所不到遂不自為之固由不盡知其利抑由不盡知其方也健庵葉中丞輯雙峰楊氏豳風廣義訂桑蠶須知一冊本極詳明而山農猶以文繁難於卒讀義深不能悉解因節取而淺說之兼參以蘭坡明府蠶桑寶要摘為簡編期於家喻戶曉以廣其傳而溥其利云云書中首作勸桑行詩一長篇繼以栽桑法則曰辨桑種 種桑子 種桑樹 盤桑條 壓桑條 接桑樹 培桑土 治桑蟲 養蠶法則 總說 摘要 收蠶食 收斑糠 收簇料 收蓐草 收火料 織蠶箔 造蠶架 編葉筐 編葉篩 編蠶篩 編蠶盤 制蠶匙 編蠶網 設蠶室 避忌 擇種 浴種 下蟻 劈蟻頭眠 二眠 三眠 眠後 上簇 摘繭 蒸繭 繅絲 養野蠶法 紡野繭法 種樹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上目錄四十條皆青照堂叢書次篇所收亦可謂極繁瑣而實極切要之叢刻矣

蠶事要略　浙西村舍叢書本

清張行孚撰。案行孚字子中，署曰安吉者，係清浙江湖州府、安吉縣，即今浙江省安吉縣也。此書自總論外，分種桑、移栽、接桑、掘桑、修桑、浴蠶種、護蠶種、蠶種初生（輯要謂之生𧉅，湖俗謂之烏兒）、采桑、飼蠶總括、替蠶總括（輯要謂之擡蠶）、換箔總括（此箔湖俗謂之團匾，以竹為之）、蠶眠總括（古書皆言蠶三眠三起，今湖俗則以四眠四起為綱，其三眠三起者，止能括繭，不宜繅絲，育者甚少也）、作帚頭（凡蠶作繭之艸，湖俗謂之帚頭，輯要謂之簇）、搭山棚（蠶簾枯蘆所作，即書所謂曲薄也，湖俗謂之上山）、著火（凡蠶初上山，須用火盆盛炭火置山之四角，又中央加以蠶初生時之沙薰之，一日一夜乃止）、摘繭（凡蠶上山至四五日，須聚人摘繭，可以繅絲者，須剝淨繭外浮絲，不可繅絲者，揀出拓緜。凡繭小而堅者宜繅絲，大而鬆者宜拓緜）、繅絲（凡絲粗者織湖縐紡紬之類，細者織貢緞及洋人所織諸物。細絲必小堅好繭為之，粗絲雖稍鬆大之繭亦可為也）、煮繭黃（將繅後遺剩之薄繭及繭上剝下之浮絲，夜閒在絲竈內煮之，至明日將所煮之物振去蠶蛹，打成一片，曬燥，可以打緜，織之即為緜紬）、拓緜（凡拓緜用稻艸灰將繭煑一夜，明日將繭取起，在清水中淘淨，將繭撕開，包在手上，用手拓大，再將拓大者數繭套在竹梁上拓之）、生蠶種（凡出繭種之法，待作繭後，將蛾別捉一箔中，待其雌雄交接既已，將雌蛾捉在桑皮紙上，一紙須十餘蛾，凡蛾翼飛動而色潔白者良，可用；若翼蜷倒而色不潔白者不良，去之可也。又生種之時，須時刻照顧，如紙上已有種處，將蛾捉開，令其到無種處再生，免致蠶種堆積）、論蠶種、（食柘葉者，謂之柘蠶，亦止作緜，不能作絲）、二蠶（周禮禁原蠶，為桑樹一年數采，則滋液竭而根本傷，來年桑葉必不茂，而頭蠶不能多育矣。王者禁之，為其殘桑也）、蠶房（蠶性寂怯，凡人聲喧擾及生人衝撞，皆忌之，故育蠶之家極宜清靜，其門戶須緊閉，門上須插桃枝為標幟，至摘繭則不忌矣）、祈報（十二月十二日，俗謂蠶生日；二月十五日，俗謂花朝。凡育蠶之家，皆祀蠶神。花朝日併祀竈、蠶神之象，以女人騎馬，俗名馬鳴王，蓋蠶為女人之事，而又傳始於西陵氏，故塑女人。蠶與馬同祖，故又塑為騎馬，蓋想當然而為之）、雜忌總括（忌食溼葉、熱葉，及側近舂擣與諸敲擊門窗及諸聲響，併忌飲酒人及產婦與屋內哭泣及一切惡氣）。此書收入浙西村叢書，名曰要略，蓋亦極瑣屑而實極簡要之叢刻矣。

區種五種五卷附錄一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趙夢齡輯。案夢齡爲清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人。即今浙江省錢塘道仁和縣人。夢齡字菊齋。別號西湖寄生。此書之作。始於嘉慶初年。成於道光壬寅。先後留心四十年。得如干種。其說詳其法備。其義參互兩益精。所備五種。即氾勝之遺書。教稼書區田編。加庶編。豐豫莊本書。書中所言事。俱詳見前書。茲不復贅。蓋前皆散言之。茲乃薈萃而言之。其研究益極。久其抉擇於是尤精矣。又嘉慶庚辰仲春。濟寧孫玉庭氏謂夢齡既以此帙示余。復將博采詩禮注疏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綜錄以授剞劂。余雅重君之志。且信古法之可行於今也。故樂爲之序云云。蓋審問愼思明辨。夢齡誠事不憚繁。語不厭複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豐豫莊本書 津河廣仁堂刻本

清潘曾沂撰。案曾沂吳縣人。此書有櫃田圖。曾沂序。備農政全書中有此法。又自備小浮山人則曾沂之別號也。又豐豫莊課耕會記目七。曰深耕。曰早植。曰稀種。曰墊底。曰按實。曰去艸。曰壅根。又引耿嵩陽先生種田說。曰親田。曰養種。曰曬種。曰蓄糞。曰治旱。曰備荒。又豐豫屬佃戶潘陞帶同承種佃戶查繼昌范三喜、張秀、王阿二四名。遵蘇州府知府示諭。至迎春所飲酒諭話。親自給賞。以示鼓勵。後又載明嘉靖時李時珍爲四川蓬溪令。念力田耕作勤勞。諸病百出。特著惠濟丸製藥授民。病者無不立愈。全活甚衆。詳開藥劑服法。並有治牛馬豬羊各瘟及瘴疫等症。各方纖悉詳盡。名曰潘豐豫莊便農藥方。皆農家極便利之良方。彙列廣仁堂刻本。亦可謂極瑣屑。而極簡要之叢刻矣。

捕蝗要訣咸豐六年七月抄本

清直隸布政使司錢炘和撰。案炘和為雲南人。通籍後分發四川。調任直隸守津九載。咸豐六年春。擢布政司布政使。至是年六月。即患雨多。交秋又復漢旱。永定決口。黃水橫流。患旱患蝗。不一而足。正深焦灼。忽於七月二十六日申酉之間。又有飛蝗自西南而來。飛過經時。停落何方。未據州縣具報。已分委確查。民瘼攸關。頗深憂懼。茲查有舊存捕蝗要說二十●則。圖說十二幅。語簡意賅。定捕蝗之要訣。爰付剞劂。通行查辦。俾各牧令有所依據。仿照撲捕。或亦消患未萌。轉歉為豐之一助云云。書中捕蝗二十則。曰辨蝗之種。曰別蝗之候。曰識蝗之性。曰分蝗之形。曰買未出蝻子。曰捕初生蝻子。曰捕半大蝗蝻。曰捕長翅飛蝗。曰布圍之法。曰人穿之法曰刨坑之法。曰火攻之法。曰分別人夫。曰齊集器具。曰論勸賞錢。曰設廠收買。曰查廠必親。曰祈禱必誠。曰勿派鄉夫。曰勿傷禾稼。統名曰捕蝗要訣。蓋謂此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捕蝗最緊要之訣法也。而此抄本。遂由舊存之本而變為新定之本。至今此書為捕蝗之要書。錢炘和亦遂為講捕蝗之要人。而書與人遂均千古而不可沒滅。於是咸豐六年。亦遂為捕蝗事肇祖元胎。假落權輿之定本矣。此錢炘和所以與捕蝗要訣並傳不朽也歟。

農圃六書四卷 致富奇書本

明周之璵撰浦嚴校棐之璵字玉鬼浦嚴字石隱此書序稱清順治甲午陽月三日浦嚴書於寧止堂蓋此書為陳介眉氏繼儒舊本周之璵浦嚴二人共述之以傳於世也書中卷一目錄為樹藝（蔬菜瓜豆竹木樹果水果木本花草本花藥草皆是）卷二為畜牧（鱗魚牛馬猪鷄鴨鵝蜜蜂貓犬附錄於此）卷三為占候（逐月占及風雨陰陽星辰河漢）卷四為佣攷（如禮記月令及一年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又氣候歌等皆是也）蓋六書仍一書四卷亦仍一卷也此求富之良方即致富之要術佣曰奇書孰云不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甘薯錄 賜硯堂叢書本

明陸燿撰案陸燿字清來吳江縣人吳江古名松陵即今江蘇此書並注長洲顧沅湘舟校（湘舟顧沅之字）長洲亦江蘇縣名也書中目錄為辨類勸工取種藏實製用衛生六事各事並有詳明辨法洵種薯之要錄也又昭代叢書於此書後附陸燿之同里人沈楙悳跋曰甘藷之性宜于沙土高地閩廣山海多植之以當穀食而北地則種者為罕陸朗夫先生（朗夫陸燿之號也）旬宣山左時（旬宣即布政使也）輯為此錄其康濟實心槩可想見閱者勿徒作尋常譜錄觀也辛丑冬日識云云蓋種藷食藷之法具備於此書宜賜硯堂叢刻之兼搜而傳採之歟

樗繭譜一冊 鄭珍莫友芝合編本

清鄭珍撰。案此書首標遵義鄭珍纂，獨山莫友芝注。其目錄曰誌惠，曰定樹，曰定繭，曰蠶期，曰蠶山，曰蠶地，曰蠶樹，曰蠶祥，曰蠶忌，曰蠶害，曰蠶病，曰蠶眠，曰蠶食，曰居守，曰春蠶，曰烘種，曰賊蛾，曰配對（俗名），曰蛾卵，曰傳種，曰辨筐（專謂售卵之筐），曰上樹，曰秋蠶，曰薅林（薅音蒿），曰剪移，曰下繭，曰汆繭，曰繭病，曰坑繭，曰繅絲，曰繅刷，曰淨絲，曰道經，曰道緯，曰章經，曰諸紬，曰紬病，曰胝紬（胝音[illegible]），曰毛繭，曰湯繭，曰蠶筐（口徑二尺，底高尺，蓋高七八寸許），曰蠶刷（以掃出筐之子蠶），曰蠶[illegible]篼，曰蠶剪，曰響符（符音可，一名響篙，一名響稿），曰機笮，曰排套，曰沙撮，曰擊霹（擊音科，斜插上也。蠶至三眠，能擊霹，用擊霹以前用沙撮），曰茅刷，以刷（車經用），曰種槲，曰自敘，曰書後，末並附跋語，曰道光十七年四月既望，獨山莫友芝跋云云。今案獨山古名紫泉，屬貴州黔中道，治貴陽縣，與遵義同，此莫友芝與鄭珍所以同編此譜，而並傳至今也歟。

區田圖說 大亭山館叢書本

清楊葆彝撰。署曰陽湖者，係清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即今江蘇省淮揚道武進陽湖縣也。此書據葆彝云：自古四民之於天下，益有消長之機，三代而上，舜禹躬耕，可謂農天下；漢代以降，射策甲科，則為士天下；自泰西通中國，競效機巧，直謂之工天下；今也舉世重利輕義，搢紳而甘為賈豎之行，得不謂之商天下耶。嗟乎，人不務本而逐末，藝不貴樸而尚奇，斲削造化，遷流胡底，可大懼也。往者晉豫奇荒，赤地千里，惜無以區田之法從而效之者，余刊是編，簡而易行，冀有心人廣為勸導，安在井田之制不可復見於今，剝復循環，或將轉而為農天下也云云。大亭山館刊布於叢書本，此楊葆彝之功能所以永傳於不朽也歟。

柞蠶簡法補遺一卷 安徽勸業道署編印 附圖說十二條

清童祥熊撰。案祥熊為安徽勸業道。據此書序。謂余既刊柞蠶簡法一書。復派劉毅山大令至河南魯山。詳為調查。以其目所經驗。開具節略內。烘蛾烘蟻諸法。有為前編所未詳者。亦有稍異者。乃復屬徐澄園大令。依條編次之。附之以圖為柞蠶簡法補遺。刊印傳佈。以資倡導。查近年柞蠶發達。以河南山東為最。兩省地氣不同。故其育法亦稍有異。皖省溫度與河南適等。試育者因地制宜。當以所得於魯山諸法。為傳習之要素云云。又此書種柞法育蠶法。為總務科長蔣汝正校閱。農務科長徐瀾編輯。後有圖說。據云。野蠶產於登萊。萊有檿絲之貢。蘇氏遂以東萊之山繭當之。而後儒多沿其誤。近人詩文集雜著中。則或誤以為樗繭。或誤以為柘繭。此皆不知其所出之樹也。其知者則又柞與櫟莫辨。槲與檞不分。良以野蠶之推行未廣。在作者既未目覩。而流俗之傳聞。言人人殊。其膠葛固無足異。南皮張孝達尚書。書目答問中。有劉祖震橡繭圖說二卷。今物色之不獲。因仿其意。繪為圖。而係以說。共計蛾圖一。蠶圖一。繭圖一。樹圖九。雖形似麤具。而物類分明。不至混淆。或亦多識之一助也。總計此書為宣統二年編印。至今已二十餘年。在民國亦可永垂於無盡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蠶桑說一卷 太平縣署排印本

民國黃某撰。案黃某為安徽省太平縣縣長。與本縣人趙敬如同編此書。書成發給民間領去閱看。如鄉民不識字。則請識字人為之講解。即已不飼蠶。而桑葉亦可售賣獲利。亦豐且婦女為之。更可習勤而警惰。自辨桑種。至開設繭行。收買蠶繭。凡四十一條。委曲詳盡。亦洵可稱講解蠶桑之善本矣。總計此書出示之期。為光緒二十二年。至今已三十餘年。此說殆與民國同垂於無盡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廣東蠶桑譜二卷 奇和堂藥局本

清陳啟沅撰。案啟沅字芷馨。此書為其子陳錦篔、字竹君、繪圖並校。卷一目錄曰蠶桑總論。曰練種法。曰論放蛾泡水要法。曰養蠶贊育篇。卷二目錄曰論繅絲法。附繅絲圖。曰頭造宜忌篇。曰第二造宜忌篇。曰第三造宜忌篇。曰第四造宜忌篇。曰第五造宜忌篇。曰第六造宜忌篇。曰寒造宜忌篇。曰種桑宜忌篇。曰蠶桑譜後据自序。為光緒二十三年。仲春之月。至今已四十餘年。奇和堂本。亦可永垂於無盡也矣。

蠶桑簡明輯說一卷補遺附圖一卷（錢塘黃氏原本）

清黃世本撰。案世本爲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人。民國刪府。祇留縣名。此書序、謂浙西余桑梓鄉。蠶事向所熟聞。夙夜思維。欲與吾民共習之。而家喻戶曉、未得其術。適見澄江吳君孔彰、所著蠶桑捷效書。一再披覽。說甚周詳。因復廣事咨詢。蒐加搜採。區分門類。彙爲成編。倥偬授梓。未遑潤色。而栽種之法。哺養之程。無不備焉。纂次既畢。以簡明輯說名其篇云。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暮春既望。錢塘黃世本敘。光緒十四年、冬書局重刊。至今蓋已四十餘年。總計此書目錄。自種桑說至補遺目次。凡三十三條。亦可謂永垂無盡之善本也矣。

農家諺（說郛叢書本）

後漢崔寔撰。案寔爲崔駰之孫。崔瑗之子。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召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辨而確。當世稱之。此書蓋其言農事之作。諺者。案廣韻去聲三十三線。曰。俗言。尚書無逸篇、孔氏傳曰。俚語曰諺。說郛采入叢書本中。亦通俗書極簡要之善本矣。

作蠶彙誌一卷　浙江官紙局雕本

清增韞撰。案增韞於宣統元年。為浙江巡撫。調其前在東省之同官董季友來浙。為勸業道。季友乃以韞前所作之柞蠶雜誌。設場試驗。成效昭然。遂搜採羣說。輯柞蠶彙誌一書。以民間固有之利。俯拾即是。其成功也速。其收效也巨。大利之興。其在茲乎。至培樹飼蠶諸法。具載誌中。不復覼縷云云。蓋紀實也。此書成於宣統元年冬十一月。為浙江試署勸業道董元亮序。宣統二年。官紙局乃雕版印行。計至今已幾三十年矣。總計柞樹栽培法十六則。春蠶飼育法九則。秋蠶飼育法九則。護繭法四則。繅絲法四則。增韞之發明柞蠶之利。殆與民國同不朽矣。

漁具詠一卷　說郛叢書本

唐陸龜蒙撰。案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所居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或言好事之家日欲擊鮮以飽君。君獨閉關空腹。何自苦若此。龜蒙笑曰。我數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門有巨石。乃遠祖績為鬱林守。罷歸無裝。取石以重其船。吳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云云。蓋龜蒙以浮家泛宅。逐水而居。此漁具詠乃擇漁具之適用者。為十五題。曰網、曰罩、曰罾（女減反）、曰釣筒、曰釣車、曰魚梁、曰叉魚、曰射魚、曰鳴桹、曰滬（吳人今謂之簖）。曰䉪（吳人今謂之叢）。曰種魚、曰藥魚、曰舴艋、曰笭箵。又和添漁具五篇。曰漁庵、曰釣磯、曰蓑衣、曰箬笠、曰背篷。而漁具之適用者。備於此矣。說郛叢書並錄之。亦大足為漁具備攷之善本也矣。

蠶桑簡要錄　南溪官舍刊本

清饒敦秩撰。案敦秩為東湖人。即湖北宜昌縣。今刪府祇留縣名。敦秩謂南溪瀕大江，土脈鬆燥，種桑極宜。惟民俗狃於成見，禾麥外，惟種蔗為大宗，桑利則素所未習。間有養蠶者，祇知飼柘，今為破其陋習，導以良法，旁搜博採，擴摭近今蠶桑諸說，如歸姚氏之易知錄、澄江吳氏之捷效錄、錢塘黃氏之簡明輯說，及蜀中衛氏之萃編等書，詳加選擇，分類彙錄，語刪枝葉，義取淺近，而栽培之法，餧飼之程，無不備焉。編次卒業，因以簡要錄名之。並誌緣起於簡端云。時為光緒二十八年仲冬月既望，計至今三十餘年。總計種桑法則凡七條，養蠶法則凡二十一條，名曰蠶桑簡要錄，並請於省城設總局，四道為桑秧四局，以興蠶業而闢利源，至永垂為令，洵無媿極簡而又極要之善本也歟。錢氏廷偁其齋為古歡齋，亦足見其樂此而不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治蝗全法四卷　猶白雪堂叢書本

清顧彥輯。案彥字士美，江蘇省常州府金匱縣人。民國屬蘇常道，刪府名，改隸無錫，併金匱縣。此書之作，自消除蝗根，至祈禱晴雨，凡九十六條，治蝗之法，蓋備盡矣。名曰治蝗全法，洵治蝗之妙術，亦即治蝗之要訣也。其所言皆切要可行。書成於咸豐丁巳首夏，距今幾百年矣。至同治六年，北省亦患蝗災，時固安高徵君廩貢生小鋒先生居縣西南之渠溝鎮，出其所有穀粟，散給附近邨莊貧苦飢民，並開設粥廠於通衢，按日早暮施放二次，飢民賴以存活者無算。維時順天府南路廳同知蕭履中勘災至境，見飛蝗蔽野，其中獨有一田蝗皆繞避不入，詢之鄉保，知為徵君行善所致，乃立入旅館，親書為善獲福四大字匾額，昇送徵君之閭，詳敘徵君行善顛末，俾懸挂於門，以為行善者勸。後其事聞於朝，由同鄉高陽李鴻藻等具結保奏，授戶部主事。蓋蝗似無知，而亦非盡無知也。天道

固福善禍淫其報應不爽也類如此故並為誌之
事詳賈廷琳固安文獻志茲不復贅

種芋法 說郛叢書本

明黃省曾撰 省曾為吳郡人吳郡即蘇州民國屬蘇常道改併縣此書言種芋事一曰名 車轂芋鋸子芋旁巨芋青邊芋統名君子芋又芋有水旱之別旱者少出水中者較多 二曰食忌 謂旅生有毒者也 三曰蓺 蓺即種也 四曰事 謂可以為充飢之食品也 名之曰芋者許氏說文解字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徐鍇曰芋猶云吁吁驚辭故曰駭人又許氏說文解字芋篆下為莒篆說解曰齊謂芋為莒此齊桓[illegible]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蓋芋與莒同音芋之諠即在音中故說郛舉其音而諠即並見也

山蠶易簡 光緒甲申績芝氏本

清茹朝政編案朝政字績芝貴筑人此書為其所輯目錄凡十條曰種樹曰檢種曰烘繭曰下子曰育蟻曰收繭曰秋蠶曰剝山曰衛蠶曰繅絲攷山蠶所食之樹有六曰槲曰櫟曰柞曰青棡曰橡曰椿譬之穀桑蠶稻麥也山蠶菽粟菰秫也所謂山蠶其一切剛柔燥濕種植餧飼與夫上箔分繭繅絲之次第舉不可循湖蠶之事以求祇能織貴州紬與河南紬之類故曰易簡也

裨農最要三卷 潼川文明堂梨印

清陳開沚撰案開沚字宛溪家世清貧力於農事耕耘之暇兼及蠶桑歷十餘年頗收其效益駸駸乎偁小康矣里人相與慕之知必非鹵莽從事者時進而問以宛溪益慨然思有以公之於人於是舉生平所心得而行之獲效者酌古準今條分縷析殫歲月之力輯為是編其在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十畝之外桑者泄泄為是詩者豈第高蹈遠引儉德避難已哉蓋亦自食其力以長育子孫世世為奉公循理之良民伐檀詩人之流亞也予與陳君生既同鄉性復相近讀其書不禁怦怦心動焉行當辭塵離俗呼黄犢招白雲以樹以畜以耕以稼使鄉鄰有識者曰此清白吏子孫數傳而後猶有勤耕桑者亦云幸矣則陳君是編予當終身佩之且令子若孫世寶之時光緒丁酉孟冬王龍勳蟄庵甫識於潼川草堂書院云云總計此書目錄上卷為製蠶具法凡三

十一條。中卷為培養桑樹法。凡二十六條。下卷為飼蠶繅絲法。凡五十條。然則潼川文明堂此本亦可隨民國而永垂於無盡也矣。

蠶桑圖說合編 高州富文樓藏版

清何石安魏默深輯。案此書為高廉兵備道許、捐廉募人。勸以蠶事。並將蠶桑事宜刊刻成書。分飭各府州縣勸導。身先倡率。使族鄰共知則傚。互相勸勉。各於隙地。遍行種桑。將見三年之內。收美利於無窮。而女織男耕。亦漸歸純厚云云。此同治十年八月。高廉道許所出示也。又道光二十四年。仲冬。蘇藩使者、瑞昌文柱序曰。近世陳文恭公撫陝。宋仁圃廉訪治黔。周芸皐太守治襄陽。均以勸興桑蠶著績。何況吳越接壤之地。柱藩吳以來。思所以紓吳農之困。佐其養生之資。既檄行各屬。剴切示諭。復取近人所著蠶桑切要。及丹徒蠶桑局章程、刊布。加以圖說。并仿製器具。頒行所部。或曰。陳宋諸公。行諸地曠賦輕之區。柰何。舍地。非其所施於土狹人稠賦重之區。柰何舍穡事、談桑事。答曰。正惟其土狹人稠賦重。

農田所入不足供上。乃必以桑佐穡也。語曰。種桑三年。採葉一世。管子曰。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以之勸人。多未見信。因築南山草堂。種桑千株。率內人躬操其事。由是桑之所出愈多。蠶之所育愈繁。石坐富其利。思以己之所得。公諸同人。因述淺說。以勸同志。道光癸卯嘉平月、朔日、等語。總計此書目錄。凡桑說五。蠶說十。圖說十六。共三十一條。高州富文樓本。亦可永垂於無盡也矣。

野蠶錄四卷 安慶官書館印本

清王元綎輯。案元綎為山東甯海人。此書卷首錄高宗純皇帝聖諭。卷一為考證、雜錄。卷二為野蠶名、樹名、種樹、育蠶。卷三為春蠶秋蠶繅絲、繅具。卷四為織綢、出口表、圖說、外紀。又攷卷二之野蠶名。曰作蠶。曰桑蠶。即爾雅所謂檿桑蠶亦即禹貢之檿絲也。曰柘蠶。曰樗蠶。曰椒蠶。曰棘蠶。曰婆羅蠶。曰杻蠶。曰柳蠶。曰柰蠶。曰榆蠶。曰楓蠶。曰橘蠶。曰枸杞蠶。曰葵蠶。曰苦參蠶。曰蘹香蠶。曰蕭蠶。蕭即蒿也。共十八種。皆即元綎之所謂野蠶也。然則安慶官印書館印本。當即周禮所謂原蠶也歟。

桑蠶提要二卷附桑蠶說一卷（瑞州府署光緒壬辰夏月重刊本）

清方大湜述。江毓昌重刊。案大湜係湖南省巴陵縣人。毓昌係江寧省上元縣人。此書以庚辰三月刻於襄陽桑蠶局。魯魚叢雜。殊不耐觀。會大湜遷官直隸。公餘之暇。博攷古今人言桑蠶書。擇其簡易可行。為襄陽原本之所未備者。時加纂補。乃寄京師重刻之。視原本稍有增損云云。計卷一桑政凡二十三條。（總分）論凡九十六則。（自桑種起。至蠶餘利止。）外附錄六條。共十二則。（自柘起。至臭椿止。）卷二蠶事凡四十條。（總分）論凡一百六十則。（自蠶種起。至抽線止。）附錄八條。共五十六則。（自夏蠶起。至養山蠶春秋法止。）總計目錄凡三百二十四則。附江毓昌桑蠶說。据云。方菊人方伯。（菊人即方大湜之字。）輯桑蠶提要。法極詳備。惟文義稍深。篇幅較長。恐非婦孺所解。師其意作桑蠶說。計種桑說八則。修剪法圖二。接桑法圖四。飼蠶法至繅絲抽線。凡十二則。書雖淺近。而法極全備。然則瑞州府署光緒壬辰夏月重刊本。亦可隨民國而永垂於無盡也矣。

蠶桑萃編十五卷（浙江書局刊本）

清（徐樹銘、裕祿）奏請。案蠶政與農工並重。此書卷首為綸音。卷一為歷代詔制。自羲皇起。至明止。共三十一代。歷代勸課。自鄭子產開畝樹桑起。至姜或知濱州課民種桑止。卷二為桑政。辨土類、水類、論耕類、論糞類、辨桑類、辨葉類、辨畦類、禱雨類、種椹類、辨栽類、移栽類、壓插類、接博類、澆灌類、培壅類、耘鋤類、修剪類、護桑類、治蟲類、兼種。凡二十類。共一百七十四則。卷三為蠶政。蠶始類、蠶性類、蠶室類、蠶具類、蠶料類、蠶飼類、採葉類、審候類、易器類、留子類、浴子類、生蟻類、收蟻類、育蟻類、頭眠類、二眠類、三眠類、大眠類、上簇類、摘繭類。凡二十類。共一百六十三則。卷四為繅政。繅法類、繅具類、製繭類、煑絲類。凡四類。共三十八則。卷五為紡政。紡絡類、紡器類、水紡類、旱紡類。凡四類。共二十四則。卷六為染政。染始類、染練類、料物類、色澤類。凡四類。共三十六則。卷七為織政。機具類、工藝類、經緯類、（養樗蠶織粗綢附。三則法與細緞綢不同。）緞綢類。凡四類。共

二十三則。卷八為綿譜。繭餘類、製綿類、凡二類。共七則。卷九為線譜。繭線類、抽線類、凡二類。共五則。卷十為花譜。花卉類、花紋類、凡二類。共十則。卷十一為圖譜。桑器圖■類、蠶器圖■類、紡織器圖類、凡三類。共四十八則。卷十二圖譜。為桑圖詠類、蠶圖詠類、紡織圖詠類、凡三類。共二十八則。卷十三圖譜。為豳風圖詠類、三則。四時圖詠類、十二則。卷十四為外記。泰西蠶事類、英人康發達擬整頓蠶務法、講求蠶法、查看蠶病法、與法國蠶子收成數目及蠶病情形。法國蠶務、英人江全往學情形。卷十五為外記。東洋蠶絲類、日本蠶務、然則浙江書局刊行本。同統中外而極完備、極詳明之善本也矣。

蠶桑要言一卷 求志叢本

清呂子香撰。子香為浙江新昌縣人。署天台縣訓導。此書係述其鄉俗之美利。著為書以勸導天台之民。而又先購桑種數萬株。教其栽培。意固良。而法亦美也。使人人讀而知之。法而行之。盡其地利。而杜其淫惰。化民仁俗。其用心益密矣。計種桑育蠶目錄。其種桑法要言。曰桑秧。曰土宜。曰墾地。曰種法。曰壅法。曰值草桑法。曰接法。曰值湖桑法。曰推廣培壅法。曰收葉遲早。曰獲利之厚。其育蠶法要言。曰選種。曰備葉。曰蠶器。曰蠶室。曰哺蠶(亦曰鳩蠶。謂以蠶子包帶腹間。如人在山鳩一般。或即哺字之誤讀)。曰担蠶(謂用鵞翎掃下也。嘉湖間謂收蟻)。曰烘火。曰飼蠶。曰替蠶。曰蠶眠。曰灑食。曰放食。曰葉忌。曰采葉。曰蠶忌。曰雷忌。曰蠶病。曰做山。曰上山。曰護山。曰接山。曰朗山。曰收繭。曰畜貓。曰夏蠶。曰占驗。總計目錄凡三十九條。求志叢本亦可謂永垂無盡之善本也矣。

河洛精蘊九卷 蘊真書屋藏版

清江永撰。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少就外傅，見邱濬大學衍義補中多徵引周禮，熟讀之，為諸生數十年。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永獨重之，引為忘年交，震之學得諸永者為多。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卒，年八十有二。所著禮學、韵學、算學等書居多，此河洛精蘊冒天地人之道於六十四卦之中。計內篇目錄為河洛之精，第一卷自河圖至起圖書八卦餘論止，共十三條；第二卷自論後天八卦未必始於文王至圖說（附六十四卦方圓圖說）止，共十七條；第三卷自大衍之數五十說起至變占餘義說止，共九條。外篇為河洛之蘊，第四卷自河洛未分（未）變方圖起至總說（附八卦叢說）止，共二十五條；第五卷自變卦說起至總論止，共二十四條；第六卷自句股原始起至六乘方至十一乘方圖止，共六十二條；第七卷自律呂聲音本於河圖洛書說起至五十音應大衍之數圖止，共十九條；第八卷自河圖為物理根源圖起至紫白洛書說止，共三十條；第九卷自納甲說起至傷寒傳足不傳手說止，共十六條。此書凡卦畫次序方位、蓍策變占，一一說河洛而抉其精，以及天文地理人事，一一從河洛而闡其蘊，是編也亦可以悟術數之所自始，而得萬法之權輿，其有裨於後學非淺鮮也。此蘊真書屋所以特表而出之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經如話十二卷 活字印本

清婺源汪紱撰。紱字燦人，別字雙池，初能言，母江氏授四書五經，八歲，悉成誦，未嘗從師。母歿，父淹滯金陵，往迎父，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紱無以自活，為景德鎮畫盌傭，且傭且讀，旋館楓嶺浦城，補邑諸生，父卒，慟幾絕，扶櫬歸，二十歲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至壯，盡焚之，自後凡有述作，皆從反身切己而出，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所著易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及此如話十二卷，婺源為朱子故里，士多治樸學，而以紱與江永為冣著云。

易卦圖說一卷 東壁遺書本

清崔述撰。案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縣知縣，時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為盜，述屢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使者故知述，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飄數千金，述悉解充緝盜公費，未幾，投劾歸，著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為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述言如此。蓋述家世傳周易，凡四世矣，考信錄既成，乃繪為圖，而繫以說，成此一卷，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於道光四年，正月刻之東陽縣署云。

河洛圖說四卷 嘉慶年刊本

清李錫書撰。案錫書字見庵，山西省靜樂縣人，乾隆己亥舉人，庚戌進士，甲寅應棉上縣主講。戊午夏至後一日，學人有以河洛圖証者，因分別其端倪，繪為圖而說之。計目錄卷壹為河圖ゝ說、洛書圖說、河圖方圓圖說、同異說、生數說，則河圖作八卦圖說，本河圖定八卦方位次序圖說，卷貳為先天後天六圖ゝ說，卷叁為太極圖說、朱子註太極圖說、六十四卦節氣圖說、五行配八卦圖說、洛書配先天八卦圖說、洛書配後天八卦圖說、胡玉齋則河圖以作易圖說、洛書序疇圖說，卷四為周易備占圖說。後復跋語云：向在綿山與友人講易，因朱子本義首載八圖，向無注釋，從而說焉，久而成帙。今來蜀歲久，偶然檢點，二十年來如逢故我。載入錦官錄中，正如涵裡飛花，坊人作樂耳。見庵書志云。此嘉慶三年冬至日見庵自記後之跋語也。

周易客難 道光丙午年刊

清龔元玠撰。案元玠字瑑山，一字畏齋，江西南昌人，乾隆癸酉應順天鄉試，主試孫嘉[illegible]見元玠治河策條對精[illegible]，拔首卷，榜列三十名外，而經藝五策進呈御覽，前此所未有也。甲戌成進士，任[illegible]銅仁縣知縣。ゝ多山，易藏奸匪，城舊有七門，守門兵無棲止，會風雨，往ゝ他適，元玠乃建卡房以嚴防守。學宮漸圮，倡修之，以次葺先農壇、城隍廟及城垣之殘缺，煥然一新。以轄兇限滿，降改教職，補撫州教授，尋以銅仁命案承審失實，再降一級，離任。元玠性至孝，年五十丁父母憂，不茹酒肉，不入內室。晚居家，雖與田夫語，必援據經史出之，不解，則罕譬喻之。年八十二卒。著有十三經客難五十餘卷、黃淮安瀾編二卷、文集若干卷。周易客難全卷，周易總論十二辟卦、先天卦位、河圖、後天卦位、乾文言、六十四卦變卦問答，共計四十條。其曾孫寄生等特捐貲將周易客難刻出為倡，而胡恩谷、鄭厚[illegible]、陳康[illegible]復聯集同人勸助，遂陸續開雕，諸經全帙乃獲梓成云ゝ。

卦氣表一卷 湘南皋署會心閣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固始人。此書欽謂嘗讀稽覽圖反復於甲子卦氣起中孚之語，而憬然悟曰：卦氣其歸藏之遺法乎？歸藏本黃帝之氏，商人傳其書，猶之連山為神農之氏，夏人傳其書也。黃帝八年始造甲子，作調秝，蓋其時歲在甲子，月建甲子，朔日甲子，夜半甲子時，冬至，黃帝推步之以為秝首。六十四卦中惟中孚之陰陽相含象之，因取中孚以為氣首，非甲子卦氣起中孚乎？上古未有書契，伏羲畫卦以象天地人物，本名之為象。黃帝作甲子秝，即取六十四卦分爻值日，以紀秝中之節氣，故名之為秝象。帝堯命羲和曰：欽若昊天，秝象是也。秝象之名在帝堯之前，故帝堯得而舉之。而秝始於黃帝，則所謂秝象者，非甲子秝而何？秝與象連名，非卦氣而何？稽覽圖未之明言，故千古儒者夢夢耳。伏羲畫卦以正人道，即以卦爻當文字，不能更依卦次也。二事本一事。故伏羲重卦之次，即文王周易之次，以乾坤始，以坎離終。黃帝紀秝之次，不用伏羲重卦之次，（伏羲時無秝象之名，自無卦氣之序。）卦氣者，以中孚復始，以蹇頤終也。中孚上下四陽，中包二陰，以六十四卦，值一歲之氣候也。除坎離震兑四卦不用，衹用六十卦，蓋以四卦居南北東西四正方，故名之為方伯，為六十卦之監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卦變圖說一卷 樸學廬刊本

清宋祖駿撰。案祖駿江蘇長洲人。字偉度。此書以需訟卦變居首。朱子本義謂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案文王之易。以反對為序。訟之反為需。訟之九二。即需之九五。自需外卦而來。於內卦得中。故曰剛來而得中。然則需之九五。即訟之九二。至節渙為卦變之終。本義謂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節反為渙。節之九五。來為渙之九二。節之六三為渙之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惟程傳不取卦變之說。謂凡卦皆自乾坤來。朱子本義則有兩說。謂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卦各十五。皆自臨遯而來。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此樸學廬所以有卦變圖說之刊也歟。蓋言卦變者。莫詳切於此書者矣。

讀易日札一冊 乾隆刊本

清茹敦和撰。案敦和會稽人。字遜來。又字三樵。乾隆進士。官知縣。此書係逐日隨便札記。故無卷數。首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終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蓋隨寫隨記。因名日札。謂逐日所記。別無意義。故名日札。猶云隨筆隨錄。無卷數。亦無冊數。殆隨便自記之手札也。故即名日札。亦極隨便札記之本也矣。成帙後。因付刊印。故即題曰乾隆刊本。亦足隨民國而永傳於無盡也矣。

周易索詁十二卷 順受堂鐫本

清倪象占撰。象占初名承天，後以字行，字惕薰，又更字韭山，浙江象山縣人，優貢生，嘉善縣訓導。此書目錄，卷首為卦因圖、反對圖、八卦立體圖、八卦運行圖、陰陽變化圖、卦變象主圖、大卦圖、十辟圖、五卦圖，上篇自乾至離三十卦，下篇為自咸至未濟三十四卦，反對為自乾至未濟三十六卦圖，卷一至卷十，為伏羲、文王、周公之上下經；卷十一、卷十二為孔子之繫辭上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蓋順受堂鐫本，因極顯豁而又極切要之善本。故象占取之以成索詁。索，求也；詁，訓詁也。求訓詁極於至當而無復易之處，此順受堂之所以得名，非市授之所可同日語也。

周易注略四卷 三易讀法一卷 榆中棲雲山藏版

清劉一明撰。一明自號素樸散人，悟元子，又自稱其居曰自在窩，此書為其門人洮陽張寮光、皇甫湟中、張志遠、通候甫校閱，蕭闢謝祥瑞、英甫刊梓，時為嘉慶四年，歲次己未春正月元宵節，素樸散人悟元子自敘於棲雲山自在窩中。蓋注略其講法，讀法則伏羲、周公、孔子三家之讀法。榆中棲雲山相傳流行不絕之正讀也。蓋劉一明易之通行於民國者，極淺顯而實極切要也矣。

周易觀象四冊 梅城署中精舍刊本

清蔣紹宗撰。紹宗字提盧，遼寧長白縣人。此書前有河圖、洛書、小横圖、大横圖、先天圖、圓方之圖、後天圖。書名觀象者，据紹宗序謂六經之義，浩若煙海，潔靜精微，尤莫如易。歷秦劫而後，代有傳述。顧承其流者，言數則入飛符納甲卦氣之陋，言義理則近乎老莊之旨。諸如此類，大抵得數而遺義理，得義理而遺象。夫象亦烏可遺哉。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君子觀則得之。讀易者可或忽諸。予自齠齡向學，未幾以弟子員擧於鄉，選授南邦之石門、瀘溪、瀏陽諸邑，其浮沈青紫固別有況味，而此線裝物終未嘗斯須去。及攝篆星沙，因公罣議，輙价逸車以返，襆被琴囊而外，惟篋中數卷而已。抵第時，家君從鹺政後俸滿告歸，仲氏亦登賢書，一門之內盎然也。予即欲樂守舊園，理其傳經，庶於素所期待者。誠不在祿養間也。尋以軍功議起，仍馳驛楚垣，莅任衡陽。其地多名賢舊跡，署之西偏有周子愛蓮堂，列諸講院崇祀之下，益憬然於先正足以興起末學，而上接羲文周孔之傳者，真千載一時耳。予終悚惶不勝，以書名未定爲辭。客曰：是書自乾坤以迄坎離，自咸恆以迄既未濟，自上下繫以及諸傳，無在非象。君之所解，亦無在非像其象，即以觀象名之，自是真面目也。因不自揣，述前後所得於父師而成於良友者，彙而誌諸簡端云云。然則梅城精舍刊本，亦蔣紹宗流傳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生齋讀易日識六卷 當湖方氏藏本

清方坰撰。案坰字子春。生齋其讀書齋名也。平湖縣人。平與當一義在漢為海鹽。後陷為湖。始析置平湖。言與湖平也。屬浙江嘉興縣。民國初屬錢塘道。後廢道。直屬浙江省政府。此書成於道光丙申秋七月朔。檇李沈維鐈刊行。据此書首乾。終无妄。按沈維鐈序云。此書未終。而子春遽歿。然則當湖方氏藏本其子春未成之缺本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函書補義八卷 李氏所慎盦藏本

清胡煦撰。案煦字曉滄。號紫弦。河南省。光山縣人。康熙進士。雍正間官至禮部侍郎。燕山關今當在甯夏省境。李源春潭甫補義。此書卷帙浩繁。編次無序。其子季堂釐為約注約旨別錄三種。其孫士瑩士珩需次大梁。乃又與其子彥和校訂授梓。閱再歲而成書。据卷一為循環太極圖。河洛陰陽動靜析圖。配卦。卷二為羲文先天卦畫析聯先天。九宮。先天六卦。衍圖。飛宮。日月交光納音。卷三至卷六。為上下經。卷七八。為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此李氏所慎盦藏本。亦胡煦流傳之善本也矣。

周易述翼五卷 讖花盦叢書本

清黃應麒撰。案應麒，廣東番禺人。賁禺即番禺。賁與番為雙聲也。字厚庵。庵字俗作菴。玉篇，舍也。廣韻，小草舍也。集韻，圓屋為庵。人結草木為廬，皆曰庵。見後漢書皇甫規傳注。道光孝廉。此書貫穿經史，上下古今，而以孔子之言為主。所謂以經解經者也。全書成於道光二十二年，歲在壬寅七月丁未朔旦。山陰宋澤元校刊。然則讖花盦本又可永傳于無盡也矣。

周易覿辭一卷 義亭山館叢書本

清王景賢撰。案景賢，福建省閩縣人。字希亝，一字頌仙。官至廣東按察使。此書成於咸豐庚申季冬，序於七十二峯樓。全書按上下經六十四卦次第，逐條論列。末附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甫跋語，則同治癸亥人日所記。然則義亭山館本又可永傳於無盡也矣。

讀易雜說一卷　房山房山叢書本

清陳世鎔撰。案世鎔字大冶，一字雪樓，安徽懷甯人。道光舉人，官甘肅知縣。江蘇省江浦縣陳洙字杏川號珠泉重校此書。雜說三連、六斷、仰盂、覆碗、中虛、中滿、上缺、下斷。第一說奇耦象形，如奇為一，象天，則為乾；耦為--，象地，則為坤；艮為☶，象山，則配天立乎地之上，一陽在上，即天象也；坎象水，一陽在中，即水象也；巽象風，陽主出，陰主入，風起于地而善入，首得乎陰氣者也，故巽象焉。離象火，火中虛而明，陽實陰虛，離一耦中虛，故象火。兌象澤，澤水之所鍾，上能容而下不漏，兌似之，故象澤。天地之用莫大于雷風水火山澤，舉雷風水火山澤而凡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盈天地之象，皆可引信而觸類矣。古無韵書，只以方音為說，漢書儒林傳謂費直易無章句，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即以漢之方音為說，至唐孔潁達正義，乃分十二篇，編為古周易。朱子本義從之，即今之周易。此前讀易者各從其方音之便讀之，故有讀易雜說云云。雜說者猶云方音說也。方音不一，故以雜賅之，雜即不一之意也。此書蓋言義兼言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輯義初編四卷 瓊南萬安書院刊本

清盧兆鼇撰。兆鼇字桐坡。湖南省湘南縣人。此書據欽定、奉程傳及朱子本義為正宗。若乃聲音之道。感人最深。故六經皆有韻之文。而三百篇外。周易尤最為活變。最為精密。雖五方風土各殊。通轉又隨時代屢易。然天籟所發。達之古今天下同然。按言之長短。聲之高下。密詠恬吟。各隨天籟。通之以讀三百篇之例。安見優而游之。有以自求。饜而飫之。有以自趣。不轉與義蘊、相深乎不盡乎云云。昔道光七年。歲次丁亥。孟春月。然則瓊南萬安書院刊本。亦盧兆鼇流傳聲音訓詁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通解三卷釋義一卷 雅堂刊本

清卞斌撰。斌字叔均。號雅堂。浙江歸安縣人。嘉慶進士。刑部郎中。官至廣西分巡左江兵備道。光祿寺卿。此書據梁章鉅序言。成於道光十八年孟夏。並言雅堂所學。無所不通。而尤精於易。其所述周易通解。大要以經訓經。錯而綜之。引而伸之。旁而通之。務達乎義而止。繫辭不云乎。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誠求之於易。則無穿鑿附會之譏。誠求之於簡。則無浮誕支離之弊。以易訓易。而易愈明。此固雅堂數十年詣力之所存。而深得此意於漢宋諸儒不傳之表者也。蓋卞斌自序於道光十九年己亥仲春。如此云云。亦深得漢人以十翼解經之微旨也矣。費氏易意即如此。說詳漢書儒林傳。已載讀易雜說篇。茲不復贅。

師白山房講易三卷（山房藏本）

清張學尹撰。案學尹字子任，又號聽翁，湖南省湘陰縣人。此書按凡例云，講義悉遵欽定周易折中、御纂周易述義二書。其隨經附列河圖，則列天一地二章；洛書則列天生神物節；伏羲八卦橫圖，則列易有太極節；先天八卦圓圖及六十四卦橫圖圓圖方圖，則列天地定位章；後天八卦圖，則列帝出乎震章。蓋自包犧畫卦，文王講之，周公講之，吾夫子講之，而天地之易，遂成為四聖人之易。據學尹謂此書成於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孟秋之月穀旦，師白山人張學尹書於宛南書院。然則師白山房藏本，其張學尹講義流傳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爻徵廣義八卷（光緒刊本）

清閻汝弼撰。案汝弼字夢巖，山西省壽陽縣人。此書據自敘言，訓詁則遵漢學，以其去古未遠，具有師承也；講義則遵宋學，以其切理饜心，皆從閱歷中來也。間有與程朱異者，亦博採諸說，慎所去取，以求其近是，不欲存門戶之見也。近世言漢學者，每詆宋儒為空虛；言宋學者，每詆漢儒為穿鑿。不知穿鑿固所不免，何不擇其自然者，以為考據之資；空虛容或有之，何不擇其確有體驗者，以為身心之助。且微言大義，互相發明，不妨兼收並採，究厥指歸，又何必問其為漢學耶，為宋學耶。分門別戶，愚所諱言，故略辨數語，以質之通儒。至爻辰納甲，亦易中應有之義，故於乾坤二卦略舉其梗概。若變卦之說，紛紛不一，此則專從虞氏易，餘皆不錄。至此書卷首，為河圖洛書干支二圖、伏羲

八卦次序、及方位二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八卦大圓圖、文王八卦次序、及方位二圖、五星圖、二十八宿圖、八音八風圖、十二州圖、十二律圖、十二辰圖、二十四氣圖、七十二候圖、八卦納甲圖、卦變圖、六十四卦反對圖、卷一至卷六、皆為上下經、卷末、為上下繫傳、說卦、序卦、雜卦、皆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十月壽陽閻汝弼自敍云云、然則光緒刊本、亦足徵廣義、流傳無盡之善本也矣、

讀易舉例 首分上中下三卷上經十五卷下經十七卷 可儀堂刊本

清俞大謨撰、案大謨字安谷、江蘇省江都縣人、此書据清聖祖周易折中、高宗周易述義二書、其持論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本義、頗有異同、攷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大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象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義、但未暇整頓爾云云、是朱子本義、蓋欲有所改訂、而未能、則後人之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大謨蠡測管窺、強作解事、實夢寐所不能安、伏望當代大人先生、察其舛訛、加以正定、俾得仰副聖天子博采兼收之至意、是大謨之厚幸也夫、總計首卷上、為總例三十條、中下為象證二十五條、上經十五卷、下經十七卷、例分卦始、卦根、卦內、卦外、卦畫、卦象、卦稱、卦性、卦德、卦用、卦情、卦名、卦義、卦時、卦主、卦以、卦位、卦方、卦數、卦互、卦錯、卦綜、卦變、共凡二十三則、六十四卦皆具此例、然則可儀堂刊本、亦俞大謨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傳之善本也矣。

槎溪學易三卷 保定蓮芎池刊本

清陳鼐撰。案鼐字作梅，江蘇溧陽縣人。此書据序言，倣繫傳之體，師程子以人事說易，而參用漢人消息錯綜之義，大旨主於抑陰扶陽，勸善懲惡，歸於聖人寡過之意。其言切近，而文以史事，使人易知而易從。刻既成，予為之序。其端曰：聖人於陽克陰之時，欲陽自為主於陰；克陽之時，尤欲陽自為主。陰陽動而善惡分，善惡分而吉凶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蓋君子小人之辨明，而泰否之兆著焉。且卦也者，著天下之時；爻也者，倣天下之動。非歷艱屯，更憂患，極天下之時之動之變，又烏從而極深研幾，引申觸類，以盡天下之能事也云云。同治十三年四月合肥李鴻章序。蓋槎溪為陳君作梅學易之齋名，亦即保定蓮芎池之別名也。跋

讀易初稿八卷 白芙堂活字刊本

清丁敘忠撰。敘忠字秩臣。湖南省、長沙縣人。此書謂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功用言謂之鬼神。以妙用言謂之神。以性情言謂之乾。又曰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又曰。乾道更多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坤是箇无頭底物。事都不能為首。是只循規蹈矩依而行之。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數偶。无奇數也。乾无十者。有坤以承之。坤无一者。有乾以節之。又曰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父。所謂尊無二上也。又曰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天固不足以盡乾。而非天則无以見乾之理。人物本天以生。與天初无二理。言天則人物在其中矣。八卦之名。皆與同義。此丁敘忠白芙堂活字刊本。亦讀易初稿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易備忘四卷 慎修堂藏本

清王滌心撰。滌心字子潔。河南省、內鄉縣人。道光舉人。歷知句容、儀徵等縣。官至直隸道員。著書二十餘種。字子涵。名檢心。君之胞弟也。此書序謂至易至簡者易也。所以至易至簡者。惟其元亨利貞也。所以元亨利貞者。惟其乾也。有乾而坤生。有乾坤而六十四卦生。分之則為六十四卦。合之則祇有一乾。而乾之全體大用。總不出乎元亨利貞。知乾元亨利貞之足以該易。則可以得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本心。然則備忘之法。亦無忘乾元亨利貞而易簡之道得矣。此慎修本。所以為讀易之善本。亦即備忘之善本也歟。

易卦私箋上下二卷 拙存堂刊本

清蔣衡撰案衡字湘帆一字拙存晚號江南拙叟康熙時以國恩爲貢生江蘇省金壇縣人善讀書工書法時銓選廣文制府檄試鴻博皆不赴西入秦摩挲碑洞諸石刻慨然曰十三經皆當時經生書非歐虞筆也中有舛謬且多殘缺遂矢志鍵關歷一紀書成適遇知愛者爲圖裝潢奏呈御覽藏之內府因作易卦私箋是書蓋會彖傳爻辭大小象之旨歸於一致云云然則太學之石刻十三經即衡進呈之原本寶璽褒長揚崇經實學具見於是書矣今拙存堂刊本巍然仍存亦流行無盡之善本也矣

漢儒易義針度四卷 道光小字本

清朱昌壽撰案昌壽字西泉浙江省仁和縣人据此書自序云近科鄉會試易藝獲售者競尚漢學某家藏祕冊及諸圖之罕傳者實爲易學之金針奈傳抄日衆幾不暇給友人屢請付梓以廣其傳某誠不敢自私也因略爲校勘梓成四卷弁以數語名曰漢儒易義針度云云卷一易義例爲互卦說變卦說之卦說反對卦說旁通說爻辰說明位明象明象初爻至五爻上爻用九用六解元吉大吉解貞悔解初筮原筮解貴賤效爻有等考乾坤升降易尚時中說虞氏逸象九家逸象五行精義卷二爲先天後天圖爻辰入宮圖鄭氏注考十二次圖十二次月建圖十二次星宿圖十二分野圖十二宮二十四氣圖十二律圖十二禽圖十二消息圖考辟卦七十二候卦氣圖考納甲圖考世卦圖考飛伏例否泰貞辰圖卷三爲上經卦演下經卦演卷四爲爻辰直二十八宿占後附近科文式目次爲癸酉

科、戊寅科、戊子科、乙未科、丁酉科。共五科。又有諸法指明月錄。變卦互卦、至世卦、飛伏。共十二則。蓋係專為爻辰參易所占。故不列天市太微紫微三垣。且不及瑣屑陰晴兵凶諸不祥事。然則易義針度。亦近世刊行流布之善本也矣。

周易廓二十四卷 獨秀山莊藏本

清陳世鎔撰。案世鎔字大冶。一字雪樓。安徽皖江縣人（皖江即懷甯也）。道光舉人。官甘肅知縣。此書據云。揚雄有言。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今之言易者。其害豈但楊墨哉。世無孟子。欲以窮鄉下士。障百川而迴狂瀾。誠知其難也。雖然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斯文未喪。焉知四聖人不亟思拯人心之陷溺。而相余廓之歸於一治乎云云。是書卷一至卷十六。皆為上下經。卷十七為繫辭上傳。卷十八為繫辭下傳。卷十九為說卦傳。卷二十為序卦傳、雜卦傳。卷二十一為圖說。卷二十二為漢易源流考。卷二十三為春秋筮法。卷二十四為讀易雜說（已錄入房山山房叢書初）。咸豐元年元旦。皖江陳世鎔敘。然則獨秀山莊刊本。亦廓清衆說之善本也矣。

篤志齋周易經解三卷附春秋解二卷（南皮張氏刊本）

清張應譽撰。案應譽字伊知，河北省南皮縣人。此書卷一、卷二為上下經解，說爻辭，不解彖象。卷三為上下繫、說卦。應譽係子青族人，子青敦族誼而崇樸學，以是編屬伊知壽諸梓，并屬錢振倫以校勘之役，振倫因書所見以為序者，則同治十年春正月也。然則篤志齋周易經解三卷，亦南皮張氏於自經兵燹書籍蕩落後，保存無失，傳布流行之善本也矣。

周易圖續編二冊（金陵王氏家藏本）

清王肇宗撰。案肇宗，金陵上元縣人。此書前有六十四卦之序（此即六十四序分載全象八卦大小綱目，上下經正十六卦，上下經交對陰陽水火），仍皆以八為紀；六十四卦之象（此即六十四象指明交對之義，上下經分紀之象也），有上下經二圖（上經以天地為主，下經以水火為主），先天位次圖。又有全經綱領節目，又上下經正卦分對待，天事在外、人事在內諸圖，陰陽節氣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圖（天有四時，地有五行，皆陰陽之所合發也），諸卦綱紀天人內外圖。又有諸卦統歸綱領諸圖，天地統二十四卦，水火統十六卦，雷風山澤統八卦諸圖，先天變後天圖，乾坤六子總攝先後位象圖，先後天以洛書為用圖（洛書數與先天方位合），乾坤六子變先後天二圖，乾坤一氣圖，全經統序圖。蓋此書係遵邵堯夫說，宗陳摶道家之言，於是儒家說變為道家說矣。王肇宗傳本，亦道家說之混入儒家，而其源實莫可究詰也歟。

周易屬辭十二卷通例五卷通說二卷 吉修堂存本

清蕭光遠撰。案光遠字吉堂。道光舉人。貴州省、遵義縣人。據是書自序云。卦象字為母。爻巽字為子。析及偏旁諧聲。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互相開通。故曰屬辭也。初時屬辭繁。乃箸通說。以分之。又于通例中箸解。以分之。又于通例中箸十數類。以分之。三編離合棄取。冥思默索。獨往獨來。又質於學使丁虛園先生。獲正音韻之譌。朋友中莫君子偲。點定商量。始終無閒。偏旁諧聲補救尤多。至鈔錄之功。則前後來遊數百人。成與厥事。十易藁始成。今本。夫易廣矣大矣。象數義理。前人之說備矣。光遠雖指管窺。何足言易哉。然則光遠於漢宋兩家之學兼通併備。吉修堂存本。亦屬辭通例通說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讀易傳心十二卷附圖說三卷 木存堂藏本

清韓怡撰。案怡字雲卿。江蘇省、丹徒縣人。此書依費直傳例。以十翼解說上下經。更以卦辭、爻辭、互相發明。于大傳說卦、序卦、雜卦、彖象傳、文言傳之下。昔惟聖知聖。今以經解經。然必以孔子十翼為宗。遇有難明。又旁引子史它說曲諭之。起乾隆甲寅春。訖嘉慶辛卯秋。凡八閱歲而成書。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序云云。然則木存堂本亦韓雲卿。總括流傳之善本也歟。

周易述傳十卷 家塾藏本

清丁裕彥撰。案裕彥字毓清，山東省濰揚縣人。是書十卷，皆以經解經。伏羲之卦即經也，列於經文之前，皆以下卦遇上卦，兩卦相遇，自着其象，因為卦名，卦名即發明卦之象也。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皆照卦名所指之象立言也。解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皆依孔子傳中所言，解繫辭上下傳，見孔子於釋經文之外，又闡易之所為，皆天

也陰陽動靜為氣化，人事自然而然之奧。又是經之注，以從朱注為主。凡經傳辭下所列音義，皆從朱注音義，以朱子善體經傳文義，故所立音義無差也。

周易用初六卷 寶孺堂藏本

清杜宗嶽撰。案宗嶽字鏡泉，山東省福山縣人。此書由乾卦潛龍勿用得解，句句踏實而理不蹈空，筆筆凌虛而道皆可據，庶幾乎古聖心傳，孔子道統，可於是本中見之；周子之說，程朱之傳，可於是本識之。讀是編者，勿泥於字句辭章，而忘作書之本意云云。然則是書所謂用初，亦即乾元勿用之用也歟。

周易遵述十一卷附賸義一卷 信芳閣藏本

清蔣本撰。案本字根庵，江蘇省毘陵郡人，即今江蘇武進縣地也。此書序，謂根庵自寫其書，取正不取奇，取精不取多，取大不取巧。宗宋儒之理而不廢漢儒之象，以近人之注較之，如葉氏佩蓀以移易為宗旨，而不取變易；蘇氏秉國以變易為宗旨，而不取爻位；連氏斗山兼取交易、移易、變易，而於不易之義則失；黎氏世序本日月為易之義，專取爻位為坎離，而於周流之義則失；晏氏斯盛不取圖書之說並互體而廢之；任氏啟運則以河圖之十五為全易之要；李氏塨則全刪卦氣之類，而專主互體；孫氏宗彝引易歸禮，於易之中无所專主，轉專主於易之外焉。噫！根庵蓋苦心好學之士也。計其成書之日至今垂六十年，計其人歿世久矣，不知其書何以落於淮陰，乃竟為惜庵春堂所遇，壽諸梨棗，然則

是書也，亦蔣本精心採取流布無窮之善本也歟。

讀易錄十八卷 霸縣孝友堂存本

清陳克緒撰。案克緒字易庵，嘉慶副榜，河北省文安縣人。據是書原敘，謂博覽周邵程朱諸先儒講義，貫澈前四聖作易繫易之深思，理數河洛闡其奧秘，卦爻彖象究其精微，變化生成通其妙用，位次名義抉其本原，或從先儒以折中，或由心得以注疏，其出自己見，乃發洩前賢未盡之精蘊也。又是書前數卷闡發圖書精蘊，與諸卦位次先後之所以然，具有心得，發前人所未發。後數卷就原書注釋，每卦有分注，有總論，皆與前賢之意合。間參以己見，蓋於此道三折肱矣。夫注易者不下百餘家，皆主數，程子易傳、朱子本義則主理。蓋理可賅數，數不能外理也。克緒逝世後，其子鈞早逝世，次子鈴，字菊齋，號魯柏山人，先輸全數十，然後達知同人隨意贊襄，今果集腋成裘，梓已告竣，因泐數語以誌此兩書之傳，孝子之心，大可嘉也云云。然則孝友堂存本亦陳易庵精心結撰之善本也矣。

易講會籖一卷附兩孚益記一卷 乾隆刊本

清茹敦和撰。案敦和字遜來，又字三樵，浙江省會稽縣人，乾隆進士，官知縣。此書蓋會聚衆義，孚合而成，謂全易六十四卦之義無不通者也。通故名會，又名孚。此敦和之精心結撰，所以併二書為一書也。至其引證之精詳，講求之細密，尤屬耐人尋思。然則乾隆刊本洵可備古今通行之善本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家易傳義存疑三卷 姑孰傳聚文堂刊本

清章世臣撰。案世臣字多卿，安徽省望江縣人。中年舉孝廉方正，擢太平府教授。是書遵注疏本及程子傳、朱子本義，並錄漢唐諸儒古義及御纂折中、述義二書。又是書無畫亦無圖。心有未安，不能無疑，彙而存之。採取諸儒論說之較長者，疏證於其下，將以備參考也。夫聖賢之書，有肆情攻駁者，亂臣也；有曲意回護者，佞臣也；有據理校正者，功臣也。吾輯是編，不足為功臣，不肯為佞臣，而終不敢為亂臣。其與傳義有異同者，必徵引舊說以折衷，至其說之得失，吾猶未敢自決，故名之曰存疑。存之以俟人之自擇焉。曰傳家者，自視未堪以問世，聊仿白雲郭氏之意，藏諸家笥，俾後人知所研習焉耳。光緒甲申中秋節章世臣識云云。然則姑孰傳聚文堂刊本，亦漢宋兼采之善本也矣。

陳旉農書三卷附農學論一卷 農學會刊本

清劉敦煥、文廷式、陳驤等輯。案敦煥字偉庵，湖北漢陽縣人，官候選同知。廷式字芸閣，江西萍鄉縣人，光緒己丑科榜眼。陳驤字石麟，直隸天津縣人，戊子科舉人。是書上卷論財力、地勢、耕耨、天時、六種、糞田、薅耘、節用、居處、稽功、器用、念慮、善其根苗、祈報，計十四篇；中卷為牛說、牧養、役用、醫治，計三篇；下卷為種桑法、收蠶種法、育蠶之法、用火採桑之法，計四篇。是書較舊陳旉農書簡而易明。農學論係香山張壽浯著，論講求農器，凡氣學、熱學、水學、地學、物性、原質等學，莫不日起精進，總化學、算學而貫通之。是故庶植繁息，纍實豐茂，不特橫目之類相與鼓腹，即遊牧之族亦且繁碩孳乳，足以為法也矣。

種植叢書一冊 活字印本

清黃紹箕、劉崧英、陳壽彭等譯輯。案紹箕字仲弢，浙江省瑞安縣人，光緒庚辰科翰林；崧英字小雲，福建省侯官縣人，丁酉科拔貢；壽彭，侯官縣人。是書係黃紹箕、陳壽彭等譯輯，目錄第一為加非攷（加非即法國之加非茶也），阿芙蓉攷，黔蜀種鴉片法（鴉片即阿芙蓉也），種煙葉法，植漆法，植楮法，植雁皮法，植三椏樹法，家菌長養法，種印度粟法，薄荷栽培製造法，廣種柏樹興利除害條陳，計共十八條。然則是書，亦可謂極精細選擇之善本也矣。

棉業叢書一冊 活字印本

清陳壽彭譯輯，朱祖榮撰。案壽彭、祖榮皆江蘇省（陳晉安縣人，朱如皋縣人）。是書按總論，謂木棉與米皆為植物，米則僅宜於亞洲，中國之人食之者衆，其功固偉，究不及木棉衣被萬國，厥功尤大也。然則木棉在植物中，可推為上品第一矣。產于平地，最宜于緯線三十五度，墨洲、非洲、亞洲熱帶之地，生長甚易，且可種于溫帶之間，如歐洲、澳洲培植得法，亦能暢茂。其種不一，有木本者，有草本者。叢書為木棉攷、種棉實驗說、勸種洋棉說、山東試種洋棉簡法、美國種棉述要、種美棉簡法、通屬種棉述略，計共七條。然則陳壽彭、朱祖榮同輯之棉業叢書一冊，亦可謂極精細極詳明之善本也矣。

蠶桑叢書八卷附杭州蠶學館章程 活字印本

清汪曰楨撰。案曰楨，浙江省烏程縣人。是書湖蠶述卷一為總論、蠶具、栽桑（按總論云：蠶食頭葉謂之頭蠶，食二葉者謂之二蠶。蠶食柘葉者謂之柘蠶，又名三眠蠶。）卷二為浴種、滃種（臘月十二日為蠶生日，取清水一盂，向蠶室方采枯桑葉數片，浸以浴種，去其蛾溺毒氣也。）、護種、貸錢、糊筐、收蠶（蠶蟻禁忌）、稍葉、飼蠶、頭眠、餉食、二眠、出火、大眠、分簇、鋪地。卷三為縛山棚（老蠶作繭，架棚以處之，謂之山棚。）、架草、上山、擦火、回山、擇繭、繅絲、剝蛹。卷四為作緜、辟絮、生蛾、布子、相種、藏種、望蠶信、賣絲、紡織、賽神、二蠶、桑蠶、占驗，計共目錄四十條。卷五為蠶書，宋秦觀少游撰。是書係由淮海集摘出，乃與其妻徐氏所編。其繼配即蘇小妹也。卷六為奧國飼蠶法、藏種、飼蠶、蠶具（計共二十三圖）。卷七為飼育野蠶識略，陳貽範譯述。卷八為杭州蠶學館章程。然則是書八卷，殆汪曰楨議輯中外之蠶書善本也歟。

耕祿藁一卷 左氏百川學海本

宋胡錡著。一卷二十五篇。案胡錡字國器，括蒼縣人。是書述民以食為天，農不可惰，帝躬耕籍田，昭示勸。寓兵於農，內脩外攘。水陸轉輸，移民就食。流潦就燥，鑿渠潤涸。百鍊選精，鼓鑄耒耜。國家授歷，無違農時。分田給土，均平盈虛。斲木為斛，民靡有爭。倉廩蓄穀，視歲斂散。農事咸備，故黎元擊土鼓樂田畯云。

富強芻議八卷壽椿廬印本

清楊毓煇撰。案毓煇字然青，廣東省大埔縣人。是書八卷五類，卷一為富強總義，卷二為富強之本（內有請求農學種植水利，改入農書。）卷三為富強之用上，卷四為富強之用下，卷五為富強開源之法上，卷六為富強開源之法下，卷七為富強剔弊之端上，卷八為富強剔弊之端下。計共五十條，綱領條目，燦若列眉。而復先後有序，體用兼賅，採西法之所長，補中法之不逮。語語皆徵經濟，坐言即可起行。即讀其文，能開拓萬古之心胸，觀其手可推倒一世豪傑，以視空談時務而不能實籌振興之法者，相去殆判天淵。識中國救時之藥石，富強之良規也。然則毓煇是書，誠精細完備之善本也矣。

樹桑養蠶要略一冊蓮池書局刊本

清蓮池書局撰，不著人名。是書蓋悉取諸蠶桑書之成語，編纂為篇目，錄為栽桑、移桑、壓接本桑、培壅澆糞及接野桑等法，計共十九條；初生蠶子、育蟻、飼葉、頭眠、二眠、三眠、蠶老上山、置火盤、擇繭、剝繭、繅絲等法，計共三十二條。是書成於光緒十四年，亦極簡單而實極完備之本也矣。

農事私議二卷（刊本）

是書一卷，作者佚名。清光緒庚子年刊本。一曰農官。（中國周代農官甚多，設有甸師、載師、遂人、遂大夫、縣正、鄙長、里宰、草人、稻人等官。秦漢以後，司農之職不備。今須設官以屬農事。）二曰墾荒。（獎掖墾户，以示重農興利之意。）三曰勸農。（或蠲稅，或給獎，以掖農民，則農利興矣。）四曰編纂農產志。（轄境之地，若年歲之豐歉，農民之勤惰，物產之數目品質之良否，牧畜之肥瘠，農器之利否，均須詳為圖說，以資進益。）五曰墾荒代賑。（則地闢而民得食。）六曰移植。（因季候之寒暖，土味之肥瘠，物之適於此而不適於彼者，須以人工彌其缺，則物殖。）七曰選用佳種。（選用同地或異地之佳種，或以人工媒合之，其利必厚。）八曰風車運水。（微風即轉，不少停休，惟外洋之風車收風較大，甚合用。）九曰糞田。（或用人畜之矢溺，或將地二分之，耕其一，牧其一，今年之牧地即明年之耕地；或種豆製油，以豆粕肥田；或沤腐枝葉，以供肥壅；或堆土和以枝葉，徐徐燒之，功等他肥；或將貝殼、牡蠣燒之為粉，亦可肥田。）右述九事，為理國之經，治生之本。世有達者舉而行之，獲益匪尠也。

田家曆一卷（說郛叢書本）

程羽文撰。案羽文係吳郡（今江蘇省蘇縣）人，年代不可考。是書述農人於每月應作之農事，列為月表。凡播種、收穫等事，農人遵之不失時也。

正月　糞田　春耒　種林檎　栽桑柘　開荒

二月　種芋　種胡麻　種茄　種桃　種梨　種櫻桃

三月　移茄　種豆　種稻　種葱　種薑　種瓠

四月　收蔓菁芥蘿蔔等子　鋤葱　收筍　伐木（此月伐木不蛀）

五月　種蜀芥　種麥　種黍　種粱　種麻

六月　收芥子　收苜蓿　種小蒜　種蘿蔔　斫竹（不蛀）

七月　種蜀芥　分薤　收荷葉　收瓜蒂　收楮子

八月　收薏苡　收江豆　開蜜　收棗　收胡桃

九月　採菊　種麥　種稻　種蒜　種蓮　收木瓜

十月　收諸般穀類及豆類　種瓜　種葵

十一月　刈蒿秫　採薪　造農器　折麻放麻

十二月　收糞　糞地　造農器

吳下田家志一卷 說郛叢書本

宋陸泳撰。案泳係吳郡今江蘇省蘇州人。此卷題曰三旬。每月三十天。分為上中下三旬。以干支配日、及節候。推測農事之宜、忌。更以現時之天象推測風雨。驗之不爽。

上旬交月雨、主月內多雨。中旬自十一至二十日、下旬自二十一至三十日也。

風吹月建、主米陡貴。

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甲子旬中無燥土。久雨久晴、且看換甲。

立春一日、百草回芽。大寒無過寅。五日寒食便下田。

清明斷雪。穀雨斷霜。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黃梅三時才出門、簑衣箬帽必隨身。

朝立秋、暮颼颼。

八月初一鴈門開、懶婦刀尺裁。

一九、二九弗出手。九九犁耙一齊出。

耕田栽秧、忌日痕。

種麥宜庚午、辛未、辛巳、辛卯、庚子、庚戌。

種豆宜甲子、乙丑、壬申、丙子、戊寅、壬午、壬寅。

種瓜宜甲子、乙丑、辛巳、庚子、丙寅、乙卯。

種菜宜戊寅、庚寅、辛卯、壬戌。

種芋宜壬申、辛巳、壬午、庚未。

種移栽菓子、忌壬戌、丙戌。

取納六畜、忌出入鶴神方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蠶桑織務紀要一冊 河南蠶桑織務局編刊

清陳寶箴、魏綸先序。案寶箴廣西省義寧縣人，綸先湖南省衡陽縣人。是書於光緒七年奏創興蠶桑織務摺。勸添種湖桑示。祥符縣開局稟。勸種桑養蠶通飭。春分時發湖桑通飭。新栽湖桑須剪本不准移栽通飭。勸種葚桑及種法通飭。採辦桑秧委員稟陳購買桑秧之大小、桑秧起土之節候、盤細桑根、起運栽種等方法。此冊之末，附蠶桑要略一編。分種桑法（一擇桑種。二種桑葚。三治畦種葚。四種地桑。五移桑樹。六栽培湖桑。七修桑樹。八盤壓。九接桑。十剪鋤。十一去蠹。十二收霜桑葉。）養蠶法（一蠶種。二飼蠶。三上簇。四採繭。五繅絲。六收種。七避忌。）養野蠶法（一種樹。二養蠶。三紡織。）敘述極為詳明。蠶桑織工依法行之，獲利必厚也。

釋鑑稽古略續集三卷 慧空經房本

明釋大聞撰。聞字幻輪，歸安杏溪蓮巷沙門。此集為述釋氏史實，用編年體，始於元世祖至元元年甲子，終於明熹宗天啟七年丁卯，以帝王年代為綱，而以佛祖源流、法門行業為緯，蓋繼承元覺岸之釋氏稽古略而述，故亦略名續稽古略也。緣崇禎十一年，杏溪居士嚴爾珪斥資重刻釋氏稽古略，請僧大聞為任校訂，聞見其書斷至宋末，元明兩朝釋門事蹟缺而不傳，深致慨焉。爰乃据拾史料，續承其後，以明崇禎十五年，成書三卷，復經嚴君校梓行世。此書取材該備，而體例謹嚴。於元世祖至

明熹宗三百六十四年間釋教事蹟，頗能詳其大要，無所遺墜。列傳之僧凡四百三十餘人，源流派別，亦頗明瞭。其間所出釋家撰述，且俱備載。如四庫提要所評覺岸稽古略體例汎濫之弊，此集尚能免之，不可謂非佛法史中之佳構也。書分三卷，上卷述元世祖至順帝間事，中卷述明太祖時事，下卷述明建文帝至熹宗間佛事，且於兩朝帝王名賢有關佛教之記述頗詳。今本係民國十三年夏杭州僧清通據錢塘丁氏八千樓藏本審勘翻刻，書前有大聞自撰序文一篇，敘述此書編述顛末。續藏經內亦收有此書，惟前之序文則未附入焉。

大明高僧傳八卷 江北刻經處本

明釋如惺撰。惺天台山慈雲寺比丘，係從當代禪僧象先清和尚出家，曾於萬曆庚子校刊佛法金湯篇，旋又輯明代護法者若干人以補其缺，因見宋高僧傳而後僧傳缺如，由是閒於史誌文集見載有名僧事蹟之可傳者，輒隨錄之，至萬曆四十五年中成書六卷，始自南宋，迄於明初，略得高僧百七十九人，內正傳百十九人，附見者六十人，因命名為大明高僧傳，或亦稱為高僧傳續四集，蓋清楊仁山所命名，以其紹承梁惠皎高僧傳、唐道宣續高僧傳、宋贊寧宋高僧傳三集而後，故命為四集

也。梁唐宋三傳中，均以高僧分列十科，本書僅以譯經、解義、習禪三篇別之，蓋南宋以來，釋門名賢為數較減，抑搜羅採拾容有未盡，而譯經篇中，正傳僅沙囉巴一人，解義正傳則有淨真等四十五人，習禪正傳則有正覺等一百十二人，於此亦可見宋傳而後，禪教仍盛，而翻經一科，則甚寥落矣。且如惺自序亦云書係隨喜編錄，用備後來修史者之採摭，其未敢自視以為定本，於以可見。且此書合朝正傳僧數，南宋七十九人，元二十二人，明十八人，宋朝已多缺漏，元明二代，其數決非止此，更無論矣。因是民國衡陽喻謙，仍復追承贊寧宋傳，採輯宋元明清諸代高僧事蹟，編為新續高僧傳四集六十六卷，即取如惺斯書資料，併入其內，仍以十科別之，自較為可觀矣。又昔梁慧皎撰高僧傳十六卷，自未立傳，而唐道宣續高僧傳中傳之，道宣又未自傳，而贊寧於宋高僧傳中又傳之，至此書中，乃竟未為贊寧立傳，今江北刻經處刊行此書，別製贊寧傳附錄其後，殆亦所以補其缺遺耳。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

唐釋義淨撰。淨譯有金光明最勝王經等經律論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撰有南海寄歸内法傳等五部九卷，見並存大藏中。此傳乃其天授二年，方自西國，還於南海佛利室逝之時所撰。列傳之僧五十六人，皆是當代沙門，冒大艱險，遠希法顯，近慕玄奘，遠赴西乾，忘身求法者也。然而勝途多艱，紗願難償，如淨序云，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萍轉，罕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粗據見聞，

撰題行狀云。傳中錄僧玄照道希等五十六人，列次第多以去時年代近遠存亡而比先後。諸僧所由來處，則有京師、洛陽、荆州、益州、并州、交州、愛州、晉州、澧州，乃至新羅、高昌、吐蕃等地。淨離印赴南海時，尚有荆州無行師、道琳師、新羅慧輪師、澧州僧僧哲師、洛陽智弘師五人，見在彼方，後此不知存亡何處。由此可知其時西行求法之艱，而諸德願行之篤。且當時印度佛教之狀態，與夫印度南海交通之情形，玄奘義淨時代中土教界慕法之熱忱，均可於是傳見之矣。又此書言文高雅，辭致倚美，其南海寄歸傳文則較質直，而書筆致似非一轍，然此二書實係

同時所作，證之寄歸傳首且云，南海寄歸傳，又大唐西域高僧傳二卷，并雜經論十卷，并錄附歸，意者淨歸唐後，復以此傳付諸修潤者歟。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三卷

唐釋彥琮撰、琮長安弘福寺沙門、嘗受學於玄奘門下、識量聰達、博通群經、善屬文章、尤工著述、龍朔元年、撰大唐西京寺錄十卷、明年、復編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又魏國西寺慧立初製玄奘法師傳、琮於垂拱四年、加以箋補、成書十卷、名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見傳於世、此書乃琮貞觀年間所撰、詳述唐初名僧法琳一生弘護法教之事歷者、蓋琮本為法琳弟子、故於琳之護法偉蹟、知之特詳、琳襄陽人、姓陳氏、幼出家、歷遊金陵楚郢等處、廣參名匠、博採內外諸典、護法為任、高祖武德之際、道教勢盛、釋門否塞、琳入投道門、悉容其教、會太史令傅奕、奏上誹謗佛教事十有餘條、意在毀佛逐僧廢寺、道士李少卿、又上十異九迷論、道士劉進喜、又上顯正論、皆毀謗佛法無益於世、京師諸僧亦有抗論者、悉無所濟、琳乃出而先後著破邪論二卷、辯正論八卷以折之、廣引孔老敬佛之文、多陳王臣奉法之事、作論既成、遐邇傳布、有道士秦英扇動宮掖、以琳著論、毀其宗祖、文帝大怒、追琳辯對、往復論難、前後重沓、琳詞宏義闊、愜附帝心、乃獲免罪、故於益部為僧、在道終殁、道俗推痛、遠近崇仰、其詳具如本書所述、此書文章優美、理致周備、据拾無遺、刪補有則、蓋亦僧中之良史也、傳前有隴西居士李懷琳序、懷琳亦為法琳弟子、與彥琮為同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 支那內學院本

唐釋慧立本、釋彥悰箋、慧立俗姓趙、幽國公劉人、隋地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出家後、住幽州昭仁寺、貞觀十九年、玄奘初歸自印度、開譯場於長安弘福寺、詔徵天下曉法能文之士襄焉、立以其年六月應徵至、任綴文、自是追隨玄奘二十年、玄奘寂、立乃綜其生平作玄奘法師傳五卷、爲未定稿、慧立卒後、其稿散佚、至垂拱四年、彥悰乃蒐輯本文、箋補爲十卷、即成此書、悰亦奘門弟子也、此書不獨於玄奘一生之事蹟紀載綦詳、且更由此可知玄奘時代西域印度佛教之狀況、乃至太宗高宗時代唐長安文化發展之情形、誠爲文化史上之重要資料也、此後關於玄奘傳記之作品、尚有道宣之續高僧傳、智昇之開元釋教錄、靖邁之譯經圖記、冥詳之玄奘法師行狀、劉訶之大遍覺法師塔銘、宣昇遇詳皆奘門人、惟訶之銘、作於開成四年、距其寂後一百七十五矣、諸家所記、什九皆取材於此書、故此書實奘傳之基本文獻也、又此傳前有彥悰所述序文、辭意精美、近百餘年來英法俄德文中均有此書譯本、爲之疏證者、且復不少、其在本國、則此本外、尚有揚州刻經處本、然譌脫時不免焉、今本乃民國十二年冬、支那內學院所校印、其文字校勘、係依日本弘藏教本、而對勘以麗宋元明四藏本、有異同處、皆斟酌修正、復用可洪音義、慧琳音義校勘俗字、文字上殆精審無遺、至記載校勘、則取大唐西域記、及道宣智昇冥詳劉訶所記述、凡事蹟有異同詳略處、皆旁注比對、又此傳中自貞觀十九年以前、不記年月、今校本於卷端皆標列年號及玄奘歲數、實具年譜之雛形、卷首並附有玄奘遺像、及奘之五印行跡圖、允足推爲善本也、

天台九祖傳一卷

宋釋士衡編。衡雲間竺峯天台宗沙門。此書作於南宋寧宗嘉定元年，述其宗祖龍樹、慧文、慧思、智者、灌頂、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九人之事蹟，蓋為追繩祖德，啟發來賢之意也。緣天台宗係由北齊慧文讀誦龍樹大智度論三智一心中得之文，及中論因緣所生法一偈，而起一心三觀之道。慧文復以此法口授南嶽慧思，復以傳於智者。智者著有摩訶止觀等書二十七部一百四十二卷，大弘斯道，蔚成一宗。因智者居天台山，故時以天台宗名。智者於止觀中推述龍樹為初祖，慧文為二祖，慧思為三祖，而智者事實上實為天台宗開祖也。智者以下，灌頂乃至湛然，次第相承，丕振宗風。考上列九人傳記，龍樹傳早有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別傳一卷。慧文、慧思、智者、灌頂事並原載續高僧傳。此外又有灌頂所撰智者別傳一卷，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事蹟，宋高僧傳亦已載之。綜觀此書內容所出，即根據以上文獻而編述者耳。

往生集三卷 金陵刻經處本

明釋袾宏撰。宏俗姓沈氏，別號蓮池，杭州仁和人。年十七，補諸生，以學行重於時。三十二歲出家受具，徧參諸方知識。後闢杭雲棲寺，盛揚淨土法門，弘教利生，學德昭懋，朝野尊仰，遐邇心傾，近代高德唯一人也。宏著述甚富，有菩薩戒疏發隱等二十九種五十八卷行世。此集作於萬歷十二年夏。宏時力倡淨行，因聞昔有傳往生者，歲久滅沒，不可復覩，而斷遺跡班班互載於內外百家之書。宏乃隨所見及，輒附筆劄，仍摘其因果昭灼者，日積之成編。嗣乃從其類而後先之，又證之以諸聖同歸，足之以生存感應，計百六十有條，而間為之贊，以發其隱義，題曰往生集，計書三卷。欲使緇素之流，觀於是書而增篤其淨信耳。全書所載共分八類：一沙門往生類，列慧遠等九十九人；二王臣往生類，列烏萇國王等三十三人；三處士往生類，列周續之等二十八人；四尼僧往生類，列尼大明等五人；五婦女往生類，列隋皇后等三十二人；六惡人往生類，列張善和等八人；七畜生往生類，列龍子等三條；八不分門類，列僧明本等二十人。九諸聖同歸類，列擇生極樂等十四義；十生存感應類，列鬼不敢啾等十二事。各類之後，均列總論，綜其事理而論述焉。此集文詞

修淨、足欽淨信、實淨業者之龜鑑也、書前附有宏之自序、末附勸修淨土等文三章、今本為光緒二十四年金陵刻經處所校刊也、

景德傳燈錄三卷 大藏經本

宋釋道原纂、原東吳僧、冥心禪悅、披奕世之祖圖、采諸方之語錄、次序其源流、錯綜其詞文、錄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以景德元年成三十卷、目之曰景德傳燈錄、蓋即禪宗歷代傳法史錄也、詣闕奉進、冀於流傳、真宗閔之深為嘉納、乃詔翰林學士楊億、兵部員外郎李維、太常丞王曙等、同加刊削、為之訂定、並頒行焉、此錄夙被稱為禪林最要史籍、首敘七佛、次述天竺二十八祖、乃至東土三十三祖慧能、下及五家七宗、五十二世、禪燈法系、歷代正出旁出諸師、莫不詳為敘述、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洵禪林僧寶之森然大觀也、卷首附有楊億序、希渭重刊狀、禪法西來年表、卷末附有楊億寄李維敘師資始末書、長樂鄭昂跋、天童宏智和尚跋、劉棐之後序等、然據此錄頒行後一百二十八年紹興壬子鄭昂跋云、此錄原為湖州鐵觀音院僧拱辰所撰、書成將遊京師投進、途中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矣、事與郭象竊向秀莊子註同、其實然否、殊未可考矣、

續傳燈錄三十六卷 續藏經本

明釋居頂撰、字圓極、居靈谷寺、此書撰於永樂二年、繼道原景德傳燈錄、而述禪門高僧之列、故名續傳燈錄也、此錄取材於五燈會元、佛祖慧命、僧寶傳、分燈錄、與夫禪門宗派圖、諸祖語錄等集、其文則仍其舊、略加取捨、而不苟為芟薙、以存其真、其世則專揭大鑑於上、而不以五家宗派分裂之、所載禪僧、始於大鑑下十世、迄於大鑑下二十世、凡十世、嗣三千一百有一人、一一列其傳紀、詳其法系、明其分派、條理謹嚴、堪與景德錄並美焉、今本前附有頂之自序、係從居頂文集中錄來、大藏經中亦有此書、惟前之序文則未載入也、

傳法正宗記九卷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傳法正宗論二卷 江北刻經處本

宋釋契嵩編、契嵩有鐔津文集二十二卷、四庫中已著錄、嵩博通內典、並精儒學、嘗著原教論孝論輔教篇等數十篇、以明儒釋一貫之義、而與其時排佛者抗、又作非韓、以闢韓愈、當世學者、咸心折焉、此書乃於杭州靈隱寺永安精舍所作、以明禪宗列祖嫡嫡相傳之次第者、蓋以當時禪門、於其傳法宗祖、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諍競、嵩因研討大藏經論、得諸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而成此書、其傳法正宗記九卷、首卷陳釋迦如來表、卷二叙述初祖至[illegible]祖迦葉、阿難、商那和修、優婆毱多、提多迦、彌遮迦、婆須蜜、佛陀難提、伏馱蜜多、富那夜奢等十一人、卷三叙述第十二祖至[illegible]祖馬鳴、迦毘摩羅、龍樹、迦那提婆、羅睺羅多、僧伽難提、伽耶舍多、鳩摩羅多、闍夜多等九人、卷四叙述第二十一祖至二十五祖婆修盤頭、摩拏羅、鶴勒那、師子、婆舍斯多等五人、卷五叙述第二十六祖至二十八祖不如密多、般若多羅、菩提達摩等三人、卷六叙述震旦第二十九祖至三十二祖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人、卷七卷八述大鑒下至十二世正宗分家千三百

四人，卷九為旁出略傳二百五人，宗證略傳十一人，此正宗記之大要也。其傳法正宗定祖圖一卷，即圖寫正宗記所載三十三祖，而附以略傳，并及宗證諸師傳記。其正宗論則有二卷，計分四篇，係就正宗記所出禪宗列祖之次第，加以詳細論述者，蓋以當時禪門之徒，言及二十八祖廢立問題，有據付法藏因緣傳，謂至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付法中斷，繼以四祖，為禪家妄立者，由是契嵩乃著此書，據出三藏記集所載，薩婆多部師資相承之說，以其中之婆羅多羅為今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以弗若蜜多為今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以達磨多羅為今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師子尊者以後尚屬嫡嫡相傳，以證論寶林傳、景德傳燈錄等所傳之不謬。此中所明祖系，雖曰決疑啟信，功在禪門，然其所說，不無附會。是書起稿於宋仁宗至和二年，迄至嘉祐六年完成。是年冬，因觀察史李公之介，表進朝廷，翌年三月，敕共其前著輔教篇三卷入藏，四月賜紫方袍，並賜明教大師之號。今正宗記卷首附有上皇帝書，及知開封府王侍讀所奏劄子，中書劄子許收入大藏，又不許辭讓師號，治平元年覺初等刊行序，隆興二年林之重刊序等；定祖圖首有契嵩自序。今本為民國四年仲夏磚橋法藏寺江北刻經處刊。

釋門自鏡錄二卷　續藏經本

唐釋懷信述。信乃唐揚州西靈塔寺僧，敦行護教，嘗感靈應事蹟，具如宋高僧傳本傳所載。此書專述歷代釋門因果報應等事，蓋以見於當時沙門行持漸弛，多越禮法，因編此書，以為佛徒龜鏡，藉昭懲規，故名釋門自鏡錄也。全書二卷，計分十錄：一業繫長遠錄，二勃逆闡提錄，三輕毀教法錄，四妬賢嫉化錄，五恣意貪鄙錄，六俗學無稱錄，七懈慢不勤錄，八害物傷慈錄，九飲噉非法錄，十慳損僧物錄，以上十錄共收事記七十三條，均為沙門違不善因，感苦惡果之紀載。正列事記七十一人，附見者十四人，由北朝至唐代之事蹟尤多，各條下多有出典，此中事記，多有他書未載，而此書獨傳之者，實南北朝至唐代關於佛教信仰上之一重要資料也。錄前列懷信自序曰：余九歲出家，今過六十云云，可知此書為信晚年之所作也。

釋迦如來成道記註一卷 揚州藏經本

唐王勃撰，宋釋道誠註。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有詩文集十六卷，四庫中已著錄。勃為文精麗，詞情英邁，才藻之美，冠於時流。此記乃其唐高宗咸亨上元間所作，係釋迦如來八相成道及入滅後之法化弘通之情形，辭旨精美，要言不繁。宋錢塘沙門道誠復就勃文加以註釋。道誠號恩悟，住錢塘月輪山，因讀王子安集，得見此記，文意精切，悉探本原，遂乃引據本行因果、華嚴、涅槃等經，婆沙、俱舍等論，就勃記文明確註之，成書一卷，即此書也。今本為揚州宛虹橋藏經院僧行徹所校刊，書前附有行徹初刊暨重刻序文二篇。

釋迦如來應化錄六卷 續藏經本

明釋寶成編集。寶成姓虞氏，原名惇，號興庵，江蘇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進士，後出家，住報恩寺，此書即居寺時所作也。全書六卷，分目二百八條，基緒經典而編述釋迦如來一代八十年中之學道生涯及弘道事蹟，而尤詳於其後五十年中之弘道錄。此中言文，悉由諸經論中纂輯出之，匪由自撰。首尾亦無序跋存，故亦未確知其編述因緣及年月也。

隆興編年通論二十八卷　續藏經本

宋釋祖琇撰。琇字石室，事蹟不詳。此書題下署云：隆興府石室沙門祖琇撰。然考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云：隆興甲申，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於世。隆興甲申，蓋為南宋孝宗隆興二年。隆興二字，非府名也。又石室二字，當為琇之別號，亦非地名。通載所紀，較為近理。今本題下所云隆興府石室沙門者，似係傳鈔衍誤所致。全書二十八卷，用編年體，敘述東漢佛教傳於中土以來，乃至五代時，凡九百年間中國佛教之事蹟與夫歷代名賢關於佛法之史實，莫不逐事詳為敘述。又各條下，附列論評，紓其己見，所論各事，語意精闢，別具隻眼。由是可知琇蓋深於儒學，博讀羣書者。書名編年通論，蓋夫敘夫評，史論並行，佛教史籍中之另出一格者也。

釋門正統八卷　續藏經本

宋釋宗鑑集。鑑為良渚天台宗沙門。此書可謂天台宗傳記史也。原係居士吳鎧庵所作，鎧庵名克己，嘗為建安節使，習天台教，欲倣遷例，修天台史，未畢而卒。宗鑑乃取其書，增績補修，準其原例而完成之，以述天台中心之釋門正統，蓋對禪宗景德錄等所傳而作也。全書八卷，內本紀及世家二卷，志二卷，傳及記共四卷。其本紀中有釋迦牟尼本紀、龍樹本紀，附傳西土大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人。其世家中有北齊南嶽世家、智者世家、法華天宮左溪世家、荊溪世家、邃修外琇竦宗通七人世家、法智世家，附傳普明至修雅等十八人，是則天台列祖傳也。次諸志中，列有身土、弟子、塔廟、護法、利生、順俗、興衰、斥偽八志，皆就天台教理而述。次列傳中，有荷負扶持傳，列僧八人，本支輝映傳列僧六人，扣繫宗途傳，列僧四人，中興一世，列傳九人，中興二世，列傳十人，中興三世，列傳十三人，中興四世，列傳十五人，五世列傳七人，六世列傳二人，七世列傳一人，是皆天台高賢之傳記也。護法內傳十有六人，皆錄台宗之護法者。護法外傳十有四人，是為宗外之護法者。次諸記中，禪宗相涉記，列禪宗高賢菩提、磨達等五人，又賢首相涉記，列賢首宗高賢法順等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又慈恩相涉記、列慈恩宗高賢玄奘等二人、又律宗相關記、列律宗高賢道宣等二人、又密宗思復載記、列密宗高賢金剛智等五人、此書作於南宋嘉熙元年、後此三十二人、釋志磐佛祖統記五十四卷、蓋據此體例推廣而言之、此書乃其雛型耳、

續佛祖統記二卷 續藏經本

不詳撰人、此書具名續佛祖統記、諸佛列傳、並廣續宋志磐佛祖統記而作、仍以傳述南宋以來乃至明初天台宗尊宿為中心也、書成二卷、上卷叙法照等十三人、下卷叙必才等十七人、合共僧三十人、此外別無本記世家志記表等、並僅續前記列傳而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氏通鑑十二卷 續藏經本

宋釋本覺編集、覺為括山一卷首座比丘、自幼出家、氣骨超俗、博採經論、篤志禪宗、嘗以諸經史傳、繫年前後、不相聯貫、不使觀覽、又以歷代大德所示聖蹟、每多潛遂、不顯於時、由是冥心典籍、廣索旁求、倣儒書編年之例、纂為此書、起周昭王甲寅、止後周恭帝庚申、上下凡一千九百三十年、釋門事蹟、悉皆捜羅、諸祖諸師、備載罔佚、此中引用佛家史籍、有五燈錄、佛運統記等五十九部、儒家史籍、有通鑑、漢書等四十四部、道家史籍、有神仙傳等三部、亦可見其捜集之勤也、書成於南宋度宗咸淳年間、具名歷代編年釋氏通鑑、脫稿後、本覺又復捐資鋟梓、明天啟中、京師畢熙志獲此宋本、頗有遺脫、又復為之校補刊印、書前有南宋咸淳六年厲福用錯序、及明天啟丙寅畢抵康畢熙志等序文三篇、

歷朝釋氏資鑑十卷

元釋熙仲撰、仲福州康峯沙門、跡託玄宗、神遊史籍、因閱內典、至道宣感通錄、載天人似告所著續高僧傳、廣弘明集等文、裨助聖化、靈冥喜讃、遂乃感而摭拾儒釋羣書、自有始以來、迄於元代、歷朝佛法關繫、隆替利害、乃至大德王臣、機語合契、對辯唱酬、去華取實、筆而革之、於至元二年丙子、集成此書、旋乃夢感異人、閱此屢以資鑑稱之、爰而目曰歷朝釋氏資鑑、或亦簡稱釋氏資鑑、全十二卷、首卷叙述周秦兩漢佛事、卷二叙述三國兩晉間事、卷三至五、述南北朝迄至隋代、卷六至八、述唐五代、九至十一、述兩宋佛事、卷十二述元初事、末附元朝帝師行實、首尾復有薛天祐題及自題跋等、

新脩科分六學僧傳三十卷

元釋曇噩述。噩四明鄞東僧。採懐文史，嘗以梁唐宋三代僧傳，均以十科序列，不無失當，必以六學十二科分之，則佛法行而僧業明矣。六者，波羅密之爲言度也，度則學之至，學乃度之始。其譯經傳宗，是慧學也。遺身利物，是施學也。弘法獲教，是戒學也。攝念持志，是忍辱學也。義解感通，是精進學也。證悟神化，是定學也。噩因閱諸龕藏，以紬繹之，苗穢髮櫛，屬稿而成是書。計列傳一千二百七十有三，得人如傳之數，以卷計之，則凡三十。卷一至二，録譯經科，列傳迦葉摩騰等六十八人，卷三至八，録

傳宗科，列傳曇柯迦羅等二百二十八人，是爲慧學，卷九述遺身科，列傳僧群等二十五人，卷十述利物科，列傳法相等四十五人，是爲施學，卷十一至十四，述弘法科，列傳支遁林等百二十四人，卷十五至十六，述護法科，列傳僧鍾等四十七人，是爲戒學，卷十七至十八，述攝念科，列傳帛遠等百九人，卷十九至二十，述持志科，列傳支孝龍等百二十七人，是爲忍辱學，卷二十一至二十三，述義解科，列傳于法蘭等百九人，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述感通科，列傳安慧等百四十七人，是爲精進學，卷二十七至二十八，述證悟科，列傳竺僧顯等七十六人，卷二十九至三十，述神化科，列傳僧朗等七十四人，是爲定學。以上所列高僧，始自東漢，迄於北宋，均以六學科分，故名新脩科分六學僧傳，或亦簡稱六學僧傳。此傳成於至元乙丑，時噩六十五歲，越十餘年，至癸卯後，始付鋟梓。今傳前有正元丙午噩八十二歲時之自序焉。又首附有淳熙六年皇子魏王無闕此傳之題跋一文，不知何人何故附入。

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

明釋明河撰、字汰如、吳郡華山寺沙門、一雨潤之高弟、雪浪之法孫也、蚤事參容、通內外典、念歷代高僧傳搜討未該、事蹟湮滅、因自擔囊負笈、南走閩越、北步燕臺、若雁宕石梁、匡廬衡嶽、絕壑窮嵒、荒林廢刹、碑殿所在、蒐討忘疲、摹勒寫抄、悉皆綜集、復得學憲曹公志發藏書、傾筐佐之、竭思畢精、筆削成傳、前後計閱三十春秋、乃成此書、自趙宋至於明代四百餘載、不分宗派、凡名緇賢僧、將湮沒者悉該揭焉、全書二十六卷、錄僧五百餘人、列傳四百七十有三、所出部類亦如梁皎唐宣宋寧三傳、分列十科、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讚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書甫成、河即示寂、其弟子自扃於崇禎年中為之付梓、傳前有范景文、黃端伯、讀徹、周永年四序、傳後有毛晉、自扃、馬弘道三跋、敘述其事頗詳、

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明釋袾宏輯、宏別有往生集已著錄、此書乃宏萬曆年間、居武林雲棲時、續補宋元敬元復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而作也、蓋前集止於宋元、自後無續之者、宏乃補入元季明初、得僧性原朗、楚石琦、容谷隆、毒峯善、雪庭果等五人、一一為之列傳、所述五師、雖一二誕生於元、而出世示寂、大都在洪武間、故概以明人稱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漕倉事宜輯覽五種共十三卷 大連圖書館藏手題稿本

清董醇輯。所輯計海運議輯二卷、采買案輯四卷、折漕議彙二卷、盤放案輯二卷、漕運議輯三卷。各冊書皮及書之首頁皆有先生手題隸字簽，以上所舉蓋據原裝布套手題次序也。若分考五種題簽之年月，海運議輯上卷為道光二十七年之仲冬，下卷為是年之十二月；漕運議輯上卷為道光二十八年之正月，中卷春三月，下卷為二月；采買案輯一卷為道光二十九年夏六月，二卷為七月，三卷為八月，四卷為九月；折漕議彙上卷為道光二十九年秋九月，下卷為咸豐元年春王月；盤放案輯有題簽而無年月。各冊書皮皆蓋有董醇私印四字白文方印，及醞卿二字朱文方印。各冊首頁除題年月後皆有荻筆書存之室主人手錄字樣，且皆蓋有董醇二字白文方印及醞卿父三字白文方印，審其字蹟與印色，殆為一時所題，其年月當為題時所逆度纂輯之時日，故所題之漕運議輯有中卷為三月、下卷為二月之誤耳。所輯五種皆有序目，海運議輯序稱我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行海運自道光丙戌始，我朝之論海運則不自道光丙戌始，是宜廣搜舊聞以資考鏡。稽其所輯，有阮元之海運考跋及海運考上、海運考下，高培源之海運論，藍鼎元之漕糧兼資海運疏，謝占壬之海運提要序，齊彥槐之海運南漕議，施彥士之海運議，何國宗之勘覆膠萊河疏，是皆道光丙戌以前矚達對於海運之論也。采買案輯四卷，蓋因采買之說行之於常平倉則極便，行之於京倉則不便，序中言其不便原因，係將各路陸運水運碾運加以比較，是最將前賢所論采買事宜輯為是編。稽其所輯，第一卷自戶部覆山東撫籌運末石摺至戶部覆浙江撫稅袋大價咨，共文二十四篇；卷二自江西撫奏采買搭運摺至湖南撫奏押運委員借領撥費摺，共文七篇；卷三自湖南撫奏採運末石摺至湖南撫請緩碾末摺，共文十九篇；卷四自戶部奏請盛京採買河南碾運摺至戶部覆盛京籌議採買摺，共文十七篇，蓋冀地方大吏之經理漕運者檢舊牘成帙，以備參考，而能補偏救敝也。折漕彙議二卷，蓋言其時各省應納漕粮

因地方偶被災歉或求蠲緩或求折銀乃日久弊生
遂致捏報災荒沿成惡習先生於是手錄折漕諸議
都為此編編中除先錄會議堂司各衙外並自雲南
司聯銜說帖至王大臣戶部覆吳文鎔共文十六篇
以供理漕諸公之採擇盤放案輯者蓋以倉中存粟
必須盤查而後知其收放之數以清弊竇而都中倉
廩為數頗繁盤查頗非易事嘉慶乙巳御史慶明建
以放代盤之議所謂以放代盤者每放三倉舊根
一粒未完新根一粒不進由所放之數即可盤出與

各入數是否相符俾領米之人皆查弊之人誠善策
也然總司倉務者畏其難往往與部議相齟齬此編
所輯上卷自御史朱澄請盤查倉廒至道光二年盤
放案內起止年月盈餘正米土米數目共文十三篇
下卷自刑科掌印給事中龔文齡請查中倉至道光
三十年盤放案內起止月分盈餘掃積米數共文二
十四篇皆盤放之法則與利弊者漕運議輯三卷言
居冀州之壞仰居於青兗豫徐揚荊而取給之法須
賴漕運此是編所以輯也所輯卷上自任源祥漕運

議至惲敬新喻東門漕倉記共文十八篇卷中自林
起龍清寬糧船盤詰疏至晏斯盛上制府論布商易
米書共文十八篇卷下則錄明邱濬太學衍義補中
論漕輓之宜也自序言國家理漕長運策蓋善之善
者是編所輯多論長運其議支運遞運轉運及有關
漕運者咸附焉合此五種名曰漕倉事宜先生於漕
倉一事可謂考核精審無往而不知利弊矣

光緒拾貳年節年地糧奏銷黃冊 大連圖書館藏原寫本

清李鴻章造。此冊黃綾冊皮，皮面口際題曰直隸光緒拾貳年節年地糧奏銷黃冊貳冊，皮面中題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臣李鴻章謹造。蓋有長方關防，文為漢滿對照，直隸總督管巡撫兼理河道關防十四字。冊內錄為各府奉旨豁民欠銀兩額數，如首頁所錄，其文曰，永平宣化遵化等三府州屬豁免民欠存留地糧正銀若干兩，內永平府屬之遷安撫甯貳縣未完民欠存留地糧正銀若干兩，前件於光緒拾年八月初五日欽奉恩旨豁免，應歸豁免案內造報，歸全編所錄，皆若此。蓋是年直隸全省各府州縣奏報豁免民欠銀兩之清冊也。比冊共五百三十餘頁，每頁皆蓋有與冊皮相同之關防，為研究其時直隸田賦者，最可珍視之史料也。惟原題貳冊，此特其貳冊中之第貳冊耳。

乾隆二十七年到通漕糧銷算清冊 大連圖書館藏原寫本

清溫福薛炳合造。時溫福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世襲雲騎尉，炳亦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冊中所錄為各省某年起運正粟米若干、改兌正粟米若干、耗米若干、京倉收過米若干、通倉收過米若干、京倉掛欠米若干。全編共三百餘頁，每頁騎縫皆蓋有戶部總督倉場關防之滿漢合文關防。冊皮為黃綾，亦蓋有關防，首為進呈奏文，其文曰奏為銷算事，竊照乾隆貳拾柒年起運，貳拾陸年併帶運，乾隆貳拾伍年轉運到通漕糧，臣等據坐糧廳鄂忻等呈，前任坐糧廳歷現任坐糧廳閻循琦遵照部覆款項，備造各省正改兌及應收附餘新耗，將各弁完欠銷算餘米餘銀應扣應抵細數彙造清冊，前來臣等覆加察核，將總漕撫道諸臣弁運弁各員，遂一分晰開除具題外，理合繕冊進呈御覽，謹具奏聞云云，此下即前舉之各項米數，末有旨，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及溫薛二氏之銜名，蓋當時進呈御覽之原冊也。

乾隆貳拾捌年分通濟庫一應收放錢糧奏繳清冊

大連圖書館藏原寫本

清溫福蔣炳謹造福時官總督倉場戶部侍郎世襲雲騎尉加一級紀錄一次又軍功紀錄二次炳時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此冊黃綾皮題曰乾隆貳拾捌年分通濟庫一應收放錢糧奏繳清冊蓋有長方關防文為漢滿對照戶部總督倉場關防八字全冊共一百五十餘頁每頁騎縫皆蓋有同冊皮之長方關防冊內所錄分舊管某年存銀若干兩新收某年銀若干兩收某處某年文錢若干兩某年某月放某處銀若干兩之清冊也冊首有溫福原奏其文云奏為查核通庫收支錢糧以清混冒事案照前倉場侍郎臣題前事等因奉旨漕欠由閘等項錢糧以後着年終奏銷欽遵在案又准戶部咨為題明職掌以杜駁查遲誤時日事內開經齋銀兩責令總督倉場催收送通濟庫積貯年終將壹年支過各款銀兩數目分晰造冊照例題報以便察核等因奉旨是依議行欽此欽遵責令坐糧廳收放在案今據坐糧廳鄂忻等造送乾隆貳拾捌年正月初一日至本年拾貳月叁拾日收放米折由閘經齋蓆木等分別管收除在數目冊報前來臣等覆加察核除具題外謹將收放各項銀兩數目繕冊進呈謹具奏聞此外無序跋

[illegible]時造報之清冊也濟史者亦當視拱璧也

山海關榷政便覽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寫本

清蓍軒主人編。卷首有乾隆五十九年七月蓍江居士序及是年八月蓍軒主人序。蓍軒主人序云：山海自康熙三十二年設關以迄於今，百有餘年，其間流風善政彰彰具在，第以束之高閣，日久相沿，漸成訛舛。若不亟為詮而輯之，將遺者愈遺，散者愈散，予之素願非伊朝夕。且是編度支出納而外，無所用其蒐羅。癸丑之冬，爰與二三同志畧為檢查而披閱之，事稽於牘，即據牘直事，不參己見，越明年甲寅仲秋，凡九閱月而成卷帙。據此序，則此編之為蓍軒主所編已無疑，第其姓氏尚待考索。此編共四卷。卷一目為設關衙署、歷任監督筆帖式、養廉、海旱各口總目、海口、旱口；卷二目為新海口、正額人參、豆額盈餘耗飯正項、開除、盈餘開除；卷三目為到任事宜、任滿事宜、代徵餘日、書峯委員季報、考核稽循環單票款式、本關書役；卷四目為部頒則例、樑艪稅船戥秤斗斛、看參飯銀、變賣馬價、現行事件、附錄各卷。其書體例：海旱各口通里遠近，俱以相距大關為準，至座落州縣境界，各分註於每口之下。正額加額，皆註其銀兩數目。海旱各口情形，因時制宜，開閉互異，編中皆條列分明，以備考核。所錄原卷，均挨順年月，以為先後次序。歷任監督各任內如有升遷事故者，本條下僅到任及任滿日期，其原委悉歸附錄卷內。總之，此編事無鉅細，凡事關於山海關榷政者，羣以薈萃於其間，以便參考，故以便覽名其編。惟其凡例云：部頒則例業經刷印，以及現行抄本，具有專案，茲不備錄。是當時原卷甚繁，而今已耗散無存，此編又未備錄，不無遺憾耳。

乾隆四年檔案一冊大連圖書館藏抄本

不著編者姓氏編中所紀皆乾隆四年各宮殿處所換下之陳設物品例如首頁所紀為乾隆四年正月十一日七品首領薩穆哈來說太監毛團傳旨墨妙竹林冊頁做一楠木箱盛裝欽此於正月十三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穆哈將盛墨妙珠林冊頁箱樣一件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覽奉旨著做洋漆畫金花樣簽子安在蓋上欽此於八月三十日呈進據此可知其時傳旨製作各物先造各種模形以備聖覽然後奉旨造進然以一安置冊頁之木箱於正月奉旨製作至八月始行造就進呈事之遲延有如是者以下所錄皆為某月某日某太監交下某物係於某處換下者于某月某日進呈例如八月二十一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交青花白地葫蘆瓶一件係養心殿換下無地方于八月三十日呈進是也蓋全編皆管理物品之太監所呈安置各物清單也編中所列物品不可枚舉至其所述處所有奉三無私養心殿九洲清晏同樂園金魚池重華宮淡泊寧靜萬方安和怡情書史懷情芳係合太和西峯秀色海色初霞各處而養心殿為最多按自清帝出宮改清宮為故宮博物院好古之士不惟其實物為考據之資得一目錄亦視為至寶若此冊者亦留心故宮物品者所宜取鏡焉

圓明園內工則例二十冊 大連圖書館藏乾隆寫本

不著編者姓氏。目分大木作現行則例、裝修作現行則例、石作現行則例、搭材作現行則例、土作現行則例、油作現行則例、畫作現行則例、裱作現行則例、內裡裝修作現行則例、漆作現行則例、佛作現行則例、陳設作現行則例、木料價值現行則例、雜項價值現行則例、物料輕重現行則例。考此冊之作，因其時內外工程，內廷遵宮殿定例核算，外工照工部定例核算，至圓明園工程按現行則例核算，並無刊刻頒行。因乾隆六年修理內工，奏明照圓明園則例辦理，但名項工作物料條目繁多，其圓工則例未及遍載者，倣照宮殿部司則例核算，各工無例可稽款項擬例呈明核算，奏銷後將曾經奏銷比擬則例繕造成冊，釐為十六本，以為工務之取証。其各工則例分目極細，如大木作則例，則分簷柱、金柱、方柱、山柱、牌柱、拱柱、架梁、桃尖梁、天花梁、抱頭梁、穿梁、步梁、隨梁、遞角梁、抹角梁、入角梁、順梁，此特其柱梁二者，此外名稱不可勝舉。讀之不惟可考其時之物價，且可藉以研究其時之建築。佛工現行則例於各佛胎之衣帶、頭盔、甲胄以及手持各物，莫不詳載其名以及尺寸之大小，則又為留心佛像者急知，切不可以其為則例而輕之也。惟原編為十六冊，此為二十冊，當為轉抄時未遵原訂冊數耳。

闕里儀注三卷附勵儀糾謬三卷文廟樂譜一卷 清乾隆三十四年刊本

清孔繼汾錄。繼汾官承德郎，原任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為孔子六十九代孫。繼汾以闕里禮生新進者受儀節於其前輩，或抄承，或口授，未有定本，是以字句多譌，乃考錄舊儀，刪繁正誤，為儀注，有五篇。其中五篇者，計釋奠四篇，釋菜兩篇，時享三篇，常薦三篇，誕辰一篇，墓祭一篇，行香告祭及各書院總載一篇，並取祭品祭器撮其大要，別叙品式六篇，以附其後。書成，請宗付典籍官，俾生徒有所本焉。其勵糾繆三卷，以闕里禮樂自罹宋元兵燹之後，蕩棄無餘，賴有導江張達善詳加考索，清康熙間孔聘之一經倫之。自康熙以後八十餘年，中間多有損益，並乃事有不合經傳，不出會典者，輒指聘之為口實。繼汾用是著為此集，隨事論列，得若干條。其中未更正者，固直抉其誤；即已經更正者，亦必仍詳故事。書成，釐為三卷：一曰論祭儀，二曰論祭品，三曰論祭器。此書考訂頗精。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此編一出，而廟廷不復失儀矣。文廟樂譜一卷，為乾隆十一年總理律呂正義館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敕之作。其書先樂譜，後舞譜。其樂仲春月用夾鍾為宮，仲秋月用南呂為宮，仲冬月用黃鍾為宮，仲夏月用蕤賓為宮，並填有宮之，以便應用。此編為繼汾所校刊，非其編輯。卷末有乾隆三十年繼汾跋。

熙朝紀政八卷

清光緒壬寅本

清王慶雲撰。慶雲，閩縣人，字雁汀，道光進士。咸豐間累擢陝西巡撫。時洪陽軍擾及陝西，慶雲督兵防禦有功，擢四川總督。貴州教匪倡亂，思南失守，慶雲敗之。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勤。其熙朝紀政一書，卷一自紀節儉至紀殿試朝考，共十二目；卷二自紀舉人授官至紀大計，共十二目；卷三自京營表序至紀丁額，共八目；卷四自紀賦冊糧票至直省出入歲餘表，共八目；卷五自紀庫至紀社倉義倉，共十二目；卷六紀平糶，共十五目；卷七自紀鹽法至紀禁酒，共十目；卷八自紀關稅至紀鐵斛鐵尺，共十一目。右舉各卷目數，附目尚未計也。其書採輯極富，删訂極精，而又治於一爐，蔚成一家之言，且皆注明出典，允為政書之善者。卷七紀河東鹽法篇上注云：是篇本皇朝通考，參以會典事例。其採用他官書者，則注明所本，是即其例。又各篇之後所加按語極多，如卷一紀進士篇後按語云：通考順治十六年廷試朱錦等三百七十六人，賜徐元文等及第出身。按條例無科。又通考順治十二年，奏試榜、廷試四百四十九人，條例作三百五十人，當更考之，是即其例。按皇朝通考迄乾隆五十年而止，此編紀清開以降，劉獻茂續纂考，然畢陳年代既後，故所紀不惟裨考之闕，且可證通考之誤。卷首有光緒二十七年山陰湯壽潛序，述此篇來源頗詳，此本亦即湯氏校刊者。

光緒財政通纂五十四卷清光緒二十九年本

清杜翰藩纂翰藩萬縣人字詩笠嘗嘆中國地大物博乃至光緒以降一耗於賠賞息借再耗於軍餉海防三耗於創辦新政耗者百生者一用者百為者一舉國皇皇爭談振興而振興庶政若農工商學以及算術輿地之書風行海內惟理財專書尚少散見各坊本者率非典要爰自光緒初元起所有關係財政奏議公牘不辭勞悴編纂成書分為五十四卷別為二十四門其二十四門卷一卷二曰國債卷三至卷六曰税釐卷七至卷十二曰商務卷十三至卷十六曰鐵路卷十七十八曰船政卷十九至二十一曰礦務卷二十二曰洋藥卷二十三二十四曰絲茶卷二十五二十六曰銀幣卷二十七二十八曰鹽務卷二十九卷三十曰賦役卷三十一三十二曰農務卷三十三曰郵政卷三十四曰電報卷三十五三十六曰製造卷三十七曰屯墾卷三十八曰賑務卷三十九卷四十曰兵餉卷四十一曰漕運卷四十二曰河工卷四十三曰廉俸卷四十四曰出使卷四十五至四十八曰學堂卷四十九至五十四曰通論杜氏於是書之編纂始於戊戌舉行特科適與友人議輯經濟通考杜氏分理財一門未成而特科罷輯政亦輟既而復變科舉乃取舊稿加以增删以考訂一朝經制典章者莫如通考是編分類竊取其義其分類次第首為國債以清債息莫先於籌國本中國之本惟關税為大宗次税釐征收之源出於商故次商務商務之道在通次鐵路船政海陸交暢商賈雲集次礦務次洋藥次絲茶中國行政急於防弊緩於興利道貴蕩滌而增拓之次銀幣鹽政次賦役農務所以制出入之經也然有以出為入者次郵政電報次製造屯墾有出而不入者所謂以節流為開源是也次賑務兵餉次河工漕運次廉俸出洋而以學堂終焉其有數事而萃於一文者故別設通論一門編中專輯一朝搜採無多有不及獨設專門者則附見別條之下如水利附農政倉儲附漕運後是也姓氏所以徵信是以篇中不惟名臣章奏皆注姓氏即私家著録亦皆注出皆善例也卷首有方旭劉肇列序及自作序例

惟劉序謂爲五十六卷凡例謂爲五十卷皆與書不合大抵序及凡例其作在先成書時重加釐㪷而序例未改耳

現行常例不分卷清光緒刊本

不著編者姓氏其書總目曰捐加級紀錄捐復降革留任捐復降革離任捐革加五捐復捐復原銜捐入補班捐復原資捐免坐補捐免試俸捐免實授捐免保舉捐免考試捐離任捐職銜捐封典捐分發每目中所分子目極稱詳盡如捐復降革留任目中所分子目一在京文職捐復降級留任一在外文職捐復降級留任一在京武職捐復降級留任一在外武職捐復降級留任一在京文職革職留任除翰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科道以上另行請旨辦理外其餘郎中以下各官革職留任概准捐復一在外文職革職留任除藩臬以上另行請旨辦理外其餘道員以下各官革職概准捐復按捐納之事始於漢之納粟拜爵歷代沿用之清中葉後尤甚其初偶因軍餉不繼或興大工程准富民報效巨款而予以獎敘後遂視為國家正項之入款明訂價格以行之由是不惟無官者可以捐得官免官者亦可得以捐復不惟一己之職銜可捐而即封典亦可捐例如封典常例嫡堂伯叔祖等尊長均

准[illegible]貤封若捐封則從堂再從堂尊長亦可一體貤封此編於各種捐例言之極悉蓋捐例歷朝屢有增改此編為光緒朝新訂例故較完美實研究清季捐例者之一寶筏也

毆

駁案彙編四十一卷 清光緒戊甲刊本

新編三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六年全士潮等編續七卷嘉慶二十一年編編者不詳秋審比較彙二卷光緒八年桑春榮編按乾隆四十六年刑部司務廳司務總辦秋審兼湖廣司督催所律例館纂修全士潮字秋濤偕同曹諸君取乾隆元年至四十九年凡奉上諭指駁改擬及内外臣工援案奏准永為定例者依次編輯書成釐為三十二卷名曰駁案新編其總目卷一至卷三曰名例卷四曰吏律職制户律婚姻卷五曰户律倉庫户律課程户律錢債禮律儀制兵律軍政刑律盜賊卷七至卷九亦刑律盜賊卷十至卷十八公刑律人命卷十九至卷二十六刑律鬬毆卷二十七刑律訴訟卷二十八刑律訴訟刑律受贓刑律詐偽卷二十九刑律犯姦刑律雜犯卷三十三十一刑律捕亡卷三十二刑律捕亡刑律斷獄編中博採廣收芟繁提要按門排纂頗稱精密當時司牧者得是編而讀之即一案而通手情法之準究心律令之源庶可為引證比附之資矣駁案續編七卷目無

總綱卷一自犯罪發遣偽造欵假印至竊行宮物件共八目卷二自積匪糾竊勒贖窩分至故殺姪女圖賴族人共十目卷三自夫姪行竊搕溺擅殺至毆死姦妻前夫之女照擅殺擬抵共十一目卷四自因奸謀殺本夫致死母子二命至挾制誘賣婦女致翁自縊共七目卷五囑令假裝自縊致斃至共毆致斃共八目卷六自挾讐放火延燒因而殺人至假差嚇詐賄縱正賊勒索逼命共十二目卷七自子媳毆斃翁姑犯夫逼報及賄和分別擬罪至挾嫌糾衆搶奪銀錢因贓未逾貫經奉部駁擬軍共六目此皆嘉慶朝之駁案也秋審比較彙案二卷上卷自輪姦未從及強姦已成未成至聽糾斃命共三十一目卷下自鬬殺他物五傷以上至謀殺加功共四十五目皆咸同光三朝成案銖兩悉當至三書之合為一編據光緒九年江西按察使劉瑞芬序蓋出於山陰朱梅臣先生之手至秋審實緩比較彙案之為桑春榮編亦據劉序而云然第考桑氏秋審實緩比較彙案序云為梅園觀察所輯與劉序不同此為待考者且梅園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知何許人也

禮樂圖　清嘉慶己卯刊本

清錢鶴年撰。鶴年字梅江，官漢陰通判。此圖分禮殿內陳設禮樂總圖、殿內樂器總圖、殿外樂器舞器總圖，總圖以後為禮器分圖、樂器分圖。禮器分圖為簠、爵、坫、登、鉶、簋、籩、豆、俎、香鼎、燭臺、尊、冪、龍勺、雲雷尊、象尊、犧尊、祝版、毛血碟、茅沙池、胙盤、篚、器盥盤、架；樂器分圖為旌幡、搏拊、楹鼓、鼗鼓、琴、瑟、金鐘、玉磬、編鐘、編磬、田鼓、鳳簫、壎、篪、管、洞簫、龍笛、笙、柷、敔、旌節、籥翟；末附舞佾圖。按漢陰辟處山陬，聖廟之禮器樂器多有未備。錢氏下車伊始，即欲補造。適嘉慶己卯聖廟落成，將釋奠於先師，而祭器樂器殘缺失次，爰訪之耆儒，考之編簡，按其度數，稽其分寸，察其小大長短，製祭器若干件、樂器若干件。又按闕里誌樂舞，令佾生演習，以原圖舞狀累百，中多重複，其變異者不過數式，復慮諸生難以備記，於是極力求簡，以便易。然恐日久位置失序，因繪成各圖，以防遺忘。雖不能盡合古制，而規模粗備，亦足裨一邑之禮樂典制也。各器總圖於陳設位置繪極清晰，分圖則詳記原物尺寸，及其用途。舞佾圖則繪俯仰屈伸之狀，亦有志考古者所宜參考之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宗室覺羅律例二卷附二卷 清宣統二年本

清宗室和碩禮親王世鐸等奉勅編書共二卷編中名例分罰金刑徒刑流刑遣刑死刑其卷上總目自爵宗訴訟章程至宗室控告地畝案件解京質訊共十六目卷下自宗室滋事送府暫行收管至宗室犯案應照刑律判斷遵本府定例分別折擬共三十目附卷卷上共三目曰宗室覺羅犯禁煙條例分別折罰圈禁辦法宗室覺羅犯違警律折罰養贍錢糧辦法宗室覺羅查照秋審辦法附卷下室宗覺羅充當陸軍差使有犯照陸軍定章治罪考宣統二年四月上諭據[illegible]臣奏編定現行刑律朕詳加披覽尚屬安協著即刊刻成書頒行京外一體遵守此當時改定新律也同年六上諭所有新定宗室覺羅訴訟章程著俟新定民刑訴訟法頒布後再行會同奏明實行現在宗室覺羅訴訟一切事宜著暫行仍照向章辦理云云是覺羅氏之新律例此時尚未改定至同年十月宗人府始奏遵照新章修訂宗室覺羅現行律乃由世鐸等遴選熟諳府務三司章京五員派充

提調從事纂修京章筆帖式數員分充協修所修即此編也

直省釋奠禮樂記六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清光緒十七年廣東藩署刊本

清應寶時纂此書共六卷卷一曰祀位卷二曰制度卷三曰陳設卷四曰儀節卷五曰樂譜卷六曰舞譜卷首恭錄一則卷末附錄五則蓋為集合數書而成而逐則加以按語蓋卷一之祀位乃錄自同治二年禮部議請文廟祀位卷二之制度其為錄自闕里文獻考御製律呂正義皇朝禮器圖二書卷三之陳設為錄自欽定大清通禮卷四之儀節為錄自欽定大清通禮闕里文獻考欽定大清會典圖卷五之樂譜為錄自御製律呂正義卷六之舞譜亦為錄自御製律呂正義卷末之附錄為錄黌宮敬事錄聖門禮誌醴陵縣文廟丁祭譜三書考其採錄之法為一事互見各書者則擇其詳者而錄之如有未備則更取他書以補其缺如卷二制度中之大呂壎原為錄御製律呂正義者文後復用會典圖以補之如二書遇有異同則加案語以備參考有如卷二所錄闕里文獻考登銅簠簋等器皆述明其尺寸制度視皇朝禮器

圖所載微有異同是即其證亦可謂善於錄書深知著述之旨矣此編王之春氏所重刊其重刊之故蓋光緒己丑王氏以按察使權廣東布政使方春祭祀隨李筱荃制軍游子代護院往觀諸生習禮儀節既畢其竽笙簫管之器俎豆尊彝簠簋之屬或不能備悄然有禮壞樂崩之歎因命王氏加以整飭王氏乃夙夜稽求徵圖考籍按其制度審其聲音正其儀容復屬通守許培楨佐其事進匠而制禮器徵器師而教聲歌選髦士而習樂舞闕者補之完者飾之僞者正之窳者易之凡數閱月於是大備復取此書畀樵剞之頒之學宮使後之將事者知國家制禮作樂崇德尚學之至意卷首有王氏序

九卿議定物料價值四卷附下冊四卷 清乾隆元年刊本

清邁柱等纂。柱，滿州鑲藍旗人，姓喜塔拉氏。康熙間由筆帖式授國子助教，雍正間累擢湖廣總督，秉公正直，無一毫瞻顧。修築江隄，戡定苗疆，頗有治績。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卒謚文恭。此編因雍正七年工部尚書事務和碩果親王奏稱工部辦各項物料俱遵九卿定例核算，但雍正元年九卿所定各項價值內有未經議定之項，爰請將未經定擬各項物料價值，動下九卿統行定議。於是諭敕九卿將雍正元年九卿定價內未經議定之項，並現行條例內遺多過少之處，逐一詳核。此編即此次所議物料價值也。共為四卷。總目卷一曰金銀銅器、鐵器、錫器、磁器、樂器。卷二曰器皿、器械、鞍轡、緞綾綢絹紗布、絨綿棉花、顏料、香料、紙張。卷四曰雜木、繩觔、蓆箔、竹竿、柴炭、煤觔、雜項。卷四曰毛羽、皮張、氈片、油單、物料輕重零星雜料、染價、債價。下冊四卷，總目卷一曰松木。卷二曰桅木、松椴木、楠木、雜木、木料運價、石料例價運價、磚瓦、繩觔、葦蓆。卷三曰琉璃瓦料。卷四曰銅器、鐵器、

顏料、紙張、布疋、各項器皿工價運價。考其編中所定物價，價頭等赤金每兩銀玖兩壹錢伍分，今核銀拾兩；貳等赤金每兩銀捌兩捌錢伍分，今核定銀玖兩。緞價各色漢府緞每丈照舊例，今核銀貳兩三錢；藍閃緞每丈舊例，今核定銀壹兩陸錢。顏料價銀硃錠每兩舊例銀壹錢四分，今核定銀三分伍釐；徽墨每觔舊例銀一兩六錢，今核定銀六錢。工價木石磚瓦油畫等匠舊例，舊匠長工每日給錢壹百八十文，短工每日給錢壹百四十文，今核定不論長短工，給錢一百伍十文。編中所定物價不可具舉，然執之以例今日，可以窺見物價之變遷與其時生活之狀況。又其時徽墨每觔舊例銀陸銀，今核定為六錢，前後所核竟差銀一兩。雍正元年九卿之浮議亦於此可見。此編視之雖若一賬簿，然在留心民生生活史者，實引為拱璧也。

平定伊犁回部全圖大連圖書館藏本銅版本

清乾隆敕繪。其圖一平定伊犁受降，二格登鄂拉斫營，三鄂壘扎拉圖之戰，四和落霍澌之捷，五庫隴癸之戰，六烏什酋長獻城降，七墨水圍解，八呼爾滿大捷，九通古思魯克之戰，十霍斯庫魯克之戰，十一阿爾楚爾之戰，十二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十三拔達山汗納款，十四平定回部獻俘，十五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十六凱宴成功諸將士。詩八章，右圖十有六幀，始於伊犁受降，訖於回部獻俘，幀端各系以御製詩，成於奏凱錄功，即事紀實者十，追敘時地補圖補詠者六。圖末有傅恒等跋云，自乙亥軍興，迄己卯蕆事，凡諸賡詠，凡二百八十餘篇，咸勒石武成殿廡，用誌始末。至若五十功臣，則繪像紫光閣，題贊以寵異之。又繪其次者五十人，勑傅恒尹繼善劉統勳阿里袞舒赫德于敏中等擬贊，而閣壁左右，則繪平定伊犁回部之圖，茲冊復因事綴圖，或採之奏牘所陳，或徵諸詔詢所述，凡夫行間之奮敵愾，冒矢石，著勞勛者，悉寫其山川，列其事蹟，傳其狀貌，俾後人之撫閱，皆得按帙而指數之曰，是役也，某實任之，而先登，則某之績，分部翼勤，則某某之力也。是準部之所以殄滅，回部之所以戡亡也。又瞻郊勞錫宴諸圖，則又曰聖主所以獎勞臣示渥賚慶武功也云云。御製序云，伊犁平定於己卯，越七年丙戌，戰圖始成，因詢軍營征戰形勢，以及結構丹青，有需時日也。讀此二則，於此圖始末，與夫命意，有可得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御製平定狆苗戰圖四詠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共圖四幅每圖皆先序後詩其序一曰雲貴總督勒保奏報勦捕狆苗南籠圍解詩以誌事三十六韻二日雲貴總督勒保奏報攻克洞洒當丈賊巢首逆七綹鬚王囊仙就擒詩以誌喜三日雲貴總督勒保奏報攻克北卿巴林賊巢擒獲首逆王抱羊苗疆底定詩以誌喜四日雲貴總督鄂輝奏報勦淨狆苗餘黨全黔底定詩以誌慰按貴州南籠府狆苗有王囊仙者故洞灑寨苗婦當丈寨苗韋七綹鬚以囊仙有幻術群苗信之推為首以作亂分遣賊黨大王公李阿六王抱等於嘉慶二年圍南籠府及府屬之永豐黃草壩捧鮓新城冊亨安順府屬之永寧歸化各城冊亨旋被陷滇黔道梗雲貴總督勒保遂先殲勦南籠下山塘等處苗匪次克水煙坪隘卡擒獲賊目供稱仙達仙姑內有先仙囊仙二人為首號召眾苗在大王公之上並有偽總兵將軍等號云云後各匪首先後就擒而勒保調充湖廣總督以鄂輝為雲貴總督遂繼勒保殲滅餘黨此四圖即記二人功績也至此役固在嘉慶二年而御製詩仍出高宗手者蓋高宗此時為大上皇耳勒保滿洲鑲黃旗人字宜軒嘉慶時累官雲貴總督勦川楚教匪授經略自貴州入川以駐達州無功奪職尋起為四川總督用堅壁清野之策蕩平教匪積功封威勤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性善詼諧待士卒頗厚在軍中不喜談兵而寄心膂於將帥使各盡所長故能卒殲巨寇鄂輝滿洲正白旗人乾隆間從平臺灣林爽文之亂巴勒布滋擾西藏鄂輝收復侵佔之地規畫設站定界事宜多議行累官四川總督坐事奪職後再起官至雲貴總督

高宗御題平定臺灣戰圖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共圖十三幅每幅皆有御製小序後附以詩其小序一曰賜凱旋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等宴即席成什二曰福康安奏報抵廈門登岸並巴圖魯侍衛等皆平安渡海詩以誌慰三曰枋寮之戰四日福康安等奏攻勦小半天山賊匪並圍截賊首情形詩以誌事五曰福康安奏報攻克斗六門詩以誌事六曰福康安奏報抵七日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信至[illegible]詩以誌喜八曰大武壠之戰九曰福康安摺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illegible]詩以誌事十曰集集埔之戰十一曰福康安奏報攻克大里杙賊巢詩以誌事十二曰大埔林之戰十三曰福康安奏報大勦諸賊閩通諸羅並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慰昨改賜諸羅縣名為嘉義合縣士民守城之忠實堪彰善也按林爽文臺灣人乾隆五十二年時[illegible]亂於臺灣結天地會以惑衆陷彰化郡圍嘉義縣詔以福康安為將軍偕參贊大臣海蘭察往勦進兵援嘉義連克十餘莊會日暮雨大至戰益厲立解縣圍乘勝進攻大里杙賊巢殲賊目數十首逆逃入番社生擒其孥五十三年正月令巴圖魯侍衛十數人易裝入緝生擒文爽檻送京師二月進勦克擒莊大田以獻餘黨悉定臺灣平事見國朝先正事略福康安傳既東華錄中福康安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傅恒子字瑤林生而貴盛由三等侍衛不十年擢任將軍乾隆中葉平金川臺灣安南衛藏所至皆有功晉封貝子一時榮寵無與倫比其用兵有勝略生平從未嘗挫此幅蓋繪其平林爽文之戰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御筆平定苗疆戰圖十六詠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共圖十六幅每幅皆有序有詩第院各序於此役戰績即可窺見一斑矣其十六詠之名序一興師二十韻貴州松桃廳逆苗石柳鄧勾結湖南永綏廳逆苗石三保聚衆焚掠客民延及四川秀山縣界命福康安統兵進勦詩以誌事二和琳奏報勦捕秀山苗匪至湖南界分設卡隘肅清後路剋期會福康安進討詩以誌事二十韻三攻克㰖木山四福康安奏報大勦逆苗攻解松桃之圍詩成二十韻誌喜五福康安和琳奏大勦土空塞苗匪解永綏城圍詩以誌事六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蘭草坪滾牛坡勦戮苗衆將近賊巢穴詩以誌事七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黃瓜寨賊巢詩以誌事八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蘇麻塞一帶賊巢詩以誌事九福康安和琳等奏攻得賊巢降愈衆進圍鴨保鄢家隴平賊穴生擒賊首吳半生等大功近成得詩二律一韻十福康安和琳奏報攻克高多寨生擒逆首吳半生大功告成詩以誌喜十一攻克廖家沖生擒首逆石三保十二收復乾州十三攻克强虎哨十四署將軍明亮等奏報官兵攻克平隴賊巢詩以誌慰十五捷來十六明亮等奏報攻克石隆苗寨淨斬石柳鄧大功告成詩以誌喜按乾隆六十年春黔苗石柳鄧僞正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遞渠吳半生附之有旨命福康安督師進勦會川督和琳兵至合力進攻焚燬賊寨四十石柳鄧遁入石三保黃瓜寨中扼河以拒大兵結筏潛渡縱民牧牛而伏兵以待賊渡河掠牛伏起奪船以渡上下游同濟破木城賊棄寨遁乃兵分五路冒風雨進勦遂據黃瓜山大梁俯臨其寨乘夜見之焚毀大寨五十有六擒賊百餘殲斃無算吳半生遁往西梁糾苗衆三十餘寨來拒石三保援之大軍擊西梁上中下三寨破之兩石柳鄧石三保吳半生先後就擒其亂遂平此東華錄載之頗詳撮其大要如右

平猓戰圖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墨蹟本

不著繪者考清嘉慶壬戌之春雲南維西猓猓恒乍繃糾衆焚掠時官雲南制軍為琅玕乃督師平之琅玕滿洲正藍旗人姓覺羅氏乾隆間授主事嘉慶間累官雲南總督勦辦貴州石峴苗匪雲南維西猓匪俱有功卒謚恪勤此圖蓋繪其平猓戰績者圖共三十二幅每幅皆題四字以名其圖所題計一日護橋夜戰二日攔路輸粮三日守渡擊筏四日購線擒兇五日瀾滄逐寇六日康普焚巢七日阿猓獻俘八日

其極斬寇九日菖蒲逐逃十日沂金餘黨十一日掘壕斬邪十二日再收康普十三日合江祝晴十四日石鼓籌餉十五日劍城勵士十六日山羊獲囚十七日大悲督陣十八日別馱奪隘十九日雪嶺揚兵二十日邊城禦寇二十一日利木搴隘二十二日踰雪攻柵二十三日祭江連舟二十四日招恕分賞二十五日黑日截渡二十六日普陀焚寨二十七日禁奸設伏二十八日越險進踪二十九日力破層巖三十日窮探三岔三十一日搶渠奉捷三十二日淨孽賞

吏名圖於所題四字之後先用散文以記其事記後再附以詩詩皆出於蕭霖王天桂李書吉王鏞四人之手四人者名皆不顯而寫作俱佳對於琅公推崇備至或皆琅公幕中士也冊首有杜鈞隸書平猓戰圖四大字鈐印二方一曰藕莊杜鈞一曰直道事人男子業所書字亦絕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定金川得勝戰圖銅版印本

清高宗御製圖共十六幅以御製詩十六圖者曰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羅瓦山碉痛勦賊衆相機進戰詩以誌事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碉卡詩以誌事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已據要隘等進取賊巢詩以誌事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日旁一帶碉寨諭以誌慰副將軍明亮奏報攻克石真噶賊碉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官軍收復小金川全境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攻克菑則大海昆色爾山梁並拉枯喇嘛寺等處詩以誌事八月二十四日丑時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勒烏圍紅旗是晚奏摺至知攻克賊巢詳悉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攻克康薩爾山梁碉寨木城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攻克噶喇依賊巢紅旗報捷喜成凱歌十首郊臺迎勞將軍阿桂凱旋將士成凱歌四首將軍阿桂奏報大兵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了口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攻克木思工噶克了口等碉柵詩以誌事將軍阿桂奏報攻克科布曲索隆古山梁等處碉寨即期逼搗賊巢詩以誌事金川平定御午門受俘即事成什紫光閣凱宴成功諸將士作按金川水名在四川西北邊境即大渡河之上游又有小金川源出懋功廳西北南流來會其地為大小金川土司地乾隆時土司莎羅奔索諾木先後作亂使將軍阿桂副將軍明亮平之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姓章嘉氏字廣廷號雲崖乾隆時舉鄉試初以蔭入官旋補兵部主事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定伊犁討緬甸平兩金川皆有功封誠謀英勇公明亮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乾隆間由生員累擢伊犁領隊大臣從平烏什回征緬甸金川平甘肅撒拉爾回征川楚教匪功績甚著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封三等襄勇伯此圖即二氏平金川時之各役戰績也

宣宗御題平定報回戰圖銅版印本

清宣宗御製共圖八幅一曰沙布都爾莊之戰一曰八月初七日凱宴成功諸將士于正大光明殿即席賡成二曰沙布都爾莊之戰三曰柯爾坪之戰四曰阿瓦巴特莊之戰五曰渾巴什河之戰六曰洋阿爾巴特之戰七曰揚威將軍長齡參贊大臣楊遇春武隆阿奏報分遣提督臣楊芳等帶兵收復和闐生擒賊目噶爾勒詩以誌事八曰正月二十二日酉刻揚威將軍長齡參贊大臣楊芳由八百里加緊馳奏紅旗報捷於卡外喀爾鐵蓋山擒率大兵生擒首逆張格爾邊徼肅清大功告蒇用成七言六韻以誌欣慶按有張格爾者為回酋大和卓木博羅尼都之裔乾隆中博羅尼都以叛被誅其子薩木克自巴達克山逃匿教罕張格爾其次子也以誦經祈福傳食部落嘉慶二十五年糾布魯特數萬寇邊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敗之張格爾僅餘二三十人舍騎遁去道光間復入邊連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楊遇春楊芳等攻克之追至喀爾鐵蓋山被擒伏誅此圖即繪此役戰

績也楊遇春崇慶人字時齋乾隆時武舉人從征甘肅臺灣廓爾喀皆有功又平貴州苗川楚回教匪官至陝甘總督封一等昭勇侯自結髮從戎大小數十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未嘗受毫髮傷世稱福將每戰張黑旗時稱為楊家軍楊芳松桃人字誠村從楊遇春勦川楚回教匪每戰輒為軍鋒回平張格爾封一等果勇侯威望與遇春埒時稱二楊

（考此役長齡因拜未等而殊勳昭聿則以楊遇春楊芳二人之功為最著）

師

漢學師承表一卷　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清嚴以威撰。以威字覲侍，歸安人。以畢氏沅仿史表體例，有兩漢傳經表之作，蔣氏曰豫亦作是表。二書所列體例畧殊，彼此互異，且概魏晉以下，漢儒師說不絕如縷，至清崇尚經學，通人輩出，漢學於是乎復明。於是上起兩漢，下訖清季，分世代，依經次作漢學師承表一卷。凡畢氏、蔣氏二書采列者，稍變通其例。其表先為總表，後為分表。總表名曰漢學師承表，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為綱，以時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人物為緯。分表曰易漢學師承表、書漢學師承表、詩漢學師承表、三禮漢學師承表、春秋三傳漢學師承表。其分表取歷朝明漢儒師說者，著之於篇。其授受無攷者，闕之；宗派未明者，闕之。又或兼通各經，所著書雖有關漢學而不專指家法者，亦闕之。卷首有光緒己卯自序，卷後有自記。書面有辛亥十一月歸安嚴啟豐題記，云漢學師承表一卷，先遵化公未刊著作也。嗟乎！平泉樹石，猶惜家珍；屈到嗜芰，尚留俎豆。況睠筆墨遺光，能不深劍履之悲耶。首頁題名下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二方：一曰嚴啟豐印，一曰蜨莊。是啟豐者，殆以威子。以威曾遵化篆。此乃初稿本也。

東周紀年一卷 清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清張坊纂輯。坊湘潭人，字和五。此書以東周為綱，以魯宗國晉盟主為經，而緯以衆諸侯元年於其上格，記聖賢經書，下格記列國史事，甲子編年，天王弁首，其所謂以東周為綱，以魯宗國晉盟主為經，而緯以衆諸侯元年為緯者，例如首頁表之首行為周平王辛未元年，此所謂綱也，下注以魯孝公二十六、晉文侯十一，此所謂經也，而又附注鄭武公，即所謂衆諸侯元年為緯也。其所謂上格記聖賢經書者，例如平王癸酉三年，其上格所記聖賢經，云詩王風黍離，閔宗周也。其下格所記列國史事，云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大夫正考甫始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旋失其七，即其例也。其取材書載東周，詩遵毛序，禮分經傳，易宗十翼，春秋分三傳。書止三十頁，彙列五百二十二年，而王公侯伯之始末，公卿大夫之功烈，聖賢之生卒著述，出處去就，俱載其中，一屋散錢，一線穿就，使讀書者瞭如指掌，誠著述之良法也。卷後附辨九篇，一本金父防叔奔魯辨，二孔子仕魯辨，三顏子生卒辨，四左邱明辨，五子思子年歲辨，六子夏年歲辨，七子夏受業子思之門辨，八孟子歷游先後辨，九孟子遷徙生卒辨。其九辨皆折衷羣書，決於一說，使各書之顯相矛盾者，皆明辨而詳說，以為考史者之資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畧十六卷　清乾隆間精刊本

清舒赫德等奉勅編。赫德滿洲正白旗人。字伯雄。别字明亭。乾隆間由筆帖式授中書舍人。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平定準回二部。紆籌畫策。厥功甚偉。卒謚文襄。按乾隆間。山東兗州人有王倫者。以清水邪教運氣治病。教拳勇。徒黨甚衆。壽張縣知縣沈齊義捕逐。連陷壽張堂邑陽穀。所擾壽張陽穀堂邑三城。俱將庫存銀兩搜刼。釋放監犯。收入夥内。壽張縣知縣沈齊義。署堂邑知縣陳枚。壽張營遊擊趕福。陽穀縣縣丞劉希燾。典史方光祀。或因持械捕擊。或罵賊不屈。俱被殺害。按王倫等破陽穀之後。即趨臨城。因阻運道。乾隆三十九年秋九月。朝廷簡派大學士舒赫德。督率將兵。分布運河兩岸。獲賊目梵偉。王經隆。孟燦等七人。其首王倫則懼罪自焚。赫德復窮逃各匪四出殲滅。此即所謂臨清逆匪也。赫德等因將此役前後諭旨。以及有關此役之諸臣奏議。編纂成帙。釐為十六卷。名曰勦捕臨清逆匪紀畧。卷末附御製詩二章。內有句云。滋事一月平六日。蓋王倫自八月二十八日起事。至九月二十九日自焚。黨羽悉就擒獲。計僅一月。而八旗兵合勦。自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計九六日耳。學者讀紀畧。而臨清逆匪之原委瞭然。讀宸章。而紀畧之本末。亦易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歷代建元表十卷 清道光七年刊本

清錢東垣撰東垣嘉定人字既甫一字亦軒博覽群籍稽古有識不屑屑於記問章句之學受學於錢竹汀先生質疑問難由是經學小學諸子雜家靡不淹通而於史學尤精嘗謂一史有一史之表王侯公卿是也衆史有衆史之表繼年禪繼是也一史無表一代之文獻無徵衆史無表百世之嬗遞難稽因就諸史之建元輯之成表釐為十卷計卷一始自三皇迄晉三十帝卷二前為周共和以前十帝此與卷一之三皇五帝夏商皆世表也卷二自周厲王迄卷四為周秦年表卷五為漢偽新後漢蜀漢年表卷六為晉東晉年表卷七為宋齊梁陳隋年表卷八為唐及梁唐晉漢周年表卷九為宋年表卷十為明年表是書紀年嬗繼大都以正史為斷間亦參以稗官野史注有案語考證必精而後止年表譜自共和以後較校不載東京以前尤足徵學術之精密使學者按而讀之自三皇五帝訖有明數千百年間易姓長短享國久近一統分據嬗繼正偽並殊方僭緒瞭如

掌上羅紋實讀史之一助也表中考証極多如卷三周釐王五年書曰崩子閔嗣錢氏加考証云閔世本及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毋涼今從史記文獻通考作閔誤又周惠王十五年為魯莊公之三十二年書曰莊公薨子般立兩月被弒弟啟立錢氏加考証云啓史記作開避景帝諱也漢志作啓方今從世本云云若此之類逐年皆有非綜合諸史未能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廟靖難記文朝聖政紀十一卷 大連圖書館藏明經世堂鈔本

明張輔等纂。按此編共十一卷，二十四册。卷一首頁有臧伯羲題字，曰永樂靖難聖政記，明世經堂鈔本，明人校正。伯羲藏，是殆臧氏故物也。考書原題卷一卷皆曰文廟靖難紀，自卷三至卷十一皆曰文廟政紀，聖政紀卷數相連而命名，則是其書尚有總名，靖難聖政特全書之二目耳。更考卷一之前，冠有宣德五年正月張輔等進文廟實錄表，其表內稱宣德元年五月，兩朝實錄臣輔、臣等發左右詞臣之所記聞，中外官府之所上，兼考章疏，參之見聞，編載事功，必備著其本末，纂述謨訓，必致謹於精微，凡制度者雖細不遺，切機務者雖明必審，於紀述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純凝諸形容，誠難髣髴，乃若附錄臣下，必在推明是非，迄五年正月恭成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册，謹繕上進云云。是此二編之總名，殆即文廟實錄也。按永樂為政，一循太祖舊規，申明法制，修述禮樂，蒐古人著為大典，表彰正學，集四書五經性理大全，垂訓萬世，德威廣被，四夷咸服，功烈之盛，前古不多見焉。此所鈔編行款，每頁每面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各卷所校訛鈔之字甚多，亦明季之原校。首册首頁鈐有三印，一曰記名姓而已，一曰六不居士，一曰啓迪寶藏。

清文釋義五十二卷 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不著撰者姓氏。清文者，八旗之方言也。故詔令奏章皆用之。自聖祖仁皇帝御製清文鑑一書，頒行中外，使八旗習清文者悉有依據。雍正間李公延基以清文鑑卷帙浩繁，翻閱匪易，謹案十二字頭，輯一編名曰清文彙書。厥後高宗純皇帝復因清語宜增，乃欽定增訂清文鑑，續入數千言。宗室宜公又以純廟續增之語，彙書未載，復輯一書，名曰清文補彙。第在乾隆後又百餘年，新語迭出，既無成書，難免舛漏。編

者見文治庵先生手鈔一冊，凡彙書、補彙重複紛亂者裒而正之，爰將李、宜兩公譯註逐加討論，一一補釋其中，成書五十二卷，名曰清文釋義。其書以清文作綱，以漢文釋之於下，蓋取法字典，意在釋義。仿照漢書詮註例，不惟習清文者有所考據，即習漢文者亦可因是書而得清文之奧。編中凡清文彙書、清文補彙原有講義，均已逐句補釋。其向無講義，按四子經書依次補注。凡乾隆五十一年以後以及各館纂辦書籍、續纂新語，另為一篇，續於本字之末。其散其

釐書未經進呈御覽之字，一概不錄，蓋所以明非天子不考文也。編中清文皆以單字為主，如遇聖門弟子若曾子、孟子，以宋儒周子、程子之類，凡清文連寫者均附入續增之內。如遇彙書內有陳語，新鑑改定新語，即註明新鑑改為某字。此編為集各書而成，其采摭書目為御製四書、五經，御製春秋三傳，御製孝經，御製古文淵鑑，御製性理精義，御製綱目三編，御製一學三貫清文鑑，御製聖諭廣訓，及高宗、仁宗、宣宗三朝聖訓，共十數種，都凡四韻成語，虛實解義無不備載，蓋習清文之津梁也。

玉譜類編四卷 清光緒己丑源陽官署刊本

清徐壽基撰。壽基武進人，字桂庭，所輯玉譜類編共四卷，其總目卷一曰釋名、出產、形質、色澤、精神、典故、符瑞、靈異、珍奇，卷二曰天文、歲時、地理、人事、人品、身體，卷三曰輯瑞、禮器、樂器、器用、文具、武備，卷四曰閨閣、宮寶、服飾、飲食、像生、草木、玩古。編中多搜輯古籍加以排比之作，釋名一篇幾皆是之，如釋名篇於珈云：詩衛風副笄六珈傳：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副笄既笄而加飾也，是即其例，全篇玉名百數十種，其考釋皆若此，不但此篇，其他各篇亦莫不然，如精神篇於玉靈云：史記龜策傳灼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韋應物龜頭山神女歌：玉靈蕩漾凌清波，蘇軾端研銘：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是也。甚有一則而引書數十種者，典籍中之述玉之語鉤稽殆遍，而其分門別類，尤稱精密，觀其閨閣一篇分為玉梳、玉妝、玉奩、玉籍、玉釵、玉瓔、玉鋮、玉梭、玉翦、玉鏡、玉鑑、玉撥、玉揷、玉搔頭、玉綫裙、玉腕條諸名稱，可謂善於以類相從矣。如於一名既見於彼，亦宜見於此者，則互見之後見者第注見某篇數字，則不加另加考釋，如閨閣篇中之玉簪、玉釵二條注曰見器用，玉搔頭、玉綫裙皆注曰見服飾，亦為例之善者。卷四之玩古篇分定玉之時、識玉之質、別玉之土、論玉之沁、辨玉之偽、盤玉之功諸則，尤足為後世賞鑒家之資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八旗氏族通譜輯要上下二卷 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清阿桂等奉敕撰。桂，滿洲正白旗人，字廣廷，號雲崖，乾隆時舉鄉試，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定伊犁、討緬甸、平兩金川，皆有功，封誠謀英勇公，卒謚文誠。案八旗滿洲姓氏多係複姓，自一字至三四五字不等，無似漢人以單字為姓者。緣滿洲先世散居於長白山一帶，溯其得姓之始，或以所居之山川為姓，或遇事物可紀祥者，因以為姓，厥後雖遷移不常，均世世謹守，罔敢改易。前纂之氏族通譜，止就各該本家自其先世相授受，或有記載因何得姓者註之，六百四十五姓中，註明以山川為姓、以地名為姓者僅三十八姓，其餘均未註明。乾隆五十七年阿桂等奉旨纂輯是篇，校閱前書，於地名者固居其半，有直以國語蒙古語為姓者，此滿姓氏之大凡也。此編首卷六百七十八姓，每姓皆詳註其得姓之源與散居之地帶。例如鈕祜祿氏註云：為滿洲著姓，原係地名，因以為姓，其氏族甚繁，散處於長白山、英額及各地方，殆即其例。編中駁辯陶宗儀輟耕之處所在多有，因輟耕錄所

抹

載金姓氏條下有完顏漢姓曰王、富察漢姓曰李等語，率合附會，不知滿洲姓氏之源也。例如舒穆祿氏條下，駁輟耕錄云：今考金史國語解，石抹即舒穆嚕，輟耕錄載金姓氏條內，石抹漢姓曰蕭，而俗稱舒穆祿曰姓，係均屬非是，即其例也。下卷一為附載滿洲旗分內之蒙古姓氏，二為附載滿洲旗分內之高麗姓氏，三為附載滿洲旗分內之尼堪即漢姓氏。其前二目一如上卷，第三目則但標姓氏，不加註釋矣。考八旗氏族者，如得此編，頗簡便。

文廟通考六卷卷首一卷 清同治十一年浙江書局刊本

清牛樹梅編此書共六卷卷首一卷不計焉其總目卷首崇聖祠中正崇聖祠配享先賢崇聖祠從祀先儒卷一總目曰大成殿中正大成殿四配大成殿十二哲卷二兩廡先賢合七十九位卷三至卷六兩廡先儒合六十三位編中皆列傳所有一切祭祀典禮不與焉考編所考除孔子外皆極簡略而於孔所考最佳之點為按明史嘉靖九年禮部議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為至聖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義已備今宜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遵國子監規製木主擬定大小尺寸著為定式塑像即令屏撤以別釋氏之教云云尚稱引用適當他皆至易為者至牛氏編輯此書之緣起以道乙丙申間館直隸蔚州署借得文廟錄一書手鈔一部竟為友人持去後至蜀於書肆見南充唐晞三先生所輯文廟通錄搜買數部分贈親友嗣復至川通問書肆則渺然矣函索南充寅友乃得之既而王介堂司馬以寄存聖域述聞板印送多部則黃君本驥原本王燕堂太守所刻也兩書對校同異相錯而後來從祀諸人皆缺焉牛氏乃借書校補並參通錄二書節錄按樟題曰文廟通考按咸同之際南中數省以洪楊之亂通地烟塵聖廟之中終歲塵積誰復知兩廡之為何人者夫泮水一脈天下萬世之命脈也顧乃褻越陵夷至於不堪牛氏之為是書蓋欲設法廣布冀有心者識羣賢之面目以循循於夫子之宮牆亦挽頹風之一術也惟其既為會合二書加以校補而某也為述聞某也通錄某也為校補悉未注出殊有悖編輯體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星三垣圖歌輯考四冊不分卷大連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人其書大綱先爲總說次爲三垣圖說以次爲星宿圖說其總說曰天體曰渾天曰河漢曰太陽曰太陰曰歲星精義賦曰熒惑精義賦曰塡星精義賦曰太白精義賦曰天星總數曰星經入度過度考曰二十八宿形象併所司考其三垣圖先爲太微垣圖圖後附以太微垣歌太微垣精義賦太微垣度數太微垣考次爲紫微垣圖圖後紫微垣歌紫垣精義賦紫微垣度數紫微垣考三爲天市垣圖圖後所附文字亦如前二圖例惟無精義賦易以天市垣舍次耳星宿圖由斗星以軫星皆先圖後說如斗宿圖後爲斗宿歌斗宿舍次斗宿度數斗宿考是也其圖爲用朱黃黑三色所繪而標其爲某星如太微垣圖除以彩色爲諸星後而注明某爲五帝座某爲五諸侯某爲內屏某爲上相次相某爲上將次將等是也覩之極易明瞭若更讀以所附太微垣歌則易備記憶矣按天星總數紫垣三十八座計百八十四星太微垣一十四座計五十八星天市垣一十四座計五十九星列舍並附宮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外宮一百八十二座計九百八十一星以上共二百八十三座計星一千四百六十四外微星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此編體例頗善可爲初學之津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詔求直言六卷恩詔恭錄一卷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清董醇編。按此書詔求直言六卷，無序無跋，亦不著編者姓氏，但冊題簽皆出董氏，且執之以與所編漕運事宜手題字跡相較而更質之以體例，其為董氏所編毫無可疑。且恩詔恭錄一卷首有董氏自序，亦足證明也。其目首卷係道光庚戌二月初八日諭羣臣各抒所見外，自二月十七日王本梧論水師營伍至二月二十四王東槐停捐輸禁礦場籌倉儲三條，共文十九篇。卷二自三月二十七日趙光肅吏治

修武備勤緝捕杜虧空四條至六月初十日王植請飭法飭紀，共文二十八篇。卷三自六月初十日李本仁勵人才作士氣二條至九月十七日方允環請禁私征地租，共文二十三篇。卷四自九月二十三日陸建瀛閩漕請照舊辦理並片奏折漕之害至十月二十二日朱蘭請刻王為幣，共文二十九篇。卷五自庚戌三月十一日戶部覆曾楙堅請停款區捐末至七月初七日戶部覆徐澤醇杜契稅課，共文十九篇。卷六自八月初五日戶部覆蔣文慶文光倉儲採買至

十一月十三日戶部會同覆朱蘭請刻王為幣，共文十七篇。恩詔恭錄一卷，乃其所輯乾隆以至道光之章恩詔書也。詔求直言者，蓋道光三十年一人之聰明智慮或有未周，必兼聽並觀而後上下之情通，措施於允協，一詔以求直言，於是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據實直陳，編中所錄皆是也。五六兩冊之部覆時與九卿陳奏針鋒，尤足供讀者之研索焉。

綱鑑精采二十卷 日本明治十年刊本

明葉向高輯，日本坂田丈平校。向高字進卿，號臺山，福清人。萬曆進士，選庶吉士，累官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忠，著有類說。葉氏嘗以古今事迹之成敗，國家治亂之幾微，人物臧否之疑似，制度因革之纖悉，欲一一窮之，則紛若蝟毛，豈初學小子所能涉獵，於是去其繁華，筆其簡要，以成是編。按此書原有明時坊間梓行者，版刻粗惡，脫誤極多。日本民後藤堅藏欲校點，以公諸世，未果而歿。土佐值松直久將繼其遺志，又以事不果。坂田丈平氏因加詳校付之手民。此書原本題名頗不一例，每卷首題曰綱鑑論策，或書口則曰精采正宗，太方序首則曰通鑑精采正宗，其序文中則曰精采綱鑑。坂田丈平因從其簡雅者，定稱綱鑑精采。考編中所輯，除通鑑原文外，前人評語亦多輯出。所輯評語有項平菴、胡雙湖、劉道源、劉恕、胡致堂、丁南湖、呂東萊諸氏。其書眉又錄有策問甚多，例如第二卷第七頁為吳起殺妻事，書眉錄策問曰：吳起殺妻求將，何文侯不疑而將之？答曰：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為將，不必擇其有節行好禮者而為之，惟顧其方略何如耳。苟方略足以為將，又求其素行，惟伊尹、太公而已。故漢用陳平，不疑其盜嫂受金；魏用吳起，不疑其殘忍。此者編中甚多，蓋為其時便於舉業之書也。卷首有明治二年孟夏朗盧阪谷素序，明治十年阪田丈平例言，及葉氏之建部備考，卷末附萬曆甲辰太倉王衡序，序中言此書為王鳳洲輯纂，殊為可疑。大抵原本既為坊間梓行，或為書肆倩人偽作，否則或就他書掩襲改竄，致有此謬。阪田丈平於例言中亦言之。

寒山子詩集二卷 元刊本

唐高僧寒山子撰。寒山子居天台唐興縣寒嵒，時往還國清寺，與拾得交友，好吟詞偈，狀類風狂，以樺皮為冠，布襦木履，人莫識之。閭丘胤官丹丘，往寺求之，寒山走歸嵒，入穴而去，其穴自合。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有寒山子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提要謂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尋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廳壁所書得三百餘首，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書偈言，並纂集成卷，豐干則僅存房中壁

上詩二首，允自為之序。宋時又名三隱集，見淳熙十六年沙門道南所作記中。唐書藝文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今本併為一卷，以拾得豐干詩別為一卷附之，則明新安吳明春所校刻也。此本首端有寒山子詩集序，為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州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丘胤撰，書之內容曰五言詩、七言詩、豐干禪師錄、拾得錄、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以上與四庫本無甚歧異，所異者，此冊三隱集記後有郭帝跋云：夫寒山詩者，昔天台國清南老將前太守閭丘採集詩卷，重新刊本流通。此本年遠不存。元貞間余偶得之於錢塘，謹自重書，用以流傳，必有慕道之士一覽而深省者。時元貞丙申聖制日前休子郭帝焚香敬書。跋後為釋言，及慈受深和尚擬寒山詩，皆為四庫本所無者。又五言詩後有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紙鋪印行十七字。此所謂郭宅，當即郭帝。按郭跋為元貞丙申作，元貞為元成宗年號，丙申蓋元貞二年也。其書編纂極亂，國郭氏國為紙鋪主人，故未能重加董理耳。

福惠全書三十二卷（永嘉三年日本刊本）

清黃六鴻著日本小畑行簡訓譯六鴻字子正一字思湖曾知郯城東光兩縣事康熙甲戌官工科掌印給事中嘗欲造福地方施惠百姓爰撰福惠全書三十二卷總目卷一曰筮仕部卷二至卷五曰蒞任部卷六至卷七曰錢穀部卷八曰雜課部卷九曰編審部卷十曰清丈部卷十一至二十曰刑名部卷二十一至二十三曰保甲部卷二十四曰典禮部卷二十五二十六曰教養部卷二十七曰荒政部卷二十八二十九曰郵政部卷三十三十一曰庶政部卷三十二曰陞遷部每部皆首綴以總論後分以條目總之是集類分各部部分各條條必盡部俾覽者無遺漏之憾義必盡條俾行者有採擷之益故凡入仕當官有所關係之事雖屬細微末節亦必指陳其要俾司牧者觸目驚心嘗見牧令諸書多以文告判牘為主雖字珠句玉燦爛可觀然隨之事理率不親切此編優點在於每事必得其情理之是非審其行為之可否情理得而是非定行為審而可否決其所謂文告判

牘據事敷說者概未濫入編中有一事而兩部互見者如蒞任部查閱監倉暨刑名部之監禁防範蒞任之查閱驛局暨郵政部之驛站餵養典禮部寓興考試暨教養部之生童課試皆因類以為言期於詳明雖重複不足為病為牧令者如執此一編遵而行其造福地方施惠百姓豈淺鮮哉日本小畑行簡先生謂其可為萬世龜鑑乃研精勵思旁訓譯此編因之遍行海外卷首嘉永三年小畑行簡序及康熙甲戌黃氏自序（按日本嘉永三年乃清道光三十年也）

臣鑒錄二十卷 清康熙乙卯刊本

清蔣伊編輯。伊有萬世玉衡錄四卷，四庫已著錄。其臣鑒錄二十卷，蓋人臣報國賴有文章，下士立必資書籍，因掇拾殘編，詳分部次，計勸部七十二類，懲部五十類，前列事實，後載格言。書成，曾進呈御覽。其勸部曰：忠君、愛國、撫民、勤官、廉潔、仁恕、善諫、薦賢、寬厚、伉直、忠信、端方、孝行、友悌、慎行、察獄、讓功、掩過、興學、成教、德化、循良、卹災、捍患、好學、尚儉、敦本、詒謀、齊家、睦族、立誠、戒淫、息兵、減賦、廣慈、好生、愛養、綏徠、虛公、恬尚、恭慎、撝謙、明敏、勤勞、興利、除害、和衷、石交、沈靜、雅量、周急、濟之、種德、方便、知足、遠識、應變、解紛、內省、悔過、弘獎、德言、通商、旅養、無告、謹言、惜福、知人、愛才、樂善、報德、扶危、愛物。懲部為欺君、誤國、虐民、曠官、貪冒、殘忍、容悅、逢長、忌刻、蔽賢、讒謗、奸險、權寵、邪佞、詐偽、執拗、不孝、不弟、奢僭、驕慢、濫刑、枉獄、矜功、飾過、廢學、壞俗、闇昧、怠惰、掊克、聚斂、淫慝、暴虐、開釁、殺掠、厚斂、朋黨、嫉妬、傾陷、暴殄、隱善、忘恩、輕薄、洩露、營競、躁進、失教、市交、褊急、口過、害物。其所以為此書者，乃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頒行天下，俾大法小廉，咸設誠而制行，普天率土，皆寓目而警心，往行堪師，廸德之資具在，前車可鑒，省懲之路方新，殆臣下仰裨聖化之作也。

吏部條法大連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本

永樂大典本。按大連滿鐵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殘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及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同為六暮韻，有吏部條法一書，凡一萬四千六百二十，為吏部七，目曰差注總法、差注撮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為吏部八，目為差注門、差注撮要。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為吏部十一，目曰差注門五、差注撮要。卷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為吏部十二，目曰奏辟門、奏辟門之撮要，蓋為一不完之條法也。其書首卷，故不知編者為孰氏，亦不知為何時所編。然考其差注門總法撮要中所載，有淳祐令、元豐三年四年各勑、紹興三年勑、乾道二年勑、慶元五年勑，以是知此條法固為宋代者。其差注門撮分京官、知縣、通判、簽判、知縣、縣丞、教授、山長等各官，皆述其選令，然後注闕。如知州一官，其選令曰：尚書左選令諸知州軍闕，曉示滿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者，評注第二任通判資序云云，即是其例。注闕者所注為述官有闕之處所。如知州之注闕為英德府、鬱林州、南恩州、梅州、封州、昭州、新州、賀州、象州、梧州、潯州、高州、藤州、化州、循州、南寧軍、萬安軍、吉陽軍等是也。其奏辟門，為紀奏辟官吏之條，其目有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勑、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尚書右選令、侍郎左選令、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格、尚書侍郎左右選申明。若此之類，不可舉。其書雖非完整，然究心宋季職官者，可取資以補宋史職官志之所不及焉。

恩封宗室王公表四冊 清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清莊親王永瑺等編其編此表以宗室中以軍功封授王公世襲罔替故乾隆三十九年奉旨裒集表傳其以親封之王公非由功績例不備書乾隆諭恩封之親王郡王無論現在有無襲次亦敬謹纂入故此表凡爵係恩封承襲各應遞降惟怡賢親王奉世宗憲皇帝特恩令其世襲罔替不入遞降之例其餘皆以次降襲如親王累降至鎮國公而止郡王累降至輔國公而止貝勒至未入八分鎮國公而止貝子至未入八分輔國公而止鎮國公至頭等鎮國將軍而止輔國公至頭等輔國將軍而止皆令世襲罔替無庸再降自乾隆三十九年定例後各遵例編載王公敘次先後以現在有襲者為正表無襲為副表其表現在襲次及未經承襲者共三十三頁現無襲次者共二十一頁無嗣者共二十二頁恩賜品級者共十頁其表式如世祖章皇帝第五子常寧則先列常寧於康熙十年封授親王次書其長子海善初次降襲貝勒更次書常寧第二子承襲貝勒依次書襲蘇三次承襲貝勒再次則書明詔四次降襲貝子矣各表排列備極清晰實研究清室王公封爵襲爵者之寶筏也

乾隆奏稿二冊 大連圖書館藏舊鈔本

不著編者姓氏。第一冊所抄為自乾隆四十八年正月至三月，第二冊為自乾隆五十年五月至六月。各奏稿皆刪奏者官銜姓名，起首即曰謹奏為某事。第一冊首篇為奏請聖駕六舉南巡事，二為奏繳貼寶宸翰同石刻碑摹仰祈聖鑒事並附清單，三為奏請恩准留明幹道員經理善後事宜以裨地方事，四為奏明請旨事，五叩謝天恩事，依次以文多不具錄。按此奏稿雖不著編者姓氏，然考稿中所述，與文獻實至有關。即如首冊第二奏為乾隆庚子年聖駕五次南巡，先後頒江蘇各處行宮名勝祠宇御製詩章匾對，軍機處傳旨鈎臨刻石，奏後所附清單，共為九十七件，某件為頒與某處，至為清晰，實為考乾隆御製文字者不可不讀之作。又乾隆五十年河南歸德府屬柘城有刁民聚衆滋事一案，此編第二冊前後各奏述之極晰，殊可補東華之所不及。又乾隆五十年奏為動項修建營房循例奏明仰祈聖鑒一摺，後附鳳陽、懷遠、盱眙、滁州、桐城、霍邱、無為、東流、五河、阜陽、太平、懷寧、貴池、和州、宣城、望江、安慶衛、霍山等縣衛應修應建營房估需工料銀數清單，據之可考該時之物價，亦史料中之可寶貴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信及錄不分卷 大連圖書館藏寫本

清林則徐撰。金陵陳國權編。卷末有陳氏自跋云：前清宣統元年，余曾搜輯鄧尚書林文忠公詩之有關於粵東禁煙時事者，彙刻為鄧林唱和集。中外讀者頗為稱許。美國友人丁韙良嘗欲譯為西文，以年老畏難而輟。民國元年，余又從文忠公家得其雲左山房雜著、又禁煙公牘名信及錄者，均係未刻之稿。因即照抄付刻，未成。嗣古文雜著為上海廣益書局之書賈炳榮胡寄塵二人借去，私付石印，校刻甚劣。其意只在牟利，不足深責。信及錄頗有與中西書籍所載足以互相考證者，遷延至今，剞劂未就，思之歉憾。余自民國二年隱居不出，且世之竊高位者，方以收買存土、又假燒煙二字以獲鉅資，對於偶有諍論之人，非多方粉飾，即中以奇禍。廉恥喪盡，愈變愈奇，此書即刻成，恐亦無人寓目。故仍藏之，以俟異日。金陵陳國梁謹識。其公牘以諭批為多，所謂諭，如諭驅逐奸夷㖞噸等回諭，查奸夷化林治等曾否回國是也。批則皆對來文而言。故編中凡屬來文，莫不收入。所謂來文者，如咪唎堅國領事吐哪稟，該國鴉片實係代英吉利銷賣己文義律由；與夫英吉利國領事義律稟請將三板一隻給與參遜帶領躉船繳煙由，若此者，皆附原批。詳讀此編，則當時之禁煙始末得過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漢札記二冊 大連圖書館藏稿本

無撰人，亦無序跋。第一冊首蓋印二方，一長方朱文為露芽二字，一方形白文為程樹田印四字。後冊末頁亦蓋二印，一為長方白文為花裏讀書人五字，一方形朱文為錫卿二字。前後四印是否一人之物，與是否即撰者之印，抑為藏書者之印，皆不可考。其書首冊為帝紀及皇后紀。帝紀皆先錄帝諱及其出身，然後依年紀其要政，帝紀論贊亦皆錄入。而每帝標題之首，皆標某陵字樣，如世祖光武皇帝標原陵二字，顯宗標顯節陵三字，肅宗孝章皇帝標敬陵二字是也。又每帝標題之下，皆注某在位年數與改元之年號，是其體例以正史為本，參証編年史者。皇后紀除錄各后事跡外，總序及總論亦皆錄入。列傳所錄，一為劉玄、劉盆子傳，二為王劉張李彭盧傳，三為隗囂公孫述列傳，四為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五為李王鄧來列傳，六為鄧寇列傳。其書惟事鈔錄，不加論斷，亦無考証，惟其所錄尚能挈其大而遺其細，學者得此二冊，於東漢要政可窺概略。但第錄紀傳，不錄各志，又所錄紀傳亦不提綱以醒眉目，皆為此編之可議者。書之行款，每頁每面十一行，每行二十餘字，字為行書，故無定數。於句讀事蹟與夫詞藻之可取者，圈點極精。視其紙張，當出於光緒末葉，大抵係於場屋獵取功名之作也。

顧氏歷代明人畫譜四冊 圖本叢刊景印萬曆本

明顧炳輯。炳錢塘人，字黯然，號懷泉，徵授中秘，善畫花鳥。炳少而孤，大父鍾愛其穎慧，不欲苦以呫嗶之業，惟出舊所藏名人墨蹟畫片，令其恣意探索，駸駸乎追蹤作者。後遍歷名山，延訪高士，結茅吳山之麓，技日益進。嗣以應選供事武英，流輩咸推服之。以退食之暇，搜羅故所見聞，慨然謂往來於胸臆，不若寄興於毫穎；托跡於鋟鏤，乃悉舉唐宋及明代名筆之卓爾不羣者，極力模擬，屬諸公系以贊述，俾覽者因跡以契其神。按圖而并論其世，書成釐為四冊。首冊為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陳顧野王，皆每代一人；唐則自閻立德至邊鸞共十一人；五代為關仝、黃筌、黃居寶三人。第二冊為宋人，自仁宗皇帝至陳居中共共二十九人。第三冊前半冊為元，自趙孟頫至盛懋共十四人；下半冊為明，自商喜至周臣共十六人。第四冊亦明人，自唐寅至王廷策共二十六人。是編採摹名畫，略仿宣和博古圖制，減小元様，縮附古人所謂鋪舒大軸非有餘，消縮短幅非不足。全玄

洲先生謂其網羅古今名畫，使鼎立閣本諸帖、博古諸圖而為三，則古今名畫其真者既待顯呈其跡，以益永其傳；而贋同者當前亦足以驗若摻券，洞若燃犀，而不吾眩，非譽語也。每幅題跋皆同時名家，其中固多獨抒藻思，然亦多直錄原稿本文者。

冷枚畫佛一冊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康熙丁酉刊本

清冷枚繪枚膠州人字吉臣焦秉貞弟子供奉内廷工人物尤工仕女康熙辛卯與畫萬壽盛典圖總裁則王祁祁也此畫佛一冊共二十幅各幅標題一曰龍女受經二曰天花亂舞三曰觀音大士四曰神通服象五曰道高伏虎六曰法力馴獅七曰華革獻壽八曰福神參禮九曰佛在心頭十曰印月讀經十一曰頑石點頭十二曰指上蜃樓十三曰蝯猴獻果十四曰入定煉魔十五曰面壁示禪十六曰朝陽補衲十七曰心空六擾十八曰貝葉繙經十九曰德重降龍二十曰韋馱蓋所畫多為佛之故事否則即為禪語也所謂佛之故事者若道高伏虎面壁示禪等皆是也按釋道兩家俱相傳有降龍伏虎故事謂能制御真龍真虎也如苻秦僧涉能使龍下鉢中後漢道士趙炳能禁虎使伏地又十八羅漢有降龍伏虎二尊者皆是也神仙傳天竺菩提達摩梁武帝普通元年泛海至金陵與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故云面壁示禪至佛在心

頭心空六擾等則皆佛語之類矣每幅皆另有名家題跋附於畫後題者計一為王時濟二王鑑曾三徐榮疇四金昆五王奮六溫儀七周輔八石杰九王祖纘十陳溥十一錢元昌十二陸榮秬十三周本治十四王祖慎十五王時鴻十六朱稻孫十七獅峯居士十八曹日瑛十九高樟二十徐王昱每幅佛像筆法飄逸衣縷冠冕莫不工精各家題跋字亦卓絕魁此冊者可稱書畫並美也

杭郡印輯八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刊印本

清丁仁編。印章之學，蘇杭為盛，杭之印學在明當推丁秋平、陸仁父為先導，至清丁龍泓氏出，遂集文何之長，陶鎔秦漢，自成一家，黃小松、蔣山堂傳其衣鉢，益以鐵生，而武林四家遂烜赫宇宙，其餘若秋堂、曼生、琴隖、次閑以迄叔蓋諸子，以此擅名，又數十家。庚辛兩劫，諸名家所刻印章大半燬於兵燹，僅存任任珍秘於好古之手，不肯遽出。丁氏訪有年，並以先世所藏，所得武林諸家刻石幾及千品，因擇其尤精者，每人各搨數方，并附傳，間有友所藏至精之品不忍割愛亦採入焉。自秋平以迄子喬，共得三十餘家，而以六舟僧所刻者殿於末。書成，釐為八卷。卷一為丁良卯、陸患、丁敬、黃易四人，卷二為奚岡、蔣仁、陳豫鍾三人，卷三為陳鴻壽、項綬章、屠倬、高塏、江介五人，卷四為徐楙、孫均、高日濬、孫錫晉四人，卷五為趙之琛、趙懿、丁柱、張光洽四人，卷六為陳祖望、戴熙、毛庚、錢松四人，卷七為胡震、華復、錢式、戴以恒、吳鳳措五人，卷八為陳雷、吳重光、王同、吳諧、張國楨、汪行恭、達受七人。今綜觀諸家，或古茂，或雄勁，或工秀，師法不必盡同，而苦思力學，直造元奧，胥歸於絕詣，為後學所不易臻。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華泰齋集印譜四卷 清咸豐壬子鈐印本

清張學宗輯。學宗江蘇銅山縣人，字秩卿，嗜古多聞，載籍甚富，而於印章尤稱酷好，雲腴石凍，鐵竹牙銅，漢字秦文，罔不搜羅，於是彙之成書，釐為四卷。其書體例每印之下，皆先作釋文，次注印質，卷末自為跋語，云余最愛黃氏朗郁所鐫，神韻韶秀，古雅宜人，故所藏之印，黃氏手鐫者為最夥，或有見而笑之者，余亦無以自解云云。然考編中各印，皆不注鐫者姓名，故究某印出於黃氏之手，殊屬無可考見。考黃氏名鶴，閩中高士，擅長鐵筆，與學宗為文字交，此編卷二有黃序一篇，而編中於其所鐫各印，竟未注出，不無闕失。又其所選各印，胥為閒章，無姓名印，詳審各印風度，大抵咸與學宗同時名家所作，固優劣參半，且有流入野狐禪者，若卷一第十頁之蓑得一生一世拙七字印，第十三頁之柳岸風來四字印，第二卷第二頁之書紳二字印，第八頁之也樵二字印，第十五頁之自娛松花四字印，皆俗氣入骨，不堪寓目，然佳者亦不為少，但若繩之以秦漢，則皆未能入室也。各卷

卷首皆有序言，計卷一有喬松年、陶福恒二序，卷二有黃鶴、周士鏈二序，卷三前為張序，惟缺末頁，致名無考，後為崔壽序，卷四有嚴圻、陸嘉言二序，卷末為學宗自跋。統考各序，僉作於咸豐二年壬子，惟卷四之陸嘉言序作於道光三十年庚戌。按各序皆為綜論全編之文，理宜悉置卷一之前，乃竟分冠各卷首，不知其取義之所在。

石華印說一卷 日本大正五年印本

清釋玄巧撰。玄巧字若拙，西肥人。嘗謂古今印章之書多，而可以為規矩者殆希。玄巧好印章，遍觀印章之書，抄其可為規矩者若干模，益其文著為此編。以印譜中有印過大而詭遇者，有摘古今詩句而為多字者，有奇怪詭譎者，有刻畫者，得不法古略之，俗多廢古雅，好詭譎奇怪，愈與好為蛇足，其書因為采原傳國玉璽、方書印章、詩印、三代印、秦印、漢印、觀印、六朝印、唐印、宋印、元印、明印、玉印、金印、銅印、銀印、寶石印、瑪瑙印、磁印、石印、象牙犀角印、摹印、篆法、鑄印、臘印、刻印、鑿印、刻玉印、碾印、名印、表字印、雜印、道印、書柬印、收藏印、齋堂館閣印、蓋文章法、運筆、運力、朱文印、白文印、朱白相間法、回文印、破碎印、深細印、擂減法、印体、印制成文、印鈕，卷首有寶曆辛巳津源逸春序，卷末有攝津田城正凱跋，蓋皆抄襲前人舊說，殊少獨抒己見者，然選擇頗精，非得印學三昧者，亦未能也。

伊爾根覺羅氏家譜一卷 清道光元年刊本

清德清撰。清之始祖諱沙魯，歷四世至諱赫臣者，由瓦爾喀地方挈族來附，蒙清太祖高皇帝授為半分佐領，始立功自效。嗣後世世相承，至德清承襲騎都尉，由侍衛歷任江西撫標中軍參將、河東總河協副將，升授湖南鎮筸鎮總兵。嗣任頭等侍衛。據稱其家譜向無刻本，所藏清書一冊，沙魯公上有清字繹為沙都巴圖魯五，似是官爵之稱，而與始祖並列者五行，始祖次居其三，上冠此五行，或又疑為始祖所自出云。其譜之世系，以河魯為始祖，二世為塞都，三世為愛森呢，四世為葉臣、赫臣，五世為光福，六臣為托拉密喀齊蘭，至七世則分長次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房矣。世系至十一世為止，德清即沙魯之十一世孫也。世系共二十五頁，以下則為家傳及事蹟。家傳為已死事略，皆現者其家傳自赫臣始，其祖沙魯及二世之塞都，三世愛森呢，四世之葉臣皆無傳。因其上世自赫臣為瓦爾喀地方哈布察村人，始棄土偕族歸清太祖高皇帝，隨往烏喇等處，著有勞績，且因

葉黑抗命奉命招撫被執遇害至天命四年葉黑既平太祖追卹前勳授其子克福為整佐領由是乃世清臣耳其譜雖極簡畧然睹其家傳述功績亦可逆知清室大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完顏宗譜上下二卷大連圖書館藏乾隆壬午寫本

清九式重訂式字仲一孝豪按完顏氏自肅慎啓土至金大盛衰宋末東歸散居至清世祖定鼎燕京一時從龍盛族完顏稱最後復分隸八旗其本支瑚普察一派獨隸內府管領乾隆癸酉帝躬祭金陵特命八旂完顏氏悉得陪祀於是應詔至者五十九族惟其本支舊譜自東歸後僅記有遷徙地名從龍來歷雖間存傳記多未論次乾隆乙卯式父永以瑚普察譜自重修後所有六七世之官壽婚喪尚需補記即八九世之名次妻氏亦應釐載遂命式補修而考定之式乃謹依家譜並參古制自始祖以九世紀代以經世緯齒系派以勾繩比編傳記刪其繁冗禮制載其遺意凡四載而譜成繕錄十餘本分藏四支各派家中其譜分上下二卷上卷目為序文義例完顏氏溯源瑚普察衍派譜牒表記墳墓圖誌下卷目為列傳分記家禮節次垂誡遺型拾遺雜錄其書最優之點為瑚普察衍派及譜牒表記二篇瑚普察衍派一篇先述瑚普察四世譜系繼為分支派說而又附以五表五

表者一十世總系二長支世系三次支世系四次支伯仲二派附名當房世系五支世系作說以述以其分支之源列表以明各支之傳統全譜綱領繫於是篇其諸牒表記因自瑚普寮始祖以下共歷九世分為四支十五派於是列為二表一表自始世至五世一表自六世至十世其表朱線墨格標以經緯彙記多人分合源流釐然不爽雖歷久遠亦不紊亂至於姓氏溯源列傳分紀為諸牒者例皆有之其家禮節次一篇分吉祭婚嫁嘉慶相見喪葬墓祭諸子目每

一子目又分若干細目於一切禮節之宜忌述之極詳實為究心滿族禮制者必讀之篇卷首凡例十則一曰嚴姓二曰嚴世次三曰嚴支派四曰嚴登名五曰嚴繼絕六曰嚴妻妾七曰嚴事實八曰嚴志錄九曰嚴書體十曰嚴目次閱之可知其編纂之旨序四篇一為癸未李杜琴一為乾隆壬午曾衍枚一為雍正庚戌阿爾泰一為乾隆壬午自序凡例之前蓋印二一長方白文曰依類勤編一方形朱文曰瑚普寮全譜凡例後蓋二方印一朱文曰完顏世物一白文曰瑚普寮八世孫九式此書無刻當時僅錄十餘本此為其一至足貴也

皇明開國功臣錄三十卷 明正德二年刊本

明黃金輯金籍貫無考第知其爲甲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廣西藩參其游學時見鄉中藏有關於開國事勛之書輒爭先讀之蓋此時已有志纂著特妨於舉業未能成書及入官公務鞅掌復爲擱筆既而轉勳部乃以暇日稍稍爲之而一卷二卷六卷十六卷十八卷成矣俄而隨牒廣西奔涉長途故又擱筆嗣後解官結廬泉山始獲以平生所裒益以近聞成書三十二卷此其自述編纂始末也其目卷一自徐達沐英共七人補遺李善長馮勝二人卷二自胡大海至張德勝共八人卷三自陶安至王禕共四人卷四耿炳文吳良二人卷五傅友德廖永忠二人卷六自桑世傑至胡深共七人卷七自唐勝宗至顧時共五人卷八自吳禎至鄭遇春共五人卷九自康茂才至楊璟共四人卷十自胡美至薛顯共四人卷十一自俞通源至陸聚共六人卷十二吳復金朝興郭英三人卷十三仇成至胡海共七人卷十四自張赫至胡通共十五人卷十五自朱文正至胡德共十六人卷

十六自韓成至劉成共十一人卷十七自周凱至劉真共二十人卷十八自俞廷玉至劉林共三十六人卷十九爲豫章忠臣廟康山忠臣廟卷二十自沈仁至袁洪共十三人卷二十一自汪河至蔡哲共六人卷二十二自張天祐至孫茶共二十人卷二十三自韓觀至耿天璧共十六人卷二十四自宋思顏至薛文勝共二十人卷二十五自張旭至趙鑑共二十四人卷二十六自劉益至胡淵共三十二人卷二十七自王瑛至王銘共二十五人卷二十八自陳亨至楊興共三十三人卷二十九自霍耀至閻敏共二十六人卷三十自劉先至陶良共五十八人卷三十一自徐義至金寶共九十人卷三十二爲續編自甯安慶至李觀共十五人其爲此之旨蓋以功至開國功之大也功大而不紀無以顯白忠良揚厲烈昭且元末極亂雖洪武帝起而定之然無諸臣相輔亦難促平黃氏攟摭搜羅發微扶隱參以往籍輯爲是書凡開國功臣之履歷緒業一覽而盡不惟可以傳域中而亦足以慰地下惜其所採皆無出典惟卷八唐先傳

後注有墓碑二字又是卷韓溫傳後注有國志三字考韓溫即張溫數然在此三十二卷中為僅見矣

八旗各局收貯砲位數目二冊 大連圖書館藏精寫本

不著編者姓氏冊中所載為八旗漢軍各局所收貯之砲位如某旗所貯砲幾位每位重若干斤長幾尺幾寸藥幾兩幾錢子幾兩幾錢其次序先鑲黃旗次正白旗三鑲白旗四正藍旗五正黃旗六正紅旗七鑲紅旗八鑲藍旗且各旗各局砲位之總數則乾隆三十一年算明者其書為用五色筆鈔本字皆宋體工整之至稽其所載如正白旗云金龍銅砲一位武成永固大將軍八位御製制勝將軍六位神威無敵大將軍一位神位將軍二十位神功將軍五位九節十成銅砲三位渾銅砲一位臺灣銅砲二位鐵心銅砲十位冲天銅砲一位嚴威鐵砲三位行營鐵信砲五位其正白旗三字為用黃筆所書其某將軍某砲若干位等字皆用硃筆某將軍者蓋即砲名也某將軍某砲若干位之後則用綠筆寫各位或一位二位字樣其下則用黑筆注明重量長度藥量子量者砲位數重量之後則用黃筆書其總數如正白旗之總數為共銅砲五十八位共鐵砲九位是也末用藍筆書其

箕明之年代，如正白旗所書云：正白一旗于乾隆三十一年箕明共銅鐵砲六十七位是也。書共二卷，其一為滿文，例亦若此。

施氏七書講義四十二卷　大連圖書館藏日本複刊本

金施子美撰。七書講義者，一孫子講義，二吳子講義，三司馬法講義，四尉繚子講義，五黃石公三畧講義，六太公六韜講義，七太宗對問講義，蓋皆兵書講義也。按兵家之書不知凡幾，漢初有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者三十五家，其後任宏論次分其書為四種，唐有三十三家，藏其書於四庫者凡六十部，失姓名而不著錄者不與焉。金時武舉之科惟用七書以取士，因著七書講義四十二卷。其書體例，每書先作總述，然後將原書原文逐加講釋。其各書總述，如卷三十四於六韜云：六韜者，太公所著之書也。六韜作於太公，以其時而論則周也，而叙者則於孫吳司馬之後者，蓋書之所傳，以其得之先後而為序，不必拘其時也。殆即其例。至對各書原文所加講釋，如孫子始計篇原文有實而備之一語，施氏加講釋云：此言敵未可攻，則固所守，待其可取而後取之。敵勢既實，是未可取也，故備之。楚倚相謂吳人甲輯兵聚，不如備之也。又原文有親而離之句，所加講釋云：彼之上下情親，則

合以謀我故彼雖親吾必有以離之陳平間楚而去亞父孝寬詐為手書而間段深偽作謠言而誅明月李抱說武俊而敗朱滔是能離其親也即篇其附全書講義皆若此可謂議論出自胸臆又引史傳為之參證古人成敗之迹奇正之用皆得以鑒觀焉卷首有貞祐壬午江伯虎序稱范公子美為儒者流談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數載而取高第為孫吳之學者多宗師之云

八旗漢軍排槍陣式圖一冊 大連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編者姓氏按同治元年起立八旗漢軍排槍隊由各該旗調派官兵入營操練此冊先述緣起以及設備與夫規制並將演練各項陣式繪為圖樣稽其所繪一為八旗漢軍排槍隊進退連環陣二為八旗漢軍排槍隊砲隊合陣三為八旗漢軍排槍隊內火器營馬隊攻營陣四為八旗漢軍排槍隊夜操陣五為八旗漢軍排槍隊營盤圖每一陣圖皆繪圖多式蓋由起始以至於末中間轉變無俱備也每圖之前皆有說明如旗漢軍排槍進退連環方城陣其說明為出隊八旗橫排一字陣式鳴海螺分為三十二隊演九進鳴海螺為梅花演連環畢鳴海螺演九進一連環鳴海螺合為四門方城陣式演三台一連環畢鳴海螺撤歸一字八旗合演退連環畢仍排一字定軍旗三壓金三棒聽撤回云按其所述固明晰若再按圖加以分說如某圖為橫排一字陣某圖為三十二隊演九進某圖為梅花隊演連環則閱者益行明瞭遠勝於第加說明於各圖之前矣其營盤在沙河橋

西南中營前地方分左右翼六方營二座每營周圍八十六丈營墻高七尺厚三尺墻脚土臺高三尺寬四尺墻外環濠一道寬一丈深四尺每營中軍房三間兵房共六十四間各按四旗地段蓋造住兵四百名計每兵六名住房一間其車冊於隊中制度說明尚詳亦考清季兵制者所宜參考也

兵法教藝不分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清王植撰植清苑人字叔培號曉林嘉慶進士授編修咸豐時官至江西巡撫有經解述深柳書堂詩文集嘗謂兩兵相當槍礮相對及其逼近必有短接之時斯時人自為戰習於藝者勝矣昔人云兵以火器而强亦以火器而弱為其專恃火器遂置別技於不講能遠接而不能近搏一有不利遂至獸奔鳥駭耳故列千萬賁育之衆使礮石勿當其鋒而掣其短則勝在我矣故括諸兵法中切於教士諸技藝者著之於篇以

俾營伍之講求編中分類一曰弓二曰弩三曰刀四曰鎗五曰鏡鈀六曰牌七曰棍八曰拳其體例每類皆先為極詳之說明然後分為圖說例如弓篇其總說弁言為射以觀德古之言射者衆唐王琚射法二篇宣譜謂其多言射之容止非戰陣所急斯言也知所務矣採諸家而次之其雜採衆說約數千言以下則分為定握射圖掌心推射圖馬箭分踪式馬箭對蹬式馬箭抹鞦式此後七類例皆若此而於鎗篇言之尤詳總說所列鎗法多至三十餘種自云諸法頗

厲炳雜兵士愚下，豈能一一皆習，但載之不得不備。如能用封閉提弩上攔下攔已足應用，是其書搜輯[illegible]不厭其詳，且能提示綱要，使學者知所緩急，總之長器凡二等，曰弓曰弩；短器凡四等，曰刀曰鎗曰鏡把曰牌，而棍者所以習夫手足，為短器之本；拳者即古者之手搏，雖不切於用，而亦可習其身臂，故並載之。

雖園漫記七冊不分卷 清光緒十三年刊本

清徐楨之撰。雖園主人，好讀書，又苦健忘，遇會心輙筆焉，積以遂多，因以其漫然無甚體制，爰以漫記名其編。書共七冊，前冊所記，為十三經紀字、康熙字典韻府詩、甲子記、諱帖、澄清堂十七帖、右軍臨力命表、墓田帖、孔子廟碑、道因碑、雲摩碑、字品、五音、石經樓板。此下所記，則極瑣屑，不異舉指。十三經記字，前人紀者甚多，而各不同，未知為書之散亡歟，抑傳寫訛謬歟，皆不可究。其自譚帖至雲摩碑諸目，皆錄孫退谷銷夏記者。第二冊所記，以錄自各[illegible]代子部書者為最多。第三冊多為錄自司馬氏通鑑者。第四冊為錄前人舊詩。第五冊前半冊漫記，後半冊皆錄新化黃鶴四書異同商摘疑抄。第六冊錄通鑑。第七冊以錄蠶耕錄為多。其書隨筆抄錄，漫無體例，且又毫無考證，置諸座右以備檢查而已，不足云為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緯天機首部四卷中卷三卷尾部四卷清光緒癸未刊本

清王道周撰道周字坦如江右修水人嘗觀天象以證地道而及人事爰著為經緯天機釐為三部首部四卷總目為梓慎元機卷二曰天文確證卷三曰河洛精藝卷四曰緯象化氣蓋言天文者中部卷一曰地道發微卷二曰天下輿地卷三曰鍾靈毓秀蓋言地道也尾部卷一曰復黃石公奇門卷二仿武侯八陣卷三武備機兆卷四曰時務各論蓋言人事也其首部卷二之天文確證自天體發明說至南極星圖

說共分八十四子目皆繪而為圖附以說明學者讀之極易明瞭卷三河洛精藝卷四之緯象氣化亦兼皆分析至精圖說互用雖多採輯之作而時能出之己見中部之地道其卷二之天下輿誌自天地輿說以至五洲之域搜輯亦極宏富惟卷三之鍾靈毓秀則不無過於附會矣下部之人事復黃公奇門及仿武侯八陣圖皆至無謂至於時務各論間在人事中則尚差强人意卷首有蘇元春序蘇序謂其論天文形及立法成圖而推步旁驗自閔晉虞喜隋劉焯唐傳仁均僧一行宋何承天元郭守敬各法未覩其新精進論河洛緯象之用則有正理而古今更未見者也其論地體所以然並天下輿誌測定經緯度而重新以識鍾靈毓秀皆世所罕及其論軍事以遁甲機兆為超邁以兵法陣法策法為制勝亦有識見存焉自序謂共究三才之學以一貫之不惟地理可為樞紐而天下大勢興衰之理具蘇序固有為過情之譽且正惟其欲究三才之學始有迂腐之疵焉

蹶張心法一卷單刀法選一卷長槍法選一卷 清刊本

清程宗猷撰宗猷新都人字冲斗其蹶心法一卷蓋法古代弩機之制而改古制為新制之作緣其偶遊壽春遇土人得完中銅機一具重觔餘不辨何代物因購之以製三十六鈞膠閉之强弩凡數十易材而後成其制度尺寸暗與熙寧詔造入陣弩相上下然力强則難於材幹且體重張遲猶慊𩑑𩑑復思法大機以小易柘壓以竹補其規而雙之弩如身不滿尺七而檐稍有加或支諸武懸肘携帶甚便而應用收効弁甚捷爰繪各圖加以說明而成是編以弩類頗多然皆以蹶而張也故名曰蹶張心法共為圖說百數其圖說自古弩之制以及其新改之凡各種總圖分圖與夫用法皆極詳明較諸近世考古之士惟知視銅質審字形斷物之真偽而不知其用者勝一籌矣單刀法選一卷目分單刀說單刀式說單刀式圖單刀圖二十三勢併說續總刀圖說總敘單刀一路總敘單刀圖續刀圖十二勢併說長槍法選一卷目為長鎗說六合原論併註散劄拔萃二條長鎗式說長鎗式圖長鎗式圖併說撰其用意以三者皆兵器鎗法直而刀法圓鎗刀有所不及時而以弩射之則相輔為用此所以既為蹶張心法而又附以刀法鎗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綠營操演陣圖一冊 大連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者姓名。共十六圖，圖用彩色所繪，極精，每圖皆貼有紅簽，署其圖次，以及陣名。十六圖者，第一陣大隊槍兵列為長蛇陣式，第二陣為槍兵分為五隊按方列齊，第三陣調一營槍兵二，龍出水，兩儀陣式，第四陣前敵變為三才，演打三進，第五陣四營槍兵分兩翼，出隊接應，演打三進畢，同前敵隊五營合演一連環，第六陣新陣技藝出隊十面埋伏式，第七陣技藝變為一字沖鋒迎敵式，第八陣演打小過堂式，第九陣五營兵變為四方，一統合演一連環，變成三疊式，第十陣新陣技藝由方城變為一字接應演五子式，第十一陣槍兵變為三疊式演打退步十三擡，第十二陣大隊槍兵仍按五方列齊，第十三陣大隊槍兵仍歸一字長蛇陣式，合演一連環，第十四陣演射馬上三箭式，第十五陣演馬上槍式，第十六陣演練馬上長槍式。按綠營即綠騎兵，其旗用綠為別，起於明時，清因之，有馬兵、步戰兵、守兵三等，隸於提督總兵，總督巡撫節制，提鎮兼有本標之綠旗兵，總兵之下，有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皆綠營之將弁。此綠營制度之大概也。若此是冊，蓋繪其操演之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鹿門校刻墨子全編六卷　寶曆七年翻明刊本

明茅坤校閱。按當時子書梓者充肆，第墨子尚未印行。涵春樓主人童思泉得宋刊墨子，爰懇鹿門茅先生為之校讐。其書卷首有寶歷七年儀子羽重刊序、韓愈讀墨子、萬歷辛巳茅坤新刻墨子序、陸弘祚新刻墨子序。書共六卷，卷一自親士至尚同中，卷二自尚同下至節葬下，卷三自天志上至非命上，卷四自非命中至大取，卷五自耕柱至備城門，卷六自備高臨至雜守。書中第作校刊，不加注釋。其校刊有以己意

校者，有以他本校者。如所染篇有子墨子言句，茅校曰言恐衍。又七患篇有食無備粟句，茅校曰食疑倉誤。辭過篇有冬則練帛之中句，茅校曰之中下恐脫語。若此之類，皆以己意校者。如法儀篇有得不祥焉句，茅校曰不祥焉以下篇末李贄本全無。如天志中篇有然後得為政乎句，茅校曰一本然上有貴且知者四字。若此之類，皆以他本校者。又有校以己意而証以他書者，如儒下有子貢季路句，茅校曰子貢當作子羔，音誤。孔子家語及史記說苑皆作羔，是惟其

以他本校者，恒惟曰一本作某，未將所據本之書名稱指出，殊為可議。然此本以校今日通行之本，其足證傳寫之誤，當非鮮耳。

經書載天學之綱一冊　大連圖書館舊鈔稿裝本

不著編者姓氏其書爲就就經書中所言天之語摭拾而出分門別類畧加解釋所分門類贊上天之文二曰天有主宰至威至赫尊無二上三曰上天爲天地人物之本四曰上天極大極明而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五曰上天無形而論上天必有視聽聞言之說者爲真六曰上天爲君爲父爲師而有命令之權七曰世上君師父之權皆上天之命八曰敬天修身書偏上天之命時時事事當敬當順九曰欽敬上天之

命惟聖德能之十曰君民皆當敬事上天惟聖王郊祀燔柴用犧牲馥酒樂祭以報之十一曰上天知人心善惡賞罰至公無私十二曰上天本愛人不惡人而有喜矜人善憫人惡之情十三曰上天哀憐容恕人認罪洗心齋戒沐浴哀呼籲天十四曰上天爲百祿萬恩之原一一皆宜禱求之十五曰上天降以大祥惟人自招十八曰極善而生順天命者死得永安十九曰惡極而悖天道滅天理者自絕於天受苦罰永苦二十曰經書載天學總綱統集真義末附經俗

古今符合天學之綱及經俗古今上下敬天一同集義其各門所載經書原句除注明其出處或詩或書或易禮外間亦畧爲注釋如上天爲天地人物之本所載經書原句一爲禮記之萬物本於天二爲禮記之禮必求於太一分而爲天地三爲孝經之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四爲孟子之天之生民也五爲詩經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其所註釋如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一句其注釋三則一爲家隱曰太一者天地之本也二爲史記云古者天子春秋祭太一東

南郊祀用太牢三曰禮云祀帝於郊是其注釋不第引經且間引史焉其經書載天學總綱統集真義一篇可與上舉各題之義蘊互相發明所附經俗古今符合天學之綱則爲列若干成語而以愚民士人經書分釋於下如天有主宰句其所分釋爲愚民云頭上有一個老天爺士人云頭上有青天經書云高高在上是其例按此編搜輯頗完備分析亦稱精細則所標各題之詞句實不無過於繁瑣焉

雅俗稽言四十卷　大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明張竟光撰。竟光留心服古，積有五車十篋之富，筆墨之暇，上窮經史，下參野乘，考同證異，三十寒暑，七易稿而書成，顏曰雅俗稽言集。成官游授梓於鄂之蒲圻，而以其親筆稿付大女適鄧者收藏，若預知有滄桑之變。已而果丁兵燹，片版無存，間有藏本，率皆殘編斷簡。獨幸其大女珍重父書，傾側擾攘之際，室廬蕩然，而此稿為所護守，畧無遺失。其大女歿，而此稿又流入他家。康熙癸酉，其曾孫名孟倫者，得其稿於邑士嚴子凡文之家，乞歸而集全之。其蠹蝕間有，又得他氏遞相參補，而四十卷始燦然焉。於是其姪孫嗣閎、嗣鄭、豐孟倫等重校付梓，蓋康熙三十六年事也。其書卷一天文，二至四天時，五至七地理，八人倫，九飲食，十宮室，十一冠服，十二十三器皿，十四禮制音樂，十五至十七人事，十八至二十二人物，二十三至二十五經說，二十六史說，二十七子說，二十八至三十一詩文，三十二至三十四字學，三十五至三十七動物，三十八至四十植物。其書蓋其讀經史子集記傳圖志序錄，隨所繙閱，即為記載。卷首有引用書目，約一千餘種，已可概其採摭之富。其分門類從其多者，故參互聯絡，亦往往有所附見。自云事詞太備熟者不待言，太生僻者不必言，惟是今昔沿革、人物同異，有考訂有議論者，乃言，故名曰雅俗稽言，使學者展而讀之，則鉅者纖者、顯者微者，無不溯源窮委，而悉折衷以確見。雖其所標題出有既揭總名，而其中之篇章名亦復標出，如曰禮記矣，又出王制、坊記，曰律書矣，又出元命苞、援神契之類是也。即第求其言之有稽，不足為病也。

古今事類四十九卷大連圖書館藏鈔本

明穆九亂編纂。此書目錄第一卷天部、第二卷歲時部、第三卷第四卷地部、第五卷帝王部、第六卷后妃部、第七卷儲宮部、第八卷帝戚部、第九卷至第十一卷設官部、第十二卷封爵部、第十三卷政術部、第十四卷禮儀部、第十五卷樂部、第十六卷文學部、第十七卷武功部、第十八卷治寇部、第十九卷至第二十二卷人部、第二十三卷釋部、第二十四卷道部、第二十五卷靈異部、第二十六卷方術部、第二十七卷公藝部、第二十八卷京邑部、第二十九卷州郡部、第三十卷居處部、第三十一卷產業部、第三十二卷火部、第三十三卷珍寶部、第三十四卷布帛部、第三十五卷儀飾部、第三十六卷服飾部、第三十七卷器物部、第三十八卷舟部、第三十九卷車部、第四十卷食物部、第四十一卷五穀部、第四十二卷藥部、第四十三卷果部、第四十四卷草部、第四十五卷木部、第四十六卷鳥部、第四十七卷獸部、第四十八卷鱗介部、第四十九卷昆蟲部。其法每部皆分若干子目，每子目中皆括若干名詞，加以注釋。其書蓋合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天中記、歲華紀麗等書合纂而成，故採錄甚當。且每則皆標出典，在類書中，堪稱佳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墨娥小錄十冊不分卷大清乾隆丁亥重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卷首有隆慶二年七月尋陽郡長春道人吳原序及乾隆丙戌秋學圃山農重刊序其書共十冊冊一曰文府清事冊二曰博古緒餘冊三曰藝術提要冊四曰曆法天元冊五曰種植花史養宜集忌冊六曰香譜日牙牌譜冊七曰飲膳修製冊八曰湯茗勝品冊九曰醫法捷徑曰吾真篇冊十曰丹房燒煉附方術每冊每類又皆列若干子目如曆法天元中之子目為曆算法求曆法時刻約法圖立春秋歌括閏月歌括節氣歌括求食神法天餘歲九宮圖求日辰干支法求值日星禽法占金神七煞法六壬心傳格盤加天盤訣二十四氣候歌量天尺定算時刻節候乾圖起例先天後天起例八卦圖演禽捷法其他九類之子目不具舉此書自文藝種植服食治生以致諸凡怡玩一切不廢如元凱武庫隨取具足卷首吳氏序稱余暇日檢篋藏書偶及是集不知輯於何人並無脫稿行世以為民生日用所需甚悉因訂其誤舛益其缺畧命工鏤以成帙云學圃山農序稱墨娥小錄一帙明隆慶□吳君文煥之重刊也然原編姓氏不知何時人云云然按吳氏原序此編實創刊於吳氏學圃山農云為吳氏重刊者誤矣又學圃山農稱吳繼為文煥大抵文煥為繼之字未識其何所據而云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風角書八卷（奉天圖書館藏張稷若手抄稿本）

清張爾岐撰。爾岐濟陽人，字稷若，號蒿菴，明季諸生。入清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所著有夏小正傳註一卷、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儀禮考註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周易說畧四卷、春秋傳義四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三卷。此編成於明崇正十年秋八月。自謂昔人論風角之書頗繁，遂刪其重複者，為八卷。卷一曰風角占總例，卷二曰五音占法，卷三曰六情占法，卷四曰京房八風占，卷五曰干支占法，卷六曰專題風占，卷七曰飄風占法，卷八曰占候風占。按風角者，古占候之法，以五音占風，而定吉凶也。五音占風者，宮風聲如牛吼空中，商風聲如離羣之鳥，角風聲如千人語，如奔馬，羽風聲如擊濕鼓。其說見太白陰經。後漢郎顗父善風角星算，唐劉孝恭著風角十卷，見唐書藝文志。爾岐博綜載籍，以篤志力行為本，於風角之學，信之頗篤。編首自序，謂疑者或以天地噫氣，不涉人事。余思董子之言矣，天地之間，若虛而實，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相殽饌也，則風也者，殽饌之至神者也。有自天者焉，自天者被乎人；有自人者焉，自人者見乎天。謂不涉人事者非也，謂人之精氣不足感天使風之至者，亦非也。司馬太史云，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產氣始萌者天也矣，曰一會飲食發陽氣者非人乎云云。此外所述風占之不必致疑之理尚多，茲不備錄。爾岐與顧炎武為契友，顧氏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稷若所著儀禮鄭注句讀，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其學見重於顧氏者若此。又此冊世無刻本，且為手稿，錄此獨出己見之作，亦可珍也。

憲本四卷卷首一卷　大連圖書館藏寫本

清陳澹然撰。澹然，安徽桐城縣舉人，指分江蘇知縣。其憲本四卷爲澹然恭呈御覽之本，曰憲本者，以所言皆憲法之本也。又卷首一卷爲總述，卷一目曰國報新義、國報新法，卷二曰職任法、幹理法，卷三曰哲俠辨、平國辨，卷四曰憲政補要。其國報新義首言法生於道，必審時地爲變通，重國報通下情，而後可言憲法。繼言重國報明是非，則一國精神自出，而後可以用人行政，末言定報律，而後可言國報明權，而後可言報律。蓋概括定名、辨制、明禁、釋爭四義而言也。其國報新法言報體有六，一讜議畧，二綱目畧，三叙述畧，四圖表畧，五考證畧，六樂歌畧。讜議畧者，論策辨說書疏是也；綱目畧者，廷詔省牘外邦是也；圖表畧者，地官民兵學工態食物礦商財是也；考證畧者，問告是也；樂歌畧者，國歌懷遠震俗振志達情是也。以下各卷皆闡述立憲救國之旨。而其言或曰孔子刪經，實存國粹；其撰大學，實簡易教人；或言孔子如天以明爲哲學之義。統觀全編，貽腐儒而言新政者，卷首有自序，言是書成於丙午秋，故所述多當時語。舊名憲法治原，今易爲憲本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儒釋質疑論上下二卷高麗刊本

不著撰人。其書為調和儒釋之作。編中大義為言古今相繼治世之大教。有儒者焉。有老者焉。有佛者焉。世謂三教。三教之道。皆本乎心。而儒者攻乎迹。佛者契乎真。接於其兩間而為之膠粘者。老氏之道也。又云。釋曰真。舉性體而言也。老曰神。明就變化而言也。儒曰大本。依事物而言也。其論三教不同點之大體若此。至於其所謂迹者真者之要義。曰明之悟之之謂真。修之治之之謂迹。蓋極言儒釋途徑雖屬異趣。其

為治世之教。旨則相同。互相攻擊。殊屬非是。故編中嘗云。有謂佛老無益於世者。吾不信也。且如一塊骨肉之身。原於性天。質於五行。聞九竅具六識而後知有三綱五常之道。而修治平之道自是而漸。若喪其形質心性而欲修齊治平。其誰得乎。又云。儒而排老者。賞花而不知有樹也。老而排佛者。養樹而不知有根也。可謂智乎。恣意毀斥者。樹而撤根也。欲榮久。其可得乎。即此數語。其於三教之不偏不黨。已可概見。夫以三教同足治世。實宜各行其是。以收異途同歸

之效。乃竟各立門戶。互相毀斥。皆不無有失其教之大旨。此是編之所以作也。是編體例。多設為問答之詞。雖為調和儒釋之作。而駁儒家戰釋者。似較其駁釋家毀儒為畧。此非有袒於釋。蓋毀釋者誣釋者實較毀儒者多。是以可為釋辯者其事較多耳。此編為朝鮮刊本。無序無跋。亦無付梓年月。每頁十行。行二十一字。

真實珠集三卷　明天順六年朝鮮刊本

元倪妙行集。編首署古杭無住居士倪妙行集。妙行事跡無考，所以知其為元朝人，以卷端有至元甲申結制日荊山智瑢佛祖公卿真仙碩德歌銘教言一篇。按至元甲申，為元世祖二十一年，妙行與智瑢一籍古杭，一籍荊山，皆非朝鮮人。其所署自屬中國年號，其為元人，當無可疑。卷首有妙行自序，大義為妙行根鈍材疏，因病識藥，敬於傳燈錄內撮其歌銘玄旨，與夫大善知識要截語句，集為三卷，刊梓流通，所貴簡而易覽，覽而易入，可謂示真實珠，利用無盡云云。書共三卷，其目卷一自傳大士心王銘至同安察禪師十玄歌，共十六目；卷二自達磨大師心要至張無盡居士謁兜率悅禪師問道，共二十二目；卷三自唐德宗詔靈雲光法師問道至慈受深和尚詩，共十四目。全書首以歌銘玄談，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次以祖祖心傳，師師口授，撤重關之鑰，露全提之秘，分身應世，接物利生，不壞假名而談實相，又以三教聖賢微言妙句合於斯道，有補世教者，貫而通之，俾知教未嘗三焉。書之末頁有天順六年壬午歲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雕造十八字。考天順為明英宗年號，其六年亦即壬午，是朝鮮此時奉明正朔，故以明帝紀年也。紀年後付刊書者及校勘者銜名云：進義副尉臣黃任信書，威毅將軍行龍驤衛攝護軍知製教臣尹珦、商館編修官兼判軍資監事知戶曹事臣盧忠慎、通政大夫承院同副承旨知製教充春秋嘉善大夫中樞院副使臣韓繼禧三人校勘。書之行款，每頁十一行，行十七字。

地水師邊略四卷 明萬曆十七年刊本

明潘鳳梧撰。鳳梧桐鄉人，貴州鄉試舉人。其地水師邊略四卷，卷一目曰地水師邊略奏疏，卷二目曰地水師圖演，卷三目曰地水師條陳，卷四目曰地水師或問。其名曰地水師者，以幼習羲經，謂伏羲何以指地水為師？嘗繹思之，地中無水則是戰場，戎馬可以馳驅，故伏羲為畎澮溝洫以制馭之，地中有水，是謂重險，戎馬不能往來，故聖王修畎澮溝洫以隄防之，嘗欲於關內設為陣，用以禦虜，又欲於離關稍遠平陽寬廣有水之處，鑿為方河，中設堡城，固是朝營夕慮，積有有數年，為此四卷。其地水師邊略奏疏，蓋明地水師為禦虜之長策；地水師圖演，蓋取易經地水二卦，作圖演之明。易經中有水者無征伐，無水者用行師，益見有止戈之義，神武不殺之威。其圖曰神武圖、三驅圖、禦寇圖、知險圖、射隼圖、經綸圖、大川圖、井養圖、賞功圖、日戒圖、全車圖、時成圖、于淵圖、安慶圖、重險圖、方河圖，每圖皆先畫卦，繫以象辭象辭，因各圖眉自卦中繹出也。地水師條陳，為言開河固守之策，與夫屯田之益，內有開河有十益一篇，即菁華所在處也。地水師或問，則論南北之地，不甚相遠，溝河之制，極為便益。其全書殆本伏羲之象，以論明季之邊務，在邊防書中，亦一奇特者。

山海經雜述二卷山海經三卷山海經詳註十二卷

清康熙丁未刊本

清吳志伊撰志伊仁和人字任臣山海經初見漢志劉歆校定為一十八篇云是伯益所撰其後或指為先秦之書至晉郭璞為之傳凡二十二篇每卷有讚梁張僧繇又為圖畫宋咸平中校理舒雅重繪為十卷其書流傳中多踳略仁和吳志伊極溯源流為襍述一卷取舒繪本次第增訂為圖象五卷又於郭注之外蒐而討之為詳注十八卷其雜述一卷皆雜鈔前人論山海之語並其他典籍中關山海經文之為今本所無者引書數百卷皆為究心是書者之急需圖五卷一靈祇二異域三獸族四羽禽五鱗介此為採摘前人舊作無可稱述詳註十八卷一南山經二西山經三北山經四東山經五中山經六海外南經七海外西經八海外北經九海外東經十海內南經十一海內西經十二海內北經十三海內東經十四大荒東經十五大荒南經十六大荒西經十七大荒北經十八海內經搜集既富且皆精審惟多無所依據以意為之是其疵耳或謂是書語近荒怪司馬遷已不敢言然天地之間何所不有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未嘗謂非道之所存蓋是禹貢之外篇職方之附庸耳卷首有康熙丁未仁和柴紹炳序稱吳氏殫精是書使山川方域草木禽魚靡不考鏡同異條貫表裏綢繆群籍要諸明備云云蓋非過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欽定選擇曆書十卷 清康熙刊本

清欽天監監正馬祜等奉勅撰。類正月擇日宜忌、二月擇日宜忌、三月擇日宜忌。卷二至卷四為自四月擇日宜忌至十二月擇日宜忌，附六日時辰吉凶。卷五為自公規至除服吉日，共二十一目。卷六為甲子年起至戊寅年止二十四山向洪範五行。卷七為乙卯年起至癸巳年止二十四山向洪範五行。卷八為甲午起至戊申年止二十山向洪範五行。卷九為自乙酉年起至癸亥年止二十四山向洪範五行。卷十為

類總論集。緣康熙七年五月十六日，欽天監奉旨查得各家通書俱不及選擇書萬年曆曆法通書大全三書。曆法通書大全內有洪範五行各條，已奉旨不用外，但選擇選書缺行嫁利月、山向正五行等，共二十四條。時正五行照三台通書所有正五行取用。其缺少二十件，于曆法通書大全內所有合曆法者二十三件取用。所謂二十四件者，曰公規、春牛經、推測時刻、氣候、歲時紀事、逐月起工架馬吉日、逐月定磉扇架吉日、逐月修廚吉、逐月造門吉日、塑繪神像吉日、男女合婚、定局行嫁、大小利月、養子、納婿、作欄馬枋、養蠶作繭、合壽木、作生墳、斬草吉日、入棺吉時、入殮吉時、入殮安葬的呼日、殃殺出去方、開喪成服吉日、除服，即第五卷所載者也。其選擇事類，謂上冊受封宜月德合、忌四廢等日，襲爵受封宜王官民相守日、忌官符徒隸等日，臨政親民宜王民相守日、忌雷公蚩尤等日。其他各類於目中已可逕知其大概。蓋有清一代曆書之總則，各年憲書之範本也。

浮梁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

清知浮梁縣事程廷濟總修彭澤縣舉人凌汝綿纂廷濟字有野浙江嘉善縣人廩貢乾隆四十四年來任汝綿字蘭皋曾任廣西柳城縣知縣借鋪梁縣訓導按浮梁縣志自乾隆壬戌年修輯成書壬午年不戒於火於是典章殘闕掌故無稽嗣奉上諭省府州縣誌書悉加纂修程氏自蒞是土亟思所以應功令而存掌故乃與諸紳士悉心商確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開局至四十八年書成釐十二卷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三學校卷四典禮卷五上為食貨卷五下為物產卷六官司卷七選舉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名蹟卷十一藝文卷十二雜記卷首目為上諭暨條議修志列條規凡例目錄綸音繪圖舊序據凡云發凡起例舊志所訂然亦有因時損益前後更易者又梁氏所訂修志規條言志書所以正風俗而行久遠凡有事涉荒渺及一應煩詞縟語悉行刪去又云縣志祇載一邑之事實有關於本邑風化者敘者自應選擇登載稍涉傳聞皆須慎重凡宋人之於遼金元明人之於元其記載事蹟有用敵國之詞語而非戾者俱加改竄以上所訂皆屬善例故其書徵材該博而虛誣者少亦義例嚴明而苟刻者弗尚在其時江西志書中固一佳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遼海志略一百六十卷 大連圖書館藏同治稿本

清隋汝齡纂。汝齡，金州人，字九苞，卿讀書明理，官游江南，學既博衍，識尤精卓。按遼東西地，雖在海外，唐虞三代及秦漢皆屬內地，至晋中原多故，始陷於外夷，聲明文物，故多缺畧，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志畧專以漢之遼東、遼西、元菟、樂浪四郡為主。遼東即今之瀋陽一帶，遼西即今之錦州西北及永平承德一帶，元菟東及今朝鮮之西界，樂浪南及今朝鮮之北界。由漢魏及晉，至永嘉之亂，慕容氏據有其地，後陷於高麗，旋為魏所復。魏分東西，復陷於高麗，至唐始滅高麗，收復其地，設立州縣，未久為渤海所據。遼滅渤海，創建三京，分置軍府，雄堞屹然相望。金元因之，大同小異。明興，改為衛所，規模非舊矣。其地山海縈帶，奇氣盤鬱，鍾靈發瑞，宜極其盛，為清朝龍興之基。斯地之文物聲明，亦遂異於他所。顧諸編載雖有成書，或限於體例，未能推廣。隋君嘗以生長於遼，儲二年之心力，成遼海志畧一書，釐為百六十卷，別為二十四門。二十四門首曰天文志、地輿志、城池志、關隘志、宮殿壇廟、山川志、古跡志、建置沿革志、風俗志、官秩志、封爵志、編年紀事志、年紀志、割劇志、屬國外藩志、選舉志、仕宦志、人物志、名宦志、流寓志、方外志、考據、雜記、藝文。至卷一之各圖，不計焉。其書之分門別類，亦無異於其他地志。惟編年紀事志，求諸他志，實不恒見。此編則由上古以迄於明，如箕子之封於朝鮮，鮮卑烏桓之在漢魏，慕容高馮之在晉宋，散見於史冊及諸家紀載者，皆彙而錄之，使其始終條貫，成為一州之專書。其編年以綱目為主，其採自正史而兼採他書所有，或各國史書及他紀載者，皆從朱子以正統繫年，亦殊斟酌適當。按在此書之先，原有遼海編、遼東志、盛京通志諸書，此則汎濫推廣，既輯三書之所復，補三書之所無，後來居上，理之宜也。

依安縣志一卷 民國十九年石印本

民國依安縣長萬錫璋監修。錫璋字榮九，河北昌黎人，師範科舉人，北京大學文科畢業。民國三年第一屆考取縣知事，十九年來任。按依安土地原係依克明安旗故地，命名之義蓋取諸此。自民國十三年設治，十八年改縣，由設治而改縣相隔不過數年。人民均係鄰近各縣或奉吉直魯移來，民非土著之民，縣為初設之縣，欲考典籍則文獻無徵，詢父老則語言不詳。是以前縣長梁公山石提倡創修縣志，以備稽考。未幾去職，萬氏乃繼續編纂，並督同編輯採訪各員就原稿詳加校核，應刪者刪之，或原稿所無者另行諮查而加入之，分門別類，草率成篇。其目分輿地、建置、戶口、田賦、職官、選舉、學校、警團、人物、寺墓、風俗、物產。綜中紀事極形簡略，惟風俗目中言依安新荒初闢，民戶多由異地遷來，五方雜處，風俗習慣各有不同，然習俗染江省之風俗，則屬一致，於是釐分婚姻、喪葬、居處、衣食等目，分別敘述，尚屬可取耳。

鎮東縣志五卷 民國十六年石印本

民國知事陳占甲監修。占甲字冠一，奉天遼陽人，北京國立大學法科畢業，於民國十四年到任。按鎮東縣在昔為蒙古地，前清宣統元年始設治，有司對於開榛闢莽，敷政移民，日不暇給，而縣志尚付缺如。民國十五年秋，陳令冠一蒞任斯土，孜孜以修志為急務，迺以地處蒙疆，而耆儒宿學寥若晨星，遂毅然與襄平周君祚濬從事編輯，五閱月而書告成，釐為三卷。計卷一曰地理，其子目為位置、幅幀、邊界、區劃、山脈、河流、城基、鎮基、道路、物產、氣候等；卷二曰荒務，其子目為荒務局原放、續放一、續放二、續放三、墾務招墾、催墾、驗照、田畝等；卷三曰政治，其子目為沿革、政績、教育、警察、保甲、財賦、選舉、司法、監獄、防軍、電報、郵政、電話、隄工等；卷四曰人事，其子目為民族、蒙亂、戶口、農業、商業、醫業、宗教、禮俗等；卷五曰人物，其子目為鄉耆、鄉官、將選、義勇、氏族、科第。考鎮邑於民國元年遭逢蒙亂，卷檔被毀，蒙族北徙，以前公旗狀況及雜居情形均不可考。此編僅就採訪所得之傳聞，翻

撿近存之公牘編輯成書地理僅詳載山川疆域分過區劃以邑本荒區向無古蹟金石是以皆付闕如又邑中蒙漢雜處戶口稀少農工商業均未發達民國後雖人事稍繁而禮俗仍多簡陋故所志人事亦極簡畧至於藝文以邑治既晚開化亦遲讀書學子雖不乏人而於著作尚無所見是以亦從闕焉

海城縣志八卷 民國十三年刊本

民國海城縣知事廷瑞監修廷瑞字輯卿北京蒙古正黃旗人民國八年蒞任海邑向無志書清光緒丙午歲武進管公鳳龢權縣篆始召鄉人士各輯所聞編纂鄉土志未及蔵事而管公去職繼任宜興陳公藝復督邑紳續成之宣統元年會稽金公衍海蒞任始以付梓顏曰海城縣志為本邑志乘之權輿原書僅訂一冊因限於篇幅紀載從畧民國紀元之十二年廷輯卿知事監理重修凡十三閱月而告成釐為八卷總目分地理人物政治人事物產藝文六類又各繫以子目共計四十有六茲編所記歷代建置悉本盛京通志方輿紀要諸書可據者從之無據者闕之又因山川疆域今昔互異所紀山脈河流雖本盛京通志然於通志所遺者則增補之改隸他邑者則刪去之以符名實壇廟古蹟遵盛京通志及現存祠祀古蹟逐一詳載其有昔存今廢者則加以說明免生疑竇編中於風俗習慣婚喪禮儀無不旁搜博採一一詳記以覘風會之變遷至邑中之山林川澤

原隰邱陵墳衍五地之物生而農工商礦蠶漁牧畜各種實業均見發展特詳誌之以見地利之厚是皆此書之優點惟藝文志僅收詩文若干首不收書目而其例又云仿諸漢書藝文志亦無荒謬卷首有十三年自序又王承江王鏡寰佟兆元戴文郎序並附宣統元年金衍海舊序

突泉鄉土志一卷奉天國立圖書館藏抄本

無撰人抄寫本共七頁考突泉之設治自前清光緒三十四年經奉天總督徐世昌奏請設治於卜同博洛格地方按蒙文卜同博洛格之義意即漢文所謂莽泉也在縣城北十里許突出一泉縣因名之曰醴泉兹復改稱曰突泉皆因該泉而得名焉其地在秦漢屬遼東北境後漢為鮮卑地南北朝及隋唐為靺鞨地遼屬上京之東境及東京之北境金置肇州隸會寧府元為遼王乃顏分地此編目分設治之時期地理之沿革位置疆域面積氣候山脈河流土質政治村落戶口民族習俗物產道路簡畧達於極點蓋敷衍公令之作不得稱為著述也卷首雖無撰人亦無年月然考其設治之時期篇首曰前清光緒云云則其為成於民國毫無可疑又首頁與第二頁之騎縫印為篆文之奉天省突泉縣之印旁無滿文尤足證其為民國物也

洮安縣志畧一卷　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民國知洮安縣事蔣國銓纂修、按此書無序無跋、又無纂修年月、惟其新政目中所述新政、不過稍見萌芽、較諸開通地方萬難及一、乃民國九年秋間爲逆倡亂田禾沒收生民塗炭警學自治一律停辦公云云、是此編蓋成於民國初年也、書中分沿革、疆界、治所及區域、經緯、方里、戶口、村落、道路、山林、礦水、古蹟、田賦、稅卡、土性、物產、人類、民族、宗教、新政、兵事、風俗十八目、各目所記皆極簡畧、惟新政目中分教育、巡警、自治、實業三項、所述尚較詳細、而風俗一目言境內蒙漢雜居、蒙古好牧獵、不講農商、常有追逐一兔喪其百金之馬而不惜者、又民信佛教、每年中產之家必請喇嘛諷太平經數次、男女粗率不知避忌、有父死不葬、弟娶寡嫂等惡習、頗能將邑中特異爲之記出、按洮安本境、自唐虞夏商周至春秋戰國、代遠年湮、無從考覈、秦漢時屬遼東郡北境、後漢爲鮮卑地、南北朝爲契丹地、遼屬東京之北、郡名爲肇州、道北猶有存者、前清國初錫爵爲哲里木盟科尔沁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前旗扎薩克圖郡王地、光緒二十九年、經盛京將軍增祺奏請放荒、設治于洮水之東北、其設治也晚、故事蹟鮮可述者、

遼源州志書 奉天國立圖書館藏寫本

無撰人。編中分目：一沿革、二職官、三疆界、四各衙署、建置、五村鎮、六戶口、七商務、八道路、九鐵路、十營卡、所駐、十一租界、十二旗官、十三險要、十四海濱港、十五盟灘、十六荒地、十七山川、十八林礦、十九航路、二十田賦、二十一榷稅、二十二物產、二十三土性、二十四教育、二十五警察、二十六自治、二十七郵政、二十八文報、二十九電報、三十風俗、三十一民情、三十二義舉、三十三節烈。編中多[illegible]有目錄而無記載，如於節烈云設治以前無案可考，近年亦未據紳衿舉報；於租界云州屬並非通商地方，向無租界；又旗官云旗官均在各蒙界內，州境並無旗官。似此之類，目皆虛設，實不如刪之為得。按遼源州未設州治之以前，係內蒙古哲里木盟科爾沁部左翼中旗達爾罕王旗及博多羅噶台親王旗遊牧處所，人煙稀少，室廬無多，原屬曼草荒煙、平沙無垠之境。嗣同治初年，蒙王先後將荒地放墾，戶口日繁，村落增多。光緒七年，始因鄭家屯設分防主簿一缺，隸於奉天昌圖府之康平縣。於光緒二十八年改設州治，仍隸昌圖府管轄。是其沿革之大致也。因設治未久，事鮮可述，故編中所載，極稱簡畧。然該州兵事，多有可以徵諸正史者，此編不特不加搜輯，且並兵事一目亦無之，較之同時纂修各志有愧色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扶餘縣志二十章 民國十三年石印本

民國張其軍纂。其軍字步瀛、吉林扶餘縣東長春嶺人。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卒業、歷充吉林法政專門學校教員、吉林交涉署諮議職。此編共二十章、其目第一章扶餘縣之名義及沿革、第二章扶餘縣之地勢位置及疆界、第三章面積人口、第四章本縣市面狀況、第五章教育、第六章農業、第七章工業、第八章商業、第九章漁業、第十章氣候、第十一章河川、第十二章種族及宗教、第十三章建築及物產、第十四章金融、第十五章稅捐、第十六章交通、第十七章扶餘各縣之比較、第十八章風俗習慣、第十九章古蹟及名勝、第二十章總論。考扶餘縣治東經八度十七分、北緯四十五度十五分、在吉林省城西北六百里。隋朝高句麗強盛時代、高句麗之北部、即今日人所稱之北滿洲、有靺鞨民族之一支蔓居之。其民族又有伯咄之部、在隋書謂伯咄之部居粟末部之北、唐書謂伯咄部居粟末部之北、而吉林通志則謂即今之伯都訥地方。唐時並屬渤海、金為上京近畿地。縣北猶存

金世宗所立之得勝陀碑。自西歷紀元九一六年至一一二五年、現在本縣地域即當時遼朝北部所稱達魯噶之一部、居在地是也。金女真皇帝即位以來以至元朝、稱本縣為肇州。元時并視為殖民地、編入萬戶府、省移民萬餘于此、專從事於農業。迨至明朝改萬戶府為三岔河衛、于明末時復被哈沁蒙古人侵領。清初底定蒙人、遂仿照明時所設之護衛隊、于各農村設立官、立軍隊站、而各站均以旗兵編成之義勇守滿兵以鎮懾之、即以軍隊站担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廳、蒙古諸王間文書往還之輸送事務。在清初時、蒙古人所稱之訥爾汗者、即當時之伯都訥站。自伯都訥站設後、而當時哈拉沁之蒙人因大勢所迫、不得均遷于松花江之左岸。當時訥爾汗之小村落至今其殘垣敗壁猶存、見之令人懷古。嗣因伯都訥站距江窵遠、文化進步以來、勢不能不遴選商業適當地點、于是康熙三十二年、遂擇定現在之縣城、築城為市、而名之曰新城。三十三年、因旗軍制之須布、遂設有副都統。其後國人之往還愈多、更不得

不設文官，因以副都統兼任知事。雍正時又改稱長寧縣。乾隆元年復廢縣制，改設州同、巡檢，及辦理蒙古事務主事等官。至二十六年，復歸其權于副都統。為補助副都統之不足，復設理藩院之行政機關，以佐之。今之扶餘、榆樹二縣，隸其管下。後嘉慶十六年，分理藩院為伯都訥、又大榆樹兩大警務區，設同知專理往來移民事情，其副都統之軍權則毫不變更。光緒八年，換民同知銜門，移治孤榆樹，即今榆樹縣。改設分防巡檢。三十二年春，升巡檢為新城府。自此遂與榆樹縣分治。民國二年三月，改縣。三年一月，因避縣名重複，改為扶餘縣。蓋在中國後漢時，有扶風種族占據北滿一帶，今之農安縣即當時扶餘國之首府，因以名焉。篇中各門敘事皆極詳盡。其第十七章扶餘與各縣之比較，尤為歷來縣志之所無。從縣志，皆宜以此為圭臬。

梨樹縣志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撰人。按梨樹初為內蒙之疆域。嘉慶八年，蒙王招墾，奉旨弛流民出邊禁，內地人民漸紛集。嗣因墾民廣聚族益繁，添設昌圖廳通判，尋改同知。光緒四年，昌圖升府。盛京將軍奏請即梨樹城改設縣治，賞則設縣治時，名曰奉化縣。民國初年，改曰梨樹。此編共分十三目：一曰歷史，二曰政績，三曰兵事，四曰實業，五曰人種，六曰戶口，七曰民族，八曰宗教，九曰地理，十曰山，十一曰水，十二曰道路，十三曰商務。列目與奉化鄉土志大致相類，所異者此編無耆舊一目，而奉化志有之。然奉化志之耆舊，有目無錄，實則與此編同。又此編之實業一目，亦有目無錄，而奉化志則略有紀載。列目之異，惟此而已。然其列目雖出一轍，而其紀事則絕不沿襲。例如氏族一目，奉化志惟記某族某年由某處遷來縣之某處。此編所敘，迥不相類。如敘劉氏云：治西七家屯劉文秀，治家有法，五世同居。敘歐陽氏云：歐陽氏世居治東小城子，一族數十家，幾佔北三區之半。蓋凡見於奉化志者，皆不復

錄至各氏族之狀況乃奉化志中所未載故皆詳著於此耳又其所叙李氏一族先云治東仙馬村皆李氏繼乃將李氏之登科者皆依次錄出求之志書亦有創舉或謂登科者宜另立選舉一目繫諸氏族似有未安但邑中登科者除李氏外既無其人繫諸氏族不另立目亦未為不可也此外各目叙事亦皆與奉化志異無如簡略則無二致

奉化縣鄉土志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撰人按奉化虞為營州夏屬冀州周屬幽州西漢為新平縣唐初屬營州遼為中京大定府金仍之元置大寧路領州九縣七明初悉攘諸漢北至由葉又由漢北入漢南清太祖時漢南臣服道光元年在梨樹城買賣街設分防照磨一員光緒三年即梨樹城設縣治隸昌圖府其縣初無志書光緒季年始有是編其目一歷史二政績錄三兵事錄四耆舊錄五人類六戶口七氏族八宗教九實業十地理十一山十二水十三道路十四物產十五商務考其所紀頗形簡略惟氏族一門於邑中巨室皆能述自某地於某年來縣殊為例之善者所記例如孔氏於嘉慶十二年由山東惠民縣遷來孟氏於道光二年由山東萊州遷來惠民社太史氏於嘉慶九年由山東遷來瑞祥社趙氏於嘉慶二十三年由永平府樂亭縣遷此地惠遠社李氏於嘉慶十五年由熱河承德府朝陽縣遷此首善社按奉化設縣未久事鮮可紀且又以甲午庚子迭遭兵燹以致案牘亦多無存是以各

門紀事，莫不挂一漏萬。至氏族一門，其所以尚能補述各氏之來源，如數家珍者，大抵皆就各氏譜牒所錄耳。若舊錄有目無錄，宗教所記，簡畧太甚。似此徒存其目，尚不若刪之為愈。

蓋平縣鄉土志二卷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不著撰人。按蓋平周屬朝鮮，秦為燕人，衛漢屬元菟郡，晉初屬平州，後屬高句驪，唐為蓋年城，元為蓋州路，明為蓋州衛，清初仍之。至康熙三年，始設為縣。此編成於光緒之季年，僅寥寥二卷。其目卷一曰歷史、政績、兵事、耆舊、列女、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卷二曰地理、古蹟、市鎮、學堂、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地理分子目為三：一曰經緯度，二曰疆里，三曰區域；而區域又有城內、城外之別。此外各目皆無子目矣。編中所紀，極為簡畧。蓋因其縣向無志書，而所有案牘又經甲午、庚子、甲辰三大戰焚劫一空，無從稽考，即以政績而論，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各官之履歷、實績，案皆無存，惟自道光、咸豐以來，就父老傳聞者，畧記一二。兵事一目，古事之見於正史者，皆未錄，惟錄甲午以後近事數則，而以庚子之亂為尤詳。耆舊、列女二目，各錄數十人。人類一目，述僑寓尚詳，餘皆極畧，所可稱者，為氏族一目，將縣中鉅族若趙氏、滕氏、秦氏、馬氏、恩氏、古氏、羅氏、沈氏等族，皆能於其遷至蓋平之時

代與夫蕃衍之概況敘之頗悉，則為同有同時名志所不及者。又古蹟一目，述頂山保、鐵嶺、湯池堡、石門關、青石關等處，亦有可取，他則無足道者。

海龍府鄉土志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清光緒丁未寫本

清海龍府勸學所同人編輯。按海龍府，在周為肅慎氏地，漢晉屬挹婁國，南北朝為勿吉地，隋屬婁國，唐及五代為渤海遼回霸部，元為合蘭府水達路，明為輝發、蒙古扈倫等部之一。清初太祖三十五年，滅發輝國，置鮮圍場。光緒四年因古城舊址設海龍城，置海龍廳。二十八年添設東平、西安、西豐三縣，將海龍廳升為府治，轄柳河、東平、西安、西豐四縣。其地向無志書，此編分歷史、政績、學務、墾務、武備、兵事、耆舊、人類、田賦、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天度、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兵二十門。其書名為府志，而其所紀則惟述府治之一隅，屬縣之事概付闕如。又耆舊一目，第著開闢未久，查無耆舊八字，虛設其目，殊屬無謂。人類中惟書滿洲、蒙古、漢軍、民籍、回回等字，不及其他，不無簡略，可哂。然其兵事一目所記清太祖之平滿洲之蘇克蘇滸河部、渾河部、壬申部、董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納殷部、鴨綠江部、東海之渥集部、瓦爾喀部、扈倫之烏喇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於用兵克服之

始皆極詳盡，至清末甲午一役，記亦頗有條理。山水所記亦甚扼要，此外於歷史目中，敘發揮事尚稱完備，他則無可取矣。

西安縣鄉土志一卷 奉天市立圖書館藏寫本

清西安縣知事孟憲彝、王考經監修，邑人金元正、段成梓、劉錫三等編纂。邑人金長緒等調查，苗增雨繪圖。其目曰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人類、田賦、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按西安三代為息慎氏地，周為慎氏國南境，漢晉南北朝隋為高麗北境，唐為渤海，遼為長嶺府境，金為恤品路，元為咸平府東境，明初為三萬衛，末年為扈倫國葉赫部所據，清天命四年滅葉赫，後設大圍場，光緒二十八年設西安縣。編中政績，先敘設圍場及招墾升科，始末繼敘設官及一切建設之概況。兵事自唐命李勣滅高麗始，而於清帝滅葉赫述之頗詳，並敘清帝圍獵事，其記事有時亦參閱故籍，如記康熙二十年三月，祭先山陵禮成，由烏喇行圍，駐驛於城東十里山，值萬壽節，因賜萬壽山，事則參考東華錄者。山水二目，述其名稱時，多先用滿語，後用譯音，例亦頗佳。

復縣鄉土志奉天國立圖書館寫本

無撰人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戶口宗教實業自治區域山水濱海之地道路鐵路物產商務等按復州唐虞夏商未詳周秦為朝鮮界辰韓地漢屬元菟郡魏屬平州晉隋屬高句驪金為復州懷德軍領永康紀成二縣元屬蓋州治後入遼陽路明洪武元年改設復州衛清初裁改隸蓋平縣雍正五年改設復州通判轄復金二州十二年升為州隸奉天府編中所紀政績自金完顏齊穆宗曾孫大定初同知復州軍州事始至清陳銓嚴正基陰振猷薛安仁皖師釗廷楨六人止其簡略可謂已達極點惟其所紀兵事則略有考記如云洪武八年納克楚侵遼東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經趨金州指揮葉富王勝指揮使馬雲葉旺等出奇計合兵追擊至復州界畢里河斬獲無算云云蓋見於通鑑者也又如天啟元年春三月清兵取遼陽循海而南海蓋金復四衛人望風奔竄多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亦各見於通鑑者此外各門[illegible]有參考故籍者矣然即此數事亦為同時纂修各志所未能企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昌圖縣鄉土志一冊　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無撰人。書共一冊，二十二頁，每頁皆蓋有滿文之昌圖府印，當為官書也。而首頁且失去前三行，其目分本境未置本境以前、既置本境以後、本境歷任官政續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物產、商務，編首冠以昌圖府輿圖，為光緒戊申四月奉天府人崔熙鑑繪，知府事銅陵查富議題考。本境歷任官政續錄中最末知府為福境，為光緒二十五年到任，是此編實成於清光緒之末葉，或即知府查富璣所纂也。按昌圖在商周為肅慎，秦漢屬遼東北境，隋唐為契丹鞋鞨地，遼為上京東境，金分屬咸平路，元為開元路北境，明為遼海衛地，清初為科爾沁左翼前旗地，嘉慶十一年設理事通判，同治三年改同知，光緒三年升為府治，故各目所載悉自同治始。皆簡略可紀述者為民族，嘉慶以前尚無他族居處，自嘉慶八年開放蒙荒，始有漢人，嗣生息日蕃，至光緒時漢族幾占全境十分之八，所有蒙族僅七里界與遼河東沿之七十二屯，尚有少數聚居。漢族風俗與山東相近，蒙人因與漢人相處日久，其風俗亦與漢人無異。宗教喇嘛紅黃二教約三百餘，天主教約千人，耶穌教約六七百人，回教約八十餘人。此外以地理所記為詳。其實業目中所載僅四條：一曰士族，約九千餘戶；二曰農族，約三萬餘戶；三曰工族，約七千餘戶；四曰商族，約五千餘戶。以四民為實業，殊為乖謬已極，且其物產門中，只有動物製造、植物製造、鑛物製造三子目，與夫商務一門，皆實業也，何竟以四民當之哉。

柳河志一冊 奉天滿鐵圖書館藏寫本

無撰人。此書為寫本，共十八頁，每頁騎縫皆蓋有漢篆文奉天省柳河縣之印，印無滿文，蓋民國文物也。全編分目：一歷史，二政績，三兵事，四耆舊，五人類，六戶口，七氏族，八宗教，九實業，十地理，十一山，十二水，十三道路，十四物產，十五商務。按柳河古為肅慎氏國南境，漢晉北魏以迄隋唐為高句麗北境，遼為定理府地，金為婆速府路，元為咸平府西南境，明為棟鄂西境，清朝設大圍場鮮圍場，地與鮮圍接壤，名之曰栗山，以由部領票採取參枝，因以命名。光緒二年，盛京將軍崇實招民開墾，設通化縣。通化縣北境兼設柳樹河分防縣丞一缺。二十八年，盛京將軍增祺奏請龍崗以北劃通化頤養、存養、息養、涵養、育養、愛養、育養、蒙養、純養、安養、休養、東善養、西善養、興養、恩養、撫養、宏養、惠養、引養、培養、和養二十一保，改柳河鎮為柳河縣，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三十二年，盛京將軍趙爾巽添設核子哨分防巡檢一員，隸于海龍府。合門所紀，皆自光緒設縣始，是以簡畧達於極點。一切體例，一如昌圖鄉土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湖南程限不分卷 清咸豐刊本

清湖南按察使司編。按自乾隆十四年、嘉慶七年及道光、咸豐朝，間皆勅令各省督撫遇有沿途驛要機務期於遞通，令按地方衝僻、山川險易，酌定接遞公文限期日行里數，報部。此編蓋咸豐二年湖南所造之程限也。湖南一省，北連湖北，南通廣西，西達貴州，爰按自省城起相連通衢正站，倘遇驛要急遞，陸百里與其次驛要三百里之程限，編為此冊。其目凡一為湖南程限，二為至湖北程限，三為至河南程限，四為至

貴州程限，五為至雲南程限，六為至直隸程限，七為至廣西程限，八為至廣東程限，九為至江南程限，十為至江西程限，十二為至福建程限，十三為至浙江程限，十四為至四川程限，十五為至陝西程限，十六為至甘肅程限，十七為至山西程限，十八為至山東程限。其紀程限，如至河南程限，為先紀自湖南長沙起至江夏縣之里數，次紀自湖北江夏縣起至河南開封途中所經之站驛名稱及各站相距之里數，然後總紀自湖北江夏縣起至河南祥縣止，計程一千一百六十里，應照湖北河南定限日行三百里，計算限三日拾時三刻三分，依次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各應於若干日時到達，更次則為日行二百里與百里之計算。大抵最急者為六百里，最緩為百里矣。此外如至河南之許州、懷慶、南陽，皆有之。按各省程限，大清會典略有紀載，惟不似此編之詳。夫當時公文之傳遞，惟恃馬力，日行六百里，其速度決非後人所可思及者。惟編所云為就陸路而言，如有江河之阻，不惟非藉舟渡不可，而其程限之計算，自與陸行

異。而編中竟未之述明，殊為可異。

噶瑪蘭志畧十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原稿本

清噶瑪蘭通判柯培元纂。培元，山東膠州舉人，歷官甌縣知事。道光十五年十一月署任噶瑪蘭。臺灣府志作蛤仔難，自昔不隸於中華，前明謂之北港，亦謂之東番。自清嘉慶十五年四月收入版圖，戡丈陞科，經理兵事，譯蛤子難為噶瑪蘭。十七年八月設民番糧捕通判一員，隸於臺灣府。自是群黎蒸蒸向化，而修志一事猶未暇及。柯氏署篆其地，慨然以修志為己任，博考旁搜，分門別目，積歲月之力，成志畧十四卷。其目曰天文、建置、疆域、山川、城池、街市、關隘、津梁、海防、水利、戶口、田賦、鹽法、蠲政、祀典、祠廟、寺觀、學校、公署、職官、兵制、鋪遞、宦績、人物、武功、祥異、物產、風俗、番市、藝文、雜識。其書採輯極博，第以建置一篇言之，所採計有臺灣外紀、臺灣舊志、臺海使槎錄、名山藏、方輿紀畧、東征集、番俗六考等書，皆剪裁得當，安置適宜。其風俗志分以士習、民風、農事、女工、工役、商賈、衣服各子目，記載極詳，且能紀其特點，如婚禮迎娶之日，諸年少親友鳴金提燈，概乘肩輿，沿途點放爆竹，謂之伴行。至女家，婿駐轎於庭中，內弟捧盤索爆竹，婿取贈之，名曰舅子爆，皆為他處所無者。宦績志中附以幕賓，實開志書未有之先例，然名宦之所以成名宦，幕賓與有力焉，附載於後，所見極是。按噶瑪蘭自嘉慶間始歸版圖，降及道光，為禩無多，而此編門類之完備，紀之詳贍，與歷史悠久之志書毫無以異，非學識兼到者未能為也。卷首有道光十七年全閩督學使者武進吳孝銘序。

吳山汪王廟志畧　清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清汪文炳輯。炳字丰樵，廣東香山人。光緒二十三年以銓曹改就縣令，選授浙江富春，逾年修輯縣志。繙閱杭州府志，載新新越國公有汪王廟在吳山大觀臺之麓，徧訪莫知其處。嗣調泉唐令，訪大觀臺遺址栖未確得所在。於是登山再訪，遇大德廟住持言王廟靈爽素著，夥時均所目擊，故址尚可指認。爰約搢紳暨王支裔謀所以修復之，並輯王廟志一卷。其目一曰世系，二曰行實，三曰祠祠，四曰誥敕，五曰碑碣，

六曰題詠。自行實後，皆有附其書。除徵詢耆舊外，多為摭拾故籍之作。其所摭實計有選與家譜、遷安支譜、郭西小誌、水鏡神相編、靈蹟考、汪氏家譜、康熙杭州府志、康熙錢塘縣志、張鉽杭都雜詠、休寧家譜、武林石刻記、清波類志、汪氏祕籍、汪藻浮溪集、朱彭抱山堂集、施絡武靈石山房稾、沈廣敬琴硯山房詩草、陳文述西泠懷古集、陳裴之澄懷堂詩集、李堂冬榮草堂詩集、汪震桐香館詩存、張應昌彝壽軒詩鈔等書。按汪王諱華，字英發，新安人，少以勇俠聞。隋末保

據郡境，併有宣、杭、睦、婺、饒五州，建號吳王，部內賴以平安者十餘年。唐武德間為王雄所敗，遂降，授總管歙宣杭睦饒婺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卒於長安。此冊言簡意核，考証確鑿。卷首有光緒三十一年八月陳璚序及自序。

紫陽書院志畧八卷 清嘉慶丙寅刊本

清董桂敷編。桂敷，婺源人，號小楹，嘉慶進士，官編修，有自知室文集。按紫陽書院原有志畧，成於雍正乙卯，乾隆丙辰間，富[illegible]分綱列目，秩然有條，惟卷帙未完備，且有標目數十，而卷中僅存一二者，蓋一時未暇收輯，故逮六七年，迄無成本，董氏此編，於原志缺略有可補者補之，其實無可考則缺之，書成，釐為八卷，總目卷一曰圖說，卷二曰道統，卷三曰建置，卷四曰崇祀，卷五曰學規，卷六曰禮產，卷七曰藝文，卷八曰雜志，其書與原志不同之處，一為原志分目禮產在藝文之後，茲易居前，一為圖說一卷，舊只存全圖說一篇，茲皆補圖其祠宇廳舍，一為道統卷內舊只抄宋史道學一傳，餘俱未備，茲皆補全，一為始建姓名自四先生外，尚數十人，舊本缺錄，茲編以不盡悉，惟就諸文稿中所有者登之，末卷附以重修姓字，一為學規所列條目，舊本未錄，茲依文集及大全補入，是此次所編，確較舊志為完備，惟卷八有雜志一目，按雜志者，[illegible]事之無所統系，別為一卷，以備稽考也，若有所統系者，則應置諸應歸之類，不宜收諸雜志矣，考雜志所收，有啓建書院序，募建文昌閣啓，再勸樂募修漢鎮新安書院序諸篇，是皆宜歸諸藝文者，收諸雜志，殊非其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梁守城記一卷 痛史本

清周在浚撰 在浚字雪客祥符人官經歷有雲煙過眼錄晉稗黎莊集秋水集天發神讖碑釋文其大梁守城記一卷為記明末闖賊自崇禎十四年正月攻汴至十五年九月陷汴在此年餘中守城之苦心防禦始末也緣崇禎十四年正月闖賊李自成攻河南府殺其睢陽不守時撫軍李仙風渡河追勦土賊總鎮陳永福提兵趨援單雄至二月賊乘汴守兵盡出長驅抵汴先以馬賊三百僞稱官兵一賊單騎前驅已及城門有皮工息擔門下見賊至持擔奮擊馬倒賊仆門始得閉巡按御史高名衡下令築門固守賊率衆攻西城祥符令王燮率衙役登城按君某守西門守道蘇壯開封司理黃澍副馬左方伯梁炳守東門開封守吳士講守南門二守桑開第守北門懸格募民有能出城殺賊或以箭石擊賊死者賞各有差士民咸奮爭登城致死由是官民合力相與固守賊兩次攻汴均未得逞至十五年之正月且出奇兵襲賊賊受鉅創至九月賊決河坑城汴遂不保編中敘守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禦賊備極詳細言軍中削竹為箭其大如箸畧長一二寸鐵鏃如錐刻木為槽安放於中引弦激槽其箭可射三百餘步闖圍城時滿城放箭箭中賊目即是役也初汴中男女百萬加以外邑大户在野庶民避寇入城者又二萬餘户賊難以兵賊死饑死水死得出者萬人而已周邸侍衛宮眷萬人隨鶴者數百人而已國家之物力器械火器甲胄盡為賊有亦云痛矣。

平定緬甸一卷 庭聞錄附本

清劉健撰健南昌人著有庭聞錄六卷事蹟無考據其庭聞錄康熙五十八年自序云先中憲公居永昌曾著吳三桂傳及滇變二種己未歲封稿於壁中入寶山避兵踰年返求僅存十之一健因舉當日趨庭所聞猶能記憶者書之冊云云是先生為乾隆時人其尊翁蓋亦述作之士也按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清乾隆十九年緬甸酋長莽達喇為錫箔諸夷所滅有木疏土司甕籍牙者起兵破諸夷取其都阿瓦盡臣諸部三十二年甕籍牙死其子孟駁無內犯心邊臣匿其情不上聞蓋為邀功地也帝命明瑞為將軍兼總督合滿洲兵三千及雲南四川兵大舉征緬預定明瑞由木邦孟艮攻東路參贊額爾登保由孟密老官屯攻北路會於阿瓦三十三年明瑞抵小孟育額爾登保之援不至明瑞出師戰歿三十四年大學士傅恒乞督兵征緬帝乃命為經略以阿桂阿里袞副之緬衆讋駭乃請和時阿里袞卒於軍阿桂亦病足帝以大軍再舉再破敵已揚國威急

詔許和班師編中依年撮敘於各次用兵記極詳細惟其敘事至此而止殊不知乾隆之三十五年緬仍梗約不入貢而緬用兵暹羅阿桂請乘此大舉帝以出征每費巨餉嚴譴阿桂罷其職以溫福代之四十一年緬酋移書索木邦蠻莫三土司又南向用兵滅暹羅帝以其恃險命溫福征之會金川反溫福不遑征緬及金川平緬酋大恐請入貢以上各事編中皆未言大抵劉氏此編為成於乾隆之三十四年或以後劉氏已歿後事已非所知矣

逆藩三記一卷秘冊叢說本

明何喬遠撰。喬遠晉江人，字稚孝，號匪莪，萬曆進士，崇禎間累官南京工部右侍郎，立朝持正敢言，喜博覽著書，輯明季十三朝遺事爲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於世。其逆藩三記者，所記一爲漢王高煦，一爲安化王寘鐇，一爲寧王宸濠，皆明季謀叛之藩王也。按高煦爲成祖第二子，輕趫善騎射，以雄武自負，成祖起兵靖難，高煦爲軍鋒，屢轉敗爲功，永樂初封漢王，國雲南，不肯行，時媒孽東宮，謀奪嫡，以不法徙封樂安，益怨望，蓄異謀，仁宗朝每優容之，至宣宗即位，遂舉兵反，帝親征至樂安，高煦出降，錮於逍遙城，復以巨鼎燃炭炙殺之。寘鐇狀貌魁梧，襲封安化王，素狂誕，正德中以誅劉瑾爲名，與其黨指揮周昂等舉兵反，遊擊將軍仇鉞佯以兵隸賊營，乘昂來問疾，刺殺昂，因率衆縛寘鐇，檻送京師，賜死。宸濠弘治中襲封寧王，交通肘腋，黨羽甚衆，時武宗無儲嗣，遊幸不時，人情危懼，宸濠遂謀亂，會帝遣人收其護衛，乃決計反，稱奉太后密旨，自南昌起兵，攻南康、九江，浮江東下，攻安慶，將據南京，王守仁巡撫南贛，以兵攻南昌，宸濠回救，守仁破擒之，誅於通州。三藩逆跡大致若此，何氏所記堪稱詳盡，且可補明史之所不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徵信錄二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箴撰箴錢塘人字季銘別號留下村農咸同間研食四方見聞既廣遇有可紀載者輒隨筆錄之積之既久裒然成集自題曰徵信錄同治壬戌臺灣戴匪之亂稿多散佚此編所輯存者十不及一二釐為上下二卷卷上曰粵匪洪秀全始末紀畧卷下曰廣東英夷入城紀畧半線遭難紀畧漳州倖觀察殉難紀畧其洪秀全始末紀畧計自道光丁未金田起事至同治乙丑廓清中間十餘年之事蹟雖未悉萃是編而其始末梗概已具於此蓋汪氏往來南北達三十年兵燹餘生目覩耳聞多屬事實且又參以官書故首尾貫注成一家言也廣東英夷入城紀畧者為咸豐初年葉名琛為兩廣總督喜自負好大言時水師登英艇執逸匪下英旗英人以為辱進攻廣州名琛被捕英人挾之至香港尋徙印度而卒至同治中和議既定夷商始出城此篇蓋紀此役始末也半線遭難紀畧為汪氏自述咸豐中客遊彰化治水利至同治元而彰邑有天地會之變因為此文紀其始末漳州倖觀察殉難紀畧者按倖名鑑如皋人字曉峰以字行又號雲溪隨袁甲三轉戰大江南北前七年薦擢汀漳龍兵備道同治三年死於漳州粵匪之亂狀極慘烈汪氏於殉難情狀知之頗詳故筆之於書以彰先烈總之汪氏此書非完帙然即寥寥數篇亦足備采風者之蒐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朝文字獄吳文世雲氏草筆文獻叢編本
故宮博物院編按清乾隆間衢州府江山縣生員毛德聰告本邑有宦家鄭濤與弟生員鄭淵延請淳安縣生員吳文世在家著雲氏草一書其中多悖逆於是遂興大獄此編蓋輯其時興事之檔案也所輯計一為毛德聰首告鄭濤等延請吳文世造書訕謗朝廷狀二為富勒渾等參奏江山縣知縣王昭麟摺三為江山縣知縣王昭麟及典史姚承華等革職諭四為郝碩奏報雲氏刻匠李俊傑口供摺五為李黃氏

李振達等口供六為吳文世親筆默寫書內文句據毛氏首告狀其書共二卷上卷論說下卷五七言詩其中悖逆訕謗者不可勝數上卷有骰子序一篇首云君令臣且逆父令子且逆官長之令庶人且逆惟骰子之令一擲而不可逆云云富勒渾摺則為參奏江山縣知縣王昭麟於毛德聰首告鄭濤等並不詳報嚴辦教諭鄭昭耀訓導施鳳起典史姚承華扶同隱匿請旨一併革職審辦者又毛氏狀內云雲氏草一書為催江西進賢縣刻匠李俊傑所刻然據口供

各檔與毛氏所告不相符吳文世親筆默寫書內文句計上卷為雜著目曰八股說陰騭文辯伯母方儒人苦節狀等多有題無文下卷為詩歌亦多有題無詩即有文有詩者亦無悖逆語至於原書據毛氏狀稱伊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得刻本不料六月鄭濤着其親眷王元和等將刻本騙去是原書在當時並未獲得故內容究屬何似殊難考見且此獄檔案止此數篇亦無從得窺全案始末耳

乾隆朝文字獄劉峩刷賣聖諱實錄案文獻叢編故宮博物院編訂所編一為河南巡撫鄭大進摺二為江西巡撫郝碩奏摺三為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摺四為直隸總督周元理摺五為福建巡撫黃檢摺六為閩浙總督楊景素摺七為雲貴總督李侍堯雲南巡撫裴宗錫會奏摺八為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摺九為河南巡撫陳輝祖摺十刑部等衙門摺十一聖諱實錄原書按乾隆四十三年祥符縣知事訪得縣民劉峩裱褙舖內刷賣聖諱實錄一書攤有干犯乃親赴劉峩家起獲板四塊並刷成書七本書內列有廟諱御名依本字正體寫刻訊據劉峩供稱此板係伊祖劉振得自李伯行當將李伯行拿獲訊究據稱此板係向已故之馬均璧買得隨將馬均璧家屬一併拿獲惟因馬均璧病故其買自何人其家屬實不知情第閱書內有得於江右藩幕之語似其書即起於江右而著書姓名及發刊月日俱未開載雖飭江西撫臣查究亦無底蘊編各摺皆關於此案原委者然詳審聖諱實錄原書廟諱御名凡上一字應書某字應與當時科場條例所刊約略相同其所稱字異音同之字亦當避而不用皆為實心尊聖諱使人知有避乃竟不慎誤將應避字樣各依本字正體寫刻致干法令而劉峩亦竟以此擬斬亦云酷矣。

道學淵源錄一百卷民國排印本

清黃嗣東輯。嗣東漢人，字小魯，以拔貢取八旗官學教習，改刑部郎中，出為陝西候補道，有濂學編六卷、魯叟詩文集兩卷，其道學淵源錄一百卷，計為河洛淵源錄、洙泗淵源錄、兩漢淵源錄、河汾淵源錄、濂洛淵源錄、江漢淵源錄、姚江淵源錄、聖清淵源錄。先生之為是編，正當光緒之季年，國政失綱，新說蠭涌，謀國者不究厥本，但震於鄰敵之暴興，因不惜外馳遠鶩，舉隆古聖賢相傳之道法，漠不屑意，爰有濂學編之輯，嗣復廣羅三代以迄清末聖哲儒者之說，部列條舉，而為是錄。其書所採，有熊文端學統、張清恪道統錄、黃南雷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唐確慎國朝學案、李中丞桓耆獻類徵各書，全編以道學為主，而其人之風節足以挽回世道人心者，雖非講學家，間亦採入。春秋以降，六朝五代，廉恥道微，剝橈已極，如管仲之功，荀卿之學，陶潛之不事二姓，羅隱之志在討賊，皆亟錄之，以資觀感。至於兼收漢學及姚江者，非有騎牆之見，蓋因聖道廣大，不欲拘守門戶之隘也。又

仿宋元學案例，錄各為表，以冠於首，俾便查閱，非如班史以九品為優劣也。卷首有義寧陳三立撰清道府君墓誌銘，先生之子慶曾重印道學淵源錄志略，李哲明跋語，及自作道學淵源錄小序，皆於錄中要旨，述之頗詳。

遠春樓四史筆存四卷 叢睦汪氏遺書本

清汪科爵輯。科爵錢塘人，字菊裳。其四史筆存四卷，卷一三國志，卷二晉書，卷三宋書，卷四南齊書。編中所輯，皆上列四史中之名詞，而加以注釋者。如卷一之三國志，首輯蜀書昭烈帝紀中大劇、被髮入山、婚親三則。於大劇加注釋云：昭烈謂宋忠曰：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大劇乎。於被髮入山加注釋云：昭烈謂周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時孫權使瑜往攻劉璋。於婚親加注釋云：吳壹、費觀等

璋之婚親也。全編所輯，類皆似此。蓋摭拾詞藻之書，以備為文之助者。然其所輯，例應分門別類，始易採用。而汪氏竟以各史見之先後為次，屬殊無謂。因其所輯，如為皆係原書費解之詞，汪氏加以己意，逐則釋出，使讀此四史者作為參證，其以原書見之先後為第，理之宜也。今其所錄，悉為各史之原文，復不析其類別，誠不知輯書之旨究安在哉。又其於三國志中特注云參裴松之註，於宋書、南齊書皆特注參南史，而編中某則為各史原文，某則為裴註，某則為南史，

皆未注明，亦屬非例。

廿二史發蒙一卷 屑玉叢譚本

清馮承昭輯。承昭平湖人，字倜卿，別號白梢居士。事跡無考。按其光緒四年自序中，有余授徒五十餘年，回憶少壯時罪愆叢生，悔恨何及，今輯此編，冀贖前愆於萬一，以之自勉，亦以之勉同人諸語，是馮氏殆一老塾師也。至其輯為是書之旨，因見肆中有日記故事續集一書，每事各繪一圖，使童子喜於流覽，其法甚善。蒙師日講一二事，以歆動之，厥功非小。更慮人情多厭故喜新，一書講之數周，不免有數見不鮮之慽，於是檢廿二史中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諸事蹟，擇其易曉而動聽者，彙為一編，題曰廿二史發微，以為鄉塾之一助。考其所錄，逐則皆標出典，如錄後漢書周盤傳云：蔡順母終，未及葬，里中失火，將及其舍，順抱柩號哭，火遂越燒他家，順獨得免。又錄宋史趙汝愚傳云：趙善應官江西兵馬都監，母畏雷，聞雷則披衣走其所，當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旦，啓而後入。此皆所錄關於孝道者，他亦似此。卷首有馮氏同里朱之榛序，稱史之學童便於誦習者，如唐李瀚蒙求、宋王令十七史蒙求，兩書今少流傳。倜卿馮先生增益朱子小學明倫敬身兩篇，為廿二史發蒙云云。茲詳校編中不惟未錄李氏王氏蒙求中之一語，且未錄朱子小學明倫敬身兩篇，大抵此書或馮氏於蒙求之外，遵朱子明倫敬身之旨，編成此編。朱氏之序言之未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知摘要類編十二卷 清同治甲戌刊本

清富俊輯。俊蒙古正黃旗人，姓卓特氏，繙譯進士，嘉慶道光間四任吉林將軍，於雙城堡伯都訥開墾屯田成效甚著，官至東閣大學士，卒謚文誠。富以讀史之家患以綱目為宗，然旨深帙繁，驟難貫通，如求其明且簡，有惟易知錄稱最，故當夏晝雪夜，恒藉以部署，至會意處，隨時摘要分誌於簡，閱數歲錄十二卷，各以類從，名曰易知摘要，共為類，計卷一曰統系國都帝王，卷二曰儲后祀典尊體典故，卷三曰官制學校婚喪刑獄錢穀災賑河道，卷四曰治體政令，卷五卷六曰忠良，卷七曰嬖倖節義，卷八曰諫諍卓識控馭，卷九卷十曰軍旅，卷十一曰藩夷釋道變異推測，卷十二曰奸佞官寺史評。所錄以易知錄為主，故事蹟之見於他鑑本者，概不增入。又易知錄中所載各家[註說]凡有考證及正人心端風俗者，亦均附錄於各類之末。所錄每條之上，必標明某朝某帝廟號年月，敘錄同時之事，則排次彙抄，不復標揭帝號，惟所錄各家註說，有與目文前後時不相同者，仍各標出帝號於其上，以便考證。按易知錄一書，固簡明精當，可為考古之資，然舉一事而尋源竟委，終有未便，此編分類摘記，一經展卷，瞭如指掌，誠為讀史之津梁矣。

史學纂要二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黃傳驥纂。傳驥，宜黃人，字幸夫，咸豐時舉人，博洽多聞，於書無所不讀。其史學纂要二卷，卷上目曰上古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總論魯齊宋晉楚鄭曹蔡陳衛吳越燕趙魏韓田齊秦陳趙齊燕梁魏韓，以上六目蓋秦末漢初諸國也，梁關中、西楚、閩越、南越西漢新東漢蜀漢魏吳西晉東晉，共為四十三目。卷下目曰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北燕南燕前秦後秦西秦成漢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夏，以上蓋十六國也；曰南宋南齊南梁後梁南陳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以上蓋南北朝也；曰隋唐藩鎮梁後唐晉漢周，以上五目蓋五代也；曰吳南唐前蜀後蜀楚閩吳越荊南南漢北漢，以上蓋十國也；以次曰北宋南宋遼北遼西遼西夏金元明李自成張獻忠，共五十五目。每目皆撮述大概，多者千言，少者數十字，皆為四字韻語。例如於十六國之前燕云：前燕慕容，鮮卑初强，及廆受封，皝遂稱王，儁取冉閔，帝業以昌，暐以恪存，而以評亡，起成丁酉，共卅三年，太和庚午，滅於苻堅。全編數十目，體皆若此，殆亦蒙求之類，專示天下後生小子之初讀史者。昌黎云：記事者必提其要。此編於史得其旨矣。惜其文字力求簡略，多為初學未能瞭然，如於不甚顯明之處略加注釋，則有惠後學更加於此。卷首有咸豐辛亥上饒鄭志昀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醉翁談錄八卷　適園叢書本

宋金盈之撰。盈之事蹟無考。惟卷首署銜名云從政郎新衡錄事參軍金盈之撰。書共八卷。卷一曰名公佳製，卷二曰榮貴要覽，卷三卷四曰京城風俗記，卷五曰瑣闥異聞，卷六曰禪林叢錄，卷七卷八曰平康巷陌記。名公佳製者，皆輯前人之詩文。榮貴要覽者，為恩遇之致賞。京城風俗記者，述節令之好尚。瑣闥異聞者，蓋皆識怪之流亞。禪林叢錄者，為僧人之軼聞。平康巷陌記者，為妓女之趣者。全書以自述北宋汴京事，頗為纖悉。夢華但述其事，而民亂俗不如此書為詳。此書見於千頃堂書目、揅經室經進書目、郘亭經眼錄。書凡八卷，一說此四庫未見書目則為五卷。卷末有松陵楊復吉、烏程張鈞衡跋。楊跋稱是書為簿錄所未載，即本朝[illegible]錢塘沈嘉轍輩雜事詩，引用最為賅博，而無一語見之，故致疑為近人偽託，理或然也云云。張跋稱異聞叢錄而類小說中多有之。其中述唐事平康巷陌記大半掇拾於北里志。

是此書已殘缺，後人誤以北里志補之。所采唐時各事，亦係補綴云云。據二氏之跋，楊氏疑其全編皆偽託，張氏則云內有後人所補綴。余竊嘗以張說為是也。

粵西筆述不分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清張祥河輯。祥河,婁縣人。嘉慶進士,道光間由內閣中書累遷陝西巡撫,平西安同州等府刀匪,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溫和。祥河工詩詞,善畫山水花卉,有小重山房集。其粵西筆述一書,蓋因先生曾備職諭滇藩,宣海內知好,郵書輒問粵事,愧無以答,爰於暇日翻撿各志,仿日下舊聞體例,擇其足供瀏覽者錄之,斷自前明而止。書成,名曰粵西筆述。編中雖未標明類別,而實則亦以類相從,且去取之間,頗徵事實,不尚子虛。其自序稱銅鼓為苗寨賽神之具,用非伏波武侯所遺;李衛公上書西嶽,係他人偽託;烟瘴輕,不聞瘴母;獠夷向化,豈有飛頭。又如王濟日詢手鏡稱橫州牡猿而生子,酈湛若亦雅稱木客吟詩雲譚,壤猢猻酒之類,荒遠難稽,姑置勿論云云。已可知其去之嚴矣。按粵西幅員廣袤,山川鬱盤,內雜諸蠻,外連交趾,餘如巖洞之瓌異,金石之璀璨,風俗物產之奇異,歷代游宦過客往往臚其見聞,自成一書,雖其間繁簡不同,要皆軼事遺文,可資掌故。至粵西通志,清

李重修者,自郝志始,繼之者曰李、曰金、曰謝。先生此編則以金志為藍本,而又參稽他書者,故雖為帙無多,而引用書籍多至數十百種,凡關於金石文字記之尤詳,且逐則皆標出典,兼之時以己意加有按語,其大體固有因無創,而其不尚子虛殊足稱也。

吉林紀事詩四卷　清宣統三年刊本

清沈兆禔撰。兆禔，豫章人，字鈞平，光緒己卯舉人，官江蘇甘泉、東臺兩縣知縣，有政聲。嗣被制府附片以縱容收發勤宰詐費奏參。宣統二年作吉省之行，充督練兵備處考功，戎機之暇，得吉林紀事詩二百餘首，仿益陽蕭雄西疆雜述詩、績溪程蒲孫瓊州雜詠詩自註之例，每首各加箋註，計卷一發祥五首，巡幸一首，天文一首，輿地二十六首，歲時附風俗四十二首。卷二、卷三總目曰職官，計公署十四首，民政司九首，交涉司九首，提法司六首，提學司六首，度支司七首，勸業道十四首，分巡道暨府廳州縣一首，旂務處附蒙務處九首，軍政七首。卷四人物六首，金石二首，物產二十六首，雜俎十九首。所謂每首各加箋註者，如輿地中有詩云：「廣開郡縣設民官，衝要非徒繁庶觀。滿漢已融文武界，要從根本策通盤。」註云：宣統元年督撫會奏添改民官疏，邊省與內地情形，內省重在治民，固以民庶之繁庶為準；邊地重在守土，應以地方之衝要為衡。兩語最為扼要，蓋注詩之本事也。詩及小註，多取材經史，旁徵子集百數十種，即於通志、政書、報章亦分別采擇。又以山川疆域非圖不明，沿革變通非表不備，故卷首先為吉林全省輿圖及吉林全省疆域職官簡明一覽表，以醒眉目。總之是編可作紀事詩讀，亦可作省志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嶺南叢述六十卷　清道光庚寅刊本

清鄧淳編。淳東莞人，字粹如。儀徵阮雲臺開府兩粵，續修廣東通志，命鄧氏採訪其邑事，上聞即委分校。志成，鄧君復裒篋中舊錄，分類四十，分卷六十，為嶺南叢述一書。其四十類者曰天文、歲時、輿地、羣山、諸石、水道、官紀、禮制、樂器、文學、武備、倫紀、流品、人事、知遇、身體、疾病、夢徵、閨閣、服飾、宮室、墓域、器物、珍寶、飲食、百花、草木、竹藤、百果、蔬穀、飛禽、走獸、鱗介、昆蟲、技術、神仙、釋家、怪異、諸蠻、靖氛。其書體例以徵引事實為主，故雅俗兼收。然字字採前撰述，不加臆斷。按嶺南自宋而後，風景人物直與中州相埒。五代以前雖有時人傑士，然大半皆諸蠻雜處，故茲採輯凡關於宋季以前者必詳加攷證。輿地、官紀、人物、人事各類均載其大畧，以窺一斑。惟鳥獸蟲魚草木珍寶則較各門皆詳，蓋鳥獸等物雖繫而有定，人物各門愈引而愈無窮，況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未始學人讀書之助也。按前明曹學佺撰蜀中廣記一百八卷，大致似通志，而所分十二門則多類雜記，不似通志之以疆域山川職官田賦為主，惟其採擬頗繁富，故有是稱。今鄧君是書大畧相似，而旁搜博據，信而有徵，因文採拾，不為論說。較之陳士元江漢叢談、何宇度益部談資，旨趣雖同，凡例自別。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書庶幾近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孚惠全書六十四卷滿日文化協會印本

清彭元瑞輯元瑞南昌人字掌仍一字輯五號雲楣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諡文勤其人天才敏贍與紀昀同有才人之目有恩餘堂稿以自高宗御極六十年中蠲紓賑貸之政周溥稠疊厚澤深仁為往古帝王所罕有爰輯御製詩章欽頒諭旨分類比事系月編年纂為孚惠全書六十四卷計卷一至卷三曰普蠲錢漕卷四至卷六曰減除舊額卷七卷八曰巡幸蠲免卷九至卷十一曰差役蠲緩卷十二至卷

二十六曰偏隅蠲緩卷二十七至卷四十六曰偏隅賑借卷四十七至卷五十三曰截撥裕倉卷五十四卷五十五曰平糶減價卷五十六曰京儲常賑卷五十七至卷六十四曰蠲除積逋全編所錄皆歷年諭旨如普蠲錢漕內所錄乾隆十二年三月初十日上諭云朕普免天下錢粮今歲係安徽有輪免之年聞該省有馬田稻租一項係歸公田不在蠲免之例但念民佃終歲勤動不得一體邀恩未免向隅着加恩將馬稻租息蠲免十分之三云云考欽全書悉為此類在彭氏當時不過藉以表彰聖德然今日讀之不獨可覘其蠲免善政且可考其時各地田賦制度五有不同足補其他政書所未及者卷首有彭氏進呈表文極駢驪之能事時乾隆六十年九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劉逆說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蘇州唐某撰唐某不知其名行事亦無考此劉逆說一卷蓋道光二十年五月暎逆犯江蘇自江陰直趨長江攻陷鎮江府進逼江寧省城唐某客江南久江南北形勢略識梗概初聞賊將入江即上書當道請速為備嗣聞已入鵝鼻又以大攻之策因有友人僎不報巡撫江蘇程公喬采與唐固未之識唐念事亟不敢避嫌遂亦以策上程公答書嘉許而已謀卒不用此編所載即其劉逆方略也按逆船初入江時

唐亟上大攻之策其策蓋按籌海圖編內載明戚繼光製噴筒法因仿製以焚夷船唐自謂其法至為便捷乃竟無人肯用故編中時有憤激之詞如云當局第為棄[illegible]守城之說預存以賄乞和之謀是以鵝鼻嘴不放一槍縱令揚帆直入紫金山全不設守坐任架礮恣攻調防諸將賊未至而率卒先逃曾未誅一卒亦未劾一人此志仁人所以噤齘解體拊膺飲血云云其抑鬱不平有如是者全編以言大攻為主故於製噴筒之法述之極詳且極自信其法必可奏效蓋唐

固於見聞不知其時外洋之軍艦絕非噴筒所可敵禦者然其愛國之誠亦不多覯在彼徒長沙之哭當事者殊惡其喋喋耳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清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錢泳輯。泳金匱人，字梅溪，官府經歷。工八法，尤精隸古，兼長詩畫。有說文識小錄、守望新書、履園金石目、述德編、登樓雜記、梅花溪詩鈔、蘭林集等。又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其目一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二曰閱古，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三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四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五曰景賢，勸孝弟，砭薄俗也；六曰耆舊，思老成

奉模楷也；七曰臆論，箴頹風也；八曰譚詩，正雅音也；九曰碑帖，從好也；十曰收藏，概雲煙之過眼也；十一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十二曰藝能，即形下以見道也；十三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十四曰祥異，明天地之大報應，昭天人之際也；十五曰鬼神，十六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十七曰古蹟，十八曰陵墓，十九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二十曰笑柄，寓莊於諧也；二十一曰夢幻，亦寓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每目中又附子目，如閱古中之子目有周智鼎、周邢叔鐘、周太簇鐘、周散邑銅盤、秦權、漢量等，共數十目。凡人情物理，上自朝廷之故實，下至草野之新聞，無不備舉，以資考證，蓋亦齊諧世說之流亞也。卷五有道光五年孫保湘序，及道光十八年自序。其自序稱：歷遊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多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為箋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寶瓠齋雜俎 清光緒甲申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湖南龍陽人，字實父，一字中實，又號哭庵。其寶瓠齋雜俎計有經義莛撞四卷、讀經肖記一卷、讀老札記二卷、補遺一卷、淮南許注鉤沈一卷。易氏少溺文詞，中年以後始有志讀經。五上燕臺，再蹈黔嶺，一遊并門，南北往還，以舟車為家室，一知半解，皆札記之。嘗手錄百餘條，以質張孝達、王壬父兩先生，謂頗得一經師家法，因加排比，付諸剞氏，命名曰經義莛撞。至讀經義莛撞至讀經肖記與莛撞大旨相同，所異者莛撞遂則皆有標目，肖記無之耳。其讀老札記之作，蓋因長沙陳伯嚴曾以所注老子見示，於是易氏脫然有讀老之志，遂取王弼注本札記百餘條，陳百嚴謂其考證精確，可繼高郵王氏之緒，乃理而董之，成書二卷。其後所得，別為補遺一卷。考老子一書，世少善本，高郵王氏僅著雜志數條，惟畢氏考異、臚列各本，甚為詳備，俞氏平議，攷訂古誼亦多確鑿。然畢氏專攷異文，而於老氏之本義則殊闕略；俞氏能知古誼，而於王注之外，誤則未詳。今易氏此記頗能薈萃諸家之長，并補其短，在清季治老書中，堪稱善本也。易氏又好讀淮南許注，繙紬羣冊，摭拾單詞，積有歲時，頗成卷袠。其書兼收兩宋，並取諸家，凡所稱引，皆從甄錄，加以詮次，名曰鉤沈。治此學者，殊堪引為資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潛確類書一百二十卷 明刊本

明陳仁錫編。仁錫，長洲人，字明卿，天啟進士，授編修。典誥勅，以不肯撰魏忠賢鐵券文落職。崇禎初召復故官，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卒謚文莊。性好學，喜著書，有繫詞易經頌、重訂古周禮、四書考、史品赤函、古文奇賞、蘇文奇賞等書。所輯潛確類書一百二十卷，亦名潛確居類書，分部一十有三，為類一千四百有奇。其十三部者：一曰玄象，二曰歲時，三區宇，四曰人倫，五曰方外，六曰藝習，七曰稟受，八曰遭遇，九曰交與，十曰服御，十一曰飲啖，十二曰藝植，十三曰飛躍。陳氏嘗謂類書自六朝以降，浩如煙埃，汗牛充棟，然指趣既殊，綱羅自異。舊刻如事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杜氏通典、白孔六帖等，或集於衆手，或割裂章句，拘牽對偶，事多傳附；惟唐類函一書，實為該贍，顧事迄楊隋，雜稱觀止。於是遠規羲昊，近逮明季，綜覽古今，廣蒐遐搜，分曹部署，以成是編。卷端有自撰凡例，以明書之隱旨，如於玄象、歲時，云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舍天時而談民事，誠未知所稟。篇首玄象，凡三卷；次歲時，凡二卷，即其例也。全書徵引書籍約一千二百餘種，搜羅之富，頗不多覯。但其凡例有云：杜氏通典、白孔六帖等，率為詞家所宗，譏稽是編所錄對偶一種，往刻強半為駢麗之資云，夫何異乎前哲者哉？卷首自述稱十六歲時讀書瑤林之潛確居，掇拾成帙，而刻成於崇禎庚午，續訂于辛未。又明季始傷功云，成童之年有此鉅著，其好著述已可概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奩史一百卷拾遺一卷 清嘉慶二年刊本

清王初桐纂初桐嘉定人字于陽別號巏㟧山人諸生乾隆中官齊河縣丞歷署新城淄川等知縣天才藻麗尤工倚聲有魯齊韓詩譜夏小正正訛周禮正訛爾雅鄭樵注糾謬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考證資治通鑑考證續資治通鑑長編考證路史正訛水經注補正等書按奩史之作昉於淩義渠論者稱為幽艷然止兩卷而已王氏薈萃諸子百家之書而甄綜之廣為二百卷刪存一百卷夫婦婚姻統系眷屬妾婢

娼妓肢體容貌性情蠶織針線井臼文墨幹略技藝音樂姓名事為誕育術業衣裳冠帶襪履釵釧梳粧脂粉宮室牀第飲食器用珠寶蘭麝花木禽蟲仙佛拾遺凡三十門各附以子目首夫婦者著造端也終仙佛者志皈依大而典章制度小而一名一物瑰奇不遺至纖至悉所引諸書若正史通史別史雜史經義類書說部書目書畫物譜詩話題跋詩詞文集等多至三千餘種至僻書如天祿閣外史俗書如堅瓠集之類原不足錄然間有一典半實從未見於他書者亦摘取之稗官野記有其事不確而意可解頤奇可醒世饜可為詞章之助者亦皆選入若諸書記載錯出互異或兩著之或並證之或附注之倘書名雖別事跡則同則舉而棄其餘全編所錄則以雅馴為主凡鄙褻膚陋者皆擯不錄卷首有嘉慶二年長白伊江阿序云王氏有內記室博雅知書是編抄撮之功半出其手云

識小類編八卷清嘉慶四年己未刊本

清夏大觀編大觀湘潭人字繼臨一字楓江工於文而尤長於詩賦旁及詞曲書法妍美間為花鳥亦擅勝場其識小類編八卷卷一曰天文地理卷二曰歲時書籍卷三曰史傳卷四曰文詞文字卷五曰音韻卷六曰歌曲官職人事稱謂卷七曰器用服飾飲食宮室祠廟仙釋鬼神術數卷八曰畜獸禽鳥鱗介昆蟲穀竹木花果蔬瓜考自宋元以迄於清因事命名類書之作浩如烟海夏氏此編上自天地下及名物

摭拾之富多有為往哲纂輯所未及者且尋常類書每多專事搜輯不加考證夏氏此編固皆採摭群書惟遇不經之談莫不加以按語詳加駁作如於卷一天文之牛女相會中稱淮南子及續齊諧記有織女嫁牽牛之說漢唐相沿至有七夕乞巧之事考星經并無是說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也考要云織女星在女宿之北是牽牛與織女同處一方原有定次今謂二星阻於河漢每年七夕始會其果何所考據乎云云編中若此類所在多有故其書雖鱗鱗比比抄輯而於所輯之是而非非而是者頗能疏通證明發蒙指所未詳校諸書所不逮也此編為夏氏門人巴陵李大珩字鳴翰者所校刊編首有嘉慶己未李氏讀後記稱前明顧寧人先生日知錄細大不捐析衷至當茲則名異而義符云云亦至言也

忠雅堂集廿四卷 精刊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鉛山人，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其先為錢氏，自長興遷居鉛山，始姓蔣。乾隆進士，官編修。有忠雅堂全集，計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十七卷、補遺二卷、銅絃詞二卷、外集冬青樹二卷、桂林霜二卷、空谷香二卷、一片石一卷、第二碑一卷、雪中人一卷、香祖樓二卷、臨川夢二卷。文集卷首有錢栻序、跋，阮元集蔣心餘先生傳、錢序。集中碑傳記序銘贊書跋，渾然敦厚，藹然肫摯。至其自作府君行狀及家祭告哀諸篇，皆發於至性，而動為世道人心計，誠非苟然以騁其才者。詩詞卷首有金德瑛、袁枚二序。袁序稱其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立於詩之中，其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為之空。填詞各種亦各有，不具錄。總之先生詩古文詞皆負海內盛名，而最擅長者莫如詩，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據袁枚蔣君墓志，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其詩之盛名如此。至全集不署編刊者姓氏，然據文集之錢序稱修隅君之孫志伊絜是集至，謀重刊而屬余為序云云。案先生之長子知廉，字修隅，志伊為修隅之孫，是此全集當即先生之曾孫志伊所編刊者。

棣懷堂隨筆十一卷 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清李象鵾撰象鵾長沙人字皋號雙圃嘉慶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所至皆有政績其棣懷堂隨筆十一卷卷一曰春明雜著卷二曰上谷存牘卷三曰中州存牘卷四曰里居雜著卷五卷六曰虔南存牘卷七卷八曰黔臬存牘卷九至卷十一曰黔藩存牘春明雜著為先生所著雜有駢有散其友張學尹稱其情文雙絕四六出入六朝兼收唐宋而能絕去組織之跡使人忘為駢體史論綜核事實推見至隱按先生由名翰林出守上谷屢移劇郡觀察直隸江右陳臬吳下調任黔南存牘各卷蓋其歷官各省時所為也其中書訊呈劄並批示等類不外農桑學校鹽漕河渠諸大端皆暢言其理以求其是逐篇之後皆有友人評語如上谷存牘卷二有判保安州舉人張環等三十五家控莊頭張廷梓越畔開渠川斷不公事判語二千餘言末附評語云此案經州稟提原被人證二十餘人張孝廉環博通經史口若懸河研訊經旬日遮供單皆能自圓其說原告十餘人惟此最難折服

及閱此判首先具結其析理之明可以想見又稟設廠煮粥由哀矜惻怛之心流於楮墨綜覽其存牘可稱無不到之理無不豁之辭昔呂新吾先生政事闡理學而李氏則理學為政事非詞章家所能同語也

南野堂筆記十二卷清嘉慶元年刊本

清吳文溥撰文溥嘉興人字博如諸生先生之別號甚多愛王摩詰詩我心素已閒清川澹此句遂別號澹川其始讀書吳涇曰瓜牛生僦屋東津曰覓友晚居春波堂南葺南野堂曰南野主人其負米江淮而歸也曰空舩客之秦登華山曰小芙蓉仙入閩經蒼洞曰蒼生道人渡臺灣曰瓠浮子兩入楚俱以臘月曰凍帆浮生生平鬱氣無所發抒悉寓於詩一切人世間歡娛勞苦之境與夫山海奧區之蒼莽茗邈人物風俗之幽秀瓌都皆先生詩稿也所著有南野堂集計吳涇草九十九首江淮編一百廿二首閩中草九十二首東津錄一百十七首閩游編七十九首雜編一百四十三首後編一百十五首其南野堂筆記十二卷蓋先生自言其生平作詩甘苦得失之所在又深思夫古人蘊含微妙之旨求得其歸趣而指陳焉復集當世才人學人之佳篇雋句而贊歎之而纂錄之而論次其為人筆記大旨涯畧若此卷首有自題詩云驪龍何處抱珠眠象罔由來意不傳竊取一枝毛鄭筆自家詩句自家箋又曰一篇一句入新裁相思總愛才多少詞人心血在屋梁落月夢魂來是名曰筆記實則詩話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制義叢話二十四卷 清咸豐己未重刊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福建長樂人，字閎中，又字茝林。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著有經史夏小正通釋、論語孟子三國志旁證、清書錄稱謂錄、金石書畫題跋、浪跡叢談等書。慨自宋熙寧間以經義取士，至明初遂著為功令，制義與詩賦代興，敘法律益精，體格益備，專門名家代不乏人，搞本選本之刻，汗牛充棟。然重之者曰制義代聖賢立言，因文見道，非詩賦浮華可比；輕之者曰時文全屬空言，

毫無實用，甚至揣摩坊刻，束書不觀。是二說也，皆未盡然。蓋自有制義以來，未有不根柢經史、通達古今而能卓然成家者。至若他書一切不觀，雖可偶取科名，如詢及制義之源流、正變、盛衰、升降，則茫然不知所云。宋以後詩話日出，獨少文話，至論制義者更絕無其書。阮雲臺宮保令粵東學海堂諸生輯四書文話，亦惜未成。梁氏有慨於此，故輯制義叢話二十四卷，前敘掌故，後綴瑣事，後復撮舉心賞之文，擷其菁華，闡其奧妙。凡程式之定制，流派之互異，明宗旨，紀遇合，制體裁，攷典制，參稽史傳，旁及軼事，無不備載。蓋博採廣擷以成，非專於制義中研求者比也。

練川名人畫像六卷續編三卷清光緒四年重刊本

清程祖慶撰祖慶嘉定人字稚衡擅分隸精繪事以上舍生應京兆試咸豐乙卯購得唐李太白陰經足本繕寫進呈顯皇帝特賞謄錄官成廟實錄告成叙勞得浙江鹽大使歿於同治甲子按嘉定在唐為疁城鄉自宋建嘉定縣僻處海濱地有練川古名練祁市程氏曾輯先賢著述為練水文徵復搜摹嘉定名人畫像自宋迄清凡若干人彙為此冊計第一卷為宋元名人第二三卷為明季名人共四十八人第

四卷為國朝名人共三十人附卷卷上為宋明及國朝之名宦附卷卷下為元明及國朝之寓賢續編三卷計卷上為明季名人共二十一人卷下皆國朝名人共四十六人編中各像皆訪自故家所藏悉依原本鉤摹先後以年齒為序年無考者以科第及交游輩行為序像側標題仕者書官有贈書贈不仕者書處士具有德行之旌於朝者亦書之像後各繫以傳名字官階生卒年壽著述祠墓之可考者悉載之引據舊籍則仍原文諸像之有傳贊墓志序記見於前人著述者則擬十之一二分注傳後其遺文逸獻之散見者亦皆采注以資考訂互有異同則並錄之思夫士君子以品節學問表著鄉邑傳後世原不藉圖像以傳而後人若心有所慕則未嘗不想見其容貌程氏此編殆以是也其書正編初刊於道光己卯續編刊於道光庚戌據續編卷末光緒四年其同邑張修府跋云以故鄉兵燹畫像既已化為煙雲是冊原板亦不可復問即印本流傳亦寥寥無幾爰復集貲重刊云

大戴禮記正誤一卷 皇清經解本

清汪中撰此書為校正大戴禮記謬誤之作所正或篇數或正字句苟有所有悉行錄出其正篇數者如稱六藝論戴德傳傳記八十五篇司馬貞曰大戴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書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四五兩卷曾子十篇也卷九卷十一兩卷即漢書藝文志之孔子三朝七篇皆各自成書云云蓋即正篇數之作也於篇數之外且逐篇與其他典籍校其異如於大戴原書王言第三十九云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於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云禮記哀公問篇同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敎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婚解略同云云是其例也至正字句之處所在尤多如王言第三十九大戴記原文有其不出而以手句汪氏正云以家語作化又原文有雖有國焉汪氏正云焉盧本作馬家語作馬今按馬本正作馬又原文有不以其地治之語汪氏正云地馬本作道似此者約數百則全書引用浩博以正其是汪氏可稱披荊榛棘為此經者闢一坦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燕說四卷 清同治丁卯刊本

清史夢蘭撰。夢蘭樂亭人，字香垞，道光舉人，敘知縣。事母孝。杜門好學。同治間曾國藩、李鴻章聘之，皆辭不就。所學以躬行為本，尤嚴於義利公私之辨。有迭雅、四書翼註、駢枝、輿地韻編、圖書便覽、皷輔藝文考等書。嘗以幽燕之間辨物稱名之際，往往蕘童竈妾習其語，而學士大夫不能舉其字者，爰於涉獵羣書之際，凡遇載籍中有與鄉童諺環語卮辭相發明者，輒隨筆記之，積久成編，釐為四卷。其體例每則皆以諺語為綱，而以見諸典籍之詞，詳錄於下。如卷一第三十一則，其綱云言語煩複曰絮叨。引兩鈔摘腴以釋之曰：方言以濡滯不決絕曰絮，猶絮之柔韌牽連無幅也，今俗以言語煩瑣為絮絮叨叨，蓋本此。又卷二第十二則，其綱云以手析物曰斯。引典籍以釋之曰：說文註斯，析也。爾雅斯，離也。詩云斧以斯之，即析薪之義。呂氏春秋報更篇趙宣孟見骪桑下餓人與之脯一朐，曰斯食之，今人以手裂物曰斯，當用此字。俗作撕，非。云云是也。甚有一語博引羣書，必得其義蘊而後已。且時出精義，證通俗用字之謬。如云高舉曰擡，擡音臺，俗作抬，非。抬，超之切，同笞擊也。云云是即其例。由此編以推方言，知委巷之談，動關訓典；習焉不察，遂忘其祖。編中或據前言，或參己見，證古今不無異字，秦越亦有同音，以雅詁俗，以彼證此，斯真韓非子所謂郢書而燕說者。因名之曰燕說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補後漢書藝文攷十卷 清光緒乙未刊本

清曾樸撰 樸常熟人曾慨蔚宗後漢書志既已蠶車軸司馬彪書有志而不志藝文七錄言袁松山書有藝文惜已亡佚而有志之士又無一人起而網羅總括以補其不逮者爰於治經之暇取後漢書本傳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敘錄凡涉後漢志行寫出繼乃博攷羣書兼及二藏共得書五百餘部遂迻創立部目斟酌出入分為七志篇別內外成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嗣復仿朱氏經義攷之例徵其指義綱其散失成補後漢書藝文志攷十卷補志一卷目曰自敘敘錄凡例補志補志計內篇六外篇一補志攷十卷其目計卷一至卷四為六藝志攷紀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緯候等卷五卷六為記傳志攷紀史記雜史舊事雜傳地域等卷七為子兵志攷紀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家農小說兵等卷八為文翰志攷紀詩賦雜文等卷九為數術志攷方伎志攷數術志攷紀天文歷數五行雜占形法等方伎志攷紀醫經經方神仙房中等卷十為道佛志攷紀道佛

經附錄三篇一曰前錄一曰後錄一曰存疑紀新莽時人及三國時人蓋其所謂補後漢書藝文志者惟列著者書名與夫卷數而志攷則凡有關志中各目之文悉加搜索著於各目之下是以引用浩博堪稱名著考其所引皆為考訂之逸文訓釋之碎義與文獻通攷中之經籍攷同一例也

二十一史戰畧考三十三卷清光緒己亥刊本

明茅元儀原輯清黎庶昌編訂茅氏撰有武備志一書搜輯前代權謀形勢占驗不遺餘力此戰畧攷一編則取春秋迄元之戰事也此編為黎庶昌氏所編訂共三十三卷計卷一曰春秋卷二曰戰國卷三卷四曰西漢卷五卷六曰東漢卷七至卷十曰三國卷十一十二曰晉卷十三曰宋卷十四曰齊卷十五十六曰梁卷十七曰陳卷十八曰隋卷十九至二十四曰唐卷二十五二十六曰五代卷二十七至二十九曰北宋卷三十至三十二曰南宋卷三十三曰元編中於各史中凡關於戰畧之文悉行摘出蓋茅氏以戰爭一道知古昧今通人所誚明今闇古賢者所非是以古之為將者形勢奇變非臨陣而莫決先事預謀則堅持而前料自非平昔熟于史事審求其臨陣之跡而詳目前之營制陳法山川地理者烏可言此此是編之所以作也黎庶昌氏因光緒季年邊隅未靖朝廷方搆知兵之才以大其用而權謀營制愈變愈奇雖不必盡求合古拘於古法而其智謀計畫出

奇致勝要皆不背古意爰取茅氏原輯削其繁瑣以公同好其自序稱若從茲而更致今日營制陳法山水地以及乘輪駕駛神而明之不惟為讀史之助亦庶為談兵者所許云惟其書第按時代依次抄錄不能提綱挈領以類相從使讀者滿目迷離無類可尋故所輯雖富倒殊非善。



皇朝謚法表十卷 清光緒三十年刊本

清楊樹編。樹字珍林，安順人。謚法考一書始於鮑子年，旁採諸字，搜羅甚備。繼此則徐沅青、翁海珊並有增輯。王幼霞、薛小雲以前書體例礙於續修，更為編年，使後來易於從事，意良善也。楊氏終以體例前後未能畫一，因仿史表之例，以朝代為經，謚法為緯，重加編排，更為一書，庶增修既易，檢閱亦省。其目計：卷一曰王謚，卷二曰公主謚，卷三曰貝勒貝子公謚，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恩將軍附，卷四曰外戚謚，卷五曰藩王謚，卷六曰文臣謚，卷七曰武臣謚，卷八曰命婦謚，卷九曰外藩謚，卷十曰追削表。中次第一以會典所列為序。按皇朝通志謚法略，自清初載至乾隆四十餘年，極為詳備。鮑氏第所撰謚法考，於慧哲、宣獻、通達諸王謚法，誤為封號，此編爰遵通志悉數補入。其有與通志官名不合，并有遺漏者，亦加利正。又鮑氏等之舊作，於經畧大將軍等官，有載有不載。楊氏案得謚之人，皆有本官，其所帶之經畧將軍等官，原非常設，故悉行節刪。至定南王孔有德等，既不可列入宗諸王表中，又不應列入武臣表中，故遵通志另立藩王一表。凡此諸例，皆頗有見。此編卷首有楊氏自作序例，無年月。卷末有光緒二十八年清苑劉振鏞、光緒三十年宛平顧芳跋。據劉跋，楊氏之表未及付梓，出守蒲州，以稿囑劉氏踵其事，時值兵燹，因致停閣。至光緒二十八年始刊刻成書。據顧跋，表中經陸午莊、馮果卿、崔鼎丞皆從事修補，增入數頁云。是此表雖為楊氏原稿，而增訂者亦大有人在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 ０ ７
作者=
页数= ８ ０ ０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